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历史文献

（六）

总主编　朱金坤

主　编　戚建国

西泠印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文献 / 朱金坤主编.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9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80735-877-0

Ⅰ.①历… Ⅱ.①朱… Ⅲ.①区(城市)—地方史—文献—杭州市 Ⅳ.①K29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9830 号

历史文献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总 主 编 朱金坤
主　　编 姜　军
责任编辑 张月好　曹海花
责任出版 李　兵
装帧设计 王　欣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 32 号 E 区 5 楼
邮　　编 310014
电　　话 0571—8724327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制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3.5
书　　号 ISBN 978-7-80735-877-0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0 元(全六册)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

总 顾 问：王国平
顾　　问：陈桥驿　魏　桥　顾志兴　徐吉军　王其煌
　　鲍志成　周如汉
主　　任：朱金坤
副 主 任：姜　军　汪宏儿　戚建国　沈旭微　孙炳松
　　沈　昱　王少青　屠冬冬　徐美娟　钱杭根
　　张俊杰　杜永林
委　　员：陈寿田　李敏华　郭迎辉　金国强　劳晓萍
　　陈　弘　吴　健　何建娣　姚祥勇　陈耿忠
　　吴朝晖　李国平　厉承越　姚文华　冯玉宝
　　王伟明　甘士明　王跃建　蒋伟琦　范文良
　　韩　峻　曹如法　姚子兴　杨金有　吴佩翔
　　金国平　徐伟龙
工作人员：范自强　周玉祥　王春燕

《历史文献》编辑委员会

总 主 编：朱金坤
主　　编：戚建国
副 主 编：陈耿忠
编　　委：陶贤德　张　迎　郭贤松　杨法宝　李景苏
　　陈素琴　毛利丹　沈文娇　许骏庆　闻金明
　　俞慧娟

《栖里景物略》点校：徐吉军　魏得良
《唐栖志略》点校：顾志兴
《唐栖志》点校：王其煌　顾志兴
封底篆刻：崔志强

总　序

在经历了旧石器时代的筚路蓝缕以及新石器时代的风风雨雨后，在余杭首次发现的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被誉为世界东方文明的璀璨明珠；余杭县于公元前222年（秦王政二十五年）的始设和处于长江三角洲圆心地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余杭各地俯拾皆是的文明亮片，使余杭的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这数千年文明的深厚积淀，不断演绎着余杭发展的辉煌历史，同时也孕育了一批以沈括、章太炎为代表的历史名人，还吸引了众多的雅士名流，留下了许多歌颂余杭的佳作名篇，形成了余杭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余杭历史文化，是我们一笔得天独厚的“财富”，闪烁着执着与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世代余杭人在困难中奋勇前进，锐意创新。我们必须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把这笔“财富”传承弘扬，用优秀的历史文化精华，教育和引导我们，要让她的血液永远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成为我们走向辉煌的不竭源泉。为此，我区专门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对余杭

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梳理文脉，提炼精华，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是余杭历史文化的真实记录，具有一定的统一性、系统性和权威性。它的出版，无疑有利于加深人们对余杭历史文化深厚积淀和精彩内容的认识，有利于提高余杭的知名度，有利于提升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因此，《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对内是一套好教材，对外是一张“金名片”。我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阅读它、喜爱它，使之成为我们实现跨越发展、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最适宜居住的“品质之城、美丽之洲”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中共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
余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2009年11月10日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历史文献》序

余杭地处自古形胜繁华的钱塘之地，这方山水孕育了其特有的人情风物、传说掌故，绵延千年、传承至今。此间，除了世代言传身教之外，地方史志在文明传承中起了很大作用。余杭素来重视编修地方志。早在南朝宋(420—479年)时就修有《钱唐记》。北宋时，修有《仁和图经》和《余杭图经》。明代起盛行修志，明清时期共修下了20多部县志、10多部镇志和多部寺观志。然而岁月更迭，时过境迁，志书难免散佚，留存至今的有近30部地方志。

为抢救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延续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发挥历史文献“资政、存史、教化”的独特作用，2009年，余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根据余杭区委、区政府编纂《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的总体要求，开展了旧志整理工作。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经过梳理、选择和研究，终将明《万历余杭县志》、清《康熙余杭县志》(2部)、《嘉庆余杭县志》、《光绪余杭县志》和《余杭县志补遗》等6部县志及清康熙《栖里景物略》，乾隆《唐栖志略》，光绪《唐栖志》、《临平记》、《临平记补遗》和民国《临平记再续》等6部镇志整理成《历史文献》，纳入《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为其中1卷。余杭《历史文献》所含志书记载和保存了余杭历史上大量的宝贵信息，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情、风俗、人物、名胜、古迹等诸多方

面，对于我们研究、挖掘余杭历史文化内涵，塑造独特的文化品牌，进一步提升余杭城市形象和品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郡之有志，尤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

余杭《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正逢全区人民满腔热忱地建设最适宜居住的“品质之城、美丽之洲”之时。相信它必将与《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其余卷章一道，发挥其传承优良文化传统，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彰显区域文化特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成果必将获益当代、惠及后人。

是为序。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副书记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政法委书记 [illegible]

2010年6月

总　目

第一册

万历余杭县志 …… [明]戴日强纂修
康熙余杭县新志 …… [清]龚嵘纂辑

第二册

康熙余杭县志 …… [清]张思齐纂修

第三册

嘉庆余杭县志(上) …… [清]张吉安　朱文藻纂修

第四册

嘉庆余杭县志(下) …… [清]张吉安　朱文藻纂修
光绪余杭县志稿(附补遗) ……
…… [清]褚成亮纂稿　褚成博补遗

第五册

临平记 …… [清]沈谦撰稿
临平记补遗 …… [清]张大昌撰稿
临平记再续 …… [清]陈棠　姚景瀛编辑

第六册

栖里景物略 …… [清]张之鼎编纂
唐栖志略 …… [清]何琪撰
唐栖志 …… [清]王同编纂

第六册总目

栖里景物略 …… [清]张之鼎编纂(1)
唐栖志略 …… [清]何琪撰(225)
唐栖志 …… [清]王同编纂(269)

栖里景物略

[清]张之鼎　编纂

说　明

《栖里景物略》十二卷，又《补遗》一卷，清初张之鼎编纂。之鼎字超微，号半庵，别号无元子、卧痴楼主人，余杭塘栖镇人。一生著述颇富，《栖里景物略》即其代表作之一，对塘栖镇的建置、物产以及山水、古迹、人物、轶事等，作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介绍，是一部保存完整的塘栖古镇志，足补镇志所未及。之所以不称志而称略，乃是作者自谦之辞。惜此书从未刻印，原稿本亦久已佚失。此次标点采用的底本，是浙江图书馆所藏清嘉庆年间的传抄本。由于辗转传抄，书中出现的错讹字和脱文、衍文比之于一般刻印本要多，而书写的字体往往介于行、草之间，加之当时人的一些习惯写法，无疑给点校工作增添了难度。近年塘栖镇人民政府已将此抄本影印出版，读者可对照比勘。

书中凡属讹字、衍文，均加圆括号，表示应该删去，而增补的脱文和订正的文字，则加方括号，以与原文相区别，无法补正的则加空缺字符号，存疑待考。

序

夫唐西，隶仁和之一市廛耳，何足云志。然观其山川之秀丽，人物之委蛇，而舟航络绎，商贾骈填，钱布潮至，丝粟山积。其地多原田，宜谷宜蚕；多池沼，可鱼可芡。实东南之一巨区，而省会之一门户也。设其一丝不育，即有机杼其空之叹，一谷不登，能无凶荒饥馑之忧？是又不特能卜三吴之盛衰，亦可以辨江南之隆替矣。且采风问俗之士，日过不遑，每一询及，吾诸父老渺焉以对，是以武林俞璥伯先生作《唐西行》以刺之。横潭张半庵者，隐君子也，书富五车，胸罗二酉，著述连云，秘不传世。及见俞子之诗，喟然而兴曰："是何言哉！"因出是编而示之，盖其开镇之始，纪物之原，莫不分条而备晰者矣。若乃夏后巡方，东著禹航之迹，春秋战国，西临子胥之宫，北屯句践之垒，南安支遁之禅。唐人栖泊于河滨，故乘可稽；宋藩分胙于兹土，版图爰载。高贤肥遁，标黄鹤之芳轨；义士潜踪，遗棠溪之徽躅。元师惟毁其仲墅，胜国乃浚其悬流。有明御世，人文聿兴。

鼎革初，承井庐安堵，不仅无惊风鹤，抑且绍述弦歌，物华灿乎天宝，人杰钟于地灵。即此宾兴，援例雀跃，衣冠列户，舆盖塞途，斯皆一时之盛世，可传千古之胜概可见也。是景是物，亦载亦书。以略言者，自张子谦谦之词也。予喜而命儿子玮，亟为手录而藏

之，以俟后之采风问俗者，余得有以应之矣。

康熙甲子七月既望，书于龙禾书舍。

江湖侣人麐题

目 录

栖里景物略卷之一 …… 009

栖里景物略卷之二 …… 025

栖里景物略卷之三 …… 055

栖里景物略卷之四 …… 073

栖里景物略卷之五 …… 085

栖里景物略卷之六 …… 097

栖里景物略卷之七 …… 113

栖里景物略卷之八 …… 125

栖里景物略卷之九 …… 141

栖里景物略卷之十 …… 159

栖里景物略卷之十一 …… 177

栖里景物略卷之十二 …… 195

栖里景物略补遗 …… 209

栖里景物略卷之一

唐栖考

唐栖者，唐隐士所栖也。隐士名珏，字玉潜，宋末会稽人也。少孤，以明经教授乡里子弟而养其母。至元戊寅，浮图总统杨琏真伽利宋攒宫金玉，故为妖言惑主听，发掘之。珏怀愤，乃贷家具，召诸恶少收他骨易遗骸，瘗兰亭山后，而树冬青树识焉。其《冬青行》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风吹凉积香雪。遥遥翠盖万年枝，上有(鸟)[凤]巢下龙穴。君不见，犬之年，羊之月，霹雳一声天地裂。"及琏衷(宗)[宋]陵骨杂马牛格骼筑白塔，号曰"镇南"，以为陵骨镇于此，而不知犹他存也。玉潜盖尝流寓此地，人义之，因名"唐栖"云。或近有塘南、塘东，但无塘北，此云塘西，或主上塘而界别之也，然不见正志，姑存疑尔。出《卓氏家乘》。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贼首徐海引倭数万掠塘栖。万历四年九月，设北关兵船。

先年，置北关水兵，至嘉靖四十二年尚存一千，节经裁革浸尽。万历三年，湖盗夥至，驾船数十只，南自谢村，北自唐西，横肆劫掠，旁及乡村，民不安枕。提督军门徐拭设兵船十只，分地防守，于是商旅舟行赖以无阻。

北关水兵，万历四年都御史徐拭议立，领哨官一员，巡船十只，

队长十名，兵一百一十名，下船巡哨，一日一换，官队、书记仍旧，共饷银每岁该给银一千一百二十九两六钱，于前项派征杭州府属水兵工食银内，及将嘉、绍等府解贮布政司余米银凑给。今兵既裁革，饷亦停支，官队照旧支廪。

唐栖漕运河考

唐栖临大溪，曰栖溪。潜初子岳《元登图书编》云：浙西诸水，俱发源于天目，万山泄泻，一由德清而落巨区；一由余杭而入于栖溪，至镇复而为两，一由濑溪而落震泽，一由至嘉兴而东，入于海，故曰通济桥为首冲焉。自杭州塘由总管堂至五林港五林桥至唐栖十里内，安桥、马家桥、陆墓桥、圆眼桥、大善寺，德清县北去通济桥、总管堂碑亭、唐栖镇，河阔二十丈，水深九尺，新桥、单圆桥、张六庙、祗堂庵、车家桥、两敌楼、泥桥泥墙，此处土墩围圆四丈，水止尺余，今已浚深。唐栖至落瓜桥三十里内，河阔二十丈，水深八尺。(传)[傅]家庄、官塘路、张六庙、何坟墩、通济桥、五杭桥、总管堂、万寿北陆桥至大麻境，属嘉、湖矣。有图，不另载。

按：嘉兴李日华《紫桃轩又缀》卷二云：唐以前，自杭至嘉皆悬流，其南则水草沮洳，以达于海，故水则设闸以启闭，陆则设栈以通行。古胥山碑谓“石栈自钱塘北抵御儿之胥口”，乃其证也。至今有石门、陡门之名，而其迹则湮于阡陌久矣。又卷三云：唐宋时，嘉、湖地皆悬流，重重设堰埭，用牛挽舡过堰而征其税，置官领之，唐人诗所谓“牛屎堆边识张祐”者，以祐曾为东瓜堰官也。

漕河不知谁为开浚，传云胜国时，张士诚开浚之，又云洪武间漕运始开。

唐栖古今沿革考证

余闻之故老言：自鳌子门以上，至朱桥范村，谓之江塘；龛、赭二山以下，至海盐射浦，谓之海塘。自江涨桥河至奉口，有塘长三十六里，曰官塘。官塘之西，又有一塘，曰西塘，袤长十八里，接安溪四安驿路。自东仓新桥入运河，至长安坝，曰上塘。自北新桥至崇德，为下塘。崇德有地名塘东，天开河为塘南，此地为塘西，其塘北为海无疑矣。东坡杭州被召还阙，别马中玉词云“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可证。宋范玉湖有《纪行塘西》诗，严阁老嵩《钤山堂集·北上志》有《早行发舟塘西宿》诗，王元美作《卓徵父集序》亦作塘西，胡休仲《柳堂集》、卓左车《漉篱集》俱作西，皆西字之证也。再考《杭州府志》、《海宁县志》、《德清县志》、《吴兴掌故集》、王伯穀《客越志》俱作塘栖。《宋史》政和二年兵部尚书张阁奏修钱塘江岸，言：臣昨守杭州，闻钱塘江自元丰六年泛溢之后，潮汐往来，卒无宁岁，而比年水势稍改，自海门过赭山即回薄岩门、白石一带北岸，坏民田及盐亭盐地，东西三十余里，南北二十余里。江东距仁和监止及三里，北趋赤岸桐扣二十里，运河正出临平下塘，田庐莫能自保，运河中绝，有害漕运，诏亟修筑之。又按严光大《行程记》：先是，以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参政刘岊、家铉翁、枢密文天祥五人为祈请使，御史杨应奎、大宗丞赵若秀为献玺纳土官，于是德祐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左相吴坚自天庆观方丈出北关门，同贾余庆各官登舟，泊于北新桥下，终夜涕泣，伯颜令人慰谕之。此日，文天祥以正义激烈分辩，激怒伯颜，伯颜遂差监兵头目防守之。是晚，泊谢村。十一日，天祥自北栅登舟，同众官会于唐栖。又按《乐郊私语》言：张士诚据杭州，杨完者得破城之问，乃跌足曰：“罪

诚在我。”即统苗土官军分为三路：蒋英从大麻、唐栖，董旺从硖石、长安，身率刘震、朱钺从海盐黄湾而进，以吕才、吕昇屯守嘉兴。则唐栖字面又不从开河而起矣。胡玄敬《栖溪风土记》云：“国初开浚运河，大筑塘岸，居民初集，负塘而栖，因名唐栖。”稍为近之。《卓氏家乘》云：唐栖者，唐隐士珏避杨髡之难，流寓于此。则又一伍子矣。建文忠贞之裔，播迁兹土，忠孝之士，奕叶争光。此乡固不仅丰年为号，仁寿名桥而已也。

附下塘考

宋淳祐七年，大旱干涸，安抚赵与篲（音踌）疏言：下塘水道有二，一自东迁至北新桥，今已断流；一自德清沿溪入奉口至北新桥，间有积水，以致商旅不行，米价腾踊。乃雇募乡之壮民开浚，自北新桥至狗葬阔三丈，深四丈，自狗葬至奉口阔一丈，民间称便。元至正末，张士诚以旧河狭甚，自五林港开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阔二十余丈，遂成巨河。其又阔者，为三里漾、十二里漾，风涛易起，盗因出没。正统七年，通判易𥂴条上利害，巡抚周忱便宜措备，自北新桥迤西而东至崇德县界，修筑塘岸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丈四尺，以护风水。又为桥七十有二，水陆通行，漕艘更便。今则缺堤断岸，徒旅若之，又安得通府留心地方如易公者哉！宋人高九万有《下塘》诗二首。

方九叙《麓西杂言》：昔癸丑岁，海寇势日猖炽，抚按王公忤下令，议城塘栖，其费半出官帑，半取资于镇之巨室，盖为之保卫室家，即有所供办，非厉之也。昧者一时靳于捐资，群托士夫陈不便于按院，从中阻之，王竟不能持长计而止。及后乙卯，镇地遂罹焚掠，各户所丧资蓄，不啻倍蓰于建城之费矣。夫杭人米囤塘栖，每

岁数十万石，塘栖有城可守，则省城不虑艰食，又相近诸乡之民，得趋而避寇，寇野掠无地，将不久宵遁者，既一利矣；又塘栖有城，则一传警报，即可遣兵戍守，省城南北相望，屹然金汤并峙，犄角相依，岂非拱卫长算耶！(即)[既]保塘栖，又保省会，盖一举而两得者也。良图挠抑，追思可为扼腕。

塘栖市河，去城北五十里。

塘栖地图小序

塘栖驻防厅通判文王辅

仙家有缩地之奇，犹曰幻术，何裨于经济！乃若聚米为图，指点要害，历历如掌，则凡留心经济者，其于一山一水、一关一梁，不可不使时时在目。余虽佐治杭州，而于塘栖一带地属于钦篆，特设一署于栖上，示专守也。因舟车所至，命工绘图，上自湖墅，下接语溪，旁通海昌、清邑，仅数尺许，而其一方之要害、里居，暨设防捍御，俱详载焉，置诸案侧，其何日不目营而手画之也乎！古人左有图，右有书，今簿书甚繁，不若斯图之简，披阅之暇，弁以数言，非等诸寻常帧轴观也。昔韩吏部作画记以托自娱，而以画归主者。若余则异是，其地可舍，而其图固久久在余箧中云尔。

按《事物纪原》云：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又按《德清县志》云：在县东三十五里，县之十六都也，(于)[与]仁和县十一都联境，水南则属仁和，水北则属德清，长桥跨据南北，实官道舟车之冲。

居人水北大约二百家，水南则三倍于水北，市帘沽旆，辉映溪泽，丝缕粟米，于兹为盛。或曰唐栖者，宋有唐隐士名珏，尝栖于此地，故遂名焉。

四十年夏四月，移水利通判守塘栖。

塘栖为仁和名镇，当水陆孔道，泉货凑集。西为伍林港，傍港而南为总管堂，水派歧分，盗贼出没，往往昏夜行劫，过者患焉。于是督抚都御史胡宗宪、巡按御史周斯盛，会请增府通判一员，治水利、主盗，住劄塘栖，开署期堂庵之东。隆庆三年八月，通判罗星以署在墟墓丛薄间，与民居悬隔，请诸当道，移至西半里许，规制悉仍其故，居有宁止。

塘栖纪事

题画册竹嬾画媵

李日华

但得终身啖白饭、羹鱼、法酒、精茗，家有藏书万卷，石刻千种，长年不出户，亦不引一俗汉来见，如此七八十年，即极乐国人也。竹懒于塘栖舟中作此。

与及门缪恒夫

王　艮不庵

别之次午挂帆，夜泊塘栖，诵坡公“花落莺啼”之句，始慨然觉暮春也。

与卓徵甫光禄

屠赤水

往舟过塘栖，使人物色足下，属有娄上之行。是夕落帆河渚，与友人散步大堤，虹梁百丈，烟火万家，管弦沸楼，鱼虾腥市，高吟唐人“停灯传沽客”之句，大自凄清，良以不见徵甫。

客越志

王穉登

塘栖河广百尺，隔河人声不相闻。星桥横空如白虹，沉沉下饮波上。过塘栖，水益阔，桑益多，鱼亦益贱。青田白鹭，小船如瓜，叶叶烟波中，有濠濮间想。

书事

吴梅村

余之从黄先生石斋游也，窃尝记其遗事一二。先生好《易》，而尤工楚词。居长安，食不能具一肉。酒酣间出于围棋书画以自愉快。受诏进经义于承华宫，援据详洽，篇帙甚富。入其室，见床头有败簏废楮，不知先生所考订何书也。予杖，下诏狱，万死南还，余与冯司马遇之唐栖舟中，出所注《易》读之，十指因拷掠，血渗漉楮墨间，余两人(暝)[愕]眙叹服，不敢复出一语相劳苦。石斋者，铜山在孤岛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故学者称为石斋先生。

按《明史》：黄道周因争劾嗣昌，贬六秩，为江西按察司照磨。江西巡抚推荐道周，帝怒，予杖八十，戍广西，十五年八月复召还，计在戍经年。然则杖后南还，其赴戍所乎应在崇祯十三四年时，观所和诗可知矣。

广济庵偶记

陈麋公

霜降后，送元宰于西湖，同王川道人、梵仪诗衲过访觉如上人，破寺空楼，一灯晏如，真有道所栖也，记此重访。麋公陈继儒。

尤　侗展成

西里丁子鸥冶有《闻鹂词》，予既为之序矣。无何，复寓其友王

子德威书来，以《璧月词》索序于余。余谓丁子曰："昔西里卓珂月、徐垫君两先生有《词统》一书，予童时即喜读之。今卓君逝矣，徐君巍然独存，风雅嗣音，鼓吹不绝，何西里之多才也！河西善讴，河右善歌，盖有之矣。"

朱大辉不曜

庚戌修禊之候，玄宰董太史、眉公陈徵君两先生舣舟栖水，仲昌偕余以《笠泽游记》为贽，太史笑曰："余乡有吴子作洞庭游，不信宿而返，以洞庭胜在消夏湾，亦犹然人境，何论其它。"眉公则属仲昌得王安道、李于鳞《太华记》，汇成一编，更快甚。由太史言，觉同源为烦；由眉公言，当登岳斯始。

明吴[县]钱希言撰

武林张观察振先奉旨籍设江陵，得三玉鱼，一红色、一黄色、一白色，贮之水碗中，并能自然浮沉，相序而戏，有鱼贯之象焉。后毁于火亡存。其时有宋板书籍一船，脱帆塘栖，船遭覆没，沦于水中，无一纸存者。狯园

栖溪风土记见胡玄敬《耄朽遗言》

唐栖，古村市耳，以其统诸乡落，故以镇名之。然考其名之所由起，不可得。愚以意度之，自国初开浚运河，大筑塘岸，故其河名塘河，下手之桥名跨塘桥，而对岸巡检司名下塘巡检司。彼时居民初集，负塘而居，因名塘栖，其义为近。今其南岸名塘上，当无疑矣。镇去武林关四十五里，长河之水一环汇焉，东至崇德五十四里，俱一水直达，而镇居其中，官舫运艘、商旅之舶，日夜联络不绝，矻然巨镇也。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凑，望之莫不称为财赋之地，即上官亦以岩镇目之。

然世风日奢，人心日恣，上近于杭，而下通嘉、苏，且多经商南都，目惯侈丽，繁华之习，不觉幻而变焉。其酣秾鲜者，固极其丰腆，而征歌串戏，日为豪举。其清素者，亦啜佳茗，爇名香，或谈禅，或赓和，作种种雅事，文学之风，亦觉胜前数倍矣，视他镇如有不及矣。然以余幼时观之，亦不待三十年，而风气为一变，今觉已极，不审将来作何究竟耳。余之前辈，谢世已尽，即比肩上下者，日渐凋丧，虑后世之欲访古者无所考证，是以乘桑榆末光，聊纪昔日获闻于故老者，概使后辈知世变之若此，而知所警惕焉。

物产

河珠溪河俱产，每逮暑天水旱，有菱湖人惯采珠者，数十成群，操舟而至，探水而取，大者径寸，细者分厘之间，其色有赤者，有玄者，有洁白而光莹者，其价十倍于广者（者，当作东）。

丝四乡俱产，唯句蠡为最。有头蚕、二蚕绸丝之类。

绵头蚕洁白纯熟者佳。　绵丝勩山东人之狡猾者，收之彼处织茧绸。　绵紬以上白绵捻线织皮，紧密者为美。

布青林村产者为佳，唯取重缜者。

绵纱手巾　绵花南乡产。　绵纱线

夏布最阔，但嫌粗重耳。　苎线　苎麻

丝绸有花、素。　罗三梭。　纱　绢俱开机镇上。　丝线

黄秈稻之最早者。　广秈稍迟于黄。　晚稻乡人春熟，冬间上草囤鬓黄，明岁取食，谓之冬春。今连岁荒浸，就时食尚不能充，惟市中富贾外境贩籴，炤期上接明岁春夏之交，开仓易丝，以获其利。

蒸谷乡农就食于秈，急于待哺，其谷尚嫩，不任其舂，故蒸熟晒干，复以舂之。　糯稻亦有早晚。

大麦　小麦　穄麦　芦粟　观音粟

蚕豆蚕时而熟，故名。　青豆土人七八月间初熟时，取其青而嫩者，剥出煮熟烘燥，为之燻豆，藏(于)[以]点茶。

黄豆　赤豆　黑豆　香炷豆　菉豆　寒豆一名冷豆。

刀豆醃以为蔬。　豇豆　羊眼豆有赤、白二种，白者即扁豆。　芝麻

白酒村醪也。　三白酒仿惠山而酿。　烧酒　糟酒　菜油土人十月间田中栽菜，二月初起苔开花结子，取榨油，终岁所需。　豆油　饧糖

花椒　靛青　蓆草二物偶一种之。

葱有龙爪葱，人家植之盆内，置之檐牙。有夏死葱、四季葱、大管葱。　蒜　薤　韭

茄　姜青林村以南俱产。　芋艿　香芋俱产，姜田傍者佳。　山药　百合白花者上品，黄花者次之。

茭白　笋四季不脱。　萝卜　细菜清明边出之。　生菜　菘菜　芹菜

菠薐菜　莴苣菜　荠菜　蒿菜　芥菜　甜菜　冬菜即八月菜，醃以作虀。　苔心菜即油菜。　瓠　葫芦　金荔子　冬瓜　香瓜

黄瓜　菜瓜　西瓜　南瓜　甜瓜　丝瓜　苋菜　黄芽菜

梅　杏梅　鹅黄李　紫粉李　青绡李　无仁李　枇杷　五月桃

圣公桃　毛桃　饼子桃　油桃以上镇之南最多。　杨梅南山者佳。　花红

樱桃　栗子　银杏　香橼　橙　橘有穿心蜜橘、朱红、抚州金豆、金钱、佛肚脐、牛奶等名。

甘蔗紫皮白者，今亦有矣。西乡之土，半近于山，况当天目下流，水势暴迅，易以涝涸，稼穑维艰，不得不藉以蚕桑间栽花果，近日种蔗之利，更倍于前，土人丰半斫其桑而俱植蔗矣。呜呼！废本而从末，能不有慨于中乎！

柿　火柿　柑　藕　莲房　鸡头　沙角菱惟此五月中有矣，故名早菱。横里一带地塘，俱植菱藕芡实之类。　藕粉　水红菱　鸡腿菱　馄饨菱

风菱　乌菱　茨菰　紫蔔萄有红、白二种，白者名为水晶萄。　石榴　鸡心枣

丁香枣　梨

香薷　金银花　僵蚕　山栀　吴茱萸　麦门冬　半夏　紫苏子

香附　瓜蒌　天花粉　何首乌　韭子　枳实　枳壳　青皮　南星

青箱子　杏仁　陈皮　薄荷　苦参　土大黄　萆麻子　桃仁

槐花　大青　小青　大蓟　小蓟　木瓜　白鸡冠　瞿麦

旋覆花　甘菊　黄葵子　枸杞子　地骨皮　葛根　茵陈

白扁豆　兔丝子　松脂　良姜　扁蓄　车前子　莺粟壳

木贼草　蛇蜕　蝉蜕　蛇床子　淡竹叶　麦芽　桑螵蛸

女贞实　土槿皮　石榴皮　皂角刺　益母　夏枯草　黑牵牛

萝卜子　牛旁子　管仲

桑　柘　松　柏　桧　槐　梧　梓　桐　杉　榛　杨　檀　柳

朴　楮　榆　枫　楝　橡　白杨　乌柏　槿皂荚　冬青　棕榈

乌桕　白枣　黄杨　石楠　樟　猫竹　慈竹　淡竹　刚竹

筋竹　苦竹　斑竹　紫竹　凤尾竹　桃丝竹　护基竹

南天竹　海棠有铁梗、垂丝二种。有秋海棠，淡红、黄、白、紫数种也。　牡丹　蔷薇　芍药

迎春　山丹　茉莉　瑞香　木香　棣棠　紫薇　芙蓉　长春

兰　莲　鸡冠　萱　葵　木樨　凤仙　菊　荼蘼　杜若

灵芝　苕　蕨　蓼　茅　吉祥　蒲　菰　荻　荇　凤尾

金丝荷叶　萍　芦　马栏头　万年青　苇　蒿蓬　蓝靛

虎超山最多，成群结队，村民颇遭其害，往往栖上每多印迹。康熙初年来一老者，善能穿之，连捉四虎，稍庆宁谧。近日间或有之。

鹿兔　野彘　獐　麂　狸　獾　野猫　黄狼冬日者佳，染黑谓之骚鼠，作暖帽。

松鼠　獭

慈乌　戴胜　子规俗呼叶贵鸟，蚕熟时则呼灼山灼火。　布谷　喜雀　麻雀

鹁鸽　鹰　鹘　相思　百舌　鸲鹆　鹄　白头翁　画眉　山鹊

黄鹂　斑鸠　练鹊　乌鸦　青鹀　鹭鸶　雁　山和尚　鸥

凫　雉　鸥鹣　鸳鸯　苦鸦　蜡嘴　燕有沙燕、紫燕。　黄头公　鹳

鲈鱼　鳊鱼　鲨鱼　旁虎　吐哺　鲫鱼　鳜鱼　鲤鱼　鲲鱼

青鱼　白鲦　鲢鱼　鲇鱼　鳝鱼　横鱼　黑鱼　银鱼　鳗鱼

黄鳝　金鱼

龟　鳖　虾　蚌　蚬　螺　田螺　蚕　蛙　蜜蜂　胡蜂　蚂蚁

蝉　蝇　　蚊　虾蟆　蚯蚓　蝴蝶小者蛱蝶。　蜘蛛　促织　蜗牛　蝙蝠

蜈蚣　螳螂　蚱蜢　蜻蜓　蝼蛄　蜥蜴　蛇　蜉蝣

醯鸡　蜣蜋　蛴　灶鸡　蚂蝗　土虱　灰鳖虫

大香片　雪梨片　橘饼品亚福闽。　姜片　橙钱　黄橙丝

姜丝

细酸　蜜罗片　佛手片　橘红以上俱糖制，其法始于吕氏。

金橘　刀豆　香橼　青梅俱蜜浸。

刀三饼　蒸酥　果馅　玫瑰饼　眉公饼　麻酥　牙笏糕

云片糕　东坡酥　核桃酥　玉露糕　菉豆糕饼饵之属，其品厥夥，不能枚述，聊著其近日尚行者，缀之一二，以备物产之名，盖皆起于水山吕公，京省驰名，近来料减物粗，不及旧日矣，深可惜哉！

乡约

镇有乡约所二，一在常平仓，隶仁和；一在大善寺，隶德清。镇分为五保，每保约正一名，约副一名，或府厅，或县主，或驻防，以月之初二、十六各赴所在，设圣谕牌，宣扬讲解。约正副各给善恶文簿二扇，如该约之内有不孝不弟，教唆词讼，开场赌博，卖盐做贼，倾造假银，奸盗诈伪，许该约塘老、保甲诸人，公报眼同，登入恶簿，送查拿究。中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关风化者，登入善簿，送嘉奖。或有利害所当兴革者，不妨公举，以听采择。

> 呜呼！乡约之不讲也久矣，其颛蒙孰与开导哉？夫乡约者，表约一乡，取之必端人正士，而能准绳乎齐民，非所以纵其眦睚而饱其饕餮也。今日之雌黄游移，皆由其情私骫曲，是以使懒惰之民，日趋于匪类；游食之辈，几至于忘生。为民上者，可不念之哉！

保甲

镇分为五保，如西茶亭至源远桥（即圆满桥）、汤家巷、花围坟、余桥、彭家桥、牛滩、官塘至广济庵，为西保；桥司巷东起至仓桥、圣堂角、永思桥、北小河至通市桥、花围桥、卧龙桥一带，为中保；自市

心、市南、月坡桥、胡家桥、西小河、八字桥、赵家兜、东小河至花园桥，为南保；东石塘一带汪家兜至里仁桥北堍，过东东茶亭，为东保；里仁桥西起期堂庵、新桥内外，直至添设府，为北保。府西至大善寺，又隶德清之保甲矣。总计烟火不下三千家，而十家为甲，十甲为保。保亦有正副。家悬一小牌，名一家牌。甲长悬一大牌，名十家牌。其式云：杭州府仁和县，为申严保甲之法，以安地方事。奉巡抚都察院宪牌前事，仰县即行晓谕。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甲立甲头，逐户轮流。保设保长，捱甲更换，一月一转，周而复始。仍立木牌登记。各家置备棍棒，互相防范，如遇盗贼行劫，鸣锣为号，协力追擒，毋使走脱。或有本地买身旗下，切勿听信给假看亲等语，自取窝逃之罪。一见归家，即行举首，及一切面生之人，不时觉察等因。奉此，再合给牌稽查。为此，牌仰人户，将男妇丁口生理籍贯，逐一开填牌上，与保甲相同，常川悬挂门首，听候不时查点，毋违。须至牌者。

一禁奸民三五成群，讹言惑众。

一禁夜出晓归，夜聚晓散。

一禁地棍投营，构兵肆害。

一禁土棍串奸，借题索诈。

一禁酗酒，聚众赌博。

一禁奸徒放火打抢。

愚按保甲之法，原为稽察逃人，援御盗贼，重守望而敦辑睦，非所以扰民生而戕殷实也。奈何今之首令不察，率以罔法行私，凡有风闻细事，或斗殴宿逋，以及人命等情，无不株连督责，故往往两造未至公庭，而保长先缧绁矣；业主未偿税赋，而保长先输官矣；人命未及检格，而保长先破家矣。及至盗贼现获正法，不及什一，而保

长废产丧身，奚啻二三！自以保甲之役，畏之如赴水火，不得不匿少为老，饰富为贫，诿避一载，宛如再世。呜呼！安得如我邑侯赵公神而明之，洞奸剔弊，闾阎之民，争先急公，岂惜一区区保甲哉！王文成云："修举非他也，在于省事端，择长正，重首令而已。"信非诬也欤！

张孝子谟

张谟，字思禹，年十六，以父为白粮役，监刑部狱中，谟具疏上请代罪，其父得释，里人呼之为孝子。

范孝子廷甫

范廷甫，字翼之，性至孝，力学文。父忆云病笃，甫对天誓告，割股疗之，沉疴立起。于崇祯庚午中式，任天台县教授，以为孝感云。

沈孝女

玉凤者，学博沈弱先之次女，少颖慧，通晓文义，诸子百家无不涉览，能知其大旨。壬午岁，父抱沉疴，遍召名医莫能起。凤潜割股三下，祷告煎汤进之，父饮，其渴立解，病旋愈。后询其故，验之信然。里中无不啧啧感叹其孝女也。

弱先名洪瑞，顺治丙戌岁贡，初任长兴训导，转武康教谕，三任嘉兴府教授。

栖里景物略卷之二

唐栖行诗序

俞美英璥伯

唐栖，在吾杭之左偏，一大镇也，百货凑集，舟航上下，日有千百。居民稠密，不数里间，烟火几有万家，家无不饶富。名族亦有十余，解句读、服青衿者已百人。且狱讼繁多，赋敛日益。诚可立一县矣。予寓之三年，凡里中之贤豪长者，与夫知名之士，无不与之友，即富商大贾、缁黄之属，亦间有相识。然至问唐栖之名何自而始，古人成迹，则皆了不可识。余深叹其鄙俚不足道，居此地者，但可权子母，论钱帛，肉食自雄耳，宜诗文之士不屑过也。兹冬杪，在卓子九如座，九如盛年好学，书无不览，不但为唐栖之杰，即两浙诸彦，亦罕有过之。夜半酒酣，商略古今，余因问唐栖之名何昉，且既名唐栖矣，何以人称斯者或曰塘西，或曰溪西，或曰郪水，或曰栖水，终无定名耶？九如曰："塘西之名非不雅也，昔子瞻有词曰'明朝归路下塘西'，于是镇以此名。继又改名唐栖者，亦非无谓也。子不闻宋末有唐珏尝避难栖此，后人慕之，遂更名耳。"予曰："若然，则斯镇始为才人题咏之地，后为义士潜遁之区，宅斯土者，故当有诗书管弦之风，慷慨豪杰之节，奚为一变至今，并前贤遗事亦多湮没乎？微子吾但视此土为鱼盐布米之场，而人又安预知有可歌

可慕之事如许耶？子诚贤人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唐栖已骎骎乎成一大都会，为西浙冲要，则其山川之灵，固自有独钟者，君非其选哉！'余因谓曰：诗人片言，地以此名，今人辄诋排风雅，讥刺儒流者，固鄙不足道。然既以子瞻一言成为千古，乃更有唐仲举起而掩其前，是节义又重于文章矣。余尝览宋室遗史，至"冬青花，不可折"，"霹雳一声天地裂"之词，未尝不欷歔流涕，恨今世更无唐公其人，今何幸得志其避难处耶！吾闻严陵高蹈，郡以姓称；乌、程两酒侬耳，竟以名县。况唐公大节炳霄壤，其不堪独名一镇乎？呜呼！自有唐栖以来，权子母，论钱帛，富可敌国者，不知有几何，都烟沉灰灭，独无所传，而传此一介书生耶！然则余今日之所见富商大贾、舟航往来者，不过为附膻之蚁，而非人也矣，则乌可以无节义乎哉？是不可不为诗歌以志之。余又闻去此五里名伍临头，乃伍相旧御兵于此，门人朱玮尝为余言之，老友张仲谋云亦然，今亦失考，讹为武林头，言居武林之首，此亦不可以无辨。

七言古

夏日卓徵父社丈还唐栖，赋短歌奉送

俞　沂

送君六月苦炎热，沧江积雨潮如雪。游人忽忽几春秋，古道绵绵足离别。离别从来愁恨多，留连不住欲如何？雕梁落月双罂酒，银汉停云一曲歌。对酒清歌欢不极，酒尽曲终成涕泣。山人感义分袂难，舟子占风促装急。君望乡关向我辞，我向汀洲望君立。况兼时事交可怜，征轮朝夕困防边。请君慎勿耽高卧，天子方思卓茂贤。

栖里积雨之后，平地大水，即事放歌

吴柏舟

今年入春霖雨作，奔流满地成大壑。天地黯淡色不分，尽日阴霾愁漠漠。野夫茅屋旁江隈，坐看洪涛滚滚来。俯首不知白日暮，回眸真见高山摧。怜予失意长愁苦，对此横流愁难数。我欲长开万里槎，随波奔(岩)[宕]渺无涯。人生何地可容膝，况复浮云能蔽日。吁嗟此身若沉渊，会将沧海易桑田。安得鲁阳挥戈术，手挽白日挂青天，使我高傍三山巅。

庚子夏日，栖水东偏地遗虎迹，里人怪之，余乃作市虎行

沈士鑛

虎不在山不在林，炙人肌肉去人心。腥风上滚白日黑，怒牙惨沉天地色。闾巷嚼啮靡孑遗，阴鬼啼冤附荆棘。谁能招摇市上来，众虎议筑金银台。笑女皮骨应有尽，敢向深穴聊徘徊。自昔苛政猛于虎，虎跳长街人未苦。儒服官绅总戾虫，卞庄袖手还东鲁。莫言此迹虎所为，人心乖气印兹土。

五言古

西水送女

许光祚字灵长

西水大道傍，野航舣屋下。幼女方合婚，仓皇去亲舍。牵衣问不休，骨肉胡飘瓦！生女不生男，衰年送远嫁。呱呱怀中儿，亦解叙情话。行人咸慨慷，何事能劝驾？挥泪未转盼，天尽一帆挂。

同西水诸子偶饮

明张祖望字纲孙

日落景已夕，秉烛此遨游。开筵清沼上，列座俱名流。雕盘除

庶味，杯酒递相酬。虽无丝竹音，设笑良有由。霜木明高轩，阴云渐已收。予怀适不乐，仰视河汉流。鸿雁翔沙际，哀鸣自匹俦。玄发倏改素，盛时安可留？良会不易逢，何以叙绸缪？愿言缔交谊，金石协所求。

同张祖望、沈声令塘栖晚眺

明沈　谦

栖上殊传胜，招携复两君。旧游堪此续，名迹讵空闻？水近孤城合，天围越垒分。马山全隐树，龙庙不离云。市晚舟俱集，溪寒酒未醺。三年成契阔，百里见殷勤。园橘时方荐，沙鸥势亦群。浩歌高兴发，新月对斜曛。

七言律

吴俗春日群事祈福，进香三竺者，是日来船千数，晚泊塘栖，同丁子象岩登楼望之，归成此咏

沈士鑛

横塘舟楫袅香烟，蜡炬连红耀百川。吴地佞神成古俗，商人尚鬼自今年。牵风细揽拴河馆，蹴浪轻锣筛市廛。携手逡巡聊极目，漫劳娱景夕阳天。

舟泊塘栖见《天柱集》

明叶　灿

匹马残冬忆帝州，今年仍作越江游。怪来岁岁天涯客，何异飘飘海上鸥。雪压布棚昏不渡，杯驱寒色强相酬。无情最是塘栖水，故向愁人日夜流。

重到塘西寻沈声令，兼晤令叔定山行人，夜饮留别

明沈　谦去矜

丹枫叶落正秋期，兵后相寻更可愁。小阮入林常自醉，故侯辞国畏人知。庭窥皎月愁飞鹤，山峙清溪见伏龟。当日漫弹瑶瑟怨，别来应各鬓添丝。

夜（遇）[过]栖水访卓月波光禄

明黎民表

美人家住水西头，树色深藏别墅幽。古寺荒烟来薄暮，折荷残苇占清秋。忘机鱼鸟偏相狎，移日琴樽得并游。两度对君添白发，吏情真欲付沧洲。

之栖水访徐垫君兼订社约

孙尔焜彝晦

天涯知己敢跻攀，树树秋声老鬓颜。此日形骸匪转石，一生契谊总如环。横塘落雁情何极，海上群鸥意未闲。纵使萍踪无系住，自应声气暗相关。

过栖水访徐垫君，诗以代刺

张尔翼文举

何堪处处起秋思，漫忆神交阅岁时。湖海未除豪客气，风流曾见美人词。霜青老树枫痕晚，水咽寒塘雁影迟。此地有情原不浅，敢将落落向人知。

诸友饯别栖水依韵言和

黄石斋

古成弓剑古戎装，不记朱绦与皂囊。故事空庭惟鸟迹，新诗明

月为谁光？湘江竹簟纹如水，吴下莼羹性自凉。缟带相逢舟楫在，何曾日暮笑途长。

其二

文酒画船散寂寥，不烦朴槛榜人谣。交情十日难分袂，世道三秋倍弄潮。小鸟无方回偃木，油然何处慰苏苗？弓旌多借匡时彦，玉案双鱼首重翘。

其三

孤舟南北几番同，总向刀头问转蓬。春梦不浮登海市，古人曾过吕梁谹。洞庭橘树移新本，铁篋梅花洒旧衷。襆被一行书数箧，未惊雷火撼龙宫。

其四

磨尽青铜久不光，渐看露白到葭苍。余生学道能无怨，一叶随风各自翔。不信王孙频解佩，莫将兰桨共怀湘。桐江垂钓高台在，却笑魴鱼滞武昌。

陆冰修舟次栖水夜过

清沈士鑛

春风送客迷前路，五两萧疏上草堂。喜有足音惊户牖，讵无樽酒话情长！坐焚高烛明花露，笑贮冰壶隐月霜。对话莫嫌天向曙，三年柳色已沾裳。

薄暮同翁允赞村南眺望

金长舆

秋光入暮转萧森，路出溪南曲径深。自分幽寻成独往，却怜倾盖有同心。低徊共说名山业，懒处还羞梁父(吟)[吟]。数日君归南

浦去，不知谁共此登临。

同金载师秋郊晚步

翁绍掀允赞

人家十里水纵横，闲步秋光兴自生。野径寻僧双屐冷，板桥看竹两人行。云回曲渚层层浪，叶落空林细细声。遮莫斜阳归未得，回头还见数峰晴。

和允赞秋郊晚步

胡　涵天牧

江村数里野桥横，背手斜阳陌路生。茅屋人家烟里住，寒山藜杖画中行。苍黄不尽蘼芜色，琐屑愁闻蟋蟀声。几处游情还未了，枫林坐爱晚来晴。

和前韵

卓　回方水

山青沙碧水烟横，不禁秋怀对景生。载笔几从词客后，杖藜时伴野人行。小春消息无莺语，薄暮黄昏有雁声。莫把芒鞵轻脱去，朝来难必是阴晴。

同前

丁　介欧冶

云敛高空雁影横，无情烟水一溪生。稻花吹去随风老，枫叶闲来傍客行。处处鸡豚催暮景，家家砧杵落秋声。知君尚有东皋兴，明日还期蹈晚晴。

同前

金长舆载师

秋郊携手话纵横，逸兴闲情处处生。雀窜暮田知稻熟，林疏隔

水见人行。浩歌遥接空山响，野渡频来欸乃声。相对不知日又落，拈将好句正轻晴。

唐栖访卓徵父不遇却寄见《栖真馆文集》

明屠　隆

岁晏王孙何处游，蒹葭晚日照汀洲。灌花独有园丁在，看竹曾无地主留。十里歌钟喧列肆，万家烟火傍孤舟。明年野服还相过，我已逃名学伯休。

清明日同丁叔范、家横槎、武抑巡塘闲眺

沈士鑛

逡巡溪口寄情多，淑气酣人意若何？花落不言春自去，草青常在客重过。澄潭风细回歌棹，暖阁芳流散女萝。莫怪少年频立马，只缘佳节易蹉跎。

宿栖水

程　霖雨三

濛濛细雨晓钟催，遣兴孤蓬一举杯。归梦却从今日始，渔歌偏逐异乡来。湖桥寂寞知堤柳，驿路殷勤忆陇梅。莫问此中频慨叹，梁园当日自怜才。

留别栖水诸同社

翁绍掀允赞

孟浪文章老一身，十年江汉去来频。黄花才趁杯中酒，秋色又分月下人。胜事每嗟良夜少，论交应喜白头新。明朝欸乃沧洲上，回首亭皋独怆神。

江上寄怀栖水诸同社

翁绍掀

帆挂西风路不难，搔头飞过数峰峦。分携几日人千里，浩荡空江月一团。好梦未成蝴蝶懒，离愁无奈水云寒。多情若有南来札，家住仙霞十八盘。

怀栖水孙铭三

韦人凤六象

与君连袂是何年，此夕相思望远天。花满河桥春雨细，草迷江馆暮云连。马卿多病愁无计，阮籍穷途空自怜。聚散萍踪应共恨，回看云树益凄然。

岁暮至栖水，喜同学诸子偕集

岁暮冬寒草具腓，孤舟远道向谁依？飘零短褐无家计，老大狂歌有钓矶。雪到关河梅欲放，冰深湖海雁长飞。并游朋旧欢相聚，潦倒荒村未拟归。

冬暮归前溪，寄栖水同学诸子二首

惭余穷愁何所托，终年弹铗向林溪。已甘贫贱人皆弃，却喜朋徒老共栖。万井晴烟寒日短，三江雪浪片帆低。风尘远棹归来晚，回首天涯总是迷。

又

古寺寒烟散郭门，倦游长在水西村。穿林鸟雀寒相绕，隔浦鸡鹊两并翻。白发只堪依钓客，朱楼时复倒青樽。莫言朋旧相逢易，飘泊江湖未可论。

芒种前二日塘栖道中

徐公燮

岸阔苍烟夹石梁，市喧入梦过湖塘。缫丝易粟桑田饭，解网穿鱼水国粮。觞映汀蒲疑日午，帆随溪雨待梅黄。先生吟啸居然胜，斗室孤舟坐一窗。

同栖水诸子夜集

陈之群

残冬石路莓苔滑，草阁携樽过夜阑。避世应留知己在，逢人犹作酒徒看。风回竹户霜灯袅，雁落枫亭海月寒。早是清笳催玉漏，香醪碧碗莫停干。

塘西

明王　锋觉斯

浙水西来见早雕，绨衣桥畔气萧萧。幸辞戎马兼强砮，忽见红花上绿蕉。海近沙明蛮树黑，土稀人哭瘴烟消。余生怅望东周事，飘泊梅天遇晚潮。

栖溪四咏

朱大辉明嘉兴人。字孟韬，一字不曜，隐青草坞

菜湖渔父

百顷汪然注菜湖，奔流天目此旋铺。(兼)[蒹]葭人近停云邈，蓑笠翁曾钓雪无？数叶破烟争网溪，乱声凄月夜歌苏。得鱼菜市前津换，半饱新蚕半饱鹕。

超山晓望

玄对相看作客频，楼居今复见山亲。烟余落翠随时好，雾醒空峰到晓真。浮漾云痕浮大谷，初笼日彩赭栖津。湖峦苕岫都开觌，谁似朝来爽逼邻？

苕峰晴眺

围远岩峣日晕空，肯轻出手招鸿濛。除似雨洗尘千尺，才迸云端翠几岿。挂堞多清秋晓后，浓阴还隐月明中。始酬山气临佳夕，醉眼何如醒啸风！

舸阁风帆

吴楚艅艎天外飞，每摇丛薄树颠晖。不将霞片翻澄碧，便曳溪纹载翠微。岂是仙人乘鹤去，得无列子御风归？凭看雅淡沧洲兴，破浪还凭健翮挥。

天启乙丑，余读书于子羽社，兄舸阁之筑于菜湖之隈，南对超山，北则为走马长安道也，饱风快帆，晓夕如织，凭槛西眺，苕上诸峰，每于斜阳外一横黛色，而雨凄月白，讴起芦汀，则湖之渔舠以渔骄也，遂拈赋博笑。

五言律

和徐埜君元宵蹈灯西里

沈士鑛

兹会元宵夕，群游不夜天。画灯娇步影，春烛粲流烟。竹马更新主，星桥忆旧年。太平终日望，惭愧鼓钟前。

清明日观舟河上

沈士鑛

佳节人心合，晴光喜百川。凫飞春水上，鱼贯落花前。士女矜

袨服，歌吹斗画船。去年怀此日，回首觉凄然。

塘西道中同孙无言作二首

王士禄西樵

容裔塘西路，微风信棹过。菜花明照岸，岚影远当波。晓渚还如镜，春云的似罗。与君聊屈指，何物抵渔蓑？

其二

泛宅他年意，推篷此日间。空明浮堰水，浓翠入窗山。兼可生遐想，宁徒净旅颜！钱塘还咫尺，幽兴六朝间。

夜泊塘西见《客越志》

王穉登伯穀

十年频客越，四度宿塘西。渔父衣红袖，居人饮绿溪。月中争获稻，桑上屡驱鸡。卖酒重廊夜，家家市火齐。

其二

水阔雨溟溟，飞帆去不停。人声两岸断，鱼市一江腥。云自辞吴白，山初到越青。侯生数行泪，千里吊玄经。

盖此时道由塘西，吊兹溪袁相国也。

塘栖晓望

明沈朝焕太玄

市门通水色，海气荡朝云。渡口乱人语，沙头起雁群。晴霞暖红树，湛露滴寒芬。栉沐舟中早，渔歌一夜闻。

舟发栖水

王　潞

非关催老大，意与客相安。囊藉新诗重，春同别意阑。潮增一

夜雨，帆怯五更寒。共说朝岚好，何人赋考槃？

栖溪晚眺得“凉”字

明卓明卿

碧树围平野，溪风引暮凉。越歌征白雪，吴唱起沧浪。偶聚星临座，闲眠月到床。不知修竹外，飞露湿琴张。

送卓月波先生还栖水

陈文烛

之子还南国，翩翩有去轺。风尘携短剑，云汉见孤标。山色晴疑雨，江声暮上潮。怀归栖水曲，何日共兰桡？

同沈商书、金渐雝、卓麟异、王治诸君泛栖水

朱一是

潭影见鱼游，澄鲜不累秋。宽能容百顷，静许到孤舟。披渚红生蓼，依沙白散鸥。何须镜湖曲，即此可淹留。

按：朱一是，字近修，号欠庵，海宁人，有《为可堂集》。欠庵为明崇祯壬午举人。

早秋怀张子客塘西

明沈　谦去矜

一别遂秋节，怀君心亦悲。漫弹天马引，应念鹡鸰诗。旧馆蔓荒草，征衣多脆丝。乡书那不寄，只讶雁来迟。

过北山访张玉书道兄，已归栖上，遥有此寄

沈　谦

寻君复西棹，别易会何难！遽尔劳乡思，能无尽客欢？莺花正月早，雨雪两峰寒。书札凭谁寄，归鸿去渺漫。

塘西舟中送张凤筠归云间

明田艺蘅

偶逢苕上日，蹴鞠荡红裙。又泛塘西月，吹箫散紫氛。欢悰鱼得水，离思凤归云。莫报邻舟发，酣歌拚夜分。

舟次会夏伯高、徐文卿诸兄，遂同集塘西俞润之宅，夜分别去

道路多豺虎，迟回日已西。停舟俱水次，联席在塘栖。节序惊春雁，离情待曙鸡。云间三泖阔，风雪更凄迷。时诸君方游淞江。

塘西道中

朱　陵望子

暮帆风力缓，客况自凄凄。菱叶澄波阔，桑阴断岸低。人家烟火际，山色石桥西。莲艇时相值，清歌远渐迷。

耕堂并呈沈子武抑

叶大纬纬如

三径霜初覆，寒花开未齐。云横山岭暗，月落海门低。雅志安耕凿，雄谭任滑稽。伊人秋水隔，蔓草自成蹊。

丙申秋日初至西水得诗四首

程光禋

仲蔚仍开径，高阳旧有徒。苍山绵草莽，碧水鉴菰芦。秋爽天逾朗，谈雄夜更娱。赏心良晤在，珍重唱骊驹。《铸耕堂集》。沈横槎堂名。

其二

取道纡行北，寻园雅集西。竹林幽抱屋，花径曲缘溪。棋局争蛇雁，酒衔辨鬲脐。群贤信可乐，数句辄能题。《履思堂集》。沈武抑尊公

所取。

其三

车马从江介，龙蛇自泽中。问心如皎日，入室有清风。小酉藏书异，大山奏赋同。古人重高会，于此意无穷。《二雅堂集》。张此韩堂名。

其四

入门殊不觉，筑室定焉如。亭寂堪招鹤，池荒颇种鱼。古藤悬坠石，嘉树荫文除。谁识千年下，窥园董仲舒。《绿雪堂集》。张半纮堂名。

塘栖晓发

钟何杰俊友

游子神间旷，梦余每忆家。才离栖水镇，又泛石门槎。野店沽朝酒，横塘散晓霞。披衣频怅望，烟隔一溪花。

栖水晚泊

俞　珮季琛

秋郊堪寓目，晓泊试推篷。木叶千林雨，芦花两岸风。地连湖墅北，帆指石门东。此处幽栖者，渔矶一钓翁。

栖溪杂咏

沈士荣汗千

长虹垂带砺，一水自隈斜。岸倚三吴舶，烟笼十里沙。秋原红橘柚，春野绿桑麻。万井人如昔，时危尚恋家。

清流庵和王伯穀韵

张纲孙

古寺当郭口，登桥一片霞。连樯知水市，俯岸见人家。细火沿坡落，遥山入树斜。此时圆月上，处处映秋沙。

西里竹枝词

下塘诗二首

宋高九万

按:唐栖,宋时呼为下塘,对上塘、官塘而言也。此诗本名《下塘诗》,余观其体似竹枝,故首列之。

河水新添三尺高,河边芦苇有(黾)[龟]巢。波流夜夜飘渔舶,空点篮灯照树梢。

其二

日出移船日又斜,芦根时复见人家。水乡占得秋多少,两岸新红是蓼花。

七言绝句

塘栖道中得转山西报,自嘲二绝

王世贞

长河风雪舞孤舟,兴尽真成王子猷。尘世偶然那可料,故乡明月是并州。

又

薄禄风尘业未偿,除书一纸下钱塘。休言宦兴生平薄,已自将心度太行。

遥赠徐埜君二首

丁文策叔范

至栖上,再见杏花矣,耳埜君先生藉甚,至绿雪堂,张半纮为予言其人文,因走笔遥赠绝句二首,殊惭布鼓也。

清思藻笔荡春风,到处江山藉尔工。不遇蜀人杨得意,却教司

马逐征鸿。

又

慷慨须眉冰雪肠，奚囊词赋老横塘。于今年少惊蝴蝶，正好提携入醉乡。

栖上重九作四首

丁文策西湖名贤

秋风寥廓漫(漫)登台，万里寒云一雁来。为问故园篱下菊，今朝重九几花开？

其二

南山云树郁苍苍，棹取孤舟入醉乡。不识年来何甲子，旅人三次度重阳。

其三

泽国周遭尽水滨，惊飞蛱蝶尚寻春。谢公能赴龙山约，纵有桃源不避人。

其四

西蜀名笺胜薛涛，裁诗未就首频搔。欻然落笔云烟散，换得黄花伴酒(膠)[醪]。

舟过塘西

海宁吴本泰药师　西湖名贤

栖水人家傍水栖，水程遥不辨东西。平铺菱叶湾湾绿，鸂鶒鸬鹚眼亦迷。

宿唐栖

李　淦若金　有《砺园集》

望里青山下夕阳，迢迢数遍石桥长。戍楼南畔余灯火，记泊杭

州第五塘。

西水距钱塘江不百里，山水皆自天目发源，
而西北地势又从苕中夹来，故秀气甲于三吴诸镇

吕　律翼令

溪塘百里浙江湄，风物山川自昔时。山由天目裙拖带，水落苕源本一支。

长桥一名碧天桥，吕水山先生诗云“碧天秋水渺”
句指此。栖镇地形，名出水荷花，参差列于溪面，
故每处处溪流环绕。西有永明古刹，溪东下流有千佛阁，
镇之极巍峨，四边拱卫香林精舍又数十处

飞虹远挂碧天涛，几曲溪流入市曹。处处精蓝间梅竹，永明千佛表双高。

嘉靖间，诗文书画萃于吴门，如唐伯虎、
仇十洲、祝枝山、文衡山、沈石田、王弇州诸公，
俱与先世水山祖唱酬往复。后卓月波继起。
芳杜洲、崧斋、大空楼，皆诸名士遨游之所也

人物声名肃帝朝，吴山越水共招摇。鸿胪博物开坛坫，光禄词华副酒瓢。

清明前后，村女出游超山、马鞍山、
龟山、茅山诸处，正日祈蚕五显祠

清明游女折花枝，转眼三眠蚕熟时。西川蜀锦巴江女，缫手吴绫侬不辞。

东西小河面南山，为溪流萦汇处，楼台竹树，有秦淮风景

小河南面接芳堤，曲槛层栏俯碧溪。两山如画双眉黛，日暮愁

闻鹧鸪啼。

江南数郡，当春三月进香天竺，由西水抵关时，
泊舟两岸。贵游士女，画舫络绎，管弦歌吹之声，
彻曙不绝。游侠少年，乘飞艇艘，挝鼓轮叉，风行溪上

桃李春风入艳阳，歌声夜夜达金阊。红颜檀板楼船过，纨袴擎叉忒煞狂。

沿溪之南北，户罾罶篱落，
每植橙橘数株，深秋一望，如云霞相属

吕　律

晒网低牵杨柳斜，人烟村落半渔家。得鱼沽酒前村去，橘柚离离垂落霞。

系槎（蜜）[密]**迩横潭**（汉）[厂]**阴塔址**
诸胜，夜半月明，每闻渔歌

系槎楼下菱花白，芳杜洲前月色明。何人夜唱江南曲，一阵风从竹里生。

唐栖杂咏七绝十首

朱　麐

溪篷迟卸碧天桥，卖酒人家隔岸招。最是吴娘好装束，却随估客倚兰桡。

烟火千门列巨溪，云山旧绕古唐栖。至今红粉沟前月，犹照居人唱大堤。

（汉）[厂]阴桑柘旧渔矶，野老犹能说翠微。我亦忘机频坐此，夕阳闲看鸟争飞。

粉蝶红楼夹岸开，明妆争看踏青回。珠帘上下春风影，短楫轻

桡莫漫催。

清流阁外清流亭，清流亭下春水生。但见山僧时洗钵，不见何人为濯缨。

卧龙桥下水声迟，洗马池边草欲垂。帝子何年解行乐，夕阳疏雨斗迷离。

烟树朦胧水际村，永明钟动正黄昏。僧伽何处归来晚，低乞渔灯叩寺门。

拱木攒阴古苑墙，笙歌消歇剩凄凉。于今只见累累冢，寒食年年有奠浆。

官舍寥寥草满庭，更无鼠雀讼闲情。年来米价和丝贱，较米称丝不与争。

橘柚临秋满市香，吴刀细切缕飞黄。虽然不及金茎露，惭愧山侬得饱尝。

西里三十二咏

龟马二峰

丁子建

两峰秉质系非常，并辔同流水一方。龟马献灵天地晓，杜将山断保戎羌。

泗水庵

来游徼侣路悲歧，山岭云横泉更宜。汲水煎茶春正晓，翠阴丛里画眉儿。

横潭

面山临水竹阴廊，月映琴台书作床。扫径曾从花底过，因君雏凤窃余香。

吉祥庵

凌霄不藉列风扬，臻福缠绵更吉祥。门带青山襟绿水，牡丹又伴六时香。

伍子故宅

渡江辞剑过吴门，迈迹潜踪隐此村。庙食千年惭主报，龙舟飞绕痛英魂。

勾垒

君臣晓夜不图间，逆旅才将夫妇还。不是美人谋国去，争教城垒战西关。

永明井

历遍名山正不偏，钟鸣知唤世人眠。无情春水东流去，不碍千年常住泉。

无心柏

古木苍阴日照时，风吹柏子露新枝。苔青石径香烟寂，梁上还闻白燕儿。

杜牧坞

飘零书剑忆钗梳，挟策愆期日已初。遥望杜村垂钓处，风流逸兴敢言虚。

黑龙王庙

领来爽气绿阴重，附葛缘登天柱峰。漫说灵山与石屋，天然图画缀芙蓉。

六墓村

倾国名姝窈窕娘，常于月夜试霓裳。珠沉玉碎应难再，粉蝶依

然绕故廓。

横里

疏篱修竹闲幽地，小艇咿唔欲向谁？野菜不供芹可敬，荷风时送听黄鹂。

下塘

日照溪光水照廊，闲云飞渡疾如忙。征桡画楫浑无住，晓夜吴歌遍野塘。

后土庙

鼎迁数姓若为存，赖有王姬早自论。追忆英皇湘水远，何如故苑两同尊。

洗马池

绿野萧萧土一抔，金鞍玉勒美人来。香消红粉悠然去，青草年年春复开。

普宁寺

山云暖睫石泉肥，更建谟猷千古稀。为问比来何所似，猿啼鹤唳日相依。

仲墅

两朝廛市闹如雷，冷艳余葩行路猜。堪笑豪华伴食相，桥边珠玉已无灰。

显忠寺

忠君出自老僧言，问答灵机不事烦。莫怪年来寥寂境，行看车马耀荒村。

德云庵

画师今喜德云来，几树梅花映水开。玉带未留诗思促，寒芳冷艳两相催。

读书庄

小筑书斋间水渚，湖光秋列月弥漫。芦花夹径蓼花绕，添得渔樵一醉安。

大人里

大人质秉实英奇，里党咸钦百世仪。执政流芳绵继绪，九回虚拟缵承时。

广济桥

河流千载古通津，斫发功成不染尘。半是长安名利客，漫停车辙转风轮。

放生河

溪流悲渡往来船，万物同春万姓怜。赖有名贤彰旧德，潜鳞时跃醉波烟。

芳杜洲

双溪三姓结同舟，姻娅缠绵情意稠。花柳乱荣春信杳，庭前莺燕语人愁。

清流泉

巍峨殿阁列层霄，南北征人去住遥。佛祖共辉咸仰止，中元祠社永相招。

碧霞祠

碧霞祠内碧连池，鹤氅时瞻咸肃仪。古木阴森知报德，麟嗣谁

不感神司！

南北仓

明良立政感恩殊，贮蓄盈时待尔需。独忆文公彰社约，空将肝胆计贤图。

浮梁殿

箫寺云迷旧相祠，征人渡口问残碑。林间水月光于昼，听罢渔歌又子规。

柳堂

蒹葭霜晓读书涯，赐烛西宫五柳斜。春到莺鸣思好友，白云深处满山茶。

塔基

奔涛万顷水光还，巽向分流作艮山。翰苑留芳泯继述，堪怜白骨广沙间。

借竹楼

硕人砺志筑书窝，为上金门献策多。非是夜光频告瑞，还期无忝鹿鸣歌。

西里八景

徐士俊

芳杜菱歌

凄凉不见木兰舟，杜若香生菱叶稠。洲上名园荒废尽，歌声谱出夕阳愁。

(汉)[厂]阴渔火

(汉)[厂]阴旧圃已无存,渔火依然照浪痕。细雨微风菰饭熟,月明移棹过南村。

长桥月色

武林东下是通津,水面长虹杂沓尘。惟有夜深清景绝,微茫山色拥冰轮。

溪口风帆

客舟几个趁风帆,溪口何如江上山。独许幽人间画出,迷离烟树比芜关。

永明晚钟

斜阳古寺暗西偏,催起钟声动客眠。一带清溪三十里,霜飞犹有未归船。

清流亭阁

阁中千佛傍云霄,黄鹤诸峰入望遥。常使登亭筋力健,清流白社可相招。

北塘夜市

莫嫌北岸少长廊,亲见三春夜市忙。吴下人家多佞佛,携灯过此买饧糖。

南山翠微

超然山色翠重重,赛得南峰与北峰。湖水流来溪上合,漫将松柏傲芙蓉。

西里十景

吴钟琰

永明晚钟

危楼百尺倚云偏，鲸吼西风起暮烟。杳霭数声天际落，半塘残照促归船。

长桥夜月

澄溪如练隐晴空，冷浸银蟾跨玉虹。远近林峦苍翠里，参差楼阁水云中。

溪河夜泊

市门相向琐长虹，画舸奔云趁晚风。箫鼓声喧春梦杳，两廊灯火映溪红。

(汉)[厂]阴渔火

废圃荒烟事已休，败荷残芰乱汀洲。青磷泣雨时明灭，犹有渔人夜泊舟。

溪口风帆

征帆一带拥晴霞，掩映溪桥片片斜。日暮西风吹不断，雁行缥渺落平沙。

芳杜菱歌

芳洲环翠锁轻烟，菱网牵丝系钓船。欸乃声中催落日，小桥流水自潺湲。

柳堂春晓

先贤此地已成名，败壁颓垣尚有情。凭吊春风遗咏在，垂杨不

见旧啼莺。

塔址芙蓉

昔人成此意何奢，砥柱于今集暮鸦。零落红蕖随逝水，纵横白骨委流沙。

超巅远眺

登临极目古今同，越水吴山一望中。南渡六陵荒草没，海门潮怒隐悲风。

清流亭阁

势压雄区十二楼，峩峩朱碧瞰清流。当窗绝巘飞黄鹤，过槛轻舠戏白鸥。

西里三十二咏五言绝

朱　麟公振

大善寺

古寺斜阳里，荒芜欲散烟。残碑应可问，犹有大同年。

茶亭

僧舍临官道，担簦络绎过。赵州遗迹在，七碗任君歌。

清流亭

既非独醒人，岂必扬波者。我独爱此流，拂石垂纶也。

(汉)[厂]阴

日出抱瓮作，日入倒瓮归。久不见斯人，临风独何依！

祇堂阁

斯阁何岧嶢，诸佛同歇足。曾不闻妙义，须弥藏一粟。

芳杜洲

仙人去不归，洲空怨鹦鹉。绿水沉朱华，清风引芳杜。

大空楼

杰构凌层霄，雕梁与挂柱。美人梦梨云，秋风罢歌舞。

碧天桥

虹桥矗鳌柱，呼吸通座侧。灏气动星辰，水天长一色。

卧龙桥

白龙偶鱼服，出游在人间。片石容高枕，苍苔万古寒。

横潭

横潭何所有，所有菱与芡。秋来风雨多，人醉吴姬店。

柳堂

深柳读书处，青山足偃仰。盘礴人文间，奇情矜一往。

洗马池

芳草门前路，王孙旧日游。五花惜泥涴，于此浴春流。

红粉沟

苑墙松柏垂，复道黍离熟。惟余红粉沟，半入民家屋。

桥巷

识界未离尘，佛自超诸劫。御宝寻化去，借此荼毗脱。

邵公坊

直声颁俎豆，旌闾表德齿。邵公者何人，廉于此溪水。

超峰

草阁面群峰，兹峰何峣崒！相视有佳气，支颐那拄笏。

翠紫湖

落日照澄湖，万斛霞光逆。宛如鲛人居，(蠙)[缤]彩纷相映。

牛潭

一泓光可掬，未许洗由耳。试饮巢父犊，石亦能漱齿。

传经堂

西河有大儒，一经称家授。讲席迈先贤，式谷矜其后。

伍临

荒原遗戍垒，野水沉蒺藜。传是铁菱关，日暮鸺鹠啼。

慈寿

水月光普遍，照彻宫人斜。微风动修竹，夜静声些些。

画师庵

中峰结趺坐，十笏方其庐。更闻松雪翁，澄墨此停居。

丁山湖

昔闻有高士，曾隐此湖滨。山亦蒙其姓，湖乃山之邻。

敌楼

乘高一舒啸，沧海横清秋。携琴披鹤氅，我欲登此楼。

界河

咫尺溪南路，桑麻自一村。云中鸡犬吠，仿佛桃花源。

吕山人墓水山

山人仙蜕去，松柏郁苍苍。不见丁令威，千载返辽阳。

塔址

不具凌霄势，苍茫涵倒景。万象沉泬寥，蛟龙抱寒影。

官舍

荒署荆榛遍，空庭狐兔游。长官遗爱处，明月照寒流。

黄鹤峰叔明自称为黄鹤山樵

黄鹤入白云，云去鹤且住。缅怀王叔明，笔法此中具。

白麟山原名白栗，诸先达诗文可考，不得改为麟

灵兽化顽石，素者忽苍苍。毓秀启文明，去矣发其禅。

(黾)[龟]山传为刘青田所击碎

负介出漳水，嵯峨巨灵擘。庖牺不再来，为谢青田伯。

马鞍山

天厩有良驷，昔闻产渥洼。何人装锦鞯，红汗生桃花。

以上三十二咏，俱系吾里典迹，或惧湮没，故志俚言，匪敢肆笔舌也。如椽君子，幸为谅之。倘垂俯和，陈迹增光，不忝抛砖，允称引玉矣。

诗余

木兰花令次马中玉

苏子瞻

知君仙骨无寒暑，千载相逢犹旦暮。故将别语恼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　　落花已逐回风去，花本无心莺自诉。明朝归语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

桃源忆故人过塘栖怀王德、张玉书

沈遹声

残星欲落朝霞起，一水盈盈天际。无数布帆摇曳，谁把离怀系？寸心怎倩双鱼寄，耿耿故人知未？浪迹低徊难记，聊把征篷倚。

栖里景物略卷之三

南渡福藩考

西里为宋时南渡后福邸别业，袤延数里，深宫复道、别殿妆楼、辇毂之所，四百年来，化为烟阛(尘)[廛]市，迷漫不可复识矣，惟征之故老遗册云“卧龙桥在通济桥”，即水沟衖石板桥是也，广一弓六分，相传福王纳凉之所，至今暑月无蚊，里人重为搜湮剔秽，镌其桥之板曰“古卧龙桥”，复建文昌阁于上。红粉沟，一名洪福沟，即桥下是也，册云“洪福官沟”，东至范氏茔，西至吉家兜，虽穿径民居，东经全塞，尚有遗迹可验。沟之南岸为鬼衖，即今绿野庵侧是也，以为福藩时宫中复道。据《宋史》，二月丁丑，帝与皇太后全氏、福王与芮及度宗母隆国夫人黄氏，并宗室驸马都尉杨镇、枢密谢堂、签院高应松、庶僚、三学诸生、内侍等，阿答海率之北行，而福邸宫人数百俱自尽，故此衖常有鬼物现形，风雨晦暝，行人为凄恻。洗马池，同喂马池，在镇西南余桥之北，为福王庄，今呼曰“庄基”，其西为庄西漾。又有王妃墓，云即水南后土娘娘是也(后姓詹，名玉珍，福建人)，亦在福王庄，圩其墓丈量，积二十八弓，成地一分一厘六毫。旧有三亩，今渐为侵削，几至剥床矣。呜呼！金蚕玉茧之地，今成野冢荒墩，寒烟衰蔓而已，可胜叹哉！其北为福王邸、花园坟是也。其西六墓村，传有宫人之墓六，故以名村。东有泓澄潭

者，相传元兵入临安时，诸王子相聚，惧见北虏，投尸于此，故名“王沉潭”，俗讹为“泓澄潭”也。界河有慈寿庵，亦有宫人之墓，每遇月明，环珮珊珊而出，今装一鱼篮观音以镇之。水北王家衖后，亦有荒墩，云系宫斜，不知是否。大约近于藩邸，故诸冢累累，其为宫娥绣女也明矣，但无碑志，一时难考，聊以存之卷端，以俟后之博学君子。

昭恩碑记有石亭

按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诏书内一款，天下司府州县抽分税课，衙门俱有定额，近年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有利处，所私自添没无名抽取数多，甚为民害。诏书到，自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通行查革，有司严加禁约，不许坐视故纵。钦此。

吾土去北新关五十里而远，人习市道，用谋厥生。先是，司关政者榷弗远及，及之则自弘治乙卯始，衅由下兴，弊缘以出。甚则科索横加，告讦纷起，生事浸艰。俗尚侵薄，而商旅亦往往引途矣，比屋嗟愤，末如之何！惟圣继作，聿新化理，乃诏天下诸榷，匪旧额者，悉用厘革。于是吾党有高昇者，率我乡众，毅然白诸察院，属诸监司，谨革旧制。惟我二三父兄与我子弟，歌舞圣德，爰奉诏旨，登之贞珉，置在逵道，作石屋覆焉，图保恒久。臣锐乃敬作曰：呜呼！吾民匪利弗生，匪业则无所于利。顾兹撮土，民鲜恒产，贸易是求。患缘榷滋，浸至失业。惟我皇上，旁烛幽隐，登极有诏，乃波及焉，驰禁息争，民始有赖。睠兹大德，戴之若天，宜有显刻，昭示无极。臣不佞，爰志颠末，载诸下方，俾来者有考焉。

嘉靖八年正月元日，河南等处提刑按察使臣邵锐谨记。

鄞人陈守清作长桥成，作庵其旁，召僧守焉。庵前有地丈余，相传曰申明亭故址。僧方毓患之，会乡老议建是碑，捐十一金，买章氏旁近隙地，奉安其间，用以相易。呜呼！僧亦可谓远虑矣。是日，锐又记。

故俗名其庵曰“碑亭庵”。

重建长桥记

赐进士及第第一人、翰林国史修撰、儒林郎、居易善知识华亭钱福撰并书篆文。

惟时同轨岁深，四方之车毂击；重译路广，希世之珍辐辏，故知杠梁之系于王政，匪徒袭典籍而已也。缙绅不举，逸之草茅。草茅无力，假助(家)[象]教。吾于是乎不得已而有取乎金仙氏之教焉。若乃国朝经理寓内，自两都外，分藩以浙为首，杭又浙之首郡也，其属邑仁和之界湖德清者，有镇曰唐栖，其水自天目来，奔流震泽，疏为三江，望沧溟而归者，悉于此乎道焉，故阔而深，梁乎其上者，易圮而艰成。其旧梁圮者，不知其几年，土人以舟济，故疾风急湍，溺毙臭载者，岁有三四，过者悯焉，而惧其功之大，莫肯先之者。惟鄞贾陈守清道其地，目其险，私盟于心，期底厥成。积念郁虑，寝存梦形。聿起济利，假化如来。断息割爱，弃妻屏子。赍平生筋力，所致金百两，买山采石，造舟起沉，得石若干。乃号于其地之善士，得金若干。于是声炽谤随，惧落阨堑，奔告当路，审有根底。竟剪发走四方，同鸡晨号，顶拜趼突，各有助之者，共得金若干。抵松江，吾邻夏景昭未有子，见而说焉，曰：“吾求嗣，善缘良多，然未有如道人之诚，而所务之要者也。”既馆且施。予闻而嘉之。守清既得金归，僦工甃石，为砌凡七，阔二丈八尺，长四十六丈，乃持吕太常秉

之所制数语募予，予爰施予，无蓄储，而待以举爨者犹众，故弗能副，而乐道人之善，以激劝相成，仁人利物之心，未敢斯须忘也，是为之言，以镌诸石。呜呼！裔是而往，交横闽越之珍商巨贾，凡以充中国之要需，秦晋鲁吴之铁冶毛罽，凡以济南土之不及，与夫圣天子之与七大藩服敷奏复逆，信使驿邮，无论晨夕寒暑，风雨晴晦，如履平地，无颠覆之虞者，伊谁之功欤？以吾儒事而假力于金仙，以缙绅而售志于草茅，以藩臬所莅、耳目所及之要务而卒成于疏远之人，是亦可为世慨矣。则夫远人成之，而居人坏之；已废者起之，而既成者不思修之；受命于天子之庭，食其地，役其民，安享其成，而往来其途，不图增重其功，而(故)[顾]坐视其败，而不续举之者，亦独何心哉！若夫守清之诚，与夫诸士之乐助者，其有为而为，无为而为，吾皆不可知，而过其地，获享其安者，是则守清诸善士之所安也。其在天者，非吾所测。守清不欲自著其善，故悉诸善士之名书诸石。

弘治十一年戊午冬十月二日，宁波府鄞县化主陈守清立。

重修通济长桥记

赐进士第、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工部尚书、经筵讲官、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州石庵蒋瑶撰文。

赐进士第、[朝]议大夫、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经筵日讲官东昌龙石许成名书丹。

赐进士第、翰林院史馆编修、经筵讲官、同修会典钱塘近山金璐篆额。

唐栖，南北通衢也。跨溪有桥，额曰“通济”，肇自前代，浸不可考，久益倾圮，往来病之。弘治甲寅，方外陈守清者，谋始重建，工

费浩大，艰于厥成。时武宗皇帝尚在青宫，敬承圣慈仁孝太皇后懿旨，遣官遍施名山大川，清逢其适，得赐白金若干，并会众竭力，始克竣事，爰立贞石，构庵守之，历今三纪矣。河广流深，波涛汹涌，奔冲为患，桥用崩裂。守僧方毓忧焉，号于有众，于是镇之义士，其舍金若干，属毓董治。桥旧为洞凡七，议塞其中旁之二，排木于底，贯石于中，累而积之，愈实愈重，水或冲激，本固不挠，众谋协同，乃始事事。无何毓卒，厥徒广玺成之，岁数水害，功力益巨，自庚寅迄甲午乃济，计工千百，物料称是，是故不可无记矣。天下事成于前，必继于后，乃可久成而不坏。兹役之获成也，其艰如此，自是以往，可不知所慎哉！予承乏冬曹，桥梁固有政者所急也。政在养民，虽劳不怨，溱洧有惠，后世病焉，矧是举也，成于下不烦于上，私其值不役于公。成于下，所以昭义；私其值，所以昭仁。仁者政之纪也，义者仁之推也。仁立义弘，可以观俗。民淳俗厚，可以观政。举天下而皆唐栖焉，则有政者可无忧矣。不尤有当纪者乎？重夫吕子克厚之请，遂述修建之始末。若夫尚义舍财者，法得附书其名氏于碑阴，俾后之当有所考也。

嘉靖十四年乙未春正月碑石。

唐栖镇通济桥碑记

赐进士第、前给事中、经筵侍从、山西按察佥事、奉敕提督学政致仕、进阶朝议大夫德清陈霆撰文。

赐进士出身、承直郎、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钱塘龙江吴源书丹。

内阁诰敕房中书舍人、累修诸书新安柳亭叶彬篆额。

唐栖去浙城不五舍，其地联带江湖，接引瓯越，萦络吴会，使传

之经行，商贾之走集，徒旅之往来，既以会道之冲，而凑津途之要。又其大溪中横旷岸，并睨市区，氓椽鳞次栉比。比乡左右，越墟出贩者，晨驰夕骛，肩摩迹累，溪渡则艰，徒涉则危，故非跨津设梁，则履辙不通，响唤靡应，非所以续地脉，接风气，济利而便安者也。通济之有桥古矣，岁久倾废，莫究遗迹。弘治甲寅，有陈守清者，募财重建，工巨费殷，久莫就绪。事闻中禁，时太皇周后住长乐，康陵在东朝，咸遣官赐镪，桥克遂事。然溪之上游，实受钱塘诸山之水，当其大发，则径冲旁注，水为桥拒，涌为波涛，旋为湍激，澎跃击撼，桥几陊裂。议者（为）[谓]物虚则受攻，基实则永固。兹桥过水之洞七，究厥多虚，实召善毁，推是众议，募力塞其二焉。曾无几何，虚为实乘，中以边掣，桥之主洞，掀走载形，崩溃可待。吕君廷润睹而兴怀，谓其二子坤与需曰："镇之有桥，吾先君尚翁尝两助其役，今须更治，度费四百金，吾藉成业，力可办也，若辈其相予，必继先德。"遂集工改构，砥以坚桩，圈以巨珉，范金以钩其联，灰蜃以弥其隙。其驾鳌屹，其剩月偃，冲则莫鼋鹿也，罔害履道之便，而启途之通，至是桥可无替矣。工既竣，耆民陈礼辈以上之分臬、水庸二使者，相与嘉叹，亟下教奖焉。守桥道者广玺就予请记。维先王之教，曰利人、曰通物。是故杠梁以时，夏令则著，桥道在蜀，武侯维饰。盖事存通利，则在政必先。然火觌弗梁，病乎君国；乘舆济涉，讥在执政。何者？事任在上，故宜无责于下也。吕君一里士，故能治办，有国有政者之务先王之教，不戒而率充是心也，悦人非其事矣。於乎！使世皆其人，里皆斯举，宁有赋苦叶者与！抑是役也，慨捐乐为，吕则急义；保功告事，里则向方；赏劳率作，官则知政。义以倡务，方以导俗，政以励众。务倡则集，俗导则募，众励则起，事之骈美者也，是宜刻贞石，铭之以诗：

维苕之南，浙川之阳，左泽右陂，鸥凫作乡。大溪南来，既折既东，受涓纳湲，赴汇则洪。斩焉两崖，气势中绝，三时望洋，行旅艰涉。乌江呼舣，亭长竖眉，浅揭深厉，终焉惧危。有钜者梁，成以积费，几圮者再，乐输者避。有伟其士，蹈义弗辞，视恫在躬，捐金若遗。作者百夫，给者一手，积镪奚为，蚩虏之守。往来憧憧，车舆骈骈，曷知为功，徒信厥便。父诏子严，祖德孙阐，尚父有后，奕世其衍。逝川沄沄，长虹压津，有讯厥成，视我刻文。

嘉靖庚子夏四月朔立。

附：修桥岁月碑记

是桥之修，一素之力也。经始于丁酉仲春，越七月工竣，宪大夫黄山焦公、蛟峰张公两嘉奖之，又以成一素之美，寓励俗之仁也。夫黄山负地方之重，蛟峰任水利之耑，均所事者。一素举之，二大夫彰之，善哉！一素吕姓，讳瑭，字廷润，郡仁和人。予在通家，尝闻其略，用补水南之遗，此名与此桥而俱存也。龙江源识。

重修长桥碑铭

卓天寅

吾里有长桥，盖通衢也，北达京师，南接阁粤，凡有事四方者，无不由兹利涉焉。余卓氏自先世以来，聚族于此，斯桥之存，屡经堕复，而再造于有明嘉靖之丁酉，则邑先辈吕廷润力也，太守黄山焦公、水利蛟峰张公两嘉奖之。迄清历年兹久，日渐颓圮，图维鼎新，事匪易集。顾念此桥之兴废，通里所系，亦行旅攸关。水至此而潆洄，舟从中而迅迈，今虽物力艰难，而人咸乐劝，诹日量功，略址程费。董其役者，则五保领袖葛君公朗，肩其费者，余弟子孟偕

诸善信实为首庸，而因旧无更，视昔增壮，庶几引缆之堤，永为辐辏之所；跨虹之堰，郁为培厚之基矣。夫桥梁，国务所急，载诸工典，亦王政之一事也。《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唯修举得时，斯遵途有自。斯桥之利，又岂浅鲜哉！第思自嘉靖迄今，百有余年，趋事维勤，鸠工如赴，吾里之人，轻利急公，始终如一日。余故援笔为记，且系之铭。铭曰：

顾兹西水，川流浩浩，维彼河梁，为浙孔道。我石既攻，我材既同，厥址维旧，厥功以崇。王途既平，礼让成俗，陂陁如云，除道相属。矫如苍龙，偃立于波，蜿如长虹，下饮于河。福禄攸同，德泽以茂，洽和仁人，文石并久。

时康熙癸卯秋之吉。计嘉靖庚子重修，百二十年。

募修唐栖长桥略

许令典

唐栖，巨镇也，省直舟楫挽输，所必由孔道也。典自幼至老，往来于桥下，而其成毁漠不关心也。兹秋七月六日，以逆送唐遯庵，于途闲步桥庵，见龙碑于佛前，则孝庙时，圣慈仁孝皇太后洎武庙青宫时，所赐金钱籍也。庭有旧碑，于左则弘治戊午，云间钱鹤滩殿元所撰文也。文中有云："缙绅不举，逸之草茅。草茅无力，假助像教。"又云："受命于天子之庭，食其地，役其民，安享其成，而往来其途，不图增重其功，而顾坐视其败，独何心哉！"钱先生责备恳至乃尔，能不令愧汗浃踵！次日，晤唐参知，即述此。参知瞿然曰："诚吾辈之责也夫！"即许捐资，以俟济返雪之日耳。又一月，晤朱支石别驾，亦述此。别驾又瞿然曰："兹吾署所栖所隶，有专责者也，其敢委诸？"许醵资，以承参知之志。顾以闱事董将作，卒卒无

间，愿子大夫代述之，以为经始计。重九后三日，桥庵僧显林过予(垞)[宅]而请焉。余曰："闱事将竣，济鹚将返，徒杠舆之期将迫，弗可需矣。"因承两公祖之命，述其崖略，以释愧于钱先生云尔。若落成而为之记，以俟君子。

天启丁卯九月，赢史许令典斋沐书。

募修广济桥小引旧名通济

潘夔师代作

西里虽城隅尺土，而烟火万家，甲第连云，实大都会所不及。而广济桥与里仁桥，双虹夹锁，更相襟带，又合镇形胜所系也。今广济桥栏生暗藓，板没鱼衣，苟启塞之不先，至骞崩而何及！第运石无鞭箠之术，填河岂乌鹊之能为？费不赀，兴工匪易，敢求善信，喜舍金钱，复还旧日之观，用济褰裳之涉。自此合镇丰隆长发，而善信功德亦无量矣。

贫衲智真谨题。

长桥晚眺诗

吕　需水山

远眺成高陟，因之解睡魔。碧天秋水渺，红树夕阳多。到岸摇酤旆，连舟起棹歌。欣逢谢康乐，吟啸更如何！

长桥步月

陆　进苾思

一片清光两岸分，永明禅寺暮钟闻。几群乌鹊归村树，数点帆樯出水云。

长桥夜泊

陆　隽升黄

犬吠出茅屋，旷野人尽归。灯火照村店，月明浸寒辉。

长桥步月二首

张郕曾鲁唯

月满东村树，登桥夜未阑。千帆留夜色，万户琐春寒。乌鹊栖难定，鱼龙卧未安。自怜空慷慨，把剑向谁弹？

其二

古桥新月上，独我夜深看。舟火红翻浪，春星白满滩。影连孤树淡，光助九霄寒。回首悲征伐，风尘老鹞冠。

长桥夜月栖景之六

朱　麐

百丈长虹来锦宵，深寒影动蛟[龙]涡。层层步级临牛斗，落落围栏挂茑萝。夹岸楼垂朱箔浅，中流船载管弦过。银蟾滴滴清光好，杂遝游人醉踏歌。

长桥晚眺

朱　麐

长虹高跨实雄哉，我独披襟爽气回。万里云宵深雨露，千家灯火近楼台。题桥空有相如志，作赋惭无子建才。明月满川乌鹊起，不胜摇落思堪哀。

广济庵

《武林梵刹志》云：广济庵在唐栖长桥，弘治间，太皇太后周及武宗皇帝，钦赐御宝无量寿佛，并帑金四百五十两。尚书屠滽、修

撰钱福记碑。万历癸未重修。殿旁建普同塔，先后僧方毓、显林募成。

广济庵题名记

唐栖长桥庵，弘治十四年十月十五日，蒙钦差镇守浙江司设监太监麦，颁领钦赐御宝无量寿佛一轴，本庵永远恭奉，仰祈皇图巩固，圣寿无疆。

广济庵殿碑

太皇太后周，钦赐银四百二十两，御宝无量寿佛一轴。皇太子赐银三十两。

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四明屠滽书。

弘治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司设监太监李、御马监太监李赍到，镇守太监麦秀颁给。

弘治十六年九月十三日，义官缪鹏赍到。

乙丑岁季夏吉旦，长桥募缘陈守清，助缘邵翊领建。

重修广济院疏

栖水广济院，其来旧矣。弘治间，有慈圣周太后赐金，武宗毅皇帝赐玺，屠尚书滽、钱修撰福碑记。万历癸未重修，葺殿建塔，僧方毓、显林募成之功居多。顾基艮长桥，为全镇瞻仰之所。院北向祀总管神，湫隘不能通户舍。不佞舍尺土，而僧显林复闭关苦行，为增葺前殿计。殿供无量寿佛，构宇庄严，非一手力，必藉资于檀信，世岂乏给孤长者？惟仗慈力，破一切悭贪，即贫女七钱、农夫粒粟，可以佐僝鸠之费，凡我众生，必有倾囊以应者。余不惜地，僧不惜躯，前非佞佛，后非媚神，随缘欢喜，勿谓唐捐。

万历乙未二十三年孟冬，漳里佛弟子丁周书于梅花楼。

重修广济庵募缘疏

塘西为天目、明圣诸水之汇，下流并刷，广济、里仁二虹跨之，阨束其势，使不得暴泄，跨虹而祠，各有神以镇压之。神祠之翼，里仁为华严阁，广济则无量寿佛也。壬寅秋，里仁不戒于火，僧太虚复新之。今年春，广济又火，说者谓捍灾御患，惟神是赖，而一宇之不庇焉。夫神聪明正直，精爽不昧者也，逼处嚣溷，则不足发其灵赫之用。间者里仁之役，不逾时而完缮，过其旧贯，是神之精爽，必有以大中人心，而阴持其间，不难于劝成。如是，又何疑于广济也？时守僧显林偕周生叩余，谋所以大启之者。余曰："塘西于武林，郛廓也；二虹于塘西，襟带也。水土演而民用阜，井邑之族，操豚蹄而谒者无已时，非若他精蓝华刹，决福于冥冥者也。是役也，里之父老子弟并食其利，惟废坠是忧，岂其不计于榱桷瓴甋之费，聚财而鸠工！余尝妄料之，西水一弹丸之地，置于宇宙之大，不啻如黑子之著面，无与缓急之数了然矣。当弘治中，头陀陈守清，号请都下东宫，兼金玉玺，翔舞而下，至今以为重宝焉。东南之有两浙，浙之有武林，武林之有栖水，栖水之有广济，层累而上，亦关廊庙之虑矣。以卜人心，则里仁之劝成；以表控带，则光朝之赐命；以始经营，则陈头陀之规创，余故曰："非决福于冥冥者也。"子其勉之，必有如余所言，里中父老子弟，聚财鸠工，起以应子者。

万历癸丑秋月，翰林庶吉士、里人休复胡胤嘉撰。

重葺长桥广济庵记

唐栖镇界武林、吴兴间，当山溪之会，涨速泄艰，桥梁易圮，居民苦之。鄞人陈守清竭力秉诚，哀乞于四方，得金若干，造石为桥，既长且广，功亦普矣。复创庵桥南，度徒守之。时值孝宗朝，皇太

后、太子赉金求福，遂尔充拓殿宇，有御赐无量寿佛图，即供无量寿佛，侍以日月遍照二菩萨，卫以阿罗汉天人善才参大士变相。历年既久，庵日就敝。余尝为动心，乃与僧行山谋之，而沈尧卿、陈楠赞之，因辟前除为楼五楹，增广禅堂，开径浚池，规模宏敞。夫庵以桥创，桥之废兴，视僧盛衰，修葺宜急，且佛力广大，沦溺攸拯，迷津攸济，故兹长桥建而精庐启，彼岸非遥，法流可挹，安俟夫驾黿鼍、浮鱼鳖哉！惟是桥旋圮旋修，则庵僧载募载缮之功。桥庵成仅百年，自守清衣钵传至行山、实琦，凡八代，而行山、实琦不忘本宗，协力葺而广之，以图固久，则桥恃庵以永传矣，此举乌可已哉！

万历癸未十一年首春，光禄寺监事里人卓明卿撰。

同豹孙避暑广济庵

卓明卿

稍折西源碧树湾，珠宫曲坞近堪攀。舞衣香袭旃檀座，歌扇风回灵鹫山。暑失青林疑雪窦，云移黄鹤琐烟鬟。清池疏竹吾侪饮，河朔高欢一解颜。

明生师八袤寿言

清溪许其旋

庐山社里昔相容，惠运风标象外逢。间策过眉扶老杖，惊看摩顶记年松。香林日暖时调象，瘿钵云寒好护龙。拍手听歌渔父罢，天花如雨洒前峰。

其二

闲身幻住白云边，雪鬓朱颜画里妍。聚石为徒同入定，种松如叟已忘年。支林鹤自凌霄舞，洱水龙从听讲还。方外素交成老友，移将怪石供林泉。

利济侯金总管庙

按眉公《修利济侯祠疏》云：(松)[杭]郡治之东，有蓬莱道院，院有利济侯祠。侯当洪武初，封金元七总管。万历改元，敕封专掌痘司。俗传侯吴人，有二子，痘疡，因叩天，有心誓曰："吾不能有儿，断不忍人之无儿，愿没身而为神，请之上帝，凡有危痘转死为生。"遂以七月七夕，赴周泾河死。显灵民间，而吾(松)[杭]为尤著，每当医技告殚，辄向蓬莱侯羽下，露祷辄应，而祭谢者趾相啮也云云。侯之祠，其来久矣，或曰因有桥，故祠侯以镇压之，如里仁桥亦有张六相公庙是也。旧宇湫隘，不能通户。万历间，丁姓舍地，而僧显林为广葺殿庭，以妥神焉。殿之前，复造戏楼，规模宏敞，侈于旧贯(运)[远]矣。祷祀者往往奇应，里民益崇信之。元夕花灯，甲于省会，星桥火树，彻曙笙歌，以及岁时清明，为侯出巡之辰，阖镇清宫除道，好事者妆点故事，香亭抬阁，珠羽纷纭杂遝，威仪惊心夺目，自殿庭具箫鼓舆仗而迎之，名曰"胜会"。栖之迎会，实自侯始。盖所以祈年谷，祓灾祲，洽党闾，乐太平也。

西里迎神歌

金长舆载师

迎大神，驾飞舲，枌榆社，桃花津。飏旗旒，纷蔽日，鼓鼙欢，幽明洽。神至止，扈銮舆，清道路，肃前驱。神莅止，灵爽照，奠桂酒，藉兰殽。神醉止，降祐祉，祝穰穰，祈亿秭。神孔灵，黄河清，哀惮人，护苍生。

西里送神歌

送大神，广乐陈，拜稽首，攀鸾铃。铃央央，旂筏筏，祝大神，尚留憩。神首肯，(留)慰余怀，重信宿，复徘徊。神不留，心耿耿，望

江南，云气冥。咏鼋鼍，舞蛟龙，排阊阖，入九重。呼天帝，保赤子，亿万年，锡多祉。

三郎祠　郭璞井

利济侯殿庭之东庑，供草野三郎之神，镇民有构鼠牙雀角者，辄俎豆之。神几之前凿义井，名之曰“郭璞”，双窦，可设辘轳。三伏之际，汲不绝绠，不涸不盈，其味甘洌，洵为诸井之冠。

鲁颠仙

道人鲁云阳者，松江人，往来三吴间。身不满五尺，背穹若(黾)[龟]，面弈弈有神。喜诙谐跳荡，尤能忍秽，见人唾辄恬之，或自小遗盥面。每浴必候众人往，垢腻满盘，辄啜尽，人以为狎其颠而远其不洁。崇祯壬、癸间，来栖上，馆于卓肖生禺家，簪花满椎髻，赤脚，与市上儿相逐嬉戏。出其囊，大半属儿童弄物。人或遗之金，未曾却，金钱土块杂投囊中，黠者因取之，亦不复惜。又好吹洞箫，击剑起舞。每导引，骨节珊然鸣，如空中破竹状。一日坐长桥上，伸一足倒持桥栏，见者错愕，道人吹箫终一曲，然后起。常自桥跃入水中，良久然后出，不用巾拭，闭息俄顷，肤且燥矣。其颠如此。每与之正论，言有伦次，霏霏可听。叩以养生玄秘之旨，所示人深浅不同，然初不匿。问其休咎，辄张目不语。

徐大津灏曰：人以道人茹垢为颠，抑末矣。道从似非颠者，殆有鉴于费长房之憎秽，而弃于其师，故矫之欤！虽然，垢净两忘，着丝毫于胸中，虽有道之士，乌能无呕哉！予往苦于应接，问道人何以待之，道人曰：“应之以事，不应之以心。”噫！道人似非颠者。

道人后复归松江，途遇节推前导，故冲其节，呵之不止，杖之十许，佯死，辄蜕去。人以为尸解云。

赠云阳鲁颠仙

徐士俊

我见活仙人,颠趣长飞舞。坐卧作婴儿,朝夕好吕祖。祖是回也空,子其参也鲁。骨节响珊珊,衣裳非楚楚。只手走青蛇,双足跃苍虎。栏街唱哩啰,真言铭肺腑。(黾)[龟]息与龙眠,静与天地古。往来三吴间,津梁启聋瞽。自云宅厥功,逍遥历险阻。此际觅鱼头,海上红轮吐。吹箫趁落花,弱水能摇橹。

葛衣和尚

葛衣和尚者,明季有一僧人来游栖里,身披大袖葛衣,里无衬服,寒暑不更,容体修伟,自言槜李人,亦不知其姓氏,无事只大笑。善风鉴人之祸福,发言奇中,亦不受人之酬。性嗜酒,见人辄索饮,饮竟略无酒意。群少年欲侮其醉,使之纵饮,僧乃立吸数罂,亦不至醉。祁寒风雪中,每和葛衣浴于溪,久之乃出,少顷,湿气如烟蒸,葛衣即燥。夜宿于枯庙,不能定其踪迹。甲申之变,大哭数日,不知所往。佥谓异人云。

张主政

张舆,字行中。洪武初,宋学士濂保举人材,由贤良方正入见,上时事称旨,授刑部主事。弟辂。有《联辉集》。

张舞阳

张昊,字敬所,嘉靖乙卯中式,选舞阳知县。系行中嫡族,往来杭栖之间。

张县丞

张敷治,号存竹。监例,任休宁县县丞。

张光禄

张近思，号景星。监例，光禄寺署丞。

张监丞

张绎思，字介石。监例，上林苑监丞。

张典仪

张□，号竹泉。德府典仪正。

张典仪

张大政，号星石。晋府典仪正。

张别驾

张鸿举，字子羽。弘光恩贡，任延平府通判。

张照磨

张慎思，字聚星。监例，崇祯甲申春，选贵州按察司照磨，掌镇宁州事。无何，宪贼破贵阳，至州，死之。

沈烈妇行述

湖上李　渔笠翁

沈烈妇者，虎林张玉书妇也。玉书初娶胡，继娶沈，年甫十六，知大义，孝舅姑，抚遗儿如己出。玉书父半庵，为虎林名宿，有书癖，好结客，拥书万卷，户外之屦常满，所费不赀，家人每有难色，沈辄曰："吾翁已老，非此无以悦心目，终余年。予奁虽薄，犹足以供。"故玉书得以肆志肄业，无内顾忧。玉书绛帐去家不数武，未尝或归，忽一夕漏下四鼓，踉跄叩阍，谓沈曰："顷梦数客，羽衣翩翩，牵予袂曰：'有文事相嘱，盍从吾游乎？'醒时异香逼人，恐不寿。"未几，呕血数斗而卒。沈誓以身殉，水浆不啜者数日。时垂白在堂，

诸子尽幼，家人勖以大义乃止。顽某者，张氏仆子也，张氏世业儒，钱谷事悉以委之，日入其息以供馀粥，玉书死，即不给，且曰："吾主死矣，主母略用小算，将改适矣。老者风烛，幼者泡影，千金吾囊中物耳，尚冀楚弓楚得耶?"时近中秋，老媪某，素操斧柯为业，密劝沈改节。沈知为顽奴所遣，早起，召家人曰："固知未亡不宜久于人世，所以缓死数月者，欲循众议，为事老抚孤计耳。今若此不可活，顷已服卤，生不瞬息，未亡人得此幸也。若辈唐突，可勿究。"家人争救之，沈曰："休矣！黎明啜卤，此刻寸心如万箭交攒，谅不可以药救者。况余熟筹死所矣，死于水、死于刎，与死于缢，等死耳，非暴露肢体，即恶状丑形，辱莫大焉。且告而死，则不得死；不告而死，则诸事无所部署，是死而不白，与死而不了，皆吾所不屑为也。兹服卤待毙，差为尽善。"玉书有弟有妇，趋而拜之，托以上事舅姑。玉书有婢名阿大，呼而告之，命抚弱息。次呼子女七人，出二小册，所载尽簪珥服物，子女分受，纤芥无私。并不欲以身后亵事累及生者，沐浴更衣，拜别舅姑，就寝而逝。盖康熙戊午十七年仲秋之十有一日也，后玉书凡两月云。嗟呼！如烈妇者，可谓生有余荣，死无余憾，慷慨就道，不愧须眉者矣。予高其节而哀其遇，敬为作传，以风世之身为妇而不能如沈者。

栖里景物略卷之四

红粉沟　卧龙桥　鬼衖

卧龙桥，在通济桥东，即俗呼水沟衖之石板桥是也，广一弓六分，相传福王纳凉之处，至今暑月无蚊。里人张振侯、范文洲、吉自在重为疏浚沟水，镌其桥之版曰“古卧龙桥”。

红粉沟，一名洪福沟，即卧龙桥下是也。册云：洪福官沟，东至范氏茔，西至吉家兜。

吴钟琰玉墀《红粉沟》诗：福邸歌台已废邱，繁华旧事属东流。精灵若也能重见，金屋还开红粉沟。

沟之南岸为鬼衖，以为福藩时宫中复道。福王与芮随阿答海北行，宫女百人俱自尽，故此衖常有鬼物现形，风雨晦暝，行者为之凄恻。

同栖水诸公饮卧龙桥酒楼即席分赋

临平王绍曾孝先

卧龙桥下春水流，卧龙桥畔高酒楼。黄衫白帢诸年少，相携共登楼上头。楼头宝蠲东风飏，金樽满注葡萄酿。曲曲春藏翡翠屏，溶溶月映樱桃帐。诸君酌我酒，我今对君歌。桃花扑面遮罗扇，杨柳垂丝拂绿波。须解春光惟九十，花间不醉奈如何！我闻前溪女儿白鸠舞，激楚回风健如虎。贵客传呼出绣帏，拂尘舞罢挝花鼓。

人生花月不长有，眼前况对乌程酒。我辈作达负奇才，何必黄金大如斗。作官虽慕执金吾，许史金张近已徂。但看白杨荒冢里，春风何处酒家胡？春风吹客醉复醒，溪上新歌不忍听。明岁还期桥畔饮，菱花荷叶满沙汀。

题红粉沟

俞美英璥伯

宋室南迁浙水滨，离宫此地亦重新。都夸红粉沟边女，绝胜梳妆台畔人。

其二

春苑春莺啼满枝，春宫春睡起常迟。君王欲见真颜色，恰好铅花薄薄施。

其三

愁思恹恹玉体慵，新妆一任髻鬟鬆。红颜原不须红粉，解看芙蓉自爱侬。

其四

镜里妆成试上楼，银盘濯手泼金沟。至今沟水还香艳，不逐春波一漾流。

其五

月下桥边宛转歌，江湖无奈布衣何。诗情如我真难断，况说前朝遗迹多。

唐栖普济庵记即三元宫

中书科中书舍人葛徵奇

栖水横潭之侧，有三元祠一楹，圣容庄肃，岁久宿莽交宅，风雨

是忧，土人谋新之而未得也。时杭之福田住持然明禅师者，名如炆，苦行精修，为缁流冠，持一钵走京师，公卿争倒屣侧席焉，遂名动容台，仪曹(结)[给]札予冠带还寺，且檄郡邑加礼赐之。师厌苦省会，欲卜居乡僻，偶以他事至栖，乐其水土深秀，而三元祠旁林木蓊翳，溪流映带，有余地可构兰若，里中缙耆共售以请，于是鸠工庀材，规尺度寸，自堂徂基，凡若干亩，更安佛数龛，藏经千帙，云堂香积，悉拓旧制为之，仍以大殿之右奉三元，志缘起也。进此殿，则为天籁草堂，鸳湖吴吏部公题赠者。更进而为慈云轩，奉赐子白衣大士，里人求男女香幡酬愿者，日以不绝。其前有奉真道院，左大佛禅林，缁黄云集，宗旨互宣。当朝烟未散，晚照入林，鸣鸦数声，与钟鼓木鱼相和。庵扉之外，隔横潭不数武，棹歌菱唱，悠然到耳。若其清流激湍，鸥鹭鱼虾游泳出没，洵飞潜之乐土也。师幼慕云栖莲大师之为人，以急救度为事。庵成，遂与里中老人结社放生，幅巾鸠杖，苍白交错。月必一会，会必醵钱赎生命若干，送至潭口，师为虔诵西方名号，加持梵语万声，畜诸深处。诸暨孝廉杨君从本作诗赠之，且颜其额曰“普济”，取其义也。余闻三元统御万灵，与普门北极并列久矣，梵刹琳宫，所在尊礼，然其间澌没无闻者亦不少。今栖水一楹，非得师为之振新，几何不与蔓草寒烟凄凉相吊。是知因缘兴废，固在人而不在天也，矧放生一事，水族欢腾，解网罟刀砧之苦，俾涵濡卵育之休，其功德又何可思议哉！故因欢喜赞叹之次，笔而为之记。

大佛寺

张半庵曰：寺在横潭之侧，苍桥为襟带，右邻普济庵。寺故有山门，圮未及建。前殿供势至佛，甚伟。镇之祇堂，所奉势至差小，

形家者言："殿大佛小，僧有去留。"诸护法遂暗纠百人，明炬执杖，夜分启扃而易之。正殿供三大佛，金容壁立，法相巍峨。殿后方丈、寝室、客堂俱备。寺后有隙地小池，可以种蔬艺竹。故虽近市廛，了无尘杂气。

大佛禅院记略

张超微

西溪曲水庵在杭之河渚古德法师，有高足曰净光，克振宗风，历登讲席。后建厂于湖墅，发心募万人缘装三大佛，都人忭舞，檀施若流，不阅岁而像告成焉。有唐栖善信朱某，侨寓武林，曾梦三大金身，庄严巍焕，相投栖止，觉而志之。偶因兰盆胜会，随喜于大佛厂，瞻礼之次，忽见三大世尊，金衣满身，俨符梦中所睹者，遂于唐栖横潭之侧故宅，舍之改奉大佛，力募千夫，送至其地，并延僧净光及苦修数辈主之。会鼎革后山门荒圮，佛像颓黯，显宁仁庵大和尚发慈悲心，许卓锡而不果，遂礼请法乳建方和尚住院三年，以承先志。今主院者仍为净光，后人竭力募金装佛，起衰振敝，厥功伟焉。横潭张半庵志。

潘烈妇

潘烈妇周氏，宜兴潘舆范室也。潘游学于西水，入杭郡庠。乙酉下更衣令，潘仍蓄发裹巾，营兵见之，辄肆殴掠，潘赍而死。周愿以身殉，家人保护之。丙戌，匿迹尼庵，镇兵不戢，突入环觑，语带微谑，周不堪，遂投环。里人孟平甫之鲁拉栖上众绅具呈，当事者悯之，表其额曰"不愧妇道"，是诚不愧也已。吉叔向邵作诗吊之，曰："丈夫烈烈事犹难，谁料青闺冰雪寒。此去相看两无愧，玉楼同倚曲栏干。"

花园桥记在市门

唐栖为仁和巨镇，镇之要冲，有川中断，东西两堧相望，虽盈盈数丈间，非溴梁、吕梁比，而往来者塞，则均病焉。镇之义士景清陈君，号于其族之人，各捐金为梁于川之上，不再阅月告成。宁以王事入武林，维舟桥浒，闻市人谈君义。予义其人，往候焉。公以桥之名问余，余曰："子花园陈氏裔也，陈氏之墓，即为花园坟是也，今有祠。以名宗之裔，而能创前人之所未创，艳陈之宗多矣，盍名其桥以花园。"景清君辞不居。余曰："堰浮山溃，而伤靡功。济溱洧惠，匪政靡功。其君之结构乎？人情鸠而僝大功，必谋诸众，而君止谋诸族。人情作舍，犹谋诸道，而君则断以己。虑杠之莫通舆也而梁之，虑木之亟而朽也而石之，神以速倏。虹跨慢亭也完以固，即天成天台也雄以壮，无异巍然天津也，君之功其伟哉！表桥以陈之居，则居者以桥胜，因桥以表君功，则行者知君功，又使为君之后者，因桥之功而公其心以制行，则君之后，必有利济天下之英贤者出焉，奚止为斯桥之利济云。"

弘治岁在庚戌冬至日，赐一品服海盐方洲道人张宁靖之甫撰。

皇清骠骑将军协镇福建
福州府等处地方左都督陈勋与

陈勋与，讳文弢，杭州仁和人也。其先南宋时随思陵南辕，傍行都而家焉。始祖汝明公，官福王长史，殁葬于庄基之北。十数传至公之祖观仪，万历中武举，任椤木营把总，历嘉兴备倭游击。父青莱，补邑博士弟子员。公读书晓大义，耻学章句，性任侠。会浙藩陈公晋秩广西巡抚，公具书上谒，偕入粤西，辟为幕府从事，累功升任广东参两广军事。大中丞卢公遭飞语，有构衅者波及，两台交

章以闻，朝廷特遣内大臣，乘传至粤东按治状，公力争之不得，遂下请室，榜掠备至。对簿数四，无一实者，事遂释。逆藩梗化，吴三桂兵连广东西，潮阳接连八闽边海诸邑，屡被海贼蹂躏，遂移公出师潮州。逾月，饶平县山寇大起，县几不支，当事属公授知饶平县事，公按部，察要害，明分守，定期会，核功罪。会贼大至，围城急，至一月有余，公多方慰谕，椎牛杀马，沥血矢誓，布告再三，兵民士庶愿效力决一胜负，遂出兵截击之，身自督战，贼惊溃，弃辎重老弱铠胄而遁。余孽未靖者，悉精锐来攻，公麾亲信健卒数百人，往接战而前，无不一当百，别遣死士纵火焚贼营，贼大乱，斩馘无数，尽毁其巢垒，率众来降者万余，公遂录首功。饶平遭乱后，田园不治，诸豪右往往为逋逃薮。公周察远近，赏信罚必，宽猛相济，不数月饶大治。当事以公有文事而兼有武备，会疏题授凤城城守副戎。海逆猖獗，突犯漳南，大司马姚公奉天子命，以总督重臣驻师其地，廉知公善用兵，持疏奏请移授标下左协副参戎，遂任漳州。海贼掩我师不备，踞山列寨，旁掠乡邑。公知其主名，悬赏格分捕贼，贼无可容，乃率其党与殊死战，矢石交下，众莫敢撄，公挺身驰至，贼亦悉众来奔。会日暮，公大声疾呼曰："敢有言退者，斩以徇。"声振山谷，乃勒兵为左右翼以集，贼不能支，遂大败，俘获数百人，余悉驱至泥淖中斩之，各寨悉平。随征铜山、厦门诸海岛，皆下之。两台录军功，首上公劳绩，遂以副总兵协镇福州城守，开幕府。因程夫人不起，公抑郁无所伸，忽发痰瘿，体就羸削。又念故里先祠湫隘，捐俸寓书于族中之贤能者，俾鼎新之。未几病剧，会除夕，朝廷以滇荡平，允内外文武二三品诸官，皆封赠二代如其官，荫一子入监读书。大司马姚公题叙厦门、铜山十九寨等处恢复功，特授公左都督，世袭一拜他喇布勒哈番，先后并至。于康熙壬戌年正月初二日巳时，卒

于福州之官署，年五十八岁。生男五：长宗彝，次宗器，次宗鼐，次宗鼎，次宗鼐。女三。

传经堂

长桥之西，有卓子亮庵，祀入斋、莲旬、蕊渊三先生之祠宇在焉，署其门曰“卓氏三世大儒之祠”，表其门曰“节孝”，盖旌其母丁太夫人也。其堂曰“传经”，其先世曾有图，故取其义耳，时系蕊渊之赞于首册，以祀先生之处也。堂(三)[之]后有池，松竹花石旋拱其际。傍更为三楹，曰“只是读书”。池中有亭，曰“水心云影”。方槛高廊，董宗伯所题，曰“且吃茶”。廊之前有亭，曰“泠泠来风”。转陟数级，曰“相於阁”。阁之下，桐阴数椽，曰“无事此静坐”。界于短垣之东偏，曰“桥西草堂”。溪山之旷览，台榭之伟观，具在吴太守《记》中。然人文之盛，而此祠足为里中之冠冕云。

坊表

节孝继风坊　为清故拔贡生卓人月妻丁氏立，康熙八年旌表。在卓氏祠前。

传经图赞

卓人月

大父入斋翁，生平嗜学，一经自怡，无行不与。我子孙一隙之明，皆其启佑之德也。阅兹三世团圞之象，可想见春风共坐之意云。

遗金不如遗经，积书不如积德。源洁者清流，根固者荣末。念福泽之匪今，溯劬劳于谁昔。斯图也将无旷义徽献之家，抑亦洵轼迈过之宅。胡然而聚此一堂之盛，胡然而湛此六艺之籍。襞古为衣，煮字作食。盖有冥中之玄德以玉其成，而无籁内之黄金以累其

识。子子孙孙，似之无敎。

创建丈人祠呈词附录传经册内

浙江各府进士吴昌时、项声国、陆运昌、马加植，举人徐彬臣、宋尔郊、钱旃、陆上澜、陆鸣煃、冯文伟、陆鸣时、董守谕、钱继章、吴梦白、万泰、钱肃乐、孟春、钱朝彦、温以介、巢鸣盛、查继祖、沈兆昌、董士昌、朱茂璟、钱棅，贡生魏学谦、朱东观、钱嘉徵，监生钱棻，生员张岐然、沈嗣选、陈恂、陈恪、马玄锡、黄子锡、于淋、过铭簠、施弘烈、施铉、冯景裕、潘炳孚、魏学洙、郭襄图、陆子泓、孙淳、张黄、吴祖锡、张立、张上奏、陈骝、黄孟澜、常若彝、孙辉祖、吴思穆、冯延年、邵洽、孙楫、徐扬、吴翙、黄凤藻、包吉士、袁炳、钱熙、钱默、高阳、袁祩呈：为恳恩宪旌大才宿名，以妥幽灵、以劝后学事。窃惟仁和县已故拔贡生卓人月，年方及壮，而学以贯乎百家；名仅经生，而望已隆乎四海。论其时义，则掇元魁而有余；论其古文，则垂天壤而不烂。江南第一，誉髦尽拜乎下风；天下无双，恩怨均销其訾议。赍志而没，路人犹为一恸，况同砚席之交！有命自天，造化纵不惜才，讵斩灵文之气？爰有建祠立碑之举，敢纠相泣相笑之人。既请各出墨余，不费公家毫末。恭惟宗师台台老大人，人伦之表，末学之型，非蒙宪案以为荣，安得衰文之顿起？伏恳宗师台台老大人批准存案，给匾旌庐，俯俞建祠立碑，兼赐作传入志。颜得孔而始显，砥行必附乎青云；顾因蔡以为名，问字还传于白凤。黄金台下，怅骏骨于空埋；白玉楼中，忆鬼才而徒召。庶使藓纹剥后，犹思植李之心；瓦砾飘来，尚折锄兰之气。昌时等不胜号泣待命之至。

宗师刘批：

照得仁和县已故拔贡生卓人月，才过正平，命齐长吉。天须作

记，已成白玉之楼；职赴修文，惟剩锦囊之句。断金嗟其玉折，宿草泣彼兰摧。难期笙过缑山，犹望鹤回华表。业有伤于埋树，宜重慰彼招魂。准与立案，另行扁旌。缴。

卓母丁太孺人哀辞并序

卓人皋撰

丁太孺人者，仁和卓子天寅火传之母也。孺人父封忻知州汝驯，母氏卓乃太学日星公长女，日星公弟襄野公，以是知孺人贤，为冢孙人月聘之。人月，即世称为珂月先生者也。珂月公与其父左车公有盛名，而所居塘西，直武林孔道，往来皆贤豪长者。孺人祖姑沈，早逝。姑洪，有痼疾，不事事，其海浆馈食，悉倚治孺人。珂月公名益振海内，则孺人之助为多。襄野公家素封，晚年偕二叔别居，割其赀之半，以自属其半授之左车公。左车又携之金陵家不归。珂月公所析仅污莱数十亩，庐舍一区，殆同寒士。是时人才珂月公甚，公亦自负，谓青紫旦晚可必得，孺人甘之弗窘也。明崇祯八年乙亥，秦晋盗起，朝廷急需材，采公卿议，下郡县举经明行修者学一人，有司分房棘闱严重，一视大比。珂月公首应诏，人谓登进显荣，此其兆矣。越明年丙子秋，珂月公遽卒。又一年，左车公亦下世。孺人茕然一身，独持门户，上承病姑，下抚两子，天寅时年十龄，长庚才七龄。孺人于寝室三楹，左处姑，右处子，发珂月公遗书，口授句读，必至夜分，而自居中，机杼佐咿唔。姑洪呻吟疴痒，孺人辄起抚摩抑搔，凡如是者十年。二子胜冠，皆受之室。岁甲申，天寅举子胤域，封忻州公谓孺人曰："汝能教子，今见孙，汝妇职毕矣，无负于卓氏矣。"孺人陨涕曰："儿幼性刚，妇质孱，未可以解忧也。"亡几，两妇果夭，长庚复病瘵死。长庚性狷洁自好，善读书，

中道殂落，孺人如振两翼折其一焉。顺治十四年丁酉，天寅贡入太学，会察发科场奸私事，谓天寅以才受黜引为证，天子赫怒，连治廷讯，置诸考官于法，慰释天寅使南归。当事起时，莫适主名，几有投杼之惑，惟孺人自如，曰："我儿必不贻我以戚也。"天寅归觐孺人，孺人痛与劘切，戒其用晦无自炫。天寅见孺人老且病，亦杜门不出以养孺人。今康熙四年秋九月壬子，孺人感疾，卒于寝室，年六十有三。讣诸姻党宗妇哭于堂，族老泣于庭，途于嗟，巷于叹，咸曰："女宗往矣，不复再得矣。"呜呼！振古裁壶范者，每言德，不言才。甚者，以不（以）才为功，（覆）以才为厉。今观诸孺人，殊不其然。孺人自珂月公之殁，中更祲岁，凶殍载途，孺人遇姑之丧，出其机杼所积以襄大事，不以俭废礼。其后兵革、死丧、狱讼，间岁叠起，以难我孺人，孺人皆用智计相保全。假使孺人短于才，则虽节孝炳烈，亦徒身殉已耳，乌能出危就安，致使今之盛哉！是知节孝、才为两事，以才济其节孝实难能。不然，宁俞之愚与荀息之忠贞，其志何以别乎？前三年壬寅，孺人六十生辰，三老上孺人之行于三台，三台檄学使者旌之，曰"节孝"，曰"全才"，国人服其言之当。嗟呼！是惟孺人为能善用其才，惟才之说，至孺人始永不为壶德之累。爰述之辞，以道余哀。辞曰：

吁嗟孺人兮遇独屯，夫君弃我兮入黄泉。两儿童蒙兮姑病痫，舅游白门兮去不还。风雨飘摇兮门户单，惕号莫夜兮谁与言？寒镫凄杼兮几十年，营巢葺垒兮危再安。谓天笃诸兮遗大投艰，谓天危诸兮试以错盘。令名虽成兮心力既殚，臣精销亡兮难以久延。缅彼婴臼兮风流简篇，孺人易处兮宁逊其贤。一朝陨绝兮涕泪阑干，人百其身兮孰可比肩？风木兴思兮抚膺长叹，庭燎暮蒿兮鼎实胙膰。考钟伐鼓兮陈列豆笾，何如菽水兮藜藿承欢。风马跄踉兮

灵降几筵，儵忽云逝兮空余杯棬。销铄孝子兮悱恻美荪，怆怳忙(恨)[悢]兮胸腹烦冤。申以哀辞兮用慰幽魂，欲报罔极兮永誓终天。

栖里景物略卷之五

传经堂

苕霅之东百里，环山而秀，回水而清，桑麻平野，闾闬辐辏，曰“塘西”，固杭湖两郡接壤，而南北之孔道也。塘西之西，有广济桥，里名长桥，水陆络泽。桥之西，辽廓平旷，荡若无外，有楼观亭榭萦带骞腾者，卓氏祠宇在焉。其堂曰“传经”，为火传氏天寅祀其曾祖父入斋、莲旬、蕊渊三先生处。后乃潴泉为池，插竹为篱，松柏花石旋拱其际。堂之傍更为三楹，曰“只是读书”。池之中有亭，曰“水心云影”。循池而南，方阑为廊如带，曰“且吃茶”，昔董宗伯公思白所题也。廊之前有亭，曰“泠泠来风”。更转而陟数级以上，曰“相於阁”，蕊渊先生因阁有诗，火传思而属王吏部西樵题之，南可眺皋亭、黄鹤，西则武康封禺诸峰皆在目焉。阁之下小构数椽，树以桐阴，曰“无事此静坐”，入斋先生旧额，欲其燕居默处，端坐凝思。绕廊数武，界以短垣，曰“桥西草堂”，其上以贮三世遗书，下以俟子孙讲读其中。余顾而乐之，水之流者，若蓝、若镜、若练、若縠，山之峙者，或伏、或骛、或盘、或踞，以致危樯劲橹之往来，渔歌牧笛之互答，清风欲生，翠烟自留，斯皆卓氏之伟观与！虽然，卓氏三世皆一代大儒，入斋先生樗，学探濂洛，一经自怡；莲旬先生发之，名重天下，负嵚奇历落之致；蕊渊先生人月，以未遇早逝，世谓才命并同长

吉，迄今巨公名贤，无不知有三先生者。今火传名又大起，二子胤域、胤基，皆克继家学。斯地而有卓氏之祠，山将益秀，水将益清矣。火传为余言："自垂髫丧厥考，母孺人丁氏苦节三十年，以长以教，俾子若孙，底有成立。顾先人即世时，宪司允南浙绅士之请，为建文人祠，未果成。康熙元年，母周一甲子，诸绅士复上母之行于三台，三台檄学使者旌之，曰'节孝'。未几，母见背。今于斯堂立三世主于上，岁时蒸尝，凄然风木之余悲，忾然音容之如在，不知涕之泫然也。"呜呼！聆火传之言，见火传之苦心，可谓孝也。昔长白之山，以范文正公而重，濂溪之水，以周元公而重。今卓氏子孙，式其祖训，益懋厥德，凡文正之相业，元公之理学，皆可自致，四方之士过其门墙，必将太息曰："此卓氏三世传经处。"而其家学复渊源如是，盖有低徊不去，赞美弗绝者，岂第如余之今日哉！乃为之记。

时皇清康熙五年，岁次柔兆敦牂，律中南吕之月，知湖州府事维扬后学吴绮拜撰。

记

吾郡仁和有塘西镇，镇有著姓曰卓氏，逊国忠臣之后裔也。族大多文人，而火传氏宗支为尤显。火传名大丙，其后更名曰天寅。曾祖父入斋先生讳樗，大父左车先生讳发之，父珂月先生讳人月，三世学行闻海内。祚明自年十龄，随先君读书塘西，过其闾闬，望其别业亭馆，瞻眺徘徊，向慕之不置。时珂月先生年方壮，侍老亲堂上，隐几著书，以翰墨为养志，甚乐也。先生既早世，火传年才十二三，四方名士先达唁左车先生者，火传出拜之，神采英异，问所业，则以所为诗歌古文辞进，客大惊异，于是火传亦名满天下。祚明较火传齿差长，遂定交如昆弟，是为岁辛巳、壬午间，迄今几三十

年矣。火传沦落不得志，一举于浙闱，再举于北闱，皆中副卷不即售。归卧里门，复丧母，楗户穷愁。即其别业所为传经者，祠三世祖考，岁时伏腊哭泣，荐笾豆、陈遗书而拜堂下，意凄怆。岁丁未，祚明在燕山，火传之子胤域亦至，颀然伟丈夫也，能为诗歌古文辞，如火传少时。祚明窃喜火传有子，能负荷先业，甚善。卓氏五世克成家学，并知名海内。一经之传，肯堂肯构，久勿替，讵不盛哉！会胤域属祚明作《传经堂记》，将乞言名公巨卿，表扬先世之遗烈，祚明因之有所感矣。夫浮名，道家所忌，陶贞白尝言之。盖人世实疾声华，恶其出己上而相掩盖，故名满天下，则忌满天下。以卓氏数世之才，而不一得其志，无乃此有余，则彼不足，其诸古人齿角之喻乎？今火传杜门晦迹，谢交而著书。胤域恂恂谦下，与人务自挹损，才美而不矜所长，必将大显其家学，火传无抑郁坐叹为矣。且夫名者，实之宾也，卓氏数世以来，推重天下者，以实不以名，所为经术诗赋古文辞，必蕲至于古人，非第苟取胜今人已也。百川之学海也，以其不止殖而勿落，学乃有获。火传之家数，洵若是。然则利与名孰优？势位富厚与学行孰重？使卓氏有长安甲第十区，不若传经堂一祠宇。斯堂之在塘西，可以载邑乘，垂古迹。卓氏不朽矣，何论人世遇合哉！

传经堂记

士之学莫大于治经，而以得所传为重。汉人之言曰："五经，汉家所立。"今读其前后《儒林传》，所传经学有二：一曰师传之学，一曰家传之学。师传者，各为耑门，转相授受，其大者得置博士。家传者，习其父业，历世相承，以视师之所得较为过之，时则欧阳氏、韦氏、韩氏、甄氏诸家，并传先业，而沛国桓氏为盛。若两京世传，

则济南伏氏为最盛。虽然,伏氏之经得传,固极难矣。夫当吕秦之暴主政,臣斯据狼狐以慑天下,其威足尽灭圣人之法,尽燔圣人之书,以愚万世,而伏生以区区儒者,拾残经于虐焰之中,而得诸百年乖坳之口忆今,不其难哉!及新莽之末,兵革蜂起,一时名贤宿儒若桓春卿辈,俱抱其经书,自窜山谷之间,闭门讲论。东都既立,遂云会京师,而诸君年亦老矣,然其事比诸济南生,尚为稍易,是以桓氏之盛极于东京。而伏氏则自子贱身为秦博士,以至汉末四百余年,子孙袭其经学,号为不斗居爵位者十六世,与汉家相终始,此则伏生于圣人之经其功最大,而后人世食传经之报,若是其远且盛也,不亦宜哉!两汉之后,儒林浸衰,至有宋诸先生,而后经学大传于世,至今六百年,海内专经之学,所在而有,予所闻三吴间,则有塘西卓氏焉。卓氏自入斋先生经行笃备,号为大儒,其言曰:“天下理之精者,皆六经所有。”又曰:“儒者舍经,则其学不自坚。”即知先生所造之粹矣。先生之子曰莲旬先生,孙曰蕊渊先生,世传其经义,名最高,江南推为儒宗。曾孙曰天寅,则今日吴中所称卓子火传者也。火传有二子,曰胤域、胤基,并知名。盖自入斋先生倡学至今,历五世矣,火传立祠以奉尝三先生,名曰“传经堂”,所以重先人之教也。夫自遭乱以来,典文残落,鸿都、东观所藏,亦俱荡散,一时学者竞为滔之言,不复知六经旧学,而卓氏独能起庙堂藏其遗书,使子孙日讲习于中,此其事亦诚未易,即不敢以伏博士相衡,而以比龙亢桓生之门,亦何让焉!适火传遗书,吾友董巽子属予记之,将立石斯堂,以示世世子孙。余心慕火传门风,因以两京伏氏、桓氏之盛告之,使后来登斯堂者,素木匏叶以祀其先人,仰见渊源三世历历可征,相与益衍前人所未尽,以久其传,则卓氏之后必有大者,俱将有藉于斯堂也,因乐为之记。

甬上后学李文胤撰，万斯备书，中山王子仪镌。

传经堂记

荔城余　怀

古之盛王，其治天下也，必以尊经重学为首务。古之大儒，其传家也，亦必以执经问道为先资。汉之韦氏、刘氏，晋之王氏、唐氏、孔氏、陆氏，宋之胡氏、蔡氏，皆卓然成教于家，而模楷于天下，所谓经明行修，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者也。今之学者，务为纷华，绣其槃帨，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祖宗不必传之子孙，子孙亦自讳其祖宗，岂不可叹也哉！塘西卓氏，世有闻人，入斋先生学探伊洛，莲旬先生名动公卿，珂月先生文章累世，四传而为火传，乃曾乃祖乃父未竟之业，以一身仔肩之，以一时光大之。呜呼！何其盛也。余过塘西之西，拜卓氏之祠宇，想见三先生之风烈。登传经之堂，慨然而兴叹，穆然而遐思，因以知古人传家治天下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则斯堂也，可以明先圣之遗经，可以扶古贤之就绪，可以览山川之胜概，可以升俎豆之馨香，即以此较之韦氏、刘氏诸世家，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况火传氏抱奇才，蕴伟略，双眸炯炯，经术经世兼而有之，塘西一片水，为洙为泗，为濂为洛，吾其问诸水滨矣。

记

程　邑

苕水多世家大族，上者为名臣、名儒，次者为清白吏、为佳士，咸克缵其先绪，以光大前人之业，卓氏殆其选矣。卓氏自占籍来，簪缨不绝，名人辈出，近如入斋、莲旬、蕊渊三先生，三世相传，皆以经学成一代大儒，远近人士执经于三先生之门者，无不通一经以成

名于世，今公卿士夫言经学者，必推三先生。三先生往矣，其嗣火传暨孙胤域、胤基，彬彬乎大雅之材，贯通经义，克继家学，恐先人手泽历久散失，爰辑三先生遗书若干卷，建桥西草堂于卓氏家祠之内而藏焉，额其堂曰“传经堂”，盖上以绍前贤之志，而下以垂后裔之训也。三先生之经学，得火传而名益彰，其流益远矣。堂成，值其子胤域来游京师，而属笔于余以志之。余辱与火传游，谊不获辞，乃为之记。夫经学之不传久矣，危于火，间于杨、墨，歧于申、韩，杂于佛、老，然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异端终不得而挤之，则以传之者有人也。今卓氏只传其经欤？抑并其道传之欤？邱琼山曰：“孔子有大功于天地，以其删述六经也。世之儒者必于是六经躬而行之，阐而明之，然后得以与于从祀之列。”由是言之，传经则道德传，而尤贵乎躬行之也，岂仅存其书已哉！孔子传之子思、孟子，孟子而后，代有传人，汉则有董仲舒、刘向，隋唐之际有王通、韩愈，宋有周敦颐、张载二夫子、朱夫子、司马光、欧阳修、吕祖谦，元有许衡，明有薛瑄、陈宪章、王守仁辈，所谓传其经并传其道者。卓氏亦有志于斯乎？他如伏胜、高堂生、毛苌、后苍、大戴、小戴、大小夏侯之类，由汉迄今，指不胜屈。虽著述宏多，悉以宣扬经艺为首。然分门教授，好尚异同，名不逮实，难尽稽式。余知卓氏必有择焉，而不尽传其书也。夫卓氏之志如此，其后必有显者将条列传经，仰佐圣天子右文之治。昔以施之家者，后必施之国矣。是堂成而卓氏之世泽赖以永存，火传之孝思因以不匮，即古来圣贤之经学，亦藉以不坠。凡此皆宜书而置于壁，俾后之人有考焉。

记

计　东

明建文初，卓忠贞公首请亲爱诸藩，而潜收其兵柄，凡所建白，为逊国诸臣最后子姓伏匿江浙间，至二百余年之久。卓氏始多闻人，为著姓，聚族居塘西，迄今益显贵。塘西故浙西三郡间山水之所环互，舟车之孔道，水清土腴，饶菱橘柚之利，居民勤丝枲兼耕渔，缘塘居者数千家，独卓氏高门崇阀，巍巍其中。今吴兴太守吴公菌次所记传经堂，则卓氏之祠堂也。卓氏有才子珂月先生，其诗词乐府及《蕊渊》、《蟾台》两集，传诵海内。其祖入斋先生、考左车先生，含文绩学，得才子而声名益著。才子早逝世，而才子之子火传，又能自奋拔于孤露之中，不坠其门绪而光大之，祠堂之设，火传所为。不忘其亲而不远三四千里，挟其记游京师，乞言于人，以表彰其先世，则火传之子永瞻，又能以父之志为志者也。君子观于吴公之《记》，知卓氏凡五世有令人，而叹忠贞公之遗泽，迄今将三百年，其子孙之久而益昌也如是，抑可以为劝也。夫六经灿然天地间，其言皆庸言，其行皆庸行，勗人以守经，而不责人以行权，故谓之经。盛世以经术治其国，世家以经术传其家，其义一也。观卓氏之祠堂，而忾然念其所以称兹堂者，知其能世笃于经之义。忠贞之事其君，火传之不忘其亲，经之大莫过于此也。引而伸之，信于友朋，厚于宗族，约束其身心，而发扬乎事业，皆本之传经之意，不若西汉末之儒，习其经文而不守其经义。卓氏即百世有令人焉可矣。吴公与余皆火传之同年生，同读书成均，对大廷，而余先君子又早识珂月先生于沈君晦中翰家，羡其丰采言论若神仙，故余与火传定交，在舞象之岁。今又羡永瞻能惓惓乞言于父友也，亦为之记，使

其归而献之父焉。

传经堂序

余当绾发之年，从武林宋子藩伯游，过谒蕊渊先生，登其堂，揖其人，已不敢与先生佐谭麈尾，心知先生为有道之长也，时速同侪于小斋中。斋创如半月形，而斋中所具设，若棐几、若蒲坐、若烘炉、若瀹铛、若樽花床书，又一一如斋形。后读徐卓晤歌编，更知为埜君先生所奇赏，而宫商词坛者也。每回首往日，与暮钟晨鸟俱落梦境。今楼指四十年矣，忽柏子斯民抵栖水，问交火传，火传正先生长公，柏子述卓氏世家之阀阅，忠孝之并起，并传经堂之胜概，且谓火传交满天下，为当今第一流人，侠过秋霜，和同春霭，如寒涧危峰，又如虬掷虎啸，属余为文。余泖东废民，何能为传经堂托毫素耶！然荛言里谚，自古不摈，因思夫经曰传，则非自火传始也，亦非自蕊渊先生始也，曰先生之祖父入斋、莲旬、蕊渊三先生，以经递相授受，而经传沐浴不已，家学无穷，由此为今日之开来，即为异时之继往，以一经掇巍科，宁有涯量哉！是以四方之士，靡不鼓篋桥门，而惜乎余与先生，竟添人琴之感。至若堂之有阁、有梁、有亭、有榭、有木、有石花飞秋月，鸟弄春风，路遥岑近漪之秀，布光叠浪，何啻花溪辋川！究不过为谈经之衔鳣片席而已。经之所重在传，不在堂也。乃追四十年来落梦境者，复恍然秩秩在目，寄声火传，桑海虽更，所谓半月形斋存乎否也？他日访火传于三世遗经楼下，恨不得友生焚燕公之媚香，携以读之。

泾上年家小弟扬鸣鹤声氏拜题。

序送别

汪　琬

仁和卓永瞻来京师，数属叶生元礼以求余文，余愧无以一慰其

意也。虽然，余宦游且十余年，交天下士大夫多矣，于寓公之中得二君子焉，其一人曰陈处士胤倩，其一人曰张举人步青，二君子皆永瞻之乡人，又皆其父之(质)[执]友，又皆工于立言，尝为永瞻题其先世所谓传经堂者。余陋劣不才，既不能为文以慰永瞻，而永瞻之相敦迫也无已，则姑申举二君子所已言者，以备吾子之遗忘，其可乎？胤倩曰："浮名，道家所忌。"步青又曰："士之于学为己而已，非有求于世也。"善哉二君子之言，约而该，质而多讽，抑何其不谋而相类如此欤！以余观之，世之好名之士，固未有不舍己而外求者也，驰逐于车马之间，而趑趄嗫嚅于王公贵人之侧，稍得其咳唾笑语，则欣欣以喜，不得则戚戚而忧，悻悻焉而怒以怨，此与病狂易者何异！卒之名实交丧而已矣。若夫为己则不然，蓄其德，增其业，独行而不惧，杜门晦迹而不以为耻，实之既至，方逃名之不暇，而奚事以求？夫此二者，所谓贤不肖之辨也。自古贤者常少，而不肖者常多，宜乎二君子之言若有所慨而云然欤！予闻之，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劳苦而难成，永瞻又安用久留京师为哉？试归而解其橐装，则二君子所题在焉。如遂从定省晏闲之余，并刻其词，悬而置斯堂之楣，出入必诵之，起居饮食必三省焉，于是德日加进，而业日加增，虽不求名，名将焉往？吾固深有望于永瞻矣。使果能勉诸勿忘，则庶几长保此遗经也夫，其可以无愧于其乡人与其父之执友也夫，其亦火传之志也夫！

序

叶舒崇元礼

粤惟前明之初运，际革除之会，中原火照，江水波扬，烈士含冤，忠臣死国。埋身(藁)[蒿]草，还持季路之缨；饮泣荒原，尽化苌

弘之血。于斯时也,侍郎卓忠贞公者,登朝感激,气涌层霄,临难从容,魂骑列宿。当年削地,预知吴濞之心;此日上书,早识燕王之诈。悔吾谋而不用,叹知机其如神。七尺犹生,一门俱死。乃家臣从役,尚匿赵孤;佣保何人,犹藏李燮。倾巢覆卵,未蒙十世之宽;凿枉求书,遂有一经之业。流风未远,遗泽常存。入斋、莲旬两先生者,清名并起,大雅咸归。折有道之巾,人伦东国;开季长之帐,吾道南行。冰壶掩映,一时景彼风流;水镜澄漪,当世师其月旦。且晚年慕道,社曰莲花;胜地埋名,居邻桃叶。蕊渊先生以髫龀之年,便腾善誉;岐嶷之表,早识通才。凤翥士林,鹰扬文苑。胸藏星斗,气横白马之津;学究天人,志罄兰台之籍。负奇不遇,赍恨长辞。达类嗣宗,每泫然于歧路;年同贾谊,悲摇落于湘潭。然而德未表于当时,才可征之后起。谢凤之子,必有超宗;兰陵之孙,亦名文若。此火传先生克有令闻,而永瞻复绍其家学也。于是顾瞻堂构,榱桷依然;抚兹诗书,丹铅如旧。本风木之余思,结园庭而自课。蔡邕文籍,岂有流离;曹氏书仓,原无淹没。快矣衣冠之侧,悠然濠濮之间。早风吹树,渌水春郊;晚雨轻荑,草堂秋望。鸣琴在御,岂徒诸葛之居;载酒相从,便是扬雄之宅。呜呼!溯忠贞之余烈,不觉兴颐;读三世之遗编,自然生慕。名曰传经,继志也。予与卓子,数载相思,中年作客;同居割席,远愧管宁。此地说诗,遂逢匡鼎。楚歌憔悴,原非取乐之方;燕市行吟,孰赏言愁之赋?对西山之雨,客里年华;倾北海之樽,天涯知己。以其归也,一言为赠,不无感遇之词,惟有景行之志。先陈世德,效陆氏之文章;并述宗风,知一门之节义。

书传经堂记后

张　坛

余友卓火传作《传经堂记》，其曾祖、祖、父三世，吴兴太守吴公为文记之。自火传而上凡三世，皆以经学名家，堂名传经者，不没其实也。康熙六年夏四月，予下第在京师，火传子永瞻自杭州来，以吴公《记》示余，记载其山川土物风景及其堂之制度，前后池亭楼阁，祖若父之题咏，名公巨卿之赠答甚悉。余读而为之神往，即卒读而语永瞻曰："此尔祖、父之志也。夫贤人君子不得志于时，则必在其子孙，尔其勉之！方先朝万历间，士大夫白首不见兵革，文恬武嬉，诵读之声遍闾巷，其间以一经起家为吏，遭时清明，终其身显荣富厚者何限！当是时，而高曾祖父三世，皆以布衣终老。呜呼！何其不幸也。尔其勉之！"永瞻唯唯。客有尤余者，曰："甚哉！子之言妄也。夫君子之学为己而已矣，非有求于世也。其于世有遇，有不遇，无愧而已矣，非有轻重于其间也。今卓氏世以文章行谊显，而子猥以世俗之说，夸耀其后人。噫！陋矣。且子以富厚为可久乎？吴越衣冠之会，与卓氏祖、父后先兢起，末世自好虚声，方伏处草野谈节义，指天画日，不愧名士。及乎富贵已极，晚节末路，一跌不振，声名随之。其平居歌台舞榭，冠山凌云，尝试欲求其颓垣断堑，已仿佛不可得矣。而卓氏乃以传经堂贻于孙子，然则卓氏之三世不仕，固未为不幸也。"永瞻闻其说，矍然而起，而余亦无以夺之，遂录以遗火传，并以示吾吴公。

传经堂记后跋

谭吉璁

尝观古今藏书之家，子孙能读者，十不得一二也。古人截蒲编

柳，如彼之难，今之汗牛充栋，如此之易。使藏而传，传而读，名儒辈出，岂不甚快！而若有靳焉者，将陆鲁望所云“暴天物而致罚者”耶。然缃囊缥椟，甚至入车厩，置莝豆，或负担市卖饼家蚕器，为妇人藏纫针细物，岂天之恶人暴，而故自暴之耶？吁！不可解也已。盖天道恶盈，满必概，积必散，理有固然。此蓬莱道山，必推之鸿都秘府，而匹夫怀宝，乃欲与之抗哉。虽然，书固不唯其善藏也，而惟其善读。得善读者，如扬子云之广心肆意，则承明之庭皆其藏也；王仲任之一见诵忆，则洛阳之市皆其书也，何必沾沾焉，以石仓自固为！故古人名学世为儒宗，如东西京之伏氏、桓氏、韦氏，父子兄弟相袭，为帝者师，不过曰“教子一经”而已，岂非所传者少，而所读者大乎？今卓子火传为传经之堂，其亦犹行古之道与！吾观其堂，宗祀三世，纪近而不纪远，明有亲也。堂之旁舍，颜其眉曰“只是读书”，明有传也。且有阁有亭，有池有园，使子孙读书之暇，鱼可钓，菜可茹，畦可灌，以无忘先人之泽，而忠孝之心油然以生，将见车马之荣，阀阅之盛，如东西京儒者故事，岂有量哉！余先人以五经高第，所著书以身等，遭乱而手泽无存焉者，余又椎鲁少文，从游太学，为当世所訾謷。昔韦氏以一经传而先，子乃欲以五经相授受，宜余之不肖也。夫读卓氏《传经堂记》，为之三叹。

跋传经堂图

法若真

学词赋不成，去而学诗。学诗不成，去而学画。画不工，犹逋斧锼也。雨中南望，云树苍茫，楼台层集，影倒水底，其所谓卓氏之传经者。是耶，非耶？其质之永瞻以归。

栖里景物略卷之六

传经堂诗

五言古

江宁纪映钟伯紫

我年未六十，交君及四世。昔见莲公才，掣电扫昏寱。雄藻废千人，空心参半偈。蕊渊轶群出，灵根矜宿慧。穿天透月心，凿破混沌泄。旧京当承平，五陵裘马丽。种花桃叶津，往来烟波枻。骋抱肆无前，吊古一流涕。蝥弧走英杰，马队叱舆隶。莲公既父执，蕊渊亦昆弟。晶晶川岳心，蔚蔚云霞制。樽酒话中期，要同天壤敝。遂闻火传子，襁褓异顾睨。整翮当烟霄，吐辞薄兰蕙。晚续吴越游，始接纪群契。冥唁列星骑，生表柏舟誓。此事复六载，年华流水逝。白首黄金台，□于秋风厉。翩翩郑当时，当时所交，皆王父辈。更讲忘年系。齿少骨方老，岁寒情不替。变移陈桧风，劘夺曹刘势。伟盼属樵渔，素衷饭粗粝。君家多异人，忠贞及才睿。俎豆名山联，九鼎鸿文系。峩峩传经堂，如君真可继。凉飙七夕过，告我将分袂。双星夜当楼，一水秋无际。缅思四十年，恍惚梦与呓。衰年感哀乐，多病寡渊诣。寥寥眼中人，前贤愿相励。

嘉善魏学渠子存

吴山何崔嵬，苕水秀千曲。回环多名胜，间气钟河岳。降申大

川旁,芳草萋以绿。硕儒相接踵,藻鉴辨清浊。祖武肇渊源,名理儒家学。邺架饶遗经,堂构森林麓。燃藜宝阁光,歌声出金玉。魏唐衣带水,兰渚通灵澳。扁舟时过从,杯酒倾醽醁。诗筒每见邮,疑义恣往复。奕叶修世好,先绪庆纂续。绸缪道义言,古欢以相勗。美璞蕴山辉,凤雏方高瞩。侧闻振雅风,瑶华炫心目。南望传经堂,远道叹绵邈。

松江计南阳子山

苕水贯通川,环峦足烟雾。清流何蜿蜒,芳塘自回互。殷填阛阓间,古磴得修路。中有先贤宅,俎豆岁已屡。兰堂佖芬芳,辛橑庀风雨。萧散嵇公林,杳霭谢庄圃。崇阁时一新,穿池或如故。西瞻黄鹤矶,东眺封禹树。笠屐恣胜游,缥缃瞻文库。孙谋远必臧,祖风缅堪溯。不有涂塈功,谁识考槃趣?景行惟高深,百里增遐慕。

苏州缪　彤歌起

塘西佳山水,通德表闾里。中有三高祠,溪桥竹木疏。忠贞一线在,丹青擅嘉誉。立孤贻累叶,眷言带经锄。黄钟振大雅,一洗淫蛙虚。迄今丽堂构,奇字宝琼琚。浮名岂足累,仰视永嘉初。后生禀风规,迢迢阻直庐。瓣香荐令德,寄云慰索居。缅兹渊明柳,述祖勿踌躇。

太仓周　肇迪吉

余与火传年兄,计交廿年,与之别者,又十有年所矣,其间排解契阔,谊感心脾,他人不能知也。丁未夏日,余方旅食京师,怃憵无聊,火传之长公子永瞻,叩扉枉访,其才调风格,居然火传也,因出吴兴太守为作《传经堂记》及

诸君子诸篇，属余题其后，且曰此火传所命也。嗟呼！三先生之徽躅，山高水长，天下后世孰不知者？余既闻此堂落成，恨未即担簦一拜，摩挲遗迹，慨然不能去，顾泚笔构思，将厕名以为先宠。文已及半，适痁疟经月，动辍烦闷，而永瞻遄返，又无以塞其意，口占三什，率尔成秽，归语火传，幸为余焚却，它日必补缀以赎息壤可也。

塘西果要会，环控苕霅湄。鱼盐眩早市，橘柚纷离披。甲第何足数，中有三高祠。双虹通宛转，溪水淡须眉。竹木罗罗疏，清风徼骨肌。堂构固俨若，借问肯者谁？父子步芳躅，兰荪复华滋。康氏及元同，一经永在兹。厨俊倾天下，忆昔全盛时。

其二

德言古所重，何必立功死。奇文走天地，隔代满众耳。况有醴源接，吐弃青与紫。菁华贻六经，铿锵岂在铁。桓荣鲜安车，师资哄槐市。迄今一登堂，兴起后君子。

其三

先贤俎豆在，火传尤突兀。少年负奇气，飞文笑王勃。运椎碎副车，中更受磨蝎。慈讳一归来，述祖矗碑碣。有子曰永瞻，翩翩诣京阙。焜耀珊瑚枝，徘徊桑乾月。名利奚与论，覃怀表先哲。忽披(祴)[祇]园图，投赠缣若雪。乃是左车翁，手泽未漫灭。至孝动神思，精爽五世彻。延津翕双龙，兹理直奇绝。

如皋冒丹书青岩

我生吴越间，迢遥阻江水。武林积苍翠，西湖回清泚。八月弄秋潮，苕霅采兰芷。山水多奇观，人物更斐亹。望远中怀舒，旷游思未已。追忆稚齿时，浮家在槜李。忽复廿年余，岁月疾如驶。久

倾沈约名，未造吴均里。君家实参华，美烈忠贞始。盛世继名儒，芳华袭诗礼。塘西深桑麻，长桥密葭苇。松柏荫岗岑，竹树高层垒。卓公声誉高，坐卧穷经史。巍然传经堂，千秋美无比。孝行光前徽，儒风敦后起。义献共增华，览举竞追拟。雄才莫与齐，胜地无如此。清秋客燕京，倾盖识君子。陆生玄圃辉，薛氏南金美。相见结绸缪，樽酒各欣喜。再诵吴公文，芳风增缛旨。令名比右军，文笔真堪记。愿作菰城游，高山徒仰止。闻君返江南，余复滞燕市。送君难为情，琼树遥相视。何日拜君堂，惆怅秋风里。

杭州吴振宗兴公

我昔方垂髫，执经侍吾祖。每思大父言，继述愧前武。殷勤称诸贤，文坛挥玉麈。时闻左车公，论交相尔汝。吾祖词赋才，为宦忽散聚。返风既无人，堂构屡为炬。先世有遗经，播迁鲜宁宇。岂不念箕裘，沦落伯通庑。羡子传经堂，奕世森瑶圃。兰蕙发幽轩，清飙响珠树。

其二

忆子冰雪姿，少小饶文采。年齿未壮盛，登坛已廿载。握语京雒中，雄才大于海。萍踪叹飘忽，踌躇岂有待？邂逅遇小友，询居乐不改。跂足拟羲皇，暂摄山中宰。钟鸣会有期，弹冠时自在。缵绪溯渊源，刈莠存兰茝。尚论述祖德，调羹志鼎鼐。何日登君堂，析疑开妙解。

睢宁李枝翘条侯

十载厌风尘，驰驱京洛道。每忆故人欢，慷慨萦怀抱。遥企多阻修，云山迷远眺。令器翩翩来，双鱼跃萍藻。握手前致词，英姿抗云表。洵知西园幽，高阁凌风矫。修篁含紫茸，锦鳞戏碧沼。图

书带缥缃，南面拥城堡。烟霞滞经纶，浮沉岂终老？夏麓饶阴森，恍惚游蓬岛。堂构多苦怀，立言存世宝。嗟我方踯躅，素丝违时好。整绥驾柴车，淮甸寻芳草。

杨文沅

苕霅频来往，西水良得泊。霜柑与蜜红，列阛芬齿齵。呼童买盈筐，聊以充归橐。略佐含饧欢，渐恣痴儿噍。片帆亦匆匆，便如获颔臛。不知一缕香，远自桥西作。穷泉臼清池，排空敞云阁。轩亭翼幽赏，花竹自沉着。匪以适游观，俎豆歆所托。草堂开缭垣，眄黝垩瑯环。不可赁石仓，并浩博上著。手泽存下表，贻谋扩孝思。真不匮我汗，欲沾髆赐书。昔灰烬一经，近秋箨□□。区区旋马厅，尚与马坠错。始信桃花源，非有别邱壑。读罢传经篇，胜游似经昨。梦逐董生船，飞身到林薄。何时怀系艇，一为参独乐。

七言古诗

常熟钱朝鼎黍谷

我昔驱车越江湄，越江之水何涟漪！吴山矗矗峙其右，山水光华产英奇。尔时卓子方舞象，瑶环瑜珥惊人姿。举笔解赋滕王阁，摛词便压幼妇碑。众中一见遥相赏，此子不啻商尊彝。别来忽忽已十载，世事无心沉宦海。谣诼明珠谤不辞，闭门决意甘耜耒。今春偶复来长安，卓子先歌行路难。颀然玉立称丈夫，少壮倏尔双眼看。神中逡巡挟书册，云是传经有旧泽。三世高风世所稀，太邱名德玄成绎。湖州太守能文章，一一作手笔呜呼。卓家世德不易述，天生侍郎志社稷。逊国忠臣识最先，至今原草血犹碧。蕊渊先生祖若父，俱能肆学明经术。忠孝诗书三百年，复睹文孙若象贤。一经隳不肯堂构，兹事直令千古传。我本东西南北人，芒鞋竹杖常随

生。归买扁舟五湖上，坐听南屏流水声。道经广济桥边去，抠衣一识传经处。

苏州宋德宜蓼天

癸巳春，余游湖上，获交卓子火传，文酒周旋，甚相得也。自余匏系都门，火传高栖西水，音问寥阔，十余年矣。今丁未夏，令子永瞻游京师，持火传尺素，登余堂相见，读其纪游、投赠诸诗，挹其言论风采，深庆火传有子，且喜如对火传也。亡何，永瞻赋归，出其《传经堂记》征言于余。余与火传交已两世，不敢以不敏辞，因追忆其先世名德之盛，而系之以诗。

传经之堂在何许，苕霅之东百余里。湖深鱼肥在鄞水，南溯钱塘近六桥。北穷吴会接江潮，临流卜筑虹梁侧。堂构森沉摊卷帙，庭前花石拟林峦。阁外帆樯随炤入，三世风流今在兹。翼子文孙继所思，不见堂前登眺处，封禺山色只依稀。

新城王士禄西樵

我闻君之远祖曰侍郎，室香夜虎何昂藏！筹策非徒过晁错，忠贞直欲齐首阳。下逮入斋凡几叶，学探濂洛穷微茫。莲旬蕊渊继踵起，穿新穴异攻文章。试磨奁镜炤西子，平关劲弩凌钱王。君之父子又如此，胸蟠坟索盈缥缃。君家合有传经堂，昨持堂记索长句，仆也流寓怀怅怅。舣舟坚待辞不可，使我无计藏伧荒。心念名堂亦太好，所喜不独贻谋良。今世文章竞馨帨，颇拾琐细遗弘纲。汉疏宋注半茫昧，何者公谷及馯商？惟彼六经实根本，故训为经兼为常。失之余者尽枝叶，雕龙刻鹄胡能臧？君家独有传经堂，横流庶藉为堤防。记此堂者吴太守，详及池榭还阶廊。忆昔遥题相於

阁，乙巳岁，余客湖上，火传以阁额属书。此阁乃在堂之旁。虎林还舟疾飞鸟，望衡未得成褰裳。君归寄语向尊甫，情随苕霅烟波长。

新城王士禎阮亭

中原丧乱连天崇，凿蹄骄马嘶江东。昭陵玉匣出隧道，鸿都秘策飞秋篷。小作腾囊大帷盖，石碑三体皆磨砻。解经无复戴侍中，说《易》亦少畦阳鸿。卓家世德不可纪，侍郎体国真公忠。巢倾卵破悔不早，曲突徙薪谁为功？革除事经三百载，至今化碧干长虹。闻孙抱经隐苕霅，千秋人识梁邱宗。明堂清庙列球贝，深山大泽藏蛇龙。我慕蕊渊生苦晚，晚及孙子相追从。雄才能虑五石瓠，大力欲挽千钧弓。桓荣稽古累数世，郎君人地将毋同。昭氏鼓琴有妙理，谁云但以文纶终。至尊通经过汉代，会开东观临三雍。白虎诸儒考同异，如悬大虡铿洪钟。郎君摄衣作都讲，雅歌殿上何雍容！野夫穷经不得力，坐使尹季伤喑瘖。他年登堂问章句，五湖帆影随樵风。

颍川刘体仁公勇

吾家临清颍，水色争潇湘。积书供馔待学者，离居每恨青天长。京尘朱矇逢卓子，披图理咏高云凉。忠孝风流在天地，山水仍留传经堂。千里来友胡琴碎，慧业宿世能文章。于今风雅多坛坫，辞必己出君最良。不如归去烟霞表，钓竿书篚青精香。吾亦浮家歌箬笠，往来苕霅同相羊。

黟县黄元沼自先

浙山迥崒嵂，浙水清纡回。山水有灵才有数，苕霅胜地人文开。中有卓氏绵家学，三世传经尚真朴。架上青缃永岁华，案间彩笔挥星岳。曲槛危桥映古堂，垂杨溪畔浣花香。祠前柏乌[夜]栖

满，楼外疏桐鹤梦长。坐卧堂中寸阴积，读书声里云山碧。一代雄才更属谁？独听火传声赫奕。更有嗣君曰永瞻，文章经术才能兼。为余载述传经处，佳句新篇好共拈。金台秋色催行路，两浙山川系南顾。长揖一别不复留，离怀飒飒空云树。

武康韦人凤六象

皋亭黄鹤山峩岚，传经堂倚皋亭峰。钱塘甲第纷如绮，唯有斯堂为宗祀。前堂层阁祀其先，后堂万轴陈遗编。著作四代推今古，又有高名父子传。吾友英豪天下少，凤毛麟种皆堪绍。琅玡七叶未可比，颍川四世安足道。海内飘零谁知己，吾与君家称世好。老夫比来更萧索，浪迹天涯安所托？幸藉令子才无双，长啸悲歌慰寂寞。朝来拥披吟，夜阑每共酌。醉后忽狂呼，涕泪双双落。吾语永瞻且勿愁，兰台石室自相酬。片言遇主有陆贾，上书拜官推马周。即使英雄暂失路，宁效竖儒老敝裘。试念高曾并尔祖，当代儒林莫与俦。富贵繁华等一瞬，文章意气足千秋。皋亭[之]山山可灭，钱塘江水有时竭。惟赖斯堂万古存，世世传经终不绝。

杭州陆　进苾思

含烟隐雾松柏苍，奕奕卓氏传经堂。封禺西望峰何峻，苕水东来流自长。传经三世真不易，传经堂中修祀事。雨濡霜降升堂时，犹若趋庭听经义。真不忝所生，一时卓荦推才名。考思远追曾祖考，如闻如见感中情。停车每有名贤过，入室只闻弦诵声。先贤渺渺不可作，客来更上相於阁。夕阳怀古几徘徊，广济桥边帆影落。

陆，余杭人，有《巢青阁集》，此诗见集中。

五言排律

广东程可则周量

南望塘西路，迢迢雪水湄。山川君子泽，俎豆昔贤祠。学岭临

芳屿，文江散曲池。草生书带碧，花绕萧床滋。想像横经日，依回问字时。屣过门自满，亭入酒常酾。虎观捐同异，鹅湖藉鼓吹。斯文真未丧，吾道岂虞衰！日月丹青换，垣墉甲马驰。衣冠归宿草，松柏偃寒枝。喆胤堪绳祖，传家自得师。桐柯争饲凤，芸检等钻龟。薪火无时息，箕裘以世贻。管弦留古德，长奉圣人期。

七言律

松江沈　荃绎堂

雪川东去水潺湲，一带芳塘旧第存。种竹宛同中散地，丛蓍仍似庾公园。百年通德门逾古，三阁传书道每尊。最是吴兴山色好，何时登眺与朝昏。

盐城孙一致惟一

雪溪苕水抱吴山，别墅云开湖上湾。载酒暮烟修竹近，谈经春雪小楼间。构堂益见荪枝美，鸣鹤应怜莱子斑。何日塘西桥下过，一停蜡屐叩柴关。

嘉兴何元英蕤音

时对高秋寄所思，传经家学世应师。循良遗泽箕裘运，褒德宗风奕叶奇。一代灵光存鲁殿，千年元气在韩碑。何时重泛西泠月，瞻望云霞卓氏祠。

盛京米汉雯紫来

群峰秀逸绕雪溪（前），祠宇新开水竹边。白雪调高家自和，青缃学秘世仍传。史才彪、固原绳武，文望机、云近比肩。买棹几时探胜概，为修频荐读遗编。

余杭严曾榘方贻

之都才子如吾友，五世传经更肯堂。别业溪山矜胜绝，宗祀俎

豆日芬芳。歌噫莫漫迷京阙，炼赋仍看贵洛阳。盛代庸贤升济美，重施画戟映林塘。

江西彭　期

东南美尽画图开，曲榭长廊带水洄。自有奇书藏宛(萎)[委]，遥看翠影接蓬莱。柳塘如鉴惊来鳣，碧砌盈栏已植槐。五凤早忻世业茂，添修应在后多才。

嘉善魏允枚卜臣

西水汪汪似带潆，人文郁起振家声。谈经席盛传槐市，通德门高近谷城。孔、李旧敦先世好，曹、刘今景后来名。还期他日过祠下，再拜登堂荐芷蘅。

杭州程　霖雨三

苕峣祠宇列星霜，掩户经笥竞墨庄。汉代几人司绛幄，杨公此日赋鳣堂。楷模三世声名远，弁冕诸家俎豆光。那复箕裘才卓荦，桐荫藜火耀青箱。

苏州施諲先又皇

野塘春色赋闲居，万卷惊看旧著书。自有田畴供伏腊，不将名姓动州闾。花明台榭湖光迥，月照园林树影疏。褒德家声如在望，音徽永结白云庐。

四明董道权巽子

满栽花竹剪茅茨，风雅千秋祖德诗。此日亭台容坐对，昔年杖履若追随。人夸杨氏三公传，谁续邯郸两世碑？亦抱遗经传未得，相於阁下愧含卮。

吕　律

屈注苕川地脉维，岿然堂构肃罘罳。春风细草依人绿，云气高

梧入座书。数世文名原独擅，一时尸祝有同期。金华玉麈俱榛芜，珍重遗经羡尔为。

宋　琦

秘府天开灿列星，箕裘不数凤凰翎。秣陵理学今重席，西里文章冠六经。地控长河苕水近，楼衔大麓越山青。石渠盛事高千古，夜夜燃藜照夜屏。

德清沈应旦方平

元龙百尺有高楼，指点微茫白鹭洲。开宝话来浑入梦，云山迥处忽成秋。伤心慈母求贞石，坐膝负儿命壮游。羡尔一堂俱赋手，雕楼不顾鬼神愁。

万斯选

天球宝玉早传芳，学擅雕龙翰墨香。五世云烟凭蠹管，一经风雨付青缃。扬雄赋就侈天禄，方朔篇终咏伯梁。伫看江东有潘、陆，漫夸京兆只田郎。

范光阳

早岁芳名动碧霄，两朝人物盛今朝。独传江夏无双誉，共播湘东有六谣。籍圃定供深夜猎，书岩应足晚冬樵。诏裁五色他年事，始羡人间有贾、晁。

柴绍炳

见说传经此有堂，堂前书带草应长。数峰遥挹薰炉静，三径时开屐齿香。彩笔临池供点染，绛帷隔座奏笙簧。溯洄知有伊人慕，定在塘西水一方。

叶大纬

传经别墅迥孤亭，细雨新蒲绿满汀。一代名儒扶大雅，百年榱

桷见天型。远峰黛色当轩出，翠柏阴森入座冥。自是蒸尝终不替，还将祖德荐明馨。

失　名

名园新筑胜堪凭，与客佳辰兴屡乘。门带双桥横北渚，江回万壑抱西陵。荷香舒叶侵人袂，兰炮垂花剪客灯。坐久不知更漏尽，虚帘风拂露华凝。

五言律

合肥龚鼎孳芝麓

家烈忠贞远，遗经奕叶敦。烟霞森俎豆，洁白永蘋蘩。锉荐名应大，披帷道自尊。萧萧湖上月，手泽照犹存。

其二

闻说桥西宅，山萦水复回。大儒三世续，高阁万峰开。孝绰家成集，安平代有才。菰芦宾从盛，争御纪群来。

石门郭演寅客

江左推文献，谁当第一流？地偏山水胜，物外竹松幽。二酉藏书室，三坛植璧邱。古观惟孝养，俯仰足千秋。

又

池阁参差出，风流接远天。一经卓氏业，五世子云传。白鹭洲堪并，青鸾镜独悬。扁舟何日往，飞梦雪溪前。

绍兴沈胤范康臣

雪水东南秀，名园选奥区。羹墙三世永，图史万灵输。池上游黄鹄，岩边系白驹。韦贤休誉并，昭示与群儒。

四川李仙根子静

十亩园林好，心期古道看。缥缃凭树德，孙子重追欢。佳兴还

台榭，芳音有凤鸾。百年余荫在，礼乐并登坛。

松江叶映榴苍岩

庞公高隐处，独秀大桥西。涧远泉声细，庭幽树色齐。香风飘翰墨，家渚泛凫鹭。笑忆王维画，难为卓氏题。

四明钱光绣圣月

五世同堂守一经，陆厨柳篋旧毡青。夜来藜火荧然照，照见文星傍德星。

置箱艳说衡阳老，夺席惊传戴侍中。不负生平稽古力，晓钟霜白夜灯红。

负才屡世尚邱园，独记虞山老子言。爝火有光能不用，孙登语啸试评论。用家牧斋先生《与火传札》中语。

谁似庭闱授受长，从来寿世只文章。他年人识鸣珂里，记取经钮旧草堂。

传经堂燕集诗

西水卓子亮庵，祠其先世入斋、莲旬、蕊渊三先生于大河之滨，颜曰“传经”。余于康熙六年丁未夏五，登堂瞻拜亮庵，因订诸同学暨石庵开士，谯会咏歌其下。书阁牙签，念前徽其如在；药阑花圃，坐永昼以忘归。文字之饮，可胜竹林诸贤；风日之佳，不数兰亭三月。爰赋二章，以志千载。糠粃自惭乎下里，珠玉敢望于同人。

董道权巽子

相从词客尽邹、枚，永日小堂坐酒杯。觅友黄鹂啼树去，拂帘雏燕试翎回。可无诗刻今宵烛，早有星窥太史台。闻说远公初闭影，为谁笑过虎溪来。

其二

水阁凉生风转清，弹棋说剑总怡情。吾徒半入宗雷社，同人持斋居半。今日宁修顾俊评。七业文章传五世，一樽朋旧附三明。独怜小友长安远，不共壶觞此会倾。谓永瞻。

韦人凤六象

溪上池塘傍野开，招寻胜侣一登台。南山永藉传经记，东海真推作赋才。天外晴帆依槛出，楼前沙燕掠波回。最怜老病余华发，惭愧榴花对举杯。

其二

浪游南北昨方归，且傍林园暂息机。四代文章人共仰，一尊朋旧老相依。低檐风竹翻杯落，绕座天花带锡飞。石庵在座。回念蓟门双别泪，传经何地倍沾衣。怀永瞻也，偕余北行未归。

沈应旦方平

高阁初筵振八琅，箕裘风雅未渠央。半山紫气黄梅雨，十里空香藕叶塘。客到南皮咸珥笔，才尊北海更行觞。独怜江上元真子，钓笠难攀星聚堂。

其二

一樽求友听双鹂，坐列红桥落日西。撑眼即教新句出，披心还与古人齐。文章有柄专家世，风俗无端徙髦倪。此处不凡谁感慨，遥知起舞玉绳低。

传经堂(和)[燕]**集诗答和**

卓天寅

栖迟愧我集琳琅，感慨停车日未央。班管檀栾吟翠竹，春帆宛

转下回塘。檐前影乱吹明蜡，溪上人归叹别觞。咫尺暮云生杳霭，一时烟水到空堂。

何幸双柑枉听鹂，草堂虚负是桥西。祠因椽笔诸诗重，人许清流此日齐。剩有数峰供客座，才从一水见天倪。临风憔悴羞华发，徙倚晴廊傍树低。

清凉台上草迷离，梦远江南祖德祠。松柏千山开庙祀，烟霞六代放耕犁。天边螺髻留高隐，望里莲华实导师。洒涕龙门空史冢，萧条蘧臼写残碑。先祖左车，别号莲旬，移家清凉山，建先侍郎公祠，傍创螺髻庵，隐此三十年。先父珂月上大人寿，有“谈迁作史但为灾”，遂成永谶。

一经垂老独登楼，失路频看杜若洲。冰雪墓田人万里，风波堂构泪三秋。桃花谷口怜遥落，梅雨江干望远游。犹有杯棬遗恨在，苍烟碧藓易生愁。先祖入斋公晚年著书万卷楼，往来别业水一方。先祖蒿葬白门。祠成，遭大水，圮而复葺者再。　儿域时在都门。域，即永瞻翁名也。　母氏苦节逝世。

燕市悲歌，遥企传经之胜；吴关谯集，允酬问字之怀。式藉良辰，还邀嘉客。邺中才子，尽识丁仪；茂苑鸿儒，幸逢董相。梓里申通明之契，莲台结入社之缘。并以贞心，抒其高咏。觞歌永日，岂有拟于西园；捧诵遗编，恍如游乎东观。升堂仰止，疑闻金石之声；捷简传来，共发云霞之彩。袁雍州推海内之冠族，夫岂徒然？王内史感禊事而兴怀，良有以矣。惟仆久客方归，怀才欲尽，既贻惭乎白雪，聊附迹于青云。切五世私淑之心，庶几九原可作；践三生永证之约，不至歧路兴怨云尔。前溪韦人凤拜跋。

集传经堂分得家字沁园春

卓九如

我愿如何？愿穷一经，青毡世家。况登楼赋罢，更耽杯酒；倚

槛吟遍,且吃杯茶。曲岸生凉,北窗背日,花外佳宾驻小车。应共赏,有青山蜒蜿,疏竹欹斜。　　人文自古堪叹叹,冉冉韶华难更赊。只锦囊数句,消磨昌谷;新书数卷,寂寞长沙。鹦鹉洲边,凤凰台畔,依旧风光日夕佳。千秋事,但容雍俎豆,遑问其他。

栖里景物略卷之七

预备仓即署乡约所

按此仓名为义仓，有二所：一属仁和，在镇之南奉真观之右；一属德清，在镇之北大善寺之右，俱万历初重建。予生也晚，德清之仓不及一见，唯存其迹，俗呼为相官场，在义冢之西者是也。而仁和之仓，堂隍岿然，廒廨鳞列，榱楔伟峙，墙垣周绕。按其基地，系籍没姚、沈二姓民产，故姚氏墓。共有四亩零几分，初署曰“预备”，天启年间，署为巡简司，后署一仓官卞，明季犹存。鼎革之际，日就颓圮，今则瓦砾粪除，竟成桑阡柘陌矣。呜呼！在官之业，兴废不常，而况细民之产，能保其恒守耶？惟余右首一桥朱栏石磴犹存。俗呼为仓桥。武林俞璈伯夫子尝游于此，喜其云山烟树，属望清幽，命名为“苍水桥”。噫！旧迹湮芜，救荒之政不可得而复问矣。

题栖水助义仓

张有道

水上连廒南北殊，残黎粒食此中需。百年保义浑无事，知是神皇励政图。

题栖水父老助义仓册

沈朝焕

书河渠，志沟(泄)[洫]，则史白之为烈。然其以庇地脉而疏泄

之，毋令春而凶败，夏而宛暍，秋而湫阏，以爽坤之贞，而佚坎之利，其所从来矣。天下虽大，犹之一乡耳。唐西雄于镇，水环之，其北亘者，泽苕源以包络，而中所盘蛇蕴积为市廛，所沤结而商帆旅舶。所凭栏焉者，实皋鹤之流，酾播入之，规方度表。其西汇圣堂一面者，则市水之汪也。水之通塞，占市利害甚大，故有仓水上，凿小渠以通，久之没于豪。顷者，藩大夫循例欲复故，拘豪得之，而寻以计脱。里诸生徐，奉其父以市傍町畦地，与仓密比，愿输焉，官司义之，敕豪代偿直，而豪故崎龁益甚，乃市人无不义徐生也。予间往蹈其地，则耆老牵裾曰："毋宁一青衿之为义，而安用我羞耇为？"荐绅之族曰："此才子弟，吾助之施。"其衿佩者曰："徐生首之，而我与若尾之，无令为义不卒。"即偿不中赀，而罔不义形于色矣。余叹曰："是民耳，一人也愿划肤以保全生民，一人也渔穴其籍而豺据焉，则民之所以分也。"因述其事于册首，以诏仁暴之路。

通积备荒附

李杭问心牍

夫唐栖四面水乡，各省直米豆与诸货物轴辏，缙绅及富厚之家，皆于此置造栈房，或自积营利，或召贮取租，其来久矣。大抵米粟出产有限，积囤无穷，秋成谷贱则收，次夏丝齐则发，换易之利，积计每至数倍。合无因其栈房之便，积囤之利，劝令随力加积，据实报数，其县或置一簿，听各栈户认填余积米若干担，除五月间换丝发变外，务照原认米数，于青黄不接时候，督令湖墅发粜，接济省下饥荒，仍照时价，不亏原本，彼则总之取利，我则借以济荒。又或官有帑银，即令唐栖积米之家，领批附籴。其人起家斗斛糠粃之间，计算必精，驾轻就熟，其从必勇，而又得借官批庇其新米，所利

亦不少。舳舻衔尾，因公及私，此诚两便之道也。

重修奉真道院记

卓明卿

夫冯依有道乎？神冯石而晋言，龙冯云而变化，白鹤、太乙冯华，达摩、慧可冯嵩，岱颠则碧霞元君冯也。得其冯，而神斯神。人神之不神，能自神哉！若尔，神之冯亦大矣。北极佑圣真君，厥灵固彰赫尔。我成祖太宗文皇帝，躬尚俭而右玄，玄则有武当之宫。世宗肃皇帝，继志修禋江左宫于白岳茅山，辉煌金碧，(寓)[宇]宙映照。为崇奉所神，惟保障寰瀛，奔走焚祝，咸神是冯，亦势也。唐栖为杭之巨镇，山自天目逶迤，而皋亭黄鹤，水发苕源，潆纡汪汇，而五林栖溪。镇南陲，旧有奉真道院，国初，天师张某过而题曰“显教院”，盖年久就圮。弘治中，父老丁孟泽、余王大父璞、道士施孟暹辈，讲废而起，谓神居去前溪稍远，面阳弗燥，沦尘弗洁，瞻礼罔恢，度将易置焉，以费繁中辍。比道士许曰清真人，府知事俞大彰孙也，玄修于斯有年，复从二三父老议，申之分署别驾王公，割院余地，易缗于徐氏鼎新之，佐厥成者麇至，倾橐指困，庀材鸠工，凡三月峻事。盖曰清率徒，躬畚筑，殚精力，落成乃速。玉枢置前，玉虚奠后，缭垣翼庑，地既寂阒，宇复丽爽，阛阓喧隔，溪山秀挹，神其得所冯依云。夫玄冥为八天增彩，而玄天符宣；灵囊药潜施，而三师绩著。睹将纛云中飘真香，下界彰赫尔矣。矧祝融煽虐，旱魃为殃，罔不精白首禋，心斋露祷，反风兴云，神贶假应，一镇庄严，万户虔祝者哉！阅五祀，俶克树碑，父老请余，庸纪岁月。

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云南接察司副使、奉敕整饬金腾兵备、前刑部河南司郎中，邑人胡心得书丹。

赐进士出身、观工部政，里人沈修篆额。

万历九年三月望，光禄寺监事卓明卿谨著。

关壮缪侯庙碑记

卓去病

盖宇覆之下，皆气所塞，顺之而为河岳，为日星；激之而为长虹，为扫彗，皆是物也。人完是气者，生称豪杰，死作明神，焄蒿光怪，自耿耿天地间，无古今，无远迩，无巨碎，不可磨灭。天生关侯，以绝伦逸群之才，周旋先主，志恢汉室。每自举曰："日在天上，心在人中。"即此两言，贯于神明矣。当其为前将军、假节钺而攻曹仁于樊也，降于禁、斩庞德，梁郏、陆浑之间，咸受印号，威震华夷，曹瞒议徙许都以避其锋。虽赍志不遂，而此段气魄，何可销也！即令千三百年，上自邦畿，下至乡闾村巷，率供侯像而事之。无论往土木之现，盐池之战，灵迹甚彰，即儿妇童孺腹痛谇语，亦必祷之，辄应如响。侯何以洋洋如在，长与人周旋也哉？或曰："古来以法劝民，以劳定国者，固不乏人，岂皆无气者耶？何独神在侯也？"予曰：均之气也，顺而讫则散，逆而激则留。不见夫瞿唐三峡也耶？水与石激，而澎湃跌荡之势，遂成终古。得时而驾者，道泰辰逢，功成事遂，吾志可以无憾，气即平焉。故以黄帝为首，物圣人而记，有泽百年、数百年。神百年之说，计其一灵之所耿，二三百年止矣。以侯雄才大略，笼罩一世，而为阿依伦父如麋芳、傅士仁辈所算诱，使结发誓师之志竟不得展，岂不恨哉！一点丹心，化作人间之香火；满腔热血，结为尘世之因缘，固其志气激扬，有不能自已者也。盖予历览古今人物，惟宋岳武穆与侯略相当。武穆经营中原，两河豪杰响应，兀术乌陵思谋，惟俟岳家军来即降耳，其气势不减于侯。金

牌召归，志不得遂，亦与侯同。而武穆于今神气恬然，不若侯者何也？武穆曰："如我拒召，是飞自先反。"盖武穆为高宗所制，引服于臣义而不辞，故视死如归。侯为仇敌所陷，忿郁于出师而先死，故英雄不泯，此其所以异也。或曰："侯读《左氏春秋》，略皆上口，翩然为文士大夫，而又慷慨忠勇，意气激昂，乃屑屑与人断休咎、判从违者，毋乃琐欤？"予曰：唯唯否否。古之圣人，多在医卜之中，假使先主一统，侯当与武穆为左右相，其所张施条教，不过除恶长善，一洗汉季之习而已。今不得志而死为明神，以长一方事，为之教问焉以占，拒不正之求，应有谋之请，其所以利济天下，弘益斯人，又何殊于耳提象设者乎？且翼德不恤小人，而侯善待卒伍。其出军围樊时，梦猪啮其足，语子平曰："吾今年衰矣，恐不得还。"则其信谶兆而谆谆然好与人作缘者，亦侯性所自具也，又何疑乎？唐西故无侯祠，万历某年，里人周某创之，今年周君子复谋鼎新焉。祠成而乞予一言，予不敢以不文辞，而为之记。

关侯祠立碑缘疏

卓发之

家去病作《壮缪碑记》，谓侯气逆而激，如瞿唐三峡之势，是以没为神明，过于古之名将岳鹏举，菀结之气，与侯略同，而引服于臣义，未若侯之突怒。乃于平时拟壮缪忠勇，至张巡、许远而止，其菀结突怒之气，正足相当。今张、许孤忠已同腐草，而侯之英灵，独跨越尧舜，岂我辈拟人不于其伦耶？盖侯于金仙氏曾有半偈之悟，生平猛力，归宿法门，故能现身天人中，持吹毛剑，击涂委鼓，于以降伏魔民，护持龙象。侯之生也，不能统一三国，而没后乃能综理三教，震惊三界，千载而下，声灵通于生时矣，岂可复据生前事业，与

古今将相絜长较短，定其品格耶！世间铅汞得刀圭则成金液，顽石得方药则成琼浆，彼度世小道，犹不可思议如此，况夫慧剑碎乎空虚，英雄归乎性海，乃欲以凡夫情识，卜度其威神之所被，余则陋矣。侯于儒为忠臣，于玄为天神，于释为伽蓝，然则高皇帝立会通三教之旨，而近时管登之、李宏甫云附影从，以畅其指归者，实侯为之导师也。今法界众生，以古圣贤中所当敬共瞻仰，非侯谁与归？念去病北游，祠碑越两载未成，适武夷郑禹卿客祠中，书法过魏晋，予里中欲邀法书以竟此因缘，而资粮未足，需檀信共成之，遂因魏炼师之请，而为之疏。

重建文昌阁宫疏

沈椒羽

凡人间不生伟人才士，如山之童，水之涸，树之枯落而已，韵不存焉，地虽通广，犹荒壤也。是以馥溢膏余，英蜚秀结，即出菰芦苍莽中，咸得雷抨霆震于东海、南岳之外矣。吾乡西溪临水千家，固荒壤耳，自邵康僖公发巍科，而文运渐隆，甲乙之榜殆不虚焉。至近日，名于黉序者百余辈，积玉成圃，萃珠成渊，斯言信然。识者更欲为秘书金马之兆，石渠天禄之祝，拟建文昌宫，上应象纬，下荫鸿宝，将无藉是欤！旧有楼屋供像，坍毁特甚，因而葺之，于计为便。凡嗜文史、癖芸缃者，藉藉佳流为是中兰玉者，为一方青凤、为西河白眉者，不问多寡，咸各输助，使栋宇宏豁，几筵洁清，岁时祭奠之间，碧峰当乎平槛，澄流逝乎长虹，舒徐登眺，献俎陈觞，行睹一切才华奇杰之士，推鹿角雄谈，收鸡林俊誉耳，黄头奴惊指溪上五色云起，则文昌之示祥也，总领大雅，奋东南，斯在此乎！有志者其留之意焉。　弟子沈洪芳谨纂。

崇祯末年，里人欲葺里仁桥、关帝殿，后为文昌阁，乞椒羽为文，盖此阁与椒羽为近也。雕瘵之后，继以兵戈，阁其为沼乎？

国朝癸巳，奉真院道士沈东白，鼎建文昌阁于玉虚殿侧，规模宏远矣，凡我俊髦之士，云兴霞蔚，庶其念之哉！

张有道识。

重塑文昌魁宿张仙三像募疏

沈　琪

栖镇庵宇绣错，而梓童奎宿，迄无耑祀，或稍稍列像廊庑间，则又几延不肃，古屋龙蛇，非士大夫追隆报本之志也。羽客东白君，将修厥典，建层阁于圣院西偏。旧有文昌、奎宿、张仙三像，范之略小，合而祠之，岿峙清流，祈里中人文蔚兴，光前轶后。尸祝固道家事，其致意于二三士大夫，不可不谓耑且笃矣。阁既成，愿同志助完斯像，瓣香所格，俾吾里益生而能文且贵，以邀朱衣之点，而张仙职兼高禖，又必使文且贵者，及子及孙，十世百世，生我成我，义于是存，视柳子厚辈狎使女隶，乞不灵之巧于天孙，风斯劭矣。鄙人谨沐手濡笔，而代羽客以言。

天医院募疏

卓发之

予夙负大病，常乞哀药王、药上二大士，乃迄今未瘳也。其一曰穷。半生投足辄堕坑阱，有跋胡疐尾之嗟。其一曰愚。当面输心，背面笑世间交态，如此予乃疏率应之，动而得过。其一曰愁。虽当清风明月，欢场胜侣，而欲涕欲泣，殆不自禁。其一曰怒。千载以前，齿忧孤愤之事，辄嗔目裂眦，至英雄辈出，或叱而奴之。其

一曰家人。人生忧患，半属此辈，而嶮巇岝崿之状，余更备尝，至无所不有。予向来困顿，大率如此，而陶、吴、许列仙，善疗众病，遂以向日所乞之二大士者，乞之三真人。世或有与予同病者，必不吝庄严院宇，以应魏炼师之缘矣。时余居马鞍山之化城庵，醉卧不能起，口授叔潜，为书于册。

横潭

横潭，张超微先生之别业也，署之曰“半庵”，颜其堂曰“遂初”，其楼曰“卧痴”，筑石为矶曰“钓鱼处”，古木修篁，环流叠石，而先生徜徉其间。著述颇富，即《西里志》亦出先生大手笔也。而长公[子]玉书，亦修举业于此。每遇良时，花酣月大，即觞诸名彦其上，讲道论学，殆无虚日，题咏最夥，兹略举其概焉。

征横潭别业诗文小启

张德盛玉书

吾家卜居栖水，阅世已多，老父倚杖横潭，结庐其上，衡宇相望于市廛，门巷无喧乎车马。虽壮岁驰情圭组，乃衰年雅好园田，数弓十笏，颇费经营；丛菊四松，尽烦扶植。书阁一尊，皋室诸峰悉当窗际；钓矶片石，苕霅二水曲绕云根。渔火黄昏，棹歌清晓。望中烟雨，雪后林峦。携琴来就，频过二仲之踪；载酒相寻，每束五经之带。盘餐取给畦间，晚菘早韭，地力无虚。墙下白苎柔桑，名心久息；书卷未遗老眼，不废丹黄。午夜犹勤钞撮，等尘事于梦幻；颜楼斋曰卧痴，敢谐诸葛称龙。或与蒙庄化蝶，苦竹为家，烟波放艇，非避世之元卿，庭无荆棘；似闭门之仲蔚，径有蓬蒿。长者每呼洒扫，贱子日侍阶除。小园堪赋，愧无庾信之才；古舍可怀，殊乏陶潜之句。彼送归盘谷，必须韩吏部文章；即独坐辋川，尚思裴秀才倡和。

少陵十五诗，何氏之山林不朽；东埜三十韵，韦七池也鹦起于枋榆，鹦适其性于枳棘也。至如陶靖节之志寄于松菊，嵇、阮之志寄于琴啸，刘伶之志寓于酒，韩、柳诸公之志寓于古文，李、杜唐人之志寓于诗歌，岂尝拘拘于形迹哉！其所以如此者，盖有性可乐，而无慕乎外，是以代谢虽迁，其志趣直与（山）高[山]流水天壤俱悠也。今先生之志在乎横潭，是横潭者即陶之松菊，嵇、阮之琴啸，刘之酒，韩、柳之古文，李、杜之诗歌也，可不乐乎！

横潭遂初草堂记

徐士俊

横潭遂初草堂，踞西水之南，遥瞻皋亭黄鹤之翠微，近接超峰临平之青霭。窗槛之外，俯临溪潭，芳杜为邻，菱歌互答。中植翠竹、绛榴、桑柘，四围颇饶野趣。从桥南白板扉入，曲径逶迤，小楼矗起，颜曰“半庵”，盖张子有道之寓言也。庚子端阳后一日，余从京师归，主人招予坐斯楼，酌以旨酒，因即席赋诗云：“修竹藏千个，高斋署半庵。携将午日酒，来看晚晴岚。仲蔚蓬蒿隐，玄真渔钓参。故人此相聚，榴火照溪潭。”张子乐之，为余言碑石已具，惟俟文章以垂不朽。余愧非弇州山人，安能不朽人！惟是草堂去敝庐咫尺，可与朝斯夕斯，并称桑者。当时蒋诩开三径，仅许故人求仲、羊仲往来，似太枯寂。张子当推而广之，或赋诗谈禅，啸傲此中者，不止香山之九老，庐阜之十八高贤也，草堂主人其以予言为有当否乎？计所费约五六百缗，考其岁月则自戊子之秋初，迄于庚子之春杪，可谓一片闲心劳劳于丘壑间也。昔人谓不闻巢、由买山而隐，殆之松桂犹存。敝里适通南北舟航，荒斋屡辱贤豪步屧，间获留题座上，因之遍启寰中，偕此数椽，敢乞如椽之笔，尚余四壁，幸分东

壁之光，或近体，或古风，若长词，若小记，即书尺纸，远寄邮筒，庶几别业藉藻而永传，家君握珠玑以娱老，得渐成篇帙，当尽付枣梨，勿惜暗技，敬拜明德。

横潭草堂序

陆　诚

吾乡半庵张先生者，古隐君子流也，以积功累德传家，乡先生及闾闬耆硕，燕居聚论德望，必以先生为最。余先大人往往言及先生之学问文章，立身行己，可为当世则法。余年幼僻居穷壤，亲朋罕相问，间欲愿见而不可得。忆尝游横潭之下，记竹林蔬果、峰石溪流，桃源佳境焉。岁己酉，张子玉书读书宋子云，深得以相晤，因见横潭征启，意欲一言奉教，性愚，声律不谙，举笔辄已。然蒹葭白露，旷代犹思，矧生同桑梓，而竟无以致殷勤乎？愿尽一言，以伸予志。盖闻古之善养生者，在于适性而已。草木之生于土也，皆取怒生之机，以为萌牙甲(拆)[坼]，若少屈抑之，则其气不遂。故故人有卿相之位，千驷之富，辞而避之，若同敝屣者，岂不欲富贵而长贫贱哉！非其性也。如得其性，虽一花一树，一草一木，一昆虫，一鸟兽，无不浩然独得。盖天下之境无穷，而以适性为悦，方其得意也，无以易之，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是以鸢飞于天，鸢适其性也；鱼跃于渊，鱼适其性也；鹏抟于南溟，鹏适其性于天，不其然！是为记。

跋横潭草堂

吕　律翼令

古来高隐之士，托迹溪山，必踞溪山最胜处，如渊明栗里，摩诘辋川，和靖之孤山里湖，其人之性情与山水之性情，合而为一，故人

传而其地亦因之以传也。栖上最胜，无如横潭，吾友半庵筑庐其上，读古咏啸，著述自娱。予尝与半庵珊珊步履于临溪堤岸上，古木垂阴，见水光山色，晨夕万变，秋树苍黄，芦花摇白，渔舟野艇出没于烟波之间。斯时也，幽情独抱，意与景会，其旷怀高致，有迥出古人之上者，其人与地不因之以俱不朽乎！埜君斯记，又能写照传神于笔墨之外，不独半庵之性情，即横潭之性情与之俱出，庐山真面目，其在是哉！漫书其后。

栖里景物略卷之八

横潭诗序

隐不于深山大泽与城市，而独于野，自漆园氏（仿）[昉]也。予尝过濠上，其栩栩梦蝶处，杳不可寻，惟有垂柳丝丝，俯醮碧波中，有游鱼鲦忽来去，漆园之乐，尚可问也。半庵先生为园于横潭之上，门以外，却征聘之迹，门以内，起读书之楼，即不知今昔相去当运几里？然而《南华》数卷，时置床头，濠、濮间意，近在几案，不知先生之为漆园，漆园之为先生也。但先生潭上倡和诗，不仅征一时之胜，且将与天下知言者并游于中，是岂庄、惠之意乎？曰：此先生之齐物也。所谓天籁人籁，其来无方，而听者不厌，乌知不自有惠子者，宅于不土之里，而咏无言之诗，与先生相视于卧痴楼中也哉！

书卧痴楼集后

自双径而东，当海门而西，有栖水之胜，为张子有道故家，于此一水一邱，自为童子时已熟识之，则其构庐于潭之上也，固谓栖水之胜，无有易之者也。昔诸葛孔明躬耕南阳，居卧龙冈下，后三顾一出，徙家成都，虽有桑八百，而尽瘁师中，回视抱膝长吟时苦乐，相去悬甚。今张子颜楼以卧痴，而读书乐道，有终焉之志。张子自谓痴，张子实不痴也。元至正间，有大痴山人者，实居黄鹤峰之下，与横潭相望，数百年犹旦暮比邻也。余浪迹于外二十余年，尝自念

言不远先人坟墓，而又得地之胜者，无如栖水，倘得买宅而邻于卧痴楼傍，为大痴后身幸矣，且张子即为卧龙冈下人，固不可无阿承也。

题横潭别业二十韵

吕　律

幽栖本乐志，高尚匪逃名。冠盖宛邱外，琴书栗里情。到门沿辋水，登阁面蓬瀛。兰畹当庭砌，梅台拂槛楹。良辰时策杖，胜友或开荆。兴至垂孤钓，闲来问耦耕。著书摩诘画，读史舜钦觥。刻欲芟僮饷，勤知慰信行。为龙属东野，梦蝶傒庄生。对酒常邀月，寻山不入城。春中饶野簌，岁晚熟香粳。古树禽司候，荒园鹤沼更。星低渔火接，云过鹊巢平。随意栽花药，无心较雨晴。椎声信剥啄，诗韵涩彭亨。偶结缁黄侣，还联鸥鹭盟。快谈飞玉麈，柔曲傍银筝。驿路舟如织，沧浪棹自清。半庵容笑傲，十亩任纵横。何日衡相望，迎风五柳轻。

饮横潭别业赠半庵先生

有唐奇人号半千，意存名世五百年。先生雅意亦如此，姑以半偈名其园。不然鸿沟割据今已全，奈何仍以半辱焉。先生高卧楼百尺，不学问舍与求田。或时垂纶潭之水，或时招鹤山之巅。或时素心共一室，樽中有酒琴有弦。客来一觞侑一咏，至今壁上星满天。我亦引满歌一阕，与君添响入流泉。

题张半庵风雨读书图

横潭横潭何假绘，万竹园中半庵在。客来载酒共清谈，主人并不吝相对。我观斯图殊不然，不写天朗与风惠。半庵善读古人书，古人心在风雨外。

卧痴楼读书因赋赠有道先生

吕　律

平泉去不归，金谷醉不醒。何如横潭上，万卷同兴寝。雨为壮溪流，风为开竹影。适当把卷时，神理相策警。洞天秦灰前，何论汉与晋。真气满户牖，廛市临自屏。所得共招寻，登箕及涉颍。

怀横潭别业驰政半庵先生

天目送青来，太湖浮白至。山回水抱中，位置一张子。读书忘岁月，谈道穷未始。解颐者谁与？竹风笑不止。

栖水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为半庵读书赋也

栖水之湾兮，有风自南吹。彼行声兮，递响佩环。一章

沿流而至止兮，横潭之上。中平且衍兮，草堂是向。二章。

中有高人，好楼居兮，还读我书。风雨不无徙兮，古人与俱。三章

横潭秋月

德清金　梧苍野

横潭漾漾泛秋月，怅望烟波渺难越。凉风吹动木兰舟，月明处处菱歌发。菱歌乘月起中流，隐隐箫声动画楼。箫声菱唱音相亚，横潭月转金波泻。月照金波泛槛过，夜深摇落秋风多。独怜天末佳人晚，秋水芙蓉愁奈何！

题卧痴楼和沈二表兄

金　梧

习园高阁近溪开，对面青山傍槛回。满目琴书堪笑傲，缘堤松竹绝尘埃。窗含远水兼沙净，帘卷青云度雨来。坐看芳洲多晚色，菱歌渔唱夜深回。

题横潭卧痴楼

金渐雝羽周

主人卜筑横潭边，高楼百尺临清川。桥畔人归芳杜渚，门前歌响采菱船。自言廛市无可适，聊傍澄江开远色。朝飞虹雨挂栏干，暮卷江涛走画壁。倦来岸帻倚前轩，对面遥峰黄鹤翻。黄鹤仙人杳然去，朱幡绛节空相援。此时凌虚聊兀坐，东阳八咏谁能和？世人龌龊羞与群，南窗高枕堪长卧。一枕名山已卧游，觉来遂自瞰湖流。天高日落吹长笛，催落湖边万树秋。

甲辰除夕前一日登卧痴楼

沈瀚生武抑

登楼望远色，纵饮驻残年。橘柚经冬美，鱼虾近市鲜。亭皋移淑景，林□薄疏烟。此地堪高卧，能痴不愧贤。

寄赠半庵道翁横潭别业

沈　谦去矜

闻君筑室傍横潭，醉月眠花兴自酣。野水寒烟生古岸，乱山斜日隐秋岚。鹿门避世应难问，鸿宝传家许共探。千载羊裘同此意，少微谁识在江南？

横潭曲赠玉书道兄兼题新集

横潭月出照玉砂，横潭藕叶香胜花。花香露白人夜起，弹罢瑶琴天似水。锦鳞远寄东江东，岂应流水无知己。四愁高唱青萍吼，休文六忆吾何有？人生荣落亦转眼，痛饮工文俱不朽。可怜不负潭上花，潭水亦应变春酒。

秋夜集横潭草堂

沈士谔石臣

别业幽扉近碧湍，高人拥膝满琅玕。拈题山对樽前出，岸帻花明月下看。共喜烟霞凝别渚，更添渔火点层澜。秋高频拟西园集，永夜传觞兴未阑。

题横潭草堂

董道权巽子

林泉推绝胜，耕凿得幽栖。小阁当山出，低檐与竹齐。一经身作蠹，三雅客如泥。好记从游处，重来路欲迷。

其二

晴看鸥鸟浴，晚听棹歌还。一水纡回过，数峰衣带间。风尘容地僻，花竹与人闲。尽日惟高枕，柴扉昼每关。

题横潭卧痴楼

释圆瑞怡晖

经年频过此，剪烛坐钟残。地僻身堪隐，楼高卧自安。松声风满树，竹影月千竿。挂衲如相许，栖迟共岁寒。

同人重集横潭

董道权

昨宵微雨暗孤亭，此夜疏云见列星。风过欲吹灯影乱，寒深莫放酒杯停。巢鸟咿哑飞高树，归雁参差落远汀。不尽五经能醉客，相逢何自叹浮萍。

题横潭遂初草堂

宋　琦寿谷

携伴时相过，前村烟树残。楼台凭眺远，邱壑卧游安。负郭余

花径，临流只钓竿。曲江风景在，应逐水云寒。

横潭别业和韵

卓胤城

疏林当地僻，高士此深栖。扫径花犹落，侵阶草自齐。楼头堪待月，屐齿欲冲泥。不尽临流意，微茫望里迷。

和巽子横潭别业

张　吉

松菊开三径，清风独往还。千村流水外，初日乱峰间。放鹤人俱远，栽花心自闲。主人能爱客，无事掩柴关。

又四绝

诸匡鼎虎男

家世旧居栖水，卜居新傍横潭。听鸟花间竹里，持竿涧北溪南。

其二

沿阶芳草断续，垂帘杨柳婆娑。栖逸颇同仲蔚，风流直比灵和。

其三

幽境人称佳绝，清斋自号卧痴。留宾早菘晚韭，适趣紫燕黄鹂。

其四

策杖欲寻幽胜，泛舟为爱潺湲。登陟云霄以外，往来苕雪之间。

查嗣瑮德尹

乱草新除径，荒村旧有邻。柳深溪路暗，风细落花匀。朋好能

携杖，琴书可护身。横潭秋水阔，日日坐垂纶。

海昌张　英白也

别业幽无尽，沧波面面函。经过容鸟雀，出没任烟峦。竹径渔人识，菱歌穉子谙。闭门非为隐，嗜古或成贪。水阔鱼虾贱，霜肥橘柚酣。老亲时倚杖，好友日停骖。饭煮胡麻滑，樽浮杏酪甘。名心消白眼，时事误清谈。直是辋川上，何如杜曲南。君应栽五柳，我欲载双柑。雪水摇晴练，微山耸郁蓝。余家微山。无缘操剡棹，清梦绕横潭。

嵊县李文纯亦佑

幽居谁是伴，枕簟觉云多。摊卷青山色，开樽黄鸟歌。霜藤萦冻石，雨幄长春萝。为算鱼矶水，朝来几寸过？

钱光绣圣月

兰露桐风小筑幽，闲心久被白云留。华阳一枕堪千日，何必华胥梦里游。

题卧痴楼

古鄞高宇泰隐孝

闻有茅斋雪水涯，幽人高卧自称痴。过江耆旧今余几，避世文章长自怡。月冷时能通静梦，茶香绝胜遇新知。松筠尘外无由识，二仲于今还属谁？

蒋汉纪波澄

三径蓬蒿问绿芜，数椽幽筑傍村居。庭闲自有高人赋，巷僻还多长者车。青女装残枫叶冷，黄花秋老竹篱疏。云中几树参天秀，飒飒飘香桂子余。

甬上李文胤杲堂

老来日注养生篇，小筑横潭亦自然。蚊脚细书犹火下，乌皮隐几只花前。五经应束先生带，双桨常乘渔父船。道是夜来高卧足，不知春雨过蓝田。

无锡诸保宥六在

笑傲林泉羡独醒，元龙百尺水为屏。常悬木榻邀清梦，时见征帆度远行。绕枕烟峦移紫翠，披襟邱壑送丹青。潜鱼午夜听琴出，谁道成连隔海溟？其一

共说君家胜十洲，横潭能载绿天浮。披迷云树当窗见，肆好琴书满架收。蓝玉已看芸草秀，丹砂不羡赤松游。青樽画舫寻常事，何日还登谢眺楼。其二

留题张子横潭别业诗

沈翰生武抑

皋亭爽气薄丛篁，满目溪声近楚湘。芦荻春深藏乳燕，芙渠风细浴鸳鸯。一樽常满思文举，三径时开胜辟疆。入暮渔歌发清唱，更闻零露散花香。

丙寅夏日半庵集同人倚韵

德清胡麒生雪田

聚入兰台乐可从，柴门迥有翠微封。平分月暗邻家火，不断香生树杪钟。半榻琴书消暑气，一溪烟雨淡秋容。由来嘉会称文字，雅集西园得几逢。

次方翁韵是夕雷雨大作

韦人凤

白社青灯相过从，茆檐自有暮云封。衔杯不问荒城漏，欹枕时

闻野寺钟。五夜江亭催霹雳，一天风雨落芙蓉。明朝莫便轻离别，秋水苍茫未易逢。

用前韵

德清沈应旦方平

十亩桑阴策杖从，萧条三径绿苔封。林间不识兰台客，梦里犹闻长乐钟。古戍秋风沉玉笛，沧江夜雨暗芙蓉。相期共作渔樵计，白发青樽到处逢。

题卧痴楼

胡文祥季子

昨梦蓬莱顶上行，缥缈琼楼凌太清。中有绰约一仙子，双鬟高髻垂珠缨。我来稽首瑶阶下，玉女惊传掣羽旌。屏间云母簇拥出，霞裾珩佩鸣琤琤。欣然顾答遇合奇，招我高楼彩陆离。举手亲捧紫霞觥，侑以云璈凤管吹。兴酣醉倒碧栏[边]，一似风袅披琼枝。扶向镂金七宝床，覆以五彩虹霓帷。蚩蚩酣寐珠宫里，青鸟朝朝唤不起。蟠桃结实岁三千，高卧已今三结子。非烟非雾绕蓬瀛，隔断红尘几万里。天风一阵海涛惊，梦回块然在栖水。披衣霍索小窗前，迷离一片轻绡烟。五城十二楼何处，几欲痴狂飞上天。嗟无凤翼翔矫矫，忽值青鸾云外传。开缄知是无无子，先生别号。索赋卧痴楼上篇。牢骚抑郁未能伸，赢得诗思似有神。仰天咄咄向空笑，想见羲皇以上人。哂彼世网拯竞者，片时安寐不遑假。鸡鸣争起相驰逐，意气相倾不相下。讵知处世若大梦，胡为劳生等驹马。不如安向高楼睡，散发横襟无顾忌。松眠白鹤聊相亲，花卧青牛争得意。醒来浩歌游仙诗，旋餐蠹鱼腹中字。含哺鼓之乐陶陶，永矢弗谖仍独寐。君不见，昔日图南隐华山，静参今古白云间。至今仙去

在蓬岛，愿往见之不可攀。安得此身化蝴蝶，栩栩朝朝相往还。

横潭偶过作此，柬沈问佺

钱　璜右玉

何日龙飞去，空留一古潭。春疑云霭起，夜看有光涵。洗剑心虽壮，投竿老自惭。明珠遗不少，蛟室若为探。

次韵答右玉予家去横潭咫尺

沈之宋问佺

久傍蒹葭隐，烟波啸石浮。白云闲自坠，秋水淡相涵。蓑笠身甘老，须眉影独惭。明珠应有在，何日与君探？

题卧痴楼

徐　濒澂生

十亩闲闲地，潭深花影横。伊吾开卷趣，欸乃棹歌声。世法从痴看，文心逐卧生。登楼见山色，最喜是春晴。

咏横潭卧痴楼

周　绰清林

世事良多幻，何妨任我慵。幽居堪寄傲，浊酒且相供。王氏有痴叔，襄阳称卧龙。春和飞乳燕，秋雨听鸣蛩。不作南柯梦，无劳午夜钟。睡来长栩栩，觉后颇雍雍。试看横潭水，虚无似我胸。

咏横潭卧痴楼

邵斯恒瑶林

张子耽高隐，横潭读异书。登楼时听水，坐石偶观鱼。皋鹤花林近，求羊竹径疏。卧游通五岳，怀抱自然舒。

题赠卧痴楼

邵斯扬于王

佳胜在山川，斯楼结卧缘。清心悬半榻，博物识全编。竹径能招客，茶香爱品泉。倪迂和米癖，千古自相怜。

题卧痴楼

吕　律翼令

楼居四望绿阴深，修竹垂杨世外心。沙濑烟消思把钓，石床月照坐弹琴。山分翠色横虚牖，鸟啭歌声入密林。咫尺系槎连曲槛，良宵响答有长吟。

过张仲老卧痴楼赋赠

翁绍掀

楼开天半恣登临，日暮桑园一片阴。放入湖光低水槛，列来山色落枫林。文章白首愁多事，风月新诗费朗吟。更指数峰前语我，此中高卧白云深。

秋夜横潭步月

白门胡　涵天牧

黄昏何事复淹留，半袖寒溪已暮秋。门外石桥沽酒市，水边竹巷读书楼。孤笻自爱扶人去，舴艋无端带月流。寂寞西风听不尽，萧萧一片荻芦洲。

卧痴楼赠半庵道长

金长舆载师

澹水层峦一望收，先生高枕卧痴楼。诗成鸿雁数声远，客到柴门两岸秋。花径曲随幽砌转，钓矶长傍野云浮。我家只隔溪桥住，

唱和何妨共白头。

偕福漳翁允赞访仲谋于卧痴楼不值次韵

卓　回方水

市穷山见此登临，十亩人称是汉阴。不道德公方渡沔，却招元直竞投林。逃禅易了还难了，琢句长吟又短吟。为想痴龙楼上卧，潇湘半壁转清深。

甲辰深秋题赠半庵道翁

胡乐素布臣

临流开别业，恰对远山青。古木深垂幕，幽花长满汀。秋声听六月，浮影浸空亭。为谢门前客，高歌酒未醒。

甲辰重九前一日横潭联句

小园秋色老还幽，天外晴峰一览收。允赞竹里茅堂南北岸，菱塘画桨去来舟。天牧犹夷曲径寻诗远，箕踞斜阳载笔游。半纮多少劳劳车马客，不知此地有芳洲。于石

其二

醉眼横来天亦小，狂歌忽逐野云飞。允赞文章自许留吾党，山水何妨老布衣。天牧月上茶铛烹落叶，人归花径锁闲扉。于石明朝莫漫登高兴，载酒还来坐钓矶。玉书

题仲老盟翁卧痴楼

许　迁殿蜚

四野苍茫一望平，层楼隐处即蓬瀛。争栖归鸟飞来倦，唱晓邻鸡静有声。扫却俗缘能破梦，撇开心事可逃名。青山莫问衔红日，独傲羲皇作养生。

横潭渔火

唐寅清文蔚

小阁凭虚俯碧溪，横潭初夜月将西。忽闻棹唱凌波发，遥见渔灯隔岸迷。明灭乍随星影乱，参差还逐水萤低。幽然起我沧浪兴，觞咏何妨到曙鸡。

题仲谋先生卧痴楼

陆　进苍思

高士经营结草庐，小楼延眺乐凭虚。窗临黄鹤山光近，槛映横潭夕照疏。陶令躬锄三径菊，邺侯家贮万签书。东邻孺子频来往，谓埜君先生也。日暖风清共钓鱼。

卧渔楼

金子峤庵(跳)[眺]咏之所也，在横潭之北，奉真院之东，讲读之暇，即登此楼，一二同人飞觞拈韵，留眺览[焉]。峤庵擅词，有《峤庵小词》若干卷，已行于世。《卧渔楼诗集》若干卷，惜未梓而没。里人徐埜君先生序其楼曰："四顾云山蓁藐，半溪烟影朦胧，桃花岸上蝴蝶争飞，杨柳枝边蜻蜓夹舞，一旦置身空碧，端具补天浴日之才思尔，高卧茆茨，亦鲜水落石出之慨。"

卧渔楼小集

金长舆载师

木末云归雁阵寒，故人樽酒此相欢。高歌对月怜同调，短发簪花懒正冠。十载风尘余病骨，半生心事托渔竿。从今六合长高卧，好把秋光取次看。

九日次寒上人韵

楼高百尺愧陈登，啸傲群流赖友朋。但使黄花能醉客，不嫌绿

酒暂留僧。

默堂诸子走雪投诗，遂登卧渔凭眺，时范子将返吴门

歌泣浑无赖，拚期汗漫游。坐花应秉烛，踏雪共登楼。酒带余醒放，诗依旧韵酬。明朝江上客，还忆剡溪舟。

金汉阳

金渐，字梦蜚。崇祯丙子中式，顺治丙戌进士，任邢台、汉阳两县。有诗集。

金母陈夫人

陈氏，金渐雝母，康熙八年旌表。金字羽周。

系槎楼记楼在西小河南岸

徐士俊

水山先生吕氏之豪杰士也，善诗画，通天文、术数、兵法，与山阴徐文长，同受知于总制胡公，当时扪虱谈兵，横槊赋诗，去今百余年，尚凛凛有生气。曾手书“系槎”二字，将为额，未有所属。传四世而其后贤，翼令取以颜其宅后之书屋。屋故临水，为小楼三楹，望皋鹤诸峰，近在几案。芳杜园踞其南，仅隔一水，茂林长松，可引而摘。渔舟客舫，日往来过其下。楼中之人，惟晏坐读书，世上风流置之度外，高出玄真子一筹矣。余与吕子为深交，今年又下榻此地，课其二子暨任生，若与斯楼有缘。其尊人芝岩先生，复朝夕快谈，相为老友。因思六七年间，余浪迹京师，又从长安过齐、豫，流寓楚尾，泛泛如不系之舟，客愁旅况，尝历殆尽，而今始获有故乡之乐，盖水山先生有以教我矣。张思光有云：“臣陆居非屋，舟居非水。”系槎之义，当与泛槎者共参之。戊戌端阳后一日记。

系槎咏

吕　律

远巘晴光滴翠微，石林茂树隐朝晖。帘虚遥映轻云过，水渺微明白鸟飞。野竹寒陂风袅袅，烟罨曲岸影依依。漫成濠濮林间想，会遣浮生傍钓矶。

其二

高楼卧病十年多，烟绕寒塘曳薜萝。积秀群峰回翠霭，遥清双径落澄波。坐来百尺元龙静，梦去三江谢客哦。春信子规啼已去，嗟跎华发奈愁何！

次翼令韵

金长舆

山光入座转霏微，日日凭栏到夕晖。触处题诗闲自咏，惯看山鸟不惊飞。苍苍远树连云合，两两归舟夹岸依。自是幽人清绝地，月明容我叩渔矶。

栖里景物略卷之九

陈汝宁

陈蕃，号青霞，崇祯末年，河南直指陈潜夫委署光州添设同知，受州事。兵寇往来，戎马旁午，捍御有方。兵燹之余，尤以振兴斯文为己任，立青云社，颇称得人。擢汝宁府同知。有《汝光杂著》。

周文煌传略

周文煌，字太玄，西里人也。晓音律，家贫，落魄不羁。天启初年，为友人讦讼，当两造之际，木索棰楚无算，一辞不相及，里中人因目摄之以豪杰士也。不数年，大将军毛文龙镇山海关，招纳四方英俊，太玄往投之，无他长，以其杭人也，收之麾下。既而毛将军移镇皮岛，兵出没如神，敌人罔测。太玄在麾下，谋所以建功者，即以音律进，毛将军悦之，授以千兵之职，不事战阵，第日夜教习其歌儿数十人，军中常为梨园之乐，敌人不知，以方戏也，而毛将军已潜出师，疾趋他寨，往往取胜。于时太玄之骄侈异甚，歌儿美女服鲜衣，乘怒马，骋于海山之间数年矣。其后毛将军为袁崇焕矫旨以杀，士卒散乱，太玄号呼，莫知所为，念受恩于毛将军，无可报者。时毛将军尸犹暴露海滨，太玄为草疏，痛陈主帅之有功于边，愿乞赐收骸骨归葬，卒允行之。已而北骑薄都城，崇焕肆诸市朝，舆论始定。明年，孔有德叛，大掠齐鲁间，太玄自揣与孔有旧，往说之释甲归

国,孔不听,遂杀太玄。

讼毛帅冤疏

周文煌

原任东江平辽总兵标下加御游击臣周文煌谨奏,为逆督典刑已正,故帅冤死堪怜,谨将印信亲笔谕帖,抄白进呈御览,以表孤忠,以祈钦恤事。臣闻忠佞不两立,故纯臣有杀身以成仁,功罪每互彰,圣主悬赏罚以励世。臣武人,不敢泛言朝政,第委身海外,事故帅毛文龙有年,每见其誓死吞胡,舍身报主,一片精忠,不减宋之武穆。无奈天未悔祸,逆督袁崇焕结党通,又勾虏入犯以图款局,其碍手碍眼,止有文龙一人。秦桧不杀武穆,则和议必不成。崇焕不杀文龙,则款局必不就,而臣帅之杀机伏于此矣。上年六月初五日,崇焕令奸党徐敷奏李大纲等,暗设机关,邀与议事。朱亥之椎一击,晋鄙之首遂悬。曾几何时,而逆又狂逞,隳我名城,杀我大将,直至九庙震惊,千里流血,损国家多少金钱,国家多少赤子!人皆谓边墙之失守,烽火之不明,而不知坏我万里长城,自杀毛帅始也。今皇上知崇焕之罪,已赐处分四罪,而天下咸服,海内诵圣断矣。乃文龙一片忠魂,犹是屯膏未恤,尸棺暴露于孤岛,妻子流离于绝塞,何以慰孤魂于地下,劝将士于岩关也哉!伏乞皇上大奋乾断,特赐文龙骸骨以归葬,录其后人,世世不绝。奸党徐敷奏李大纲等,设谋倾陷,实为祸魁,并乞敕下法司,逮问正法,则骏骨市而千里争来,九鼎铸而妖魑屏迹,以此鼓舞,海内必有起为皇上东平彝,西平虏,勒燕然而拂沙漠者矣。臣无任激切哀恳待命之至。崇祯三年十月初九日具奏。奉圣旨:逆督擅杀岛帅,罪案已定。毛文龙历年糜饷,牵制无功,岂得乘机借端,饰称忠义?周文煌渎奏不

伦，好生罔肆，本当究处，会系愚弁，姑饶他。毛文龙身尸，准与亲人领埋。该部知道。

附抄白故镇印信谕帖

都督府谕游击周文煌知悉：本镇拥孤军于海上，拮据焦劳，八年来矣，岂特牵制而已。犁扫之着，端在斯举，原非局外人所了了者。但招来者众，接济者寡，每每绝口叫呼而未之应。几经查阅之，科院道臣不可问耶，而腾饱之日终是无期，安望其奏荡平之效？坐失事机，徒增叹息而已。本镇一点血诚，惟知图贼报国，以报知遇。若令弥缝世故，预乞先容全家保妻子，委非本镇素心也。近来往往责之以礼节未到，纷纷以私意窥人，捕风提影，信谗口之嚣嚣，欲抹杀公道，则何以服人？且夫关门岁费饷金五百余万，稍缺数月之给，即有杀抚缚镇之哗，庙堂之上，岂无良心，岂无耳目？安可凭无根之捏，而误恢复之大计？区区此身，奚足为惜，但恐议论多而成功少，将来酿成不可结之局，反为议论者滋愧矣。本官蒿目时艰者，于当道前一白之。兵则减矣，饷则减矣，而东事何日能完？今数虽减，而兵民尚在，倘每岁发饷百万，复土恢疆，直易易事也。仍旧如前，本镇亦付之无可奈何，惟有送兵马归之山东，抱印信还朝廷两着之计，别无所处也。特谕。

崇祯元年十二月初五日。

臣子不尽忠于国者，皇天以男盗女娼报之。此故帅朱笔亲批。

雁楼记

徐士俊

予家贫，不获数亩构高斋画阁，花径竹垣，仅促膝小楼一间，又与内子共之，名曰“雁楼”，良有以也。性爱书，不能多，购得意者若

干卷，朝夕随身。雁楼之外无他地，读书之外无他事。楼中不堪植名花异卉，则就小瓶点缀一二枝，春日横窗，花气满案，相对读陶令《桃花源记》，别有天地，非复人间。壁间置素琴一张，紫箫一枝，名人山水画一幅，杂以小样吴笺，随意拈玩。雪月之际，煮茶问字，或小酌半酣，则以解醒汤佐之。雁阵翩翩，从天外来，相与闲理冰弦，若不胜清怨者，则又信斯楼之与予有缘，而无暇他构也。然予性嗜整洁，残红乱翠，往往混入案头，颇以为恨，究不失共之之意耳。作《雁楼记》，铭以八言：

毛羽不丰，聊寄一枝。秋风夜月，忽焉高飞。

雝雝鸣雁，永矢勿移。晦明寒暑，尔楼实知。

公有诸刻行于世者：

《雁楼集》、《尺牍初编》、《尺牍二编》、《尺牍广编》、《草堂词统》、《徐卓晤歌》、《春波影》、《络冰丝》、《紫珍集》、《内家吟》、《历朝捷录直解》、《太上感应篇注》。

与徐垫君公有尺牍之选

毛先舒

尺牍小技而难工，《新语》一书，遂片片栴檀矣。此道近苏、黄，称佳能，纯乎本色，质叙无不臻妙。今如百谷，眉公亦俱能撮胜。或嫌王太着色，陈太取致，斯固有之，然亦由人地耳。苏、黄二公，少壮立朝，虽流离悲愤，儿女故旧之情，皆关国是，故落落写来，俱有动人而不可废之处。王、陈不过两布衣，而言又不可出位，其所抒写，本无大事，则不得不借资于色与致，才固不逮，亦地限之耳。此知人论世者，自应得之，非先生谁知作者苦，观者苦耶！

与徐埜君

陈　璜琪园

西泠天台，同此浙水，弟夙耳芳馨，曾再过西水，欲炙芝眉以慰调饥，两值高轩远游，踵门投刺而去。室迩人遐，悠悠我心，于今如畴昔也。顾自拮据荒区，远隔吴越，引睇埜君先生，如天际真人。间于诗文选中，挹庾、鲍之丽句，企王、孟之高风，神交久之，亦未识记室，亦[未]知有章安男子否也。近见《尺牍新语》一书，为先生偕汪憺翁评选，广收新彩风裁，尔雅可与新抄并称双璧，价重连城矣。弟生平无他嗜好，惟耽杜撰诗文，潦草授梓，殊不足观，但途遥不能多寄就正。兹因寒宗青霞兄南旋之便，附呈六册，幸惟指南而丹黄之，以备大选中昌阳猪苓之末。率勒不次，弥增主臣。极目斗南，曷任心溯！

与徐埜君

胡胤瑗殿陈

某垂髫即喜读先生等身之书，于《词统》一集，尤脍炙不去口，因于此中得领玉屑，盖不啻入琳琅之圃而探夜光也。自后明词之选，倡和之章，先生之范围者深矣。殷殷云树，谋面为艰，今秋始幸登龙，复嗟题凤，反蒙见饷尊集，更愧珠玉溷投，焚香卒业，真觉不履不杖，烟岩在袖，三竺六桥之胜，尽收入雁楼中矣，何止宝光四射，足令贫儿暴富耶！然则某不幸而未拜清光，犹幸而获睹名山，庶几朝披一编，夕授一简，如坐春风中，不至贻讥于入宝山而空回也。

与徐埜君

顾自俊秀叔

晤丹麓，知先生于仆极蒙嘉奖。仆还自思，亦何长可当先生意哉！若仆于先生，真有不能不倾倒者，即如诗余，仆近亦颇留意，及读雁楼诸调，秦少游之风华，柳耆卿之藻丽，殆于兼之，当代有词人，使仆不敢复濡毫，况文人之大者！仆即弄文翰，亦只偏师小队，望岳家军，真不能不退舍避矣。馆中稍坐，定当即趋教。

呈上文稿，万惟斧削。

与徐埜君

张之鼐

弟向思作西里志，因卷帙繁多，难以卒业。接沈子虚谷《苕溪诗话》，深喜简洁之中独饶幽趣，窃欲仿而行之，正如倪迂山川图，寸幅中具合云烟溪壑、鸟树桥梁，披阅之际，自令人可爱，不必定崇山峻岭、长江巨河、楼阁舟车人物悉备，乃始为佳也。先生以为然否？第编次冗杂，贵精核又贵详核，叙列古今人景物诗，甚费匠心布置，弟才短拙，甘居裨谌之班。其修饰讨论润色之功，非先生其谁与归？横潭幽寂，颇堪静坐，焚香煮茗，函丈地当与君共主之。况栖迟无几，又将赴北墅诸公约矣。晚来渔火，晓听禽言，孺子榻可常设也。幸祈惠然，勿我遐弃。

赠埜君伯父诗

徐孝直孝先

词坛卓荦亦雄哉，夙昔吴中赤帜开。自信风云终奋翼，堪怜日月老衔杯。高名世少南洲隐，艳体人称常侍才。却笑阿咸飘泊甚，传经绛帐首重回。

大伯父客黄州始归漫赋二首

汉水吴山行路难，风尘潦倒怯征鞍。三年归梦天涯迥，千里浮云江上看。老去空携青玉案，客来还着白衣冠。蓬蒿没径门长掩，穗帐双悬泪未阑。

其二

大江西下片帆流，景物萧条动客愁。赤壁云生迷战垒，沧江月出伴归舟。问奇自有杨雄宅，作赋何须王粲楼。少小传经徒偃蹇，于今还共竹林游。

送岳翁北上

张元坪广平

九月黄花发，驰驱事远游。风霜千里道，烟雨大江头。别恨传鱼素，乡心绕雁楼。携将青镂管，声价动皇州。

其二

别离秋欲暮，已近苦寒时。归燕随行李，征鸿寄运思。边关春寂寂，旧国恨迟迟。慷慨登临处，奚囊好贮诗。

过栖水访垫君，诗以代刺

吴兴张尔翼文举

何堪处处起秋思，漫忆神交阅岁时。湖海未除豪客气，风流曾见美人词。霜清老树枫晚□，水咽寒塘雁影迟。此地有情原不浅，敢将落落向君知。

别怀，仍用原韵

萧萧何以慰愁思，乍喜相逢落雁时。海内如君多道气，怀中赠我有新词。琴翻流水音仍在，剑蓄空城感自迟。莫恨秋来潦倒甚，

客窗重许话交知。

赠埜君

余杭严　敕无敕

夙好不过是，今之埜君□。古心横眉宇，灵气钟诗文。乍隔频来梦，相逢胜所闻。孑然一水外，长日赋停云。

奉怀埜君

仁和沈　捷大匡

原上芳兰隔谷吹，不将香泽乞人知。漫劳树蕙夸盈亩，愿佩琼华折一枝。嫋嫋怀烟春雨后，娟娟泣露月明时。伊人风韵清如许，采撷安从慰所思！

有赠

张之采去浮

栖水徐埜君，吾宗宅相，负隽士林，尤工诗律，太守牧伯狎主、风雅美人之思，每形梦寐。

清问萧骚寤寐通，几劳蘧蝶水西东。悬知琢句雪能白，乘兴寻源桃自红。好避世氛桑者野，扢扬大雅泽之宫。蒹葭白露人犹在，脉脉予怀啸晚风。

送徐埜君

纪映钟伯紫

不见我埜君盟兄三十年，长安道上，忽然把手。今将返西泠刻《雁楼集》，便同王麻城入楚矣，诗以送之。

三十年来别旧游，天涯风雨梦悠悠。新声乐府传桃叶，定本名山署雁楼。紫塞相逢回白首，黄冠何日往丹邱？最怜垂老犹为客，鹦鹉洲前拟放舟。

送大伯父至楚

徐孝直

烽烟连楚粤，离别迴生愁。云树孤帆出，江湖万里流。祢衡工作赋，王粲苦登楼。此日风尘客，能无忆旧游？

杜处士传

鸿胪丞吕　需撰

杜处士乾，世居塘西里，以父奎墓在皋亭，故号怀南。少年时，挟诸少年章台曲瓦，佐佑以狎。既壮，弄裘马、抟觝、博塞、鹜玩以侠。稍长服贾，弗善窥盈缩，干没以乏。迨老力稼穑，娱芳卉，与乡闾戚谊，盘桓杯酒，笑傲以洽。处士履措，向不落莫人后。里之南，水中有洲，谓远市，则去阛阓不数武；谓迩市，则氛嚣邈然。处士乐兹清嘉，辟榛秽，创室庐，植柳竹，别作隔世境界。处士卒，洲归卓外史。外史不忍死处士，忍尸祝之，绘图灼芗，俾处士之名与洲俱存，名洲曰“芳杜”。辟未辟，创未创，植未植，晃朗豁达，嵬邃敞密，郁丽翠蓊。惟时地灵阐秀，人文斗奇，兹洲与处士益光矣。处士之配，周之母邵。邵之弟康僖公，邵之妹为余伯母。余孩提时，公之配恒持抱予，故余称处士为姊丈。处士有二女，一适胡，一适周。适胡者生子心得，中乙丑进士。进士之胤，康外史之甥也。

赞曰：人以地胜，地以人显。兹洲以外史氏，诸景焕萃，山川相映发。处士缘兹洲，声称不泯，永永百世。地以人显，人以地胜欤！天壤间，沕穆寻轧，名实因著者，固如是。

嘉靖乙丑冬日，长洲文彭书，卓文卿画。

芳杜洲别业诗序

异时予入越，过槜李、石门之间，千波纵横，翠水如玉。兼葭一

方，动伊人之怀；芙蓉别浦，兴姝者之恋。于是禽鱼亲人，山水娱客，兰桡久驻，仙源未通。伫子真于谷口，企德公于鹿门，徘徊不逢，怅怅而去。盖至今看画壁以云生，抚琴操而谷应，徒负少文之僻，不胜安道之思矣。爰有卓氏名流，钱塘胜侣，青霞在想，流水移家。王孙之业千金，儒者之宫五亩。匡壁凿而渔火入室，董帷下而莲歌落枕。名洲则芳依谢篇，指草则杜书屈赋。桥成乌鹊，君平卜云汉之槎；路是桃花，刘阮拾胡麻之饭。琴书满座，学燉煌之孝廉；钟鼓列门，傲饮泉之太守。遂将借柳而传先生，种松而名处士，卓君乎子真，安而乐之哉！方今圣人龙飞，宇宙开朗，黄河见底，紫气塞关。筑傅岩者和盐梅之鼎，钓岩泽者应星辰之奏。檄书劝驾，蒲轮逼行。易芰荷以昼锦，起环堵为朱门。帐未空而鹤先怨，人欲去而猿预惊。北山移文，予也先就；糠粃在前，以引珠玉。《诗》不云乎“为王前驱”云耳。

隆庆改元春三月下浣日，姬吴王穉登撰。

芳杜洲别业诗

皇甫汸百泉

杜若洲边一草堂，伊人宛在水中央。越江岁暮何由赠，错拟湘流为采芳。

张士淪

爱汝芳洲趣，春深车马稀。野花当径发，山鸟傍檐飞。今古看青眼，琴书别绛帷。可能容谢眺，吟赏到斜晖。

杜大中

客从武林来，语我水上居。中有傲世人，宿好敦诗书。诗书能令人白首，廿载长干苦奔走。独怜雅致寓中洲，应有香名播人口。

朋交谊结何太勤，池塘春草梦不分。水上时时有篇什，诸君先就哀溺文。

黄姬水淳父

小构沧洲上，寰区别有春。如何芳杜色，偏惬山中人。流水堪澄虑，闲云可伴身。精灵罗百代，未许久沉沦。

又

高人读书处，卜地自能幽。滉漾波间月，萧条地上楼。蘋香姜桂泛，壁影抱珠流。问尔心何似，澄潭夜半秋。

周天球

闻道中洲胜，春生杜若香。盈盈只一水，渺渺即三湘。鸣榜吴歈近，搴芳楚调长。美人时在望，欲往恨无梁。

袁士龙

杜若满汀洲，搴芳湛碧流。怀人常采采，落日自悠悠。兰叶还堪比，蘋花欲与俦。更怜吟咏处，鸥鹭共夷犹。

袁尊尼

碧水环洲杜若香，切云重屋隐雕梁。美人日晏披瑶笈，幽客时来钓玉璜。围合松萝三径杳，交加竹树四山苍。何年雀舫楼边系，皓月澄波对举觞。

张凤翼伯起

瑶圃可怜春，兰桡寄赏新。采芳遗下女，作赋忆骚臣。江渚连鹦鹉，沧溟接凤麟。登瀛知有待，未许便垂纶。

又

高馆开心赏，冷然远俗情。窗虚珠溜澈，云净玉壶清。佛眼空

中观，鸥群世外盟。澄怀探邺架，已是濯尘缨。

又

野情孤兴满沧洲，事外招寻且献酬。云雾高台残照入，泉通幽涧曲池流。萝门静掩千山色，草阁闲开五月秋。试论主人栖隐意，何如徐穉在南州。

程大伦

寂寂虚堂一水间，澄然心莹玉壶寒。夜深梁月沉波处，一卷残书正好看。

陈　芹

远山汪洋涵素秋，高悬海月浴金虬。纤尘不飞人语断，缥缈但见空中楼。楼中美人双眼碧，五弦不挥坐长寂。自惜怀中明月珠，光辉自照无人觅。南有灵山接上台，欲往乘之上九垓。忽闻天汉摇环佩，应有同俦驾鹤来。

顾圣之季狂

静爱江村构小堂，积书万卷日相将。深宵月卷波千片，疑是琼瑶挂屋梁。

顾云龙

幽谷郑真隐，商岩绮里居。如何叔季世，犹有羲皇遗。精庐绕曲水，杜若生陆离。微风发清波，蔼蔼芳芬披。境静鸟鸣悦，溪深鱼跃迟。山容屋角翠，树影帘间移。竹邀中散啸，松对阮生宜。爱客每投辖，引年聊茹芝。还知枕流处，抚景待新诗。

朱希儒

离离芳草带沧洲，理楫乘春汗漫游。烟树渺茫看不尽，碧山无

际水悠悠。

又

坐看明蟾拥碧波，川光月色莹冰壶。只疑身与银河近，直欲乘槎问有无。

又

春入沙痕绿，洲暄杜若芳。遥看花远近，宛在水中央。石发含幽色，荷衣染细香。兰舟亦可渡，湖雨晚生凉。

王穉登

芳洲露气微，芳杜绿依依。渔火流匡壁，莲歌入董帷。桃花无复问，杨柳自成矶。闻有毛生檄，沙鸥尽乱飞。

张文柱白扉病叟

卓子谢尘区，翛然洲上居。青山心独赏，白雪意何如？庭植康成草，岩留令艾书。未能追妙躅，幽梦渺愁予。

春日过卓徵甫芳杜洲

吕　需

水竹幽栖处，高人此结庐。一尘飞不到，片月与常居。莘野疑真隐，磻溪笑老渔。只愁兴物色，早晚下缯车。

芳杜洲过仲期公鼎

释大香唵嚏

沃野开三径，平林隐二难。水香菱叶嫩，风燠楝花残。尘净缘归佛，身闲为罢官。匡床禅月白，相对竹皮冠。

水上园成

卓明卿

开樽无日不幽探，湖海心期每盍簪。大雅流风吾自爱，清时傲

吏亦何慧。柳阴一水河为断，天末残阳山欲衔。莫讶辟疆能好事，寥寥此意竟谁谭？

洲上偶成

首夏繁阴坐转清，泊然于此谢浮荣。窗中不尽青山色，槛外长悬流水声。白眼风尘难敝褐，黄金交态薄时情。吾徒只合高支枕，寥落休论世上名。

七夕同于乙先、陈古白集芳杜洲

卓发之

年年七夕翻成恨，寂寂清林共一觞。黯淡双星愁亦老，迢遥云汉暗无章。倩留欲曙天还暝，惬我将酣兴转狂。自是相逢容易别，错教平日怨参商。

芳杜洲听雨因赠仲昌

沈朝焕太玄

壑净秋初敛，风惊叶乍黄。雨声沉午色，山意动寒香。石滑妨游屐，云流溅客裳。墨卿新搦管，濡墨写林光。

陪屠长卿游芳杜洲

水上浮云意渺然，疏花片石共留连。竹林孤啸从初地，河朔风流坐小年。白雪晴飞消火宅，冰壶露湛出青莲。烟萝晚合贪余赏，贺监清真倍可怜。

题卓生灵籁馆

大窍原吹万，凄清并入林。风帘参玉留，月幌动孤琴。谷静疑玄牝，禽来亦彀音。声闻都忘后，萧散对冲襟。

题赠月波先生

文徵明

卜筑幽栖一亩宫，冷然时欲御天风。月光缥缈开帘处，山色虚无览镜中。静对晴波沙鸟白，乱翻春浪野桃红。知君应是龙门客，未许扁舟作钓翁。

夜访月波先生不值

沈　异

洲上月波楼，明湖在秋水。秋水淡不流，芳篱香自起。舣棹寻君月欲西，登楼侧见明河低。夜深竹上难题凤，沙畔还随鸥鸟栖。

留别月波先生

朱　邦

劳搴芳杜结绸缪，欲报琼华愧莫酬。愿把离心作溪水，楼前日夜绕君流。

过月波介如堂堂在长桥西，西太史第，东壁后有寒梅阁，徐氏旧业。所居，咸丰辛酉，贼毁

程大伦

仙吏园新辟，芳洲自昔闻。却将黄鹄志，聊与白鸥群。突兀三峰出，周遭一水分。他时安石起，无愧北山文。

集月波芳杜洲同沈东藿文

吴九达

北有探幽兴，清樽竟日携。琴书花外润，芳草径边迷。歌妓香逾袭，星河影渐低。药栏寒露重，归棹已闻鸡。

卓光禄楼成，诗以讯之

张献翼

王孙高阁枕江流，别墅新开谢远游。陶令一官才百日，蒋生三径已千秋。潮声近浙全还榭，山色侵吴半入楼。念尔登临劳怅望，西风堪觅李膺舟。

夏夜集芳杜园次徵父光禄

沈廷训警韦

竹讶嵇林赏，尊同曲水携。蘋香侵座近，山色与楼齐。苔石题难遍，花源醉易迷。留欢下残月，不觉曙闻鸡。

登月波表兄园楼

周　楩

一望长溪月，冷然漾素波。轻烟当暮起，爽色入秋多。花气侵书幌，蛩声度薜萝。幽怀殊有会，杯酒数相过。

夜过水上园（即芳杜洲）有怀月波先生

范乾民大超

离索一春过，名园每独往。闲云竹牖封，霁月松径上。北塞断双鸿，南渡望五两。王孙何日归，芳杜离离长。

徵父芳杜园二首

邬佐卿

芳杜吾能采，沧洲下雁群。楼当山翠起，径入石梁分。杂树萦秋水，长廊入暮云。席前虚左处，醉傍信陵君。

又

地自同金谷，庄何让辋川！客来因问字，僧住欲逃禅。奇石清

池叠，疏篱翠竹穿。芙蓉秋色好，开遍小亭烟。

初夏中父大超过洲上试新茶

卓明卿

荒斋十日雨，碧草映阶新。坐久愁花落，君来嗓茗频。水鸥飞近客，梁燕语留人。爽气钩帘里，青山对岸中。

芳杜洲夕泛

金　梧苍舒

江头处处春芳积，游子扁舟暮何适？落日迷离芳杜洲，回首澄江江水碧。洲边芳杜正萋萋，烟雾空蒙短棹迷。美人不见空捐佩，极浦寻芳谁可携？迢遥一水终难觅，白云茫茫晚江寂。芳草还思远道吟，梅花忽散江村笛。江村暮笛起高楼，此际游人动晚愁。归来挈伴还酣饮，得醉即卧清江头。

俞将军士行携酒洲上集诸友

卓明卿

春半寒犹重，阴霾昼不开。故人载酒至，霁色入檐来。枥系将军马，林传处士杯。十年朋旧意，此日醉登台。

赋赠月波先生

皇甫濂

秋冷临浦溆，夜色满沧浪。云散升轮洁，风回曳练长。随流涵素魄，皓气合清光。有客高楼上，悠然咏楚芳。

芳杜菱歌栖景之一

朱　麐

杜若芳洲胜辋川，碧漪翠芰点秋烟。莲衣欲褪难成柝，菰半初

沉漫自怜。灯影参差村店火，歌声断续采菱船。月明渡口迟归去，露冷风清细扣舷。

晚泊栖水芳杜洲

临平王绍曾

溪上维舟傍翠岩，柴门斜启隐松杉。野人自隐乌皮冠，少妇新裁白苎衫。沙际斜阳开小市，花间细雨湿征帆。榜人歌罢沧浪曲，回看山山夜月衔。

栖里景物略卷之十

卓敦

卓敦，建文皇帝朝户部侍郎，卓敬之弟，(殉)[靖]难时，自山阴遁迹栖水，易姓名，教读为业。其子某，得赘居宋氏，遂姓宋。后嘉、隆间，法网渐弛，诏许死节诸臣，各令昭恤，明卿后复本姓。

卓文卿

卓文卿，字章甫，号心华，明卿之兄也。嘉靖辛酉中式，不仕。善青绿山水，极其工巧，多摹文氏笔法。

卓光禄选《唐诗类苑》

卓明卿，字徵父，号月坡。监例，光禄寺署[丞]。善书，有《卓徵父正集》、《续集》、《卓氏藻林》。与东海屠赤水，云间王世贞伯仲、周山人，吴下王伯穀诸子相友善。舍赀造大善寺。栖上古刹诸胜碑记，俱出于先生手笔焉。

卓农山系明卿之子

卓去病，名尔康，号农山，杭之唐栖里人。父光禄署丞明卿，能诗好客，诸前辈皆字之曰“徵父”，去病其长子也。万历壬子举于乡，愤时重进士，粪溲一榜，厚自洒濯。所居官，初授祥符教谕，署仪封、封丘，假守许州，所至颁立条教，疏壅河，筑圮城，为百世利。入为国子学录，转吏部司务，调南京都察院司务，升工部屯田司员

外。在司厅危言核论，动引古谊，尚书老吏皆从之。左迁常州府检校，徙大同推官。卢公象升为督府，建白兵事，稍自发舒。量移两淮分司运判，岁大祲，为淮人请赈，语切直多忌，用是罢归。甲申之难，郁抑床席，不逾年而死。少时与胡休复同学，好古，长以许孟中、高存之为师友，晚得交于钱牧斋。其生平愍六经之学，不达圣贤之旨要，作《易学》五十卷，《诗学》四十卷，《春秋辨义》四十卷。访问黄、淮分合情势，作《河渠议》十篇。旁及礼乐、郊庙、财赋、漕运、钱法、官制、六典会要，各有成书，而尤详于武备，晚岁论兵，专为东事。钱虞山常云："去病于文士喜论兵，述战守胜负之要，似尹师鲁；遇事发愤，是是非非，无所忌讳，似石守道。天下之士维知去病，能推其用心而哀其志者则亦鲜矣。"有文集廿卷，虞山为之序，曰《修余堂集》。

卓参军

卓宗茂，字茂先，号日峰。监例，授许州州判。有诗集。

卓鸿胪

卓文炎，号太素。监例，授鸿胪寺序班加鸣赞。舍米赈饥，全活者数千人。

卓向丹青

卓向，字汉生。又字千之。聪慧绝伦，书学钟、王之帖，画得荆、关之窍。

卓运判

卓尔昌，字仲昌。监例，两淮运判。著《画髓玄诠》。

卓贡生

卓回，字寒氏，号方水。弘光恩贡。有《休园集》。

卓典膳

卓理，字明斋。为王府典膳。

卓经历

卓廷伟，号晴川。以子宗茂贵，封经历。

赵文度大愚庵庵在文度寓居，在芳杜洲上

赵左初，名佐，字文度，云间人。曾游石门之门，颇擅出蓝之誉，每图一障，玄宰辄许可之。但品具晋人风致，落拓迂疏，多忘节目。少年游京师，以《秋草》诗得名，京师之人群呼之为“赵秋草”，与曩时所谓“袁白燕”者相类，惟是不能安里党，徙家栖里，(牵)[迁]芳杜若而居，名其楼曰“大愚庵”，门前索笔者如市，文度之心，恒如水也。其画清标寒韵，意到笔随，不作绳趋尺步，寸笺数笔，愈小愈佳。惜其风流冶兴，到老不衰，卒然负疴以殒，临(帨)[蜕]作一偈而去，真无殊羽化焉。偈曰：“无始以前，龙华以后，虽空其心，未髡其首。填不尽业绩之境，浑一似丧家之狗，急走急去，日将到酉。”其长子二人，仍居泖上。季子虔修，行呼八郎，精于画理，绰有父风，又能取其遗集而表彰焉，惜夭。今楼亦废毁不存。有《大愚庵遗集》若干卷行于世，徐垫君先生为之序。

沈芳一字椒羽

沈芳，一名洪芳，字子旋，栖里人，方伯公孙也，补博士弟子。善工绘事，多宗大痴笔法，写云林小景，近作花鸟，兼工字学。

沈维

沈维，字汗千，为子旋公之兄子也，号石臞，又为宖潭渔隐。善丹青，能诗，笔法近乎大痴，出入二董，亦不多作，里中得之片纸，胜

于缇金。

周埈

周埈,字载之,唐栖人。幼学绘事,当文度移家芳杜时,日夕待侧,研墨调朱,仿摹孔切,遂得其似。今文度物故,不能起九京而索片楮,各家所藏画幅手册,每倩临摹,折枝拳石,淡烟轻雾,颇能望真,特嫌其性鲜通灵,未便擅韵席耳。

张默

张默,字潜甫,后改为潜夫,又名勿,字长韬,武林人。性颖,善摹古迹山水,过目辄能仿效,以折枝花鸟起家,明季为瑶草门客,未几居于西里而卒。能诗,有《枯吟集》。

重建月波桥疏桥在市心

徐士俊

世有一事之废兴,关乎气运;一时之举动,应乎人文,虽三尺童子,皆所乐得,而大人先生尤当首创。予家迁于栖上二十余年,幼所传闻,尚能记忆,懿此聚庐托足之地,实称四遐五达之途,乃一镇之中,其名为市,科甲于焉不绝,文章是以蔚兴,如卓月波长者之结纳五侯,胡休复先生之冠冕一世,沈存方之端庄清范,张星石之厚德好施,固云人之杰矣,岂曰地无灵乎!其在于今,相去不远,何以东西水之如何,大小山之靡瞻?厥有形家相其地脉,谓在昔有三桥之影,亘若长虹,于今失一桥之横,似嫌断梗。是桥也,象川字而居中,按五行而从木,名则因卓,利则同人,自经地坏以来,日思恢复之计,与其新也宁旧,与其革也宁因,若可迟迟,奚容喋喋!凡兹巨室,幸各捐资,即同月波之复生,无俟天根之乍见。倘曰“青蚨未集,难教乌鹊填空”,夫钱原是泉,固应施于水上,而中还属中,尤宜

造乎市心，况梵刹可舍，道路可舍，饥寒可舍，何独此桥而不可舍？道德可成，功名可成，富贵可成，何患此桥之不易成！虽号重修，实名创举。谨疏以闻。

绿雪堂　白杜鹃花　半月池

堂在镇之市心，月波桥之西岸北偏，张半纮老人所居也。叠石疏池，古松奇卉，老人手把一卷，吟咏自适，宛有茂林遥岫之致，政会心处不在远也。即白杜鹃花，西川异种，今逾百年，每一花放，皎皎临风，轩轩玉树，四方才彦之士，无不啧啧呼奇，留题见赠，洵足增光里志，聊叙鸿文云尔。

白杜鹃花诗序

胡　涵天牧

余曩年抵会稽，游览诸胜，转至五泄，过桐江，访子陵钓台及皋羽西台遗址，振衣千仞，独啸大江，水声潺潺，如势矢过长空，而两岸白茆，绝无杂草，志称为先生素行纯白所致也。归来颜溪，偶涉《袁中郎文集》，有天仙庙白松诗，复诧其异，而恨未之见也。又数历年所，于苕之庚村精(精)[舍]内，适偶一僧从中州来，为予备述少林故事，亦云有白松五七株，去达摩面壁处石影碑几千步，虬枝龙干，如千岁寒冰，皮骨皆老，一针一叶，都作苍雪容，往来士大夫暨高僧墨客，靡不瞻礼赞叹其下。近恐游人猥亵，作(跌)[铁]栏护之。其僧语毕，合掌云："此祖师白业之所印也。"噫！人物同根，理吻合，即二说观之，则内典黑白二业之说，信不诬矣。今年秋，张子彦威(讳凤举)拨棹苕南，游衍浮玉、车盖两山数日，拉余同来栖上，过半(弦)[纮]绿雪堂，见壁上有白杜鹃花诗，余更讶其罕见，因思鹤林一

树，名高千古，梦破惊红，醉成绝艳，原不借殷七七而传也，何来殊物曾不知交山中，亦大诧咄矣。温柔欲赋，不自知其足之移也，而半(弦)[纮]乃于丛花乱石中，束其手曰："即此是，即此是。"余岸帻熟视，果与鹤林种像无异，而条干苍秀，别具一等姿格，花样差小，疏落不繁，洁清自爱，如褚河南书法，所谓行间玉润者，殆其近之。可喜者，菊同芳而不以妖香借篡，避名林下，终不许痴俗辈谬加评点。自秋徂春，虽霜雪风雨中，寒葩不绝。藉令数百年前和靖有知，亦当于青松白石间，与孤山三百树，共结岁寒交矣。迨桃李舒妍，彼复繁华不逊，如小阮风流，落落自别。其始令人远也，既不同休粮闭户者之灰寒枯槁；其令人近也，亦不同轻薄狂奴作入幕穿帘之态，庄庄焉其殆花中之君子乎！而半纮人如其花，花如其文，矧趋庭玉树五六翩翩，此非清白家素积白业之所种耶！而栖水诸公及四方知交好奇之士，搦管舒豪，搔着痒处，或吐玉而成虹，喷霞而成锦，一时竞集，得五七近体及歌行古风若干首，使遐迩同人，因其花而想见其人，文而想见其旧德，则绿雪堂之白杜鹃，当亦与富江春草、少林天仙之白松，并寿天壤矣。

白杜鹃赋

张勿用

张子空庭旧栽杜鹃，花开独酌，痛春光之易去，积珠泪万斛，醉后和酒浇之。杜鹃色本赤，而斯花吐白，忽忽夜月佳人，练裳缟衣，似舞似拜，因狎为是赋，其词曰：

《山海》载考厥产西蜀，鳖灵称帝，蜀君自逐，化而为鹃，喉血溅木。木鸟共名，猩红眩目，状如火轮，照耀山谷。苌弘碧血，侍中污服，可并花之激烈也，子独不然，缟素蹁跹，玉钗斜堕，窗月未眠，似

有所待。徙倚迁延，求凰甫奏，私奔遂前，抑何花之披靡也？若夫阳春未阻，百卉抽荣，白沙风暖，青山雨晴，天高地厚，莫不含生尔，乃落英言冷，莺簧变声，柳絮飞扑，上下无恒，难逢露葵，向日心倾。乱曰：日月轮转，叹逝波兮。芳草欲歇，倏焉夏兮。子规叫月，空喉舌兮。生无古年，当思古贤兮。嗟嗟素鹃，胡为娉婷兮。

咏绿雪堂白杜鹃花诗

沈　侑亚丙

忆昔我曾读书绿雪堂，便见此花曲折倚回廊。中庭峭壁峻岫出，上有乔松覆石梁。烨烨名花似拱揖，有如年少侍立长者傍。玉树亭亭避俗艳，耻与凡卉争芬芳。屈指于今数十载，梦寐此花难相忘。咄嗟苍松已摧尔我忽已老，白发适与花相当。名士每多事，睹花不觉吐文章。或言江妃初解佩，或言虢国蛾眉浅淡妆。又疑霓裳月下舞，又疑粉蝶风中翔。穷工极意写奇妙，花神嘿嘿殊徬徨。唯唯否否不可得，笑尔支离笔墨多比方。漫云蜀帝化魂飞，天上年年春半啼。血染花裳何似冰心不可涅，千秋万祀浮冰霜。岁寒终不改柯叶，指挥杯酒我欲狂。羞杀鹤林繁花千百树，丹青莫画独抱太素而深藏。

张之鼐仲谋

春庭尽日不知寒，澹澹娇容取次看。萼绿华中群树笛，蕊珠队里独骖鸾。冰绡未解筵前舞，素影偏增月底欢。归去白头人共老，长留芳气胜如兰。

郭世澄扶九

应怜春意在枝头，不许啼红动客愁。色映闲庭迷粉蝶，光分远水落轻鸥。三更冷月谁为伴，数点明霞拟共游。为报蕊珠开未半，

衔杯笑倚仲宣楼。

又

绿野堂前佳气浮，雪氛偷觑小秦楼。止堪咏絮供清赏，何事题红付御沟。虢国淡妆情自足，寿阳轻试冷宜秋。闲凭怪石寻佳句，懒听枝间唤不休。

张德盛玉书

不学红妆斗丽华，丰姿淡冶自堪嘉。标名蜀国留奇种，移植高斋吐异葩。点染湘裙孤月冷，飘摇水佩白云遮。年年催得春归急，却喜霜前又发花。

石门胡　涵天牧

杜宇声消月堕廊，晓寒犹剩一枝霜。鸟同名字随人唤，花褪衣裳别样妆。潘孙未烦青眼盼，蜀江洗净锦心肠。珠宫应是称难得，今日相看在雪堂。

沈瀚生武抑

三径初开处士家，春风才放杜鹃花。夺将冰雪怜疏蕊，剪就罗纨发异葩。玉沼凭轩辉夜月，奇峰当槛映朝霞。草堂不减桃源胜，绕屋寒梅漫独夸。

翁绍掀允赞

根分白帝更幽奇，摇落花开蝶未知。蜀魄空传皆血泪，名园今复有冰姿。扶持秋色云三片，漏泄春光雪一枝。应惹诗人频着眼，西风细雨也相宜。

和翁允赞韵

卓　回方水

卧雪先生每好奇，手栽幽树少人知。偶从南浦探新句，始识西

川有异姿。古帝魂归传缟素，何郎粉湿上花枝。笑他剪彩殊多事，绿意红情总不宜。

卓天寅火传

蜀国题红旧有名，谁来异种较还清。携从太白峰头过，亲向山阴道上行。小阁香霏传玉树，中庭雪满异银笙。子规泪尽三更月，羌笛梅花不敢鸣。

过绿雪堂与半纮张子感旧

论交习久坐忘年，绿雪晴看白杜鹃。谷鸟暗呼花径下，洞泉清泛酒杯前。少时经历吾霜鬓，老去优游□砚田。但使著书娱岁暮，名山他日使人传。

咏白杜鹃花和张玉书韵

沈圣昭弘宣

异种江南少，春风怅别情。久湮红泪湿，翻令白头惊。野雾禁疏蕊，清辉斗落英。小丛怜素质，遥忆锦(宫)[官]城。

王　晫丹麓

三月春光处处流，杜鹃开列若含愁。精魂犹记兴亡事，血泪啼干便白头。

吕　律翼令

一夜春风杜宇哀，月明寒色映楼台。数声玉笛江城外，错认梅花落又开。

胡乐素布臣

杜宇声声何处长，三更月色冷啼妆。晚来惊看江南路，一树红颜忽点霜。

柴绍炳虎臣

冰姿定出蕊珠宫，绰约无言对晓风。莫更闲愁春欲去，只今杜宇不啼红。

朱　麐公振

茫茫蜀帝恨无边，若个曾吟杜老篇。血列千秋应尽碧，化将清泪洒啼鹃。

丁　介欧冶

鸟魄花魂任尔呼，一时红泪顿成枯。素心冰玉谁同调，清白人间识也无？

惜分飞

沈　谦去矜

水涨川江人恨别，却似泪痕重叠。此意真难说，杜鹃开遍东风血。　　谁把玉容更绣颊，一夜鬓丝堪镊。镕尽肝肠铁，阳春不散蛾眉雪。

醉花阴

吴　钦允哲

雨压阑干花透，不似人间绣。赢得月明时，一样娇花，容几瓣梅花凑。　　红残故把霜华斗，错认鹃啼口。入眼最情多，无奈春归，魂伴东风瘦。

传言玉女

沈士暎虚谷

何处吹开点点，却如残雪疏枝藏影，借冰花镂结，云翻雨濯。□皓琼楼，珠阙千层，素练一般淡抹。　　疑是蟾宫，昨夜来霏玉

屑，白描画就，把墙阴路夺。西州路遥，不信有声无血。天津桥上，飞过迴别。

五云阁诗

胡　涵天牧

吾徒置身苦不高，每思息影辞尘劳。岂知青天只在群象内，下视万类如秋毫。君家故园在栖水，解组归来罢旌旄。滔滔世路风波险，闭门逍遥成濮濠。况复胸中富丘壑，崇轩小架恣经略。曲阁回廊数百椽，花上明楼楼上阁。阁上云霞夹彩虹，陆离五色争磅礴。一线清溪在下流，吞吐斜看帆影掠。长林茂对树千章，木杪间关喧鸟雀。远山乱点佛头青，断续墙腰布疏落。始知天地大花囿，不劳斧斤事穿凿。莽莽苍苍千万重，壁上画图都不若。宵来明月大于斗，我欲探之如在手。下方灯火辉夜光，灿烂骊珠悬户牖。况乎中藏万卷书，奇文秘字皆蝌蚪。君家有子谪仙才，下笔纵横无不有。他年校书天禄间，想像三台如北首。不辞丹诏凤衔来，年少王臣欣拜手。闲心老被白云留，驱车懒向风尘走。坐看南峰不厌频，群峭摩空如倒帚。炉香缭绕接晴岚，座上嘉宾数琼玖。咄哉君家兄弟贤，诸子从来称孝友。兴来意气矫如龙，恨不长河搅为酒。与君大醉复狂歌，一吞云梦之八九。

张广平元时

女娲昔日补天缺，炼就犹余五色石。精灵千古不可泯，散入遥空作五云。有时飞向南薰殿，明良一庭歌烂熳。有时吹入芒砀山，沛上亭长相往还。或逢樵许隐君子，幽花芳草留之住。或时缥缈蓬岛间，素鸾白凤相追攀。人间天上闲凝盼，却向阿翁楼上见。阿翁拂衣归几时，冰雪宛尔仙人姿。笑指龙文吾令子，遥看五云自来

去。楼阁高,高入天,照见苍生未息肩。谢公雅志犹堪托,丝竹东山且岁年。

贺张紫宇前辈五云阁落成即席赋赠

金长舆虎文

仙人自古好楼居,五城十二凌清虚。烟光缭绕佩声远,鸾骖鹤驭翔云车。怅望仙踪缈无极,不道蓬瀛近可接。张公骨相天下奇,五马归□三径辟。青眉绿鬓映朱颜,古稀之寿等少年。结庐人境远尘事,潇洒园亭一洞天。年来卜筑更奇胜,重楼复道高无并。不借都城百雉加,三层突兀真孤峻。远眺平林落日寒,俯窥烟霭覆南山。琼卮玉液开兹夕,我来登之乍欲仙。借问张□长坐此,何如缥缈白云间!

三径园在月波桥南西岸,不数武即此园也

元卿在杜陵时,林下开三径,唯求仲辈得游之。余与先生联床刻烛,于兹有年矣,主人固杜陵匹也,但余有愧前哲耳。雪溪韩敬题并书。

竹素堂　大雅堂隆庆二年造

(深)[崧]斋(深)[崧]斋即吴家衖王氏祠堂址

张有道曰:"园为宋人存竹公故业,积石累山,工费繁侈。堂极弘敞,轩榭精深,先介石公绍之于前,兄重明复续之于后,遂为吾家最胜之所。"

过竹素堂见桐花落地即姚致和祠堂

徐士俊

闲来剥啄未开门,深巷桐花覆短垣。记得去年当此日,竹风扫榻绿蕉繁。

都下忆与襄书虎、文玄牉(深)[崧]斋夜话

卓天寅

向晚垂堂坐，高凉竹径知。暮云生瑟瑟，初月故迟迟。桐片寒千乳，茗园斗一旗。故乡沦落梦，烟鸟费相思。

崧斋

卓尔昌，字仲期。[崧斋]，先生之世业也，在西里之东南，曰“东小河”是也，内有石禅庵，又醉石。

饮卓仲期崧斋，复过石禅庵诗

吴梦旸

入门远人事，率然酒盈觞。江静乱帆夕，树交孤馆凉。苍藓萦绝壁，白云起空床。还寻诵经处，坐来闻妙香。

石禅庵为卓徵甫赋

屠　隆

开士擅藻林，才誉驰瑶琨。中岁栖禅寂，避世息人喧。遗世神不滑，弢精德若昏。精庐窅以深，为林象祇园。鸣鸟伽陵音，灌花雨繁力。谢有身累静，计无生言□。万事等泡沫，虚空浮云奔。能所一以遣，滓秽何足论！学道悟流水，请看莲花根。

石禅(斋)[庵]诗

王世贞

以禅呼石，石不颠头。指石为禅，禅笑不休。禅亦强石，况石赘疣。石在汝臆，带汝西游。曷不椎碎，置之东流。自在无碍，荡荡悠悠。汝既坚顿，如石水投。取指譬月，求剑刻舟。石言则妖，我何哓哓！飞霰洪炉，才点即消。

题卓方水崧斋

翁绍掀

老树亭亭石尺尊，名花幽草列儿孙。鸟惊怪石翻帘下，鱼呷崩云上水痕。海内文章归白社，山中日月属青门。相逢且话幽间事，抛掷雄心未敢论。

何长卿寓清河氏崧斋，别去三日，把盏怅然怀之

卓明卿

何郎去三宿，怀思有千端。庭竹秋风瘦，阶兰晓月寒。才名元水部，意气自鸡坛。杯酒不能对，河干咫尺看。

张山人伯咨石禅庵写经毕，还携李，有作留别，依韵答之

卓明卿

清霜无奈薜衣侵，摇落徒悲宋玉心。白首未逢甘抱璞，青山能到爱鸣琴。交因贫贱情偏切，别向衰迟意不禁。留得经函珠字字，尔当庄诵意何深！

李士牧见访，小集崧斋二首

卓明卿

遥识西来气，停桡忽扣门。叶飞方扫径，语罢一开樽。天际寒鸿影，岩头霜菊繁。廿年心上客，烧烛坐黄昏。

谁道青霞侣，翻从白杜寻。杯浓情更洽，交淡意偏深。画壁藏邱壑，援琴卧竹林。伯阳清净业，千载尔能任。

张山人手书《法华经》,付石禅庵中,余业往山阴,山人见怀,以诗次答

卓明卿

法华七品卷中收,洒翰翩翩贝叶留。千载印心归宝藏,二时了义认银钩。石潭能照莲花净,金粟偏依梵界幽。放棹山阴好乘兴,不知张果抱经投。

吴园冯家衖左前东小河,北至冯庵,东至大鱼池,均为吴园故址

园为沈氏旧业,而售于徽州督学吴公邦相之犹子,构葺有加,遂成一时名胜。绮树瑶岑,雕梁曲榭,贮乐部声伎其中,日与诸狎友品竹弹丝,樗蒲六博而暱翠偎红,穷极游冶。今几何时,风流云散矣,可胜道哉!

同马沅西过吴园

吉　邵叔向

春来依旧燕归来,王谢风流不复回。今日闲愁遍芳草,当年短梦到高槐。寻碑谁著桃源记,贳酒难传金谷杯。欲拟芜城凭吊赋,还推消渴马卿才。

初下榻吴园十首

沈遽庵

久滞烦喧穴,于今得旷然。空堂开古砌,茅宇罩新烟。烈牖衣浮绿,窥灯鼠堕玄。移情风物外,群动息霜边。

蹑影投林莽,翻惊选地宽。雨深方刈草,香寂未征兰。野火烹鸿研,清湍下籊竿。临风恣磐礴,长啸一升冠。

近市难逃暑,忻兹消夏湾。流云看石屋,问水到花关。竹醉烟长定,林欹鸟更顽。扶笻逾绝巘,相与共追攀。

雨过林初净，池塘野涨开。老松迷古突，荒井复新苔。酒倩青衣供，书同绿坳埋。陶公三径在，班草赋归来。

柳塘新翠叠，并坐剧流莺。集艳临花史，微吟动客情。黑甜蕉入梦，白战墨练兵。洞口迟云过，诗潮点墨轻。

窥园才日午，小雨得新凉。薤草供□爨，芟云到笔床。竹颠莺失坐，花睡蝶留香。薄暮归林樾，骄烟锁夜光。

亭高出万绿，夘井映澄涵。沼碧鱼仍贯，嘤鸣鸟惯谙。木香奴有百，鹤选径余三。老此北窗下，薰风入夜憨。

楼台虚主席，遥插董帷云。两序图书肃，千回花月分。茶清寒蠎举，酒圣定香焚。坐此倾良友，空堂落绛雯。

林依千尺秀，委地落松衫。独鹤睡方稳，梁雏语正喃。蕉书烟作带，泮水月为帆。请署山中相，云官纪职衔。

蒙茸余横翠，遥望阻湘帘。径绕琴心湿，苔芬屐齿尖。茶烟浮篆细，柳汁衬衣纤。燕雀娱长至，啁嘈过小檐。

又七言绝句七首周祖望《苕溪道中》韵

偶然看竹何须问，聊复居停且著书。兴到临池张大幔，笔床茶灶度三余。

董园三载未之窥，乍喜花关掌侍儿。草榻芦灯粗掩卧，漫炊丹灶锻新诗。

参差竹阁翠阴遮，袅袅疏烟洞口斜。闲着小僮耘败箨，石栏雨过缀莺花。

不为桃源学避秦，探幽应得古心人。无粮纵复癯同鹤，满眼清华定不贫。

四望林皋野烧明，蒲葵照水伴鸥盟。空堂孰唤离人梦，满树黄

鹂啭数声。

重门花事报书帏，却趁新篁解翠微。镇日池塘双睡鸭，浴残毛羽上罗衣。

枕藉高眠草阁东，朱樱低亚纳春风。笼鹅逸少归何处，幻作兰亭亦自工。

吴园小集

园向属吴氏，吴宦游闽中，殒于任。子姓凋落，亭台丘壑，无复当年胜事矣。同人漫游及此，兴会所至，感慨弥深，各赋五言一章。

范　钊寄庵

群贤多逸兴，寄托在林泉。佳句堪留景，荒园遂此传。楼台存旧迹，花鸟入新年。无限悲歌意，相看各渺然。

金长舆峤庵

十年名胜地，今日此重游。亭圮还余石，花开欲傍楼。松风频入梦，芳草亦知愁。对酒休辞醉，相逢半白头。

卓天寅火传

金谷王孙杳，春风芳草新。晴丝留夕照，啼鸟惜春晨。搔首伤迟暮，论诗忆故人。相逢慰潦倒，酌酒莫辞频。

沈茗祥秋湄

曲径仍幽草，危楼倚石梯。禽声四面合，花雨半床迷。载酒凭谁主，拈诗不问题。古今浑俯仰，拚得醉如泥。

沈翰生默堂

入春无一事，相约看花来。喧雀争枝坠，游蜂带蕊回。登楼应

有赋,列坐更衔杯。莫道兴亡异,寒梅一例开。

不负探梅约,金尊永夜传。已看花烂熳,更觉酒缠绵。竹影翻残照,松风度晚烟。相期日日过,共醉习池边。

重集吴园旧园

金长舆

记得梅花发,同人此共游。伤心诗感旧,破涕酒浇愁。岁月谁能改,头颅我自羞。举觞还白眼,聊复一登楼。

栖里景物略卷之十一

吴别驾

吴元淳，字弘文，徽州籍，督学使邦相公之犹子也。从杭迁唐栖，构葺吴园（即卓比东园）。鼎革时，潞藩命方某、汪某、王某三总戎屯兵栖里，倚敌楼为险，思抗王师。王师至槜李，前军督洪范陈公寓书于元淳，淳谒潞藩，力言塘栖不可拒敌，且说贝勒之威德，介绍其间潞藩令撤兵。六月十三日，王师过栖上，囊弓橐矢，不犯秋毫。微元淳，吾栖几不保矣。后由监例，任漳州通判，海寇至，殉节焉。其保全栖里生灵，厥功宁浅鲜哉！张超微曰："宜建祠以祀之者也。"

且适园冯庵右地，为且适园故址

园为藩使沈公巽吾之别业也，在吴园之东北，仅隔一墙。花竹扶疏，不知其为廛市。中有会心堂。

园居诗

沈宗坛鲁于

以冲弟卧病且适园，贫素澹然，人事概绝。环园皆水，竹半之，橘柚经冬贞萋不萎，即此杜门，日涉成趣，何病魔之勿遣乎？作园居诗，属同人和之。

不须焚剪识园情，觅路沿溪幽自生。径浅竹能添窈窕，塘宽阁

亦浸空明。闲轩黛落尊前影，高枕莺留雨后声。漫道临窗池上好，爱闲谁肯踏莎行。

但看池草碧芊芊，莫问丹邱驻大年。删取竹梧虚鹤席，拨开荇藻漾凫天。步宜登蹑因添阁，坐对涟漪好放船。莫道此身成小隐，亭台多少瘗荒烟。

应门只许绿苔窥，懒数花风廿四时。病课止宜常莳药，贫缘且喜日能卮。吏呼不到陶潜径，燕垒犹寻山简池。潦倒久知忘姓氏，寥天何事避惊秋？

琉璃一段贮琅玕，中有渊人啸咏寒。半榻止宜荷盖葺，几人能许竹林安？时邻钟磬常封户，岂有轩车待着冠？遗世杳然聊自托，不妨天地此身残。

架上残书屋上山，余生即此足投闲。庭虚仲蔚寒封草，卧稳袁安雪满关。梦破怀人消茗醉，苦吟得句报花阑。小年似此真兼日，霜信催人又鬓潘。

冬日同沈寅芸饮沈武仲园

张祖望

高馆开筵夜，清霜降浦时。传杯深坐幔，刻烛共题诗。古柳当阶倚，寒星去户迟。可知摇落后，一慰故人思。

同秋湄晚坐

共坐西园暮，帘前树色微。山云全不动，涧草自初肥。月傍槐烟出，鸦翻竹露飞。还携一樽酒，同汝过渔矶。

会心堂同人雅集，即席送范斗襄还祖将军幕

金长舆虎文

几日春风返阖闾，故人樽酒肯留余。半生踪迹空弹铗，千载功

名暂曳裾。得意漫夸新甲第，抗怀须念旧诗书。少年同学多应在，老大迂疏独愧予。

集且适园得游字二首

金长舆

竟夜□花醉，连朝续胜游。鸟啼三径寂，风动一林幽。得句仍依韵，行觞更举筹。浮生长似此，何必慕丹邱。

日涉园成趣，沉酣酒破愁。花前无主客，物外足遨游。琴入茶声细，香侵诗句幽。侧身天地内，只此傲王侯。

过且适园

张吉承

园亭虚岁月，破壁长莓苔。古木依墙卧，残花傍石开。燕泥空际落，虫响隙中来。独坐幽篁畔，无人漫把杯。

与武仲、秋湄读书园中

二子追随久，天涯意气连。琴书分席处，风雨对床眠。竹密迷溪色，藤低拂径烟。名园堪聚首，金石志期坚。

沈氏园林

胡胤嘉休

长夏耽书癖，悠然闻鸟歌。山光寒栝柏，暑气浅藤萝。饥鹤探虫过，喧鱼趁獭多。骤来风雨色，其奈客心何！

顾一寄居沈园书此问之

瓶粟储还罄，鹑衣结几成。贫来不可赋，舌在且为耕。蓬艾园中没，尘埃庑下平。浮生信飘转，谇语细君情。

羽周晤于且适园

沈士鑛宝臣

交更今昔老年疏，分手曾经岁月除。室迩不须烦雁使，时深犹自断鱼书。相逢一笑存知已，顾我中心嗣古初。读史向怀瑜亮感，为君此日永踌躇。

家兄且适园竹林

沈士鑛

深爱竹林地，清池映日晡。笋芽雷引箨，荷叶露倾珠。梅落衔时鸟，萍井动野凫。风流真二陆，春草独惭吾。

月夜步沈园浣溪沙

卓人月

闲逐新凉到远林，波情树性总撩人，阑干恁定却忘行。　　手内掬将江月去，袖中带有绿萤明，兹游真个可怜生。

沈赠君

沈璋，字廷器，号存济，以孙修贵，赠广西左布政。

沈州同

沈州同哲，号霞川。监例，四川合州州同，致仕。以子修贵，赠广西右布政。

沈方伯

沈修，字巽吾。万历丙子中式，庚辰进士，官至广西左布政使司。

沈孝廉

沈佩，字怀溪。嘉靖二十五年中式，不仕。与丁以彬同榜。

沈桃源

沈士藻，字公浣。天启甲子中式，官至桃源县知县。

沈学博

沈洪瑞，字弱先。顺治丙戌岁贡。初任长兴县训导，转永康教谕，三任嘉兴府教授。

沈长乐

沈洪猷，字道子。监例，初为长乐二尹，转丹徒县丞，转兵马司，又平利县知县，改曲阳县县丞。

沈县丞

沈之纯，字养素。监例，任湖广襄阳府襄阴县二尹。

东园与吴、沈三园相望。前为卓家衖，后为冯家衖，均属东园故址　大空楼　癖茶轩

沈洪芳椒羽《和别东园诗序》云：东园者，在唐栖里第之东，逼市廛而不喧，积石幽峻，嘉树列植，间以名花灼灼，杂草迷迷。当其丰丛藉软如毡，若坐深谷中者。更有曲水照之，排凳为桥，入于高堂之上。堂分四檐，皆通户牖，虽无雕琢，而宏敞清丽，所见无比。楼名大空，抚阑而眴，可收四遐，超山数峰与盆沼相间出。时有俗情招侣，集此以开洗昏鄙，便慨然有涵虚撷清之志。曾闻卓光禄公之盛也，歌筵舞席，坐榻绱缛，尊（壘）[罍]器皿之物，无不毕设。名公若弇州，若历下，皆来偃仰，当日视同兔园，雅论高言，诗文酬倡，咸为一时之佳事，而今如逝波矣。公之孙方水氏者，吾友也，格韵才思，贯绝时流，其形虽弱，其文甚壮。拳石尺水，为情几何，前往交东海诸君子，遂上蓬莱阁，观大海之血波，汹汹岳立。登泰山，俯

见日出之区。又将问太华,拜古帝王墟墓。过圣贤遗迹,如马史遍历名山大川而后已,断不若余子琐琐恋此一勺水,一片石也。遗其指甲清尘于方水,固无大损。语曰“君子兰芳”,无适而非好也,岂必东园哉!然巫山之云,龙门之涛,如此者吾知其不可易矣。

空楼燕集记

胡胤嘉

壬子秋仲,徵甫以水部南行,泰山人郭生平子、僧询公、朴公,偕过空楼,余与穉穀为河梁之饯,中坐出梨园行酒,演月亭焚香,皆情种也。徵甫曰:“有情而同于无情,此宣尼氏家法,学者实恐堕云云中,一往无可奈何,故佛氏以空消之。对空者,唯项籍、曹孟德辈英雄霸烈之气,差足想当耳。”余曰:“庄叟以柳下跖敌孔仲尼,亦此旨也。虽然,垓下一歌,缧帷落涕,英雄气尽矣。曹、项诸人,亦岂能逃于情耶?焚香,盖桂英、王魁事。桂英以负心诉海神,牢骚摧陨,无所不至。”徵甫曰:“《离骚》之声乎?”余曰:“《离骚》之《天问》也。”穀不解所以,余曰:“世人解《天问》,《天问》不可解也。灵均郁愤,触目寓形,无非悲怆。举古今宙合之事,无不可疑,无不可痛,如水激石,如风撼木,悲鸣憭悄,以寓其哀叹而已。说者必举其必有之事,必然之词,一一诠释之,失其旨矣。故文有理而不可解者,释氏当机之言也;文有情而不可解者,诗人象外之旨也。”

贻卓穉穀癖茶轩诗

胡胤嘉

穉穀构癖茶轩成,索诗题之。久无吟咏之兴,负此诺责。一日僧文捧黄鹤茶过余茗上,香色异常。时天微雨,林木清涤,吹嘘鼎沥,烦滞都驱,穉穀读书此中,想益尽其

妙，赋诗贻之。因笑琅玡之茗饮，陆博士之毁论，俱非深嗜，强作解耳。

茶理精无尽，区分自有宜。沸汤开蟹眼，注碗斗枪旗。佳种殊堪秘，名泉恨未移。皋亭读书处，把对不胜思。

别东园诗小序

卓　回方水

东园数武为先大父光禄读书处，越数十载，余亦咿唔其中。盖八年起处无间，一旦卖与邻人，余将去，作留别诗。

檐前绿竹且森森，百种愁凄蓊郁林。月上颓冈□□步，风来曲沼倦还临。闲时沈子掀髯笑，丙夜孙郎抱膝吟。从此故人应有梦，池塘春草已难寻。

欲绝烟霞路已封，篱边芳草为谁秾？日初黄鸟啼新恨，雨后青山想旧容。硕嫁蛾眉宁再续，空抛燕尾却难逢。最怜此地惟幽月，照彻愁城第几峰？

可怜落落一长松，倒挂离愁千万重。卷石行吟成小坐，长廊散步泣悲风。无钱卖竹惭苏轼，有志携琴忆蔡邕。维尔满园秋桂色，他年借我片时容。

和别东园诗

沈洪芳

临泓曲曲有长松，秋未逢霜枫未红。佳景乍来人渐去，愁心欲遣话偏重。枯藤似拟牵扶袂，顽石仍多惜别容。更语堂前三桂子，堂中不是浣花翁。

老楼高出绝嚣尘，欲望三山咫尺清。梦里风窗浑若语，山中烟

树卖为邻。今朝不怯临风别，已后欣来旧主人。白石青邱闻此矣，便将花叶(药)对谁新。

语溪　孙　爽子度

同道当年车马堙，为来光禄启东林。幽岩实下南宫拜，高座常充北海宾。直以秋风成隐计，讵堪明月赠邻人。龙门冷落谁为念，倘忆王孙认角巾。

藤蔓如蓑拥石霓，我来风雨尔中栖。放言负固循相砌，狂醉矜持坐竹蹊。百斛黄鹂扶晓梦，绕廊乌桕趁残圭。孤他郁郁峰前桂，犹是凝妆对客袿。

沈宗垓九畴

遗却青青壑畔松，一窗樵火乱深红。窥邻竹墅余空影，近榻霜岩隔数重。石破懒残沉夜响，袂牵清瘦泣难容。何当久聚惊飘徙，别倩幽林住茧翁。

绕屋松柯不碍尘，朝昏吟影笔床亲。树留翠霭翻为客，楼借青山却是邻。邂逅花遗独笑□，萧条墨汁浣他人。从兹只觉愁空谷，澹杀藤萝月乍新。

读方水弟别东园诗以慰之

卓人月

且休问此径谁开，万古谁非过客哉。吾不必将吾室爱，后当复有后人哀。贺云之子随鸠入，笑曰狂夫愧燕回。今日便如闲借看，长须为我洗卮来。

忽乎意欲远行兮，卖此相如四壁泥。岂若马难忘此足，安能鸡共斗于醯。硕人之轴非予轴，君子攸跻听尔跻。花落莺啼都不见，苏公送客过塘西。

别东园歌为卓方水赋

释大香唵嘎

男儿堕地诚慷慨，便欲悬弧射四海。荏苒偏多魏阙心，穷达由来属真宰。东林花鸟近如何，片片流云近逝波。舞砌尘香萦细草，吟坛墨妙罥新萝。园兮园兮非我有，眼中奚物能存久？三季余风徒抚襟，六朝艳迹空回首。百年自信等蚍蜉，万事谁知付刍狗。朝来敬谢河边柳，千叠云山一杯酒。

大空楼落成同诸友携酒登之，因忆叔懋德

卓明卿

楼成仙侣集，雄饮至为卮。鹤篆通丹洞，鱼群戏曲池。林开归看竹，墅扫待围棋。辇毂闻交颂，吾宗叔不痴。

夏日豹孙时行送叔饭大空楼次答豹孙

卓明卿

佳客翩翩至，无能具璧餐。红莲曲池引，丹桂小亭安。洞暗留云湿，蝉声带晚寒。岩中卧欲稳，冠已不须弹。

客祠记祠在东园左侧，即冯家衖内，有棋干石、小池尚存

卓农山

予(为)[与]胡庶常休复，自童子游学相长大，迂志微情，如乳水入中，表叔父元敬先生其尊人也。元敬先生操履端方尊严，而惮诵说不凌，里中有太邱彦方之目。性至孝，不再娶，无二色，尤为儿童妇孺所袭服。休复癸丑成进士，入中秘，不数月殁，仅有中郎一女耳，予为作木主祀之燕邸，已归祀于家。铜陵初泰余先生主父，举余爱怜珍宝，情过所生，八十无子。予妄意，他日固当祀余先生与庶常配。万历末年，予归，修建一楼，简秩家祠，中霤、门户、井灶之

属，与先祖称。岁月之祭，堂有三龛，左方为客祠，以祀庶常矣。予二十年，小草于外，昨始罢归，追思余师殁已十年，三江九华之灵，精气可感，志事可通也，特作余师一木主如庶常礼。元敬先生生平视予兄弟最笃，域规闲矩，患难允称教父，乡里则效，至今不衰，祀庶常，尤不可缓先生，特作元敬先生一木主，如二公礼圭。今年仲春之吉，具牲醴，偕同志恭捧入客祠中，冀岁时瓣香，世世无所绝。嗟呼！予于三先生而有感焉。休复与予志尚磅礴，上苍天，下黄泉，中是正今古人，而元敬先生每为衷之戒之。予辈诞谚更似相非，然终以元敬先生为是，不可易也。余先生为人通平和易，即小夫贱子，无不占占言，嗛嗛食，生不忆人有逆恶，不知世有门户。其视予则期期种种，惟知我得此佳士耳矣。嗟乎！以予今日而对三先生，其愧兹甚，予辈迂落，志士沟壑，达人糠粃，无所不得。而元敬先生不然，正训予辈者，出善仕，处善业，不激不随，乡邦周称可矣，余先生则曰："吾何以其志为哉！子有千我，吾须两字者，功名也。子才过人十倍，世所应有，吾欲子皆有一切形外系表之理。子且休矣，吾勿听。"嗟乎！予今瓠落无容，丽泽不习，仅一二说经与休复合，其所亏者固多。予不能治家，尤不善官，元敬先生固非欲予载囊絜驾者。然孑孑归里中，家鲜食，子淹婚，为乡里项领所笑，讵成事样乎！公车十数番，竟不食一红绫馅饼，使余师郁郁而没，予又何安！三先生见地不同，视予各异，而予总无所成，负负无可言者，第邀三先生之灵，顾予蒸尝，岁时仅烹一清茗，陈三算器食，识予一念，并诏子孙，三先生毋曰："我自有美子荪，何以愁苦也。"

师谊友道，郑重如此，用光里志，以劝后贤。

厂阴今从汉，非

东去且适园数武，沈巽吾先生下帏地也，精舍数楹，题曰“厂阴书屋”。傍有九曲池，芙蕖灼灼，艳目赏心。地上建一庵，曰“大生庵”，乃所建不久即毁，今其迹尚存。

厂阴渔火栖景之二

朱　麐公振

废圃荒凉不可寻，依然渔棹宿堤阴。烧残红叶烟犹湿，照彻苍葭影未沉。泼水腥风冲野岸，迎人酒气散疏林。一樽横倚霜蓬卧，丛苇萧萧动楚吟。

英济张侯庙碑记

卓尔康

西水故有英济张侯祠，嘉、隆间，侯祠遍江南，予里则王父见斋公创为社，十二人一轮，每年设歌舞以乐之。尔时侯故作光怪，人稍不敬，必有影响，舆像以归，辄重不可举，殊足异也。逾二十年而祠毁于火，已稍稍修饰，而前楼后寝尚未备。今年，僧照莲欲葺完之，谒予为记。或曰：“侯祠非故也，子奚叟焉？”予曰：不然。以功勤民，以劳定国者，例得祠，此旧典也。功令：每村聚处，必立土社神祠，为民祈年，而民因以醵饮步其中，共为欢乐。西水，一市镇也，吴越孔道，商贾绾毂四方，一舟楫来者，实熙攘焉。弘治中，漕储法定，而江南纲运者，俱直达京师，水道通而神谋盛，一时河淮如金龙四大王者，主盟其间，而侯亦与为呼吸焉，吹则波立，息则镜平，长年三老束手无动，而惟一二灵祇是听，不亦盛哉！侯为越人，以习水起家，生为义士，没为明神，而予里人多行商，远者千里，近者百里，无日不与波涛争，固宜利赖于侯不浅，而欲崇报无已也。

礼，时为大顺，次之世盛重农，则土谷神祠为政，世衰逐末，则行神水官为政，时异法殊，不可概也。昔五祀冬祭，《礼记》曰："其祀行。"《白虎通》曰："其祀井。"礼家以为传闻异辞，纷纷致讼。予曾议曰："古者道路未通，民居其国，不相往来，士无百里之交，故民间止当祀井。周衰，战国并起，叩关抵壁，日相驰骛，故民间亦当祀行。二书盖两见于记时事耳。今天下又不然，方轨八达，行尽如驰，三山四海，起于足下，即匹夫一介，无不当祀行矣。"然则予里中所以祀侯者，乌得为非正哉！是为记。

按：《留青日札》云："今称张相公者行六十五，故称张六五相公，起于宋。"

募建东茶亭疏

徐士俊

渴之苦也，不亚于饥，而义浆之施，犹易于行糜而赈粟，是以缁流结愿，往往先其易者而举之。栖镇居武林、语水之间，百里方半，自东来者，望见阛阓烟生，辄津津动休息想，乃若歊蒸溽暑，百丈荒途，一饮凉浆，逾于甘露，智慧人即从此悟入，必得绝大圆通。有僧炤若妙诠徒愿拯此苦，遂于去冬募得五十金，创建方幅数椽，以为施茶之所，行道之人业已祝之诵之矣。今思为永久计，欲更拓一区，稍增规制，作供佛庄严，而力微势寡，拜控无因。盖余所谓先其易者，尚尔艰难，况其难者乎！炤若曰："不然。贫衲有志愿，居士有文章，水到渠成，因随果现，从此于往，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亦如种豆得豆，种麻得麻，非可强而为之，是有数存焉，但作不肯休歇观，必得大休歇处也。"余嘉其志，谓可与度世，且其人朴实，不识一字，直可参无字禅。锄荒理秽以臻轮奂，或竟不难，惟望众香国中诸伴

侣，坐大愿船，共扶之耳。

永清禅院

永清禅院在塘西北三分村，宋绍兴间，延法师创，元末兵毁，洪武初复。至音实录现存梵志。正统间，僧觉庵、永方师徒，奋发重修，后因僧官居焉，故《杭州府志》载名“廨院”。万历丁酉，不戒于火，卓石峰、罗葵庵复兴之。院之东，即陈、禹二王社祠焉。院于洪武二十四年并显忠寺。

题永清庵成化己亥作

丁养浩

向晚入萧寺，松萝暗水滨。树头鸦噪久，门外客来频。老鹤翻空翠，归鸿背日曛。巢、由空洗耳，终此避嚣尘。

复游永清庵

丁养浩

成化己亥，予游永清庵，留题。嘉靖甲甲，复过此，则四十有六年矣。始予为举子，适强壮，今休致来归，衰老甚矣。俯仰今昔，感怀追和云。

逃名滇海外，栖迹越江滨。白发催年暮，青山入梦频。停杯留急景，曳杖逐余曛。去去林居子，无劳问俗尘。

翠紫湖

俗呼为菜子湖，言其小也。湖在八字桥东，水面里许，近因堪舆家言，陆续填出三角荡一带，水势略逼矣。每当夕阳初下，山色欲沉，霞影烟光，紫翠交集，于斯际也，思披鹤氅，乘兰舟，采芙蓉，揽芳杜，呼黄鹤仙人，呜呜铁笛，歌竹枝于此中，了不知其邻于廛郭也。

翠湖秋色栖景之十二

澄波潋滟净秋烟，纡紫拖蓝绝自妍。入镜翠痕山黛小，冲襟碧影水纹圆。晴洲橘柚骄霜树，冷渚芦花媚雨天。谁更个中添点缀，绿蓑青笠钓鱼船。

德勋书院

在镇东一里，俗呼浮梁殿，万历中，总督刘畿为徐相国存斋釐祝之所，碑板现存。竹树蓊然，中流有吕水山先生墓。先生讳需，字时行，盖存斋受业高弟也。

即事

郭西韦

皋鹤当轩入画图，夜深钟板醒吾徒。空林漠漠寒烟外，古墓荒田有鹧鸪。

贞节坊

贞节坊，在德勋祠前，为故民沈维忠妻吴氏立，康熙八年旌表。

节母传

节母姓吴氏，武林旧族吴公望山女也，字于仁和唐栖乡沈君诚意为室。未几诚意殁，殁之年母仅十八龄耳，产一子，未及晬，遂自矢未亡人终其身。稽守志之初，迄今全归之日，五十有七载，为岁深久，为节良善，而母方洗妆浣虑，猛自淬励不少弛。《诗》云“其甘如荠”，抑何知荼苦！且五十七年敬尊恤下，婉娩劬劳，只如一日，又何知岁月之艰难而缅远乎！吾尝观古来公家之褒锡，里党之仪型，史册之记载，于夫妇一伦，多以节烈矜奇表异，谓是天地之间气钟之，故其正性强力，千寻可上，百折不回。此一息而千古者，烈妇

之为也，如奔波怒水之搏激而成也。若夫长江安流，绵绵徐逝，澄不清而挠不浊，苟非其人挛柔嘉淑，慎之资精，醇于义理，而谙熟于周方，鲜有不郁积而或舒为叫号，中于狂疾者不乏矣，乌睹所谓寿考而康宁耶！以予所闻，节母庭闱间，有翁九十一岁而终，有姑七十六岁而终，纵或天假之年，然调筝视膳之际，设有不臻，何能慰其心志，以底于悦康？是节母既为其身全妇道于姑嫜，而复能为其夫尽子道于父母，往古圣人所云达孝，即未尝疏明及此，有识之士，亦可以旷观而推论之矣。其旌之节孝，岂不宜哉！节母生子德延，即今闾阎称为沈孝子四郎者也，少不得睹若父音容，长又无暇习圣贤诗书礼乐之盛，及至性所钟，孜孜勉勉，唯以报答生成为立身大本，隐居市廛，料简丝粟酒浆诸细务，博升斗以供甘旨，如是者数十年，而母身以安，母心以慰。予与居处无街巷之隔，望见孝子辄问讯敬礼之，且慨然叹息，以为今时高谈文艺，猎取荣名者，或竟未能及也。於乎盛哉！

先是，明末载杭别乘，文公讳王辅业，为武闾橛楔。兹又遭逢抚军范公讳承谟，留心节行，汇疏上闻，特赐建坊旌表，俾穷庐孀妇烂然光曜，与贞珉常存。两公皆大君子，仁心惠政，以风世砥俗为要务，此其大端也，予故牵连书之，缀于本传之末，咸得不泯云。同里休园居士卓回书。

德勋祠记

赐进士出身、资善大夫、吏部尚书胡松撰文。

赐同进士出身、嘉善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本固书丹。

赐进士出身、顺□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王正国篆额。

距钱塘五十里而近，地名唐栖，距二里而近，洲曰德勋，旧矣。

嘉靖辛卯四月五日，洲民有曰朱二老者，忽梦龙神会迓一峩冠绛衣巨人，驺御甚都，曰："此司马相公也。"朱二老梦中因诵积金、积书、积德诸语，遥睇而拜之，首抵地而寤，起诣洲物色之，则见有宦舟泊水浒，问舟人为谁，曰："翰林徐公也。"曰："奚适？"曰："左迁延平理官。""何名？"曰："阶。"朱二怪以语乡人，置之。更三年，公入是省学宪，未二十年，晋陟台辅，勋德赫奕塞寰宇。朱二之梦，亦奇矣哉！兹公门人吕需辈数人，荷公德教深厚，思与其乡后生永永尸祝，则相与经营，结屋数楹洲上，因以征显著异，传示无极，以状走告予。予惟今崛起里巷之士，所至才或一命，至再其年，碌碌无以甚逾人，乃神鬼仙灵往往有为之开先示兆，豫以告人者。矧公勋德巍烨隆盛，陵跨今古，若与朱二之梦，则亦奚足异者。独司马相公之传诸龙神之评骘，人品则近之，乃其所处之难易，则予不可以不辨也。夫温公承熙、丰纷更之后，天下虽称多事，然天下公论犹尚易盈，而小人未敢深肆纲纪，盖秩然任□，一也。旧法如常平、转盘、茶盐诸法，未尽坏于蔡京诸人之手，如建中、[政]、宣(政)而后之甚，二也。丰亨豫大之说，无有敢倡言者，而端人君子之在高位者，并时励翼，则有若文公宽夫、吕公晦叔、韩公持国、范公尧夫，其在中外庶位，则有若傅尧俞、苏子容、刘挚、范纯夫、苏子由兄弟与王觌、王存、鲜于绕、常安民诸公，至不可胜数，相与夹辅匡襄，无挠掣瞰睨，三也。若公所履觀，则当前人浊乱大坏之后，海内耗蠹，几不可为，邪党炽然，中外盘据，专务掊击善类，君子之存者无几，存者多孤孱，旧法虽未尽变，而因缘票拟，暗坏阴偷，已大非祖宗盛时之旧矣。公与温公所遭，其难易不有间乎？惟公天质明浚，自其少时已与阳明门人某等游其学，直窥本源，而远接命世之孟氏，以上溯于洙泗，故其道委蛇变化而不诡于正，其心艰难嵚崎不能通乎

人，以至逆折曲防，于事机之微而弗至□□，遂阴求天下之善人端士，□满中外，甚或造膝密荐而不令其知，其潜移默干夙夜宥毖，所以阴培社稷宗祊之基命，而施转圜极方舆之运，功同再造，盖有非世人所尽知者欤！公与温公之所以为异也，而其本则由于深见万物一体之意而以为己任，真若有恫瘝厥身，不容自已者。噫嘻！此其旨微说长矣。余既以塞吕子之请，而因告天下后世之士，知慕公业者，必求公之学而学，知学公者，必见夫万物一体之意而以为己任，而后可于戏世之君子，其尚有味于余言也与！

嘉靖丙寅仲夏之吉，钦差总督浙直江西军务、巡抚浙江地方、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刘畿立石。

塘栖镇建藏金字华严经宝塔募缘疏

胡胤嘉

佛在耆阇崛山，弘阐妙音，一时大梵帝释僧摩睺罗，暨声闻罗汉等，各各受记宝塔千由旬，忽从地涌出表印正法阿育王造塔八万四千，藏佛舍利，而此震旦得十九之一。吴赤乌间，康居异僧致舍利，孙仲谋建塔奉之，为江南塔寺之始，而两浙以西，明州得其一，与海潮洞峙立觭胜，光怪灵现，四方走请者，各以其心见闻随喜，礼拜省悟。塘栖扼吴越之会，有僧某朝经暮呗，聚资粮作华严阁，饭僧十万指，复愿以金屑书《华严经》八十一卷，为字六十万有奇，介两水创七级浮屠供焉。多宝以塔证法，而某以经显塔，往来瞻礼，目击道存，其利益宁有涯哉！六度惟布施为第一，盖由世人贪爱成系恋，成执迷，辗转纠缚，入于轮劫，以至百千万亿，不能脱离。原厥本始，不出一爱，学佛者耽空观假，洗祓扫除，此念隐伏，犹不名断。而世人一念之弃，割一日之欢喜，所种善业芥菜子，即隆须弥，

以知布施一门，信为作佛捷径，有财者施财，有力者施力，无财与力者助赞叹，总期喜乐欣慕，尽其诚愿而已。余尝笑多财石季伦，手持金宝，忍不能舍一棺戢身，万事都毕，珊瑚珠玉，挥弃沟壑，等于瓦砾，虽悔无救。世人能作是想，驱爱吝不难，其试演此说，金口木舌，号于道路，以开愚蒙之心，因惧生悟，因悟生喜，喜惧故舍，则一点一画，俱作莲花；一砖一瓦，同于摩尼玛瑙也。

栖里景物略卷之十二

溪口风帆栖景之七

朱　麐

落日盈盈水一涯，轻帆片片绕溪斜。白蘋划破千层浪，红蓼分开两岸霞。迤逦棹歌迷野鹜，纡回樯影逐昏鸦。恍披半幅潇湘叶，景寒雁呼(芦)伴远沙。

咏塔基

张纲孙祖望

栖水会流处，其中有孤墩。垒石为基址，上有白骨存。渺渺芦苇烟，簇簇蒹葭根。几秋飘雪花，每春长浪痕。水鼠拱沙穴，野鹭飞黄昏。往来多客舟，经过伤心魂。昔人知地脉，叠此当桥门。虽非滟澦堆，亦足壮乾坤。

徐士俊

客舟几个趁风还，溪口何如江上山。两岸秋光浑欲住，芙蓉残址月明间。

募建跨塘桥华严塔址建三圣阁文昌、关帝、龙王**疏**

尝考《周礼》，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则审势测景，在古已有之矣。汉班固志艺文，不废形法家言，于是相地与相人条目并见。及郭景纯青囊书出而其说

益繁，后之踵其术者益盛，甚则附合星卦，缕析方隅，以至祸福移人之说，虽非儒者所深道，而要之井邑聚处，必度其向背阴阳宜而后宅，用以维地脉而迓之和，斯理未尝一日废也。唐栖去仁和县治六十里许，夹溪为市，望皋亭、黄鹤，叠嶂如屏，其水由钱塘、余杭诸山数折而下，又有前溪、余不溪之水漫流南注，至唐栖演灌澄泓，号为泽国。自明初以来，吾里文行超卓，掇高第、拥厚资者，往往皆是，但水势东泻，浩瀚难收，形家谓为非宜。嘉靖间，赠方伯存济沈公，经始清流寺，以障其冲；先鸿胪水山公，营德勋书院于东皋，院故址华亭徐公文贞，然皆为一以砥柱计也。迨万历二十九年，里中诸先辈复鸠工庀材，跨塘桥西大溪中筑一塔，址下揵甃石，将建浮屠，基成而塔事寝。今康熙壬戌之秋，中翰徐勿箴先生见故址颓落，喟然叹曰："斯事苟利吾乡，费即巨，当贾勇倡率，且兴举废坠，岂异人任耶！"越明年癸亥春，遂集同志盟诸神，议构杰阁三层，下为龙神，上奉壮缪关公及梓童帝像，屹立峥嵘，奠此艮位，以占射斗聚奎之兆。先生家故贫，宦后仍授章句，旅食维扬，竟以所得脩脯，捐五十金为同志倡。噫！可谓难矣。夫天下事亦最难于倡耳，当其洪波渺弥，迅湍荡激，徬徨四顾，智与才几穷于无所施，前之人且毅然为之而克济，使因是以增厥美，当更易易，而事竟以止，迄于今八十三年，残磷断骼之所栖，荒烟衰草之所薄，渔人舟子罔不踯躅而凄怆，更数十年不葺，兹址之复为洪波迅湍，未可知也，乃先生念切桑梓，踊跃仔肩，于以惠乡邦而振坠绪，孰谓今日之善因，不较诸前人之善创而更难哉！按万历中畚锸之役，簿籍具在，而任事仅五六人，先生抱斯志，力不克，所望于同志者慷慨好义，得数人焉足矣。行见此工既成，雕甍插汉，山色参差而映带，川泉磅礴而萦纡，与清流、德勋层阁相望，而使先辈遗绩历久方竟，以不悖于古司徒为民相宅

之旨，其所系不重且远欤！澄学殖荒陋，愧不能文，承先生命，敢不赘形家张大之辞，而谨书其事于末简焉。吕澄山溜氏撰。

跨塘桥华严塔址造文昌关帝龙王三神阁感应记

凡事之相因有成也，皆有时数，而阴阳为之主者，岂非鬼神操其权？因之感应之说起焉。吾里筑塔基跨塘桥之上，先辈以众溪所汇，漫衍不去，故欲建浮图以扼其冲，此岂特为一镇之襟带而已哉？实亦省会之门户也。基成而浮图之说遂寝，倘所谓时数未至，欲俟后人之经营，故长河一泻，水势未收，迟至数十年后，而徐勿箴先生于壬戌之秋，广陵归棹，诸同人剪烛夜话，论及形法家言，则云聚庐而处，水口宜塞，他日巍科高第，富贵云连，未必非渊渟岳峙、塔影霞标之所致耳。然而塔资侵巨，经费未能，即层楼杰阁、画栋珠帘，亦足以阻其滔漭之势。至癸亥孟春，而建阁之议，创于勿箴先生，成于诸同志，毅然掩骼埋胔，扫苍烟而除白露，择吉竖竿。方其谋榱桷、营栏槛，奉关帝、梓童、龙神三像而祀之，以为文明之兆。不意去岁中秋夜，神灵即感于武林姚升闻讳廷杰之家，先期赐梦，现身说法，令渠助银三十金，而姚之西宾，即吾里之沈子瑶铭也。次日，预言其异合，至今春建阁之说，不益知鬼神操冥漠之权，有感斯应，阴阳符合，不爽铢黍若此哉！勿箴先生以公事行实事，暨诸同志协力共济，作福降祥，古信有之，况先生不以玉带镇山门，而以脩脯成砥柱，更服其所见者大，所学者正，则又不在区区感应之说矣。龙章闻其事而不泯姚之乐助也，故急述之。邵龙章顿首草。

文星阁律诗十首

朱　麐

其一

内翰风流巧构裁，沧江落日见层台。瑶宫帝子乘龙下，铁笛仙

人跨鹤回。排闼星辰瞻绛阙，绕栏云树近蓬莱。共看灿烂奎光映，从此文移列上台。

其二

珠甍绣柱蔽云端，砥障回澜蜃气盘。五夜笙歌归画艇，三春桃李簇雕栏。觚棱影直鼋鼍出，睥睨墙高日月寒。我喜生涯堪寄此，珊瑚裁作钓鱼竿。

其三

南北帆樯泻大河，鸣榔捩舵织层波。座临越峤风云接，槛俯苕川凫雁多。落日寒潭停估舶，白蘋红蓼起渔歌。何当礴礴随登眺，天末云深奈若何！

其四

白麟黄鹤郁岩峣，百尺高台倚碧霄。物外悠悠经岁月，望中款款话渔樵。彩虹挂壁迎残雨，星渚横空驾石桥。直欲双凫频蹑舄，浮邱试为一相招。

其五

鳞鳞烟市集千家，青琐朱扉丽物华。再上一层遥可睇，纵留十日兴还赊。江村细柳含春雨，故垒寒枝敛暮鸦。一自升平歌击壤，绿阴何处不桑麻。

其六

晴栏面面曲栏通，此日登临见远空。秋水平沙鸣鹳鹤，霜天夹岸出芙蓉。催笳叠鼓迟官舫，清磬疏钟度梵宫。可惜不教崔浩见，新诗遮莫许谁同？

其七

驾瓦虹梁覆跨塘，登临重为感沧桑。月明华表游仙墓，云拥香

台旧讲堂。天目雨过浮颢气，洞庭木落见斜阳。狂歌我亦高阳侣，醉擘霜螯尽百觞。

其八

水满蒹葭月满楼，同谁高眺倚苍洲？云归秦望亭皋暮，枫落吴江泽国秋。翠壑当窗支短榻，明霞近槛触虚舟。漫教泛宅浮家计，一曲沧浪听未休。

其九

风檐铃铎响层层，隔岸人呼渡筏僧。解佩汉皋春拾翠，遗珠鲛室夜歌菱。疏星入水明渔火，皓月当窗映佛灯。咫尺海天堪纵目，振衣长啸起鹍鹏。

其十

四山残雪倚晴空，松竹萧萧入望中。诗忆清新追杜牧，笔余老健识王蒙。烟霞可揽交堪赠，鱼鸟相亲兴不穷。安得素心常到此，携琴披氅啸天风。

跨塘桥

明景泰间，僧觉徵潜心文墨，博经史，注纂《百忍箴》行于世。以其钵资筑江涨桥、华光桥暨塘栖跨塘桥。嘉靖年被倭患，胡总制宗宪从里人吕水山之请，为筑敌楼二座，置兵戍守，今废。

附：徵法师像赞

陈　璇

貌古而神清，胆雄而志宏。其存己也浩浩落落，其行事也烈烈轰轰。其学博也则因《百忍箴》而见，其功显也则造五道桥而称。律法条章，讲论而明；圣贤义理，遵守而行。在当仁而不让，但有为

而必成。禅讲丛林之寺院，倚之而纲纪益振；衡台宗门之教法，得之而箕裘克承。是不忝从佛国出古庭而受经，抑不愧为大报恩重开山第一代。唯庵之上，足续传世之真灯也。

题徵法师像诗

陈　璇

三生石上长青苔，春日谁登般若台？痛杀汤休从此逝，不知惠远几时来。风清浙水空杯渡，云敛吴山宝地开。师所居广教寺，在北新桥东。绿竹青松犹满眼，可恨消息断蓬莱。

毗陵胡浊源

岁暮因过水际村，维舟重过旧游门。点头顽石依然在，说法高僧已不存。夜榻自来明月影，春庭空见绿苔痕。我来多少伤怀事，留像挑灯与重论。

苕溪徐　祚

雨华楼阁化烟霞，甘露前头即是家。蒼卜结成霜后果，枇杷开到雪中花。也知我灭才为乐，始信浮生自有涯。写得旧时行道影，不教尘土涴袈裟。

募建锦林村观音阁疏

丁元樸幼舍

经云一切众生，作黑业者黑业相续，作白业者白业不断。达摩谓南天竺王曰："汝勤勤修白业，护持三宝。"《涅槃经》云："作不善业，地狱受苦，故名黑业。作善业者天堂受乐，自在明了，故名白业。"此因缘果报之说。《疏钞》云："三檀者，资生檀、无畏檀、法檀。布施是资生檀，持戒忍辱是无畏檀。法檀者，精进禅定慧也。"此布施、持戒、精进之说。然则作白业者，岂专在布施？言布施者，岂专

在造佛堂乎？布施为白业之一端，造佛堂为布施之一端，为悭贪人说法，不得不从布施起。《止观》云："六度对治六蔽，布施治悭贪，持戒治破戒，忍辱治嗔恚，精进治懈怠，静虑治散乱，智慧治愚痴。因其蔽而治之，可以转钝为通。至云大通，则一切圆满矣。故云尽妙理者，莫如法门；变凡夫者，莫如净土。"偶因栖水跨塘桥，有僧请建观音阁，属予为疏，因叙佛法数则，为世人劝。虽然，先辈徐公于三十年前曾有募疏，尚未成就。予复疏于今日，能必其成乎？闻之嘉靖间，荆王梦人云："补我衣裳，当保佑王子孙。"王曰："汝何物？"其人曰："王但张目而视，侧耳而听，当自知之。"一日偶阅画，见观音像，顿悟神语曰张目而视，非观乎？侧耳而听，非音乎？府旁有观音阁，王往视之，栋宇毁坏，塑像为风雨剥落矣。亟命修饰，立碑记之，曰：由此想像推广，凡张目侧耳，无非慈悲感应，则无非观音也，何独靳于此阁乎？至观音之慈悲感应，又书不胜书矣。请就杨枝一滴，作大海观。辛丑六月，漳水随缘居士元樸撰。

张佩兰墓

墓在西里之东，跨塘桥南岸界河口，俗呼为娜儿坟是也。张氏女适武康吴姓，婚未及期，翁有戚施之行，女自度不能全，乃死之，终不欲暴姑舅之丑，其志有可哀而嘉焉。父为迁葬于此，一时名流硕彦，俱投吊挽，汇辑其帙，曰《表贞集》。

张烈妇传

史官曹勋撰

妇人节烈，十九殉其夫者也。或遇时艰难，投崖断臂，则其人盗贼与异类也。若夫中蒋之言，卫宣再世，至令其妇以死拒，此其死倍惨烈，乃今古上下，岂无一二如武康之事，而曷为概未有传？

抑传之,则无以为长者地欤?然长者而禽行,罪浮于盗矣。《诗》存《柏舟》以著义,行《新台》以御淫,劝惩之用,幽显同归,尊亲不贷,矧两义合而死者,抒九泉之憾,生者佐三尺之穷,是乌可以无传?爰为《佩兰传》。

佩兰者,仁和张氏女,十九而归武康吴,及期而殁。期年间,虽吴妇而恒与吴异室,虽张女而不获一归宁于父母。其舅曾举乡荐,内外宗党,备诸淫秽。方兰于归时,睨色心动,借口负笈者,督其子远去,阴伺阳谑,绥绥百状,兰知其意,昼夜时持剪刀,以死自卫。乃其夫亦竖子耳,律以干蛊之义,谓宜托他故遣去,而潜授以指,或俟其父之愧悔焉,不则没世焉,待我十五年而嫁,兰必不辞茹荼以相守也。奈何夫妇买舟远徙,又不密其所问使,其父得追之及,扑之使归,归而兰生理绝矣。先是,郁郁数月,求死再四,得救以苏。迨死之日,连受其姑数十掌,而卒毕命于自经。盖姑一淫雉也,张父母探女时,兰稍稍泄其秽状,以身居垢地,早分一死自明,故姑嫜咸恨之,耻与怨并,虽欲顷刻无死,得乎?外史氏曰:子死孝,妇死贞,自是千古盛事,然不过一死,而志已快哉。至虽死而犹不快,恒似隐隐负痛于泉下,其死深足悲也。余俯仰今古,为举似李灌之为孝子也,佩兰之为贞妇也,岂愿以清世恒见之?乃兰之父,杭一名诸生也,余读其传,揭初为发指,既为眉皱,如不欲竟,所谓不可读也,言之辱也。佩兰之死,皎皎冰雪,一佩兰自足千古。张之名可以无传,知非其所好也。然则彼蘧篨者,曷为而名亦不与传?夫先有传之者矣。

张烈妇传

吕昭世

女甥佩兰,生于张而妇于吴,年仅二十,期而有非命之惨,予欲

志其事，则搦管而不能下。虽然，予特不忍言，而安能已于言也！忆余女甥孩时，性质温润，吾母殊怜之，衰病之中，每为放眉一笑。余家值诸姊归，争花弄果，有团圞欢乐之声，而女独端静幽好，虽与女兄弟为嬉游之事，晏如也。甫脱乳，趋事王母，能冥而体之以性，以至匕箸非女弗旨，起息非女（莫）弗娱，焦忧疾痛非女弗解。其于针工精敏，而止师之以目；其于书史绝不课督，而能通之于耳。间与其弟佩玉称说古今名媛，至节烈事则敛容欲起。而赋性柔愉，自乳媪以下，无见其疾言遽色者。其为人可知已。甲子冬，适武康吴生星，尚礼其舅也。女既入门，事姑无敢有惰气，事婿无敢有逞色。值劳瘁勤苦之事，诟励絮谇之辞，无敢有愠容。此则予能言之，而康邑之人皆能言之者。甚至截爪承筐，苦以诸所不堪，邻媪间相劳苦，女曰："甘之，此自妇事耳。"独自四月来，于话别□丧之际，如冥之赴家；绝吭决腹之毒，如渴之需饮，趣使问之，惟见女双泪迸落耳。此则人或知之，而女未明言之，予亦不忍言之也。迨十月始归宁，察其眉宇，时时凄恻自伤，而终不及其故，自今推其意，盖有不忍彰己节而败若名者。才十日许，星促归，其别母也曰："今生不得再见，幸勿以儿为苦。"其别王母也曰："阿母十八年深恩，自恨无日可报。"其别父曰："儿在惧辱我父母，计惟有死耳。"不三日，果自经死。发其所缄书，绵婉悲愤，始详其必死之故，吴星亦自言其妇，日夜佩刀剪，每欲自裁。此则余不忍言，而吴之童婢戚党皆能言之，余亦安能已于言哉！伤哉，夫人所最难割者死耳，至女而必以一死为快，死而苏，苏而复死，此其味可尝试乎哉？而卒以缢死。余为计女之求死也，为月之十有八。求死不遂而更欲死也，为二十有九。求死至再而终得遂其死也，为十月之十有四日。

传曰：烈妇一柔弱不胜衣女子耳，犹忆曩时受寒，阿姆欲为发

指血，便视为大痛不可忍，今其死也则酖毒刀绳犹犯之，岂非耻之激而为勇欤！或欲拟之断臂抉目之事，余谓烈妇而亦为此支离其形于天壤间，犹辱吾父母也，惟以身归虚无，而以性还父母，于此而称贞称孝，谁曰不宜！

张佩兰碑铭

卓人月

曰佩兰者，仁和张氏之女，武康吴氏之妇也。姿同春月，神比寒波，寂寞自娱，钦薛涛之萱帖；团圞共话，占谢氏之絮吟。方七岁而能文，越十年而乃字。春梦楼头琐，羞问桃夭；众香国里来，岂知荼苦？所恨犬豚作匹，不闻汉寿之辞婚；蛇豕为盟，有类齐庭之嫁女。岁当甲始，节届冬除，爰以凤巢之雏，往探虎穴之子。手掺掺而要襋，忧甚于桃园；目眇眇而徬徨，望穿乎社橘。但求得意一人，是云永毕；纵使食贫三岁，亦所自甘。奈何一往未期，诸艰已历。邯郸下嫁，仍独守于兰房；淇水长辞，难写忧于桧楫。重以鹑鹊成风，麋鹿与处。中郎有女，魂销塞外之鸿；罗敷有夫，力拒桑间之马。炎暑有露筋之操，庭除多断臂之事。天只人只，谁不谅之；松耶柏耶，宁无知者？终于折齿而不悛，惟有完尸以自谢。寿邸未宁，先作马嵬之缢；新台空设，谁为鱼网之罹？要令腥膻之族，犹如吞药王嫱；独怜闺阁之中，不见返魂张倩。琼花擅无双之誉，一死报春风；湘竹留不灭之痕，千秋啼暮雨。剩酸词而难读，遗凶蜕以何堪！坐使尘埋玉树，何能赎以百身？行看柩出异香，应谨存其只履。盖嫁年十九，而亡时二十也。一年之内，衣屡浣而不得归宁；未死以前，带频经而迄无暇晷。芳魂无不之也，已托琳宫，付息仇于乌有；大节岂能泯焉，谁操彤管，辨人物于几希？新郎未免食言，

莫共佳人之穴；道路亦皆饮泣，空传幼妇之碑。碑既号以断肠，铭须为之破涕。铭曰：

来何所求兮，如花放春。去何所恋兮，如风吹云。来若有求兮，当闻楼上之萧声。去若有恋兮，当见帐中之玉形。自来自去兮，胡为乎多他人之不平！

张佩兰哀词

卓人月

里中张君女，殊慧而有癖嗜，常使幽兰满衣带，嗅之忘饭，父因以佩兰名之。久之嫁去，忽尔自尽。颜破秋江，命捐冬叶。半开而凋，春未及老；一吹而散，露不终朝。幽谷之兰萎矣，空江之佩凄其。其弟君山，余文友也，向余噭然发有声之痛，余亦惨若怀无服，援笔为哀词曰：

吁嗟有女兮，无以为家。岂伊无家兮，如溷中之坠花。思昔幼兮慧早，思昔长兮娇奢。受母教兮《吕览》，读父书兮张华。嗜图史兮有尽，含幽芳兮无涯。岂仙人之偶来兮终当远游，遂暂托于荆棘兮不辞匪俦。任东风之恶媒兮投之浊流，甘嫣香之早零兮当春忽秋。怅命衰兮一叶忽落，叹缘短兮空华不收。风流兮永讫，颠颔兮无休。问天眼兮何盲，问地德兮何凉！或有淹忽兮迟暮，胡乃萎绝于朝阳；岂妾身之未分明兮，何以不见谅于姑嫜。洵君家之妇难为兮，又何怀乎故乡。历苦海兮俄顷，入清空兮永长。子得解脱兮人怀感伤，香魂运飞兮犹疑其未翔。已矣哉！春风蹙波兮，似双眉之不扬；秋霜着叶兮，留檀脸之轻黄。壁有蟋蟀兮，野有寒浆；蝉咽秋阴兮，鹃啼春阳。游魂听此兮，回念空床；骨化形销兮，悲心未央；生惭死央兮，死恨犬羊。在鱼不得为比目兮，在草而为断肠；惨事

盈耳兮,咸同情而悒怏;哀不成声兮,谱奇恨于斯章。

张烈妇诔

始平冯惟圻

维天启乙丑年十月十有四日,节烈张贤媛经于河上之宫,迫禽行也。越宿而病闻,闻病而尊严无强往视,则就木矣。呜呼哀哉!汉广江永,游女难求;雀角鼠牙,家室不足。睹兹苦叶,筑彼新台;伏莽徒兴,乘墉勿克。敬侯之女俭约,祥征于卜;汝南之妇淑令,忤匿于观。讵云东子窥臣,乃谓中冓可道。匪石匪席,漫猜虢国之姨;靡慝靡他,谬认子顽之瘦。远父母兄弟,归宁愆期;怅鹑奔鹊疆,有如皎日。睢阳之忠不死,碧血尚点红颜;泰伯之义空传,绿鬓忍填黄土。镕成赤堇,期剪秋水之清魂;濯出锦江,竟系寒霜之玉质。启箧而香侵兰蕙,飞洒墨云;开涵而翠滴柏松,弥漫怨雾。犹幸归伸长恨,巫阳先遣魂些;最怜去即修途,厉鬼应知勿饿。始信熏天虑暑,不烁寒谷之金;凝地沉阴,无累洪炉之火。何则?足于性者,物莫能入;贞于情者,气不能淫。是以□□为风为霆,排山鞭石;贞操为霜为雪,瘁影凋荣。允非沟读之经,洵足道义之配。宕吏冯子,乃作诔焉,其辞曰:

孝友名宗,高贤代有。名知草木,金鉴拟寿。南轩说极,横渠铭偶。翼圣从□,古今不朽。笃生贤媛,冰霜逊冽。巧擅芙蓉,词工柳雪。日手一编,曰□罔辍。女子有行,父母远别。桃夭甫什,新台卒歌。燕婉之求,志矢靡他。谁适膏沐,相鼠谓何?静言思之,涕泗滂沱。石亦可转,我心不卷。谑浪笑傲,柏舟黾勉。磨涅

自来，坚白弥显。归宁无期，兰膏独剪。肠断千结，溘死胡免！将仲子兮，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人之无良，忧心如捣。寤言不寐，寄情翰藻。虽则翰藻，绵绵远道。癸受昌披，并剪时抱。敢曰幸生，梅盐勿保。一饮已甚，至再几薨。岂其洛浦，谬觊明珰。夙夜多露，吁天徬徨。有怀二人，陟彼高冈。言告言归，我马玄黄。乃如之人，逝不古处。父兮母兮，宁不我御！惠然肯来，愿言俟伫。死生契阔，抑郁谁语？未见父母，我心如醉。亦既见止，俾也可隧。匪忘劬劳，已焉遐弃。往之女家，荼苦荠悸。视死如归，裂帛遂志。呜呼哀哉！兰之摧矣，赍葹独荣；玉云折矣，纬缅难更。申椒其芳，永锡令名。匪独令名，生为节妇，死为列星。入土不化，世出则灵。常山之发竖，侍中之血犹馨，与而祖睢阳公，一死忠，一死节，煌煌天壤，赫赫汗青。是耶非耶，呜呼哀哉！

张烈媛哀词

卓尔昌

昔卫姬不听太子之留，黯然自经；漆女实抱忧国之痛，慷慨赴义。二姬高蹈，炳耀千古。同里张姝，数逢阳九，蹇适封山，不免雉经之阨。盖其心宁为委砌之腐草，不忍负岩墙而虚生。清风拂尘，明月濯魄，方诸卫、漆，何渠多让！举国哀之，同赓落泪。

景萧瑟以霜发兮，属孟月之严霜。纷凄清以惨结兮，风薄户而窍狂。痛东邻之贤媛兮，魂踯躅（兮）[于]何方？效鸡鸣之赠佩兮，厉霜心于皎光。挥柔袂以掩涕兮，经素练而名香。当空帏之长诀兮，面三星而悲凉。黯拮据兮相夫子，持贞毅而忤高堂。不知我者谓我逞臆，其知我者谓我心恻。无因获灾，以罹此极。陡遗之殃，

俦为之翼。周鸮长号,贾鹏叹息,由衷丑秽,讵闵忠直!灌畦采薪,飧冰茹蘖。寒霜陨华,蚤夜跼蹐。体乏完肤,浃旬不食。流本同沟,东淤西逆。运有消盈,刚肠如石。抚剑踟蹰,不负此赤。威武敢撄,以身狥狄。上帝握令,神明不忒,岂曰无知,庇此凶贼!

兰摧赋

蔡仁洽甲子

张氏女,小字佩兰,适武康吴姓者,含恨而死,赋此吊之。

伊空谷之奇姿,抱幽芳而可仪。羌西风之偏厉,与众卉而共摧。当其九畹初栽,三春乍出,入茗碗而分香,向闺房而化质。含娇含笑,昔名待女之花;多恨多愁,今作望夫之石。尔英何洁,尔遇何艰!类豆(箕)[萁]之相逼,甘兰膏之自煎。九死无知,问口天而莫应;一轮已缺,叹弓长之靡圆。遂使玉砌无颜,雕栏枉屈。花薄命而先枯,叶羞看而早折。根太苦而难存,茎无依而顿灭。已矣哉!断肠花兮西复东,伤心树兮丝挂空。不如菡萏能销夏,不及枇杷长款冬。夜月窥窗,怪杜鹃之枝冷;飞花入户,笑芙蓉之帐空。堪愤堪怜,抚石榴之故塔;如兄如弟,惜荆花之落红。带宜男而何取,寻押不而无从。向兰皋兮鸣咽,命中书兮黑松。

栖里景物略补遗

张烈媛挽诗

钱塘吴太冲默真

少妇藏金屋，嫣然姑射姿。由来香自洁，生小礼能持。别母无多日，临妆有所思。调筝声字乱，供食舅姑迟。不笑非因贾，常颦岂病施？梁泥惊宿燕，芳树落寒鸱。凄惨春风意，徘徊明月时。清光流独炤，弱力断前期。恨恨知销骨，悠悠欲诉谁？墙花描泪颊，户网织愁丝。学媚空成悴，知诗但写悲。情非别夫婿，心欲作男儿。尘掩奁前镜，魂依嫁日帷。罗衣余侠气，玉体委霜枝。此日三禅乐，傍人知不知？

杭州朱　稷辛酉举人

经年抱闷不成妆，尘满菱花泪满床。憔悴三闾甘逐水，悲歌六月欲飞霜。廞车过去云容惨，华表归来鹤梦长。惆怅铜官山下路，松杉争似蕙兰芳。

禹航徐行忠苾伯

石为肝膈铁为颜，错认沉香弄玉环。云里碧桃天上桂，等闲开落莫轻攀。

仁和何　周青藜

芙蓉无力抵霜威，并蒂摧残带血归。不是鸳鸯惊梦破，自怜命

薄与时违。

金陵纪映钟伯紫

牛箧遗编掩夕阳，风吹雨泪一天黄。朱颜已逐青铜黯，愁绪还牵白绋长。在世任称无福女，多生难种有情郎。哭君正值春光晏，细雨花朝拂鬓凉。

吴兴严　遵

翩翩珍禽，爰集于木，南山张罗，北山理镞。一解弋人谓乌，尔将安之？空山鬼啸，悲风四驰。二解乌臆弋人，祸机孔多，毛血一洒，焉知其他？三解於菟虽暴，不啮其儿，人之无良，乃效戚施。四解抚剑疾视，白日倒飞，海水西注，游魂安归？五解　右奈何曲

长水王　庭

栖水张氏女，字佩兰，少工文词，以贞淑著。适武康吴，不一载，为翁所逼，含恨而死，知者作诗吊之，爰次八章，用以表贞。

灼灼桃李花，当春及艳阳。女子未嫁时，爱养父母傍。深心事纺织，韶令共词章。诗书备规箴，兰蕙生芬芳。窗前刺绣闲，每觉春日长。

一朝年及笄，出门拜姑嫜。夫为贵介子，妾身生辉光。但作厨下羹，不采陌上桑。步摇玉玲珑，首饰金凤凰。冶容事君子，恩爱不敢忘。

东风恨言别，负笈远从游。非不我顾惜，严命难自由。进修在便安，贱妾诚淹留。丈夫志慷慨，家室非所谋。

别去日已远，独处无欢娱。长日夏炎蒸，高楼独闭居。月深爱夜凉，不敢临前除。一心守贞素，形影无或渝。岂知人无良，骨肉

生不虞。嘻嘻父子间，诚乃怀区区。新台有遗丑，今人一何愚！

妾身虽薄劣，大义非敢亏。矢死独自励，刀剑常不离。涕泣欲往诉，归宁苦无期。堂上亦有姑，曷乃赞助之。妾命鸿毛轻，一死安足辞！

致书与父母，今后勿相念。命在须臾间，生死不相见。父母昔嫁我，日夕每眷恋。岂知至今日，形势有乖变。冠裳有若斯，不如适贫贱。

欲绝还自怨，游子无会期。妾当为君死，苦心谁得知？庐江小吏妇，所处犹易为。我今独冤枉，食息何所施？空床今无人，所余惟穗帷。身有红罗襦，为君留相思。

萧条当十月，北风吹严霜。冤妇独号泣，天地为惨伤。踌躇竟终夕，闭户泪沾裳。我今不敢活，逼迫何所将！腰间有锦带，织成双鸳鸯。本期结同心，岂知徇死亡。死亡不足惜，闻者空断肠。

携李曹鹤龄

秋风萧瑟愁杀人，浮云不飞鸟不鸣。阶前草尽兰蕙死，烈妇此时心如水。自古长嗟妾命薄，何辞一旦填沟壑。篷筱空作燕婉求，怪君此时心□错。嗟哉百年有尽身，诗书夙昔曾相亲。妾意由来秉贞性，宁堪狼藉古彝伦！生当无颜再相见，死向泉台燿短焰。含悲长向人世辞，夜月孤魂应独叹。

虎林孙　珏

内难如何剖，闺闱用晦难。千秋嘉烈节，一死抵狂澜。月暗琴台寂，鸾孤鉴影寒。芳魂常耿耿，宝婺灿云端。

仁和邵名甲长儒

窃闻戚施致刺，泛景兴嗟，宜若诗人之过甚，实深变

乱之余悲，何期今日竟有斯人，闻之耳污，刺之舌秽。独惜芳魂之沉郁，代抒哀怨之微词。

有女有女儒家女，选言择步先民矩。刺绣不刺野鸳鸯，双飞并蒂五丝香。父母珍怜掌上住，深帷叠幕相周护。一朝许嫁凭媒商，学修妇事拜高堂。谁知去家不百里，出言绝异中华语。山鬼妖狐罗我前，撒痴作泼不可观。欲立中庭霜露夥，欲倚床帏室无火。曰归曰归中自悼，心情万缕难相告。明明日月白昼昏，青青弱草栖轻尘。生既难全贞孝性，白练相缠入幽境。大节无亏死自安，胜于生者多秽残。寄语爹娘无念我，儿今一死诚得所。只有新愁寄阿夫，生死永诀何支吾。吁嗟有魂招不得，岩树风高声烈烈。表祠立墓竟何如，鹃啼月落三更初。

德清吴振琦嘉玉

问女何所悲，所悲在文縠。鸳鸯锦乍裁，香消难再燠。

问女何所悲，所悲在蝉鬓。双飞少轻翼，结发聊以殉。

问女何所悲，所悲在伶渌。独有《柏舟》篇，生小已牢瞩。

沈羽明子仪

种颖莫向谷，种树莫向冈。谷深不见日，冈高先被霜。有女虽如云，慎勿字贵郎。贵郎薄寒素，诗书不生光。弃置日已远，各在天一方。已悲兰蕙摧，复为非义伤。骨肉畏多露，焉复言纲常？妾生寄贞素，妾死羞冠裳。长恨杨太真，忍心辞寿王。

仁和邵文甲子宓

维灵为金闺幼质，未间春日之秾华；玉馆幽姿，岂识终风之狂暴。惟是停针斜倚，依然绣儿女之花；即如搦管长舒，偶尔效夫人之句。幽芳性植，女伴钦珍；淑丽天生，爹娘怜爱。岂谓巫山深锁，

未生绕峡之云；讵意羯鼓高传，忽动催花之梦。以致秦宫弱女，不能与箫史以偕生；遂令宋国贞姬，甚至舍姆傅而就死。怀清台杳，纪孝碑湮。为十别之辞，补九天之问。有字无声，岂阮公之哭邻女；焚诗为祭，亦贾子之吊三闾。英魂未亡，盻蚤伊迩。首录五

明镜空尔明，但能照妾面。如欲见妾心，请君看白练。镜

中宵欲自裁，妾心安可量？惟有清风来，可以絜短长。尺

嗟此管城子，知余行不愆。谁当执彤管，令我千万年。笔

纠纠可履霜，教此国人议。今当走黄泉，轻尘应勿赋。履

金刀剪秋风，意欲裁郎绨。翁怀不可测，中宵以自持。剪

西吴茅　映

愍节者，愍仁和诸生张亦临女也。女适防风孝廉吴某子。孝廉有新台意，其姑复佐之，乃屡诱屡拒，以死自誓，不堪逼迫，竟尔投环。余偶闻伤焉，诗从纪之，以俟他日之采风者。

妾有中心苦，欲告拙言词。妾有中心苦，欲告拙言辞。我闻为人妇，中馈实所司。堂上有翁姑，诚孝乃其宜。若以他途进，非妾所敢知。蔑理而逾闲，虽生亦奚为！南山有豺狼，东野有枭鸱。何为彼淫狐，乃在室与帷。手书偷寄父，归宁免祸罹。又复遭逼迫，不得久迟迟。反经以行权，他徙或可支。愚子承乱命，终不能自持。詈骂与鞭楚，厚颜强追随。妇倚夫为天，嗟嗟空须眉。媳恃姑为母，今反为淫基。妾虽不欲死，天壤将安之？妾虽不欲死，天壤将安之？寒风吹冥冥，白日光离离。回思母与父，郁郁而累累。一身付缟带，千载泪涟洏。

辞曰：人生何不幸，伦常至凌夷，腹内忍黄蘖，腹中刺蒺藜。寄

(与)[语]地下主者,勿为妇女而为人所爱,宁为男子而为人所欺。

西水孙　迈泰徵

余里张媛名佩兰,性聪慧知书,十九归于吴,未期遭人伦之变,雉经以死,社中咸有诗吊之。余不揆鄙,学步古人,为赋七哀。

有美有美芳兰佩,其行则儒眉则黛。托身一失禺山旁,菉葹[荆]棘愁荒秽。有恨中宵不得语,深闺魍魉啼相对。歌声未发痛以哀,眼前突兀青陵台。

素练素练流月光,手织素丝双凤凰。裁巾拂拭奉君子,讵意缠绵还自戕。蛾眉宛转鸳颈污,翠匐银罂空晓霜。哀歌甫奏义激扬,双眥裂血声低昂。

中闺峻节亦堪数,骨肉之间情益苦。堂上绥绥狐昼舞,牠也佐之反唇怒。恨血千年化碧虹,仰首触天天难补。三复哀辞感慨生,鞘中古铗苍龙鸣。

鸡有冠兮鼠有皮,彼何人斯裂厥维。封山古城白日暮,前嗥大风后赤貔。山鬼攫人作人语,欲往避之路崄巇。悲歌切切干云上,计画岂学沟中谅。

去年阳月拜姑舅,织素罗浆颇不负。三百日中多苦辛,冰心独为君家守。何意高堂不见怜,摧霜裂石如屠韭。且歌且泣那忍闻,行路为我声为吞。

鸿网宣台事有无,今之惭德岂其徒。长裙短帨血模糊,弃置且检匣中珠。妾不负郎郎奈何,黄金指约徒区区。衔哀一字一太息,漆灯无焰虫啾唧。

何不张尔弓,挟尔矢,射杀毒淫鸩无趾。更乞鲛宫一瓣香,魂

兮归返家，大母痛欲死，泪血泓泓清似水。哀歌欲罢转酸辛，掷笔且弄梅花春。

西水沈宗垓梯生

栖水张氏，家世清白，人怀澹雅，王谢衣冠，风流未坠，若无疆兄，则卓然鸡群之鹤也。会遭时不禄，有令玉年甫及笄，结褵未几，多所不堪，竟长愤赍志以没。古人云积善余庆，徒虚语耳。嗟嗟！事关贞节，即途人莫不流涕。唯取香莲一瓣，葬之西来净土，使骨节珊珊作环佩响，差可不恨。余距栖上仅带水，安能默默于此，援笔长歌，聊当痛哭。

茫茫贞烈旌今古，寒霜杀草钟英武。丈夫无骨愧须眉，女儿幽魂咽泉府。藐诸闺秀怀侠肠，玉骨云徂覆黄土。云徂玉骨渺何在，兰摧讵以方萧艾！香鬟撒地瘗芳尘，狐兔攒碑惊物怪。十年不字浮冰霜，劲节亭亭峙尘外。何期鬼祟触邪气，明珠翠羽藏辛蛋。雉经见志一号绝，愿言濒死甘孤介。霜操长照古人心，松风夜壑传幽籁。咄嗟！古人落魄抱奇冤，神姿艳质挫迍邅。代姬磨笄悲青冢，曹娥赍志泣江边。盼盼楼前掷一死，缇紫万劫坐颠连。孤鹤声凄吊月明，罗帏香瘦黯婵娟。婵娟残魄冷云窝，影落窗纱照绮罗。四壁寒蛩凄恤纬，哀思点点压湘娥。湘娥血泪湘江雨，宓妃偃蹇波臣里。鸮音过耳鸣不祥，蛾眉掩泣颦无语。朝浴兰膏琼佩芳，墓垂拱木寒云起。清风剑气森如许，栖水阻复长，铜山疑且紫。中有瑶芝化贞石，摘取丹心绘青史。樵云蓑雨絮愁魂，火灭阴房啸奇鬼。琅琅琬琰一贞珉，千载芳名贺不死。

白练行

武水赵　咸

白练之白白于雪，冰丝素缕光且洁。历尽凄风与严霜，一入再入终不涅。佩兰借以表女贞，一树桃花千点血。人心止此心不蚀，可以一年可一夕。吾欲言之心为摧，握笔不忍书之册。向风长歌白练行，聊慰贞魂在窀穸。

跋表贞集

大凡名教之地，畴不乐居，然而变起家庭，进退维谷，即生平自命奇男子，一时稍涉迟回，恶在其或不我夺，何者？媚骨多而刚肠少也，矧闺中蕙质且多脆乎！禽行毋以污我齿颊，彼太真亦人妇耳，乱命一从，事极于不可道，至辱于而姓，凶于而家，而躬卒不免。藉移马嵬白练于未入宫时，则所全大矣。吾慨从来阴裀甚惨，而知烈妇女之著节尤难也。仁和有贞媛佩兰，可以愧古今之为太真者。烈哉斯女，以此辉其所自出，其为门楣不既多乎！于是诸缙绅先生知名士，闻而悼之，从而传述之，长歌短什以叹异之，虽太史氏之彤管有待，而芳称早已播诸遐迩，余何事更赘之辞？独悲贞媛惧终见夺，不慷慨激烈以毕所志，此非以为名也，而语以渎中之徒，没没者不论已。虽然，灵而有知，宁不欲为篷篠讳之？迨一尽而沐而冠者，并获逋其显戮，意大雅君子兼欲曲成贞媛以孝，不宜斥其名氏，姑以存钦钺之字，以厉诛心之条，令跼蹐高厚间足矣。噫嘻！世多须眉男子，甘以媚骨徇人，其视此又何如哉！夫贞媛居然名教中浮浮有不可夺者，因掩篇为之太息。

中宪大夫、知严州府事、前南京户部郎中兼理钱法鼓铸、予告侍养广平王受人撰。

张佩兰降箕诗并聂隐娘作

有客善召箕仙，每与谈咏。一日，降箕诗云："君知回道者，两口说多般。亦闻女中侠，三耳听人间。"即云："吾今为一不平事，携一贞娘来，有诉于诸君。"乩止。后复动云："妾为西水张氏，以节死，死而不敢以节名，愤魂无着，幸逢聂隐怜而收之，每聆仙音，得生鬼慧，粗能擒句，敢来述情。"遂书一诗。诗毕，乩又止。再动，复得一诗，末云："示为张娘乞诗人。"因并录于右。

有鸟自比翼，乃逢北山罗。北山复不远，堂前逼嵯峨。念妾张氏女，女吴涕滂沱。有夫徒读书，十旬九离家。此身已分明，事舅职所宜。舂汲固妾任，定省亦靡他。即令劳瘁死，妾心宁有颇！谁知怪哉事，难可见齿牙。自分生不辰，但愿颜速枯。父母一水隔，孔迩不成歌。封书寄语涩，墨池盈泪波。从兹奉饔飧，敬远遭谴诃。挞媳岂舅事，甘请付阿婆。阿婆何蒙眬，亲若戏且啰。钥户事罔测，悬梁命堪嗟。幽魂幸未迷，因忆古烈娥。殉夫与骂贼，身死名不磨。愍妾独何居，冥冥归荒莎。将欲为大厉，故鬼劝蹉跎。生前质本柔，魂恕亦易和。因之委宿命，含痛栖阴阿。妾贞不忍白，宁使世传讹。

聂隐降箕诗

彼美死可怜，此命胡不索？世间无贞男，闻是少愤愕。珍重乞诗意，将褒阐幽作。顾念世道丧，直笔久已搁。伪存忠孝心，容奸为隐恶。谁能摘檄文，明目出斧锷。骂杀毛角人，速死掩愧怍。

情之所钟，一灵不泯，忠贞之魄，为佛为仙，固其宜矣。如佩兰项中白练，犹愈于鞘里青萍，一往刚肠，不为

柔指，蹈仁赴义，侠者所尚。聂隐自许一流，异日桐山道上，有女跳弄双丸者，安知非张子佩兰耶也！

康熙癸亥天中节，青坡漫庵居士，书张氏佩兰与聂隐降乩诗于河上把酒读《离骚》处，兼识其末。

张佩兰，字倩倩，梦兰而生，因名。能诗，其《别父母》诗云："犬羊蛇蝎性难同，无那娇痴陷此中。新妇自来无挞理，枉拖白练哭西风。"又《别弟妹》诗云："真成薄命死方知，自此天涯怨别离。若说恩情同逝水，夜来和泪强题诗。"又题壁云："在世任称无福女，多生难种有情郎。"纪伯紫足成七律。见挽诗。女郎纪映淮伯紫妹《奉唁兰姐二绝》云："残更独守夜偏凉，几度题诗泪两行。此日自甘憔悴死，他生重结有情郎。""霜台长护此清光，玉茁兰芽秋夜长。尘世茫茫淹底事，蕊宫新筑表贞坊。"张有《擘芳轩集》，惜乎被姑所焚，不及多见。

塘栖观捕鱼《薛浮休集》

明薛章宪字尧卿，江阴隐士

塘栖倚棹观取鱼，渔师趫捷如猎师。插竹编箔为周阹，意在竭泽无遗余。邪幅蔽膝施籧篨，回桡鼓枻同飞车。刑模朐瘠发不梳，左右两翼夹启胠。戟钩弩括纷腾挐，木拥枪累如储胥。狙公以智笼群狙，白龙鱼服困豫且。淘河鹈鹕杂舂钼，搅触清审成黄淤。就船贾得供饮储，拍手大笑相轩渠。胸吞青邱云梦潴，惜无羽猎赋子虚。结绳代罟思古初，庖牺燧人如畋渔。网目四寸恢而疏，鱼不满尺市不粥，仰首于邑为长吁。

唐栖晚归至三里塘雷雨骤作

冯如璋字襄哉，号蓝田，又号秋君，德清人，嘉庆甲子举人

乌云变狗起山角，菰蒲猎猎风色恶，阿香雷鼓声大作。雨意猶

在西北郭，欲来不来电霍霍。怪底老龙身一拨，长枪大箭劈头落。憎我舟小瓜皮若，欺我乌篷一纸薄。恍如五丁开华岳，神兵鬼斧一齐凿。又如太乙弓挐攫，革囊射破珠络索。一舟之中竟成壑，衣裳都付雨师濯。雨势挟船船忽搁，面色如纸身无着。大声呼天相与谑，以人为戏得毋虐。少乌西山射日脚，行客破笑舟子跃，烟波深处一篙掠。归来买酒喜大酌，红儿为我薰衣著。

泛舟至塘栖《杭郡诗续辑》

冯如璋

出郭未里许，烟雾失老屋。棹歌断隔溪，远远橹声续。渔舟载落红，鸟语出寒绿。垂钓我无心，笑唱春波曲。

塘栖舟中《青耜老学后庵自订诗》

何兆瀛

舟行自东南，风来忽西北。石尤胡作剧，滞我武林客。鸳湖望咫尺，未至心愈迫。平生所遭遇，举步辄回折。对面一船到，风利不得泊。舟中尔何人，快意应自得。水懦未可狎，慎哉此利涉。老夫心澹定，默坐看风色。落日在船窗，一片荒芦白。

塘栖道中

孙尔准字平叔，金匮人。有《秦云堂诗集》

青山澹晴姿，桃花如远烧。窈窕望不极，流光媚初照。崖平新涨阔，百里无奔峭。桑畴间菜畦，人家隐蓬藿。篷窗废书坐，沿流揽众妙。绿蓑罥红雪，何人静垂钓？疑入武陵溪，柴桑又同调。

塘栖《砚寿堂诗续钞》

钱塘吴存楷

落日理轻榜，归来远相待。行行乡县近，水木意潇洒。菱红熟

已久，橘绿香可采。偶见渔樵人，挈榼共酤买。入耳乡语熟，我亦音未改。指点问遗墟，与废阅几载。离家日月久，尘事幻桑海。叹息且移舟，挈音听欸乃。

泛舟至唐栖

冯如璋

出郭未里许，烟雾失老屋。棹歌断隔溪，远远橹声续。渔舟载落红，鸟语出寒绿。垂钓我无心，笑唱春波曲。

塘栖放舟，暮泊溪村《彝寿轩诗钞》

张应昌仲甫

压岸云翻墨，掀天浪簇花。随风鸦点乱，扑面雪珠斜。旅夜樽储酒，孤村客当家。更阑醒短梦，明月照寒沙。

舟泊塘栖

张应昌

才挂春帆得便风，出门欢喜谢天公。暮烟系缆塘栖市，照水满湖灯火红。

塘栖晓发

张应昌

红日催醒溪艇眠，三三两两出寒烟。岸摇波影帘纹飐，鸦抱桑枝墨点拳。霜叶丹黄深浅间，鱼庄茅竹整斜编。丰年乱后尤堪喜，衔舳南来载米船。

塘西《花宜馆诗钞》

钱塘吴振棫

郏水无波似镜平，野枇杷下雪初晴。寒鸦比我归心急，已趁残

阳乱入城。

送卓氏祠堂

沈九如字宣子，钱塘人。康熙甲辰岁贡，官长兴教谕。有《初山草堂集》

卓氏名祠带远汀，讲坛凭水旧传经。文章刘向家成帙，缵述王裒世纪铭。气盖九州时脱剑，客来百里自占星。只今数笏堂前地，万叠图书照眼青。

栖水道中调寄《唐多令》

吴锡麒圣徵

野绿自成村，春阴浓画不真。几家茅屋结比邻，竹树二分嫌未足，须远水，补三分。　　酒旆屡招人，渔榔转一村。夕阳破网晒当门，土步鱼肥新笋白，斟者瓦聚儿孙。

跋一

《栖里景物略》十二卷，从高祖半庵先生著。原本久佚，今从邵兰生借得抄本，破钱四千文，倩人重抄，分装四册，藏于家。是书于栖里山水、古迹、佚事，无不备具，足补邑志所未及。惟中有朱韦玉点窜之处，几于真赝莫识，然雅俚厘别，明目者不难一览而知也。

嘉庆己巳正月，裔孙迎煦谨识。

跋二

兰生是书原本，庚午年春为祝融摄去，此本以重抄获存。书之传不传，固有定数耶？

壬申夏日，缮此重记。

唐栖志略

[清]何　琪　撰

说　明

《唐栖志略》分卷上、卷下二卷，清何琪撰。

何琪，字东甫，号春渚，又号南湾渔叟、湘砚生等，生卒年不详，清乾嘉时在世。钱塘(今杭州)人。工诗、善隶书。不乐仕进。阮元主政时，欲以孝廉荐举，赋诗婉谢。与杭世骏等杭城名士有较深交往，著有《小山居诗稿》。

《唐栖志略》为现存运河名镇塘栖志书中重要的一种。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何琪北游舟过塘栖，爱其地山水清旷，衡宇相接，欲登览而羁于役不得。五年后何琪假馆塘栖高氏，得读《栖乘类编》等书，遂取《类编》之十一，编为《唐栖志略》，书成后著名学者杭世骏为作序，给以高度评价。

《唐栖志略》分山水、古迹、梵刹、园圃、寓公、风俗等六目，间有考证，有较高学术价值。本志据清光绪七年(1881年)钱塘丁氏重校刊本标点。

序

栖水去北关五十里，以一桥为之锁钥。夹岸筑塘，市廛隐赈。涩矗棕缪，声沸水面，百货充牣。工匠斤削之具靡不具。水仅三里，亦一小聚落也。俗称塘栖，以有石塘，南岸兼有廊也。夫百步之内有芳草，十室之邑有忠信。栖虽壤地偏小，高贤栖托，风雅聿兴。卓、吕、丁、吴诸大姓，矫尾厉角，峥嵘于胜国之季。声妓园林，号称极盛。数传而后，樾馆之书、竹里之著述，皆已荡为烟云。水山之墅、景薇之堂，析而为薪，夷而为菜圃。寒蛩怪鸟，叫啸于荒烟乔木之上下。扁舟来往，凭吊无由，缅遗事而悲凉。续琴尊而阒寂，感慨系之矣。然而人往迹留，燕语丛谈，一二载笔之流，犹能欷歔道往也。北郭何东甫氏，因前志少加翦薙，不以为备邑乘者之助，征文考献，过客以之津逮。骚人于焉取材，庶乎其可也。

岁在庚寅十月朔，秦亭老民杭世骏。

自　序

唐栖，仁邑一镇耳。抵郡不六十里。岁甲申，北游舟过其地，爱其山水清旷，衡宇相接，若不类乎乡陬者。时牵于行役，思一登览而不得。今年假馆灵圃高君斋中，益知其人文风俗之美，因思辑为一书，如周处之记《风土》，宗懔之记《岁时》。顾弇陋无闻，未敢握笔。一日高君出《栖乘类编》见示，乃近人周逸民以里中耆宿张半庵《栖里景物略》、曹菽园《栖水文乘》二书分类增补而成之也。余既病其名书之义，周、曹两家不如张氏之善，即其分类繁冗驳杂，笔亦骫骳近俗，意复厌之。夫张氏仿刘侗《帝京景物略》也。余虽未见其书，要必有可观者。游览之余，因取《类编》点窜删改，存十之一，厘为二卷，曰《唐栖志略》。盖志所见闻，略而不备也。然是书即张曹氏之书也，得无屋下架屋之讥乎！虽然，雕镂组绣等耳，而其为龙鸾、为花草，则不同也。

乾隆己丑冬仲，何琪书。

凡　例

一　是书为目凡六：曰山水，曰古迹，曰梵刹，曰园圃，曰寓公，曰风俗。

一　是书四界悉依《类编》，如古迹所载奉口战场，去镇似远，兹亦从之。

一　山水志胜也。胜无可选，并无题咏。如龟、马诸山，近在境内，因并及之。远如洛山、落瓜堰，此何以书，以有平氏、徐氏，地以人传也。

一　福王花园，按《咸淳临安志》在天水院桥北，名北园，即今郡城天水桥也。兹在栖镇岂别一园耶？俟博览者考正焉。

一　水南庙神，《宋史》诸王妃及节义传俱不载，然里人庙祀已久，仍入梵刹。

一　大明寺井及唐栖寺，《类编》均所不载。井见元白湛渊静语，寺见南宋《六十三家小集》释永颐诗。

一　栖里人物，因诗存人，不另立门。若夫选举及乡贤贞节，邑志之责，概置不录。

一　所志寓公，有扁舟径过，无地主款接之雅，无留连信宿之欢，曷以寓名，曰“渡号来苏，载在往牒”。今人何必不如古人。然则即不谓为寓公，而栖里亦幸其一至矣。

一　栖镇密迩会城，风俗不殊。因录里人竹枝词数章实之，亦观风采诗之义耳。

一　栖里物产，《类编》所载，郡邑相同。惟蜜橘洵称嘉产，易地则香味顿殊。逾淮不知，又何若矣。观沈、金两家竹枝词，为木奴写照，不是过也。

一　《类编》所载诸家题咏，妍媸并登，今稍为去取，间有增入见于他书也。

一　镇名，按余友宋孝廉茗香《塘西考》，有塘西、唐栖、棠郪、唐西等名。孝廉其里人也，博雅好古，所引诸书明晰详赡，似可据依。然鄙意地以人重，仍作唐栖，盖重义士之所栖止也。事见“志寓公”。

目 录

唐栖志略卷上

山水 …… 237
古迹 …… 241
梵刹 …… 244

唐栖志略卷下

园圃 …… 251
寓公 …… 257
风俗 …… 261

唐栖志略卷上

山水

半郭半村，闲身偶寄。一山一水，散步时临。虽无谢幼舆丘壑之姿，不乏田游岩烟霞之癖，志山水。

独山　独山在镇南十八里，一名金鳌山。高二十丈，周二里。脉连皋亭，而耸出一方，犹西湖之孤山也。山北有巨石，状若虎踞，名“大石岩”，下瞰横溪。冬月过此，寒鸦古木，不胜荒寂。前明陆氏隐此，绕屋老梅数百。本名万玉轩。

夏与诚《题万玉轩》诗：暗香疏影句能传，暮景空林色最妍。琼馆梦回春似海，琪园坐对日如年。娟娟霜月将三五，粲粲冰花逾十千。独鹤归来风动处，霓裳小队舞群仙。

孙治《过独山陆氏》诗：曲水临蓬径，横山隐晚花。壮心思越石，雄辩折田巴。剑引浮云尽，杯深溪柳斜。著成新语在，迟暮莫长嗟。

超山　超山高五十七丈，周十五里。诸山皆远，此独临峙镇南。孱颜翠黛，往往落于斜街委巷之中。

吕需《登超山绝顶》诗：春尽山行载酒瓢，松声携我上岩峣。排

空怒石崩云出，径转新亭接巘高。一坞浓烟藏虎豹，半天清响落箫韶。振衣独立浑遗世，极目苍茫江水遥。

王廷璋《登超山》诗：绝顶茆庵载酒过，晴峰千尺郁嵯峨。乱离吾辈登临少，淹忽浮生感慨多。树杪钟声延杖履，山腰阁道隐云阿。溪峦遮莫当时色，剩有春风到薜萝。

丁山　丁山在镇南五里，高止寻丈。明丁方伯养浩之父乐善公筑读书庄于此，故名。邑《志》谓高二十丈者，小丁山也，下为丁山湖。

小丁山　小丁山高二十丈，周二里。由丁山湖支港，折而东行里许，水又增阔。回汀曲渚之间，小丁山在焉。松竹蒙密，倒影寒浪。其外村落多枇杷、橙橘、梅杏、桃李之树。每春花时，游丁山湖者，至此更登巅眺望，歌饮以为乐。

龟山　龟山脉连超山，高二十余丈。其北为马山。

马山　马山高四十丈，长三里，其西为白栗山。

白栗山　白栗山高二十丈，周里许。直走溪河，其麓为白栗桥。

土山　土山高如丁山，突起平坂中。其山多土无石，质松性润，宜种花，凡栽兰菊者，多携畚锸取之。

洛山　洛山距栖镇十余里，地名横里。平显字仲微，号松雨，居此。显与王绂交最密，人每求绂画，非显勿得也。洪武中，官广西藤县令，谪戍滇南。沐国公英，延为西席。著有《松雨斋集》。

《九月二十日怀故里》诗：历尽风波两鬓霜，此生多幸亦多伤。功名染指已自足，富贵过人非所望。万顷水云横里北，百年丘陇洛山阳。奋飞不得心空系，殊觉今秋夜独长。

《闻仲容弟居横里》诗：舍弟谋生亦有涯，横溪移屋就鱼虾。藕

花官漾十二里，桑荫邻村百数家。飐字帘风夸鲁酒，卖丝船雨避吴娃。白头两地遥相忆，梦绕脊令原上沙。

《寄示诸弟侄》诗：灯前犹子话家乡，许我丁山结草堂。一夜老怀清似水，梦魂先有橘花香。

丁山湖　丁山湖在丁山下。汪洋百顷，远浮独山，近接超峰。舟入其中，淡宕可爱。昔东坡比西湖为西子，余谓丁山湖亦西子也。特未入吴宫，少金翠之饰耳。

翠堂森禅师《丁山湖水居诗二首》：踏遍三吴两浙山，可来湖上恣幽间。溪菱过雨花初白，堤柳经秋叶尽斑。野艇就群回北渡，斜晖辞我落西湾。蟾生隔岸犹堪望，逐水柴门夜不关。

一湖秋水碧连天，风送蘋香到岸边。茅屋矮依丹树缚，道人闲伴白云眠。堤旁乍落经霜叶，篱外常过载月船。虽是现成西祖意，跨门先在槛机先。

《周天度与吴南硐说丁山湖之胜，缀四断句》：春波瑟瑟小桥横，十里沿洄似掌平。记得年时轻舸别，杏花疏雨近清明。

曲水银塘宛转通，千丝杨柳不垂风。结邻合伴东家住，画阁遥临一亩宫。

渔庄蟹舍自夭斜，荇叶菱花处处家。不道有人天汉外，秋来依旧望星槎。

鸦色新盘四起鬟，淡云笼鬓玉梳弯。怪来晓镜添眉妩，学得临平雨后山。

翠紫湖　翠紫湖在八字桥东。徐埜君曰："每当夕阳初下，山色欲沉，霞影烟光，紫翠交集。于斯际也，思披鹤氅，乘兰舟，采芙蓉，搴芳杜，呼黄鹤仙人，呜呜铁笛，歌竹枝于中，了不知其邻于尘郭也。"

朱大辉《翠紫湖》诗：百顷汪洋翠紫湖，奔流天目此旋铺。蒹葭人近停云邈，蓑笠翁曾钓雪无。数叶烟波争网汉，乱声凄月夜歌苏。得鱼桑市前津换，半饱新蚕半饱鹕。

横潭 横潭，以潭横于市偏也。乃栖镇山水献秀之所，景物清旷，看月尤宜。闻是地亭馆相望，今惟青芦披拂，白鸥往来而已。

冯砚祥《横潭歌》：横潭漾漾泛秋月，怅望烟波渺难越。凉风吹动木兰舟，月明处处菱歌发。菱歌乘月起中流，隐隐箫声动画楼。箫声菱唱音相亚，横潭月转金波泻。月转金波泛滥过，夜深摇落秋风多。独怜天末佳人晚，秋水芙蓉愁奈何。

大明寺井 大明寺井今无考。白珽谓井上镌隐语云：一人堂堂，两曜垂光。井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同行，不欠一边。三梁四柱足火然，若有双钩两日全。乃“大明寺水，天下无比”八字。

牛潭 牛潭在马鞍山东麓。水味甘而洌，卓方水、冯砚祥偕往汲烹岕茗，以为品在惠泉上。

天然泉 天然泉，又名龙井泉，在白栗山泗水庵内石罅间。天然成井，不假甃甓。味香洌，煎茶逾信宿不败。

邵锐《汲泉煮茶》诗：栖溪老人鬓欲华，杖藜方外谒袈裟。云端度岭青天近，松下乘风白帻斜。峭壁坐禅飞锡杖，空堂演法雨天花。明年此兴迟迟日，重到南山看采茶。

丁养浩步韵诗：绝顶清新远物华，一尘飞不到袈裟。松高百尺穿云出，竹压禅关带月斜。野鹤有时闲教了，老梅无语自开花。相逢莫问人间事，纱帽笼头且吃茶。

沈朝焕步韵诗：洞古山深阅岁华，东林遗事款袈裟。云开水鉴层层入，烟袅藤枝故故斜。暇日群公三径草，方春游客五陵花。兰亭墨妙犹堪读，共爱泉香陆羽茶。

东小河　东小河在镇东北。居人面山临水，长廊曲槛，荷柳映之，宛如画境。骚人词客，常放舟觞咏于此。

徐士俊埜君诗：风裳水佩若为裁，东小河边望眼开。莫道闻歌人不见，荷花深处荡舟来。

落瓜堰　落瓜堰在唐栖东北。前明诸生徐介字孝先居此，俗称落瓜徐氏。父灏，崇祯甲戌进士，知武陵县事。甲申后，孝先弃田庐，白衣冠徜徉山水间，已而入河渚。梅花开时，日夕游咏其下。喜饮酒，善哭。侯官高兆尝千里访先生，留宿寓庐。夜半闻大哭。问之，盖鼠衔先生葛巾去也。尝制一艇往来栖上乘之。

金介山《河渚艇》诗：似此些些一钓槎，只堪河渚看梅花。曾云偶出人相骇，及问何名尔可嘉。小子便呼徐介艇，后时直比邵雍车。塘栖半万人家在，问讯停篙只我家。

又《正月六日喜徐孝先先生来，计不过河楼一年矣》诗云：春日渐迟迟，船来河渚时。寄声先密友，乐道到妻儿。不至君何意，经年我颇疑。苦留过人日，省寄草堂诗。

古迹

龙楼已失，空村剩红粉之魂；麟阁虚标，寒月照青苔之骨。谁怜宝块曾佩腰间，想见铁衣不离身上。是足兴哀于杜甫，兼堪凭吊于李华。志古迹。

伍子宅　伍子宅故址在镇西，相传子胥避难之所。其傍村港皆名伍林。

陆进荩思诗：往事兴亡几代余，土人犹说伍公居。吴宫越苑今

何在，荒草寒烟古木疏。

张超微诗：闻说英雄伍大夫，避仇曾宿此中乎。越王自沼吴宫后，铁垒金城亦已无。

句垒 句垒在镇北十里，为越王句践屯军处。其北岸名城头，盖越王曾筑城于此。

沈去矜诗：野水悠悠落日斜，断刀遗镞半沉沙。兴亡说尽无人会，几处墩楼噪晚鸦。

张祖定诗：几年臣妾向姑苏，甲士三千竟沼吴。伯业可怜随逝水，萧萧旧垒叫寒鸟。

王庄基 王庄基，南宋福王与芮庄院故基也。福王居妃妾其间，一时艳冶之盛，脂腻涨流，今红粉沟、美人埭、洗马池，皆旧迹也。伯颜破临安，福王及宗室驸马随恭帝北行，宫人数百俱自尽。后是地时闻环佩声，有士子月夜凭阁，闻歌曰：淡淡春山抹未浓，偶然还记旧行踪。自从一入朱门后，便隔人间几万重。

张超微《感赋》诗：襄樊正报围城急，天子求贤不可得。贾相行边建阃时，富商债帅相凌夺。葛岭高歌乐未休，王公戚邸咸优游。卧龙桥畔群芳聚，翠华曾此度春秋。红粉沟头高髻娥，宫门矻矻如山河。洗马池边人却步，黄金布埒锦成窝。樊城既失襄阳去，半闲堂空鸟雀踞。相国行成驸马随，谢村载玺朝京师。诸王妃子同囚首，雕梁画栋俱难守。池荒桥断佃民居，大河既开风气殊。人文蔚起翰苑出，甲第连云难具述。佛庐僧舍如蚁封，宾客去住随鸣钟。吁嗟乎！离宫别馆荒芜遍，耕夫往往锄珠钿。钱炉盂剑或有之，遗簪断珥深池现。苍龙压津虹影拖，攘攘闹市成肩摩。富贵更翻景物换，旧日繁华可奈何。

又《红粉沟》诗：红粉沟头窈窕娘，蟠龙髻子藉丝裳。倾城一笑

千秋恨，梦影犹飞蛱蝶廊。

曹屺《洗马池》诗：花园一望暮阴存，路人余桥桃柳繁。洗马风流谁得似，王孙芳草不堪论。

六墓　六墓在镇北村中，福王诸妃墓也。凡六所，因号村曰“六墓”。

沈去矜诗：月底金蚕出墓门，花开宝靥湿啼痕。江边不见冬青树，犹忆姗姗帐里魂。

王丹麓诗：断碣残碑半掩尘，寒烟衰草不成春。谁知此地埋香骨，尽是当年掌上人。

陆荩思诗：村烟漠漠鸟飞还，粉黛销沉荒草间。知尔魂归明月夜，不堪南望凤凰山。

张振孙诗：荒村问古吊宫娃，落日平原遍野花。犹得芳魂依故国，绝胜青冢傍黄沙。

花园坟　花园坟，葬元处士陈伯通，地即福王花园也。伯通字汝明，钱塘西溪人。福王长史陈仲谋孙，幼随长史于栖上。福王北迁，园基为豪富所得。不胜感愤，乃倍锾赎归。伯通卒，遂瘗于此。故称花园坟云。

尤平章宅　尤平章宅在库桥。元平章尤某故宅址也。傍有浣金潭，相传平章女浣金盆于此。

张之鼐诗：高门声势可如雷，富贵还同泡影猜。昔日豪华游乐处，断钗零璧总成灰。

吕律诗：潭潭甲第此崔巍，金积豪门限铁扉。寂历空流桥下水，数株垂柳暮鸦飞。

乙未亭　亭在丁山湖。

张日容大受《题徐大临湖乡小景》诗：鸟背岚光过夕汀，碎萍鱼

唼水花腥。青山一角湖三面,记是塘西乙未亭。

奉口战场 奉口战场,在镇西北二十里。三旦八公剿杀元军于此。杨铁崖作《勋德碑文》以纪其事。

高启《过奉口战场》诗:路迥荒山开,如出古塞门。惊沙四边起,寒日惨欲昏。上有饥鸢声,下有枯蓬根。白骨横马前,贵贱宁复论。不知将军谁,此地昔战奔。我欲问路人,前行尽空村。登高望废垒,鬼结愁云屯。当年十万师,覆没能几存。应有独老翁,来此哭子孙。年来未休兵,强弱事并吞。功名竟谁成,杀人遍乾坤。愧无拯乱术,伫立空伤魂。

陈基《过奉口》诗:溪坞晚含风,山营夜依谷。栖鸟息复惊,归云断还续。画舸止宵征,连舻衔尾宿。戍鼓杂鸣笳,秋声一何肃。

塔基 塔基在镇东里许。嘉靖间胡总制宗宪筑,今建文昌阁其上,即俗称八角亭是也。

张纲孙诗:栖水合流处,其中有孤墩。垒石为基址,上有白骨存。渺渺芦苇烟,簇簇兼葭根。几秋飘雪花,每春长浪痕。水鼠拱沙穴,野鹭飞黄昏。往来多客舟,经过伤心魂。昔人知地脉,叠此当桥门。虽非滟灏堆,亦足壮乾坤。

梵刹

象教莫隆于吴越,伽蓝比盛于洛阳。乃有精庐,允称净土。既俯清涟以弥幽,兼带长林而益胜。志梵刹。

唐栖寺 唐栖寺今无考。

释永颐诗:唐栖寺前溪水流,客帆来往旧杭州。津亭树老无人

记，得见几回僧白头。

又《葺唐栖旧庐》诗：矫时无峻节，立行亏众美。远岳惮孤征，徘徊就乡里。人情好愉悦，我老齐贤鄙。娓娓听乡言，时时容侧耳。前修不可见，法社渐凋毁。名山半征徭，祖塔乱獐麂。林筑无清资，泽居循旧址。凿牖纳晴曦，莳竹临幽泚。时将了岁寒，闭户春风里。

大善寺　大善寺在镇西北。额为赵孟頫书，字大径尺，结体古茂。盖真迹也。其后禅寮有古树合抱，荫盖亩许，王伯穀为篆额，曰“独树斋”，今仍其名，书则易为八分矣。无名款，字亦疏瘦可爱，不知何人书也。殿前又有无心柏一株，高五丈七尺，传是石晋时物。乾隆十六年，南屏诗僧让山来主方丈。

李日华《秋晚过大善寺》诗：塘南楼阁万家稠，塘北招提少客游。剩有残僧闲补衲，夕阳红树一房秋。

田艺蘅《晚登大善寺寄吕时行》诗：高楼独上雪初晴，平楚风寒钟自鸣。傍水人家开野寺，并舟妇女向江城。一枝北去怜梅蕊，八字南来听雁声。赋就长杨知已献，五侯谁不重君卿。

又《新春雪中期吕时行不至》诗：旧得塘西一纸书，西游约在早春初。停云几废良朋咏，扫雪难迎长者车。老竹岭头关不锁，下浮溪口市成虚。知君已展扶摇翼，惟有梅花伴索居。

杭太史堇浦《访大善寺让山僧》诗：古寺团团塔，翻经草满阶。问年头似许，对客眼初揩。佛座供铜盔，香厨挂笋鞋。日长喧鸟雀，得共饱清斋。

翟灏诗：苔荒石础剥遗尘，古柏犹传不坏身。落日啸风兼啸雨，替他龙象泣天人。

春去林梢薄霭分，一重波外翠氤氲。闲心共佛跏趺坐，尽日门

开向白云。

释大香《独树斋》诗：千秋禅寂树，清影护双扉。当时曾一宿，花堕水田衣。

又《咏无心柏》诗：指示婆娑树，曾参造化禅。至今空五内，独立小庭前。

清流寺 清流寺在镇东北，轩豁宏敞。殿后千佛阁高耸百尺，舟船往来，见于里许之外。闻阁后旧有石刻贯休六祖、李龙眠罗汉、唐子畏魁星诸像，皆卓光禄明卿家藏真迹，双钩勒石者，今俱不存，寺亦寥落矣。

董道权《登千佛阁》诗：上尽层梯倚曲阑，诸峰青似碧琅玕。枝撑直欲侵霄汉，鱼鼓微闻自戒坛。野色四时堪作供，天风五月尚生寒。登临到处怀亲舍，指点江东放眼看。

张纲孙《和王伯穀清流寺》诗：古寺当栖口，登桥一片霞。连樯知水市，俯岸见人家。细火沿坡落，遥山八树斜。此时圆月上，处处映秋沙。

栖霞院 栖霞院在镇北。址为里人朱氏舍，俗呼草庵。顺治中天童僧石庵驻锡于此，改今名。门径幽僻，春风秋月，弥多佳致。中有且挂瓢、树下居诸胜。东海范文白骧有“径窄能容竹，池宽可养鹅”之句。

新安赵吉士《甲寅除夕，父子会于栖霞禅院》诗：何期离乱后，此地获团圞。不惜三冬尽，徒伤旧历残。寒钟开静梵，野火爆丛竿。相对浑如梦，犹疑故里看。

结成方外契，烟水隔篱门。远棹来犹子，分携及稚孙。桃弧驱疫鬼，酒脯祭诗魂。半载伤心处，艰难忍细论。

未遂幽栖意，禅关偶一探。柴门悬棘矢，陌路照田蚕。大父依

方丈，诸孙傍佛龛。竹林惠远在，清梦结云昙。

忽忽年老去，兵戈剩此生。离乡刚两月，分岁正三更。暂尔伊蒲供，欢然菽水情。故园丘壑好，归隐未寒盟。

又《乙卯元日诗四首》：夜半春幡动，烟光万户齐。卜邻新洛舍，寄迹古塘栖。大地皆燃草，荒村亦磔鸡。辛盘群献祝，岂必别东西。

相携支许伴，罗拜梵王家。霜竹长含翠，寒梅半著花。江南哀井里，直北忆京华。座客皆名士，何须觅孟嘉。

始觉征鼙静，僧扉不复扃。救焚谁馔酒，夺席尔谈经。故国藏豺虎，寒原驻鹡鸰。尘襟涤欲尽，竹影舞空庭。

绕膝群儿在，长文方弱年。深杯倾白堕，旧物失青毡。天腊初开后，春光欲晓前。午余花雪降，古渡起新烟。

净土庵　净土庵在花园坟西。额为董文敏公书。村径纡折，游屐鲜至。

资庆院　资庆院俗称西茶亭。距长桥里许。明东硐老人记，黄汝亨篆额。

绿野庵　绿野庵在镇南。由桑径度桥而入，桥外苍山远横，平芜弥望，绿野之名不虚也。

纪伯紫《过绿野庵》诗：终岁尘务牵，兹辰遂清赏。闲来十笏居，轻携九节杖。短垣萦薜萝，平桥带林莽。帆移古塘外，月照远山上。幽景人不知，天公付吾党。

南屏豁堂和尚诗：小岸临流可涤烦，幽栖初不碍居村。山横平楚青浮槛，野度低桥绿到门。双燕来稀人喜静，一牛鸣远市忘喧。若教种树能遮屋，绝胜铺金贵买园。

浮梁院　浮梁院在镇东北极尽处。院三楹，不柱而梁，承以土

垣,如浮焉,故名。旧为吕氏德勋书院,赵文华为诸生时,馆于吕,其额犹文华书,颇端劲有法,不类其为人。

郭西韦诗:皋鹤当轩入画图,夜深钟鼓醒吾徒。空林漠漠寒烟外,古墓荒田有鹧鸪。

永清寺 永清寺在三分村。寺门临水,古树扶疏,清潭演漾,亦一幽栖薝卜林也。

丁养浩诗:向晚入萧寺,松萝暗水滨。树头鸦噪久,门外客来频。老鹤翻空翠,归鸿背夕曛。巢由空洗耳,终此避嚣尘。

慧日寺 慧日寺在博陆村。壁间有倭字诗,人不能识。

丁养浩《追忆旧游》诗:博溪溪上一追游,慧日名山万古秋。三径草堂通别墅,一间茅屋瞰清流。月明村坞僧归晚,云掩松关鹤梦幽。尊酒醉来成一笑,高风绝胜虎溪头。

德云庵 德云庵在界河村,即赵松雪与中峰禅师倡和梅花诗处。壁有松雪墨梅一株,今毁。

朱大辉诗:行过溪边草绿,吹来竹里香清。不见王孙墨妙,空堂独立含情。

一片桑阴未叶,几株杏瓣初花。前峰浓淡云气,半绕萧瑟僧家。

化城庵 化城庵在马鞍山。赵松雪题额曰“化城深处”,又井栏石刻淳祐年号,亦松雪篆书,俱不存。

报福寺 报福寺在超山之麓,寺门幽邃,游者绕梅以入。后殿有石刻吴道子观音像,寺僧饰以金粉,失古旧之色矣。

泗水庵 泗水庵在白栗山之阳。背负小阜,连冈突石,可眺可游。接阜以往,中断为峡。林木幽蔚,人寂境清,最为胜处。而游山者未之知也。

水南庙　水南庙在镇南。神为福王妃，姓詹氏，名玉珍，泉州人。福王北行，藩邸妃妾多从之者。神独悲愤不食，誓以身殉。饮鸩不死，遂死于井，年二十七。里人感其忠节，立庙祀之，至今勿衰。

吴世昌《水南庙行宫落成》诗：卓然女节迈男儿，殉国从容死不辞。偏阙芳名传信史，好凭神社当忠祠。数椽增筑重题额，四壁新涂并纪诗。南渡河山都莫问，尚留尺土祀金枝。

唐栖志略卷下

园圃

居人为指遗踪，石荒甲乙过客，空寻旧迹，槛失庚辛。拙笔记成，愧比当年李文叔；哀弦抚罢，笑同昔日雍门周。志园圃。

吕园　吕园在镇北。吕都事北野与弟鸿胪寺丞水山别墅也。积石累山，规模宏敞，其藏书之所曰“樾馆”，王伯穀篆额。曰“喜声馆”，陈眉公书额。曰“绵庆楼”，文衡山书额。曰“一本堂”，周天球书额。北野子似野，官光禄；肖野，官太仆。当时宾客之盛，第宅之侈，甲于杭郡，今荡然无存。后嗣能读遗书者，亦寥落矣。昔张芸叟过魏文贞公庄居有句云“儿童不识字，耕稼郑公庄”。盛衰之理，古今一致。可慨也。

文徵明《赠吕似野》诗：而翁北野擅声华，令子才情亦称家。代罽还分黄犊草，钓缗时拂白鸥沙。天连平楚孤云渺，秋满寒泉落照斜。目断长空心共远，此生归宿岂无涯。

王穀祥《赠肖野》诗：浙中今古多才彦，喜见名家有后人。温润襟怀同白玉，清修眉宇照青春。从知东箭书称美，始信南锣世所

珍。何以赠君何以处，伫看雕鹗试秋旻。

周天球《偕诸友元夜饮绵庆楼》诗：川途渺渺涉风湍，落晚停桡问吕安。远兴正逢春后雪，故人聊赠泽中兰。烧灯水市星俱烂，买酒林塘夜已阑。形外论交谁古道，囊琴欲发为君弹。

丁氏别业　丁氏别业，丁方伯养浩所筑，在漳溪。有景薇堂，前后树石位置皆文衡山、仇十洲两家经营也。其西轩颜曰“夕佳”，盖养浩谢政归里，取娱晚景之意。子之乔工诗好客。吴中谢时臣、沈青门、周东村皆往来倡和于此，盖名流聚会之所也。

卓园　卓园在镇南。“芳杜洲”为卓光禄明卿别墅。园中为“介如堂”，东为“夕阳明半楼”，西为“月波楼”，面皋亭、黄鹤。诸峰楼侧为“灵籁馆”，为“白云堂”。

文徵明《过卓明卿园居》诗：卜筑幽栖一亩宫，泠然时欲御天风。月光缥缈开帘处，山色虚无览镜中。静对晴波沙鸟白，乱翻春浪野桃红。知君应是龙门客，未许扁舟作钓翁。

袁尊尼诗：碧水环洲杜若香，切云重屋隐雕梁。美人日晏披瑶笈，幽客时来钓玉璜。围合松萝三径杳，交加竹树四山苍。何年雀舫楼边系，皓月澄波对举觞。

周天球诗：闻道中洲胜，春生杜若香。盈盈只一水，渺渺即三湘。鸣榜吴歈近，搴芳楚调长。美人时在望，欲往恨无梁。

东园　东园亦卓光禄园也。中构楼曰“大空”，曰“梅花”，轩曰“茶癖”，堂曰“众白”。其堂颜、壁画并董思翁手笔。左右花木交荫，阑楯周接，无不妍巧。若夫水光镜展，山色黛横，斯又楼中之胜矣。后鬻于邻人吴氏。其孙回低徊不忍去，乃作诗留别云：可怜落落一长松，倒挂离愁千万重。卷石行吟聊小坐，长廊散步泣悲风。无钱卖竹惭苏轼，有志携琴忆蔡邕。惟尔满园秋桂色，他时惜我片

时容。

沈洪芳《和卓回别东园》诗：临溪曲曲有长松，秋未逢霜枫未红。佳景乍来人渐去，愁心欲遣话偏重。枯藤似拟牵离袂，顽石还多惜别容。更语堂前三桂子，堂中不是浣花翁。

卓人月《读方水弟别东园诗，赋诗慰之二首》：且休问此径谁开，万古谁非过客哉。吾不必将吾室爱，后当复有后人哀。贺云之子随鸠入，笑曰狂夫愧燕回。今日便如闲借看，长须为我洗卮来。

忽乎吾欲远行兮，卖此相如四壁泥。岂若马难忘此豆，安能鸡共斗于醯。硕人之轴非余轴，君子攸跻听尔跻。花落莺啼都不见，苏公送客过塘西。子瞻送毛泽民句云："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

竹里馆　竹里馆在镇东界河村，以其构于竹中而名之也。竹之外有榴焉，因架阁曰"榴阁"，卓光禄之子尔康著述地也。尔康官屯田，以抗直罢归。晚年空囊壁立，日仅麦糜一盂，友人为之募饭作启。

东涧老人《过栖水访卓尔康于榴阁》诗：一官落魄赋归来，华发萧骚栖水隈。陶令门前惟绿柳，江淹宅畔只青苔。三间老屋谈经处，两板荆扉避债台。赢得他时青史在，儒林廉吏并崔巍。

陈继儒《过竹里馆》诗：有个闲人闲更闲，焚香日日掩松关。万株老树千竿竹，遮断溪南枕上山。

水一方　栖镇藏书之富，推吕氏北野、卓氏入斋。吕氏即所谓樾馆也，卓则"水一方"是矣。在石人坞之南，中有"花林草堂"、"相於阁"、"三李斋"诸胜。草堂嗣君远条所葺，奇葩名卉，杂植堂外，因名"花林"，斋、阁其孙珂月读书之所。

珂月《忆少时读书水一方之乐诗三首》：何必买山隐，兹为安乐窝。桐花遗素舄，远岫露双蛾。鸟变钩辀调，鱼听欸乃歌。闲临佳

帖罢，快咏硕人苿。

景到秋偏好，悲从何处生。金涂篱外槿，紫赐架边樱。欹案飘芳叶，平畴望美粳。素心三四友，终夕响茶铛。

门前山寄语，怨我不来看。夕气佳谁赏，朝容爽孰餐。柳惊青发薄，花叹素肌寒。忆昔周旋久，真如指一弹。

又《同吴默寘读书水一方，拈七平七仄诗》：暂尔息足类作客，邀将山川开愁胸。幙少好女月是嬖，门憎痴人云为封。舞鹤劈破古树影，饥鱼争餐残花容。更有一事最得意，高山弦中钟期逢。

又《余有阁名相於，颇为友人所骇，漫赋答之》：乐府说相於，明明在魏初。嘉宾当鼓瑟，好女必同车。肯使情无定，惟求乐有余。鄙怀安得遂，聊以署吾庐。相于，见《乐府·定情篇》。又《日苦短》《乐有余》之篇。

又《自题三李斋词，调寄如梦令》：欲问斋中三李，太白风流无底。后主洵多情，俊煞易安居士。欢喜，欢喜，我有嘉宾如此。

吴园　吴园即东园也。新安学使吴邦相犹子宏文购之，增葺池馆，与狎客征歌选使其中。

吉叔向《过吴园有感》诗：春来依旧燕归来，王谢风流不复回。今日闲愁遍芳草，当年短梦到高槐。寻碑谁著桃源记，贳酒难传金谷杯。欲拟芜城凭吊赋，还推消渴长卿才。

柳堂　柳堂在芳杜洲之南，胡庶常休复第也。爱黄鹤峰之秀，筑二楼面之。日夕登眺，颜曰“黄鹤隐”。庶常殁，楼遂扃钥无登者矣。

东涧老人《夜集休复故第》诗：宅第萧条不称春，空堂寂寂网蛛尘。惟余寡妇持门户，更有穷交作主宾。灯火共怜长夜客，履声犹忆下楼人。少年旧事东风里，梁燕归来又一巡。

且适园　且适园，沈方伯吉甫归老地也。与东园接壤，面山环

水，最胜之所。

南楼　南楼，胡贞开筑。慕庾元规之风，因名焉。贞开字循蜚，号瑟庵。生而夙慧，放诞不羁。好骑射，有马名紫骝者，以百五千缗得之，常戏驰两峰三竺间。会学使某宴客湖堤，马直前，壶翻榼倒，肴酒满地。客惊起，学使大怒，命吏追捕。贞开疾驰，由皋亭穿林莽而归。学使卒不知为贞开也。崇祯己卯举于乡，甲申后绝意仕进。常写奇峰怪石，以抒胸中块垒云。

张纲孙《雨中南楼夜眺》诗：纵目南楼上，凭阑暮色连。夜深云出水，雨细竹藏烟。寂寞鱼龙气，苍茫雁鹜天。不知故园里，笳吹有谁怜。

西园　西园，沈居士洪芳园也。竹木周匝，环植梅林。有玉兰一株，大可数围，花开远望如雪山。后赘冯砚祥之子褒仲于家，割其半以赠，故又称冯园。

金张《看玉兰诗》：不须有叶亦成阴，合抱犹余高十寻。圭璧器抟为玉树，万千兰聚作香林。云开耀日寒光乱，风过兼天雪浪深。俗紫凡红寒窘甚，一年一看寄遐心。

借竹楼　借竹楼，徐明府舟如就邻家竹园架小楼，收清阴于窗中，夏月逭暑其上。因榜曰“借竹”。

徐舟如《自题诗》：十亩篔筜野翠抽，隔床夜夜话悲秋。茶烟每向窗间结，箨露常从槛下收。道左遗弓仍楚国，墙西隙地亦荆州。主人竟日无相识，肯效当年王子猷。

传经堂　传经堂，卓火传所构。父人月。远祖敬，忠于建文，事载郑晓《逊国臣记》。堂即其舍旁宗祠也。奉祖考之遗书，教授子弟。又常与友朋，讲习其中。

王阮亭《传经堂歌送卓永瞻归浙西因寄火传》：朱竹垞《传经堂记》：仁

和卓火传氏，立宗祠于舍东，榜其堂曰“传经”，卓氏居塘西，门才特盛，以经学闻者五世。然试多不利，或荐于乡矣，而试于礼部，辄下第。或于省中试矣，仅列副榜。是岂卓氏于经术反未工与？由其所学者，非专事发策决科而务合乎古之学者故也。永瞻，火传子。

中原丧乱连天崇，凿蹄骄马嘶江东。昭陵玉匣出隧道，鸿都秘策飞秋蓬。小作滕囊大帷盖，石经三体皆磨砻。卓氏世德不可纪，侍郎谋国真公忠。巢倾卵破悔不早，曲突徙薪谁谓功。革除事往三百载，至今化碧千长虹。闻孙抱经隐苕霅，千秋人识梁邱宗。清庙明堂列球贝，深山大泽藏蛇龙。我慕蕊渊生苦晚，晚及孙子相追从。雄才能虑五石瓠，大力欲挽千钧弓。桓荣稽古累数世，郎君人地将无同。昭氏鼓琴有妙理，谁云竟以文纶终。至尊通经过汉代，会开东观临三雍。白虎诸儒考同异，如悬大虡铿洪钟。郎君摄衣作都讲，雅歌殿上何雍容。野夫穷经不得力，坐使尹季伤瘖聋。他年登堂问章句，五湖帆影随樵风。

王丹麓《题卓氏传经堂》诗：经术传家远，河滨构宅新。华榱交燕雀，芳俎杂蘩蘋。黄卷思先泽，青云起后人。登堂久未遂，跂望倍劳神。

雁楼　雁楼，徐士俊埜君筑。时栖里有诗社，四方才士常主其家，晚年辑其所作诗文，曰《雁楼集》。

纪映钟伯紫《寄徐埜君诗》：三十年来别旧游，天涯风雨梦悠悠。新诗乐府传桃叶，定本名山署雁楼。紫塞相逢回白首，黄冠何日往丹丘。最怜垂老犹为客，鹦鹉洲前拟放舟。

张纲孙《送徐埜君先生归鄞水，兼与沈瑶铭》诗：吴山楼阁兴如何，归访云祯一棹过。最爱风情飞乳燕，况逢两意浴新鹅。词章老去频搔首，樽酒狂来起和歌。拚底夜阑犹未倦，春灯良友肯蹉跎。

学诚斋　金张介山，号岕老，家贫喜吟咏。生平酷好杨诚斋

诗，所作多效其体，因榜其室曰“学诚斋”。斋中书画古器，位置雅洁，名流、高衲过从无虚日。汤少宰右曾赠联句云：“有人偕隐甘舂米，与世忘机且灌园。”

横潭草堂　堂在横潭之侧，水光山色奔赴阑槛。中植翠竹绛榴，饶有佳趣。张半庵幽居也。

董道权《题横潭草堂》诗：林泉推绝胜，耕凿得幽栖。小阁当山出，低檐与竹齐。一经身作纛，三雅客如泥。好记从游处，重来路欲迷。

寓公

僦屋以居，半是选山选佛；买舟而过，无非寻友寻僧。

应符星聚之占，用慰云停之忆。志寓公。

唐珏玉潜，会稽人。瘗杨髡所发南宋诸陵遗骨，后即隐居栖镇永清寺侧。里人高其义，因名镇曰唐栖。今祔祀于三郎祠。

吴世昌《拜义士像》诗：髡徒流毒遍东南，草莽全忠事较难。掩骼功同扶宋社，洁身死不慕元官。里名久倚先生重，神像新依丈室宽。莫把冬青庭畔植，恐教触眼动凄酸。

周少隐《竹坡诗话》云：己亥春，余客塘西。友人为余言此间有谢成衣者，解吟事。尝有诗云“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添暖旧棉花”，佳句也。时适有事还省，仓卒中尚未一访其人。

赵孟頫子昂，尝寓界河村德云庵，与中峰禅师倡和梅花诗。又有“舟停芦渚月，僧憩德云庵”之句。乡人以子昂善画，称庵曰画师庵。

陈基敬初，临海人，尝往来塘栖。有诗云："牵舟复摇橹，日出还亭午。风递伍林秋，云挟唐栖雨。盈盈采莲桨，坎坎迎神鼓。对此欲忘归，停桡更容与。"

王世贞元美，太仓人。《塘西道中得转山西报自嘲二首》诗云："长河风雪舞孤舟，兴尽真成王子猷。尘世偶然那可料，故乡明日是并州。""薄禄风尘业未偿，除书一纸下钱唐。休言宦兴生平薄，已自将心度太行。"

文嘉休承，长洲人。尝往来吕光禄似野家，别后作画寄之，系以诗云："阔别经几秋，有怀时未酬。聊凭水墨兴，写此乱山秋。古树悬藤合，苍山界玉流。题诗相问讯，应否忆吴洲。"

朱静修孝中，号蓬莱子，又号超颠道人，盖尝隐于超峰也。嘉兴诸生。嗜酒好读书，栖上胡休复、卓仲昌引为诗友。

胡休复《赠朱静修》诗："携得茶铛与酒瓢，欲怜野兴快相招。十竿逃客惟留竹，千叶狂书不种蕉。松术也须量腹进，园林何待较晴邀。鹿门向说庞公隐，犹有妻孥累未消。"

王穉登伯穀，太原人，寓吴中。常过吕光禄家，其《夜泊塘栖》诗云："十年频客越，四度宿塘栖。渔妇衣红袖，居人饮绿溪。月中争获稻，桑下屡驱鸡。卖酒重廊夜，家家市火齐。"又《过塘西》诗："水阔雨冥冥，飞帆去不停。人声两岸断，鱼市一江腥。云已辞吴白，山初到越青。侯生数行泪，千里吊元经。"

赵左文度，云间人。精绘事，每一画稿出，董文敏辄叹赏之。少年游京师，以《秋草》诗得名，人呼为"赵秋草"。后徙家栖上，居芳杜洲，名其楼曰"大愚庵"。著有《大愚庵集》，徐埜君序而传之。

冯文昌砚祥，号吴越野民，嘉兴人。司成开之孙也。次子褒仲，赘于栖里沈氏，遂徙家依之。晚年复居河渚，以守司成之墓。

著有《吴越野民集》。砚祥既工诗，兼好古书画，有宋刻《金石录》十卷，极宝爱之。手跋其后，又为刻印，文曰“金石录十卷人家”。其书仅四册，吾友鲍以文以十金购于湖州书贾。卷尾有朱文石跋李易安《金石录后序》，其侍儿书也。笔亦秀整有致，惜冯跋不知何人割去，为可恨耳。是书以文寤寐有年，一旦得之。此欧阳氏所谓“物聚于所好也”。冯本外，又有全帙钞本。卢运使雅雨在扬闻之，借校付刻。

卓回《赠冯砚祥盛夏移家河渚》诗：“息影离居度岁华，闲行无过两三家。心情减似消残雪，兴会浓犹趁晚霞。逃暑高眠他院竹，逢秋多贮此山茶。先余休去针锋捷，何用临风咏落花。”

赵吉士天羽，号恒夫，新安人。任交城令。康熙甲寅，遭逆藩之变，家人离散。吉士至塘栖，寓栖霞院。院僧石庵，其族弟也。至除夕，家人十余辈不期并集，吉士作诗志喜。栖里士人和者甚夥，韦六象作序，名《栖霞倡和集》。

韦人凤六象，武康人。兄弟三人，并有才名，人称“三韦”，而人凤尤著。尝假馆卓氏。

张卿子《饮别韦六象诗》：“兄弟贤韦氏，交情出肺肝。遗经家受学，有酒客同欢。月上柴门回，溪深野竹寒。寻常相送路，临老别尤难。”

豁堂和尚名正嵩，一字茅庵，余杭人。工诗画，经史百家靡不通究。顺治中主南屏净慈寺，后爱栖里山水之胜，遂驻锡于绿野庵。为妙观上人写小景绝佳。所著有《谷鸣个庵同凡草》行世。

邱象随字季贞，山阳人。工词翰，常寓唐栖。与胡旅堂介金石交也。《旅堂集》季贞选定行世。

胡介《送别邱四季贞至唐栖》诗：交车出北关，关路缅以纡。缅

纡不足惜，所苦在索居。今夜盈觞酒，绸缪暂得俱。春风没淮甸，黄埃吹广衢。行行隔江路，迢迢与我疏。斗酒留斟酌，搔首以踟蹰。踟蹰复踟蹰，离合会有极。明旦发河关，送子栖水侧。白日逝方中，客心忧西匿。鸣鹿自呦呦，还鸟厉归翼。升堂载顿首，接淅不遑食。搴裳不可留，仰面徒太息。

恨恨难为别，送子以陟疆。春风渺无极，巳月日载阳。解佩临华轭，斗酒陈河梁。天风吹离裾，耿耿道路长。拜手即长路，安得不摧伤。

关河白浩浩，南山郁苍苍。垂垂万杨柳，官道纷纵横。我姑酌金罍，相携陟高冈。离隔自此始，衰草方委黄。

严岳字示恭，又字视公，海盐人。以画竹得名，翛然数竿，颇具潇洒之致。兼善吟咏，寓清流寺。

周贸青士赠诗：知君游戏墨君堂，蔽日梢云放干长。遂使浓云生几席，坐令清梦落潇湘。旅斋挥洒良余事，艺圃风流早擅场。谁识匣中霜刃剑，报恩今已十年藏。

李良年武曾诗：书三诗一君无愧，对客偏夸墨竹新。偶踏落花溪上路，相逢破寺水边春。江南钩锁非能事，腕底箫材欲乱真。扫仿吴绫独归去，画中高节见斯人。

蓝瑛田叔号蝶叟，钱塘人。寓胡孝廉贞开园中，仿南宫笔意，画云山一版。

陆堦梯霞，假馆卓氏众白堂。与栖里士人倡和，诗文甚夥。

鉴微长老工诗善画，寓卓子式东园。

金介山赠诗云：以前了不曾相识，直造草堂一揖毕。不烦片纸为先容，如此论交亦奇特。东园公子能留宾，嗟赏不为旁人惑。置之一邱一壑间，其地其人诚两得。五松参错十丈高，夜夜清光为君

出。熏炉茗碗佐谈燕，展轴张灯辨得失。谛观君是静者流，外则落寞中真率。今人但于诗画求，无乃以艺掩其德。闲中各诉平生交，通计几人乐胶漆。临溪一老略形骸。谓徐方虎先生。访搜遗逸今苏轼。倘使见之定绝倒，岂特聪琴与殊蜜。君云我亦有翁君，谓翁康饴。一日不见长相忆。及今将放孝廉船，关心犹复烦尺一。吁嗟人生乐何如，惟是友朋为乐极。即如河梁拜手后，我往塘西君关北。一年会面总无多，胸中常有一物塞。

厉鹗《月夜唐栖舟中，同全谢山作》：故人襆被共出城，疏林明月唐栖行。悠悠徒抱文字癖，落落但话江湖情。四十五日夜方永，一百八声钟最清。朝阳初上睡翻著，船头已见含山迎。

周天度号让谷，起家进士，知许州，卒于官。幼随父理斋家唐西，后仍还会城，著有《十诵斋集》。

陆飞号筱饮，工诗画。乾隆乙酉乡试第一。幼依叔父读书栖里，十余年而还湖墅，筑荷风竹露草堂，并制湖舫，名“自度航”。徜徉山水间，著有《筱饮斋稿》。所作《栖镇姚孝子》诗，名麟祥，仁和诸生，盖其受业师也。中有“妇时侍中闺，视色欢扶持。嬲姑行后圃，曰诱冀一欺”之句自注：嬲，奴鸟切。见《嵇康与山涛绝交书》，今唐西乡语，谓缠扰不已曰嬲。

风俗

两岸帆樯，万家烟火。时闻歌吹，浑疑路过竹西。颇擅风华不少入，如城北。江上载归鸦鬓女，村中争祭马头娘。志风俗。

西安太守杨汝榧《甘肃清明寄栖里故人》

吹出饧箫日未曛，吾乡游屐正纷纷。鱼花小户堪三倍，蚕卦初爻定十分。昨梦全非成隔世，故人何处久离群。空怜芳草裙腰绿，愁望江东日暮云。清明镇人皆祈蚕于丁山五显庙，是日游舫四集，歌管竞发，盖胜事也。

又竹枝词四首

灯火村塘簇市廛，潆洄春水薄于烟。侬家楼上临塘口，看尽南来北往船。

两岸人家夹绿波，中间一道是官河。月明桥外吴歌起，欸乃声中客梦多。

清流寺外估船开，市上行人首屡回。何处女郎年正少，杨花一曲抱筝来。

丁山湖上水溅溅，侬住河边屋半椽。嫁得渔郎贩鲜去，一春风雨伴姑眠。

又四首

墙头黑瓦排千齿，屋角青山露半尖。一事较量输水北，门前看月不遮檐。镇南长廊相接，水北独无。

桥窄才容小艇艀，乌篷低亚赤栏斜。河头时见浣衣女，椎髻新簪茧子花。

红粉沟中香冷落，美人埭上梦飘零。花园废后成丘墓，惟见浓阴一片青。

深林古寺钟声晚，远水归舟落照斜。最是伍林头一望，粉垣高瓦万人家。

吕水山《五显神赛会》诗

东南信鬼神，到处禋祀虔。栖水一隅耳，有庙临河边。

年年逢赛会，不惜挥金钱。沿塘舞鱼龙，并舫行秋千。

百戏续续来，歌鼓声连延。珠帘半上钩，楼阁笼春烟。

喧豗夜达旦，灯火巷陌联。原田废耕稼，阛阓荒贸迁。

虽违圣人教，亦兆丰稔年。观蜡举国狂，可以类推焉。

尔来杼柚空，盛事思从前。作诗备采风，泚笔成此篇。

沈维二首

沈　维

上巳家家赛五侯，乡娃齐上庙山头。拳鸡村酒酬香愿，灯茧球丝挂满钩。

郎去金陵奴在家，金陵风气最豪华。卖却丝归多倍利，为侬带个大红纱。

王廷璋四首

烟云遥溯白云低，日落风高望欲齐。黄鹤拖青河水阔，千村万落旧塘栖。

莫笑桃花开满枝，千枝万树春风吹。超山泗水郎游遍，侬去祈蚕五显祠。

郎去金陵三月天，劝郎莫恋长江边。江长不比塘河水，多泊金陵买妾船。里人往来金陵，多置妾者。

六墓村前麦已秋，六墓村后河水流。啼痕莫染溪边竹，错认湘妃泪不休。

卓人月《看竞渡》

天下伤心五日舟，灵均恍惚驾青虬。英魂但欲扶三户，大节安

能相九州。渔父有心贻药石，女婆无计引箜篌。乘风远踏胥江雪，弄月闲吟帝子秋。前有君王啼杜宇，后随年少赋鸺鹠。铺糟举国忘童杀，吹烬当年赖沐猴。众口铄金难铄骨，美人埋玉不埋忧。九歌已杳闻邪许，六里虽湮尚窈纠。水族争餐齐野语，村童赛鼓楚人咻。谁能巳巳彭咸恨，对此茫茫卫玠愁。琪按："纠"字收二十五有，不收十一尤。人月之误也。

卓九如二首

爱煞丁湖镜面平，围菱插竹绕菱行。慢声翻作吴歌唱，一阕弯弯最有情。

姚家饭饤巧还松，香雾霏霏扑面浓。馈拌日烘排岸北，最先尝得是游蜂。姚灿然馈色名驰四方。

沈去矜二首

鸡鸣月落柳丝黄，邻女停灯待晓妆。时鬓学人梳未了，几家先到黑龙王。

水南水北起霜风，蜜橘村村似火红。选得金钱亲剪赠，连枝一对正当中。蜜橘产栖里，号金钱者最佳。

金长舆二首

南渡临安作帝畿，伍林村下旧塘栖。贵官大贾常停泊，还似当年全盛时。

稻子初收橘柚肥，短墙矮屋榜鸡栖。双双儿女西村去，满袖金钱佛肚脐。蜜橘佳者，又号佛肚脐。

吴钟琰二首

躲青原是旧乡风，难得烧香看会同。莫笑儿家无插戴，满头都是映山红。俗以寒食夜挈家乘舟外宿，谓之躲青。

夜傍横潭日晒罾，渔家少妇最娉婷。扁舟荡过余桥去，笑向傍人学采菱。

沈九锡《岁暮竹枝词》四首

塘上风喧爆竹声，店家腊纸赛迎神。黄鸡待散盘中福，白酒先尝瓮里春。

送灶人家多廿三，明朝天上察稽严。但祈赐福休言过，胶嘴黏牙豆饭甜。俗恐灶神朝天言人过失，以糯米豆饭黏神口齿。

吉祥善事喜频加，村俗年规纪岁华。欢乐门神齐换后，又兼几朵四时花。

松盆夜搭趁晴檐，多管来朝好接天。满巷通红烧富贵，轻销几个霸王鞭。除夜烧松盆，内架竹灯檠一对，谓之烧富贵。

卓人月《观灯词》

白榆历历种春郊，早花灿发与屋交。明月自羞避云巢，澄波濯锦影亦妖。夜来入宫光遥遥，湘君列炬游江皋。鼍彭争比雷门枹，百千歌吹震青霄。花筒迸吐五云高，芦飞纸撒空中撩。脂香粉气杂烟飘，细聆环佩何萧萧。女儿发艳映户娇，人面灯花相闪摇。王孙缓辔弄鞭梢，儿童倩人刺硫硝。拳拳汹汹自矜豪，岸人争步水争桡。火光射来拾翠翘，闹里相兜贻鲛绡。光沉影散各无聊，犹有闺人唤踏桥。

跋

乾隆己丑冬，缉《唐栖志略》二卷。明年春，请序于杭董浦太史，欣然许诺。阅日构就，即以手书序稿冠于琪所自序之前。太史又与琪书云："承示《志略》，虽地志之别乘，风雅之外编，而宗郦元之简、致柳州之洁，洵乎其为风人之作也。"太史没垂三十余年，是书及序俱刻入《道古堂集》，行世已久。余以奔走四方，《志略》尚存箧中，未暇卒业。今年归自申江，长夏无事，少加增补，遂付剞劂。惜乎太史墓木已拱，不及一睹是书之成，为可悲也。

嘉庆壬戌秋七月，春渚书于小山居。

唐　栖　志

[清]王　同　编纂

说　明

《唐栖志》二十卷，清王同撰。

王同(1844—1909年)，字肖兰，一字同伯，号吕庐，仁和(今杭州)人。少时就读敷文、崇文书院。清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曾官刑部主事，后乞养归里。曾历主梅青、龟山、塘栖栖溪讲舍、慈湖书院等，又曾任杭州诂经精舍监院。光绪十九年(1893年)任紫阳书院山长，至二十八年(1902年)奉清政府令紫院书院改设仁和县学堂，任学堂总理。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至十四年(1888年)曾协助丁丙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文澜阁重建后任书阁董事。《唐栖志》撰于王同主塘栖栖溪讲舍时。

塘栖为京杭运河上一渔村，宋时虽已有其名，然不甚著。元末张士诚为适应当时军事、经济发展的需要将运河截弯为直，加以改道，塘栖地位突显，塘栖遂因河而兴。至明代，塘栖已成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之江南巨镇，至清续有发展。

《唐栖志》为清代所修塘栖镇志中最为详赡的一种，分图说、山水、桥梁、街巷、遗迹、祠庙、梵刹、人物、艺文、碑碣、冢墓、事记、诗记、杂记等14目，厘为20卷，史料丰富，价值较高，历来为人所重。为研究运河和运河周边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材料之一。本志据清光绪十六年刊本加以标点。

序

镇之名起于古之镇将。镇戍置将，自后魏始。唐制镇有三等：上镇、中镇、下镇。各置将副。宋初收藩镇权，诸镇省罢，略书所存者曰监镇。至于离县稍远者，则为巡检寨。然则今以巡检司所驻为镇，本于宋之监镇。而宋之监镇，实元魏镇将之余波也。唐栖者，仁和一大镇也。距杭州六十里，而近南北往来实为夷庚。市廛隐账，闾阎鳞次。名虽镇也，实与小邑等。其南属仁和，而其北属德清，则余与有桑梓之谊。又镇之旧家有姚氏者，余与有连。余苏杭往返，经由其地，往往越宿而去。尝泛于丁山湖，登于超山，观梅于香雪楼。又尝观水嬉于长桥河下，皆有诗纪之。已而钱唐丁氏之《武林丛书》出，则有乾隆中何东甫之《唐栖志略》二卷，余甚喜之。而惜其纪载之未详。岁在己丑王同伯比部，主其镇书院讲席，论文余暇，访求古迹，乃取何氏所未详者，又参之于某氏某书、某氏某书，凡山水园林、桥梁市井、僧庐道观、土产民风，以及人物艺文，无不博考而实核之。其文繁富，而其体精严。余所见镇志，以吾湖汪谢城广文《南浔镇志》为最，今观此志无多让焉。同伯以名进士奉母家居，优游湖山，声望翕集，乃不余鄙弃，屈居门下。是志也成，求序于余。余笑曰："吾主讲西湖诂经精舍二十余年，而于西湖掌故不得一二。今君主讲栖溪才二年耳，征文考献，裒然成书，才

不及君奚止三十里。又何以序为?”然读此志也,叹其考索之勤,与其编辑之瘁,而镇人夏君容伯又助之采访,以成其书。是皆不可不为镇人告也,因书数言以弁其端。余异时重过栖溪,维舟长桥,得此编而印证之,如王阮亭所歌之传经堂,杭董浦所访之大善寺,流风余韵,犹有存乎。可以慨然而赋矣。

光绪庚寅仲夏,曲园俞樾序。

凡　例

一　唐栖僻壤也，自漕河浚，长桥建，阛阓始聚，风气遂开。故元明以前纪载绝少迨。

国初张半庵辑《栖里景物略》随事搜录，未就编次。曹菽园复加详，曰《栖水文乘》，周逊庵分类成编，子目繁冗，叙纪重复。乾隆之初，何春渚先生见而病之，删繁就简，十不存一，署曰《志略》梓行。但张、曹过繁，而何志太简。兹则举张氏、曹氏、周氏之旧，益以近日韩氏生江之续编，证以群书，详加考订，庶遗文坠简，无至湮没。

一　何志已辑者，概不重载。略者补之，误者正之，何《志》仅数十叶，余书成二十卷，庶可为异日郡县志之助。

一　为目凡十四，曰“图说”，曰“山水”，曰“桥梁”，曰“街巷”，曰“遗迹”，曰“祠庙”，曰“梵刹”，曰“人物”，曰“艺文”，曰“碑碣”，曰“冢墓”，曰“事纪”，曰“诗纪”，曰“杂纪”，为卷凡二十。

一　天文、赋税、徭役、户口，此郡县志之责。镇地弹丸，不关令甲，概置勿录。

一　衙署、仓储、学校等，事非无可书，不足成卷。即风俗物产与郡邑同，间有专属唐栖，必宜采人者，仿万历《府志》之例，汇为事纪。

一　唐栖界仁和、德清，而西南所界并及钱塘，非如邑志之划

分畛域也。仁和以唐栖为镇，而德清《志》亦以唐栖为镇，并及青林、句垒等村，盖水南隶仁和，水北即隶德清。离镇远者，同属仁和，不能揽入。与镇近者，即隶他邑，亦属镇乡。故揭领提纲，首维图说，而循名责义，并附考辞。

一　何志详于山，而略于水。且山则首志独山，此据形家说也。然以唐栖志论，则超山实全镇主山，超山定而各山得所统属焉。至运河之亘上达下，市河之缕析条分，下至井漾潭泉，尤当详之，以明水利。

一　园亭别墅，陈迹空留，遗事悲凉，辄深凭吊，志曰遗迹。亦地以人传也。

一　何志以水南庙人梵刹，彼盖节取惟严。兹则有名必录，仍分祠庙、梵刹，以示区别。

一　志人物者，每多分子目。兹于选举之外，分孝友、义行两门，以示风厉。寓贤、方外两类以别土著。其余之事迹可传者，不分出处，概曰耆旧。即列女之节烈贞才，亦略加诠次，而不分卷目。至传文必采成编，不妄增一字。

一　艺文不胜搜辑，惟著书目或佚或存，不知盖缺。

一　诗人赋景咏物，比事属辞，已分隶矣。其有泛咏唐栖者，仿《西湖志》及东江《临平志》例作诗纪。

一　遗闻逸事，足资鉴法，足备掌故者，汇作杂纪。

一　何志成于乾隆己丑，余志成于光绪己丑，后先百二十年。若有数存，必曰媲美前贤，则余何敢。

一　《传经堂集》，志忠裔也；《佩兰集》、《柏舟集》，志贞烈也；《横潭集》，志风雅也。各集或数十叶，或十余叶，单行为难，拟附志末，俾广流传。

目 录

唐栖志卷一

图说 …… 281

唐栖志卷二

山水附溪潭、河漾、泉井、水利 …… 303

唐栖志卷三

桥梁 …… 333

唐栖志卷四

街巷 …… 359

唐栖志卷五

遗迹首名贤故里、次园亭别墅 …… 365

唐栖志卷六

祠庙 …… 405

唐栖志卷七

梵刹 …… 425

唐栖志卷八

人物一·选举表 …… 495

唐栖志卷九

人物二·孝友 …… 513

唐栖志卷十

人物三·义行 …… 517

唐栖志卷十一

人物四·耆旧上 …… 525

唐栖志卷十二

人物五·耆旧下 …… 557

耆旧续 …… 593

唐栖志卷十三

人物六·列女 …… 599

唐栖志卷十四

人物七·寓贤 …… 623

唐栖志卷十五

人物八·方外 …… 631

唐栖志卷十六

艺文(附碑碣) …… 641

唐栖志卷十七

冢墓附僧塔　义冢 …… 653

唐栖志卷十八

事纪 …… 695

唐栖志卷十九

诗纪 …… 717

唐栖志卷二十

杂纪 …… 741

唐栖志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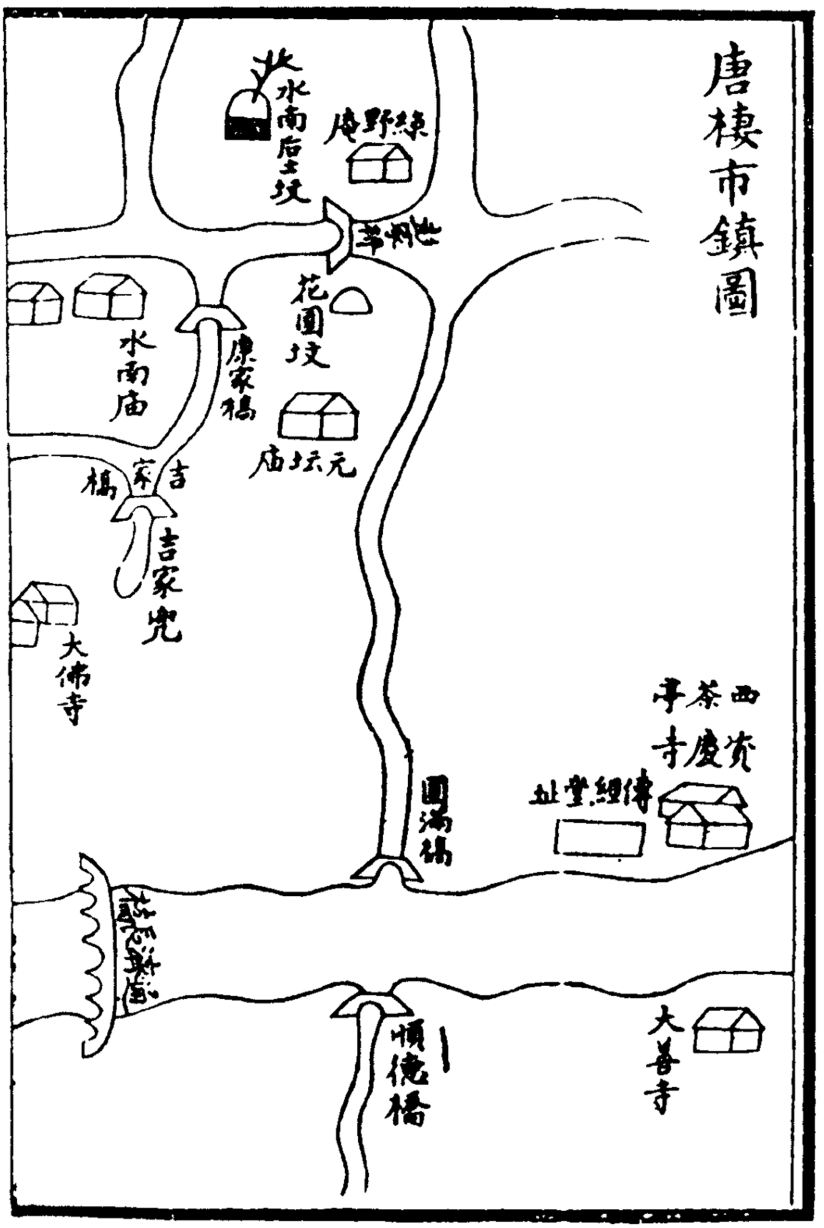
图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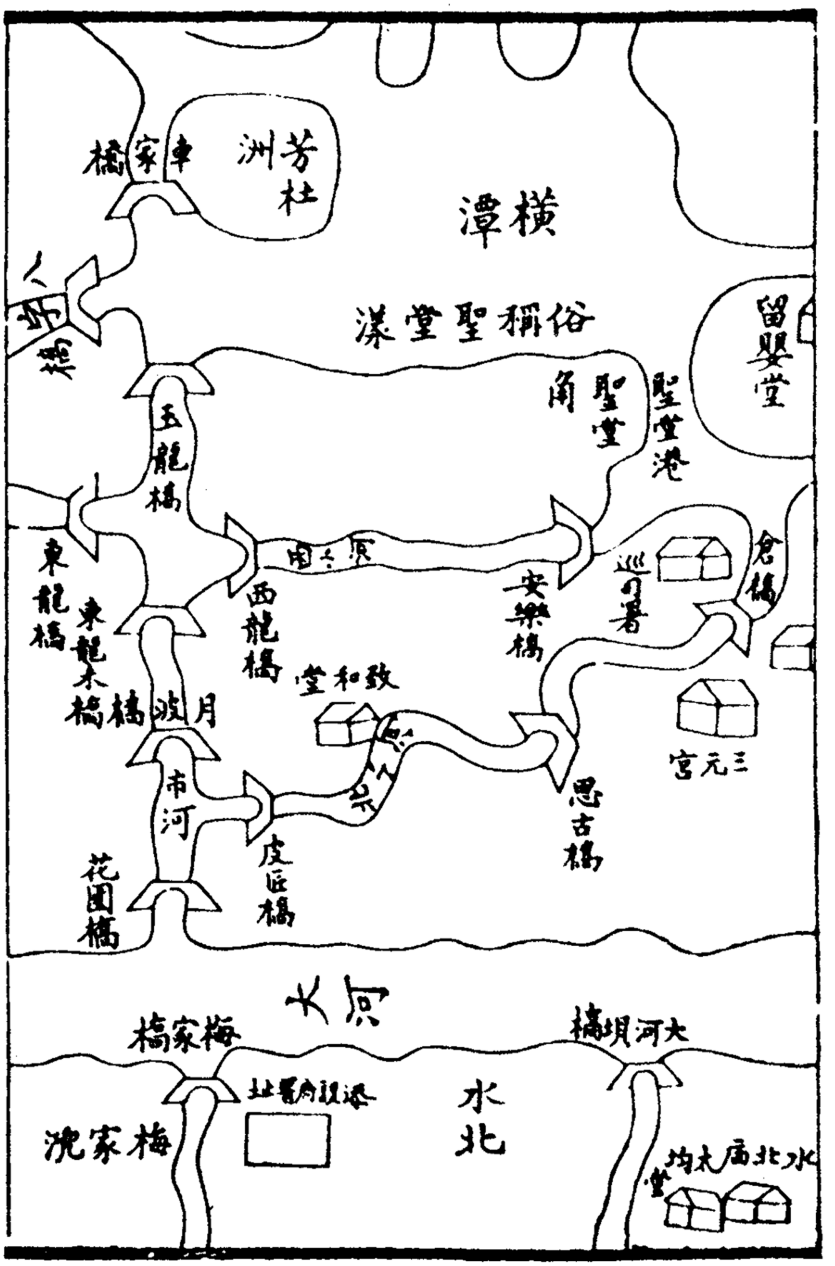
稽古土训，掌道地图，广轮之数，职在司徒。唐栖所界亦数十里，郡二县，三错壤。于此苟无图说，焉辨起止？志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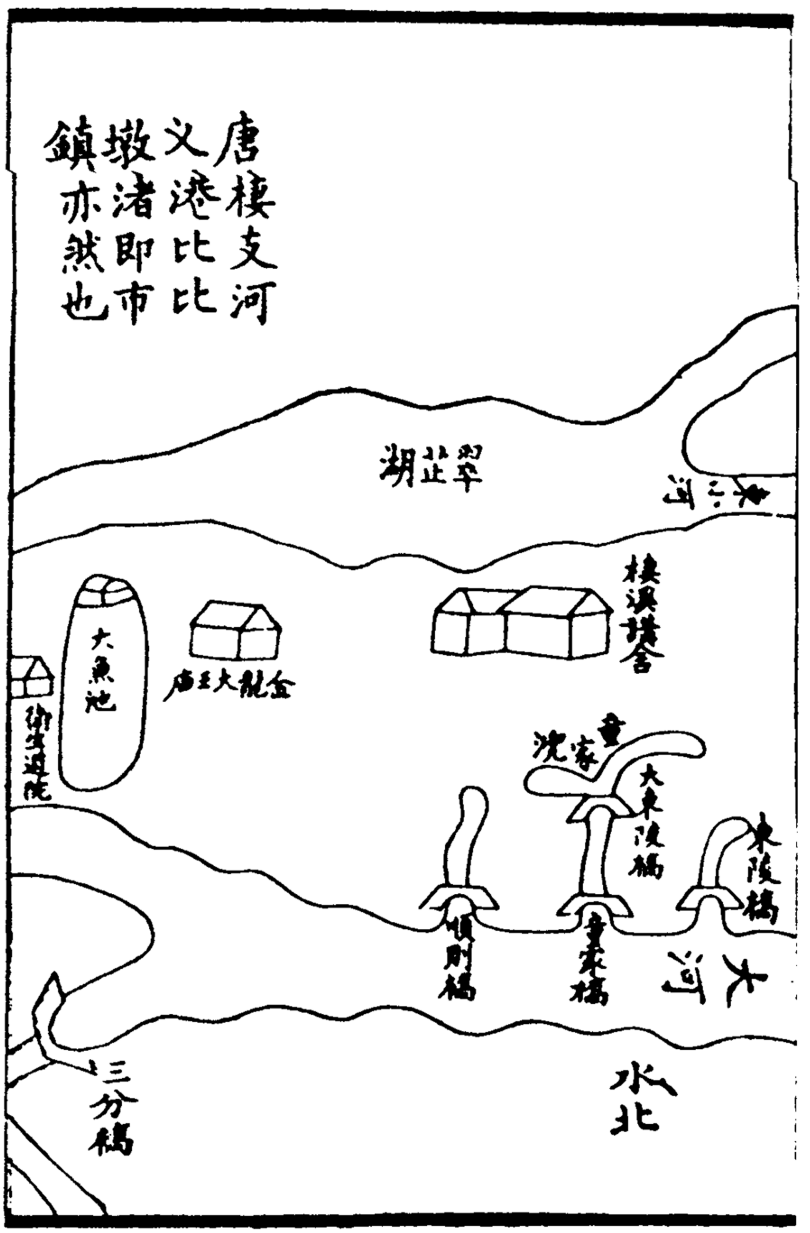
唐栖镇　在仁和县北五十里，与湖州府德清县接界。明设县佐驻此，今有巡司。为商民辏集处。《大清一统志》。水南属仁和，水北属德清。长桥跨据南北，实官道舟车之冲。居人水北约二百家，水南则十倍。市帘沽旆，辉映溪泽。丝缕粟米，于此为盛。《湖州府志》与《德清邑志》同。此镇宋时所无，而今为市镇之甲。亦以运道改移，日益繁盛。乾隆《杭州府志》。

今之唐栖，宋之下塘也。《咸淳临安志》有永泰里、葛墅里、今称葛墩。仲墅里、五杭里、博陆里、前庄里，今皆唐栖所统之乡村。而独无唐栖。盖南宋以前，南北往来，取道临平，临平镇，端拱元年置，事迹最古，故沈东江有《临平志》。而唐栖为下塘，僻处腹里，鲜问津者。观于宋高宗之由扬州至杭州，以及屡次亲征，视师御舟，泊临平者不一而足。即宋金聘使往来，亦于临平赤岸设班荆馆。从未有取道唐栖者，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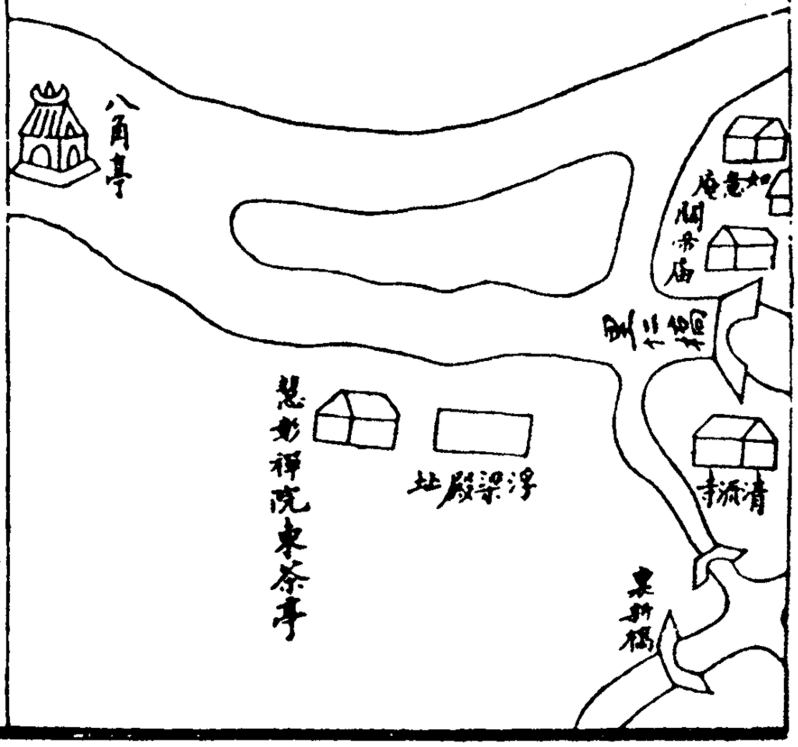
使然也。惟下塘西之名一见于苏公之诗，一见于《宋史》“政和二年兵部尚书张阁之议”。然曰下塘西，非今曰塘西也。称唐栖者，于唐栖寺，见《端平诗隽》。之外，南宋之末仅见于严光大《行程纪》，缘其时自五林港而上至北新桥，数十里中有三里漾、十二里漾，风波之险而浅狭处几不通舟楫，则水路阻矣。大河之旁，溇港歧出，既无沿河之堤岸，又无支渡之桥梁，则陆路阻矣。水陆交阻，盗贼出没，商贾畏焉，谁复由此问途哉！至伪吴张士诚以军士往来，由伍临港开至北新桥，详《运河说》。而唐栖至杭始成大河。其时曰“新开河”，水路通矣，而陆路犹未也。迨明正统七年，通判易轲、巡抚侍郎周忱，自北新桥起，迤北而东至崇德县界，修筑塘岸，建造桥梁，详《运河说》。水陆通行，便于漕饷，而唐栖始为南北往来之孔道。于是驰驿者舍临平由唐栖，而唐栖之人烟以聚，风气以开。其时若陈氏，若卓氏，若沈氏、吕氏，皆以寓居而蔚为巨族。即泉漳之丁氏、沈氏，孤林村之胡氏，渌溪之徐氏，博陆之钟氏，亦皆以文章科第炳耀一乡。别墅园亭，甲于两邑，盖莫盛于前明。而唐栖以官道所由，风帆梭织，其自杭而往者至此得少休，自嘉秀而来者亦至此而泊宿。水陆辐辏，商货鳞集，临河两岸，市肆萃焉。爰作《唐栖市镇图》。镇之初名下塘，爰作《下塘漕河图》。超山，一镇之主山也，爰作《超山图》及《海云洞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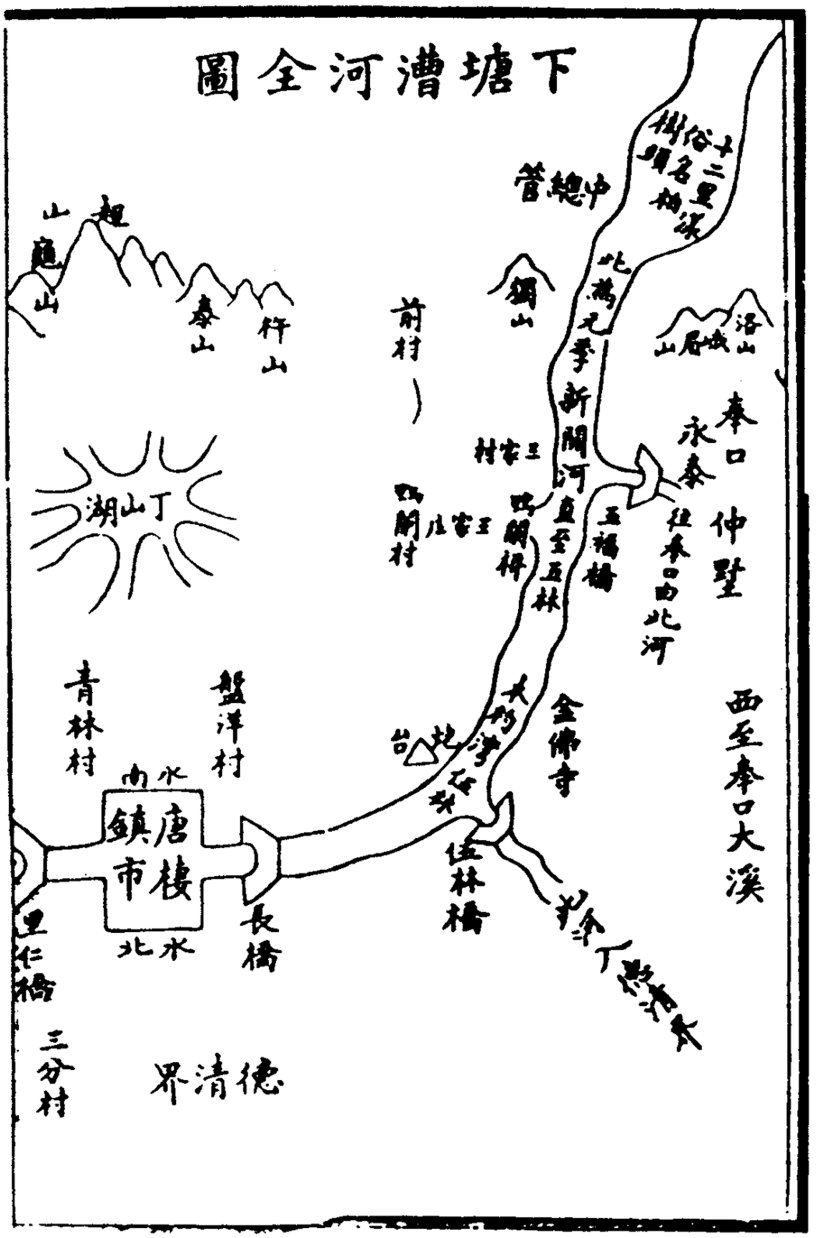

唐棲市鎮圖
水南后土坊
綠野庵
世科坊
花園坊
水南廟
康家橋
元妙觀
吉家橋
吉家兜
大佛寺
西資茶慶寺
傳經堂址
圓滿橋
順德橋
大善寺


橋家車
洲芳杜
潭横
漾堂聖稱俗
留嬰堂
聖堂港
聖堂角
玉龍橋
東龍橋
東龍木橋
西龍橋
安樂橋
倉橋
巡司署
致和堂
月波橋
市河
三元宮
愚古橋
皮匠橋
花園橋
水京
橋家梅
大河塊橋
北署府縣
水北
沈家梅
水北廟
均大堂


唐棲支河
义港比比
墩渚即市
鎮亦然也
翠芷湖
棲溪讲舍
大魚池
金龍大王廟
衛生道院
童家浇
大東渡橋
東渡橋
順利橋
童家橋
三分橋
水北

其萃芷湖東南一帶亦河流縈繞墩阜間出皆鄉村也今不具繪第繪其近市之支河與大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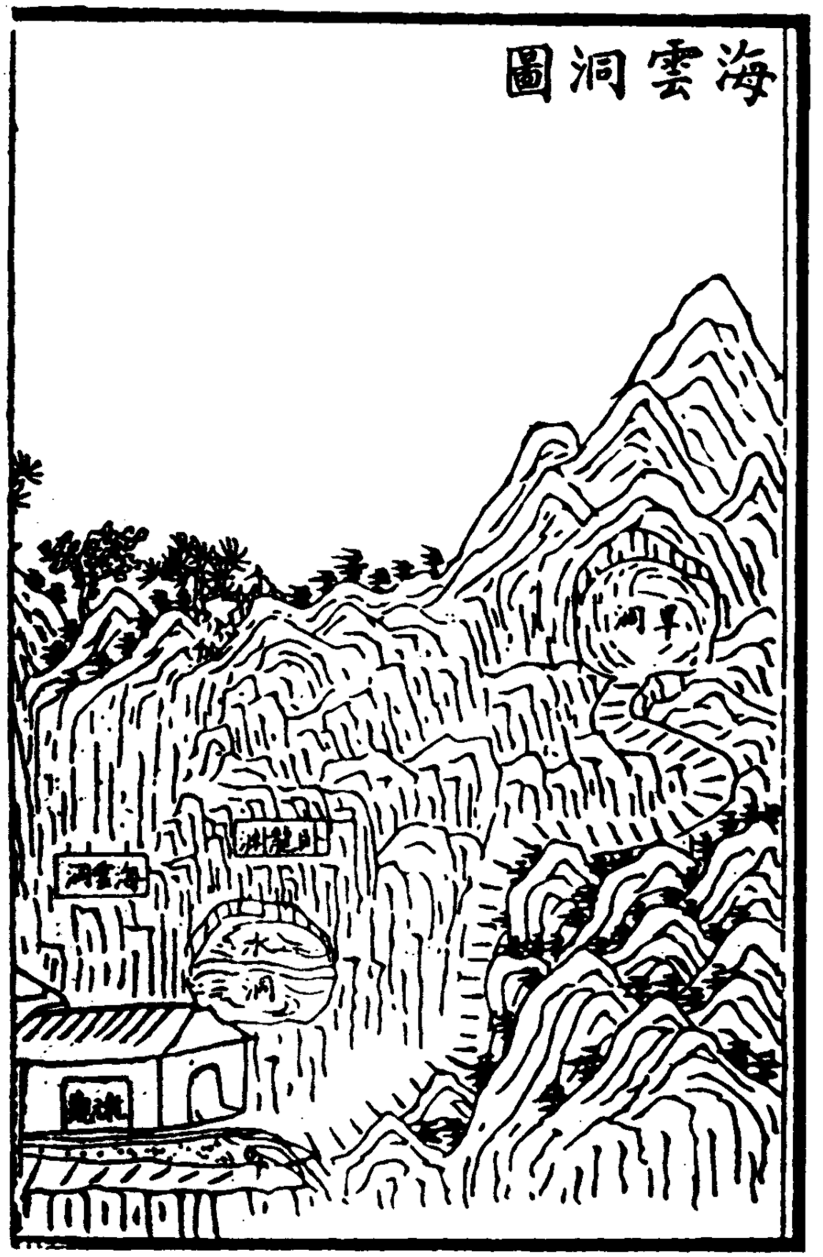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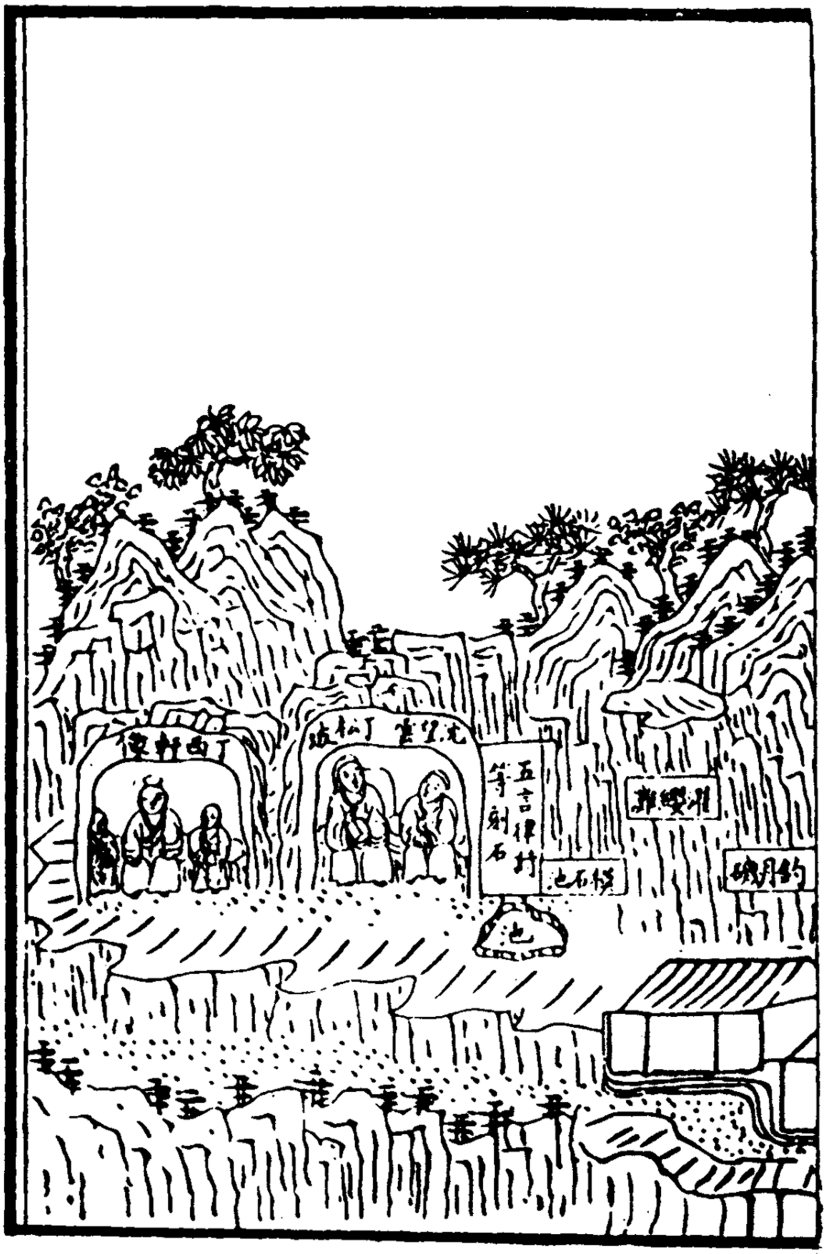

下塘漕河全圖
十二里溪
俗名柳溪
中總管
超山
龜山
泰山
杆山
前村
鍋山
此為元季新開河直至五林
洛山
城山
居山
奉口
永泰
往奉口由此河
五福橋
仲墅
王家村
四廟橋
王家庄
四廟村
丁山
湖
青林村
盤洋村
水南
唐棲
鎮市
水北
里仁橋
長橋
北石塘
台
大鳴港
金佛寺
五林橋
西至奉口大溪
三分村
德清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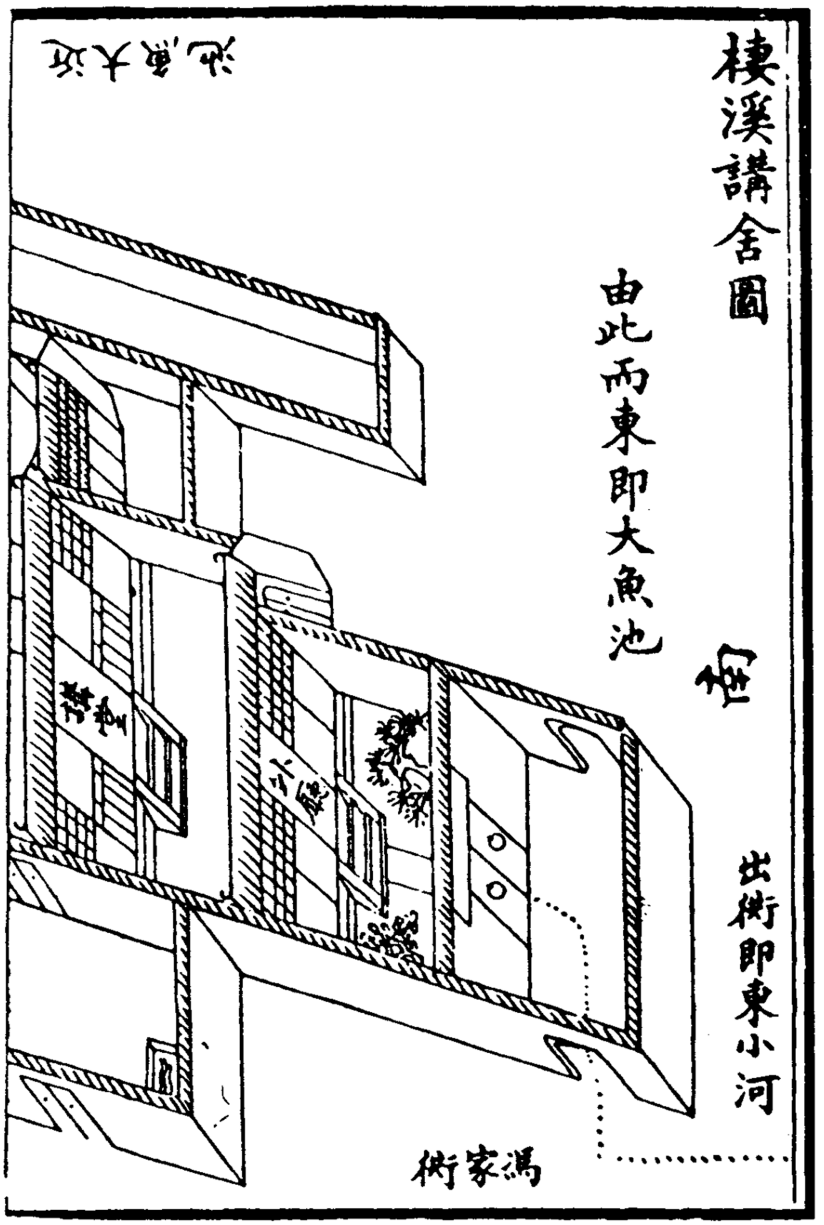
唐棲古下塘
也河由南來
至五林折而
東以至大麻
附近村鄉亦
畧註焉
武林侯天祐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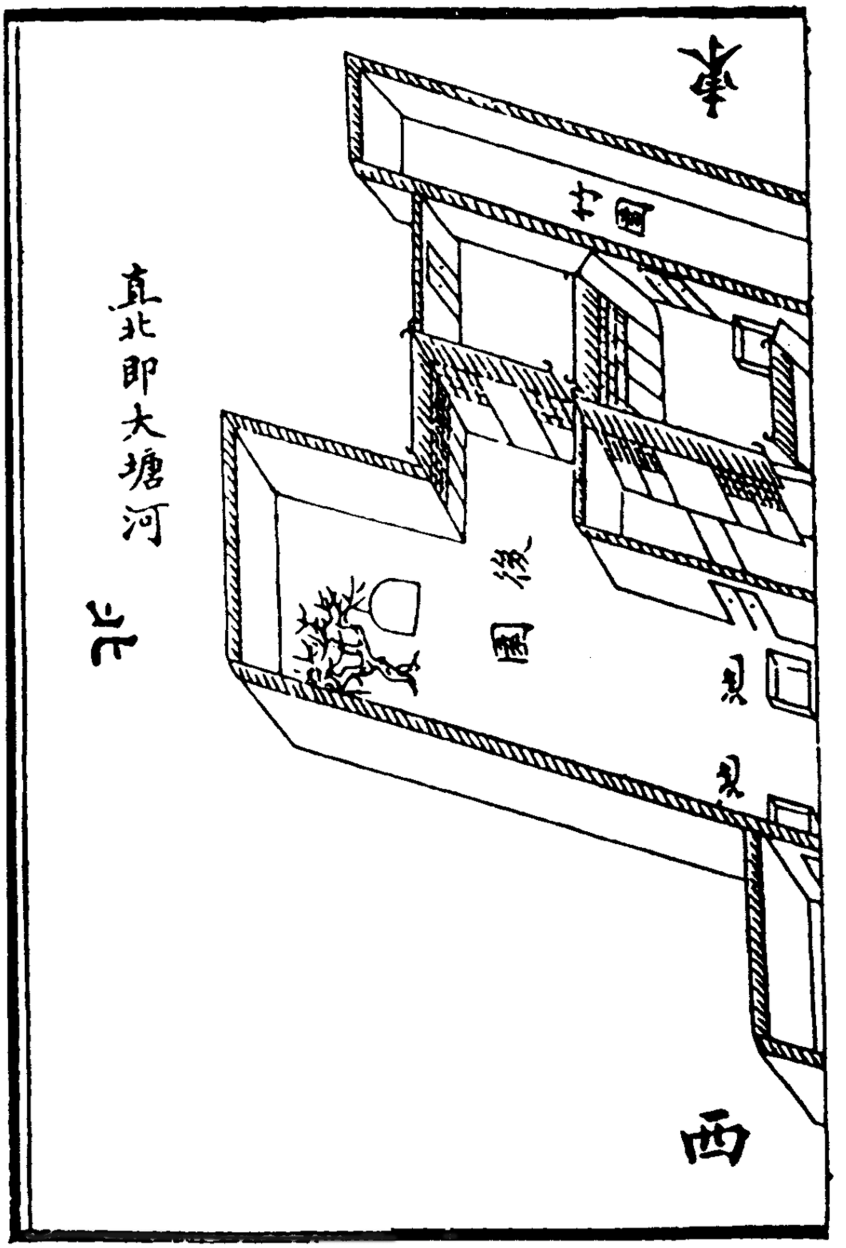
超山圖
唐棲界超山之北而超山之勝在山南由唐棲視之勿見也今作山南圖而唐棲實在山之陰仁和張爾嘉繪并識
東通小林
中聖殿
下聖殿
在山後
丁山河草
草洞
水洞
通桐扣
屯里

上聖殿名
玉喜寺
天門
山後為
塘棲鎮
通阜亭
玉岡
通市
岸


海雲洞圖
早洞
海雲洞
水
洞


五言律诗等刻石
也石佛
也
确月钓


棲溪講舍圖
由此而東即大魚池
出衛即東小河
馮家衛


東
西
直北即大塘河
北
北
園
園
泉
泉
西

汇录前人唐栖名义考

《卓氏家乘·唐栖考》曰:唐栖者,唐隐士所栖也。隐士名珏,字玉潜,宋末会稽人也。少孤,以明经教授乡里子弟,而养其母。至元戊寅,浮图总统杨连真伽利宋攒宫金玉,故为妖言惑主,听发掘之。珏怀愤,乃货家具召诸恶少,收他骨易遗骸,瘗兰亭山后,而树冬青树识焉。其《冬青行》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风吹凉积香雪。遥遥翠盖万年枝,上有鸟巢下龙穴。君不见,犬之年,羊之月,霹雳一声天地裂。"及连哀宋陵,骨杂马牛格骼,筑白塔号曰"镇南",以为陵骨镇于此,而不知犹他存也。玉潜盖尝流寓此地,人义之,因名"唐栖"云。或云附近有塘南、塘东,而无塘北;此云塘西,或主上塘而界别之也。然不见正《志》,姑存疑尔。

张半庵所辑《唐栖古今沿革考证》曰:余闻之古老言,自鳌子门以上至朱桥范村谓之江塘。龛、赭二山以下至海盐射浦,谓之海塘。自江涨桥河至奉口有塘长三十六里,曰宦塘。宦塘之西又有一塘曰西塘,袤长十八里,抵安溪四安驿路。自东仓新桥入运河,至长安坝曰上塘,自北新桥至崇德为下塘;崇德有地名塘东,天开河为塘南,此地为塘西,其塘北为海,无疑矣。东坡杭州被召还阙,别马中玉词云"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可证。宋范玉湖有《纪行塘西诗》,《钤山堂集·北上志》有《早行发舟塘西宿》诗,王元美作《卓徵父集·序》亦作塘西,胡休仲《柳堂集》、卓左车《漉篱集》俱作西,皆西字之证也。再考《杭州府志》、《海宁县志》、《德清县志》、《吴兴掌故集》、王伯穀《客越志》,俱作塘栖。《宋史》:政和二年,兵部尚书张阁奏修钱塘江岸,言臣昨守杭州,闻钱塘江自元丰六年泛滥之后,潮汐往来率无宁岁。而比年水势稍改,自海门

过赭山即回薄岩门、白石一带，北岸坏民田及盐亭、盐地。东西三十余里，南北二十余里，江东距仁和监，止及三里。北趣赤岸、桐扣二十里。运河正出临平，下塘西入苏、秀，若失障御，恐他日数十里膏腴平陆，皆溃于江，下塘田庐莫能自保，运河中绝，有害漕运。诏亟修筑之。又按严光大《行程记》：先是以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参政刘岊、家铉翁、枢密文天祥五人为祈请使，御史杨应奎、大宗丞赵若秀为献玺纳土官于是。德祐二年十二月应作二月初九日，应作十九日。左相吴坚自天庆观方丈出北关门，同贾余庆各官登舟泊于北新桥下，终夜涕泣。伯颜令人慰谕之，此日文天祥以正义激烈分辩，激怒伯颜。伯颜遂差监兵头目防守之，是晚泊谢村。十一日天祥自北栅登舟，同众官会于唐栖。又按《乐郊私语》言，张士诚据杭州，杨完者得破城，之问，乃跌足曰："罪诚在我。"即统苗土官军分为三路，蒋英从大麻唐栖，董旺从硖石长安，身率刘震、朱钺从海盐黄湾而进，以吕才、吕昇屯守嘉兴。则唐栖字面又不从开河之后而起矣。胡玄敬《栖溪风土记》云：国初开浚运河，大筑塘岸，居民初集，负塘而栖，因名唐栖。稍为近之。《卓氏家乘》云：唐栖者，唐隐士珏，避杨髡之难，流寓于此，则又一伍子矣。建文忠贞之裔播迁兹土，忠孝之士奕叶争光。此乡固不仅丰年为号，仁寿名桥而已也。

胡玄敬先生《耄朽遗言·栖溪风土记》曰：唐栖，古村市耳。以其统诸乡落，故以镇名之。然考其名之所由起不可得。愚以意度之，自国初开浚运河，大筑塘岸，故其河名塘河，下手之桥名跨塘桥，而对岸设巡检司，名下塘巡检司。彼时居民初集，负塘而居，因名塘栖，其义为近。今其南岸名塘上，当无疑矣。

俞瓒伯先生《唐栖行诗序》曰：唐栖在吾杭之左偏，一大镇也。

百货凑集，舟航上下，日有千百。居民稠密，不数里间，烟火几有万家。家无不饶富，名族亦有十余。解句读服青衿者，已百人。且狱讼繁多，赋敛日益，诚可立一县矣。予寓之三年，凡里中之贤豪长者，与夫知名之士，无不与之友。即富贾大商，缁黄之属，亦间有相识。然至问唐栖之名何自而始、古人成迹，则皆了不可识。余深叹其鄙俚不足道。居此地者，但可权子母论钱帛、肉食自雄耳。宜诗文之士不屑过也。兹冬杪，在卓子九如座。九如盛年好学，书无不览，不但为唐栖之杰，即两浙名彦，亦罕有过之。夜半酒酣，商略古今。余因问唐栖之名何昉，且既名唐栖矣，何以人称斯者，或曰塘西，或曰溪西，或曰郪水，或曰栖水，终无定名耶？九如曰：塘西之名非不雅也。昔子瞻有词曰："明朝归路下塘西。"于是镇以此名，继又改为唐栖者，亦非无谓也。子不闻宋末有唐珏常避难栖此，后人慕之，遂更名耳。予曰：若然，则斯镇始为人才题咏之地，后为义士潜遁之区。宅斯土者，故当有诗书管弦之风，慷慨豪杰之节。奚为一变至今，并前贤遗事亦多湮没乎？微子，吾但视此土为鱼盐布米之场，而人又安预知有可歌可慕之事如许耶？子诚贤人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唐栖已骎骎乎成一大都会，为西浙冲要，则其山川之灵，固自有独钟者。君非其选哉！余因谓曰：诗人片言，地以此名。今人辄诋排风雅，讥刺儒流者，固鄙不足道。然既以子瞻一言，成为千古；乃更有唐仲举起而掩其前，是节义又重于文章矣。余常览宋室遗史，至"冬青花，不可折。霹雳一声天地裂"之词，未尝不欷歔流涕，恨今世更无唐公其人。今何幸得志其避难处耶。吾闻严陵高蹈，郡以姓称；乌程两酒侬耳，竟以名县。况唐公大节炳霄壤，其不堪独名一镇乎？呜呼！自有唐栖以来，权子母论钱帛，富可敌国者，不知有几何都烟沉灰灭，独无所传而传此一介书

生耶！然则，余今日之所见富商大贾，舟航往来者，不过为附膻之蚁，而非人也矣！则乌可以无节义乎哉！是不可不为诗歌以志之。

《德清县志》曰：唐栖者，故老相传尝有唐人栖止于此，故名。

卓襄野曰：考苏文忠公《杭州被召还阙，别马中玉》词有“明朝归路下塘西”句，而塘西之名，在北宋时已早有矣。

徐埜君曰：余生长塘西，每恨“塘西”二字不堪入咏，得苏长公句大快。

何东甫《唐栖志略》曰：按余友宋孝廉茗香《塘西考》有塘西、唐栖、棠郪、唐西等名。孝廉，其里人也，博雅好古，所引诸书明晰详赡，似可据依。然鄙意地以人重，仍作唐栖，盖重义士之所栖止也。又《寓公志》云：唐珏，字玉潜，会稽人。瘗杨髡所发南宋诸陵骨后，隐居栖镇永清寺侧。里人高其义，因名镇曰“唐栖”。

《唐栖名义续考》：余欲作《唐栖考》，客有止之者，曰：张半庵先生所录《唐栖古今沿革考》，卓氏所载《唐栖考》，与元敬先生《栖溪风土记》、俞璥伯《唐栖行诗序》其引证极详，近人宋茗香孝廉《塘西考》今虽无传本，而何春渚《志略》载之，唐栖之考亦备矣，胡续焉？余曰：不然。前人之说非不详博，而余心未安也。卓氏以唐玉潜流寓此地，人义之因名唐栖。何春渚从其说，曰“地以人重”，故《寓公》首志唐珏。元敬先生独主负塘而栖之义，卓九如及徐埜君引东坡词“明朝归路下塘西”，俞璥伯与张半庵所录则泛引诸说，非定论也。鄙意唐栖之名，必有原始。从其最初者，则莫如南宋时唐栖寺为最古。寺有诗僧永颐，见《云泉诗集》。寓寺中者有汶阳周伯弓，见《端平诗隽》。皆南宋宝祐以前事。客曰塘西之名其最初者见于东坡词句，故埜君与九如以塘西不典，得东坡词而喜。有依据子所据者，乃南宋事，非古也。余曰：不然。主唐义士者，文人附会之说也。主东坡词者，误读之

过也。义士之流寓在元初，何以南宋时已有唐栖寺乎？至谓东坡时即名塘西，直误读耳。曰“下塘西者”，下塘之西也。宋初实名下塘，故有下塘寨及下塘巡检司。东坡词意亦仍曰“下塘”，若以塘西二字连读，既曰“归路”，又曰“下”，辞意重复，情韵索然。东坡词意恐未必然也。即张阁之奏，亦指下塘之西耳。武林西，宋旧有下塘寨，运河由北新桥迤北而折于东，则河道正出临平之西。非竟言塘西也。然则唐栖之名，当以唐栖寺断之。宋时唐栖漕河未开，临平实为孔道。其聚市成镇之所，或在仲墅，或在库桥。如唐栖者，一乡村耳，居人不多也。而当时乃有唐栖寺焉，寺亦一佛庐耳。非如慧日、天王之类，故不见诸载籍也。迨元以后，河开矣，桥筑矣，市聚矣，遂以寺名名其镇。自镇名显，而寺名转微。于是居此者知有唐栖镇，而不知有唐栖寺。即如今日往唐栖之西金佛寺者，无不曰金佛寺，即以金佛寺为地名，此其例也。然名寺之初，亦并无深文奥义。其时临溪有塘，寺或在塘之西，故质而称之曰塘西寺。文人吟咏，以不雅驯也，遂以音义相同之字易之，曰唐栖耳。镇名也，实寺名也。镇兴而寺废，而“唐栖”二字遂为镇名所专得。是说也，诸说可废。即令埜君、璈伯复生，应无以易吾之说。客闻而颔之。光绪戊子冬月，冯园寄客王同伯识。

又按：宋咸淳时，淳安何熹之《福臻寺钟鼓二楼记》云：超山之阴，栖水之阳，盖福臻寺，为今之吉祥院，在青林村。其地居超山之北，漕河之南，当时必有水。以栖名者，故曰栖水也。唐栖或本于寺名，而“栖水”二字，实见咸淳时，其名亦最古矣。以唐栖为唐义士之说，何足据哉。

节录周逸氏先生《唐栖四界说》

唐栖市镇，素无专志。而四至疆界，若不分划，四野茫茫，孰为

栖里。因拟此四界，以为式。如东界语溪，北抵德域，有赋役可凭，不难分别。即西至奉口，限于大溪，亦易界划。独南向则统属仁和，而有乔司、临平、小林连壤相错，孰从分析。考明季唐栖添设通判，所辖上至湖墅，下接语溪，旁通海昌、德邑、仁和，统治悉为栖有。今则迥异，不能踵行。欲仿近日巡检司所司疆域，上起王家庄，下至大麻，南至临平、小林。在东西起止可以划界，而南之小林、临平，彼自为镇，何能揽入。则巡司属地又不足征。或凭之都图，而都图跳越不伦，尤难标准。余谓起王家庄，止博陆村，北距五里，虽隶德邑，实犹唐栖。此三者可无他议。即五杭、博陆，纵近临平，而属在栖乡，自当统属。即东北之渌溪，东南之漳溪、青林、超山等处，邑志并载栖属。再西南之泰山及蟠杨、白河、斗湾俱在，独峰之东，穿河之十都，永泰七都之东塘，葛墩、仲墅、金佛寺、南杨村诸乡，俱列王家庄之下，亦应属栖。此外稍远之区，居轻不能驭重。故皋亭、黄鹤虽为名胜，不能揽入。若此分隶，庶有准绳。然五十里之经，二十里之纬，人才科第、村市膏腴，诚可埒于州邑，昔张半庵先生始作《景物略》虽未指明界限，阅其取舍，而所拟诸处，已早寓意中矣。逊庵谨识。

栖镇四乡：

东西相距六十里。

南北相距二十五里。

四乡所界：

东至德清县大麻村界，三十六里。

西至仲墅栅口十五里，再西至奉口十里。

南至本邑马公桥，二十里。再南则黄鹤诸山。

北至德清县境东市漾，三里。

东南至临平夏湾庙，二十五里。

西南至普宁寺，二十里。又西十里，至三峰山，与钱塘之上牵埠交界。

东北至德清界内句垒村，八里。

西北至德清界内三白潭，十五里。

本镇四至：

东至东茶亭慧彰寺，

西至西茶亭资庆寺，

南至横潭，

北至大河坝内，

东南至翠紫湖外，

西南至吴家坝，

东北至三分村，

西北至大善寺庙西湾。

按：栖镇四至，与四乡所界各处，今志从之。亦惟举其大略，有事则书，以备采择而已，究非若邑志之有一定界划也。故仅举图说，而不必言疆域焉。同伯谨识。

唐栖志卷二

山水附溪潭、河漾、泉井、水利

临平山、临平湖，人尽知之。而栖水一隅，宋以前罕闻焉，岂无佳山水哉？犹夷光之未出苎罗也。志山水。

超山 在仁和县之东北六十里永和乡。高三十七丈，周二十里。《咸淳临安志》。其山超然出于皋亭黄鹤之外，故名。上有石鱼石笋。夏时正《杭州府志》。超山高五十丈，周回十五里。旧《志》以其超然于皋亭、黄鹤之外，故名。想亦相沿之说。今皋亭之高，十倍此山。不容以此为超出也。山有石鱼、石笋。他石多异形，如人兽状。上有水、旱二龙洞。陈善《杭州府志》。其旁建黑龙王祠，祠宋赵清献、赵忠献，祷雨辄应。《图书集成·职方典》。山多梅花，中无杂树，有南宋古梅数十本。花时游人极盛。《耐冷续谭》。

王同曰：周兆谦《类编》首志独山，谓由皋亭落脉，此形家说也。以志论，则超山乃一镇。主山超山定，而诸山有统率焉。又按，何东甫《志略》亦首独山，盖本之《类编》也。今更正之。

吴世昌《游超山记》：栖水之近地无山，距市而南七八里，龟蛇、马鞍诸峰在焉。而巍然杰出者，惟超山为最。山位离方，上设元武

殿,名曰纯一院,盖取以水制火之义。宋嘉定间所敕建也。环山陇亩交错,岁当春月,菜黄麦绿,罗若绣纹。升高可以周览,然崎岖峻削,非健步不能陟,故至者亦稀。忆余总角时,随尊长踏青,来此一蹑其巅。顾童子无知,未能领略佳胜。洎今五十余载,竟不再至。乾隆己巳季秋九日,表仲卓某率其长郎暨门弟子二三人,有登高之兴约余偕往,并拉张子苍眉醵金载酒,抵山下舣舟登岸,循径而上,石磴新筑,路势盘纡,将至半山闻有钟鼓音锵锵乎从云树间出。则余里中人寓居僧院,结坛礼斗也。到门随喜复行。行倦,复踞石少憩。如是者屡,不觉已臻绝顶矣。沿途细菊斓斑,枫林半赤,晚桂一树,布粟于涧流崖厂之傍,香气袭人,更出意外。登巅后,徘徊散步,见夫石之奇者,如翠屏,如春笋,如猛虎怒潺,如巨人拱立。凭虚远眺,则层峦叠嶂,历历可数。而钱江之浩瀚,烟海之苍茫,亦皆在指顾间。噫嘻!可谓大观也。已而,日斜兴尽,返而登舟,同人并言兹游之乐。余因喟然曰:游有天缘,非偶然也。何日无超山,何岁无重九,乃或以事阻,或以病牵,或欠杖头之需,或乏同志之侣,又或风雨作恶,辄败人意。余数十年不获至者,强半由是耳。然则今日之得免于数者之患,而使我辈出而游,游而乐者,岂非偶幸欤?某曰诚如子言,不可无文以记斯游,请以属诸子。余不敢辞,爰走笔而述其大略如此。

山啸堂《过超山寄声令》诗:山道峻嶒鸟道横,扶藤时见瀑花清。岩悬密石云根满,烟断孤村雨足平。不欲夕晴当野立,其如山夜自情生。低徊此际峰头月,知向君窗分外明。

吕翼令《登超山绝顶》诗:春尽山行载酒瓢,松声携我上苕荛。排空怒石崩云出,转径新亭接巘超。一坞浓烟藏虎豹,半天清响落箫韶。振衣独立浑遗世,极目苍茫江水遥。

柳门沈邦衡《游超山》诗：漫空烟草乱青袍，杖履跻攀不惮劳。望人中原心更远，吟当绝巘兴偏豪。鸟啼深树春光暮，人倚层峦笑语高。回首更怜归路晚，四山明月水嘈嘈。

青坡朱公振《登超峰》诗四首：扪壁攀萝到绝巅，望中吴会接风烟。苍茫海气蛟宫近，迢递云林象舍悬。清啸似从天际发，狂思直欲驾云旋。试登危石振衣起，襟袂飘飘我欲仙。　　踏破芒鞋跻此巅，吾庐笑指隔苍烟。千寻峭壁空中落，一道飞泉松际悬。不肯惊人题石去，且看舞鹤带云旋。未须重叩真如偈，到此悠然即是仙。　　琳宫远落翠微巅，香绕晴空散紫烟。日转海荒龙藏隐，云开岭表鹤巢悬。披茸虎石蹲如伏，倒涧虬松曲更旋。此地由来多胜致，谩从蓬岛觅神仙。　　直上超峰第一巅，凭凌苍阙乱浮烟。整襟试向天门拜，蹑足惊投石壁悬。我欲眠云频至此，谁能拂袖竟言旋。若教小结茅茨隐，枯坐悠悠亦似仙。

王廷璋《重游超山作》：百丈奇峰□□悠，还来绝壁记重游。晴山自写高人照，鸟道遥分万里愁。地逼越江春树冷，云添鹤岫晓风收。方舟更欲寻何处，竹乱□溪兴未休。

丁以彬《超山返棹一山指韵》：超山耸出万峰先，古洞丹梯别有天。石磴高悬沧海月，松门深霭绿萝烟。芳樽坐笑青云上，仙侣回看白日边。新水放舟归路近，曲江春色似相连。

《又登超山再踵前韵》：旭日光开万壑先，登临三月杏花天。长空翠拂江门树，白昼寒生石屋烟。客伴野麋闲月下，僧盟玄鹤老云边。天风坐啸孤襟洽，海上回看霄汉连。

又《超峰登眺步韵》：金屏壁立控江门，仙籁飞声万壑闻。把酒渐移苍海近，行歌翻上列星群。寒凝玉露松阴净，月满瑶空桂影芬。归向前途望双阙，紫红光射凤楼云。

吉谦《九日登超山》诗：群峰破碎水弯环，位镇南离第一山。千古苔痕留石磴，四围烟景护禅关。胜游本为寻诗往，随意何妨采菊还。才上扁舟回首望，始知来自白云间。

朱大辉《超山晓望》诗：玄对相看作客频，楼居今复见山亲。烟余落翠随时好，雾醒空峰到晚真。荡漾云痕浮大谷，初笼日彩赭栖津。湖峦苕岫都开觌，谁似朝来爽逼邻。

韩应潮《复上超山绝顶用吕水山寺丞韵》：涤尽尘嚣水一瓢，春风送我上岩峣。磨青杰阁凌云起，叠翠层楼插汉高。沿路草香人剧药，深林鸟语客疑韶。凭栏把酒襟怀拓，览尽江山入望遥。按：吕诗详何《志》。

钱志熙《过超山废屋》诗：翠压层峦野殿低，空阶圮壁草萋萋。桃花落尽人何处，夜月山门杜宇啼。

吕律《赠超峰住僧》诗：绝巘凌云无路通，寂寥风过动寒棕。月明夜静闻天语，笙鹤翛翛响半空。

胡乐峰《赠超峰住僧》诗：云路嶙峋天欲通，蒲团寒傍数株棕。清宵遥听经声落，佛火孤悬月朗空。

卓明卿《登超山绝顶》诗：秋空鸟道极高寒，两腋天风化羽翰。飞步直凌双柱上，银河咫尺侧身看。

孙人凤《二月初二日同朱芸甫、徐六庄笃甫平甫卓学孔子循超山观梅即席成诗》：一别梅岑已八年，再来无恙旧游联。众香国里人微倦，胜似长安市上眠。万梅深处饮初酣，心似闲云住野庵。入座浑然忘世事，徐家风月好清谈。人天欢喜佛门中，带发头陀尚作翁。今日梅花应笑我，久留闲地待苏公。

沈鈫《曹村漾见超山》诗：三十里外见故山，是余门外青螺鬟。今朝应许对汝饮，手掬白云来袖间。

邬佐卿《同茂德诸词丈登超山》诗：路转群峰入，禽鸣万壑幽。闲容天色午，云带石痕秋。曲磴盘松际，危岩落杖头。浮生百年内，能得几回游。

沈用善《九日登超山绝顶望天阙》诗：咫尺未能到，登临意惘然。众山环俯阙，孤岫兀朝天。缥渺烟光乱，空濛树影连。不须思羽化，长啸挟飞仙。偃蹇存吾拙，萧条况懔秋。偶逢佳节至，杖履强追游。绝壁愁攀倚，清泉足漱流。岩峣天阙近，应可觅丹邱。

卓发之《九日登超山》诗：秋色宜山雨，登高望欲空。为怜诗思好，日暮更临风。

朱麐《超峰》诗：草阁面朱峰，兹峰何峛崒。相视有佳气，支颐聊挂笏。

叶之芳《同诸君登超山》诗：朝寻大超山，峰峰隔烟雾。舍舟陟苍麓，林端得微路。石色古藓寒，潭光写秋素。足蹑五行草，手攀三花树。鹖冠生灵芬，鹤氅湿零露。回盘历百险，恍从石梁度。神仙不可即，屡愁猛虎遇。惜此霞外赏，回惭区中务。秋天日易仄，薄暮劳延贮。樽罍未云罄，还桡复犹豫。良宵怅无月，秉烛成佳趣。达旦歌以游，人生不长聚。

附超山各景

海云洞　在超山。《咸淳临安志》。超山上有干湿二洞、黑龙王庙。

节录丁悦《超山龙洞记》：超山之东巅，其龙洞昔人曾燃炬入内不得，探源而出。宋时建黑龙王祠。凡缙绅大夫祷雨，皆投铁牌于龙潭，牌浮则知将雨。宋清献赵公、端明苏公，曾过此题诗，笔痕墨迹，与萝月苕花并传。步于右，曰流虹桥，层岩啸海，峭壁依天，刘

阮之赤城也;曰漱玉亭,山空世静,洞古云闲,姑射仙人姗姗其来迟也;曰听泉亭,松涛鼓人,柳汁撩烟,王逸少之流觞也;曰卧龙渊,天池浴日,玉液藏春,杖头之春未起,剑跃之津未合也;曰濯缨滩,水心云影,人面花光,白袷山人临流而岸帻也。步于左,曰龙王祠,蜃楼飘缈,海屋空蒙,春山士女,连臂歌赤凤而祷祠也;曰八仙殿。蓬山翔鸟,缑岭闻笙,曼倩窃桃,负日月而走也;曰古龙洞,晚风叫虎,绝壁呼猿,广成子谈经于崆峒也。步于上,曰半山娘娘堂,万峰拜舞,孤海扬帆,恍置身瑶池,乌乌歌白云黄竹也。此皆山之灵也。

丁大武豫庵《游超山龙洞记》:吾漳水之南,皋亭之北,有超山焉。登其巅,诸山尽皆朝伏。昂然有超群崛起之势,故以得名。其西最高者为天门,多奇峰怪石;白云常护其顶。远望钱塘海门,苍烟在目。其中为狮子峰。峰之东南有海云山,山有流泉通海,石壁如屏,巉岩蹲峙,真奇观也。乙巳之春三月三日,逍遥子挈二子,及郎、沈两君同游焉。相与登齐云之阁,则古木苍然,迥出天际,观摸石之池,则碧流如玉,快人心胸。初有名而无其迹。予曾祖松坡公,读宋赵清献诗,因重为修饰之。徘徊竟日,欲究诸胜。于是访堆云之崖,观海云之洞,步钓月之矶,坐濯缨之滩,立索珠之浦,探卧龙之渊,礼大士之堂,拜八仙之殿,谒玄武之宫,游黑龙之祠,遍历来仙、漱玉、听泉诸亭,真天开图画。令人如在青霞洞天,又何必实履三山十洲,始称仙境也哉?小蓬莱之号,信不诬也。昔宋赵清献、苏端明守杭时,尝游咏于此。予曾祖松坡公因为三先生祠,以予高祖方伯西轩公配祀之。又为刻遗诗于石壁,且凿父西轩公及己像,皆丈余等身。工巧如生,复就石临池作松坡小隐。又为父方伯公辑保寿堂。予观其泉来自石隙,深莫知底,澄澈可鉴,声潺不绝。其间凿诸像及绘景,俱出名手所为。其殿宇嵯峨,楼台庄严,

松竹参天，藤萝蔽日，使人观之乐焉忘返。古人以西湖比西子，以其浓淡合宜。余以为此山清奇瘦削，惟高人逸客，足以当之，诚栖镇之胜地也。今余幸而得此，岂天留以成逍遥子之僻耶！逍遥子六上燕畿不得遇，因放情于山水之间。而此山之胜，得童于斯，壮于斯，老于斯，深爱其妙，有难以笔舌传也。噫！是足以多吾天，息吾足矣。然予欲继武前修，点缀其境，而未能僦就。如有同志，愿剪棘而共辑，使松坡之手迹重新，且令龙洞之胜与西子湖并称，而予二祖之遗诗、石像，亦得与赵清献、苏端明同垂不朽，则予亦得藉以垂不朽矣。因捉笔而为之记。

宋赵清献公《游海云洞》诗：缥缈齐云阁，遥闻摸石池。物华春已盛，人意乐无涯。罗绮一山遍，旌旗十里随。花棚夹归道，绕骑看星驰。

丁养浩《游海云洞诗并序》：超山之南，有水陆二洞。陆洞之底，亦水也。相传有黑龙居之，宋时载之祀典。从山麓甃路以登，上建观音庵，石壁镌“海云洞”三字，长方尺余，乃郡守三衢赵阅道所作。岁久庵毁，其山为佛日寺所有。弘治间，伯兄南山先生得之，今归于予，欲修葺以复旧观而未遑也。偶检《阅道集》，有游海云洞之作，和之：凿石开深洞，分泉甃小池。月华来翠窟，云影落天涯。散果猿争食，看花鹤自随。前溪通驿路，冠盖日奔驰。

丁之乔次韵：龙窟通苍海，清流碧玉池。搜奇开石壁，刻像旁泉涯。明月娟娟上，闲云步步随。先贤遗迹在，仰止日心驰。

沈望云天禄和诗：层叠岗峦下，清泉泛石池。龙潭通巨海，虎穴傍深涯。刻像终朝伴，遗容千古随。他年游览者，瞻仰任驱驰。

按以上四诗，皆摩崖石刻于壁。

丁大武次韵：龙去洞仍在，山泉漾碧池。天开石有画，人到乐

无涯。松响潮时落,风来香自随。坐深吾意适,徒叹彼奔驰。

张郧曾《海云洞》诗:地僻山峦峻,林深古洞幽。石萝猿挂月,夕嶂虎啼秋。树色苍苔古,风声翠竹留。潜龙何处去,空见海云流。

丁以彬《夜饮海云洞和韵》:山风吹别酒,杯底落三星。啸逼齐云阁,□□陟岵亭。寒花香近客,怪石影为屏。醉后临池步,追随拾鹤翎。

又《龙洞夜饮》诗:超山通海窟,踞路作狮形。石壁存遗像,芳崖读旧铭。壮心驰帝阙,逸思绕仙亭。故友明宵别,相看泪眼青。

邵斯扬《龙洞》诗:超山面面接穹窿,更有云泉傍翠嵕。一派烟峦环异窟,百年父老说龙宫。修成潜德开顽石,现出神机撼碧空。忆自彩云迎去后,至今流泽尚无穷。

陆进《海云洞》诗:石壁崚嶒挂古藤,阴阴洞壑有龙凭。水晶宫殿知何处,日日岩前海气蒸。

夏超墅之城《海云洞题壁用赵清献摩崖韵》:钓月矶头石,烹泉洞口池。山光阴欲雨,春色浩无涯。墓扫松花落,林穿云影迟。摩崖寻旧迹,景仰寸心驰。

憩鹰石 释源润诗:林木寒云地,连天衰草迷。频年惊猎马,今日舞山鸡。磊落鱼干石,参差鹰羽栖。翻飞天壤外,终古叹音稀。 韩应潮诗:星眸玉爪西风里,霄汉摩空侧翅起。玲珑一石峭而幽,时哉有时得所止。 王同诗:吴山朝鹰石,盘旋飞不已。倦向此中闲,蓄锐敛英气。我亦汗漫游,见此悟行止。

石笋峰 释源润诗:卓立向群峰,栽非玉版功。能侍尊者竹,就立大夫松。苔藓经年古,烟霞奕世同。米颠如与见,冠冕拜春风。 韩应潮诗:何人咒笋历经年,但见凌云石耸尖。文笔两峰齐

插汉，书空吾欲问青天。　王同诗：幼读《临安志》，石笋在山腹。历劫永不磨，苔骨猫头秃。咒时应点头，何年更成竹。

石婆峰　丁养浩诗：在处相逢望夫石，此君林立更何求。身更宇内三千劫，势压江南百十洲。红粉行中谁作伴，白云堆里自缠头。我来欲试擎天力，为问重阴肯拨否。　韩应潮诗：百劫难灰坚白踪，峰头化石立重重。黛眉自画春山秀，螺髻初盘晓月慵。其雨崇朝终不语，飞蓬满面为谁容。望夫原似江潮信，衣锦何须悔觅封。　张本诗：登高已上最高峰，神女翩然峡口逢。似为望夫翘首远，未经说法点头慵。凌霜叶写红妆艳，积雨苔凝翠黛浓。莫谓性顽丰韵渺，娉婷俯瞰领千重。　王同诗：美女大唐突，望夫说荒唐。卓立深林里，应是毛女僵。日久成老妪，皱瘦苔发长。

盘陀石　释源润诗：野色延空谷，扶筇试远游。不知红日落，惟见白云浮。□面支危石，松梢突小楼。山僧常到此，趺坐已忘秋。

藏虎穴　释源润诗：猛虎惜行踪，深潜乳窦中。不知哀鹏语，遥念野蒿芪。晋女将回辙，胡僧敢避雄。正当西日下，哮吼出腥风。　王同诗：忆昔兵火后，栖市有虎迹。暮夜觅食归，归来此山穴。即今县官仁，深藏慎勿出。

卧龙渊　与海云洞东西相对。韩应潮诗：惊蛰何年起卧龙，渊澄终古石苔封。深山不出人皆望，霖雨苍生作尔庸。

八仙石　韩应潮诗：超峰顶上多危石，留有仙踪坐卧奇。此日何当拂苔藓，登高采得十洲芝。绝顶高攀极大荒，云根盘礴契纯阳。何须八洞留置迹，多向三生话故乡。九日登高思拜杖，十洲游戏叱成羊。琅环福地仙应住，足底烟霞石欲翔。　张本诗：第一峰头岩石峭，八仙静据洞天长。海风荡漾松钗响，山气氤氲药草香。

蓬岛可通非缥缈，钱江入望极苍茫。题糕容向苔崖坐，归路盘旋又夕阳。

丁公石像　详碑碣志。韩应潮诗：千古仪型瞻仰处，嵌空邃宇走松鼠。我将排开石洞门，定有琅环秘笈贮。

偃曝厂　一作云曝厂。释源润诗：曝背西岩下，思君献意深。九重天子贵，一片野人心。霜结寒生宇，风高冷在阴。此中先得暖，梅蕊寄长吟。　韩应潮诗：层层石磴春光满，攀萝步上云曝厂。岩深中有仙人居，猿鹤为邻琴作伴。

也冷泉　在超山真武殿后。蹑蹬而上，垂云阁之东右壁嵌空崖际清泉一注，晴旱不竭。张珊林题曰“也冷泉”。　张雯《也冷泉诗》：一掬寒泉涧底生，石梯下汲自澄清。不因人熟有如此，肯让云林独擅名。　韩应潮《也冷泉》诗：一勺洼泉清见影，岂逊莲花第一井。笑彼营营附热人，到此吸茶心也冷。

洗心泉　俗称灵官泉。在超山灵官殿侧，泉出石罅，上覆以亭。山颠真武殿，汲水必于此泉。咸丰元年，里人韩应潮题额。张雯《洗心泉》诗：有亭翼然临泉上，韩君铭之曰洗心。不洗而洗藏于密，俗虑湔除禅学深。　韩应潮《洗心泉》诗：泓然澄清出山麓，洗涤其心远尘俗。吾以名亭亭自闲，士女来此一憩足。　张悖甫本偕智定上人《题清泉石壁》诗：洗心亭在翠微中，觅路寻幽仗远公。修竹筛云凌汉碧，野花着雨映山红。沁心乳窦泉盈尺，眩目巉岩石嵌空。算到摩崖题也冷，搜奇雅继大苏风。

饭颗山房　上圣殿斋堂。张雯诗：蜀中有山名饭颗，借此山名名斋堂。百千万亿齐果腹，恒河沙数德无量。　韩应潮诗：饭颗山将杜老嘲，青莲当日称诗豪。漫言饭后钟声动，蔬笋清斋解老饕。

梅花坞　释源润诗：深坞梅初放，枝枝耐晚霜。喜随高士隐，

羞伴美人妆。月冷寒生骨，风和暖挹香。虽无三百树，游衍任猖狂。　韩应潮诗：江路襟寒频问讯，坝桥冒雪朅寻芳。山中不觉岁云暮，藏得春风满坞香。　王同诗：不是桃花坞，夕阳红半明。白云堆里雪，定有鹤来耕。

望友台　释源润诗：独立碧山隈，凄凉暮景来。功名春梦断，事业野花开。身住安禅地，神驰望友台。昔年相契者，各自抱奇才。

摩青阁　释源润诗：鸟道甲狮峰，峰峦望不穷。风敲云里竹，烟锁石头松。万事行将尽，诸缘坐独空。摩青来小阁，飞翠落花中。　韩应潮诗：倚山建阁复旧观，槛外之江极浩瀚。梯青更上一层看，巍峨直欲摩霄汉。

齐云阁　韩应潮诗：齐云缥缈有高楼，丁氏山庄旧迹留。今日登临频怅望，满山风景一天秋。

摸石池　在卧渊之侧。韩应潮诗：忆吾夙有泉石癖，结庐每爱山中居。何当池清石可数，濯足只怕污清池。

来仙亭　丁庚石以彬《来仙亭晚酌诗》：夕眺清霞畔，千峰落照中。举杯吞渤海，长啸挟天风。　韩应潮诗：有亭翼然高几许，松梢时时覆云气。山空何日仙人来，千古茫茫一翘企。

片云居　释源润诗：绝壑何年寺，幽栖僧不群。酒中识佛祖，诗里退魔君。石室悬青嶂，柴门挂白云。悠悠闲岁月，无□待人闻。　韩应潮诗：出岫无心片云地，山深颇惬幽人意。石崖小憩松竹鸣，满坞潇潇山雨至。

梧桐月　释源润诗：暝色疏疏入，林深别有天。梧桐清影瘦，碧落素光圆。露冷禅心寂，霜明逸兴偏。徘徊将尽夜，还伴玉绳眠。

狮峰 沈士鑛《登狮峰闻松声诗》:倚岩长啸识孤松,飒飒深山跃卧龙。塔鹳乘风修矫翮,巢乌护子入危峰。音清谷口思琴瑟,响彻云霄和鼓钟。返照在林鳞鬣动,阮狂孙啸一相逢。按:狮峰在天门中。过东南即海云山也。峰有庵,名狮峰庵,详梵刹。

天门山 沈瀚生《登门天绝顶诗》:天门陡绝俯泉唐,万里风烟入渺茫。山雨欲晴浮翠黛,海波落日变苍黄。古藤倚石饥鹰下,曲磴穿云乳虎藏。顶上茅庵真隔世,老僧朝夕自焚香。 沈有丁《天门眺远诗》:缘藤附木栖天门,上有幽壑双龙存。山峰插云天倒坠,风雨未来先黄昏。乳虎摇尾乞僧食,掷余馂虎虎惊立。峡里猿啸生松风,乌起兔伏长林中。南望钱唐连翠带,烟动水凝射光怪。草间泉眼喷如珠,绿沈叠叶凭高梧。吁嗟乎!天地到怀日月小,旁睨侧眺心踟躇。 释源润诗:叠凑嶙峋石,纡回细路通。日高原伏虎,雨过见飞龙。石媪栖丹□,山翁守梵宫。揽衣凭眺处,众妙总无穷。 韩应潮诗:谁擘天门第一山,灵峰锁钥白云关。纡回鸟道穿云度,石柱擎霄势莫攀。

听潮冈 释源润诗:目断南行路,回观势浩茫。气蒸林樾润,沙卷海天黄。不雨云鸣谷,因风湍走冈。浙潮原有信,静听悟沧桑。 韩应潮诗:白练横江一线招,微茫遥指海门潮。冈头侧耳钟声寂,半杂松涛度九霄。

丁山 超山西[南]二里,为丁山。高二十丈,周围二里,下有丁山湖。陈善《杭州府志》。

周兆谦按:邑志云:超山西南二里,即丁山。考超山西南二里止有泰山、南鲍山,并无丁山。且与丁山湖远隔。盖西北误缮西南,此即今人称小丁山是也。是山突起坂中,亦止寻丈。

南鲍山 在超山西南。《栖乘类编》。高约十余丈,下有南鲍村。夏

时正《杭州府志》。与泰山只隔小溪。地虽紧接，脉络不联，上南十里，则黄鹤皋亭矣。《栖水文乘》。

泰山　在南鲍山北，高约十五六丈。下有泰村。夏时正《杭州府志》。居民稠密，颇类乡市。其东支为桩杵山，高约二十丈，周二里。山麓即名张湾。其南掌山在超山南，高约二十余丈，形如飞凤，东支为小龟山。在超山狮子峰下超脉过峡处。《栖乘类编》。

龟山　马鞍山　超山北半里，为龟山。高二十丈，周回里许。又北为马鞍山，高四十丈，周回四里。陈善《杭州府志》。龟、马二峰在镇南十里。堪舆传云：龟马相连出圣人，信国公汤和凿其首，使中通舟楫。《栖里景物略》。

仁和夏赞生《咏龟马二峰》诗：云外双峰接戍楼，断崖斜日水悠悠。秦鞭若得重驱石，天马神龟可并游。　半庵张超微《咏龟马二峰》诗：山连水抱胜非常，开凿何烦此一方。岂有神龟浮洛水，却疑龙马献□□。　朱麐《咏龟山》诗：负介出漳水，嵯峨巨灵擘。庖牺不再来，为酬青田伯。　又《咏马鞍山》诗：天厩有良驷，昔闻产渥洼。何人装锦鞯，红汗生桃花。

覆釜山　超山西南二里为覆釜山，高七丈，周回一里。陈善《杭州府志》。

蓬盖山　赭山　覆釜山之北为蓬盖山，为赭山。陈善《杭州府志》。

白栗山　黄姑山　土山　覆釜山之北，为白栗山，为黄姑山，为土山。参差高下皆十丈，周里许。陈善《杭州府志》。皇姑山在青林村。南宋时福王二女墓在此，今无考。土山多土无石，故名。质松润，种兰菊者多取其土。此山前后曲水夹绕，外通小桥，境颇幽僻，游迹罕至。其直北有岵嵝在焉，曰“小土山”。山麓石濑，临河曰“石濑河”，山有杯渡庵，详梵刹。

日晖山 在泰山之北，高二十丈，周二里。赵世安《仁和县志》：超山东南分支，北连超山龙洞岩。《栖乘类编》。 马珩《登日晖山》诗：健步蹑岩磴，飘然绝翠萝。泉深修竹乱，云气暮山多。藉以豁胸境，因之发啸歌。岚光看不尽，其奈夕阳何。

管山 在日晖山北。高十丈，周二里。赵世安《仁和县志》：脉连超山。《栖乘类编》。

小横山 在管山北。高十丈，周二里。有乔松茂竹，其麓则樱桃梅李杂植焉。初夏时万颗圆明，红润可爱。赵世安《仁和县志》。

三峰山 石青山 三峰山去县东北四十里。东山高十五丈，周五里。西山高十八丈，周四里。南山高十二丈，周一里。下有庵，名留茨庵。有井泉极甘洌。赠刑部郎中、里人夏诚墓在东峰之阳。夏时正《杭州府志》。乡人呼为西南山，形如品字，皆相去半里。在南为南峰山，高十三丈。东为东峰山，高十五丈。西为西峰山，高十五丈。三峰之广并里许。去东峰北半里为石青山，突起坂中，形如覆掌。上有巨石如屏。陈善《杭州府志》。距镇二十里。

里人夏诚尝赋三峰十咏，今录其四：《西村夕照》诗：落日返余光，桑榆澄霄景。牛羊归村巷，邻井炊烟暝。白云天际来，飞冒檐松顶。《东峰龟冈》诗：三峰鼎足峙，东峰擅环奇。孰叱黄平羊，宛化元王龟。皴甲顽无灵，宁钻灼灼疵。《奉溪春涨》诗：春山三日霖，新涨一篙水。晓命把渔竿，扁舟弄清泚。旷望极弥漫，增剧鱼龙喜。《石青鹤泪》诗：山石谁泼溅，不因苔藓斑。上有千岁松，下当溪一湾。露下鹤长鸣，月明如缺环。

独山 在大云乡，约高数十丈。晴出云，则雨；雨出云，则晴。里人占之，屡验。下瞰横溪，回环皆水荡。《淳祐临安志》。参《咸淳临安志》。山北巨石，其形如虎。高一丈，大三丈，名大石岩。征士陈雍墓在

其北。《栖里景物略》。一名钵盂山，见释大伦记。又名金鳌山。《图书集成·职方典》。

钱唐洪张伯昌燕《同夏超墅先生子松同年，由白鹤渡至独山看桃花用辘轳体》诗：撩人好景十分妍，渡口桃花大半含。叶叶卷舒逢雨后，枝枝浓淡占春先。且迟几日开才遍，虚过今朝心所甘。安得山家容我住，东边饱看到西边。孙宇台治有《过独山陆氏》诗。详何《志》。

洛山　在仁和县北四十里。高五十八丈，周一十八里。《淳祐临安志》。《咸淳》同。西面皆平原，惟此山突起森耸，溪流环绕，迤北山川。一大奇观也。昔有高士自洛阳来隐于此，时登巅望洛，故名望洛山。前麓有倪文僖文毅公宗祠，古松挺干，凌霄远望，若苍盖。然里人相传以为宋本。石壁倪乾镌铭于上。洛山之岭，有仙居焉。烟飞丹龟，炼石补天。洛山联壁昆仑来脉，造化毓成。擎天柱石迤逦而南，为陡山。高四十丈。东一里为峨嵋山，高二十丈，周回四里。崇圣寺在焉。去陡山东一里，为獐山。又东为俞山，西一里接大溪。陈善《杭州府志》。距镇二十里。

峨嵋山　在仁和县北七十里大云乡。高一十八丈，周六里。《咸淳临安志》。南有崇圣寺。《武林梵志》。龙珠山在皋亭西北，高十五丈，周一里。山奇秀，形圆如珠。与古城相望，一名巧山。俗传吴越王七夕登山乞巧，故名。山巅一井出自天然，非人工所凿。赵世安《仁和县志》。姚若楠诗：暮登龙珠山，烟树环墟落。钱王乞巧归，户户皆淳朴。

横墩山　在漳溪西，俗名横橙，言其卑也。脉自皋亭，由超山至土山，经此为结束。成漳溪巨里焉。《栖乘类编》。

全镇山脉

方伯敬亭陈公有言曰：宇宙清淑之气，结则山峙。融则川流，

而钟为人物，聚为邑都，咸于此系焉。故其纂府志也，知山川宛委，非可徒据简编托。余杭李山人，春耕策骑周游，载笔穷览。而山之脉络、水之委源，蜿蜒起伏之形，浩渺潺湲之状，如指掌焉。总计杭之山脉，一纪三条，五十六列，四十六岐，一十四陇，总一百二十一支焉。盖山人生平究心此学非一日，而敬亭陈公所托，尤得人也。唐栖一镇，以视杭郡，真如弹丸。虽为水乡，无所为川，而全镇山脉之起伏，犹是也。细究其说，实四十六岐中之二焉。今节录李山人之言，曰：自乌头西北而西且南五里为超山，一里覆釜山，一里蓬盖山，一里赭山，一里白栗山，一里皇姑山，一里土山，十里独山。积里二十五为次，六岐其泉，为丁山湖。自莫山而北二里南鲍山，二里泰山，一里大旗山，一里南山，一里日晖山，一里管山，一里小横山。积里二十，为次七歧。细详李山人之言，唐栖一镇山脉了如指掌。即数百年来人文蔚起，成一巨镇，岂无故哉。其论水源也，则惟泉为丁山湖而已，故记唐栖之水，首丁山湖。谨附志于此。以俟后之君子考正焉。

又按：大丁山、小丁山，聚讼不一。即敬亭陈公所志山川，亦不免有西南二里为丁山之误。今观于李山人之言，不及丁山，益恍然矣。冯园寄客王同伯志。

丁山湖　在仁和之大云乡，《咸淳临安志》。临平湖之西北。《仁和县志》。

按《景物略》云：丁山，相传为丁乐善读书庄。乡人呼为丁山。其下有湖，即名丁山湖。今考《咸淳志》已有丁山湖之名，不自丁乐善始矣。湖则汪洋数百顷，为镇南巨薮。张半庵曰：泽中藏怪鱼，莫知名状。

钱唐周天度让谷《丁山湖游记》：出北关二十里，至横泾桥，东

望有山篑然，曰“独山”。舟溯桥而入，行可五里许，曰“横里村”。居民数十家，背山临溪，茅屋在桑枣中，如罨画然。盖独山西麓也。溪循山而东，入三四里，两岸皆良田广陌。其南皋亭诸山，如屏如障，山下村人以梅李代谷种。花时弥望如雪。又东有桥曰“花桥”，又东里许，溪转而北，北三里有山曰“南鲍”，山阴相国朱文肃公佳城在焉。舟抵山之足，有略彴横左曰“南鲍桥”，循而东里许，忽转而西，又里许而北，北又东，盖溪环山流，山有向背，而舟随之旁溪，复有居人数十家，曰“泰山村”。村人倚山结屋，左右无农田，田在溪北。溪沿流多柳。每东作时，牧人骑牛，乱流而渡，牛背人映清波，山光暗对，眉发俱作绀碧色。其东则抵超山北麓矣。山延袤可十里。南北得其三之一，直上数百仞。巉岩嵚崿，肤不土而佳木荫，窦不乳而甘泉滋。吾乡陆云士先生所谓岩壑非深，穴藏虎豹者，言其幽也。循山而行，又里许，过节坝桥。桥右百余步，得水口，复有小桥跨之。其广仅许一刀，清波入焉。沿回曲折里许，乍闻鸣榔声，时远时近。少焉，地势忽开，澄湖数十顷，醰醰净绿，涵虚混清，盖丁山湖也。绕湖而居者，远近十许村。如环如玦，萦抱左右。人家以树艺网罟为利，一丘一水，往往坐致百金。桔柚枇杷，菱芡之属，岁入不赀。农人以为城北隩区者，无逾是焉。村既富实，地复清幽，于是四时景色，莫可穷殚。方夫早春，冰泮轻风，试灯水阁，梅开柴门。月上，则宜擘笺题句，连臂踏歌，拟泉石之平章，作莺花之管领。及夫饧箫初软，巫鼓乍喧，翠陌花钿，乡塍罗屙。时则新倏出水，稚柳因春，曲径短墙，红扶绿靷，南山姹婳，有若凝妆静女，故作撩人眉色。天光水色中，时有兰桡画桨，远来亲人，益移情荡魄，虽汉川洛浦之遇，或未之过也。乃若浓阴掩屋，蚕事未闲，微雨敛尘，轻风送远，时或烟鬟罢扫，双颊断红，笑问客来，

愁教春去。薄羞浅恨,殆难为怀。至于夏静日长,槐阴转午,豆棚接径,瓜棱分畦,曲院缫声,随风微度。此时竹床摊饭,乌几枕书,又何必长簟怀水,鸳帏聚雪耶?至若冷莲坠粉,秋谷悬黄,芦畔未晞,蘋末微振,或嫋嫋如缕;曲港菱歌,或淡淡如罗;空潭渔唱,以至霜高气懔,土锉茅檐。或曝背于南荣,或迎晖于东牖。听糟床之雨,尝芋釜之香,梭惟宛转惯织新愁,绵定奇温不寒昔梦。他若朝霏暮敛,烟斜雾横,尤在知者,知之未可以缃素传也。约其最胜之处,有三:曰盘洋,曰洪家漾,曰红沉潭。自洪家漾而北至塘西七里,东则白栗山,桥东至临平二十里皆野田平坡,渐近嚣尘,无足纪者。余癸卯甲辰间,跧伏故里,遇良时胜日,无岁不往。盖生平于此赋情特甚焉。自乙巳辞家十六七年,南北奔驰,回忆旧游,恍如隔世。每欲略为抒写,自愧才韵枯梗,忽忽不就。今年长夏,为南涧言之,则浇溪之约,不待鸱夷矣。南涧信然,拊手曰信耶,然则盍书之,乃书焉。此记见《十诵斋集》。按记中南涧者,仁和吴可驯骥调也。著有《南涧诗钞》。翠堂森禅师咏《丁山湖水居》诗:茫茫西浙水村多,结个茅庵依绿波。出脚路惟船一只,放生池有芡千科。秋风不倦推雄浪,暮雨遍能响败荷。莫是要津渠把断,篱荆虽启没人过。　从来只说居山好,独有头陀好水居。菱绽晓花千面镜,雁沉寒影两行书。斋时咀嚼同濡沫,定后经行若步虚。群木到秋看叶脱,放他湖色入蜗庐。　水居浑似小瀛洲,橘柚参差翠欲流。新月落晖光滟晚,丹枫白荻影沉秋。闲闻棹唱成三益,倦对凫游遣四休。八月正逢茭芋熟,饱餐可塞稻粱谋。　断桥孤墅寓禅穷,绕屋池塘水独丰。秋雨每添三尺绿,暮霞常染半湾红。襟怀冷淡镕前境,智照虚明激己躬。笑我一双千里足,却遭湖色久牢笼。　道似悬丝用拙存,好依澄碧缚篱门。山撩我看堆前岸,水爱人居独抱村。畦稼卧云娱白

昼，蓼虫响月遗黄昏。殷勤接得庞居士，不惜将湖一口吞。　挂钵湖干事少侵，柘皋秋色每知音。花辞主去风霜早，水伴僧来岁月深。泽国鸿飞千里思，渔矶枫落百年心。嗤他度岭穿云者，踏破芒鞋向外寻。　吕律《即景》诗：溪上远山青点点，庄前流水白漫漫。野田黄雀飞无数，一个沙鸥梦自安。　仁和吴可驯《题周让谷丁山湖绝胜诗》：十里丁山胜地偏，藕花零落白鸥边。一奁秋水开明镜，照破离愁二十年。词场酒国笑羁縻，回首东风杜宇啼。乞与桃源分一曲，横泾桥北独山西。　钱塘周让谷《与吴南涧说丁山湖之胜缀四断句》：春波瑟瑟小桥横，十里沿洄似掌平。记得年时轻舸别，杏花疏雨近清明。曲水银塘宛转通，千丝杨柳不垂风。结邻合伴东家住，画阁遥临一亩宫。　渔庄蟹舍自天斜，荇叶菱花处处家。不道有人天汉外，秋来依旧望星槎。鸦色新盘四起鬟，淡云笼鬓玉梳弯。怪来晓镜添眉妩，学得临平雨后山。　朱麐《丁山湖》诗：昔闻有高士，曾隐此湖滨。山亦蒙其姓，湖乃山之邻。　吴西林颖芳《棹人丁山湖》诗：溪口风雨息，清泛愜所图。前舻坐傲兀，高兴占一湖。秋色散凫雁，川光秀菰蒲。中流浪痕软，摇荡轻酒壶。前境亮非偶，为欢良易摅。摘荷罩中妇，采荇随仲姑。歌遥轻风度，影贮微云纡。无情醉勿觉，斜日熏归途。

翠紫湖　在栖镇八字桥东里许，俗呼为菜子湖，言其小也。近因形家言，填出三角荡一带，水势略逼。《栖里景物略》。

按：翠紫，菜子音之讹也。唐栖土音翠、菜不分，紫、子相似。诗人又题作翠湖。朱孟韬有《翠湖渔父诗》。

张半庵《翠湖秋色》诗：澄波潋滟净秋烟，纡紫拖蓝绝自妍。入镜翠痕山黛小，冲襟碧影水纹圆。晴洲橘柚骄霜树，冷渚芦花媚雨天。谁更个中添点缀，绿蓑青笠钓鱼船。　朱椿《过翠紫湖步朱大

辉韵》:澄泓百顷似西湖,绿藻青萍贴水铺。暮霭紫烟帆擘破,春涵翠影雨消无。波心淡宕云情渺,桑眼迷离生意苏。笑我匆匆归棹晚,咿哑惊起一群鹈。　按:朱大辉原诗,详何志,今不赘。朱唐《咏翠紫湖》诗:落日照澄湖,万斛霞光迸。宛如鲛人居,缤彩粉相映。　冯秋君如璋《翠紫湖即景》诗:前溪烟雨后溪晴,酒市青山画不成。惆怅红楼人倚处,一帘花雾不分明。　春寒十月又花朝,隔水人家惯弄箫。何处赋诗何处醉,跨驴寻过吉家桥。

横溪　在独山之北,旁皆藕荡菱田。居人住洲渚上,榆柳森阴。夏日水波弥漫,莲芰则红白相间,翠绿相萦。人家隐约于回洲合浦之间,桑畦禾亩远近交映,舟艇出没烟波,渺茫俨如图画,真绝胜也。流达于新开运河。赵世安《仁和县志》。

沈铨柳门《横溪晚归》诗:渺渺江洲天堑赊,萧萧芦荻弄轻花。僧归晚月孤村路,雁落西风两岸沙。郊外长歌浑漫兴,溪头小隐是吾家。往来散发沧浪上,短棹何如八月槎。

交溪　在三分桥北。自沙泥坝至交、罗、邵三坝,俱仁、德交接之区,故名其溪曰“交溪”。有交界坝者,居民两岸南北一途,中分仁、德两邑,故坝名曰“交界”。俗称高家坝者,误。里有周忠节公墓道,其周氏居此者,称交溪支。《续补志略》。

漳溪　在丰年乡泉漳镇。《栖里景物略》。

渌溪　在镇东。距镇十里有村曰“陆郭”,倚塘有陆郭桥,今俗称曰落瓜。《续补志略》。

按:渌溪即陆郭漾,一名落瓜漾。徐氏世居之,世称渌溪西徐者是也。实同名异,姑两存之。

横潭　北岸为卓光禄园亭,丘壑极胜。前里许为竹里馆,卓氏别业也。柳堂,则胡庶常著书处。沈钛诗注,余详何《志》。

白门胡天牧涵《秋夜横潭步月》诗：黄昏何事复淹留，半袖寒溪已暮秋。门外石桥沽酒市，水边竹巷读书楼。孤笻自爱扶人去，舴艋无端带月流。寂寞西风听不尽，萧萧一片荻芦洲。　沈钦《梦居横潭即于枕上成》诗：非村非郭是横潭，梦觅菟裘向市南。跃马攀龙心已倦，求田问舍老犹堪。未须隔岸寻丹壑，但爱当窗接翠岚。买作儿孙耕读地，小营门第别精蓝。　两溪夹出截方塘，路断桥通水阻长。竹馆旧游都可述，柳堂遗业未全荒。钓烟耨雨从人弃，弄月吟风笑我狂。不用更思乔木里，几多故宅废江乡。　钱右玉璜《横潭》诗：何日龙飞去，空留一故潭。春疑云霭起，夜看月光涵。洗剑心虽壮，投竿老自惭。明珠遗不少，蛟室若为采。　沈问佺之宋《次韵答右玉》诗：久傍蒹葭隐，烟浮啸石潭。白云闲自坠，秋水淡相涵。蓑笠身甘老，须眉影独惭。明珠应有在，何日与君探。自注云："予家横潭咫尺。"

金刚潭　在跨塘桥西，即今八角亭之南。潭在塔址圩。南宋时有多福寺、多福塔。寺废时，投四金刚于潭。渔人舟子每以篙搠之，铮然作声。《武林梵志》。

吕律《即景》诗：峥嵘金碧古招提，浩劫烟消唱晚鸡。埋没金刚一潭水，铮铮空自响沉泥。　朱椿《读翼令先生诗步韵》：观空本自在菩提，偶忆铜驼怆碧鸡。丈二金身何处觅，只留潭底一丸泥。按：其地今已成墟墓池沼。

浣金潭　在镇北三里库桥之西。相传游平章之女，曾浣金盆于此，故名。《栖里景物略》。按：青坡八景有"金潭玩月"，即指此。

王沉潭　在六暮村南三里许。相传元兵入临安，诸王子惧见北掳，自投于此。故名。王沉，俗讹作泓澄。青坡生《福藩考》。

周天度《红沉潭》诗：红沉潭口望丁山，白栗桥横第几湾。总是

云多水阔处，绿蓑青笠载将还。

战金荡 在王沉潭侧。父老相传云：宋与金兵接战于此，故名。荡广十八亩。青坡生《福藩考》。

牛潭 在马鞍山东麓，水甘洌。卓方水、冯研祥以为品居惠泉之上。俗称“牌楼泉”。

卓方水《忆牛潭泉》诗：互乡尽可罢酬酢，滞客斩然忘去来。尚被牛潭泉石劝，五年一递趁船回。 卓海幢《南山汲泉口号》诗：牛涔一片石，海眼列星悬。茗荚频烹试，宁知第几泉。 朱麐《牛潭》诗：一泓光可掬，未许洗由耳。试饮巢父犊，石亦能漱齿。

野猪潭 在丁山湖东。

周家潭 在独山东。

三里漾 十二里漾 在仲墅。明平仲微故里。

三白潭 在东塘村北。潭有三，与德清接壤。

大塘漾 在翠紫湖东。

庄西漾 在镇西南余桥之北，福王庄基之西。

东市漾 在栖镇北三里库桥东，宋元时库桥集市，故曰“东市”。

洪家漾 在石目港南，俗云“王家漾”，音讹也。

三分漾 在里新桥外。

西塔漾 在漳溪。

白华漾 在漳溪。明张辂，由槎溪移居于此。

落瓜漾 即陆郭漾。其地亦名渌溪，其漾中有巨蚌含珠之异。详《纪事》。

西塘泾漾 在五杭村西。

官潭漾 在东塘村西。

葛敦漾　在葛墩村东北。

白云漾　在史家桥东，与德清界。

天然泉　马鞍山西小支曰白栗山。山西北石罅间天生一井，不假甃甓，圆直浑成，深不见底。常有鸭堕入，次日从西北一里许黄家荡跃出。盖窍通于彼也。味极香洌，瀹茗最佳，不下安平。天造自然，与空壤相悠久。不幸越弃林莽，不品于茶经，不登于郡志，而幽人逸士、高僧羽客亦无为之齿录焉。岂山灵固靳之耶？吾故表而出之。丁西轩识。冯园寄客曰：斯泉不经品题，澄然而静，泉之幸也。又名龙泉井。

慧彰泉　在镇东慧彰院侧，本一井也。通泉源，甘洌不涸，遂以泉称。僧照若汲泉施茶，故又曰“东茶亭”。

清流泉　即清流井，今已塞。在镇东清流亭内，泉久涸。乾隆庚午间，访闻莫知其处，今更不可考矣。

洗心泉　也冷泉　在超山。详上超山各景。

大明寺井　在大善寺内。按何《志》曰：“今无考。”有白珽所记井上谜语。详何《志》。窃谓唐之大明寺，即宋之永明，今之大善。考详梵刹。张半庵大善寺曰“永明”，寿禅师卓锡于此。铸钟浚井，号其钟、井俱曰“永明”。然则宋之永明井，即唐之大明井欤？朱麐《唐栖杂咏》诗曰“永明钟动正黄昏”，指大善寺而言。钟如是井，可知矣。曹菽园云：宋治平初，永明寿禅师卓锡于此。铸钟浚井，皆曰永明，井栏石刻，至今犹存其所。云石刻者，指永明也，惟白氏之说，不能无疑。尝考唐冯翊《桂苑丛谈》云：太保令狐相出镇淮海日，支使班蒙与从事俱游大明寺之西廊。忽睹前壁题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点去冰傍。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双钩，两日全。”众莫能解。班支使解为“大明寺水天下无比”。与白氏所云不易一字，而一题壁间，一镌井上，岂

以粉壁易坏，而刻石垂久，旋有好事者为之乎？然出镇淮海，不过唐栖，甚可疑也。翌日，与又鲁翁君闲谈及此。语予曰：淮海属扬州。大明寺井，系扬州，非唐栖。何东甫误入《唐栖志略》，宜更正之。予亦以为然。然碑记皆云大善寺，为梁大同二年水部郎沈舍宅为寺。唐贞观中署曰“大明”。宋治平中，改永明，明宣德二年改大善，不得谓唐栖无大明寺也。况《湛渊静语》明明曰“今杭之唐栖大明寺前井，亦镌隐语于上”，岂无所据而云然。特《桂苑丛谈》之说，决其非唐栖耳。窃谓《丛谈》所说止题壁，廷玉所云镌于井栏，未必非好事者因寺名之偶同，取扬州大明寺井之谜语，刻之唐栖大明寺之井阑。以为故事，亦未可知。

忠节井　在王庄基。德祐末，福王与芮随恭帝北去。有福藩未御妃詹氏玉珍，以身殉。饮鸩不死，投井。里人感其忠节，垒土为墓，春秋祀之，名其井曰“忠节井”。《续补志略》。

郭璞井　在长桥利济侯庙东庑，三郎祠座前。谬托景纯遗迹，称郭璞井。见周圣夫《桥庵记略》。双窦可设辘轳，三伏不涸，味甘洌，冠诸井。康熙己巳二月九日，圣祖仁皇帝南巡，驻跸镇西，命汲此井以供茶水。乾隆间，里人卓晁书“郭璞古井”额于上。道光年间重浚，里人徐晟镌“汲古”二字于砖，嵌诸壁。

双龙井　在里仁桥英济侯祠内。与对岸清流井相对如龙珠，故名。按：清流井，即清流泉，详上泉类。

义井　在长桥北圣院玉枢阁前。阁毁后，井故在。恐行旅者失足，已填塞矣。

化城井　在马鞍山阳，化城庵内。宋淳祐元年建庵时，开浚。井石栏刻淳祐年号，赵孟頫篆书。

洗马池　在镇西南余桥之北福王庄。青坡生《福藩考》。明季有史

姓涸其池，起石板三，得古钱若干，古镜、金冠、酒器数事。又有龙池，在西龙圩，今已湮没，不可考。《栖里景物略》。

朱麐《洗马池》诗：芳草门前路，王孙旧日游。五花惜泥涴，于此浴春流。　丁子建《洗马池》诗：绿野萧萧土一抔，金鞍玉勒美人来。香消红粉悠然去，青草年年春复开。　曹屺《洗马池》诗：花园一望暮阴存，路入余桥桃李繁。洗马风流谁得似，王孙芳草不堪论。　张去非《嘲范大超种鱼洗马池》诗：冬尽水泉涸，河鱼气亦枯。鲂鲋价若土，老渔悲向隅。入春雨浃旬，浪泊笱梁逋。泽漏渔者苦，十网九网无。一尾钱百文，于牣盈潢污。掀髯池上立，长笑招其徒。燕然何罩罩，燕尔呼乌乌。观池当如是，吾祖为陶朱。

大鱼池　在镇之东。纵广卅余亩，南北亘长。为沈巽吾别墅。昔尝遍植白玉莲，夏秋之交，清馥袭人，游屐相踵，今则无此胜概矣。

吴世昌《大沼观荷调寄丁香结》词：灼灼琼葩，田田翠叶。千柄都如染绿。更都地高矗，香馥郁，绕遍波心水曲。鼻端消受处，叹相赏，非缘娱目。休言知己不再，我是当年茂叔。　　频瞩。喜冰雪丰姿照眼，天然越俗。兴至忘归，未浇醽醁，也成清福。况又晚凉风动，暑气全驱逐。看并头花下，两两鸳鸯同宿。

九曲池　在沈巽吾庵阴书屋之侧。白莲缀玉，翠叶擎珠，池建庵曰“大生”，不久即圮，今俗称曰小鱼池。

红粉沟　一名洪福沟，即卧龙桥下是也。东至范氏茔，西至吉家兜，虽穿径民居，未经全塞，尚有遗迹可寻。青坡生《福藩考》。

朱公振麟《唐栖杂咏》诗：烟火于门列巨溪，云山旧绕古唐栖。至今红粉沟前月，犹照居人唱大堤。　又《红粉沟》诗：苑墙松柏垂，复道黍离熟。惟余红粉沟，半入民家屋。　吴钟琰《红粉沟》

诗:福邸歌台已废丘,繁华旧事屡东流。精灵若也能重见,金屋还开红粉沟。　俞美英《题红粉沟》诗:宋室南迁浙水滨,离宫此地亦重新。都夸红粉沟边女,绝胜梳妆台畔人。　春苑春莺啼满枝,春宫春睡起常迟。君王欲见真颜色,恰好铅花薄薄施。　愁思恹恹玉体慵,新妆一任髻蓬松。红颜原不须红粉,解笑芙蓉自爱慵。镜里妆成试上楼,银盘濯手泼金沟。至今沟水还香艳,不逐春波一样流。　月下桥边宛转歌,江湖无奈布衣何。诗情如我真难断,况说前朝遗迹多。

宦塘运河　自北关而来,伍林港会合。奉河口陟门所泄天目之流,汇注栖溪,分而为二:一出新桥滥溪,一过里仁桥,出跨塘桥水口,至伍杭博陆。按:所经之地有三里洋、榭村、义桥、洋口、十二里洋、鸭兰桥、总管堂、五淋港、塘栖镇、花园桥、百脚港、落瓜埠、五杭埠、北陆埠、大麻埠。见《武林纪事》。

市河　一自运河逆进市门,一自通市桥趋出,合流上南,而出龙禾桥,即马家桥。入东河漾。

西小河　源自横潭分注,与市河合。出马家桥,入东河漾。

北小河　亦由横潭分流而注仓桥,过通市桥。通市桥亦名蒋家桥。与市河合流,出马家桥,即龙禾。入东河漾。

石目港　自洪家港及丁山湖、汪衙荡诸流,并趋至八字漾,出八字桥,入翠紫湖。

东小河　北自市河,西自北小河、西小河,南自横潭、石目等派。一由马家桥,一由八字桥,并注于东小河漾,从翠紫湖会合运河巨泽,共出跨塘桥总水口。

吕律云:东西小河,面南山为溪流萦洄处。楼台竹树,有秦淮风景。诗云:小河南面接芳堤,曲槛层阑俯碧溪。两山如画双眉黛,日暮愁闻鹧鸪啼。

以上各河,皆曹菽园、周逊庵两先生手定。生长是乡,深知源

委，非文人凿空者比，故备志之。

节郎瑛《水利议》：上塘河在县之东北，过隽堰、临平，抵于长安，达于崇德之界。东潴于华家池，入于临平，回绕于海宁。然塘高水浅，仅通舟楫。是虽稍可溉田，若值小旱，则浜港先涸，田即被灾，舟楫亦阻。非浚治极深，蓄水待需不可。且必修西湖故道，以时启闭。其间所谓决西湖寸水，可以灌上塘五十余顷者，信不诬也。下塘在县之东北，泄上塘之水，西受钱湖之流，历五林、唐栖，会于崇德，北达漕河，故曰新开运河。西北达于德清、四安，归于太湖，其奈阻之以山，水折而弗前，地势又卑，所防者潦也。若奉口，若唐泾，皆受天目诸山之水，少有崩圮，滥及圩岸。滔滔溢流，万顷一壑，故时有患里目之。又如上塘之鼎湖，夹白龙潭之险，下塘三里漾、十二里漾之风涛所系不细，曰“隽家”，曰“金家”，曰“吴家”，设陡门七。在上塘者四，曰“德胜”，曰“隽堰”，曰“临平”，曰“小林”。在下塘者三，曰“奉口”，曰“劳家”，曰“唐泾”，皆以蓄以泄，启闭以时，不使泛涸。在小林则又泄其流，曰“白洋”、“石目”二笕，以溉下塘高阜之田。利最溥也。盖下塘既卑而高，不可以车灌，非此，则千顷之田常为枯槁。设笕亦七，曰“隽堰”，曰“李王塘”，曰“金家”，曰“石目铺”，曰“曹家”，曰“白洋”，曰“冯家”。皆若小林之利用，而又置检水闸，以节上流高卑，布置亦周且密。第欲提防于无事之先，修筑于无患之际。询漕规而循由故道，以追神禹之法，亦存乎人焉而已。

陈善《水利志》：仁和之水，其河渠之大者有三，曰“上塘”，曰“下塘”，曰“宦塘”。上塘自艮山门迄长安坝，下塘自北关迄大麻村，宦塘自高桥迄奉口，洪流巨浸，分为支河无算。旁近之土田，仰以给溉润焉。下塘之水，仰视上塘，其高下相去或七八尺。盖总系

一塘为利害。而上塘诸圩之田,则惟藉河水为命脉。迩数十年来,塘岸浅薄,一值水溢,即有盗决之患,长流百十里,数日可以徒涉。究其故,盖缘近塘畜鱼诸户,惧水溢则鱼逸,一也。渡子藉以邀利,二也。三老侪类,乘役夫修筑之顷,得相比为奸,三也。以故岁数崩溃,而通塘土石骎就减损。视之昔年五马并驾之途,不啻失羊矣。是以上恒苦旱,下恒苦潦,共为一方之患害匪细也。往昔所置七笕四闸,取以泄水。然笕底过深,漏卮易尽,闸门太狭,横流致阻。宣道之法,似尚未周。谓宜自沈塘湾迤北至长安坝,相度便形,更置大闸十所,拟议水□中立滚坝,俾水溢则行,逾则止。如此则盗决之谋既以默杜,而且分里授佣,增筑塘岸,务令坚厚。行见上塘数十里内,俱成沃土,即恒旸无忧,诚百世利也。若夫下河并东石塘,用以障水啮,便牵挽途属转漕,所关甚要。今旋甃旋圮者,盖缘地方奸徒夤缘胥吏共为干没,用材非善,工亦苟完。公府之费以千计,而彼曾不及于二三。兴役之时,苟非择选廉干任怨之吏,董其成事,徒资贪猾何益哉?奉口之闸,原广一丈有八,二槽向来未闻水有泛溢之患。后缘守主无赖,以致板易朽腐,冲激为灾,遂起废塞之意。今闸门更而就狭,又推择土人之有物力者,职司其启闭,当不失昔人置闸之初意,何必其说之纷纭哉?三塘之利害多端,而大要在此数者,予故摘谕之云。

附《唐栖漕运河考》:唐栖临大溪,曰栖溪。潜初子岳元声《图书编》云:浙西诸水俱发源于天目,万山泄泻。一由德清而落巨区,一由余杭而入于栖溪。至镇复而为两,一由濑溪而落震泽,一由嘉兴而东入于海,故曰通济桥为首冲焉。自杭州塘,由总管堂至五林港,五耕桥至塘栖十里内,安桥、马家桥、陆墓桥、圆眼桥、大善寺、德清县北,去通济桥总管堂碑亭。唐栖镇河阔二十丈,水深九尺。

新桥、单圆桥、张六庙、只堂庵、车家桥、两敌楼、泥桥、泥墙，此处土墩围圆四丈，水止尺余，今已浚深。唐栖至落瓜桥三十里内，河阔二十丈，水深八尺。傅家庄、官塘路、张六庙、何坟墩、通济桥、五杭桥、总管堂、万寿北陆桥，至大麻境属嘉湖矣。

新运河在武林门外，北新桥之北。通苏、湖、常、镇等府。凡舟不入上塘河者，皆行于此。宋淳祐七年大旱，运河干涸。安抚赵与篲疏言：下塘水道有二，一自东迁至北新桥，今已断流。一自德清至沿溪入奉口，至北新桥，间有积水。以致商旅不行，米价腾踊。乃雇募乡夫，分段开掘，自北新桥至狗葬，开阔三丈，深四尺。自狗葬至奉口，开阔一丈，民间称便焉。见《图书集成》。元至正末，张士诚以旧河窄狭，复自五林港开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阔二十余丈，遂成大河。《仁和县志》。

唐栖志卷三

桥梁

惟古棠溪，夙号水乡。支河叉港，脉络一方。矧有墩渚，在水中央。非桥不通，一苇谁杭。垂虹偃月四达，康庄东西南北。爰志桥梁。

近镇跨大河两桥

通济桥一名广济桥，又名碧天桥，一名通济长桥，俗呼为长桥　通济长桥，在唐栖镇。弘治二年建。《万历杭州府志》。一名碧天桥，俗名长桥，上有昭恩碑记，邑人副使赵锐撰。《康熙仁和县志》。弘治间，鄞人陈守清募建，桥计七洞。嘉靖庚寅桥裂。里人吕一素捐金修，丁酉复舍金重修。万历癸未、天启丁卯，及国朝康熙乙巳，屡圮屡葺。辛卯北堍又圮，吴山海会寺僧朱皈一，与如意庵僧大生募建。甲午十月竣工。按：此桥跨大河，与里仁桥东西并峙。镇居其中，如锁钥焉。

华亭钱福撰《重建长桥记》：惟时同轨岁深，四方之车毂击；重译路广，希世之珍辐辏。故知杠梁之系于王政，匪徒袭典籍而已也。缙绅不举，逸之草茅。草茅无力，假助象教。于是乎，不得已而有取乎金仙氏之教焉。若乃国朝，经理寓内，自两都外分藩，以

浙为首，杭又浙之首郡也。其邑仁和之界湖德清者，有镇曰唐栖。其水自天目来，奔流震泽，疏为三江，望沧溟而归者，悉于此乎道焉。故阔而深，梁乎其上者，易圮而难成。其旧梁圮者，不知其几年。土人以舟济，故疾风急湍，溺毙臭载者，岁有三四。过者悯焉，而惧其功之大，莫肯先之者。惟鄞贾陈守清，道其地，目其险。私盟于心，期底厥成。积念郁虑，寝存梦形，聿起济利，假化如来。断息割爱，弃妻屏子，赍平生筋力，所致金百两。买山采石，造舟起沉，得石若干。乃号于其地之善士，得金若干。于是声炽谤随，惧落厄堑，奔告当路，审有根柢。竟剪发走四方，同鸡晨号，顶拜趼突，各有助之者，共得金若干。抵松江，吾邻夏景昭，未有子，见而悦焉。曰：吾求嗣，善缘良多，然未有如道人之诚，而所务之要也。既馆且施。予闻而嘉之。守清既得金归，僦工甃石，为拱凡七，阔二丈八尺，长四十六尺。乃持吕太常秉之所制数语募予。予爰施予，无蓄储，而待以举爨者犹众，故弗能副，而乐道人之善，以激劝相成仁人利物之心，未敢斯须忘也。遂为之言，以镌诸石。呜呼！裔是而往，交横闽越之珍商巨贾，几以充中国之要需；秦晋鲁吴之铁冶毛罽，几以济南土之不及；与夫圣天子之与七大藩服，敷奏复逆信使驿邮，无论晨夕寒暑，风雨晴晦，如履平地，无颠覆之虞者，伊谁之功欤？以吾儒事而假力于金仙，以缙绅而售志于草茅，以藩臬所莅耳目所及之要，而卒成于疏远之人，是亦可为世慨矣。则夫远人成之，而居人坏之，已废者起之，而既成者不思修之。受命于天子之庭，食其地役，其民安享其成，而往来其途，不图增重其功，而故坐视其败，而不续举之者，亦独何心哉？若夫守清之诚，与夫诸士之乐助者，其有为而为，无为而为，吾皆不可知，而过其地获享其安者，是则守清诸善士之所安也。其在天者，非吾所测，守清不

欲自著其善，故悉诸善士之名，书诸石，弘治十一年戊午冬十月二日，宁波府鄞县化主陈守清立。

湖州石庵蒋瑶撰《重修通济长桥记》：唐栖，南北通衢也，跨溪有桥，额曰“通济”。肇自前代，漫不可考。久益倾圮，往来病之。弘治甲寅，方外陈守清者，谋始重建，工费浩大，艰于厥成。时武宗皇帝，尚在青宫。敬承圣慈仁孝太皇后懿旨，遣官遍施名山大川，清逢其适，得赐白金若干。并会众竭力，始克竣事。爰立贞石，构庵守之。历今三纪矣。河广流深，波涛汹涌，奔冲为患，桥用崩裂。守僧方毓忧焉，号于有众。于是镇之义士，共舍金若干，属毓董治桥。旧为洞凡七，议塞其中，旁之二排木于底，贯石于中，累而积之，愈实愈重，水或冲激，本固不挠。众谋协同，乃始事事。无何毓卒，厥徒广玺成之，岁数水害，功力益巨，自庚寅迄甲午乃济。计工千百，物料称是。是故不可无记矣。天下事，成于前必继于后，乃可久成而不坏。兹役之获成也，其艰如此。自是以往，可不知所慎哉？予承乏冬曹，桥梁固有政者所急也。政在养民，虽劳不怨；溱洧有惠，后世病焉。矧是举成于下不烦于上，私其值不役于公。成于下，所以昭义；私其值，所以昭仁。仁者，政之纪也。义者，仁之推也。仁立义弘，可以观俗。民淳俗厚，可以观政。举天下而皆唐栖焉，则有政者可无忧矣，不尤有当纪者乎？重夫吕子克厚之请，遂述修建之始末。若夫尚义舍财者，法得附书其名氏于碑阴，俾后之当有所考也。嘉靖十四年乙未春正月碑石。

德清陈霆撰《唐栖镇通济桥碑记》：唐栖去浙城不五舍。其地襟带江湖，接引瓯越，萦洛吴会，使传之经行，商贾之走集，徒旅之往来，既以会道之冲，而凑津途之要。又其大溪中横，旷岸并睨。市区氓椽鳞次栉比，北乡左右，越墟出贩者，晨驰夕骛，肩摩迹累，

溪渡则艰，徒涉则危。故非跨津设梁，则履辙不通，响唤靡应，非所以续地脉，接风气，济利而便安者也。通济之有桥古矣。岁久倾废，莫究遗迹。弘治甲寅，有陈守清者募财重建，工巨费殷，久莫就绪。事闻中禁，时太皇周后位长乐，康陵在东朝，咸遣官赐镪。桥克遂事。然溪之上游实受钱塘诸山之水，当其大发，则径冲旁注，水为桥拒，则涌为波涛，旋为激湍，澎跃击撼，桥几陊裂。议者为物虚则受攻，基实则永固。兹桥过水之洞七，究厥多虚，实召善毁，推是众议，募力塞其二焉。曾无几何，虚为实乘，中以边掣，桥之主洞，掀走载形，崩溃可待。吕君廷润睹而兴怀，谓其二子坤与需曰：镇之有桥，吾先君尚翁尝两助其役，今须更治，度费四百金。吾籍成业力可办也，若辈其相予必继先德。遂集工改构，砥以坚桩，圈以巨珉，范金以钩其联，灰蜃以弥其隙。其驾鳌屹其剩月，偃冲则莫鼋鼍也。无害履道之便，而启途之通。至是，桥可无替矣。工既竣，耆民陈礼辈以上之分臬水庸庸，使者相与嘉叹，亟下教奖焉。守桥道者广玺就予请记。维先王之教，曰利人，曰通物。是故杠梁之时，夏令则著；桥道在蜀，武侯维饰。盖事存通利，则在政必先。然大觌弗梁病乎？君国乘舆济涉，讥在执政。何者？事任在上，故宜无责于下也。吕君一里士，故能治办有国有政者之务，先王之教不戒而率充是心也。悦人非其事矣。呜乎！使世皆其人，里皆斯举，宁有赋苦叶者与？抑是役也，慨捐乐为，吕则急义；保功告事，里则向方；赏劳率作，官则知政。义以倡务，方以导俗。政以励众务，倡则集俗，导则募众，励则起事之骈美者也。是宜刻贞石铭之以诗：维苕之南，浙川之阳。右泽右陂，鸥岛作乡。大溪南来，既折既东。受涓纳湲，赴汇则洪。斩焉两崖，气势中绝。三时望洋，行旅艰涉。乌江呼舣，亭长竖眉。浅揭深厉，终焉悬危。有巨者梁，

成于积费。几圮者再，乐输者避。有伟其士，蹈义弗辞。视恫在躬，捐金若遗。作者百夫，给者一手。积镪奚为，蚩虏之守。往来幢幢，车舆骈骈。曷知为功，徒信厥便。父诏子严，祖德孙阐。尚父有后，奕世其衍。逝川沄沄，长虹压津。有讯厥成，视我刻文。嘉靖庚子夏四月朔立。

附《修桥岁月碑记》：是桥之修，一素之力也。经始于丁酉仲春，越七月工竣。宪大夫黄山焦公、蛟峰张公两嘉奖之。又以成一素之美，寓励俗之仁也。夫黄山负地方之重，蛟峰任水利之专，均所事者，一素举之，二大夫彰之。善哉！一素吕姓，讳塘，字廷润，郡仁和人。予在通家，尝闻其略，用补水南之遗，此名与此桥而俱存也。龙江源识。

许令典《募修唐栖长桥略》：唐栖巨镇也。省直舟楫，挽输所必由孔道也。典自幼至老，往来于桥下，而其成毁，漠不关心也。兹秋七月六日，以逆送唐遁庵于途，闲步桥庵，见龙碑于佛前。则孝庙时圣慈仁孝皇太后，洎武庙青宫时所赐金钱籍也。庭有旧碑于左，则弘治戊午云间钱鹤滩殿元所撰文也。文中有云：缙绅不举，逸之草茅，草茅无力，假助像教。又云：受命于天子之庭，食其地，役其民，安享其成，而往来其途，不图增重其功，而顾坐视其败，独何心哉。钱先生责备恳至乃尔，能不令愧汗浃踵。次日晤唐参知，瞿然曰：诚吾辈之责也夫。即许捐资，以俟返雷之日耳。又一月，晤朱支石别驾亦述此。别驾又瞿然曰：兹吾署所栖所隶，有专责者也，其敢委诸？许醵资以承参知之志。顾以闱事，董将作卒。卒无间，愿子大夫代述以为经始。计重九后三日，桥庵僧显林过余曰：闱事将竣，济鹚将返，徒杠舆之期将迫，弗可需矣。因承两公祖之命，述其崖略，以释愧于钱先生云尔。若落成而为之记，以俟君子。

天启丁卯九月，赢史许令典薰沐书。

卓天寅《重修长桥碑铭》：吾里有长桥，盖通衢也。北达京师，南接闽粤。凡有事四方者，无不由兹利涉焉。余卓氏自先世以来，聚族于此。斯桥之存，屡经隳复，而再造于有明嘉靖之丁酉，则邑先辈吕廷润力也。太守黄山焦公、水利蛟峰张公嘉奖之。迄今历年兹久，日渐颓圮，图维鼎新，事匪易集。顾念此桥之兴废，通里所系，亦行旅攸关。水至此而潆洄，舟从中而迅迈，今虽物力艰难，而人咸乐劝，诹日量功，略址程费。董其役者，则五保领袖葛君公朗，肩其费者，余弟子孟偕诸善信，实为首庸。而因旧无更视昔增壮，庶几引缆之堤，永为辐辏之所；跨虹之偃郁，为培厚之基矣。夫桥梁国务所急，载诸工典，亦王政之一事也。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唯修举得时，斯遵途有自。斯桥之利，又岂浅鲜哉？第思自嘉靖迄今百有余年，趋事维勤，鸠工如赴，吾里之人轻利急公，始终如一日。余故援笔为记，且系之铭。铭曰：顾兹西水，川流浩浩。维彼何梁，为浙孔道。我石既攻，我材既同。厥址维旧，厥功以崇。王途既平，礼让成俗。陂陁如云，除道相属。矫如苍龙，偃立于波。蜿如长虹，下饮于河。福禄攸同，德泽以茂。洽和仁人，文石并久。时康熙癸卯秋之吉。

徐士俊撰《重修长桥碑记》：自武林达京师数千里之间，衣带水也，而唐栖一镇，自当水冲，阛阓成林，蔚然聚托。盖纤舟者，百丈纵横，孔道交错。所谓长桥者，咸有榜人驵卒之迹焉。其为利济也，良溥聿稽。此桥之所由来，远在明朝弘治间，有僧守清，本四明陈氏子。偶有所激，遂发是愿。直走长安，曳数丈银铛，高呼燕市，惊动深宫。首蒙皇太后赐赍，因而诸王宫主以下，暨大小臣工，罔不施给。其金皆邮致杭州，僧归而桥之成也，若流水矣。惟是岁月

既深，倾欹屡见。旧洒水为七道者，本于形家之说，而障其二焉。于以坚固斯桥，若中道而扶植之也。近年以来，桥石复迸裂，见者危之。不修则虑有坠压之患，于是里中老成练达之士，推葛君公朗为首，相与召公估费，约得六百金。卓子孟孝廉慨然任之，择日兴工，去其坏者，补其新者，整其凹凸而不固者，甃其钩结而能连者。数月之间，邪许声闻彻于市廛，计所费又溢于六百金之数，则为之稍广募册，佐厥成功。彼熙熙而往，攘攘而来者，谁不曰嘉哉。西里之士大夫耆老，相与以有成也。其为利济，不永永乎？古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此其在齐鲁燕赵之间，岁岁修焉者也。若夫大江以南，其土不浮，一成厥功，可以百年无患。其起而补救之者，是真能萃山川之灵秀，助物力之丰盈者矣。岂等于天际之虹垂，银汉之鹊填，徒资美谈也者？闻之新安，有河西桥，两家争造，甚而交讼公庭，亦云好名之过。以我里之长桥，视之则创始原在朝廷，添修宜在里党，俱有美之可纪，曾无争之可平。是举也，卓孝廉任之，众君子成之。俾嘉靖十四年重修之，吕一素不得专美于前矣。爰为之记其岁月，而书之于石。

康熙甲午十月二十七日《重建长桥告成里人》曹屺书事：古来舆梁利民涉，王政于此占休嘉。西溪长桥告成日，张灯彻夜何繁华。恍疑元宵只无月，扒金伐鼓喧邻家。新桃旧艾夹黄纸，灵符蟹篆霏丹砂。富者赛神或罗拜，无非邀福兼祛邪。梨园法曲数十部，崇台裹彩穷骄奢。繁弦急管颇嘈杂，观者簇簇蜂排衙。龙门才台吾已寝，起看野马飞窗纱。昔闻此桥号通济，桥虹偃卧苕之涯。缘塘百货涌阛阓，居民两岸环蒹葭。四十五里近关口，旧时设务严稽查。昭恩碑记太仆笔，可惜黄绢凄虫哇。只今屹然还旧观，腥风发发来鱼虾。布帆无恙烟波阔，估舶何异浮仙槎。篷窗日落奏横笛，

危樯风定蹲神鸦。两朝宏愿出衲子,谩言功德同恒沙。金钱不须颁内府,众手合成山堪拏。捆驮结束任驰骤,晴空辘辘闻雷车。阳侯弗怒浪花息,杯渡永免沦胥嗟。明朝送客过桥去,踏歌闲步阑干斜。

按:曹诗实纪事也。徐记无年月,得此诗足补徐记之略,而知修建之年月焉,故附碑记之末。

吕需《长桥晚眺》诗:远眺成高陟,因之解睡魔。碧灭秋水渺,红树夕阳多。到岸摇酤旆,连舟起棹歌。欣逢谢康乐,吟啸更如何。　张郧曾《长桥步月二首》:月满东村树,登桥夜未阑。千帆留夜色,万户琐春寒。乌鹊栖难定,鱼龙卧未安。自怜空慷慨,把剑向谁弹。　古桥新月上,独我夜深看。舟火红翻浪,春星白满滩。影连孤树淡,光助九霄寒。回首悲征伐,风尘老鹿冠。　陆隽《长桥夜泊》诗:犬吠出茅屋,旷野人尽归。灯火照村店,月明浸寒辉。

朱麐《长桥晚眺》诗:长桥高跨实雄哉,我独披襟爽气回。万里云霄深雨露,千家灯火近楼台。题桥空有相如志,作赋愧无子建才。明月满川乌鹊起,不胜摇落思堪哀。　陆进《长桥步月》诗:一片清光两岸分,永明禅寺暮钟闻。几群乌鹊归村树,数点帆樯出水云。

吕律《长桥步月》诗:飞虹远挂碧天桥,几曲溪流入市遥。处处精蓝间梅竹,永明千佛矗云高。　朱麐《碧天桥》诗:虹桥矗鳌柱,呼吸通座侧。灏气冲星辰,水天长一色。　曹屺中《秋夜长桥步月》诗:岁岁虹桥占胜场,勇余双脚当藜床。兴豪肯负中秋节,作达须寻却老方。席地友朋伤聚散,炊茶兵子话兴亡。不知水浅牛犹浴,浩露沾衣夜未央。　朱以泰《长桥晚眺》诗:水阔暑全退,溪桥纵目游。远山名画意,黄叶寺门秋。津鼓临风急,云帆近步收。匆匆归路晚,灯火照街头。　韩应潮《长桥晚眺次朱少郭韵》:雨洗山光

净，登临极骋游。溪桥红蓼色，楼阁碧天秋。晚市渔舟合，长空雁阵收。忘归看月上，吟兴属遨头。　张蔷归诗：鳎艑鹚舫泊盈塘，一水中分两县疆。洵是闲中多逸趣，碧天桥上拥清光。

里仁桥　在唐栖。《康熙仁和县志》。桥旧有关帝庙，崇祯末年里人建文昌阁。至顺治癸巳竣工。《栖里景物略》。桥北为清流禅寺。《武林梵志》。始建未详。考嘉靖《图书编·运河图》，云此地有车桥，疑即此桥。雍正甲寅圮，住僧宏仁、里人宋大忠倡募重建。乾隆辛未圣驾南巡，治道者急于修理，即以三分桥之旧名仁寿桥，移镌于此。其实里仁与仁寿两不相涉，不免互舛，启后人疑矣。按：此桥跨大河，与通济桥东西相对，如锁钥。

近镇河北各桥

仁寿桥　一名外新桥，一名南新桥，今名三分桥。南新桥在唐栖。《康熙仁和县志》。桥名三分。东有吕庵，一名净土庵。桥内为文选司周怀素故里。桥之西为邵康僖故里，旧名仁寿桥。《栖里景物略》。相传元至正间建，乾隆丙寅圮，里人宋铭等集赀重建。嘉庆时，宋大樽牧牛村舍即在桥东。咸丰庚申，此地贼踞作营，片瓦无存，桥亦毁。同治初年，由里绅朱学勤请大吏拨款重建，镌曰“三分桥”。

北新桥　一名里新桥。北新桥在塘西。《康熙仁和县志》。今名里新桥，乾隆初里人重建。

观音桥　在火神庙侧。

西观音桥　在东观音桥对岸邵家兜口。

外婆桥　在清流寺侧，通三分村路。

王家小桥　在里仁桥东堍。

闻家桥　在闻家兜口，临大塘小平桥也。俗称为梅家兜桥，横其口以通塘路。

大河坝桥 在添设府西。

顺德桥 在大善寺之东。里人沈顺德建,故名。《栖里景物略》。桥跨支河,亦临大塘,以通塘路。

石灰桥 顺德桥内不数武平桥是也。桥北旧有英济侯庙,顺治间里人迁于广济桥。《栖里景物略》。相传建长桥时所用石灰积于此,故名。

以上三桥并隶德清十六都三庄。

近镇河南各桥

圆满桥 相传陈守清造长桥余赀建此,以功德圆满,故名。在长桥南岸之西,往西茶亭资庆寺者,必过此桥,跨支河临大塘,与大河之北顺德桥隔河相对。

余桥 在王庄基南。亦以建长桥之余赀建此桥,故名。虽在近镇,已属乡村。

彭家桥 在余桥北,近绿野庵。南为水南后土墓,北为花园坟,其直东即水南庙。

康家桥 水南后土,相传为福王康妃。故花园坟有康家桥。《栖里景物略》。往水南庙者,西则康家桥,西北则吉家桥,非此二桥,此墩不通。

吉家桥 在吉家兜。冯如璋《翠紫湖》诗有“跨驴寻过吉家桥”,指此。其南即水南庙。以上各桥,皆在镇西南隅。

花园桥 在市河口,名北镇桥。在丰稔乡。《万历杭州府志》。弘治间里人陈景清建,因名。海盐张宁为作《花园桥记》。《栖里景物略》。年久将圮,乾隆丙寅夏四月里人陈子□等倡建,旧未镌字。重建时讹作华圆桥。《栖乘类编》。桥横市心,跨市河。咸丰辛酉兵火损圮,里

人姚桐、闻汝翊重修，镌桥石曰“花园桥”，以仍其旧。

海盐张宁《重建花园桥记》：唐栖为仁和巨镇，镇之要有川，中断东西，两堧相望，虽盈盈数丈间，非溴梁吕梁比，而往来者塞则均病焉。镇之义士景清陈君，号于其族之人，各捐金为梁于川之上，不再阅月告成。宁以王事入武林，维舟桥浒。闻市人谈君义，予义其人往候焉。公以桥之名问余，余曰：子花园陈氏裔也，以名宗之裔，而能创前人之所未创，艳陈之宗多矣，盍名其桥以“花园”？景清君辞不居。余曰：堰浮山溃而伤，靡功济溱洧，惠匪政靡功，其君之结构乎？人情鸠而潺大功，必谋诸众，而君止谋诸族；人情作舍犹谋诸道，而君则断以己。虑杠之莫通舆也，而梁之；虑木之亟而朽也，而石之。神以倏，虹跨慢亭也；完以固，即天成天台也；雄以壮，无异巍然天津也。君之功其伟哉。表桥以陈之居，则居者以桥胜；因桥以表君功，则行者知君功；又使为君之后者，因桥之功而公其心以制行，则君之后，必有利济天下之英贤者出焉。奚止为斯桥之利济云。弘治庚戌冬至日。

月波桥　一名水桥。在胡家桥北，卓月波宅前，故名。桥在市心。《栖里景物略》。跨市河，在花园桥之南。

徐士俊《重建月波桥疏》：世有一时之废兴，关乎气运；一时之举动，应乎人文。虽三尺童子，皆所乐得，而大人先生，尤当首创。予家迁于栖上二十余年，幼所传闻，尚能记忆。懿此聚庐，托足之地，实称四遐五达之途，乃一镇之中。其名为市，科甲于焉不绝，文章是以蔚兴，如卓月波长者之结纳五侯，胡休复先生之冠冕一世，沈存济之端庄清范，张星石之厚德好施，固云人之杰矣，岂曰地无灵乎？其在于今，相去不远，何以东西水之如何，大小山之靡瞻。厥有形家，相其地脉，谓在昔有三桥之影，互若长虹，于今失一桥之

横，似嫌断梗。是桥也，象川字而居中，按五行而从木，名则因卓，利则同人。自经圮坏以来，日思恢复之计，与其新也宁旧，与其革也宁因。若可迟迟，奚容喋喋，凡兹巨室，幸各捐赀，即同月波之复生，无俟天根之乍见。倘曰青蚨未集，难教乌鹊填空。夫钱原是泉，固应施于水上，而中还属中，尤宜造乎市心。况梵刹可舍，道路可舍，饥寒可舍，何独此桥不可舍？道德可成，功名可成，富贵可成，何患此桥之不易成？虽号重修，实名创举。谨疏以闻。

胡家桥　今名东龙禾桥。在胡庶常第前，故名。屡经兵火。光绪丙子，里人夏之城、张笃、汪道生、汪景春集赀重建。桥跨市河极闹市处。

玉龙桥　此桥亦跨市河，在东西小河之南，车家桥之北。

车家桥　旧亦名月波桥，在芳杜洲。卓月波建，故名。月波今名车家桥，在玉龙桥之南，亦跨市河，居市河之极南。过桥以外，则石目港矣。

八字桥　在永和乡。《康熙仁和县志》。相传此桥创建最古，坚固不坍。桥东迤北为翠紫湖，桥西即横潭。韩应潮蒹葭水榭，夏之城超山别墅，东西相望，而桥横其中。

东龙桥　俗称马家桥。邑《志》：东通市桥，疑即此。乾隆戊寅僧得一重建，跨东小河口，进此桥即东小河达翠紫湖，而东至八角亭。

西龙桥　一名石家桥，俗称小桥。在永和乡。《康熙仁和县志》。邑《志》西通市桥，疑即此。跨西小河市口，与东小河之东龙桥相对，俗亦名碗架桥。又曰三步桥，在俞家湾。同治庚午，西小河社人重建财神堂，并建桥亭。

安乐桥　在西小河。咸丰间里人重建，在西龙桥之西。

蒋家桥　俗名皮匠桥，在花园桥之西堍，旧名北通市桥。近市口，跨北小河。

永思桥　一名思古桥，俗讹作师虎桥。

在元坛堂之前。跨北小河，近姚致和堂，为由市中往苍桥水南庙必由之路。

仓桥　在巡司署侧。昔为常平仓址，故名。跨北小河出此桥而南，即圣堂港，为圣堂角，为横潭。

卧龙桥　今已为街道，并无桥形。唐栖福王庄侧有卧龙桥。《古今图书集成》。在通济桥东，即俗呼水沟，古名红粉沟。巷之石板桥，里人张振侯、范文洲、吉自在重浚沟水，镌其桥之板曰“古卧龙桥”。朱麐《唐栖杂咏》“卧龙桥下水声迟”，指此也。《栖里景物略》。广一弓六分，相传为福王纳凉之所，暑月无蚊。青波生《福藩考》。今已塞而形迹略具，邑之粮户称为“洪福官沟”，四字以讹传讹。

朱麐《唐栖杂咏》诗：卧龙桥下水声迟，洗马池边草欲垂。帝子何年解行乐，夕阳疏雨斗迷离。　又《卧龙桥》诗：白龙偶鱼服，出游在人间。片石容高枕，苍苔万古寒。　临平王孝先绍曾《同栖水诸公饮卧龙桥酒楼即席分赋》：卧龙桥下春水流，卧龙桥畔高酒楼。黄衫白袷诸年少，相携共登楼上头。楼头室□东风扬，金樽满注葡萄酿。曲曲春藏翡翠屏，溶溶月映樱桃帐。诸君酌我酒，我今对君歌。桃花扑面遮罗扇，杨柳垂丝拂绿波。须解春光惟九十，花开不醉奈如何。我闻前溪女儿白，鸠舞激楚回风健如虎。贵客传呼出绣闱，拂尘舞罢挝花鼓。人生花月不长有，眼前况对乌程酒。我辈作达负奇才，何必黄金大如斗。作官虽慕执金吾，许史金张近已徂。但看白骨荒冢里，春风何处酒家胡。春风吹客醉后醒，溪上新歌不忍听。明岁还期桥畔饮，菱花荷叶满沙汀。

万安桥　一名童家桥。旧为木桥，雨雪难行。康熙己丑里人创建，石桥名曰“万安”，内为汪家兜。

东陵桥　在东市角之东，内为小兜。

顺则桥　上覆亭曰“顺则”。亭昔狭窄，乾隆间里人加阔，行旅便之。内为小汪家兜，不通河道。以上三桥皆临大塘，跨支河以通塘路，为南岸东市之要路。

大东陵桥　在东石塘。乾隆壬午里人宋兆英等倡修，一名狮子桥，对华光堂门口。

南镇桥　在唐栖。今塞。《康熙仁和县志》。

栖镇由西茶亭沿塘至王家庄内外村落各桥

半路桥　一名南半路桥。在官塘路上。

曹家桥　乾隆丁卯，里人重建，在官塘路上。

北马家桥　南马家桥　在伍林头炮台东西。

安桥　一名平安桥。在丰稔乡。《万历杭州府志》。竹隐庵西，为安桥。相传嘉靖间，倭寇至此即回，土人因易其名曰“太平安桥”。《栖里景物略》。在大塘。《康熙仁和县志》。

下总管桥　在清水港外塘路上。

新庄坝桥　在白河潭外塘路上。

莫家坝桥　在新庄坝桥南塘路上。

木杓潭桥　在大云乡。《万历杭州府志》。王家庄之东，塘路上。吴谷人《木杓湾见梅花二首》：病卧虚堂药成祟，寒僵破被春无功。出门一笑忽明眼，干雪冥冥泼一篷。　何逊诗来官阁饷，林逋鹤罢小亭招。只愁歌吹喧无次，卷起余酸上晚条。

鸭阑桥　在大云乡。《万历杭州府志》。或作鸭阑。在大塘。《康熙仁

和县志》。普宁饭僧渡河，寒暑济舟为难。僧海珵于南岸修造鸭阑桥，于桥下建庵。饭僧往来便之。胡允嘉《普济庵募缘引》。

胡允嘉撰《募修鸭兰桥疏》：余好岩栖，与禅生相偶。每问出世之义，多以无念无营为宗，一切缘业目为漏。果然静息之侣，心灯意絮，飘然不禁，似不若持一念，营一事者，真实可据矣。普宁僧珵，向尝乞予疏，饭于人，复乞予疏募鸭兰桥。余皆不辞，欲其以有作之力，证无住心，不许其妄谈虚空也。虽然，古者或造以舟梁，于木略彴而榷石扛为倚，名不必同，皆有司险以知其阻，达其道路，而从时治之。晋魏以还，浮屠为政所称，星文虹势，泻汉凌虚者半设鬼神之功，资体胜之助，为善信福利，而上不与焉。今我仁邑，吴公三载政成，川梁河厉，莫不具举，过而问于鸭兰桥。恻然命珵捐金课绩所为，妙心流布，触景而至。岂徒以胜缘善业已耶？杜元凯创富平津之议，上举杯劝之曰：非君桥不立也，则成桥乃启塞之急务，必关主上之听矣。余因语珵曰：汝于水涸石见之时，属众而告，以仁父之至意，两岸累石，更相镇压，阯阶鳞比，如雁有齿，倚桥而东，筑以茶寮，使穷途逆旅之子，褰裳而往，望庐而息，可以无踌躇叹洋、龟手削胫之苦，斯亦公之慈航宝筏也。可无勉哉？有问桥名于僧，珵曰："鸭澜也。鸭激水而成澜也。"或曰鸭阑也，是其所始造，而即以其名呼之。或曰鸭兰也，不知其何指。余见李白有《鸭兰驿》诗，襄阳有猪兰桥，俱从兰。按记兰与栏同，张文昌诗亦云：水镇应多养鸭兰，则鸭兰之义近是。因写募缘疏，而并记之。王同按：《七修类稿·讹名类》云：仁和七都有桥曰"鸭弹子"。意当时取名必曰"压澜"，亦讹之也。郎瑛所云疑即此桥。然则又可名"压澜"矣。压澜之名颇雅，讹"压"作"鸭"，遂讹"澜"作"栏"矣。

宋家桥　宋家路桥，在大云乡。《万历杭州府志》。在大塘。《康熙仁和

县志》。

普安桥 在大塘。《康熙仁和县志》。

三家村桥 在大云乡。《万历杭州府志》。在大塘。《康熙仁和县志》。朱鹿田《再过三家村,忆庚子年泊船处寄怀内子项宜人》诗:客路悲凉我独经,落船山远隔湖青。孤村暗记离乡夜,雨在佳人枕上听。孤另还乡暗自惊,画红空剩戍楼名。无端扰乱秋园梦,一半风声替鬼声。遥望归期脸泪流,水边残照又当楼。门前便接邯郸道,莫谢春风倚怨愁。

观音寺桥 在东港内。《康熙仁和县志》。

油车桥 在东港内。《康熙仁和县志》。

白鹤渡桥 在集庆寺庄桥北,《成化杭州府志》。在白鹤渡。

北庄庙桥 在东港内。《康熙仁和县志》。白鹤渡东南。

叶家新桥 在鸭阑村东。

南草路桥 在大塘。《康熙仁和县志》。

东马斜桥 在南马村桥北独山东。洪武十年重建。《成化杭州府志》。

南马村桥 在青龙桥北。永乐九年创建木桥,后圮。天顺四年,里人李致良、陆孟恭建石桥。《成化杭州府志》。

横泾桥 在大塘。《康熙仁和县志》。周天度诗"黄泾桥北独山西",指此。

千家桥 在东港内。《康熙仁和县志》。桥石镌曰"居驾",在独山西南,有村市。

陈黄桥 在东港内。《康熙仁和县志》。

北马桥 在东港内。《康熙仁和县志》。

以上三桥,俱在港内,地名横里。

山后桥　在东港内。《康熙仁和县志》。独山之后。有村曰山后路。

王店桥　在肇元乡。《万历杭州府志》。东港内。《康熙仁和县志》。

新桥　在东港内。《康熙仁和县志》。按桥石镌“新新桥”,同治六年里人重建,在啸虎漾雀杆庙前。

宁福桥　在姚家湾,向为木桥。嘉庆戊戌,里人公建。

万松桥　在柏树湾。过东即山西木桥、泰山。

螺蛳坝桥　在柏树湾之北,过西即白鹤渡。

栖镇由大善寺西伍林村往奉口或往永泰葛墩金佛寺普宁寺各桥

杨家坝桥

北半路桥　桥下有半路亭。光绪十四年,镇海孝廉方振玉建此亭,以息行旅,往来便之。美举也。

马家桥　乾隆辛巳重建。

伍林高桥　创建无考,屡圮屡修,栖里捐赀,雍正丙午李宫保卫重建。以上四桥,俱在大塘,隶德清。按德清邑《志》有大洞高桥,疑即伍林高桥。

徐士俊《代里人金陛募重建伍林高桥疏》:自汉以来,山河大地,皆佛子津梁也。彼其挟一片宏慈经,涉险远目之所触,咸生护持。不独精舍宝坊,琳宫梵宇,为大众皈依地者,指不胜屈。即断港绝潢,待乘舆而济者,一二高衲必起而经营之。以为此接引之一端彼岸之胜果尔。先王之制,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此则中州风景,茅店板桥,或以岁计,或以月计。江以南则不然,靡金钱千百,累石工数年,一劳永逸,垂利无穷。又非牵茅补葺,月庀岁修者比也。余卜居栖水三十年,见武林运河,垂虹横跨者,从榷

关至栖上，而始以长桥名。其在伍林港分流至苕之际，绝无津梁，往来之人，呼号罔济。予甚疑之。询之故老，云先是原有石桥。嘉靖乙卯间，倭寇犯杭，杭水陆皆为战场，桥因以毁。兹有如方、晓空两上人，发大宏愿，将为此地作万亿，互如带如。俾负担之夫，可以辈往辈来，优游无碍，岂同海上百花，天边灵鹊，幻妄不经，徒资佳话已哉？第兴废有数，当物力尤艰之日，作此等筹画，或者遂指为迂，不知所作非迂也。利济之事，当与众谋。普度之怀，要须独任。昔蔡端明向泉州万安渡兴建，宏功照耀今古。若窃比其百分之一，亦可鼎峙兹方。此则两上人之猛愿耳。凡我杭湖仁人长者，苟有利物之心，必能为此桥作涓涘之助。倘亦较移山填海，犹为易易者乎。他日桥成，亦两郡之胜概也。不佞一片婆心，不得不代老僧饶舌矣。谨疏。里人金陛题。

冷泉坝桥　其地即名冷泉坝。

西木桥　在黄泥滩。

五福桥　在伍林港口。乾隆间里人重建，咸丰年兵燹。时隔河筑炮台，即对此桥。同治间，里人重修。

观音桥　在东塘。乾隆间里人重建。

东新桥　在东塘桥东南。《万历杭州府志》。

东塘一名大环桥　在东塘村。里人张谊重建。《成化杭州府志》。

葛仙桥　在葛墩葛仙翁祠侧。《栖里景物略》。

砖桥　在葛墩村。

大云庄桥　在永泰里。《康熙仁和县志》。

陆郎桥　在永泰里。《康熙仁和县志》。

横街桥　在永泰劳家村。

劳家陡门桥　在劳家村。《成化杭州府志》。

大阮桥

杜子桥

永思长桥

世济桥　旧名柴店桥。《康熙仁和县志》。

以上四桥，俱在永泰里左近。

庙前桥　在永泰里。《康熙仁和县志》。

屠家桥　在永泰里。《康熙仁和县志》。

金佛寺桥　在金佛寺前。

平宅桥　在平宅，一名渡船桥。

栖镇由庄西漾六墓村，或由洪澄潭，往繁杨斗湾，或由丁山湖往泰山西南乡各桥

俞家木桥　在庄西港之西。道光间重修，改建石桥。

太平桥　在六墓村东。《栖里景物略》。

鸭颈桥　在庄西港之南。其北岸为朱以泰墓。

盘杨石桥　在盘杨村。

丁家庵桥　在盘杨村。

莫庵桥　在斗湾里久兴庙前。

仲公桥　在马家埭过东，即大理寺朱学勤故第。

山西木桥　在双杵山北。乾隆甲子里人重建。按邑志云：在小环桥西。明洪武初重建，即此桥。但不知所指小环桥在何地，不可考。

接坝桥　在永和乡。《万历杭州府志》。大石头东。进香超山者，多泊舟此桥下。

泉井桥　在泰山。按《成化志》云：泉井桥在下环桥西，洪武初

重建。惟所称下环桥，不知后改何名，不可考矣。

泰山村桥　泰山下有村，村有此桥。并见邑《志》。

林铭《花朝日偕夏超墅、徐旭亭泛舟至太山村店桥，登岸访南庄小隐》诗：一路莺声细柳中，桥头初见海棠红。春风好与人吹拂，任著芒鞋径转东。　小隐山庄别有天，杂花随意弄芳妍。四围桑柘门长闭，劳我穿林更度阡。按：林铭字少和，唐栖人。

范店桥　在孙巷桥南，永乐元年重建。《成化杭州府志》。

清店桥　在大悲桥东。洪武间重建。《成化杭州府志》。

大悲桥　在南鲍桥北。永乐八年重建。《成化杭州府志》。土人呼为吴大皮桥，故《康熙仁和县志》作吴大悲桥。今按：在南鲍山之麓，明太师朱国桢之墓道，即在桥之西岸。

南鲍桥　在大慈桥西，洪武间重建。《成化杭州府志》。按：大慈实大悲之讹，各《志》皆因之而讹，今宜改正。

凤凰桥　俗称老鸦桥，在水红庙前。明季建。

下花桥　在刘坟村，国初建。

上花桥　在石塘上。明季建。

秀野桥　在新开河。嘉靖间太学生丁之乔新建，以通墓道。俗呼为河上桥。东通屯里，西为太山，游海云洞者，于此停桡。

栖镇由市南石目港，往丁山湖东南，青林村军屯里各桥

吴家小桥　在三官堂对岸。旧名莫那桥。

小桥　在冶庵侧。

小石桥　在冶庵西南。

唐家桥　在安田圩桥之左近。唐姓聚居。咸丰兵燹后，里人重建。

观音桥　在丁山河莲塘圩北，观音堂门口。桥之左右临水百余家，自成村落。庚申之劫，镇为贼巢。贸易者聚此成市。

李家坝桥　在三官堂北。

丁山桥　在洪家漾南。乾隆戊寅，里人重建。桥东即赭山坞，为泗水六观两庵门径。相传丁乐善创建。

张婆桥　一名永和桥。在永和乡。《万历杭州府志》。许家河西口。游将军殿、化城庵者，于此停桡。桥柱联云：此间半是渔樵路；隔岸常看龟马峰。

网墩桥　在青林庙对河地，名网墩。俗讹作孟墩。又按桥有二，曰东网墩桥、西网墩桥。

虾蟆练桥　在管山西。

回龙桥　在虾蟆练桥、陈家木桥之中。

陈家木桥　在白马坑东。

马公桥　在军屯里陈家木桥南。

新桥　在陈家木桥之东，白马坑相公殿前，向在马公桥西北莲花庵前。明季迁此。

扶阑桥　在马公桥西。

白栗山桥　在永和乡。《万历杭州府志》。洪家港东，周天度诗云："白栗桥横第几湾。"

攀龙桥　在马鞍山东北皇姑山之麓，青林村之西。

东街桥　在青林村。

北街桥　在土山坝西南。

青林坝桥　俗呼额桥，乾隆乙丑里人重建。

太平桥　乾隆癸未重建。以上两桥俱在青林村。

土山坝桥　在土山坝。

附凤桥　在土山前。

栖镇由八字桥东往界河全漳各桥

碗舟桥　在西界河。

郭婆桥　**外郭婆桥**　在中界河。

包家石桥　**周家石桥**　在东界河。

竹节关桥　一名促鸡斗门桥。上南即攀龙桥东，即全漳。

长板木桥

张家坝桥　在白华漾。

圣堂桥　在湾里。

凤凰桥　在横墩山东。

长桥　在丁西宅。

丁宅坝桥　按丁西轩故里在此。

西塘桥　在泉漳村。里人丁之乔建。

庙桥　在泉漳大庙之西。

吴桥　在庙桥之东。

北渚坞桥　在北渚坞。

西河漾桥　**陆家墩桥**　俱在漳溪。

戴家小桥　在官塘口。

杨胡子桥　在陆家墩之东。

栖镇东栅口，东往五杭、博陆、官塘支河各桥

日晖桥　在东茶亭之东。

三分庙桥　在日晖桥北。

郁家兜桥　在日晖桥东。

牛眼睛桥　在浮梁殿侧。昔以两小环桥，八字跨列，两堤宛如

牛眼。乾隆辛未办差修桥，改作平面，非复旧观矣。一称龙眼睛桥，内通句垒。光绪十三年重建。

跨塘桥　在官塘。跨大河其西北为锦林村，明景泰间，僧觉澄以钵赀创建。嘉靖间，被倭患。胡总制宗宪，从里人吕水山之请，筑敌楼二座于桥堍。其南岸，为张烈妇佩兰墓。其西北岸，即宋幼海名肇昌宅第，今毁。雍正丙午，李宫保卫重建。咸丰兵燹毁。光绪间，官工重建。按《成化杭州府志》以跨塘桥在博陆村者，误。盖博陆有双桥，亦跨塘，其误由此。

落瓜桥　本名陆郭，俗呼落瓜。《康熙仁和县志》。明万历间，御史陈心抑捐俸重修。天启间，里绅徐大津作疏募修。雍正丁未，李宫保卫重修，乾隆丁丑南巡时改名曰“龙光桥”。咸丰庚申辛酉兵毁。光绪间官工重修，镌桥石曰“龙光桥”。柱联曰：此处一名落瓜堰；前程十里古棠溪。为郡绅丁丙所撰。

徐大津灏《募修落瓜桥文》：余家旧在语儿溪。国初移居落瓜里。桑柘兹土者，二百余年矣。宅东有桥，跨漕河孔道，名曰落瓜桥，仍里名也。循而南，达于仁和之上乡，放而至海北，则吴兴诸郡冲行而过此桥者，牵纤之夫日数千百人焉。万历中圮。父老聚而欲新之，而苦于无材。大司寇陈心抑公人为治漕御史，过而感焉。即出橐金五百缗为倡，桥以复。御史北行，鸠工者稍懈。今才三十年耳，而南址大裂。桥之麓，其神曰利济金侯，数著灵奇。里人家祝焉，操豚蹄而至者，趾相错也，而未尝谋及桥。余见之怃然曰：此之人未知其所以事神也。人之于神，黍肉以厌之，文绣以衣之，歌舞以乐之，其功德及于百姓耳。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功德之所，在神不难。去其黍肉、文绣、歌舞之赀，以津梁万物。况漕神所职，尤在利涉大川。今夫大河之浊流，

淮泗之洪涛,龙门吕梁之湍险,方将藉神之力,官艘无恙,以抵太仓,而乃令土人朝涉于门,即黍肉文绣、歌舞日陈于前,神岂享之耶?时无陈司寇,莫可告语。虽然吾乡数十里内名公巨卿,代不乏人,安知无心司寇之心,而为司寇之事者。里中某,忠信君子,可以庀木石。吾宗性定,笃行衲子也,可以任趋走。余不敏,短于才,蹇于足,拙于心计,神焉用之。大人审视,命之曰:尔为文。乃再拜之因而为之疏。　吴锡麒《泊落瓜桥·调寄江城子》词:片帆瓜步记乘潮,雨连朝月连宵。冬瓜堰畔,昨日小停桡。一路趱人归梦近,流水响,落瓜桥。

渡船桥　在落瓜桥西北。

孟家桥　在渡船桥西。

白云桥　在十都二十四图白云漾东,与德清接壤。

万寿桥　即五杭高桥,在五杭村。明洪武年重建。《康熙仁和县志》。跨大河桥北,有利济侯庙。桥侧有万寿庵。《栖里景物略》。

锦登桥　俗名鲂尾桥,在五杭村。

玉露桥　在五杭村。

弥陀佛桥　在五杭村。洪武九年重建。《成化杭州府志》。

兴国桥　在五杭村西。乾隆癸未里人重建。

兴隆桥　在五杭村。乾隆甲申里人重建。

博陆高桥　在大塘。跨大河有桥二,俗名双桥。雍正间李宫保卫重建。按《成化志》《万历志》《康熙仁和志》误指此为唐栖镇东之跨塘桥,得此可以正各志之误。

通泰桥　在博陆村南。《成化杭州府志》。

洪福桥　在博陆村东。《成化杭州府志》。

梁安桥　在博陆村。《康熙仁和县志》。

太平桥　在博陆村。《万历杭州府志》。

永兴桥　在博陆村南。《成化杭州府志》。

兴福桥　在博陆村东。《成化杭州府志》。

寿安桥　在博陆村东。《万历杭州府志》。

俞家桥　在博陆村。《康熙仁和县志》。

普安桥　在博陆村。《成化杭州府志》。

长春桥　在博陆村西，洪武十四年重建。《成化杭州府志》。

德星桥　在博陆村西，洪武十四年重建。《万历杭州府志》。

永寿桥　在博陆村北。《康熙仁和县志》。

万寿桥　在博陆村北洪武年重建。《万历杭州府志》。

五福桥　在万寿桥西。《成化杭州府志》。

丰年桥　在博陆村西，洪武年间重建。《成化杭州府志》。

清泰桥　在纯一院西，洪武年间重建。《成化杭州府志》。

五里桥　在慧日寺前。《成化杭州府志》。

永丰桥　在慧日寺右，洪武初重建。《成化杭州府志》。

孟子桥

永顺桥　在万寿庵北。

北环桥　在河津荡。

举鼎高桥　在运河北。

栖镇自里新桥港往东北，或西北各桥

港余桥　在花五圣堂东。

周家木桥　在周家漾西。

俞库子桥　在周家漾东。

史家桥　在斗牛桥东南上。

庙桥 在锦林村庙前,秀才桥南。

秀才桥 在锦林村北。

斗牛桥 在港余村东。

福连桥 在新桥港北。

打网桥 在福连桥东。

泥坝桥 在打网桥北。

游平桥 在东市港口。俗呼为油平桥。相传元平章游侣宅在此。

普善桥 在东市港西,俗呼破船桥。

后镇桥 在库桥北,普善桥之西北。

南庄桥 在库桥南。旧迹有市河更铺,俗呼南镇桥。

库桥 在镇北三里许。相传为平章游侣库藏之所,桥之得名以此。

白云桥 有德清驿在桥西,入德清界。冯如璋《白云桥晚眺》诗:石柱立崔巍,溪湾锁钥开。云低孤鸟没,风急片帆来。流水前村抱,斜阳古戍颓。高车良可誓,谁是长卿才。

冯园寄客曰:土语称唐栖地形如出水荷花,比比墩阜,非桥不通。亦有无桥而专藉小舟者,故桥有名。而支河旋绕,或不能举其名。此曹菽园、周逊庵、韩生江所志各桥,不能悉根河港,而创为由镇四达之例,非得已也。予非久居唐栖者,足迹亦多未经,敢异议乎?惟以郡《志》、邑《志》校正之。其不见于郡邑《志》者,则皆菽园、逊庵、生江三君子所递为补辑,与近日予友夏容伯所指正者,足以补郡邑志之略。然边界出入,棼漏诚多,后之君子其是正之。

唐栖志卷四

街巷

新开河浚，碧天桥成。会垣驰驿，唐栖首程。居民担负，商贾经营。两岸列肆，百货充盈。蜂屯蚁聚，对宇望衡。志街巷。

周逸民曰：栖镇地形比比墩阜，叠石筑堤，坚如塘岸，壤接官塘。故名石塘。其闹市在支河两岸者，曰市中河，曰市河。其小街屋傍穿径之道，概呼曰衖，即城中之巷也。复里聚居之所，或云兜，或云河，或曰埭。在在傍涯而居，故其名亦从水取义。唐栖街巷，大率类此。运河北岸大街，称曰水北。因其在运河之北。南岸一带称曰水南，亦因其在运河之南。

水北大街　自广济长桥过东一带官塘。行旅征程，昼夜如织。居民临河列肆。冬暄夏凉，唯街值牵道，无重檐以蔽风雨，差逊水南耳。水北街，自张侯祠过东，今称戴侯庙。为大河坝桥。与沙泥坝底连壤，有太均堂一僻路，通沙泥坝、库桥等处。为添设府署。嘉靖间，署在清流寺东。隆庆二年，分府罗星移建于此。万历末撤回，因废。为碑亭。乾隆辛未，奉宪即添设府址，恭建俗称为御碑亭是也。东为闻家桥，过东小石桥曰闻家兜，昔有闻姓住此，故名。俗呼梅家兜。旧为吕氏锦庆楼、一本堂、十间楼、喜声馆等胜。兜水缠绕，澄静幽娴。数十年

来，楼馆园亭，竟为乌有。滨流水道，为承佃筑室，兜半潦没。为新衖，在北街之中，内有郡氏家庵，路通北乡。为石稻地，塘河南北渡船停泊之所。为三分桥，一名仁寿桥，又曰外新桥内东西两街。为新桥湾街，外新桥堍一衖曰新桥衖，内为东西两岸，街通北乡诸路。为清流堤，清流寺侧，一路达三分村等处。为东栅口大街。沿塘达跨塘泛直通五杭博陆。

北圣堂街 在广济桥之西。与水北街连壤，亦称水北。以非纤道官塘，车商殷户，市廛环列，其西为王家衖，农人往来便径，非通衢也。为顺德桥，落北可达苕溪。为大善寺街。沿河一道，为五林北塘，直达五林桥。

按：水北自添设府西，皆隶于德清县十六东三庄。

水北复里 自顺德桥内，落北为塘前港，港在官塘前。为库桥，为上睦庵塘。东为大河坝，为大均堂，为水北社神祠。其东为闻家兜，为净土庵前，里新桥转东。为源源埭，又一村庄。为三分村。

河南诸街面 临运河，屋跨通衢。商农泉货，云集咫尺。雨旸风雪，屏隔户外。虽肩贩力夫，亦不知有风霜暴露之苦。他处市廛，无佳于此者。桥西大街上下两瑠，上为宅第市肆，下为纤道征途。此街商农交集，贸易繁多，倍于他市。为钱家衖，路通美人埭、花园坟。其西为汤家衖，直通花园坟诸处。为源远桥衖，通花园坟，可以四达。凡办大差官弁、胥役多于此地假寓公馆。西为娘娘堂街，傍有小道。为娘娘衖，通六墓村等处。西为西茶亭泛。内即资庆院东岳庙。沿塘再西，大营盘址在焉。

大塘街 在长桥之东，一名西石塘，又称大塘。盖此街面临运河，无输挽征夫之扰，局面恢宏，铺肆饶裕。为桥锁衖，贴于大桥之堍，如桥之锁钥云。俗呼桥司者，音之讹也。内有水师驻防廨署。内为吉家兜街，其间医室、画铺、茶室、酒店居多。为吉家桥。西通花园坟、水南庙，东横衖、通仓桥等处。为营房衖。驻防署侧通牛滩、美人埭。大街东为张八房衖，路通仓桥、永思桥。按此衖昔为张氏住宅，缘中落，宅院瓜分毁改，渐成公衖。内有烬基，变为荒冢。为水沟衖，一

名红粉沟，又曰洪福沟。街口石梁即卧龙桥也，详古迹。路通思古桥街。为晚步街。昔为花园陈氏家，径取晚食缓步之意，路通北小河街。

西市街　自西市角至喻家湾一带，皆闹市街。为通市桥，俗称皮匠桥，一名蒋家桥，侧有街曰蒋家街。路通北小河街。为皮匠街，即蒋家街。蒲桃湾，为老二房街。亦通北小河街，旧系张氏宅内备街，内有二雅堂、绿雪堂，庭前凿池，叠石遗迹犹存。为木桥桥，跨市心两街。为吴家街，直通思古桥、仓桥、巡司署。为喻家湾。河面最阔，为市河诸水汇聚处。

西小河北街　自喻家湾至圣堂角皆是。是街市廛自昔称盛，缙绅巨室亦多居此。为夏处街，通仓桥直街，可以四达。为仓桥堤巡司署。

按：自源远桥过东，至两西石塘及西市街，而至西小河北街。圣堂角由仓桥至花园坟周方，内外统属十一都八图。源远桥西，属四图。

西小河南街　自横潭卓氏见山堂至任家角皆是。为任家角，任氏本姓韩，业医。世居于此。为蔡家埠。船埠各路客船聚泊处。

按：南北两街中隔一溪，统称曰西小河。且东、西、北三小河，皆从市河言之。盖市中之支河也。形家言，栖镇地脉，灵秀钟萃于是。北岸尤胜，此地向多甲第。兵荒时，大塘店肆不能安业，商农俱集此贸易。为最盛处。

任家角转南数武，短街渡、营房桥，至市南各街。

南市街　自玉龙桥至马家桥，为马家桥南头街。俗称南横头，为棉花市集。

市南街　自八字桥南，至赵家兜口，犹成市集。为车家桥市集，南至赵家兜。为吉祥庵，旧名邛庵。为石目堤，路通白栗山桥、超山等处。为芳杜洲。俗名箬帽墩。

东市街　自马家桥落北，至东市角长街皆是。口为东小河街，由马家桥侧进路至大鱼池埒，此地面山临湖，花柳争妍，有湖山之胜。多酒楼、茶室、书画装

潢、医卜店肆。一时名流，小饮清谈，半多集此。且地多米栈、仓房，为巨室积储之地。街尽处，为木行。为冯家衖，是汪沈氏世第。迢迢长道，达汪家兜，及沙滩东石塘等处。按此长衖，即沈氏门道，内有且适园、东园、大空楼、山松斋等处。为汪沈衖，可通前墙门。汪家兜旧为沈氏住宅，不得以通衢目也。卓家衖。

东石塘街 自东市角东，至大兜口。为大东陵桥，小东陵桥。内为大汪家兜。是兜俱从大小东陵桥进路，虽非市廛，亦有街道。东连小汪家兜。

沙滩街 自大东陵桥，至屠家角一带。内为小汪家兜。从屠家角进路，沿岸通且适园，西达大兜。

顺则亭街 自顺则桥东至里仁桥。塘南为大鱼池，为栖镇东邮，天然濠堑也。街东为靖江王庙。旧英济侯张六五相公庙址。为天清道宫。即关帝殿。今咸丰八年额武圣宫。过里仁桥，则水北长街矣。

按：自西小河南街，及箬帽墩、孙家墩、许家墩，至东市街转东石塘、沙滩街，复里之东小河、两汪家兜里仁桥止，并属十一都九图所辖。

河南复里营盘备道 自东岳庙侧进路，新筑马道，由酒店埭盘行大营之南，而出半路塘桥，以避径行大营马头，是名备道。为东岳庙，资庆禅院，酒店埭，娘娘堂衖。乌儿兜自源远桥侧进路，为谢家角，包家埭，花园坟。南为彭家桥、王庄基、余桥、今称鱼桥。吴家坝。东为西河埭，康家桥东，为古留婴所址。鸳鸭衖，水南庙，新建留婴公所，为美人埭。出钱家衖，即桥西大街。出营房衖，即吉家兜。牛滩一名洗耳滩。驻防营署，营房衖，在驻防署侧。吉家兜，大佛寺，仓桥。文昌宫，巡司署前，在仓桥南。为圣堂角。古名横潭，有奉真观道院，俗称南圣堂。为三元宫，侧为老二房衖，通西石塘。祠堂衖，卓氏祠堂址，与老二房衖通。为思古桥街，西通水沟衖，东通北小河、晚埠衖、皮匠衖诸处，南通夏处衖、吴家衖、入市等处。此处姚氏痧药著名。为北小河街。与思古桥街毗连，此地茶寮、酒肆，大厦云连，第宅居多。

南为陆家兜　车家桥，箬帽墩，一名芳杜洲。龙王堂，前为龙王桥，通石目港、丁山湖诸路。为赵家兜，依绿园，宛洲桥。通界河、前漳诸路。

自大东陵进路为大汪家兜　为华光堂，为夹柳垸。一名柳堂，或称夹泖泖，在华光堂侧。通冯家衖、东小河、华光东小汪家兜焉。为小汪家兜，南达且适园、冯庵，及大鱼池垪，北通屠家角街。为冯庵，旧为吴氏大观堂第宅，今为女尼焚修之地。为且适园，沈氏祠堂，即会心堂。吴园址，通冯家衖，北达汪家兜。为大鱼池垪，南北通衖。大悲庵，通东小河。如意庵。大鱼池东。

是卷为周逸民先生所撰，全镇路途，条分缕析矣。然乾隆以后，巡典不举。当时御营原择空地，日久不修，已成遗址。左右街巷，本属乡村，况经咸丰年兵燹，梵宫琳宇，尽付劫灰。巨室旧家，半成瓦砾。风景百不及一矣。惟自广济桥至里仁桥南北两岸，花园桥至车家桥，市中河东西两岸，以及西小河之北岸，尚为市肆。其西小河之南，及东小河之前，向为住宅者，至今究未复原也。尤惜者，街狭衖窄，向无肩舆，幸水路四达，一苇可杭。推原其故，皆由漕河开后，僻村顿成市面。河南岸尺寸之土，尽作市廛，复里居家者以小衖通出入，本不可以官街例也。

唐栖志卷五

遗迹首名贤故里,次园亭别墅

吴越边陲,宋宫禾黍。下逮元明,阀阅攸处。芳躅高贤,山麓湖边。名人题咏,胜地斯传。阅世沧桑,流风阒寂。陈编幸存,遗址可识。

冯园寄客曰:唐栖古迹无多,若超山之海云洞、摸石池、石婆峰、八仙石各景,已列山水。若市镇之卧龙桥、镇北三里之库桥、游平章桥,已列桥梁。若镇北之王妃墓,及六墓等,已志冢墓。又若镇西之铁菱关,镇西北之句垒城头,故老相传,不见载籍,仅可附杂记耳。盖其迹似古,而例以类附也。惟春秋时子胥之宅,南宋时福王之庄,元平章游侣之故居,则可冠于名贤故里之首。他若园亭别墅,远则前明,近则国朝,志以存其名,重其人,纪其诗文而已。非有千百年之久可称古迹也。志曰遗迹,以俟将来。

名贤故里

吴伍子胥宅　在镇西五里。《栖里景物略》:相传为子胥避难

处。又云:昔伍公临御于此,故名。俞美英《唐栖行诗序》:伍临头,乃伍相旧御兵于此,今亦失考,讹为武林头。按:伍公临御或有之,避难则非也。子胥自楚奔吴,不由唐栖。春秋唐栖,本属越境。阮文达《浙江图考》言之极详。吴伍子有宅,何以在此?意者临边之说,即在吴王败越之后,句践退保会稽之时,为入越后所憩者未可知也。　钱唐张芬子渐《伍子故宅》诗:芦中人远宅何存,剩得荒林志古村。万里胥涛吴越骇,至今余怒大江喷。　临平郭西韦孝宽《伍子故宅》诗:跼蹐吴门怨楚王,不堪回首问行藏。鸱夷事业归何处,惟见山高与水长。　山阴周廷增诗:千载鸱夷恨,江魂不可招。故宫谁复问,野树自萧萧。　朱麐《伍林怀古》诗:武林村港口,曾是设重关。月落青磷现,秋高古戍间。铁菱峰刺短,金甲绣痕斑。仿佛临风雨,苍涛白马还。　车向荣诗:大夫功名虽得半,公私复仇两无憾。当其吹箫乞食时,窜入栖上有谁知。至今沼吴沉霸业,姑苏台废如此宅。敝庐侧近伍林东,吾乡自古多英雄。　朱椿《步荩思先生伍子宅韵》诗:故垒萧萧落照余,不堪重觅伍员居。属镂赐后奔涛怒,终古悲风枫叶疏。　又《步超微先生伍子宅韵》诗:橐载潜行一饿夫,荒村回首恨消无。鞭尸报楚吴成沼,愁绝千年长绿芜。按:陆荩思及张超微原诗已详何《志》,今不赘。

宋福王庄　在唐栖。《杭州府志》:唐栖河之干,有福王庄。青坡生《福藩考》:西里为南宋福邸别业,袤延数里。深宫复道,别殿妆楼,辇轨毂击之所。四百年来化为烟寰,尘市迷漫,不可复识。按《咸淳临安志》:福邸花园,在天水院桥,即省垣天水桥。福藩似不在唐栖,所谓庄者,大约所赐庄地。如今都城外各王赐地者,近是。既有庄,即有守庄之人,其时漕河未开,尚非孔道,或者因避兵居此,而仍不免于难者,故有自缢、自沉之惨耳。所谓墓者,亦犹西

湖两山攒所，既为赐庄，即可置墓，岂有藩邸花园而与宫斜相近乎？抑岂有赐邸而惟福王者，犹远在六七十里之外乎？宜乎府志不曰福王邸，而曰福王庄也。车半林向荣《咏王庄基》诗：宋季繁华推福邸，兄天子与子天子。栖水离宫绵数里，洗马池中跃春鳞。卧龙桥畔扫夏蜈，王车过处空苔痕。花园遗址佃为墓，如今墓又踏成路。按：洗马池，详山水。卧龙桥，详桥梁。

宋游平章宅　在镇西北库桥。游平章，何春渚《志略》作尤平章，略其名。考《景物略》所载，乃平章游侣也。东市漾口，有游平章桥，俗讹作油瓶桥。按《康熙德清寓贤志》：游侣，字景仁，蜀之南口人。宋季由进士历官知枢密院事。理宗淳祐五年入相。累章乞归。七年致仕。侣初喜吴兴山水，常寓居于邑之新市镇。至是遂占籍焉。卒谥“清献”。半庵所称游侣，即此人也。新市本与唐栖接壤。何《志》作尤者，误。

元宣政院同知陆谷荣故里　在独山。元末兵毁，谷荣之孙秉中，于故址筑万玉轩，隐居不仕。

处士陈伯通故里　在花园桥，俗称花园陈氏。福王北行，宋亡。长史陈仲谋晦迹西溪，长史没，伯通请于官，佃福王花园地以居，遂成大族。迨弘治间，裔孙景清，以独力建桥，名其桥曰花园桥。历元明至国朝康熙时，陈文韬以武职贵，子孙居闽，而花园陈氏以微。

明刑部郎中张行中故里　在泉漳之白华漾。《栖水文乘》云：始居槎溪，继迁泉漳。

藤县平仲微故里　在仲墅。旧有水竹居。仲微谪云南，永乐丙戌归老焉。见《松雨集》。

文选司周素怀故里　在镇北三分桥内。见本传。

赠刑部郎中夏与诚故里　在三峰山。见王鏊撰《夏时正墓志铭》。

处士杜怀南故里　在芳杜洲。俗名箬帽墩，处士卒，归卓氏。亭园称盛。

邵康僖公故里　在栖镇北仁寿桥西。有会元坊。坊内有堂曰“遗清”，今为邵氏祠堂。

通政司马松里故里　在下塘巡检司之北。今称伍林港，见《栖里景物略》。

杨士行故里　在繁杨村。一名蟠。杨士行击倭有功，官阶莫考。土人称曰将军。

方伯丁西轩故里　在镇东十里漳溪村。一名泉漳，俗称曰大人里，宅基围墙百余亩。西偏有景薇堂，山石水池俱文衡山、仇十洲绘图监构，园外修篁古木，森郁环绕。明末兵乱，荡成瓦砾。

中丞胡襟寰故里　在孤林村。一作青林村。沈朝焕《题胡中丞别业》诗：小筑松筠径已成，里门初下拜孤卿。花明剑外熊车息，月满林间鹤发生。大隐久看槐作寺，独醒何籍石为名。门前一曲沧浪水，回首何如江汉清。　中有南楼，为胡循蜚少时读书处。

御史沈让亭故里　在漳溪之北。有洛诵楼、独可亭诸胜。时丁方伯居漳溪之大人里，北为沈御史第，相去里许。南隔一河，三里许乃孤林村也，郧阳巡抚胡公之宅在焉。三姓鼎峙，冠盖相望，甲第如云。自遭明季盗贼蜂起，阈阅之家渐成町畦黍离之地矣。药园昆季，移宅盐桥，循蜚中州，迁居湖墅。而沈氏若宗塙者，奉母隐栖里焉。回首旧居，不堪设想。

钟忠惠公故里　在博陆。沈圣昭宏宣《重过北陆》诗：古堑盘天此重过，乘船愁望意蹉跎。烟开碧垒移深树，风急帆樯散大河。

潦倒未堪千日饮，荒凉谁唱五噫歌。可知京洛悲鸿雁，独忆中丞惠泽多。　公孙女钟韫有《经博溪故居不无零落之感，口占二绝》云：迷漫荒草晚浦烟，花鸟无人亦可怜。罗绮楼台今在否，沉吟犹记十年前。　南楼岁月尽繁华，姊妹年年约看花。谁道桑田成转盼，晓风斜月叫寒鸦。

鸿胪丞吕水山故里　在水北。甲第之盛，冠于一镇。其最胜者，有樾馆、喜声馆、绵庆楼、率致堂、一本堂。山阴张孝友题云："一堂兄弟自师友，千古文章相主宾。"盖纪实也。

卓氏故居　在市镇。建文帝朝，卓忠贞公，以不屈死。与方正学俱夷族。子姓得脱者，避难唐栖，赘宋氏，因姓宋。至嘉隆间昭恤，始复本姓。家唐栖，称盛族焉。芳杜洲、传经堂，俱载邑《志》。清华济美者，数百年。

赠御史公徐荆石故里　在渌溪。一名落瓜里，所谓渌溪西徐者是也。万历间，筑大雅堂。子彦登，有《大雅堂集》。

庶常胡休复故里　在胡家桥。中丞胡公故居，在孤林村，离镇几十里。休复，其犹子也。而翰林第在胡家桥，意者元敬先生时已各居乎？东涧老人有《夜集休复故第》诗，详何《志》。其柳堂、鹤隐楼之载于邑志者，皆别墅也。

国朝沈端恪故里　在五杭。

以上皆名贤故里，见诸纪载者。首志于此，千百年后，有可考焉。

园亭别墅

万玉轩　在独山。元宣政院同知陆谷荣之孙处士陆秉中隐居。张行素铭《万玉轩记》：水陆竹木之花，洁白而清贞，格高而韵

胜,其惟梅乎?得先天之一气,魁众芳而首万汇,故古人多好尚之焉。在昔则有阴铿、何逊,唐则宋广平,至宋林和靖,则爱之犹深者也。是以范石湖谱梅,称为天下尤物。无问智愚贤不肖,莫敢有异议者焉。陆秉中,字孟贤。性不喜浮靡,端凝雅素,有儒者风,世居独山之阳。其先大父谷荣先生仕元为宣政院同知,退老于家,依山构屋,凿翠架岩,凉亭燠馆,花木环绕,宾客日填于门。及夫运去物改,兵燹之后,靡有孑遗。独老梅数十百本在。孟言遂筑室其中,读书养晦,不慕荣进。当隆冬互寒,万木僵立,梅独含英吐葩,与雪月争妍。琼林珠树,错落璀璨,映带左右。孟言时与弟孟恭,徜徉其间,跃跃而喜曰:是造物者之以此与我辈相始终耶?且此皆先人之所植,敢不朝夕敬爱,以毋忘先人之德乎?况此有处士之操,君子之姿。君子比德于玉,乃以"万玉"匾其轩。介友陈士宁求记于予。夫梅之见重古人彰彰矣。孟言以是名轩,孰曰不可,于是乎记。夏与诚《为友人陆秉中题万玉轩》诗:暗香疏影句能传,暮景空林色倍妍。琼馆梦回春似海,琪园坐对日如年。娟娟霜月将三五,粲粲冰花逾十千。独鹤归来风动处,霓裳小队舞群仙。　仁和夏之城超墅《访万玉轩故址宿独山陆氏别业偶咏梅影》诗:园林半树雪初残,瘦影交加傍水滩。移上明窗饶古韵,筛来淡月本清寒。拨炉许对骚人咏,披氅犹邀处士观。惟有丰神堪自爱,亭亭玉照绘应难。　一阵微香暗里寻,琪园独坐觉春深。铜瓶冻薄花生晕,玉漏声寒月有阴。缟曳漫疑依竹辨,烟横应误隔篱吟。空山唤起罗浮梦,翠羽嘤嘤伴晓禽。

横溪别墅　在独山。张方洲宁《横溪别墅记》:孙公颖自太学归,求记横溪别墅。其言曰:杭去城四十里,有独山。山下有横溪,溪两涯多田亩。外家王公执中,世居其间。公死,弟文史公以兄子

妻鲁，念鲁方俭晦，以一夫之田从嫁，于今二十年。鲁赖以成业，因构为别墅，幸为叙记其事。夫君子之为学，固自本于父兄师友，教养资成，未必皆藉乎外。顾以推类之爱，未遇之施，于公颖出处，实有所济。古之仕，不家于官，然亦有为贫。而仕者家于官，则黩滥不饰。贫而仕，则卑薄取容，未有始进之，不淑而能淑，其终退者，由是患得患失，縻禄保位，不以贪斥，必以耄放，甚则无所于归，而穷饿以尽，多起于恒产不立，艰难素尝。有所愿虑，不能自遂也。昔先儒名卿，于施教任官，常兼取于能治事有生业者，其道良是。公颖方在韦布，已能自裕，他日及仕而行，成功而止，居廉位显，进退合时，其心休休，盖壮有室，时已然，不俟及而后定矣。事有疏而切，近而久，小而大，由其所系者重也。横溪之惠公颖，宜亦无忘。按文中所云鲁者，公颖之名。也号公颖，自称名曰鲁。

水竹居　在仲墅。明平仲微归隐处。《松雨集》中有句云："水竹空思仲墅村。"《松隐记诗题跋》云：松雨老人，为松隐翁契友，书于水竹旧居。

尚本楼　在唐栖水北。天启间吕皋建。邵锐《尚本楼记》：予尝读《唐风·蟋蟀山有枢》之诗，每作而叹曰：何其不处逸而思劳，当有余而苦不足也。夫不乐其可乐，而忧其所不必忧。是岂人情哉？然劳不生于劳，而生于逸，不足不生于不足，而生于有余。唐之人，其有以识此也。说者谓其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信哉。杭之仁和，去邑治七十里许，地名塘栖。有吕君者居之。君名皋，字用深。自幼以辛苦起家，早作而晏息，厚积而薄施。畜之数年，遂隐然以资雄一乡。其故居仅足以自容，乃谋拓隙地数亩为楼以宴宾客，楼楹间有三。君初议是举也，尝曰苟则可继，且上下有等，吾安吾分而已。故其制度以朴以坚，雕黝咸弗事也。经始于

弘治乙丑岁六月十有六日,迨丙寅四月初六日落成。君之心恐莫白于后,匾以“尚本”。其友菊庄王君,领其匾之意,属予记之。予惟当今承平日久,上下之人,惟恬惟熙,一或举事,苟可以怡身心而骇观听者,各出其有以相胜,于是乎实其外以虚其中,强其支以弱其本,殆未知所终也。志于用世者,恒有隐忧,而吕君所为,悉异乎此。此可见天地浑全之气,未必尽漓。而天下之人,未必非唐之人也。其殆俭而用礼者欤?嗣君登斯楼者,仰而瞻,俯而思,能不有警耶?有以警之,必有以守之矣。彼之所及,宁有既乎?故予不惭不文,用述吕君之本心,以塞其请,以贻后人,且致区区敦俗之意也。按:来方炜撰《吕需传》云:大父尚本,然则尚本者,水山之祖,即以楼为字,而名皋也。

洛诵楼 在泉漳北,沈御史第。沈朝焕《书楼新成》诗:夙负凌云志,楼居迥欲仙。窗虚新纳月,檐静淡含烟。榻倚南山上,纶垂漳水边。东阳遗业在,八咏此中传。 黄鹤飘摇驭,登临势可呼。图书藏碧落,几席散江湖。月冷征鸿近,风和玉笛孤。元龙高百尺,傲骨可能无。 邺架丹霄出,身凭外物游。风烟凌越峤,花草看长洲。散帙问蝌蚪,开襟仿斗牛。□寻王粲赋,清兴独宜秋。尽领孤高趣,兼之编简青。以当吾二酉,差可摘群星。云物初回栋,流尘晚下屏。可堪藜照人,□□□□□。 沈宗垓《冬夜同祖望洛诵楼清话》:岁序石火移,薄寒中肌骨。梧轩咽商风,萝月博香雪。故人谢明河,飞船下少室。来此叙寒温,洛诵相遥集。感慨山河迁,谈麈握霏屑。喷唾温峤居,密谛陶公宅。作赋拟文通,称诗媲高适。义已薄星雯,志不掩名迹。鄙人缅冲怀,心趣悉相敌。醉菊酿秋英,鸣禽比双翼。上征负苍云,下潜逾白石。幽通众妙音,玄中订莫逆。

独可亭　同上。沈朝焕《独可亭和林若抚韵》:但洽丘中赏,虚亭自轶尘。笑轻金谷晚,醉失武林春。鸟坐看移榻,花欹碍着巾。问奇无俗客,君识草玄人。

南楼　在泉漳胡中丞第。沈鲁于宗坛《诗并序》:胡循蜚中州罢归,同子重过南楼旧读书处,怅然赋此。一湾卜筑水云凉,犹忆当年醉草堂。松菊留人三径月,芜菁照读五更霜。元龙句里楼千尺,徐穉门前秋半航。此日晨窗消茗话,还疑草带发新香。　曾有悬书照国门,南楼姓氏几人存。斯文聚散缘非浅,我辈升沉交更敦。音断钟期吾白发,穷途阮籍此青樽。森森野棘欺行路,似有吟声傍夕昏。　廿年兵火隔烽尘,十亩闲闲失故邻。傲吏还家仍四壁,故人对酒即三春。梁园冷散邹枚客,陶令全归农圃身。但得春山常送老,霜林挈我理归纶。

大雅堂　在渌溪。万历乙酉徐荆石建。元洲张瀚《题大雅堂诗并序》:徐君荆石大雅堂成,索题余。年家世好,为赋四韵赠之。时万历乙酉孟夏望后三日。诗曰:忆昔操舟问隐居,相逢伯仲侈征书。功名屈指云霄上,经籍传家蕴藉余。日月几何看奕叶,风尘笑我亦悬车。谁言大雅终遗佚,会有新恩赍旧庐。

厂阴书屋　在且适园之东,沈巽吾先生读书处。精舍数楹,题曰“厂阴书屋”,仿有九曲池,芙蕖灼灼,池上有大生庵。不久即圮。“厂阴”今作汉阴者误。“厂阴渔火”为栖景之一。吕律《咏横溪厂阴塔址诸胜》诗:系槎楼下菱花白,芳杜洲前月色新。何人夜唱江南曲,一阵风从竹里生。

吕园　在水北。吕北野与弟水山所居,梅林胡公平倭时每驻节焉。相传有《梅林访道图》悬于率致堂。堂后大楼五楹,藏先世书画,曰“樾馆”,其东曰“喜声馆”,又有“绵庆楼”、“一本堂”,甲第

连云，界于二邑。余详何《志》。

煮字轩　吕水山读书处。额为枝山祝允明所书。陈继儒撰《煮字轩记》：字曷以煮？名曰“安贫”。此安贫奈何？曰“乐道”。盖道始于一，分于三，参于三，三生万物，而体用全矣。圣者作之，贤者述之。高文名理，叠帙盈箱，无非字也，即无非道也。是故天有天之道，璇玑圜转，胆胸往来，天之道也。非字而天道无从学矣。地有地之道，刚柔异宜，南北殊势，地之道也。非字而地道无由究矣。及至文有文之道，武有武之道，王有王道，霸有霸道，以及制礼作乐，因革损益，何莫非道之所在，而非字不为功矣。故有取于煮焉。煮之者，学天也、究地也；学文究武，以待王者、霸者。煮法也，一人煮之，而一人有其道，人人煮之，而人人有其道。是故，不惟行之于其身，而又书之于此轩。轩乃吕应山、水山贤昆玉诸先生读书之所也。欲令后之子若孙者，咸睹字而思煮之名，其中有大候焉。煮之以乾之策，而二百一十有六矣；煮之以坤之策，而百四十有四矣；煮之以乾坤策，而三百有六十矣；煮之以二篇之策，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矣。此之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然，而章句之徒，学无原本，师无传派，六经之蕴义何知，八股之浮辞漫衍，惟急名利，罔希贤圣，此亦不善于煮字者也。此匾者，枝山祝允明之所书也。因索记于予，漫笔以记之。

且适园　在吴园之东北，沈巽吾别业也。花竹扶疏，远隔尘市。园中胜处，有会心堂。张祖望《冬日同沈寅工饮沈武仲园》诗：高馆开筵夜，清霜降浦时。传杯深坐幔，刻烛共题诗。古柳当阶倚，寒星去户迟。可知摇落后，一慰故人思。　金虎文长舆《集且适园得游字》诗曰：竟夜□花醉，连朝续胜游。鸟啼三径寂，风动一林幽。得句仍依韵，行觞更举筹。浮生长似此，何必慕丹邱。日涉

园成趣，沉酣酒破愁。花前无主客，物外足遨游。琴入茶声细，香侵诗句幽。侧身天地内，只此傲王侯。　张吉承《过且适园》诗：园亭虚岁月，破壁长莓苔。古木依墙卧，残花傍石开。燕泥空际落，虫响隙中来，独坐幽篁畔，无人漫把杯。　又《与武仲秋湄读书园中》诗：二子追随久，天涯意气连。琴书分席处，风雨对床眠。竹密迷溪色，藤低拂径烟。名园堪聚首，金石志期坚。　胡允嘉《沈氏园林》诗：长夏耽书癖，悠然闻鸟歌。山光寒栝柏，暑气浅藤萝。饥鹤探虫过，喧鱼趁獭多。骤来风雨色，其奈客心何。顾一寄居沈园，书此问之。其诗曰：瓶粟储还罄，鹑衣结几成。贫来不可赋，舌在且为耕。蓬艾园中没，尘埃庑下平。浮生信飘转，谇语细君情。　沈宝臣士鑛《且适园竹林》诗：深爱竹林地，清地映日晡。笋芽雷引箨，荷叶露倾珠。梅落衔时鸟，萍开动野凫。风流真二陆，春草独惭吾。　张祖望《同秋楣晚坐》诗：共坐西园暮，帘前树色微。山云全不动，涧草自初肥。月傍槐烟出，鸦翻竹露飞。还携一樽酒，同汝过渔矶。　沈宗坛《园居诗并序》：以冲弟卧病且适园，贫居淡然。人事概绝，环园皆水竹，半之橘柚，经冬贞萋不痿。即此杜门，日涉成趣，何病魔之勿遣乎？作园居诗，属同人和之。诗曰：不须焚剪识园情，觅路沿溪幽自生。径浅竹能添窈窕，塘宽阁亦浸空明。闲轩黛落尊前影，高枕莺留雨后声。漫道临窗池上好，爱闲谁肯踏沙行。　但看池草碧芊芊，莫问丹丘驻大年。删取竹梧虚鹤席，拨开荇藻漾凫天。步宜登蹑因添阁，坐对涟漪好放船。莫道此□成小隐，亭台多少瘗荒烟。　应门只许绿苔窥，懒数花风廿四时。病课止宜常莳药，贫缘且喜日能卮。吏呼不到陶潜径，燕垒犹寻山简池。潦倒久知忘姓氏，寥天何事避惊枝。　琉璃一段贮琅玕，□有渊人啸咏寒。半拓止宜荷盖葺，几人能许竹林安。时邻钟磬常封户，岂有轩车待着冠。遗世杳然聊自

托，不妨天地此身残。　架上残书屋上山，余生即此足投闲。庭虚仲蔚寒封草，卧稳袁安雪满关。梦破怀人消茗醉，苦吟得句报花阑。小年似此真兼日，霜信催人又鬓潘。　沈士鑛《晤羽周于且适园》诗：交更今昔老年疏，分手曾经水月除。室迩不须烦雁使，时深犹自断鱼书。相逢一笑存知己，愿我中心嗣古初。读史向怀瑜亮感，为君此日永踌躇。　卓人月《月夜步沈园调寄浣溪沙》词：闲逐新凉到远林，波情树性总撩人。阑干凭定却忘行。　手内掬将红月去，袖中带有绿萤明。兹游真个可怜生。　余详何《志》。

会心堂　在且适园内。金长舆《会心堂同人雅集，即席送范斗襄还祖将军幕》诗：几日春风返阖闾，故人樽酒肯留余。半生踪迹空弹铗，千载功名暂曳裾。得意漫夸新甲第，抗怀须念旧诗书。少年同学多应在，老大迂疏独愧予。

东园　卓光禄园。今之卓家衖、冯家衖，皆其故址。光禄孙卓方水时售于吴。沈椒羽《和别东园诗序》：东园者，在塘栖里第之东。逼市尘而不喧，积石幽峻，嘉树列植。间以名花灼灼，杂草迷迷。当其丰丛，藉软如毡，若坐深谷中者。更有曲水照排凳为桥，入于高堂之上。堂分四檐，皆通户牖。虽无雕琢，而宏敞清丽，所见无比。楼名大空，抚阑而瞰，可收四遐。超山数峰，与盆沼相间出。时有俗情，招侣集此以开洗昏鄙，便慨然有涵虚撷清之志。曾闻卓光禄公之盛也，歌筵舞席，坐榻裀褥，尊垒器皿之物，无不毕设。名公若弇州，若历下，皆来偃仰。当日视同兔园，雅论高言，诗文酬倡，咸为一时之佳事。而今如逝波矣。公之孙方水者，吾友也。格韵才思，冠绝时流。其形虽弱，其文甚壮。拳石尺水，为情几何。前往交东海诸君子，遂上蓬莱阁。观大海之血波汹汹岳立，登泰山俯见日出之区。行将问太华，拜古帝王墟墓，过圣贤遗迹，

如马史遍历名山大川而后已。断不若余子，琐琐恋此一勺水，一片石也。遗其指甲清尘，在方水固无大损。语曰：君子兰芳，无室而非好也。岂必东园哉！然巫山之云，龙门之涛，如此者，吾知其不可易矣。卓回《别东园小序并诗》：东园数武，为先大父光禄读书处。越数十载，余亦咿唔其中。盖八年起处无间。一旦卖为邻人，余将去作留别诗。檐前绿竹且森森，百种愁凄蓊郁林。月上颓冈勤□步，风来曲沼倦还临。闲时沈子掀髯笑，丙夜孙郎抱膝吟。从此故人应有梦，池塘春草已难寻。　欲绝烟霞路已封，篱边芳草为谁秾。日初黄鸟啼新恨，雨后青山想旧容。硬嫁蛾眉宁再续，空抛燕尾却难逢。最怜此地惟幽月，照彻愁城第几峰。　语溪孙子度爽《和别东园》诗：闻道当年车马堙，为来光禄启东林。幽岩实下南宫拜，高座常充北海宾。直以秋风成隐计，讵堪明月赠邻人。龙门冷落谁为念，倘忆王孙认角巾。　沈九畴宗垓《和别东园》诗：绕屋松柯不碍尘，朝昏吟影笔床亲。树留翠霭翻为客，楼借青山却是邻。邂逅花光遗独笑，萧条墨汁浣他人。从兹只觉愁空谷，淡杀藤萝月乍新。　释大香唵唵《别东阁歌为卓方水赋》：男儿随地诚慷慨，便欲悬壶射四海。荏苒偏多魏阙心，穷达由来属真宰。东林花鸟近如何，片片流霞逐逝波。舞砌尘香萦细草，吟坛墨妙育新萝。园兮园兮非我有，眼中奚物能存久。三季余风徒抚襟，六朝艳迹空回首。百年自信等蚍蜉，万事谁知付刍狗。朝来敬谢河边柳，千叠云山一杯酒。余详何《志》。

大空楼　卓氏东园中最胜处。胡允嘉《大空楼宴集记》：壬子秋仲，徵父以水部南行，秦山人郭生、僧询公、朴公，偕过空楼。余与穉谷为河梁之饯，中坐出梨园行酒。演月亭焚香，皆情种也。徵父曰：有情而同于无情，此宣尼氏家法。学者实恐堕云雾中，一往

无可奈何。故佛氏以空消之对空者,唯项籍、曹孟德辈,英雄霸烈之气差足相当耳。余曰:庄叟以柳下跖敌孔仲尼,亦此旨。虽然垓下一歌,穗帷落涕,英雄气尽矣。曹项诸人,亦岂能逃于情耶?焚香,盖桂英王魁事,桂英以负心诉海神,牢骚摧陨,无所不至。徵父曰:《离骚》之声乎?余曰:《离骚》之《天问》也。客不解所以。余曰:世人解《天问》,《天问》不可解也。灵均郁愤,触目寓形,无非悲怆,举古今宙合之事,无不可疑,无不可痛,如水激石,如风撼木,悲鸣憭悄,以寓其哀叹而已。说者必举其必有之事,必然之词,一一诠释之,失其旨矣。故文有理而不可解者,释氏当机之言也。文有情而不可解者,诗人象外之旨也。　卓明卿《大空楼落成同人集宴忆叔懋德》诗:楼成仙侣集,雄饮玉为卮。鹤篆通丹洞,鱼群戏曲池。林开归看竹,墅扫待围棋。辇毂问交颂,吾宗叔不痴。　又《夏日豹孙时行道叔饭大空楼次豹叔韵》:佳客翩翩至,无能具璧餐。红莲曲池引,丹桂小亭安。洞暗留云湿,蝉声带晚寒。岩中卧欲稳,冠已不须弹。　朱麐《大空楼》诗:杰构凌九霄,雕梁与桂柱。美人梦犁云,秋风罢歌舞。

癖茶轩　在东园内。卓穉穀读书处。胡允嘉《贻卓穉穀癖茶轩诗并序》:穉穀构癖茶轩成,索诗题之。久无吟咏之兴,负此诺责。一日僧文捧黄鹤茶过余茗上,香色异常,时天微雨,林木清涤,吹嘘鼎沥,烦滞都驱,穉穀读书此中,想益尽其妙,赋诗贻之。因笑□琅邪之茗饮,陆博士之毁论,俱非深嗜,强作解耳。诗曰:茶理精无尽,区分自有宜。沸汤开蟹眼,注碗斗枪旗。佳种殊堪秘,名泉恨未移。皋亭读书处,把对不胜思。

众白堂　在东园内。卓海幢谈经处。

梅花楼　在东园内。卓回《咏梅花楼已售他人复回卓氏》诗:

梅花楼傍旧东园，杜宇重归舌已扪。传咏七哀犹泣泪，铺张四喜总消魂。奉承宅在风光减，履信池荒烟树昏。孟浪漂遥吾得似，沧浪几曲溯昆仑。

吴园　在今冯家衖前，临东小河，北界冯庵，东距大渔池，皆其故址，园属沈氏。即且适园。售于吴因，曰吴园。沈蘧庵《下榻吴园》十首录五：近市难逃暑，忻兹消夏湾。流云看石屋，问水到花关。竹醉烟长定，林欹鸟更顽。扶筇逾绝巘，相与共追攀。　雨过林初净，池塘野涨开。老松迷古□，荒井复新苔。酒倩青衣供，书同绿坳埋。陶公三径在，班草赋归来。　柳塘新翠叠，并坐剧流莺。集艳临花史，微吟动客情。黑甜蕉入梦，白战墨流兵。洞品迟云过，诗潮点□轻。　林依千尺秀，委地落松杉。独鹤眠方稳，梁雏语正喃。蕉书烟作带，泮水月为帆。请署山中相，云官纪职衔。　蒙茸余积翠，遥望阻湘帘。径绕琴心湿，苔芬屐齿尖。茶烟浮篆细，柳汁衬衣纤。燕雀娱长至，啁嘈过小檐。　又《咏吴园用祖望苕溪道中韵七言绝句》七首：偶然看竹何须问，聊复居停且著书。兴到临池张大幔，笔床茶灶度三余。　董园三载未云窥，乍喜花关掌侍儿。草榻芦灯粗掩卧，漫炊丹灶锻新诗。　参差竹阁翠阴遮，袅袅疏烟洞口斜。闲着小僮耘败箨，石栏雨过缀莺花。　不为桃源学避秦，探幽应得故人心。无粮纵复癯同鹤，满眼清华定不贫。　四望林皋野烧明，蒲葵照水伴鸥盟。空堂孰唤离人梦，满树黄鹂啭数声。　重门花事报书帏，却趁新篁解翠微。镇日池塘双睡鸭，浴残毛羽上罗衣。　枕藉高眠草阁东，朱樱低亚纳春风。笼鹅逸少归何处，幻作兰亭亦自工。　《吴园小集并序》：园向属吴氏，吴宦游闽中，殒于任。子姓凋落，亭台丘壑无复当年胜事矣。同人漫游及此，兴会所至，感慨弥深，各赋五言一章。范寄庵钊诗：群贤多逸

兴,寄托在林泉。佳句堪留景,荒园遂此传。楼台存旧迹,花鸟入新年。无恨悲歌意,相看各渺然。　金峤庵长舆诗:十年名胜地,今日此重游。亭圮还余石,花开欲傍楼。松风□□梦,芳草亦知愁。对酒休辞醉,相逢半白头。　卓火传天寅诗:金谷王孙杳,春风芳草新。晴丝留夕照,啼鸟惜春晨。搔首伤迟暮,论诗忆故人。相逢慰潦倒,酌酒莫辞频。　沈秋湄苕祥诗:曲径仍幽草,危楼倚石梯。禽声四面合,花雨半林迷。载酒凭谁主,拈诗不问题。古今浑俯仰,拚得醉如泥。　沈默堂瀚生诗:入春无一事,相约看花来。喧雀争枝坠,游蜂带莲回。登楼应有赋,列坐更衔杯。莫道兴亡异,寒梅一例开。　不负探梅约,金尊永夜传。已看花烂熳,更觉酒缠绵。竹影翻残照,松风度晚烟。相期日日过,共醉习池边。

金长舆《重集吴园》诗:记得梅花发,同人此共游。伤心诗感旧,破涕酒浇愁。岁月谁能改,头颅我自羞。举觞还白眼,聊复一登楼。余详何《志》。

按:前明栖水园林之盛,始为水北之吕园,继则沈之且适园,卓之东园。嗣德清吴邦相之犹子宏文购沈园,为别墅,称为吴园,旋又并购卓氏之东园,而园址益扩。不数年间,宏文殉节于闽,园亦渐圮,荒烟蔓草,垂三百年。居民佃赁,尼庵割据也久矣。今之栖溪讲舍,即吴园故址也。仁和邑侯河南高君卓如,下车之始,首励士风,创斯讲舍,以淑多士。昔年胜地,其兴起之机乎?

柳堂　在今镇南俞家舍,《仁和志》载入古迹。胡庶常著书处。徐垫君士俊《柳堂方舟记》:柳堂,故胡休复读书处也。俞子惠公踅游其间,惜其无柳,乃于小池环植芙蓉,以助摇落之气。因作小舟于水上,长可九尺,广七尺,其形无首无尾,无舵无橹,深稳而方,能坐四五人。遂名之以方舟。今年余与惠公、孔宾、辛彝俱被放,复

相聚于兹。朝夕为泛舟之戏。惠公语余曰:诸君子知此舟之可乐,而不知其无利于涉也。假令临大川之中,洪波巨涛,汹涌澎湃,将块然一物,安能瞬息而致千里哉?余叹曰:子诚有激乎其言之然,而败荷寂寂,衰柳疏疏,舍此不乐,恐方舟亦叹人矣。况今之坐罪,比画尺一者,果皆舟楫之俦欤?而吾与子,徒以一片济世心,击楫中流,吾惧其方枘而圆凿也。癸亥重九日记。　胡胤嘉《自咏》:柳堂欣自足,向山一栩栩。双薇代粉铺,芳馥散庭宇。朱明接徂暑,摧风亦妒雨。樆霞夺火然,婉艳谁为主。计余去五旬,面目半尘土。对之忽破颜,花情若添妩。前月咏花人,垂头理训诂。　又《三月三日过柳堂感怀》诗:感兹韶令日,解禊赴清池。草色全舒绿,春风各自持。将离赠别思,喧景长情痴。更笑参军会,空传一句诗。　张无疆亦临《同吴子往柳堂看月》诗:月落阶如洗,花枝印浅池。影移松作势,波动柳难持。鸟伴迷萝径,茶烟逗竹篱。清言披道韵,共此惬幽期。　张半庵超微《题柳堂》诗:一片闲情寄水涯,桃花零乱柳花斜。堂前□□舞书帙,客到闲消数盏茶。　朱麐《咏柳堂》诗:深柳读书处,青山足偃仰。盘砺人文间,奇情矜一往。

韩应潮按:柳堂故址在镇南俞家舍,为休复别墅。何氏《志略》以柳堂为休复故第,系以钱牧斋诗,误也。休复故第,自在胡家桥,非柳堂之远在镇南者。

鹤隐楼　胡允嘉别业。胡允嘉诗:偶然合并讵胜陈,明月清樽对故人。研席昔游如梦寐,亭池此夕半荆榛。仅余邺架能容老,料是青灯不妒贫。大阮咏怀兄忆得,松号泉咽倍精神。俱详《仁和县志》。

借竹楼　在陆郭。徐大津曰:余宅后隙地,邻叔氏园。有竹亩许,傍墙筑楼,西向出牖,暑月坐卧其上,每微风至,翛然欲仙。因作《借竹楼记》,并系以诗。　徐大津灏《借竹楼记》:古人贵竹,比

之君子。苏端明曰:人于王公大人,面则君公,背则尔汝。至于竹,则前后无异辞,王公大人不及也。予性嗜竹,而隘于居,墙屋四匝,欲索一隙地置竹,不可得。予叔巽之,与余邻,屋后有竹数百株,短垣障之,仅见其屋,翛翛焉耳。与伊人咫尺,犹河汉也。癸酉之冬,始构小楼于墙之侧,横缩各五步,啬于身而丰于目。南面则予卧室在焉,东与北则平原大树,村烟樵路,耕作负担之景悉在望中。其墙以西,皆竹也。楼去墙止三尺许,时大雪,余与客登焉。见竹梢着雪,皆偃扑入楼中,以手振之,铮然作人立。有如宿雁之初起,筝弦之乍绝。余雪淅沥,狼藉委地。又如醉持昆刀而碎珠玉。予曰:乐哉。予叔氏之假我以竹也。非假以竹,实举天下之贤人、君子、王公所不得迫而友之者,而亦假之。古之人鸡鸣而起,杂佩以问,以求亲于有道,而惟恐其不得当。至有为林宗之,洒扫之,慎之佣作者。今予为饮食脩脯之费,而日与贤人君子相对,收其贞固英挺之益,以消龌龊软美之气,所得已多矣。昔子猷所居,辄令人种竹,夫必自种而后有犹不免乎遗弓之诮。客曰:子猷固奇士,或时无可借,故须自为之耳。余曰:若是,则予之遇,又贤于子猷数倍矣。客因浮白,起为予寿。而名其楼曰“借竹”。　徐灏《自题借竹楼》诗:屋角萧森宿露含,西邻占尽不知贪。风连渭水声如一,雨过湘川影见三。赠我兼饶青玉佩,思君久别绿天庵。由来看竹何劳主,管取琅玕未觉惭。　徐士俊《登借竹楼有感》诗:西窗一水映玻璃,更有琅玕护短篱。风雨十年存旧榻,飞鸣三载忆空帷。莫伤前度桃花色,犹喜新城棠棣碑。零落诗文同陨籁,青编收拾好追随。　仁和夏赞生之彦《咏借竹楼》诗:溪楼百尺俯琅玕,常得摊书带月看。萼棣交辉相掩映,莫愁遗籁夜生寒。余详何《志》。

竹里馆　在界河村。范大超乾民《夏日过卓去病竹里馆赋赠

兼呈休仲》:郊原去市不数里,凿河为界汲江水。旱涝无烦事曲防,远山苍翠堪凭几。此地犹来漫棘榛,囊书卜筑近有尔。知尔才高厌世氛,握管排云众披靡。竹坞茶烟不断清,瓮头绿蚁呼知己。知己何妨竟日过,玄吐雄谈亦何绮。盘兼野蔌兴偏浓,鲙切银丝味更美。有时散步南陌间,有时高卧北窗底。北窗南陌足悠游,筐中赋就三都比。愿君从此益攻苦,胡生帜赤宜与伍。他日岩廊网绣虎,始信双珠出合浦。　沈旷子国佐《送卓方水读书竹里馆》诗:君家竹里馆,一径垂幽绿。水光溅溪草,孤云栖乔木。林梢架危楼,景阳构堂屋。密藤当牖纠,山色凭窗宿。开旷驱喧昧,静者所卜筑。今君居此中,恣古讨幽独。抗迹谢风尘,迫踪发素蓄。逍遥穷妙理,超豁双耳目。夕霞散洲渚,清月照蒿蓼。丙夜读书罢,惊风泻檐竹。　胡胤嘉《沈自玄、都平子过竹里夜饮》诗:轩轩来二妙,杯酒自辉光。市树桃花烂,筛空竹影长。亦知书作癖,应笑瘦为狂,莫讶能相似,才华正取当。　又诗:尽兴何妨夜,村中酒易赊。长离迷雨脚,急景转天车。朗月明眉宇,春葩灿齿牙。第惭玄尚白,空复愧谭巴。　卓明卿《溽暑拂拭山馆居豹孙二首》:吾庐亦自爱,隐约渌溪滨。洒扫呼愚仆,幽寻得故人。炉烟消永日,书卷伴闲身。深竹忘炎暑,荷阴酒劝频。　辟掠轩楹静,鸣蝉动晚凉。榻阴分夏雨,鬓色共秋霜。留客瓜初熟,宜人茶自香。始衰正相得,日坐学空王。余详何《志》。

榴阁　在竹里馆侧。卓去病著经处。见《仁和志》。胡允嘉诗:倚阑骄得势,逼夏喜迎阳。逐雨枝枝润,翻风叶叶香。怜将花许面,爱是子同房。却疑双贺燕,相趁费商量。余详何《志》。

清轨堂　在北小河。为永泰贞女吴柏舟栖里住宅。后属姚姓。金张《清轨堂看垂丝海棠》诗:乍晴几尺夕阳斜,堂敞轻寒不可

遮。寒食节过将谷雨,海棠白得像梨花。易看滚滚红颜色,爱听冬冬画鼓挝。不是戏场依老伴,有何良策遣恣嗟。

水一方 入斋、莲旬、蕊渊三先生著书处。距镇三四里,深不在山,近不在市,园亭雅称,于斯为最。 吉西邻大来《秋日同卓襄野左车水一方晚眺》诗:一泓野水荡斜阳,阵列烟空度雁行。瘦削秋山对贫病,飘零黄叶动悲凉。横塘露冷蘋花白,曲径云深桂子香。暮色渐底呼秉烛,同人小饮话更长。 《胡允嘉集·左车水西分韵》:桐楸瘦如束,日徙一檐凉。入午花香满,将秋蝉噪狂。昵交无半在,欢会可能常。得尔云霞侣,频开待月觞。 又《与卓仲虺集饮水西》:岁华蟋蟋可胜叹,对酒名流取兴宽。日落半峰秋气荐,荷顷千叶露文溥。觞无苛政清为圣,坐有幽明臭自兰。吾亦结庐连曲巷,蒹葭如织恣游盘。 卓火传天寅《重葺水一方村居》诗:纵横畴昔叹虚声,岁老欷歔话不平。此日自渐余范滂,当年空自慕袁闳。非关多难三分识,岂为经霜一倍明。丛菊正题招隐句,孤怀好傍玉壶倾。 春明犹忆望鸣珂,此日乾坤岂荷蓑。十载云霄无健翮,三霜摇落自高歌。垂丝莫问长杨苑,曲涧依然太液波。为爱诸峰舒远眺,夕阳楼外点青螺。 湖海劳劳谁念子,古今落落独愁予。萧条元白难知己,约略巢由总未如。月拥归云时极目,烟浮野水足相于。荒阶太息空人到,草长天寒理故书。 园孤宛转绕芦汀,稚柳垂桃尚未零。辟土悬犁当雨歇,开林放牧避花醒。山回洞老龙留滴,谷隐云繁鸟纵翎。但使闲居无警柝,何妨襆设塞重坰。

峰高黄鹤能孤起,历历诸山若比邻。石马重来嘶夜月,金龟犹自老秋蘋。难忘蓂荚寒灰历,同傍烟霞酒市春。年少一时行乐地,蹈歌曾记太平人。 空蒙寒日出墦间,社鼓齐喧陌上还。弱絮横依三尺水,雏花斜照一时颜。醉寻古调凭高岭,冷插人烟过小湾。我

意他时饶逸兴，哀弦急管并跻攀。　无山堂里叹浮家，先业飘零委落霞。秋老愁闻燕市筑，春归长梦秣林花。耕樵骨肉差相慰，杖履交游尚未赊。咫尺鉴湖谁得乞，天高露冷自如沙。　周清林绰《咏水一方》诗：才华直并水涟漪，家学渊源众所推。不信依人仍宛在，相将犹作阻长悲。余详何《志》。

花林草堂　在水一方之侧。卓远条构为别墅，短垣杰阁，曲槛长廊，名卉奇葩，罗置篱落间。自号曰“花隐”，颜草堂曰“花林”。沈元琨《题花林草堂，首用春夏秋冬末限花林草堂韵》：春行不惮武林遐，已入桃源仙子家。一带芳林喧鸟雀，几湾流水抱桑麻。游闲每日呼移艇，长啸临风命煮茶。无数人间闲草木，只耽情兴在梅花。　夏日荷亭暑不侵，葛衣草屦坐来深。开帘风拂香盈几，看剑云生气绕镡。会有高吟同白雪，宁无好友薄黄金。晚凉何物堪持赠，烟锁横塘月满林。　秋到名园风景好，晓惊残萝啼莺老。芙蓉露浥洒空江，桂萼香生飘远道。处处渔歌指岸来，家家络纬当窗早。凭栏徙倚不胜情，柴桑宗莫披荒草。　冬冷还裁薜荔裳，负暄此际足徜徉。未登晚稼场先筑，梅绽晴枝雪并芳。漫说张衡多感慨，久知阮籍本疏狂。问奇拟向溪南醉，渭水寒声似绕堂。　仲道久恒《和卓远条花林草堂诗》：秋风一夜闲庭扫，万户寒砧乘月捣。候雁成群天际飞，乔松独干溪边老。东篱把盏和陶潜，北牖吟诗傲贾岛。夜静寒蛩绕砌鸣，空阶一任霜凝草。

相於阁　三李斋　在水一方。卓珂月颜其阁曰“相於”、斋曰“三李”。　徐士俊《同珂月相於阁夜坐》：风雨楼中夜，诗文醉里禅。冲寒搜险句，怀古入高天。墨燥非嫌黑，香残欲送烟。分灯人去后，独自抱琴眠。

竹素堂　一名三径园。在月波桥南。西岸张半庵曰园，为宗

人存竹公故业。积石累山,宏敞精洁。先介石公绍之于前,兄重明复续之于后,遂为吾家最胜之所。雪溪韩敬题曰:元卿在杜陵时,林下开三径,惟求仲辈得游之。余与重明先生,联床刻烛于兹有年矣。主人固杜陵匹也,但余有愧前哲耳。　徐士俊《竹素堂见桐花落地》诗:闲来剥啄未开门,深巷桐花覆短垣。记得去年当此日,竹风扫榻绿蕉繁。

深斋　在竹素堂之左。隆庆二年建。　卓天寅《都下忆与襄书、虎文、玄牂深斋夜话》诗:向晚垂堂坐,高凉竹径知。暮云生瑟瑟,初月故迟迟。桐井寒千乳,茗园斗一旗。故乡沦落梦,烟鸟费相思。按:襄书为张半庵侄,深斋,其故居也。

五云阁　张紫羽暮年娱游处。　胡天牧涵《五云阁》诗:吾徒置身苦不高,每思息影辞尘劳。岂知青天只在群象内,下视万类如秋毫。君家故园在栖水,解组归来罢旌旄。滔滔世路风波险,闭门逍遥成濮濠。况复胸中富丘壑,崇轩小架恣经略。曲阁回廊数百椽,花上明楼楼上阁。阁上云霞夹彩虹,陆离五色争磅礴。一线清溪在下流,吞吐斜看帆影掠。长林茂对树千章,木杪间关喧鸟雀。远山乱点佛头青,断续墙腰布疏落。始知天地大苑囿,不劳斧斤事穿凿。莽莽苍苍千万重,壁上画图都不若。宵来明月大于斗,我欲探之如在手。下方灯火辉夜光,灿烂骊珠悬户牖。况乎中藏万卷书,奇文秘字皆蝌蚪。君家有子谪仙才,下笔纵横无不有。他年较书天禄阁,想像三台如北首。不辞丹诏凤衔来,年少王臣欣拜手。闲心老被白云留,驱车懒向风尘走。坐看南峰不厌频,群峭摩空如倒帚。炉香缭绕接晴岚,座上嘉宾数琼玖。咄哉君家兄弟贤,诸子从来称孝友。兴来意气矫如龙,恨不长河搅为酒。与君大醉复狂歌,一吞云梦之八九。　张元时广平《五云阁》诗:女娲昔日补天

缺，炼就犹余五色石。精灵千古不可泯，散入遥空作五云。有时飞向南薰殿，明良一庭歌烂熳。有时吹入芒砀山，沛上亭长相往还。或逢樵许隐君子，幽花芳草留之住。或时缥缈蓬岛间，素鸾白凤相追攀。人间天上闲凝盼，却向阿翁楼上见。阿翁拂衣归几时，冰雪宛尔仙人姿。笑指龙文吾今子，遥看五云自来去。楼阁高高高入天，照见苍生未息肩。谢公雅志犹堪托，丝竹东山且岁年。　金虎文长舆《贺张紫宇前辈五云阁落成即席赋赠》：仙人自古好楼居，五城十二凌清虚。烟光缭绕佩声远，鸾骖鹤驭翔云车。怅望仙踪渺无极，不道蓬瀛近可接。张公骨相天下奇，五马归来三径辟。青眉绿鬓映朱颜，古稀之寿等少年。结庐人境远尘事，潇洒园亭一洞天。年来卜筑更奇胜，重楼复道高无并。不借都城百雉加，三层突兀真孤峻。远眺平林落日寒，俯窥烟霭覆南山。琼卮玉液开兹夕，我来登之乍欲仙。借问张□长坐此，何如缥缈白云间。

崧斋　在栖里之东南东小河。卓尔昌字仲期之别业。内有石禅庵及醉石。　吴梦旸《饮卓仲期崧斋复过石禅庵》诗：入门远人事，率然酒盈觞。江静乱帆夕，树交孤馆凉。苍藓萦绝壁，白云起空床。还寻诵经处，坐来闻妙香。　翁绍掀《题卓方水崧斋》诗：老树亭亭百尺尊，名花幽草列儿孙。鸟惊怪石翻帘下，鱼呷崩云上水痕。海内文章归白社，山中日月属青门。相逢且话幽闲事，抛掷雄心未敢论。　卓明卿《赠李士牧见访小集崧斋》二首：遥识西来气，停桡忽扣门。叶飞方扫径，语罢一开樽。天际寒鸿影，岩头霜菊繁。廿年心上客，烧烛坐黄昏。　谁道青霞侣，翻从白社寻。杯浓情更洽，交淡意偏深。画壁藏丘壑，援琴卧竹林。伯阳清净业，千载尔能任。

石禅庵　在崧斋内。　屠隆《咏石禅庵为卓徵甫赋》：开士擅

藻林，才誉驰瑶琨。中岁栖禅寂，避世息人喧。遗世神不滑，弢精德若昏。精庐宵以深，为林象祇园。鸣鸟伽凌音，灌木花雨繁。力谢有身累，静讨无生言。万事等泡沫，虚空浮云奔。能所一以遣，滓秽何足论。学道悟流水，请看莲花根。　王世贞《石禅齐》诗：以禅呼石，石不颠头。指石为禅，禅笑不休。禅亦强名，况石赘疣。石在汝臆，带汝西游。曷不椎碎，置之东流。自在无碍，荡荡悠悠。汝既坚顽，如石水投。取指譬月，求剑刻舟。石言则妖，我何哓哓。飞散洪炉，才点即消。　卓明卿《和答张山人伯咨石禅庵写经毕还槜李有作留别》诗：清霜无奈薜衣侵，摇落徒悲宋玉心。白首未逢甘抱扑，青山能到爱鸣琴。交因贫贱情偏切，别向衰迟意不禁。留得经函珠字字，尔当庄诵意何深。　又《次答张山人手书法经付石禅庵中，余业往山阴山人见怀》诗：法华七品卷中收，洒翰翩翩贝叶留。千载印心归宝藏，二时了义认银钩。石潭能照莲花净，金粟偏依梵界幽。放棹山阴好乘兴，不知张果抱经投。

梧斋　沈劬白宅后读书处。竹木周匝，环植梅林，有玉兰合抱，花时远望宛如雪山。　金岑老《梧斋咏玉兰》诗：不须有叶亦成阴，合抱围余高十寻。规璧器传为玉树，万千兰聚作香林。影斜耀日寒光乱，风过连天雪浪深。俗紫凡红愁怅甚，一年一看寄遐心。

传经堂　在长桥之西。卓亮庵以祀入斋、左车、珂月三先生，并藏卓氏遗书，有《传经堂集》行世。《仁和邑志》载入古迹，云卓氏三世读书处。旧在市东。或指东园。今其孙天寅，移官塘口，并筑石坊，旌其母节。湖州府维扬后学吴绮撰《传经堂记》：苕霅之东百里，环山而秀，回水而清。桑麻平野，闾闬辐辏，曰塘栖。固杭湖两郡接壤，而南北之孔道也。塘栖之西，有广济桥，里名长桥，水陆络绎。桥之西，辽廓平旷，荡若无外，有楼观亭榭萦带骞腾者，卓氏祠

宇在焉。其堂曰“传经”，为火传氏天寅祀其曾祖父入斋、莲旬、蕊渊三先生处。后乃潴泉为池，插竹为篱，松柏花石，旋拱其际。堂之傍，更为三楹，曰“只是读书”；池之中有亭曰“水心云影”；循池而南，方阑为廊如带，曰“且吃茶”，昔董宗伯公思白所题也。廊之前有亭曰“泠泠来风”，更转而陟数级以上，曰“相於阁”，蕊渊先生因阁有诗，火传因而属王吏部西樵题之。南可眺皋亭、黄鹤，西则武康、封禺诸峰，皆在目焉。阁之下，小构数椽，树以桐阴，曰“无事此静坐”，入斋先生旧额，欲其燕居默处端坐凝思。绕廊数武，界以短垣，曰“桥西草堂”，其上以贮三世遗书，下以俟子孙讲读其中。余顾而乐之。水之流者，若蓝，若镜，若练，若縠；山之峙者，或伏，或骛，或盘，或踞；以致危樯劲橹之往来，渔歌牧笛之互答，清风欲生，翠烟自留，斯皆卓氏之伟观与。虽然，卓氏三世皆一代大儒，入斋先生搏学探濂洛，一经自怡；莲旬先生发之名重天下，负嵚奇历落之致；蕊渊先生人月，以未遇早逝，世谓才命并同长吉。迄今巨公名贤，无不知有三先生者。今火传名又大起，二子允域、允基，皆克继家学。斯地而有卓氏之祠，山将益秀，水将益清矣。火传为余言：自垂髫丧厥考，母孺人丁氏，苦节三十年，以长以教，俾子若孙，底有成立。顾先人即世时，宪司允南浙绅士之请，为建文人祠未果成。康熙元年，母周一甲子，诸绅士复上母之行于三台。三台檄学使者旌之曰“节孝”。未几，母见背。今于斯堂，立三世主于上，岁时蒸尝。凄然风木之余悲，忾然音容之如在，不知涕之泣然也。呜呼！聆火传之言，见火传之苦心，可谓孝也。昔长白之山，以范文正公而重；濂溪之水，以周元公而重。今卓氏子孙，式其祖训，益懋厥德。凡文正之相业，元公之理学，皆可自致。四方之士过其门墙必将太息曰：此卓氏三世传经处。而其家学复渊源如是，盖低徊不

去，赞美弗绝者，岂第如余之今日哉。乃为之记。时皇清康熙五年，岁次柔兆敦牂，律中南吕之月。　严我斯《传经堂》诗：吾友火传天下士，少年磊落声名起。君方弱冠我成童，结交共指苕溪水。别来荏苒二十年，头颅萧瑟已如此。予方高卧长安庐，有客叩门迎倒屣。颀然拱揖相我前，知是君家丈夫子。袖中携来双鲤鱼，复持一卷冰雪书。长跪开书读且羡，羡君世德高门闾。君家侍郎垂遗烈，英谋毅魄真人杰。厥后播迁家西吴，相传数世多贤哲。入斋莲旬名巨儒，高风独行人追趋。蟾台蕊渊大文舒，光芒万丈照寰区。伟哉卓氏三先生，风流不愧汉西京。前有韦孟及元成，箕裘累叶何峥嵘。吾友读书怀先泽，岁时俎豆羹墙接。此堂岿然号传经，遗书万卷留讲席。我曾扁舟过塘西，古垣松柏昼凄迷。皋亭山色环苍翠，霅溪之水清无际。上有园林气郁葱，流连太息追高纵。呜呼！人生不识名教乐，六经往往成糟粕。浮名富贵安所为，传经之名良可思。看君名山图不朽，令子才华亦无偶。安得拂衣登此堂，弹瑟坐啸共徜徉，高山流水永相望。　顾豹文《传经堂》诗：世业图书自校雠，有怀并欲树千秋。青藜不止悬天禄，玉尺还期属夏侯。朝拥百城三径辟，夜连七阁一灯收。锦函莫但酬家乘，门外横经正未休。余详何《志》及《传经堂集》。

芳杜洲　在唐栖市南。先为杜处士怀南别墅。处士卒，归卓氏。卓氏名曰芳杜，俾处士之名，与洲俱传也。吕水山传，卓文卿绘图，文三桥书，一时称盛。仁和《邑志》入古迹，并采卓天寅诗注云：园中为介如堂、三石台，有峰名“舞袖”。东偏旧有“夕阳明半楼”，今更为廊。西为月波楼，面皋、鹤诸峰。左为灵籁馆。园后为白雪堂，光禄月波诗文结客之所。园有梅桐二株，异种也。园为嘉靖间卓明卿手葺，至顺治间卓天寅重葺，名宿题咏，诗文不能备载，

惟取其尤著者，以志大略。　《芳杜洲别业诗序》：异时予入越，过槜李、石门之间，千波纵横，翠水如玉，蒹葭一方，动伊人之怀。芙蓉别浦，兴姝者之恋。于是禽鱼亲人，山水娱客，兰桡久驻，仙源未通。伫子真于谷口，企德公于鹿门。徘徊不逢，怅怅而去。盖至今看画壁以云生，抚琴操而谷应，徒负少文之僻，不胜安道之思矣。爰有卓氏名流，钱塘胜侣，青霞在想，流水移家。王孙之业千金，儒者之宫五亩。匡壁凿而渔火入室，董帷下而莲歌落枕。名洲则芳依谢篇，指草则杜书屈赋。桥成乌鹊，君平卜云汉之槎；路是桃花，刘阮拾胡麻之饭。琴书满座，学敦煌之孝廉；钟鼓到门，傲饮泉之太守。遂将借柳而传先生，种松而名处士。卓君乎，子真安而乐之哉。方今圣人龙飞，宇宙开朗，黄河见底，紫气塞关。筑傅岩者，和盐梅之鼎；钓岩泽者，应星辰之奏。檄书劝驾，蒲轮逼行，易芰荷以画锦，起环堵为朱门。帐未空而鹤先怨，人欲去而猿预惊。北山移文，予也先就，糠粃在前以引珠玉，诗不云乎为王前驱云耳。隆庆改元春三月下浣日姬，吴王稚登撰。　黄姬水《芳杜洲》诗：小构沧洲上，寰区别有春。如何芳杜色，偏愜山中人。流水堪澄虑，闲云可伴身。精英罗百代，未许久沉沦。　吕需《春日过卓徵甫芳杜洲》诗：水竹幽栖处，高人此结庐。一尘飞不到，片月与常居。莘野疑真隐，磻溪笑老渔。只愁兴物色，早晚下纁车。　卓明卿《洲上偶成》诗：首夏繁阴坐转清，泊然于此谢浮荣。窗中不尽青山色，槛外长悬流水声。白眼风尘难敝褐，黄金交态薄时情。吾徒只合高支枕，寥落休论世上名。　沈朝焕《陪屠长卿游芳杜洲》诗：水上浮云意渺然，疏花片石共留连。竹林孤啸从初地，河朔风流坐小年。白雪晴飞消火宅，冰壶露湛出青莲。烟萝晚合贪余赏，贺监清真倍可怜。　卓天寅《芳杜洲葺成隅咏》诗：月满波乍流，暮色萦如带。

凭景敛愁心，藏辉映山外。入风动虚阁，老树荡根带。残莺尚流音，栖翅并来会。溪容秀可挹，林薄枝如盖。新篁渐披离，凭垣出轻籁。远嶂青依然，烟霄颇称最。纡徐泛小舠，独往聊击汰。盘礴竟何伤，众芳未芜秽。新交忆往缘，摇落增微慨。　介如连层槛，结构依河汜。三峰石作台，舞袖带寒水。孤贞鲜所托，消息辨真理。远树漾浓绿，晴阴逝如驶。楼残夕阳半，平廊淡徙倚。爰申绍往心，芳杜眷兰芷。落花点石淙，环激见流峙。缅怀亭中人，岳立何齿齿。　先生雅好吟，堂成歌白雪。文多四海推，交薄应徐列。中原七子兴，何李为磬折。含情慰沉冥，丘壑恣恬悦。甘泉赋早成，封禅书堪述。平陂散百忧，微言未终绝。田窦高楼台，风烟乍销灭。陶猗真蝇营，窅然丧金穴。以此悟推迁，遐哉识优劣。　海桐何扶疏，霜威傲松柏。垂垂阅百年，苍然郁寒色。敷曼岁月移，灵根不终坼。萦石多蔽亏，朝华顿焉易。雨露非独恩，造物念滋息。局促宇宙间，蔓草遂奄忽。宝之贻后人，大隐丽金石。

介如堂　在芳杜洲。程大伦《过卓月波介如堂》诗：仙吏园新辟，芳洲自昔闻。却将黄鹄志，聊与白鸥群。突兀山峰出，周遭一水分。他时安石起，无愧北山文。

灵籁馆　在芳杜洲。沈太玄朝焕《题卓生灵籁馆》诗：大窍原吹万，凄清并入林。风帘参玉笛，月幌动孤琴。谷静凝玄牝，禽来亦彀音。声闻却忘后，萧散对冲襟。

月波楼　在芳杜洲。卓宗茂《冬夜同沈懋学、吴宗高、吕时行集月波楼》诗：月出黄鹤山，寒风素流影。照兹溪上楼，泠然虚籁静。清露下高空，长烟生半岭。相逢期一醉，安用是独醒。

遂初草堂　在横潭之东，张半庵别业，颜其堂曰“遂初”，楼曰“卧痴”。古木修篁，环流叠石，名流题咏，旧有专集。徐士俊《横潭

遂初草堂记》:横潭遂初草堂,踞西水之南。遥瞻皋亭黄鹤之翠微,近接超峰临平之青霭。窗槛之外,俯临溪潭,芳杜为邻,菱歌互答。中植翠竹、绛榴、桑柘,四围颇饶野趣。从桥南白板扉入,曲径逶迤,小楼矗起,颜曰“半庵”,盖张子有道之寓言也。庚子端阳后一日,余从京师归。主人招予坐斯楼,酌以旨酒。因即席赋诗云:“修竹藏千个,高斋署半庵。携将午日酒,来看晚晴岚。仲蔚蓬蒿隐,玄真渔钓参。故人此相聚,榴火照溪潭。”张子乐之。为余言:碑石已具,惟俟文章,以垂不朽。余愧非弇州山人,安能不朽人。惟是草堂去敝庐咫尺,可与朝斯夕斯并称桑者。当时蒋诩开三径,仅许故人求仲、羊仲往来,似太枯寂。张子当推而广之,或赋诗谈禅,啸傲此中者,不止香山之九老、庐阜之十八高贤也。草堂主人,其以予言为有当否乎?计所费约五六百缗,考其岁月,则自戊子之秋初,迄于庚子之春杪,可谓一片闲心劳劳于丘壑间也。昔人谓不闻巢由买山而隐,殆不其然。是为记。　吕律《横潭草堂跋》:古来高隐之士,托迹溪山,必踞溪山最胜处。如渊明栗里,摩诘辋川,和靖之孤山里湖,其人之性情,与山水之性情,合而为一,故人传而其地亦因之以传也。栖上最胜,无如横潭。吾友半庵,筑庐其上,读古咏啸,著述自娱。予尝与半庵珊步履于临溪堤岸上,古木垂阴,见水光山色,晨夕万变,秋树苍黄,芦花摇白,渔舟野艇出没于烟波之间,斯时幽情独抱,意与景会,其旷怀高致,有迥出古人之上者。其人与地,不因之以俱不朽乎?埜君斯记,又能写照传神于笔墨之外,不独半庵之性情,即横潭之性情,与之俱出,庐山真面目其在是哉。漫书其后。　沈去矜谦《寄赠半庵道翁横潭别业》诗:闻君筑室傍横潭,醉月眠花兴自酣。野水寒云生古岸,乱山斜日隐秋岚。鹿门避世应难问,鸿宝传家许共探。千载羊裘同此意,少微谁识在

江南。　沈武抑瀚生《留题张子横潭别业》诗：皋亭爽气薄丛篁，满目溪声近楚湘。芦荻春深藏乳燕，芙渠风细浴鸳鸯。一樽常满思文举，三径时开胜辟疆。入暮渔歌发清唱，更闻零露散花香。

卧痴楼　在遂初草堂之侧。　金渐雕羽周《题横潭卧痴楼》诗：主人卜筑横潭边，高楼百尺临清川。桥畔人归芳杜渚，门前歌响采菱船。自言尘市无可适，聊傍澄江开远色。朝飞虹雨挂阑干，暮卷江涛走画壁。倦来岸帻倚前轩，对面遥峰黄鹤翻。黄鹤仙人杳然去，朱幡绛节空相援。此时凌虚聊兀坐，东阳八咏谁能和。世人龌龊羞与群，南窗高枕堪长卧。一枕名山已卧游，觉来还自瞰湖流。天高日落吹长笛，催落湖边万树秋。　释圆瑞怡晖《题横潭卧痴楼》诗：经年频过此，剪烛坐钟残。地僻身堪隐，楼高卧自安。松声风满树，竹影月千竿。挂衲如相许，栖迟共岁寒。

按：卓氏之传经堂与芳杜洲，张半庵之遂初草堂与卧痴楼，在当时各有专集。今虽散佚，而诗文之见存者，尚不下百余篇。兹志限于篇幅，不能全录。择其要者，以志胜概。然琳琅珠玉，割爱为难，拟都为一集于志末，以志栖水当日诗坛吟社风雅之盛，并以见先辈之流风余韵历久犹存也。

见山堂　在横潭。即张半庵草堂旧址，卓蔗村购得复葺新之，题曰“见山堂”。

雁楼　在横潭之北，徐埜君读书处。埜君家世渌溪。十三岁随大父迁唐栖。甲申之后，徐狷次由渌溪走河渚，寄居施相竹庐，而埜君倦游之后，亦戢羽雁楼以终。有《雁楼集》二十五卷。　徐士俊《雁楼记》：予家贫，不获数亩，构高斋画阁，花径竹垣，仅促膝小楼一间。又与内子共之，名曰“雁楼”，良有以也。性爱书，不能多购，得意者若干卷朝夕随身。雁楼之外，无他地；读书之外，无他

事。楼中不堪值名花异卉，则就小瓶点缀一二枝。春日横窗，花气满案，相对读陶令《桃花源记》，别有天地，非复人间。壁间置素琴一张，紫箫一枝，名人山水画一幅，杂以小样吴笺，随意拈玩。雪月之际，煮茶问字，或小酌半酣，则以解醒汤佐之。雁阵翩翩从天外来，相与闲理冰弦，若不胜清怨者。则又信斯楼之与予有缘，而无暇他构也。然予性嗜整洁，残红乱翠，往往混入案头，颇以为恨。究不失共之意耳。作《雁楼记》，铭以八言：毛羽不丰，聊寄一枝。秋风夜月，忽焉高飞。雍雍鸣雁，永矢勿移。晦明寒暑，尔楼实知。

沤园　在横潭侧。沈弱先别墅。沈汗千曰：余有小囿，处镇之西南，在横潭之上。四面环水，非舟楫不通。圃中栽桃李梅柳桂竹之属，不下数十百本，而桑柘榆柏闲焉。自先君介庵公辞荣归里，经营斯地，为暮年吟啸自娱所。　沈弱先《沤园春晓》诗：小筑偏宜水，幽闲此地赊。游蜂频刺蕊，浪蝶故穿花。雨过山容润，林深鸟语哗。迟迟欣昼永，春老不思家。　宋琦《咏沤园》诗：摒当纷嚣独放眸，闲情如许又焉求。筑夸石鼓辨谁代，画压洪涛识某丘。仗者悬弧当仲夏，壁人拔帜看中秋。功名尽付儿曹做，花下长听黄栗留。　卓长龄《和韵》诗：铜狄摩挲换两眸，胶胶扰扰复何求。闲人亦自有闲事，某水兼之更某丘。收拾笔端能造意，欸来堂上迴生秋。十分佳处君须记，待结茅亭为我留。

系槎楼　在西小河南岸。“系槎”二字，吕水山书。传至四世孙翼令，于宅后筑楼，面对黄鹤，俯照横潭。揭此二字，颜其楼为“读书所”。徐埜君撰记。　徐士俊《系槎楼记》：水山先生，吕氏之豪杰士也。善诗画，通天文术数兵法，与山阴徐文长同受知于总制胡公。当时扪虱谈兵，横槊诗赋，去今百余年，尚凛凛有生气。曾手书“系槎”二字，将为额未有所属。传四世而其后贤翼令取以颜

其宅后之书屋。屋故临水，为小楼三楹。望皋鹤诸峰，近在几案。芳杜园踞其南，仅隔一水。茂林长松，可引而摘。渔舟客舫，日往来过其下。楼中之人，惟晏坐读书，世上风流，置之度外，高出玄真子一筹矣。余与吕子为深交，今年又下榻此地，课其二子暨任生，若与斯楼有缘。其尊人芝岩先生，复朝夕快谈，相为老友。因思六七年间，余浪迹京师，又从长安过齐豫，流寓楚尾，泛泛如不系之舟。客愁旅况，尝历殆尽，而今始获有故乡之乐，盖水山先生有以教我矣。张思光有云：臣陆居非屋，舟屋非水，“系槎”之义当与泛槎者共参之。戊戌端阳后一日记。　吕翼令律《系槎咏二首》：远巘晴光滴翠微，石林茂树隐朝晖。帘虚遥映轻云过，水渺微明白鸟飞。野竹寒陂风袅袅，烟罾曲岸影依依。漫成濠濮林间想，会遣浮生傍钓矶。　高楼卧病十年多，烟绕寒塘曳薜萝。积秀群峰回翠霭，遥清双径落澄波。坐来百尺元龙静，梦去三江谢客哦。春信子规啼已去，蹉跎华发奈愁何。　金峤庵长舆《咏系槎楼和翼令韵》诗：山光入座转霏微，日日凭阑到夕晖。触处题诗闲自咏，惯看山鸟不惊飞。苍苍远树连云合，两两归舟夹岸依。自是幽人清绝地，月明容我叩渔矶。

卧渔楼　在横潭之北，奉真院之东，金峤庵填词处。有《峤庵小词》、《卧渔楼诗集》。　金长舆《卧渔楼小集》：木末云归雁阵寒，故人樽酒此相欢。高歌对月怜同调，短发簪花懒正冠。十载风尘余病骨，半生心事托渔竿。从今只合长高卧，好把秋光取次看。又《默堂诸子走雪投诗，遂登卧渔楼凭眺》诗：歌泣浑无赖，拚期汗漫游。坐花应秉烛，踏雪共登楼。酒带余酲放，诗依旧韵酬。明朝江上客，还忆剡溪舟。

绿雪堂　在里中月波桥之西，张半纮老人所居也。叠石疏池，

名“半月池”。古松奇卉。老人手把一卷，吟咏自适，宛有茂林遥宙之致。堂有白杜鹃花，题咏成帙。胡天牧为作诗序，详杂记中。亦一时之胜。　徐士俊《赠张半纮居绿雪堂》：巢父一巢，壶公一壶。各任所托，聊以自娱。扬雄有亭，相如有宅。左琴右书，不嫌其窄。兄弟三人，虽分不分。对彼绿雪，无伤紫荆。　吕昭世《赠张半纮居绿雪堂》诗：尽日不知暑，窗幽书作龛。高吟松答响，味道石堪参。洵是流居一，兼之乐有三。融融花月夕，草木被余酣。

云深草堂　在界河村，宋受谷隐居处。内有橘颂轩，面山带水，古木交映，藤箩绕砌，异卉环篱，洵高士之幽居也。　宋琦偕王佐平、姚梦虹、金介山、卓次厚、蔗村、苍涛招查德尹饮云深草堂，和介山韵：村庄水竹也宜秋，短径真成把臂游。各有光芒高李杜，却如彝鼎出商周。脱余木叶沿深浦，悔不高堂添小楼。烛跋更阑人未静，烟云落纸为余留。　卓允域《归自都门，过云深草堂次壁间韵》：远游我亦惭奔涉，习静君能简送迎。几树绿杨遮旧径，一林黄鸟弄新声。词联珠玉看佳句，色带风尘话远行。昨岁良朋同叙别，玉虫犹忆缀灯檠。　董道权《重过云深草堂》诗：指点深村水上台，依稀识路是重来。招余别业王维稿，和尔新诗裴迪才。篱外屐因寻菊至，邻家船为采菱开。经过那得轻分袂，入座先愁暝色催。
客岁初冬此问津，今朝风日倍宜人。不除青草看生意，乍发红榴应小春。棋局坐移花下影，酒杯间过客中身。桑麻鸡犬非尘世，何必桃源更避秦。

群玉斋　在柳堂东。沈元琨别业。　韦人凤《群玉斋征诗启》：金谷名园，潘石之咏歌并著；辋川别墅，裴王之倡和偕存。是故地以人灵，人以地永。至变者，景历时序而代行；不朽者，心写山川以如觏。群玉高斋，乃吾友沈子瑶铭所构也。结宇曲阿，环植佳

卉，虽托迹乎人境，实希志于仙真。舟楫相通，白苎与青篁竞秀；沟渠交映，红莲共丹桂争芳。山月当轩，幽人独寐，溪风拂槛，嘉客频来。或得意而高吟，抑传神以作赋。歌传白雪，岂和曲之难为？名附青云，自垂□以勿替。将共进乎大雅，是所望于同人。聊题简端，以俟作者。　有《群玉斋唱和集》行世。

一曲水　在福王庄基。范氏旧圃也。后归陆氏孝廉，陆鸣皋重葺，遂成胜地。中有春及堂、夕佳亭、石梁、方沼诸胜。　沈殊亭瑶铭《过一曲水赠陆鹤亭鸣皋调寄满庭芳》词：云染林端，鸥停沙际，溪湾寂寂村庄。园开三径，碧水漾银塘。花信，小春逗梅枝，舞玉蕊凝芳。书斋静，茶烟风袅，细响彻回廊。　相将。欣共赏，汉庭新语，洛下文章。况胸含冰雪，笔走琳琅，尔我心期有素，千秋颂，不用壶觞。长歌罢，夕佳庭畔，疏树映夕阳。

牧牛村舍　在三分桥北。宋茗香别业。中有小山堂诸胜。胡重鞠圃《重过牧牛村舍，访茗香先王不值》诗：里仁桥北卸轻帆，寺角林梢落日衔。闻说吟筇湖上住，□看豫约袂重衫。　晚市迷离夹岸灯，云林堂近未教登。多情记取塘西月，分照诗人两地曾。

桥西草堂　在碧天桥西，卓氏传经堂之左。

一曲园　即前明卓氏大空楼故址。北达市河，面临翠紫湖，为汪竹坡上舍课子处。有小于舟、容月轩诸胜。庭前古柏一株，数百年物也。

怀烟堂　在北小河。沈洪芳别墅，文震孟书额曰“怀烟堂”。

东篱小筑　在任家角。任树棠蓺菊处，插篱叠石，品菊千种。秋日宴集，不减西湖菊庄。

余庄　在水北邵家兜。中多古桂，堆石为岫。旁甃小池，曲槛长廊，位置幽雅。堂后有听嘤亭，亭有楼可登眺。循廊而入，为竹

圃，为竹池，为竹廊。廊侧则“世诵清芬堂”在焉。前有牡丹芍药台，间以山茶、海棠、绣球、蜡梅诸卉。又前为“一本堂”，则古梅数十株，尚存梁山舟书额，曰“读我书塾”，为宋茗香题。　韩应潮《听嘤亭桂岫》诗：乔木当门庄署余，相携佳日到幽居。小山叠石非招隐，灵岫云生合著书。环屋清流宜我辈，绕廊修竹乃吾庐。相思樽酒论文地，回首骚坛梦幻如。

漱芳斋　在水北。宋明经卯桥课读之地。

菊圃　在里新桥之西。邵叟者蓺花为业。编篱数亩，杂植芍药各卉。四时皆花，蓺菊尤胜。叟殁而圃废。

依绿园　在八字桥南。本孙氏别墅，后属沈氏。引翠紫湖水入园，面山环溪，轩豁清朗。园中有芍药二种，白者尤异。花时变换，不可测度。今已枯萎无补种者。　张雯《依绿园芍药》诗：桥南绝似南塘路，谁辟名园绿水旁。墙畔栟榈风战叶，阑边芍药雨霏香。一樽酹去樱盘赤，百朵开来菜陇黄。欲绊余晖歌缓缓，尚留婪尾殿群芳。　韩应潮《依绿园芍药》诗：因水为园鸥梦凉，漪漪新绿认南庄。访来旧园愁朝雨，留得余春殿众芳。阑畔沉酣欹白昼，尊前惜别剩红香。四人宴集重题句，林外青山自夕阳。

超山别墅　在半亩园之东。临芳杜洲，面皋亭、黄鹤。赵之琛题其楼曰“横翠”，盖在横潭、翠紫湖之间。为夏超墅别业。同里林少和铭、徐旭亭晟寓谈书画处。缭以矮垣，遍植蕉竹、芙蓉之属。康莲伯榆有《横翠楼小集》诗。孙补笙人凤为作记。张毓文《横翠楼纳凉主人以碧螺春茗饷客》诗：林峦如洗正初晴，恍若山阴道上行。苍翠一楼鲜欲滴，果然七碗觉风生。　洞达轩窗好纳凉，登临风景越寻常。牵芳有约空惆怅，一阵荷香助茗香。　十亩池塘半是荷，风来遥送采莲歌。莺声呖呖垂杨外，何处红裙荡桨过。　云

影波光聊自娱，一房山色倩谁图。天然野趣闲中得，莫道栖溪风景无。　隔岸芭蕉芳杜洲，归途渐觉暮烟浮。清风习习斜阳里，正是横潭五月秋。

半亩园　在西小河南。垞里人邵鹤亭所构，中有玉玲珑馆，面山环水，尝为程明远寓居。抟制砂壶，名重一时。今宅已废，园亦就荒。邵棠《过中州会城，忆家园偶吟》诗：艮岳初成四境摇，烽烟从此焰难消。旧京恢复浑闲事，自有西湖伴寂寥。　洛阳从古号中州，康节支苗我独留。半亩小园足安乐，梅花香里赋归舟。　孙人凤《半亩园赠沈一秋绘士》：小住栖乡阅一年，山光水色入春妍。思砭俗耳听鹂去，别有闲情访客眠。盆内种兰堪作友，壁间横笛望如仙。君家自擅长洲笔，邛壑填胸步石田。

兰石山房　在仓桥东。高君名芝者，以贵公子隐于下僚，官塘栖巡检。葺署旁隙地为之园亭，幽洁一时。若何春渚、杭堇浦辈扁舟舣集，或下榻焉。有紫藤一架，夭矫盘郁。垂丝海棠一株，高过于屋，园林称胜。有《紫藤花下小集》诗。

眠琴馆　在月波桥西。徐阶平上舍偕其弟旭亭所构。右紫竹，左石笋，前列罗汉石十八峰。旭亭工书画，阶平习申韩。祖遗古琴二，因以名馆。

耕余小筑　在丁山湖北。朱上舍介眉宅。傍小圃也，额曰“耕余”。面山临湖，蓺兰畦菊，闲植牡丹诸卉，修竹绕之，别成幽胜。

听松草堂　在北小河。姚芳谷之小圃，叠石栽竹，中有邃室，曰“隐壶”，主人即以为号。

漱园　即古过东亭址。今为沈氏祠。一名漱石，园中多佳石，嵌空皱瘦，不下绉云石也。石山之畔有池曰“漱泉”，山崖有亭，石笋寻丈，瘦削可爱。旁有精室，曰“著书岩”。张子横潭草堂旧有“著书

岩”,三字为李笠翁所书,取以名室,今久废。

似兰堂 在吉家兜。屠氏园中有堂,曰“似兰堂”,前有池,砖镌“七星池”三字,为董香光书。

红杏村庄 在界河村北。宋氏园也。杂植桑竹橙橘桃李之属。间以芙蓉、杨柳,而牡丹尤佳。编篱插槿,别自成村,忘为尘市。

自有余庐 在八字桥东,翠芷湖西。牧村老人张云级暮年习静之所。旧有紫牡丹数丛,佳石绕廊,杂蓺花木。云级名升,为珊林先生之父。牧村老人,暮年自号也。自跋云:“昔韩昌黎云:‘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庐。此屋非为华,于我自有余。’余于舍傍隙地偶辟数椽,憩息其中。回忆半生积苦,此境实非易到。因本昌黎诗意名庐,愿子孙毋忘厥初云。嘉庆己卯三月,钱塘江青书牧村老人自识。”园中叠石为坡,宅旁置石笋,依石有美人山茶、绿萼丹桂、粉团月季、石榴木笔、蜡梅等树。惟垂丝海棠、红薇二种更为佳品。张本惇甫《辛卯长夏偕琴溪表兄避暑自有余庐》诗:碧影半庭遮,闲居兴转赊。爱山因叠石,贮水为浇花。宿雨枝头清,清风径外斜。晓窗刚睡起,炉畔试煎茶。　小院摊书处,曾无溽暑侵。地闲人自静,园古树成林。欹石侍明月,凭阑听暮禽。此中幽趣足,何必抚鸣琴。　韩应潮《次惇甫表弟自有余庐》诗:门外柳阴遮,论诗意并赊。庭空容置石,园小足栽花。片雨一蝉歇,夕阳高树斜。日长无客到,声沸竹炉茶。　移来书作伴,半榻晚凉侵。满地树留影,开轩风在林。棋声沉隔院,诗咏答幽禽。尽涤嚣尘去,吾将学抚琴。《丁酉仲夏复偕惇甫读书自有余庐,回忆辛岁避暑此间,恍如昨日,仍踵前韵》诗:庭树复周遮,干霄兴益赊。窗虚还待燕,园小不妨花。移槛午阴直,连床密雨斜。诗清频话旧,最好试新茶。　静扫闲阶地,尘缘不使侵。画山屏绕榻,叠石笋成林。风至书翻案,

墙低树引禽。挑灯方读罢,待月且眠琴。　《自有余庐桂花盛开时,南湖老人寿届大耋,同人花下具觞小集偶成二律》,今录其一:小山招隐处,金粟石岩幽。苔绿半阶润,薇红一院秋。良医多寿考,群彦尽风流。觞咏畅外抱,林泉无外求。　张毓文《次琴溪元韵》录一:频过高士宅,为爱一庭幽。丹桂初飘馥,红薇已带秋。交情如水淡,清赏亦风流。举目皆堪咏,何须刻意求。

蒹葭水榭　在八字桥。临溪构榭,为琴溪渔隐寤歌之所。傍翠紫湖,岸柳垂线,与渔舟钓叟为邻。市尘不到,颜曰"蒹葭深处",额曰"邻渔小筑"。有邃室容数人,如小艇,题曰"似舫"。林铭少和氏为作《蒹葭水榭图》,时道光辛卯仲秋也。一时题咏裒然成帙。

张珊林雯《辛卯灯节率歌长句为琴溪二兄题蒹葭深处图》诗:余家旧居翠芷湖,倩人画作南湖图。超山为屏湖为镜,天然图画难描摹。韩君与我比屋住,烟波深处藏菰蒲。有时买艇学垂钓,有时呼奴恣提壶。春花秋月四时好,宾朋过从无时无。纵笔所之图此卷,使我不禁恋莼芦。韩君韩君无负是,露白葭苍偕隐乎?　高画岑林《题生江外甥水榭玩月图》诗:结庐栖水上,容膝颇安适。开窗见南山,不厌蜗居窄。隐隐芦中声,谁识狂歌客。恰值月初来,清光供吟席。残星挂树杪,菇蒲一溪隔。可望不可即,垂杨影涵碧。

韩崇本《为琴溪宗侄题蒹葭水榭图》诗:避俗远尘市,忘机订鸥鹭。蒹葭水一方,中有幽人住。山色落檐端,绿阴满庭树。地近系槎楼,凭阑得真趣。闲倾酒一壶,安乐随所寓。问答有渔翁,谈心朝复暮。欸乃中流出,明月一轮吐。　沈听槐秉均《夏日过琴溪水榭题图》诗:一水淡无际,蒹葭两岸生。此中容小住,令我亦移情。槛外渔歌歇,桥头柳影横。何时携斗酒,来与话鸥盟。　宋春荪《题水榭图》诗四绝,录二:远渡帆来何处船,遥山几笔淡无烟。此阑尽

日空蒙里，隔岸蝉声合翠烟。　浓青浅翠四回环，扑水窗棂面面开。无限好山心地远，中流亭影忽飞来。　毛曼俦恒祺《诗四首》录一：翠紫湖头水接天，蒹葭风动破幽眠。岚光入座新过雨，柳色横窗欲泻烟。门外谁为看竹客，阑边长泊钓鱼船。溯洄曷禁从游念，未识伊人可许联。　琴溪《自题》诗：漪漪秋水生，隐隐秋山沃。蒹葭又一村，中藏数间屋。结伴有渔家，啸傲无拘束。即此可移情，于焉忘荣辱。不羡园与亭，不羡朝与市。唯此水一方，俯仰得真理。人生莫愁无立锥，腕底烟云皆山水。　张孟兰以徵《谷雨前一日过蒹葭水榭，与琴溪仁兄即景联句》诗：宿雨初晴后，天光入画图。远山青欲滴，芳草绿还腴。粉蝶参差舞，新蘋隐约铺。菜看金布地，柳待絮飘湖。隔岸莺声滑，平波燕嘴濡。春寒花信缓，径僻酒旗孤。破网斜阳照，轻帆暮霭俱。渔家船当屋，菱荡水堪租。坐觉春衫薄，行忘曲径纡。绿漪围斗室，墨雨袭纱橱。羡尔性何迈，怜君诗亦癯。开窗思把钓，啜茗胜提壶。谷雨刚明日，春光到鼠姑。琴樽常践约，风月有谁辜。话旧情难恝，挥毫胆更粗。西湖同放棹，酒好典衣沽。　张珊林雯《月夜三集琴溪蒹葭水榭》诗：八字桥边别有村，红灯初上报黄昏。夜凉如水人如月，风景依稀似白门。　诗能绣虎酒成龙，雅集南湖不厌重。水佩风裳图画里，依然一幅蒋三松。　韩琴溪《蒹葭水榭用徐垫君前辈东小湖诗韵》诗：莲花插座妙新裁，良友携樽水榭开。此处清凉居最好，却邀明月入窗来。　张蔷晚毓文《蒹葭水榭和琴溪元韵》诗：新诗咀嚼见清裁，水榭轩窗面面开。隔浦荷风原不断，清香习习座中来。　《季夏六日纳凉》诗：纳凉水榭共衔杯，隔岸风偕水调来。歌阕不知消尽醉，翻嫌莲漏早频催。　渴念醇醪得一尝，觞飞霞紫胜鹅黄。十千声价由来重，五夜犹沾齿颊香。　流水悠然悟逝波，人生对酒几闻

歌。个中半是忘机客,自古南朝感慨多。　洞达轩窗面面风,猜枚拇战各争雄。一声楼笛参差起,恰好姮娥驾自东。　韩应潮《六月六日夜,水榭小集和蔷畹韵》诗:窗开面面倒筒杯,水面荷风拂槛来。一盏玻璃灯映月,诗狂何待片云催。　才得开瓶愿一尝,郑君家酿菊波黄。迎薰正好倾三雅,仔细评量色味香。　如画溪山感去波,依然对酒更当歌。二乔春锁休相问,话到江南慨叹多。　蒹葭深处展微风,借箸高材论辨雄。巢燕兴亡浑不管,安居最好浙西东。　张果亭以徵《题琴溪小隐图》诗:岁辛丑,余有江西之行。时积雪初晴,琼楼玉树,俨若银界。琴溪二兄饯饮于蒹葭水榭,指斯图索题,醉赋二绝以应。曰:连朝急雪满陂池,无限愁情此别离。幸有故人能解慰,倚声不谱灞桥词。　原约消寒在岁余,西江书到促征车。而今未忍轻抛去,半是南湖小隐庐。

唐栖志卷六

祠庙

邑有城隍，镇惟土谷。春报秋祈，水南水北。豚蹄篝车，农桑是祝。蚩蚩者甿，扶老掖少。人心所归，神灵感召。锡福弥灾，爰志祠庙。

水南、水北庙　丰年乡社祠，相传为宋福王二女，长为水南土地，次为水北土地，极灵应。墓在皇姑山。又云福王妃殉节，土人哀之，葬于王庄圩洗马池北，建祠祀之。四乡窅远，各祀于本乡。水南庙在余桥北，水北庙在大河坝。水西庙在库桥西，水东庙在库桥东。皆女主，称曰“建兴之神”。《栖里景物略》。水南土谷神，传为宋福王与芮妃者。姓詹，字玉珍，泉州南安人。父彬，官统制。有战功，殁于阵。遂入福王宫为宫人。詹虽入宫，尚一处子。德祐末，元师入临安，福王随恭帝北迁，詹悲愤不食。誓以身殉，饮鸩不死，投井而殁。年二十七岁。乡人感其忠节，垒土为茔，植树其上，岁时祀之。《栖水文乘》按：神之颠末，见之乩仙。第世远，无碑志可考，而精忠大节，又虑泯没不传。谨录之，以俟博闻君子。里人王猷识。　又云：福王塘西袭封数世。元师入浙，帝年六岁。捍御无

人，兵至临平，嗣王随驾航海而亡。元兵焚掠，王有二女，虑为所辱，投王沉潭死。尸浮七日不腐。土人怜之，葬于南山，因名皇姑山。屡显灵应，里人鸣于当事，奏封长为水南土谷，次为水北土谷。

《重修水南建兴神祠序》：栖里为仁邑巨镇，水南土神为南宋福王妃。其地即王庄。天潢世胄，生而节孝贞淑，以女人身，而成菩萨道。殁而为神，庙号敕赐“建兴”。统摄四里，灵爽赫奕，护正诛邪，事著证显。幽明之报如响，无不敬畏。自宋迄今，庙貌崇严。兵兴以来，乡约耆老，屡困修葺。旧因主祠之人惰懒委顿，遂致风雨摧残，墙垣倾圮，殿宇颓落。里人忧之，乃延广济院上人秋轮为住持，令其徒泗泓、息尘佐其事。誓愿整顿一新，肃四方之瞻仰。是以立疏募助，赞告檀施。原夫六度，以布施为第一。而《阿含经》有云修理故寺塔院、二梵之福功德，定不唐捐。蛟不揣固陋，弁数言于首，以仰体四里善心，敬畏之虔心，量无有悭吝者矣。是为序。里人姜梦蛟沐手启。 《募修山门疏》：古先圣王之制，祀典所以报功而彰德。故必有体天好生之实，效福国庇民之休征，而能泽及方隅，无凶荒水旱之灾，无殄厉夭札之疾，无祝融蝗虫之虞。然后乡鄙闾井，皆各信其德，各溯其功，设主而奉祀之。高以堂构，焕以丹黄，岁时蜡腊之祭，嘻嘻然父兄子弟或有祈焉，或有报焉。肃恭洒扫于内庭外庑之间，酌醑烹羊吹笙击鼓，以乐吾神祇。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则所以升降上下，妥侑明神者，有不以神貌之崇巍，为首重者。里中大桥之西，有水南庙，土谷神之所栖，而万家烟火之所仰赖以安全者也。自南宋迄今明，禋荐馨数百余牟矣。神之灵应表异，亦非一日。其庙址环山带水，编户棐棋，为一方砥柱。近因正殿颓坏，里中耆信鸠工捐费，补修数载，仅称完固。但山门前殿及左右廊庑，皆朽圮，若不急为修整，岂惟外蔽荒崩，立生荆棘，即

内堂构巍然，众信所拮据绸缪者，不亦委于漂摇风雨中乎？住僧秋轮，其徒息尘，惕然虑之，为募修计，里中长者，乐为赞襄，诚有见于神之佑庇，一方为苍生锡祉，非等于玉楼金栋，虚无缥渺之举也。秋轮师弟潜修有年，倡募孰不信从。乃属吾老友孙介如先生，托余一言为序。夫予言无足为重轻，然余世居水南，与里中父兄子弟，均荷覆载。数百年来，服食有素，何敢以不文辞。遂因吾友之命，而为之序。康照二十七年，戊辰桂月。西里王治熏沐拜题。　吴世昌《行宫落》诗：卓然女节迈男儿，殉国从容死不辞。偏闻姓名传信史，好凭神社当忠祠。数椽增筑重题额，四壁新涂并纪诗。南渡河山都莫问，尚留尺土祀金枝。

陈禹二王祠即三分村社庙　在三分桥之东、三分村庙中。有社神二，称曰“陈禹二王”。乾隆丁丑冬住僧履佑、里人唐相国充拓重建。《栖水文乘》。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八日，粤匪寇唐栖焚毁无遗。《唐栖续补略志》。

屺按：大明王乃土谷神曹通，称非敕封，谥法也。“陈禹”二字莫可稽考，或谓昔有里中陈姓弟兄，一名仁，一名义，同死于难。里人感而祀之，讹为“陈禹”云。唐栖土音，禹、义不分，仁、陈同音，故相讹耳。

王同按：卓尔康《重修千佛阁疏》云：三分村今庙，即昔永清院。是庙址即院址，在明季已然矣。而张半庵《景物略》云“院之东即陈禹二王祠”，似院与祠邻，两不相涉，存以俟考。

东岳庙　在镇西。与隔河大善寺对峙。《栖里景物略》。傍资庆院，背河面南。《唐栖续补志略》。康熙初，里人沈大生、郁开先募建。乾隆甲申冬，因梁折颓圮，里人重修。《栖水文乘》。庙左祀南宋侍郎李若水，曰“延寿司”，右祀南宋刘韐，曰“速报司”。里人称曰“李王祠”、

“刘王祠”焉。《唐栖续补志略》。

《新建东岳庙重修义塔合记》:向者予读书省城,在吴山之东岳庙,危楼数椽,不蔽风雨。时游廊庑间,观神奇鬼怪、猛兽毒物、刀山剑树、种种刑具,非人世所经见者。窃东岳人所受生之神也,而傍列其像,若此将使人惕然于为恶,而死则必受冥戮。虽神不得而生之,所以劝善而惩恶欤?居庙之内者,往往于夜深见神旌旗舆从,出入殿庭。又时于两廊隐隐闻哭声,谓神之灵爽使然。一夕予书平日戒誓,告于神,斋戒沐浴,而宿于殿之侧。梦有人云:“神今日公出。”次夜梦神自外来,列炬煌然,神顾左右,问予姓名,告予数语,觉有验。越数岁,过吴山而楼已不复存矣。为慨然者久之。塘栖去省五十里,地当要冲,民居稠密,多古刹而未有岳庙。数年前,沈子大生倡其事,郁子开先捐金五百。众心竞劝,爰建庙于镇之西偏,著灵应。其对峙于河之北者曰“大善寺”。寺傍义冢久荒,墙垣倾圮,王子德徵独任而修之,为普同塔者三。是时余在京邸,未获从诸子分其劳,助其费。去年归,见三塔隆然而重固。仰瞻岳庙,栋宇聿新,规制合宜。又引水凿渠,覆石桥以通往来资庆也。人皆鼓舞,深叹诸子之力于为善也。因有感而言曰:生死之系于人大矣哉。古者名贤硕辅,必应其山川之灵气以生。其死也,有功德于民,亦得与名山大川之神并列祀典。及夫庸流俗子,生无益于时,死则泯没已尔。其下者,或死于水火盗贼,流离冻馁,填委沟壑。行道之人,心伤之。有仁人长者,敛其遗骸,而瘞之义冢,斯亦幸矣。□□□若人之生平,其行事有不合于神明者,虽冥冥之报不可知,而今已不得考终,命耶?然则世之人果能存恻隐之心,而无失受生之理,力行孝弟,广修阴骘,休声著于当时,令闻垂于不朽,必有为鬼神所眷佑,而锡以多福者。其推致之术无他,即此建庙修

塔，一念察识而扩充也。其善且及于天下，后世岂特一乡之颂其功德已哉！闻者以予言为善，遂书之石，并载同事诸姓名，以为来者劝。时康熙辛酉秋七月二十五日也。里人徐颖谨记。

古英济侯庙 俗称老相公殿。在里仁桥南。考嘉靖时，运河汇未有里仁桥，先有张侯祠。侯极威灵，其庙兴废不一。乾隆间里人重修。《栖乘类编》。今废，改建靖江王庙。《唐栖续补志略》。按《留青日札》云：今称张相公者，行六十五，故称张六五相公，起于宋。

卓尔康《英济张侯庙碑记》：西水故有英济张侯祠，嘉隆间，侯祠遍江南。予里则王父见斋公创社，十二人一轮，每年设歌舞以乐之。尔时侯故作光怪，人稍稍不敬，必有影响，舆像以归，辄重不可举，殊足异也。逾二十年，而寺毁于火。已稍稍修饰，而前楼后寝尚未备。今年僧照莲欲葺完之，谒予为记。或曰：侯祠非故也，子奚谀焉？予曰：不然。以功勤民，以劳定国者例得祠，此旧典也。功令每村聚处，必立土社神祠，为民祈年，而民因以醵饮其中，共为欢乐。西水一市镇也，吴越孔道，商贾绾毂，四方以舟楫来者，实熙攘焉。弘治中，漕储法定，而江南纲运者，俱直达京师。水道通而神谋盛。一时河淮，如金龙四大王者，主盟其间。而侯亦与为呼吸焉。吹则波立，息则镜平。长年三老束手无动，而惟一二灵之是听，不亦盛哉？侯为越人，以习水起家，生为义士，没为明神。而予里人多行商，远者千里，近者百里。无日不与波涛争，固宜利赖于侯不浅，欲崇报无已也。礼时为大顺次之。世盛重农，则土谷神祠为政；世衰逐末，则行神水官为政。事异法殊，不可概也。昔五祀冬祭，《礼记》曰：其祀行。《白虎通》曰：其祀井。礼家以为传闻异辞，纷纷致讼。予曾议曰：古者道路未通，民居其国，不相往来，士无百里之交，故民间止当祀井。周衰战国并起，叩关抵壁，日相驰

骛,故民间亦当祀行。二书盖两见于记时事耳。今天下又不然,方轨八达行尽如驰,三山四海起于足下。即匹夫一介,无不当祀行矣。然则予里中所以祀侯者,乌得为非正哉?是为记。

靖江王庙 即古英济侯张六五公祠堂址改建。在里仁桥南。里人犹称张老相公。神姓张,讳巡,事迹详《唐史》,旁列南将军霁云、雷将军万春像。殿后为寝宫。殿侧附祀巡子千胜将军、福德神亭侯亚夫神像。咸丰初里人重建,规制崇闳,气象肃穆,视旧有加。《唐栖续补志略》。

张侯祠 即英济张侯庙。在长桥北堍。祠起建无考,祠后佛宇,康熙五十五年里人钱徵麟舍址重建。《栖水文乘》。今侯祠改建保济戴侯庙,张侯祔祀。咸丰十年匪毁。

保济戴侯祠 在长桥北。即张侯祠址改建。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八日,粤匪犯栖被毁。《唐栖续补志略》。侯家余不溪之焦山。宋宝祐二年,以溪涨,拯溺委身,浮尸逆流而上,邑人感其义,即其居庙祀焉。元封显佑侯,雍正八年封保济侯。

利济侯金总管庙 俗称总管堂,明之广济庵。在长桥南堍。弘治间建此庙,以镇桥梁。《栖水文乘》。旧宇湫隘。万历间,丁守臣舍地,僧显林募葺。殿宇宏敞,侈于旧贯,祷祀奇应。青坡生《玮记》。康熙庚戌,毁于火。里人范秉仁重建。今称侯为随粮王。康熙间,有功漕艘。《栖水文乘》。又跨街为三层,楼上奉魁星,署曰"文星阁",门额署曰"护国随粮王"。庙中神座题曰"唐吏部尚书安乐王刘晏"。咸丰十年兵火尽毁。《唐栖续补志略》。

韩琴溪按:护国随粮王者,潮神金文秀也。牌题刘晏,则唐史之忠州刺史也。神祀刘,而额曰随粮,事属两歧,有不可解者。

唐义士祠 义士讳珏,字玉潜。祠旧在红粉沟口。架屋为楼,

后因市嚣，移祔思古桥元坛庙中。惜无专祠。《唐栖续补志略》。光绪五年春，里人汪道生、夏同声、汪景春及义士裔孙唐思复，择流水长者阁北隅放生池上，立石柱建屋三间、楼一间。中楹奉宋寓贤唐玉潜先生栗主，额曰“冬青义士祠”。并集赀延师设立冬青义塾，课徒二十人为定额。

里人吴旭堂《慨义士无专祠》诗：髡徒流毒遍东南，草莽全忠事较难。掩骼功同扶宋社，洁身死不慕元官。里名久倚先生重，神像新依丈室宽。莫把冬青庭畔植，恐教触眼动凄酸。

太均堂　旧在大善寺后庙西湾。与水北社神同一祠。顺治年间，里人迁于大河坝内。前殿奉社神，后殿奉佛座。左为刘、李二王，右为太均之神。求嗣多应。《栖里景物略》。乾隆辛巳，西侧又建行宫三楹，规模迥异旧时。求嗣赛愿，迨无虚日。《栖水文乘》。咸丰辛酉，粤匪毁。同治七年，里人姚桐、李舜源等募建。

张半庵按《吴兴备志》：协顺庙在石冢，其神陆圭，昭庆军人。宋熙宁间，以祖泽补右爵，调真州兵马都监。宣和中，引兵进攻方腊，败之，死而为神。绍兴间，海涛冲激江岸，神檄阴兵却潮，潮势遂平。淳祐间，江潮冲激尤甚，随筑随圮，神与三女扬旗空中，浮石江面，以显其灵，岸赖以成。浙西帅臣徐栗，以其事闻于朝。赐庙额曰“协顺”，封神为广陵侯。三女为显济、通济、永济夫人。一主护岸，一主起水，一主交泽。傍有小庙，祀十二潮神，各主一时。三女之外，后世又益之以德清徐氏夫人，故俗称四殿太君也。又按《钱塘遗事》云：浙江十庙，其一是大禹王，其一是陆相公，即广陵侯。陆有三女，皆绿袍方巾，列坐两旁，所司如前。凡船至庙下，必先到三位前炷香，拜许保安，牲酒心愿。其或乘早晚潮汐发舟，必须得卜而动，可免风涛之险。不得卜不敢行。庙旁别有祠，专祀十

二潮神。各武妆，持仗。每位各主一时焉。

金龙四大王庙 即大悲庵故址。在东小河。道光初年，里人以大悲庵址改建。《唐栖续补志略》。

关帝祠 在里仁桥。万历年里人周某创建。《栖里景物略》。卓去病《关壮缪侯庙碑记》：盖宇覆之下，皆气所塞。顺之而为河岳，为日星。激之而为长虹，为扫彗，皆是物也。人完是气者，生称豪杰，死作明神，焄蒿光怪，自耿耿天地间，无古今，无远迩，无巨碎，不可磨灭。天生关侯，以绝伦逸群之才，周旋先主，志恢汉室。每自举曰：日在天上，心在人中。即此两言，贯于神明矣。当其为前将军，假节钺而攻曹仁于樊也，降于禁，斩庞德，梁郏、陆浑之间，或受印号，威震华夷。曹瞒议徙许都，以避其锋。虽赍志不遂，而此气魄何可销也。即今千三百年，上自邦畿，下至乡闾村巷，率供侯像而事之。无论往者土木之现，盐池之战，灵迹甚彰，即儿妇童儒腹痛谇语，亦必祷之，辄应如响。侯何以洋洋如在，长与人周旋也哉？或曰古来以法劝民，以劳定国者，固不乏人，岂皆无气者耶？何独神在侯也？予曰：均之气也，顺而讫则散，逆而激则留。不见夫瞿唐三峡也耶，水与石激，而澎湃跌荡之势，遂成终古。得时而驾者，道泰辰逢，功成事遂。吾志可以无憾，气即平焉。故以黄帝为首物圣人而记，有泽百年、数百年之说，计其一灵之所耿，三百年止矣，以俟雄才大略，笼罩一世，而为阿侬伧父如麋芳、傅士仁辈所算诱，使结发誓师之志，竟不得展，岂不恨哉。一点丹心，化作人间之香火；满腔热血，结为尘世之因缘。固其志气激扬，有不能自已者也。盖予历览古今人物，惟宋岳武穆经营中原，两河豪杰响应，兀术乌陵思谋，惟俟岳家军来，即降耳。其气势不减于侯。金牌召归，志不得遂，亦与侯同。而武穆于今神气恬然，不若侯者，何也？武穆

曰:如我拒召,是飞自先反。盖武穆为高宗所制,引服于臣义而不辞,故视死如归。侯为仇敌所陷,忿郁于出师而先死。故英雄不泯,此其所以异也。或曰:侯读《左氏春秋》略皆上口,翩然为文士大夫。而又慷慨忠勇,意气激昂,乃屑屑与人断休咎、判从违者,毋以琐欤?予曰:唯唯否否。古之圣人,多在医卜之中。假使先主一统,侯当与武穆为左右相,其所张施条教,不过除恶长善,一洗汉季之习而已。今不得志而死为明神,以长一方事。为之教问焉以占,拒不正之求,应有谋之请,其所以利济天下,弘益斯人,又何殊于耳提象设者乎?且翼德不恤小人,而侯善待卒伍。其出军围樊时,梦猪啮其足,语子平曰:吾今年衰矣,恐不得还。则其信谶兆而谆谆然好与人作缘者,亦侯性所自具也。又何疑乎?唐西故无侯祠,万历某年,里人周某创之。今年周君子复谋鼎新焉。祠成而乞予一言,予不敢以不文辞,而为之记。　卓发之《关侯祠立碑缘疏》:家去病作《壮缪碑记》,谓侯气逆而激,如瞿塘三峡之势,是以没为神明。古今之名将岳鹏举菀结之气,与侯略同。而引服于臣义,未若侯之突怒。乃于平时拟壮缪忠勇,至张巡、许远而止,其菀结突怒之气正足相当。今张、许孤忠已同腐草,而侯之英灵独跨越尧舜,岂我辈拟人不于其伦耶?盖侯于金仙氏曾有半偈之悟,生平猛力,归宿法门。故能现身天人中,持吹毛剑,击涂委鼓,于以降伏魔民,护持龙象。侯之生也,不能统一三国。而没后,乃能综理三教,震惊三界,千载而下,声灵通于生时矣。岂可复据生前事业与古今将相絜长较短,定其品格耶?世间铅汞得刀圭则成金液,顽石得方药则成琼浆。彼度世小道犹不可思议如此,况夫慧剑碎乎空虚,英雄归乎性海,乃欲以凡夫情识,卜度其威神之所被,余则陋矣。侯于儒为忠臣,于玄为天神,于释为伽蓝。然则高皇帝立会通三教之

旨，而近时管登之、李宏甫云附影从，以畅其指归者，实侯为之导师也。今法界众生，以古圣贤中所当敬，共瞻仰，非侯谁与归？念去病北游，祠碑越两载未成。适武夷郑禹卿客祠中，书法逼魏晋，予里中欲邀法书，以竟此因缘。而资粮未足，需檀信共成之。遂因魏炼师之请，而为之疏。按侯当日，尚未敕加帝号，今志碑文仍之。

三圣阁 文明阁，俗称八角亭。在跨塘桥西塔址。康熙癸亥甲子，里人徐勿箴、沈长宸创。始构阁三层，上奉文武二帝，下奉龙神。《栖里景物略》。年久就圮。乾隆甲子，里人沈赓、俞墉、张诚等募建。乾隆壬午秋大飓，脊坍。乙酉翠华重幸，余杭令蔡、临安令严捐修。《栖乘类编》。嘉庆初年改平为顶，年久复圮。道光十一年拆卸，竟成废址。十六年里人高履安、夏兆祺、张雯、姚步洲等募建，两年竣工。飞檐杰阁，巍峙中流，围以石阑，较昔巩固。《唐栖续补志略》。《募建跨塘桥华严塔址三圣阁疏》：尝考《周礼》，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则审势测景，在古已有之矣。汉班固志艺文，不废形法家言。于是相地与相人条目并见。及郭景纯青囊书出，而其说益繁，后之踵其术者益盛。甚则附合星卦，缕折方隅，以至祸福移人之说，虽非儒者所深道，而要之井邑聚处，必度其向背阴阳宜而后宅，用以维地脉，而迓天和。斯理未尝一日废也。唐栖去仁和县治六十里许，夹溪为市，望皋亭、黄鹤，叠嶂如屏，其水由钱塘余杭诸山数折而下，又有前溪、余不溪之水漫流南注，至唐栖演灌澄浤，号为泽国。自明初以来，吾里文行超卓，掇高第拥厚资者，往往皆是。但水势东泻，浩瀚难收，形家说为非宜。嘉靖间，赠方伯存济沈公，经始清流寺，以障其冲。先鸿胪水山公营德勋书院于东皋院故址，祠华亭徐公文贞，然皆为一方砥柱计也。迨万历二十九年，里中诸先辈，复鸠工庀材，于跨塘桥西大

溪中筑一塔，址下揵甃石，将建浮屠。基成而塔事寝。今康熙壬戌之秋，中翰徐勿箴先生，见故址颓落，喟然叹曰：斯事苟利吾乡，费即巨，当贾勇倡率。且兴举废坠，岂异人任耶？越明年癸亥春，遂集同盟诸绅，议构杰阁三层，下为龙神，上奉武帝及梓潼帝像，屹立峥嵘。奠此艮位，以占射斗聚奎之兆。先生家故贫，官后仍授章句，旅食维扬，竟以所得脩脯，捐五十金，为同志倡。噫！可谓难矣。夫天下事亦最难于倡耳。当其洪波渺弥，迅湍荡激，徬徨四顾，智与力几穷，于无所施。前之人且毅然为之而克济，使因是以增厥美，当更易易，而事竟以止。迄于今八十三年，残磷断骼之所栖，荒烟衰草之所薄，渔人舟子，罔不踯躅而凄怆。更数十年不葺，兹址之复为洪波迅湍未可知也。乃先生念切桑梓，踊跃仔肩，于以惠乡邦，而振坠绪。孰谓今日之善因，不较诸前人善创而更难哉？按万历中，畚锸之役，簿籍具在，而任事仅五六人。先生抱斯志，力不克。所望于同志者慷慨好义，得数人焉，足矣。行见此工既成，雕甍插汉，山色参差，而映带川泉，磅礴萦纡，与清流德勋层闳相望，而使先辈遗迹历久方竟。以不悖于古司徒为民相宅之旨，其所系不重且远欤？澄学殖荒陋，愧不能文，承先生命，敢不赘形家张大之辞，而谨书其事于末简焉。吕澄山溜氏撰。　朱麐《文星阁律诗》十首：内翰风流巧构裁，沧江落日见层台。瑶宫帝子乘龙下，铁笛仙人跨鹤回。排闼星辰瞻绛关，绕栏云树近蓬莱。共看灿烂奎光映，从此文移列上台。　珠甍绣柱蔽云端，砥障回澜蜃气盘。五夜笙歌归画艇，三春桃李簇雕栏。觚棱影直鼋鼍出，睥睨墙高日月寒。我喜生涯堪寄此，珊瑚裁作钓鱼竿。　南北帆樯泻大河，鸣榔捩舵织层波。座临越峤风云接，槛俯苕川凫雁多。落日寒潭停估舶，白蘋红蓼起渔歌。何当磅礴随登跳，天末云深奈若何。　白麟

黄鹤郁岧峣，百尺高台倚碧霄。物外悠悠经岁月，望中款款话渔樵。彩虹挂壁迎残雨，星渚横空驾石桥。直欲双凫频蹑舄，浮丘试为一相招。　鳞鳞烟市集千家，青琐朱扉丽物华。再上一层遥可睇，纵留十日兴还赊。江村细柳含春雨，故垒寒枝敛暮鸦。一自升平歌击壤，绿阴何处不桑麻。　晴栏面面曲栏通，此日登临见远空。秋水平沙鸣鹳鹤，霜天夹岸出芙蓉。催笳叠鼓迟官舫，清磬疏钟度梵宫。可惜不教崔浩见，新诗遮莫许谁同。　驾瓦虹梁覆跨塘，登临重为感沧桑。月明华表游仙墓，云拥香台旧讲堂。天目雨过浮颢气，洞庭木落见斜阳。狂歌我亦高阳侣，醉擘霜螯尽百觞。

水满蒹葭月满楼，同谁高眺倚苍洲。云归秦望皋亭暮，赋落吴江泽国秋。翠壑当窗支短榻，明霞近槛触虚舟。漫教泛宅浮家计，一曲沧浪听未休。　风檐铃铎响层层，隔岸人呼渡筏僧。解佩汉皋春拾翠，遗珠鲛室夜歌菱。疏星入水明渔火，皓月当窗映佛灯。咫尺海天堪纵目，振衣长啸起鹍鹏。　四山残雪倚晴空，松竹萧萧入望中。诗忆清新追杜牧，笔余老健识王蒙。烟霞可揽文堪赠，鱼鸟相亲兴不穷。安得素心常到此，携琴披氅啸天风。　吴世昌《登文昌阁》诗：阁占中河镇此乡，登临客兴比流长。乍闻铃语饶清韵，偶拂炉烟惹妙香。野陌相连分草径，风船不断过帆樯。何当聚石基增筑，垂柳多栽护曲廊。　《道光己酉九月，同人泛舟登文明阁恭祀文武二圣。礼毕至三鉴堂宴集，即景赋诗》：　韩应潮诗：诹吉先斋祓，虔恭祀事将。群贤占胜地，骚社越重阳。宿雨九秋霁，晴波一苇航。湖清浮翠紫，枫落间红黄。人尽璠玙选，船还诗画装。好山排对岸，杰阁峙中央。二水流分秀，超山色映苍。几筵瞻肃穆，芹藻列精详。竹箭东南美，渊源洙泗长。文华探月窟，题笔接龙光。帆影窗前下，人家树杪藏。池鱼有变化，云霭待飞扬。饮福时

占午，酬宾侯届良。时珍荐橙蟹，佳脍进鲦鲿。入座闻渔唱，盈樽泛菊香。立监征酒圣，射覆压诗狂。卜夜觥筹错，分曹蜡炬张。虹霓披翰藻，星宿助词芒。此会今先兆，前程未可量。鹿鸣赓雅乐，愿得更飞觞。　张本诗：景运文明启，同人集俊髦。礼原导释采，时已过题糕。举爵隆三献，登瀛泛一舠。双层标杰阁，四望接平皋。槛外排苍岫，阑边拥翠涛。流长迷浩瀚，地静绝尘嚣。霜叶知初冷，寒风幸未号。境原夸入胜，情更胜跻高。返棹临青琐，开樽酌绿醪。但凭诗酒雅，不杂管弦嘈。此会年频举，今秋兴倍豪。行看诸彦士，珠玉粲吟毫。　卫梓材诗：五色云飞栖水陬，群英拜谒陟层楼。占时已过茱萸节，赛社齐登书画舟。阁拟登瀛连上界，亭传分水峙中流。檐前远岫青描黛，槛外新波绿泻油。两岸碧涛堪放眼，四围红树足迎眸。漫言佳景殊春夏，正喜奎光接斗牛。境静香浮金粟窟，樽开人醉菊花秋。胸浇绿蚁情偏逸，颜映丹枫兴倍幽。酒令数行消短晷，牙莆递送运新筹。高谈不计斜阳落，朗咏还忘暮霭浮。健句赋成侔李杜，新篇吟就压元刘。年年雅集都如此，奋笔今朝意倍悠。　周兆谦按：北侧石砌，因乾隆辛未銮舆幸浙，虑省城火灾，布政司王公师委鄞县伍公钺，筑坎卦坛于此，以镇制祝融。嗣坛筑而卦仍未设。

火神殿　一名明离宫。建年无考。设于镇之北方，取以水济火之义。乾隆庚辰，羽士沈尚贞募建。《栖水文乘》。

黑龙王祠　超山上有水旱二洞，嘉定八年祷雨感应，赐额曰“通灵之祠”。先封慧应侯，继封宣济侯。淳祐七年亢旱，祷雨感应，加封昭慧龙祠。系圆满院掌香火。《淳祐临安志》。

按：宋嘉定间，赵忠献宰邑，时祷雨屡验，请于朝，赐额“通灵”，累封“通灵”、“惠应”、“宣济”、“昭惠”一作昭感侯。相传超山一洞有黑

龙居之，为宋时祈雨之所。又云宋绍兴初为□严显仁皇后香火，海云龙王祠。

倪娘娘庙 即半山娘娘。在超山龙洞之上。《栖水文乘》。

大禹王庙 在禹航村。相传禹王巡会稽，舟舣于此，乃渡江焉。《栖里景物略》。名禹航，今讹为五杭。里中有大禹王庙。《栖水文乘》。

王绍曾《夜宿禹航》诗：夜舶依沙渚，江天白露浓。溪寒明远火，云湿度疏钟。野戍闻哀柝，孤村起暮舂。禹航存古迹，当日负黄龙。

利济侯庙 俗称总管庙。一在五杭桥北堍。《栖水文乘》。

五显庙 俗称庙山。在丁山之上。香火甚著。岁时清明前一日，百里之内，习成风俗。傍晚而出，男女俱乘舟而避，谓之躲青。迟明竞携牲酒丝㴱，诣庙赛愿，以祈蚕焉。游者肩摩踵接，并以遍览超山诸胜为乐。虽风雨晦暝，游舫四集，香船杂沓，实为溪南胜事云。《栖里景物略》。

张半庵按：宋赐五王，号曰“显聪昭圣孚仁福善王”、“显明昭圣孚智福应王”、“显直昭圣孚信福佑王”、“显德昭圣孚爱福惠王”。封号皆有“显”字，今谓之五显庙云。

沈维《清明竹枝词》：上巳家家赛五侯，乡娃拥挤庙山头。拳鸡村酝酹香愿，灯玺球丝挂满钩。

曹将军庙 在马鞍山之阳。民患疮疡者，祈祷辄愈。凡酹神生帛香烛之外，必具纸盔、纸靴、皮笤帚一柄，盖取一扫光之意。清明时游人踵接。

周兆谦曰：愚意度宋曹彬有“余扫疮疡”之语，而世俗以为能除疥癣而祷之。及阅曹菽园先生云：神系本邑天开河人，姓曹名浚，吴越王之婿。生前掌楼船五百号，封扬海侯。不知何故，死而为

神。俟再考可也。《栖乘类编》。

青林村土谷祠　在吉祥禅院侧。《栖乘类编》。

宋知枢密院事何公祠　在青林村土谷祠侧。《栖里景物略》：宋知枢密院事何十六郎，讳宗一，因死于王事，族人悯其忠，祀像于庙。一日，公忽命一舟至庙前，偶失足堕水，进庙久之不出。舟人索钱，候于门外。族人询之，云有何十六郎官人命舟至此。族人怪之，诣像前，见双靴犹湿。遂割吉祥院侧为土谷祠，以祀之。　韩应潮按：何公祠在社庙二门内。另一祠土谷祠，祀大禹为社神。五杭分庙也，一庙一祠，不得并为一谈。应更正曰：青林村庙，宋知枢密院事何公祠。半庵之说，近误。

师娘堂　在界河村土谷祠。鲁师娘无嗣，舍宅为祠。里人感之，塑像于庙。其墓即在庙后，春秋祭祀。《栖乘类编》。张雯《同人丝娘堂看牡丹复泊分水亭修禊》诗：一叶扁舟快似梭，水亭修禊听吴歌。斗春有兴偕童冠，差喜东风扑面多。按："师娘"或作"丝娘"，相传善于缫丝。故蚕妇缫丝者，每致祷祀焉。

葛仙翁祠　在金佛寺之西南葛墩。《栖里景物略》。余详"葛墩"。

德勋祠　一名德勋书院，俗称曰浮梁殿。在镇东一里。《栖里景物略》：为东皋院故址。吕澄《募建三圣阁疏》：万历中，总督刘畿为徐相国存斋禧祝之所。《栖里景物略》。吕水山需，有参谋平倭之功，及议罢筑城唐栖，免伤财劳民。因感其德，乃建德勋书院于栖水之东以颂需。邑《志》。

周兆谦按：半庵谓禧祝徐相国。邑《志》谓建以祀需，两说皆未协。夫水山生于正德八年，而嘉靖中已筑此为读书庄。"德勋书院"四字，为嘉靖年赵容江未第时读书吕家所书。则此院早有矣。不惟非万历间禧祝徐相国，并非嘉靖四十年后，里民感德而设，昭

昭可考。吴园寄客曰:此不必疑,决为吕氏读书处,继以祝徐相国,终以祀水山翁。碑文明曰:"'德勋',旧矣。"又何疑焉。盖因事立名也。近年上官有功德于民者,去后士民往往私立祠龛,岁时致祭。或祔祠庙,或在书院,当年禧祝徐相国,与附祀水山翁之意,亦犹是耳。　吏部尚书胡松撰《德勋祠记》:距钱塘五十里而近,地名唐栖。距二里而近,洲曰"德勋",旧矣。嘉靖辛卯四月五日洲民有曰:朱二老者,忽梦龙神,会迓一峨冠绛衣巨人,驺御甚都,曰此司马相公也。朱二老梦中因诵积金积书积德诸语,遥睇而拜之,首抵地而寤,起诸洲物色之,则见有宦舟泊水浒,问舟人为谁,曰:翰林徐公也。曰:奚适?曰:左迁延平理官。何名?曰:阶。朱二怪,以语乡人,置之。更三年,公入是省学宪,未二十年晋陟台辅,勋德赫奕塞寰。寓朱二之梦,亦奇矣哉。兹公门人吕需辈数人,荷公德教深厚,思与其乡后生永永尸祝,则相与经营,结屋数楹洲上,因以征灵著异传示无极,以状走告予。予惟今掘起里巷之士所至才或一命至再□,或碌碌无以甚逾人。乃神鬼仙灵,往往有为之开先示兆,豫以告人者。矧公喧唱勋德巍烨,隆盛陵跨古今,若与朱二之梦,则亦奚足异者。独司马相公之□□龙神□,评骘人品则近之。乃其所处之难易,则予不可以不辨也。夫温公承熙丰纷更之后,天下虽称多事,然天下公论,犹尚昌盈,而小人未敢深肆纲纪,盖秩然任□,一也。旧法如常平、转盘、茶盐诸法,未尽坏于蔡京诸人之手,如建中、[政]、宣(政)而后之甚,二也。丰亨豫大之说,无有敢倡言者。而端人君子之在高位者,并时励翼,则有若文公宽大,吕公晦叔、韩公持国、范公尧夫。其在中外庶位,则有若傅尧俞、苏子容、刘挚、范纯夫、苏子由兄弟,与王觌、王存、鲜于绕、常安民诸公,至不可胜数。相与夹辅匡襄,无挠掣瞰睨,三也。若公所履觀,则

当前人浊乱大坏之后，海内耗蠹，几不可为。邪党炽然，中外盘据，专务掊击善类，君子之存者无几，存者多孤孱。旧法虽未尽变，而因缘票拟，暗坏阴偷，已大非祖宗盛时之旧矣。公与温公所遭，其难易不有间乎？惟公天质明浚，自其少时已与阳明门人某等游学，直窥本源，而远接命世之孟氏，以上溯于洙泗，故其道委蛇变化，而不诡于正，其心艰难嵚崎，不能通乎人。以至逆折曲防于事机之微，而弗至□□，遂阴求天下之善人端士，□满中外，甚或造膝密荐，而不令其知。其潜移默干，夙夜宥毖。所以阴培社稷宗祊之基命，而旋转圜极方舆之运，功同再造。盖有非世人所尽知者欤。公与温公之所以为异也。而其本，则由于深见万物一体之意，而以为己任，真若有恫瘝厥身不容自已者。噫嘻！此其旨微说长矣。余既以塞吕子之请，而因告天下后世之士：知慕公业者，必求公之学而学；知学公者，必见夫万物一体之意，而以为己任而后可。呜呼！世之君子，其尚有味乎余言也与！嘉靖丙寅仲夏之吉，兵部侍郎刘畿立石。

客祠　在东园左侧。即吴园之外园，卓去病以祀胡元静、胡休复、佘泰初三先生。

卓尔康《客祠记》：余与胡庶常休复，自童子游学相长，大迂志微，情如乳水。入中表叔父元敬先生，其尊人也。元敬先生操履端方，尊严而惮，诵说不凌。里中有太丘彦方之目。性至孝，不再娶，无二色。尤为儿童妇孺所翕服。休复癸丑成进士，入中秘不数月而卒，仅有中郎一女耳。予为作木主祀之燕邸。已归，祀于家。铜陵泰初佘先生，主文举余，爱怜珍宝，情过所生，八十无子。予妄意他日固当祀佘先生，与庶常配。万历末年予归，修建一楼，简秩家祠中溜门户井灶之属，与先祖祢岁月之祭。堂有三龛，左方为客

祠，以祀庶常矣。予二十年小草于外，昨始罢归，迫思余师殁已十年，三江九华之灵气可感，志事可通也。特作余师一木主，如庶常礼元敬先生。一木主如二公礼圭。今年仲春之吉，具牲醴偕同志恭捧入客祠中，冀岁时瓣香，世世无所绝。嗟乎！余于三先生而有感焉。休复与予志尚磅礴，上苍天，下黄泉，中是正今古人。而元敬先生每为衷之、戒之。予辈诞□更似相非，然终以元敬先生为是，不可易也。余先生为人，通平和易，即小夫贱子，无不澹澹占言嗛嗛食。生不忆人有逆恶，不知世有门户，其视予则头头种种，惟知我得此佳士耳。嗟乎！以予今日而对三先生，其愧滋甚。予辈迂落，志士沟壑，达人糠粃，无所不得。而元敬先生不然，正训予辈者，出善仕，处善业，不激不随，乡邦周称可矣。余先生则曰：吾何以其志为哉！子有千载，我须两字。两字者，“功名”也。子才过人十倍，世所应有，吾欲子皆有。一切形外系表之理，子且休矣。吾勿听。嗟乎！予今瓠落无容，丽泽不习，仅一二说经，与休复志合，其所亏者固多。予不能治家，尤不善宦，元敬先生固非欲予载囊絜驾者，然孑孑归里中，家鲜食，子淹婚，为乡里项领所笑，讵成事样乎。公车一数番，竟不食一红绫馅饼，使余师郁而没。予又何安！三先生见地不同，视予各异，而予总无所成。负负无可言者，第邀三先生之灵，顾予蒸尝。岁时仅烹一清茗，陈三□器食，识予一念，并诏子孙。三先生毋曰我自有美子孙，何以愁苦也。

张烈妇祠　在跨塘桥南、张烈妇墓侧。祠祀烈妇张佩兰。迹详《烈女》。

义士姜八郎祠　祔祀水西庙。嘉靖四十年，洪水暴涨，西塘倾溃，民居漂荡。县官督率里民修堵。姜值役，力恳于令：吾乡民俱流徙，十室九空，且修彼处，应彼自当，非关吾里。令欲均其劳，抵

死不允。竟以身殉。里人德之，因祀焉。谚有云："姜八郎抵死不修塘。"《栖里景物略》。

梅公祠　祀钱塘泛梅公，向在泛署怀德堂左侧，塑像供奉。庚申之乱，焚毁无遗。梅公保障有功，至今称道弗衰。同治六年，里人卓铸颜、劳本直、夏之城、姚桐、汪道生会守府驻防。侯天祐相大佛寺，塑像立主，春秋祀之。墓在自园。西兵燹后，被邻人僭地无算。

三先生祠　在超山。宋赵清献公刺杭州，祷雨黑龙王祠辄应。有水旱二龙洞，遂起石崖曰"海云洞"。继有赵忠献为劝农使，祷雨亦应。后丁方伯养浩仰二赵之高风，为二公建祠。子之乔并奉方伯于中。匾曰"三先生祠"。《图书集成·职方典》。今已废。

倪文僖文毅宗祠　在洛山前麓。古松凌霄，远望若苍盖然。里人相传以为宋本。《图书集成·职方典》。

陈长史祠　在花园坟。福藩长史陈仲谋之祠堂。《续补志略》。

邵康僖祠　在水北。即其宅之遗清堂为宗祠。《续补志略》。

姚氏家祠　在吴家衖底、姚氏宅旁、竹素堂后。陈墉《卓庐文稿》。

吕氏宗祠　在水北。其始祖为明初吕仲伯公。《续补志略》。

吕水山祠　即德勋祠堂，详前。

卓户部祠　在思古桥西、水沟衖口。祀明户部忠贞公敬。额曰"世笃忠贞"，李流芳长蘅书。咸丰十年粤匪毁。《续补志略》。

卓氏祠　在长桥之西。卓天寅以祀其祖父入斋、莲旬、蕊渊三先生，其堂曰"传经"。节《传经堂序》。

唐栖志卷七

梵刹

袈裟片土，山颠水湄。古德卓锡，于焉迟夷。电光泡景，沧桑阅时。遗文故址，悠悠我思。容有询者，持以应之。志梵刹。

清流禅寺　祈堂庵　清流亭　毗庐阁　在塘西里仁桥北。元至正年，建清流亭。奉议大夫兼翰林院侍书蒋晖，为天竺传天台教观住持闲中叟无相立。正德年，僧大一募赠方伯沈存济地建祈堂、观音阁，藏经函阁中。万历间，经轶阁圮。僧海潮立募三年，辟为丛林，饭僧无数。易今名。太史董其昌额其堂曰“梵网珠”，又题曰“有禅净土祈堂”。旧宇则僧同涵居也。《武林梵志》。西里之东有泉，曰“清流”，覆以石亭，曰“清流亭”，亭侧有清流庵。宋绍兴年间建，明洪武二十四年归并纯一院，正德元年郡人邵端峰锐暨沈廷器璋重建。移博陆慧日寺千佛阁于此，为全镇扞蔽。阁中供千手千眼大悲观音像。时有僧曰“期堂”，即名为“期堂庵”。崇祯末圮。顺治初年杭城高继声策立愿捐赀二千金，鼎新大殿、两庑，并千佛阁。延道枢大师讲《楞严经》。未几又倾颓如故。康熙初年，卓亮庵重

葺。请天岳和尚驻锡开堂，始定今额，曰“清流禅寺”。《栖里景物略》。康熙三十一年四月，不戒于火，佛阁、方丈、寮房尽毁。三十六年，里人陆石臣等募建。复迎天岳和尚住锡，沈维为记。后复圮，住持守愚重募葺。《唐栖续补志略》。西为仁寿桥，东为里仁桥，北为三分村。阁之逡庑，庋藏三教图像石刻。详《碑碣志》。佛阁宏敞，杰出层霄，披襟览焉，觉有两腋翛翛之致。诚可以纳遐景招远风也。回顾双虹矗起天半，高楼夹岸，粉蝶连云，其炊烟乍起时，宛如苍龙欲上，蜿蜒纠结，少顷迷漫林樾，不复故态矣。亭鹤诸峰拱于前，蛾媚窈窕窥于右，龟马逶迤揖于左，桑畴麦陇鳞次栉比，虽容高衲，足赋栖迟，清流梵阁，吾摘为栖上胜景云。《栖里景物略》。毗卢阁即千佛阁，高极三层。“毗卢雪霁”，为栖溪十景之一。嘉庆二十三年十月毁于火，仅存山门，寺废为墟。道光某年大旱，有行脚僧法缘荷杖而至，发愿重建。化草搭篷，供奉韦驮。赤日露顶祷雨，不旬日甘霖大沛，禾稼无损。里人感动，募捐兴修。迄两年工未竣，法缘亦寻没。嗣徒觉海以衣钵资苦积，随时补葺。不更募捐，粉饰丹垩，焕然一新。《唐栖续补志略》。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八日粤匪毁。

卓尔康《重修期堂庵千佛阁疏》：天目山自南龙水飞舞，历皋亭、黄鹤，至超山峙焉。武林诸水合流北关至唐栖，合皋鹤、超山水，由广济桥、里仁桥，历陆郭、五杭博陆、大麻至崇德县。崇德，古御儿也，自此直至姑苏三百里而水平，谓之平江。塘西为超山之尽，北关诸水之汇。水走三百里未至长桥，而水西北行，入顺德桥已过长桥，而水东北行，人新桥中流之水东下，自如胜国前漕道，自崇德南走长安，由临平之东新桥以入会城。唐栖若奥区隐薮，南宋王孙宦人庄居村好聚焉。伪吴始开今道，水陆走集，龙艘雀舫，络绎淹贯矣。道路通，风气泄，塘西之东，里仁新桥，两桥之中水泻地

缺，下沙散去。当是时有存济沈翁者，名族德士也，于两桥之中，期堂庵后，建千佛阁。高可数仞，方广正等，自长桥望之，此阁岿然，适补其缺处。若高屏，若方塔，拥镇于前。吾乡嘉隆以来，生殖日繁，名胜狎出，皆其所苞孕也。庆历至今，则异于是。诸绅士聚议欲理前贯，以还旧观。而僧有无住者，故本院太虚上人法嗣也。兹欲修阁，峥嵘庄严。置名经树法幢，以复大虚丛林之旧。其旁更欲建一钟楼，与大善寺鼓楼对。鼓钟声相应和，其教欲以风气为因缘，引而入之法事也。夫根尘先耳，响入惟声。钟鼓一闻，冷然深省。其于发聋振寐，功力不小。予生也晚，细寻期堂庵古始，此庵有清流泉，甃井在河滨，旧名清流院。其千佛旧阁，故在塘西东三十里惠日寺。沈翁移建于此，中有小佛千尊，顶踵尺许，诸佛名号，各有设主，皆为赵文敏公子昂书。金章黑髹，笔法遒整。又有藏经数千翻，手卷成帙，不知谁书。传云：佛像与阁俱来，而经卷书主，则三分村永清院所移也。三分村今庙，即昔永清院。在庵北偏，其建置则吴越王俶始。予惟聚泥成佛，削木为像，褐夫絮妇可办。若书《大藏经》，作使赵文敏下笔端书，此非大有威力不能。第赵文敏与钱俶王隔世甚辽，经卷或王俶所造，佛号名主，自当属在，不知何人。诸长老言：塘西故为宋福王采地，有福王庄墓。近日池中掘有古钱、剑、杯、盂、瓶、炉之属，土花如绣，社祠皆属女像。土人以为土地相传，福王之女也。诸胜因缘，或启福邸乎？经卷佛主，予偕弟肖生与胡休复庶常，少时俱见，日渐为人携去。予学仕在外三十年归，绝不见影响矣。人传道场寺尚有经几卷存，显忠尚有佛号几主存。此庵迹圮事湮。予再四搜榷，稍得崖略。固知住持派即非法嗣，碑勒人即非作手，亦不可少也。无住上人发此弘愿，诸檀那中有为风气想者，作布施波罗密焉；为法事想者，作布施波罗密焉。

喜舍惟心，多寡视力，或以镪，或以材，或以赞叹。予以一言为先，然非人所可得劝相也。

徐士俊《为期堂庵沙门募缘疏》：由栖水远达武林，仅五十里也。文波环带，远岫来青。舟楫缅维，炊烟缭绕。朝暮之间，号称繁会。乃中有数幅袈裟地，踞吾乡之西北隅，时时以法鼓鲸音祓除尘氛者，厥名期堂庵。庵故古刹也，考之《武林梵志》。元至正间初建清流亭，名清流禅院。永乐中蒋太史晖为天竺传天台教观住持闲中叟无相立于兹。及正德间，有僧大一募封翁沈存济地，建期堂、观音阁，为藏经之所。迄于万历中，经轶阁圮。沙门海潮大施猛力，立募三年，辟为丛林，饭僧无数，而期堂之名遂著。董元宰宗伯额其堂曰“梵网珠”，又题曰“有禅净土”。祇堂旧宇则僧同涵居，数十年屡兴屡圮。近从颓废之余，遇高子季声能仁慨施，丹垩焕然，金碧如故，庶几缁流云集，咸指清流为休歇胜场。其如香厨日烦，即里闬之檀波，不足以佐供养一二，比丘不得不向四方而叩之。总以宰官长者具有佛缘，白粲朱提，谁非沙数。盖知有西来大意，即知有丛林；知有丛林，即知有祇堂庵。什伯释子辈之著衣持钵，种种接引从衣食。始语云：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况灯传派续，岂可无乐施喜舍之人为之扶轮倾橐，支持常住岁月耶？昔德山一日见饭迟，托钵下法堂，时雪峰作饭头道：“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甚么处去？”山便低头归方丈。至今有德山末后句未曾会得。若令趺坐枯禅，终于托钵无路，则更从何处会耶？伏望无尽檀施等于波流山积，是兹庵钟鸣鼓响时也。谨疏。

《清流庵改造山门说》：余舟至唐栖，问舟人此间有寺观可游览者否？舟人曰：此间有期堂禅院，即古清流庵，极宏敞，可以游目。余步至清流，睹殿阁巍峨，钟鼓俨陈，佛像严整，院僧道枢出迎，肃

恭有礼。余徘徊久之，慨然曰：如此功德，如此像教，乃以一山门坏之，使僧众不安，去者多，留者少，且于檀越亦关利害。僧问：何以如是？余应之曰："堪舆家有言，门对无情之水，向对不正之山，皆关于住者不吉。"僧始愕然，延余至山门坐茶。余指之曰："水自西来，从东反跳而去，两岸屋角横冲，朱雀斜飞，皆于庵有碍。"僧问：何以更改，何以转移？余曰："殿宇一定，不可改也；佛像甚古，不可移也；钟虡有灵，不可动。惟门前小河宜塞，小桥宜平。河岸宜帮阔数尺，使门前平稳如眠弓满月之形。移山门向前丈许，两厢砌高墙接连门殿。庶不正者可正，无情者有情，基址安矣。至朱雀斜飞，筑平墙一座于河滨，朱雀之斜亦可不见。水之反跳者，亦可避。赀粮所费亦不多。"僧人延至后园，见小河可挖，而取土接连。屋后之河，如环如带，于庵基为尤美。或曰：作无益害有益。此何时也，而为此不急之务？余曰："高氏既费数千金修之矣，合前功何止万金，且山门业有修者，以一劳而收永逸。况土有可取之地，门无更造之劳，堂殿佛像俱如故，何以曰作无益害有益乎？惠而不费，因而不设，劳而不怨，僧自安之，非甚害于人也。高氏独非檀越乎？何以立捐数千金而不吝？塘西巨镇，名闻天下，乐善之人甚多，获福之人亦不细。余此言出，必有继高氏而兴起者，鄙夫宽，薄夫敦，懦夫有立志，一举而三善。备如之，何而不修院？"僧因乞余言，余作是说贻之。或者此一大事，因缘未可知。然余以道途往来人，不惜齿牙，亦欲广此功果，为栖上之士大夫造福无疆焉。敢曰妄谈风水，以诳此一方乎？福自作之，栖上之人自受之，不独一清流僧众之为兢兢也。顺治辛卯十月初一日，礼部左侍郎内翰林宏文院侍读学士、豫章李明睿撰。

《改造山门跋》：期堂禅院阖镇风水攸关，最宜培植，以图巩固。

向以赀粮缺乏，致海幢卓先生继声高居士捐施盛业，道枢法师开讲宏慈。渺焉衰落数年来，更切倾圮之忧。是以三月间，里中檀信，拜请妙诠大师住锡斯院，永赖砥柱。立愿募斋，十万八千僧护法。不论贫富，宜客踊跃捐修，咸臻胜果。岂期三月以来，赀粮缺乏如故，众心懈弛如故，睹此榱栋淋漓倾覆将至，妙师实切隐忧，因出李学士《改造山门》示蛟，捧读一过，合掌向南曰：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夫以李学士道途过客，尚惓切详勉如此，岂吾党生斯长斯，而不知所以自爱自励，踵卓高而兴起者乎？且近有高士刘云龙，议论最为吻合，蛟因不靳小费，缮刻是说，广布十方。凡我同志，猛心惮力，共襄厥成。起继声以再生，呼道枢于不死。即沈存济、卓海幢两先生有灵，亦引领而望后之贤者矣。己亥仲夏里人何起蛟跋。

沈维《清流禅院千佛阁记》：兹阁建于明正德三年戊辰三月。予高祖沈存济公，因五杭吴王庙住僧是年值役，岁荒无措，通里颗粒不收，奔诉于祖，怜其窘迫，贷米三百余石，价昂难偿。次年夏，僧独力不胜，公议欲将庙外钟楼原属地方公所，拆卖抵酬。予祖闻之心恻，宁忍毁弃若是，不如估值移之。众皆俯从。祖因延地师相地立方，谋得建树之所。师告予祖曰：西镇两水夹流，惜其去水浩荡难收，须树茂林，立高阁以塞去流，为百世基。公谋移镇，莫此为最。随酌量所宜，对长桥中穴立向，随塑千佛于上，俗名千佛阁。作通镇中流砥柱，迄今一百又十年余，不受兵燹之祸。沿至明季崇祯年间，水旱频仍，祲疫大作，死者塞道。兹院守僧难以自给，阁下骸骨填街，僧人流散，殿宇倾圮，竟成废刹，亦可悲也。鼎革以来，海幢卓公，目击其败，为之心恻。捐赀修葺，延大善僧三祇守之。其所未备，复遇丝商季声高公，倾赀千余金，相为佐理，建造山门一层，而庙貌一新。四围墙壁以及罗汉堂，寮厨充足，盂钵富裕，向之

潦落复为改观。众姓共议，公请妙诠法师讲说经典，宣扬律论。顺治初年事也。至康熙初，复得亮庵卓公募赀整饬如方丈及度亲堂各寮舍，并临河赁屋充扩而宏大之。乃为久远计，商立住持主席方丈之人，因延新安石庵师为清溪，吉祥愚山公首嗣飞锡清流。至若王德桢，若邵文甫，若陈景纯，若范君式，若姚诚，则诸善士，捐赀共葺塑像，盖殿焕然可观。洵中兴有主，而可为永久之图。不意石公以迈年衰惫，所托匪人。壬申夏四月，遭祝融之灾，立时付之灰烬。自阁以至方丈客堂、寮房厨灶殆尽。数耶，运耶！二百年之基业，为之一空。惜哉高祖之遗泽不可复睹矣。丁丑岁，同里善姓陆石臣、邵文甫痛惜兹镇若失此阁，将来必遭兵火之厄。立愿重新，自丑至辰四越寒暑，是阁乃成，渐次告竣。仰仗佛力护持，檀那乐助。复迎天岳老和尚住锡，合镇幸甚。即前辈建立修葺之灵，九泉亦各闻而欣喜云尔。

沈侑《期堂庵募化饭僧疏》：期堂庵向为接众禅林，迩因荒乱，主持乏人，苾刍星散，鸟无朝啄之食，鼠鲜夜窃之油。而香积厨头遂远行脚之迹矣。自道枢法师演说大藏，佛事渐盛，四方听法者，乃络绎不绝。奈岁俭僧贫，室空颜子，产满孟尝。住持满慈，愍然悲涕。思一振祖家式微，慨发十万八千大愿，伏祈达尊长者，善信居士，或岁给，或月支，或日施。日施者以合计，月支者以升计，岁给者或以斗石计。布帛金钱，多寡如数。岁总之，月分之，日积之，出之不骤，纳之不惊，与之不吝，取之不贪，多则饭数十僧众百僧，少则一二僧、众十僧，行之数年，而其愿得以圆满矣。今人修福禳灾，日屠生命，刲禽兽牛羊、犬豕之皮肉，取其血毛，以佞神馋鬼，虽床头瓮盎残粒，半镪亦倾尽无余者，何若转而礼佛礼僧，则福报往来，定然不可思议矣。况斋堂所供，多有真僧，断不若饮酒茹荤之

辈，侑是以信其有合于经所云檀波罗密地。因满慈上人之所谓，愿诸善信共成无漏胜因。谨疏。

邵锐《登期堂阁》诗：高阁林边高接天，兴来携手赤栏前。秋江水落帆樯稳，尘市日高车马填。白鸟一双帘外度，丹崖千尺镜中悬。壮怀耿耿向谁遣，便欲乘风追列仙。　卓文卿《期堂庵》诗：地涌金沙紫绀宫，幽栖一带白云中。闲心自可同玄度，觉性何烦证远公。金磬泠泠流梵语，空香寂寂散林风。藤花一榻高悬处，惭愧尘寰不住踪。　金渐雕《登期堂阁和前辈韵》诗：清流无尽接长天，溪上千家绕寺前。山外层峦连海峤，雨中高阁宿寒烟。河桥野店行人集，贾客孤帆落照悬。遥望蓬莱如可到，凌云我欲问神仙。　朱麐《登清流亭》诗：闲倚幽亭看夕晖，山涵苍翠滴人衣。微波荡漾孤帆远，平楚浮沉独鸟飞。一曲渔歌偏适意，数声梵磬此忘机。悠然坐久浑遗世，灯火沙头未忍归。　韦人凤《春日过清流亭，登大悲阁雨中眺望，即于阁下偕同游诸子小饮分赋二首》：春郊携杖叩柴扉，共倚危楼俯翠微。天接虹桥波浩浩，云深戍垒草腓腓。荒村鼓角愁偏度，故国山川事已非。幸藉良朋聊醉酒，孤帆细雨莫言归。

高楼百尺共凭栏，知己天涯暂结欢。白社有人堪纵酒，清流无地可投竿。江声风卷千帆度，草色云连万树寒。满目风烟谁与问，故园愁向雨中看。　卓明卿《同陈岳伯登千佛阁》诗：梵阁丹霄矗，清秋此共凭。慧灯千佛照，慈筏几人乘。幻世空形迹，明时急股肱。上方陪眺久，杯底白云层。　张泰《千佛阁》诗：琉璃光射鹤峰头，夹镜虹桥作带钩。尘堨渐离霄汉近，月明千指叩清流。　王绍曾《登栖水期堂庵千佛阁》诗：槛外江洋接凤城，凭临真有羡鱼情。参差楼阁窗中起，隐现帆樯树里行。石室呗幽天雨散，汀洲日落市烟生。年来欲渡无舟楫，那敢题桥如马卿。　周天度诗：芝廛鹤市影

层层，静夜秋河淡欲澄。每到祇堂指高阁，月斜犹见上方灯。　朱麐《祇堂阁》诗：斯阁何岧峣，诸佛同歇足。曾不闻妙义，须弥藏一粟。　张祖定振孙《期堂庵暮眺》诗：禅关一以眺，空阔暮天涯。野鸭飞千个，人烟接数家。雨声风出树，霜影月连沙。乞相终无尽，浮生漫自嗟。

慧彰禅院　即东茶亭。创始未详。外有慧彰泉，顺治间住僧照若募建茶亭，徐垫君作《疏》。《栖水文乘》。今亭已毁，乾隆僧皈源重葺。《栖乘类编》。道光年倾圮，荒址仅存。咸丰七年清流寺僧觉海募建韦驮殿，并掘得金宗禅师涅槃碑，砌于壁，将建大殿，以兵乱止。《唐栖续补志略》。

徐士俊《募建东茶亭疏》：渴之苦也，不亚于饥。而义浆之施，犹易于行糜而赈粟，是以缁流结愿，往往先其易者而举之。栖镇居武林、语水之间，百里方半，自东来者，望见阛阓烟生，辄津津动休息想。乃若歊蒸溽暑，百丈荒途，一饮凉浆，逾于甘露。智慧人即从此悟入，必得绝大圆通。有僧照若，愿拯此苦，遂于去冬募得五十金，创建方幅数椽，以为施茶之所。行道之人业已祝之、诵之矣。今思为永久计，欲更拓一区，稍增规制，作供佛庄严，而力微势寡，拜控无因。盖余所谓先其易者尚尔艰难，况其难者乎？照若曰：不然。贫衲有志愿，居士有文章，水到渠成，自因随果。现从此以往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亦如种豆得豆，种麻得麻，非可强而为之。是有数存焉。但作不肯休歇观，必得大休歇处也。余嘉其志，为可与度世。且其人朴实，不识一字，直可参无字禅。锄荒理秽，以臻轮奂，或竟不难。惟望众香国中，诸伴侣座大愿船共扶之耳。

按：慧彰禅院距清流寺不及半里，而东与浮梁殿相近。今惟荒址，仅石库门遗迹耳。金宗禅师碑为邵亨夫撰，沦于河。里人夏容

伯见之携归，尚存。

三昧庵 在三分村之北。顺治初，豁堂禅师建。虽在郊原，颇有幽致。今主僧皆其裔。《栖水文乘》。道光初年，亮庵上人来主方丈，大振宗风。创建罗汉堂、金刚殿，署门额曰“三昧禅寺”。《唐栖续补志略》。咸丰辛酉，匪毁。

净土庵 吕庵 大悲堂 准提阁 在三分桥之东，即旧吕庵也。见《柳堂集》。顺治初，守庵师重为整理，焕然一新。有准提阁、大悲堂诸胜。后请灵岩补庵和尚说法于此。未几去。《栖里景物略》。董元宰题额曰“有禅净土”。《胡允嘉序》。补庵和尚之徒祖叶于丙辰岁康熙十五年孟陬月十有六日，得佛牙于双桥水中，迎供入庵。韦人风《佛牙记》。按：《佛牙记》、《赞》均详《杂纪》。补庵禅师事略详《方外》。道光时废。今存空址。

鹫岩礼道人《净土庵募缘疏》：唐西河北净土庵，居武林之要冲。守庵禅师主之，十有余载矣。守公以直慈坚确之志，行人所不能行，加以道韵稳密，推己及物，自不待口宣而皦然可见也。特以所居窄隘，容众不多，况日月浸深，屋垣颓落，欲广地以崇堂宇，将革故以新规模。过灵隐乞片言为导。山僧为守素所重。于缁白，其德念足以感发人之至心，亦无俟于毛锥子上，重为饶舌也。但愿诸长者克赴来，几不虚所请，则□□增辉无穷矣。是为劝。 豁堂嵓道人《净土禅院募疏》：余往入苕中，道过栖水，而问泊焉。从之者进曰：有净土庵主人守庵师者，甚贤。因而就之假榻，主人出迎，诚朴温恭之气，望而知为盛德厚道之士。询其平日，一任弊衣，破屋穆穆肃肃，虽箪瓢屡空，不谋朝夕，亦不轻出一步，妄攀一人。然数口饔饭，宁自枵腹，而往来云水，不一而足。靡不虚至实，即维摩神力不能办此无米之炊，于一切圣贤都无拣择。其忘己为人，愿力

深密，器宇稳谛，早已知其为四众皈信，不日可望丛林成就，足越行脚高流，于是中又添一化城矣。迄今数年，果道风大起，来者至不能容，且不堪漏淫数楹之补，断不可少。此缁素之议，可无烦主人出一步，攀一人，自能成就胜举也。　《净土庵募缘疏》：所老兴工于龙阜，给孤布金于祇园。行证一时，义高千古。兹净土禅庵，地临津要。晚来朝去，诸方视为化城；暮鼓晨钟，一镇实称宝所。目击败垣疏壁，不无革故鼎新；将思宏法安僧，宁免以小易大。既羡守师之道化，还资檀度之归仁。胜事落成，赞叹有分。谨疏。丁湖翠堂森道人书劝。　吕翼凤《净土庵募装准提王像疏》：佛家之有准提王，何以称？所以提撕儆觉千万亿众之心者也。吾儒之言曰：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人，有心而不自知。准提王提以知之人，有心而不自觉。准提王提以觉之，乃恐人之不尽提也。而设为十斋，设为神咒，设为顶礼以提之，抑恐人之不尽提也。而期以功名，期以考寿，大小福报以提之，则准提王具大光明、具大慈悲、大神通也。至矣，而人犹昏昧怠弃如故。盖准提王提撕如是，而人不能信奉以自提；其知准提王儆觉如是，而人不能信奉以自提其觉，则佛亦无如之何。而所信奉之者，在乎准而已矣。盖人之心不可一事之不提，不可一时之不提，不可一念之不提。准提王以准感之，而千万亿众以准应之，千万亿众以准感之，而准提亦以准应之。我里净土庵之建阁也，即拟为像久而未成。夫准提王者，所以提撕儆觉千万亿众之心，则千万亿众亦自提其心而已，又何必沾沾为像而瞻之礼之。嗟乎！今人孰不有心，而苦不能自提。迨身历佛地，瞻仰圣像，而肃然生敬。若有以提撕之，若有以儆觉之，则像正心之所感也。而谓信奉之者，不在是乎！信奉之者，在是则具大光明者，在是具大慈悲者，在是具大神通者。在是矣，像又乌可已哉！

凡我同人,能提撕儆觉其心者,各随愿力,共成是像而斋,而咒,而顶礼信奉,有准自极功名,子嗣考寿,大小福报于无尽而成之。后凡瞻仰像者,提撕、儆觉其心而斋,而呪,而顶礼信奉,有准咸极功名、子嗣考寿、大小福报于无尽,是皆成之者信奉所至也。则是像也,即可谓得准提三昧者矣。　屏樵正嵓《游净土庵》诗:欲寻金刹傍溪来,夹岸青萝绕地开。近水短檐寒晚照,入林荒径护苍苔。香烟细细疑浮塔,花雨层层渐作台。卓锡何年人独往,上方深处只蒿莱。　又《赠守庵老宿》诗:廿年篱户昼长关,宿愿初偿鬓已斑。鱼鸟忘机同上古,闾阎无事即深山。忍成铁石皆从化,定后心身倍觉闲。随地凌空如幻出,香台严□指弹间。　胡允嘉《游吕庵七咏》:徒步不自觉,东林忽以臻。童子启扃问,迎笑见天真。　长松亦可倚,落英亦可餐。纵使有君辈,谁来坐夜阑。　西风吹片帆,杳然自兹往。静看去来人,月照松杉上。　妙年能作达,清标殊可念。顾我欲频来,尔心终不厌。　有书复有几,惟我与汝耳。去汝不相见,流光已如驶。　一室如斗大,终日可披襟。朗月何与人,思君此更深。　三百六十日,无日不叩关。却笑剡溪船,到门复何还。

补庵和尚《丙辰春仲退宝林净土院,留别诸檀护》诗:混迹栖溪已十年,门庭施设愧先贤。幸然剩有肮髅骨,拜倒孤峰卵塔前。　去留曾不定年华,放下腰包即是家。忆昔达摩来震旦,一言未起渡流沙。　杖头到处不留踪,谩把机关设几重。任尔跳梁鼷鼠技,这回且喜付春风。　室如悬磬勉支持,苦雨酸风只自知。说到滹沱桩旧话,不胜流涕愧称师。　烧天把火日相残,拟自分疏便不堪。留与一双青白眼,月明帘外好生看。　虽云钟鼓设如常,谁复重登曲彔床。但使厨烟无断续,法堂长草又何妨。　禅关肆辟说当时,努力难将拙斧施。尸位自惭双鬓白,满腔心事有谁知。　若到高斋

揖别时，山门永藉力维持。体同名异诸僧行，未必全非学禅师。

韦人凤《赠别补庵大和尚诗四首》：江村寄迹却忘年，寂寞还追杯渡贤。一钵行来一钵去，片帆直到五湖前。　高吟是处度春华，指点灵岩是我家。莫把吴山分去住，莲台长布紫金沙。　茅堂共结半生缘，清夜还将妙偈宣。春雨一朝飞锡去，空林何处可谈禅。　春江春草送行时，留别犹承法雨施。一棹吴门期共访，千山明月结相知。　张超微半庵《赠别补公大和尚赴华藏之请》诗：杖头踪迹任西东，瓢笠依然一老翁。抛尽落花春寂寂，晚窗惟有月垂空。　满天风雪一羊裘，把住寒炉举话头。从此钓竿收拾起，巾瓶无恙水西流。　闲来时复倚孤筇，飒飒荒飙起暮松。人事渐非消息冷，片帆相送白云封。　孤豘腐鼠欲如何，丑态狰狞状可摹。谁似老僧高见早，草鞋不费一钱多。　张开先《送补庵和尚卓锡华藏》诗：紧绊芒鞋去即休，月明长啸万峰秋。道人解得生公法，到处能教石点头。　张揽旭《送补公赴华藏》诗：十年匡坐此幽栖，结社谈经每杖藜。惆怅远公飞锡去，路傍芳草亦凄凄。　竹杖芒鞋任去留，一肩瓢笠更何求。飘然避迹烟霞里，却是灵岩最上头。　宋琦《赠别补公大和尚》诗：莲社追随已十年，讲堂时共话缠绵。何当三月莺花候，偏挂孤帆笠泽船。几处云山荒径外，数层烟树夕阳边。伤心漫折堤前柳，更待重来此问禅。　卓璇《送别补庵大和尚》诗：为访禅关询所之，临岐何自寄离思。化城君去原非远，茂苑人归旧有知。月隐花林清磬杳，风微柳岸片帆迟。从今若肯同三笑，当并陶公载问奇。　张德盛《赠别补庵和尚》诗：宝林数载幸追攀，近郭幽栖每叩关。莲社久期三笑约，云堂何意一瓢还。灯传丈室帘前火，春去扁舟雨后山。寄语灵岩飞锡处，月明长共到人间。　王廷璋《赠补庵和尚》词：楝花风落鸣鸠羽。正饯别，诗成矣。一径采香云宿处，

砚池日月，琴台今古，微笑拈花去。　芒鞋遍踏，君家事。说法华严龙象舞，响屧廊深僧不语。十年幻聚。竹轩空翠，梦绕灵山雨。

永清廨院　在城东北丰年乡。夏时正《杭州府志》。塘西北三分村。《武林梵志》。宋绍兴间，《杭州府志》。延法师创《武林梵志》建，元末毁。明洪武初复建。二十四年并显忠寺。《杭州府志》。玉音实录见存。《武林梵志》。或云：起于吴越王俶时，正统间僧觉庵、永方师徒奋发重修。后因僧官居焉，故《杭州府志》载名廨院。万历丁酉不戒于火，卓石峰、罗葵庵复兴之。院之东即陈禹二王社祠。其遗址为三分村庙。卓尔康《千佛阁疏》。丁养浩《复游永清庵诗并序》：成化己亥，予游永清庵留题。嘉靖甲申复过此，则四十有六年矣。始予为举子，适强壮，今休致归来，衰老甚矣。俯仰今昔，感怀追和，诗云：逃名滇海外，栖迹越江滨。白发催年暮，青山入梦频。停杯留急景，曳杖逐余曛。去去林居子，无劳问俗尘。按：原题诗已详何《志》。

北圣院　本名聚真观，俗称北圣堂。在水北广济桥西。临街有玉枢阁，今毁。前宇奉玄帝，两旁雷部诸神，后庑观音，并南极文昌圣像。中殿祀三元。山门外有义井，向居僧人，去留不一，今为羽士所居。《栖里景物略》。崇祯间修葺，年久复圮。

国朝乾隆辛巳，住持朱某募建大殿。《栖乘类编》。道光初年，大善寺僧广修募赀重修。《唐栖续补志略》。同治五年，道士周笛仙、里人姚桐等复建三官殿，及客堂六间。咸丰十年粤匪毁。

朱国桢《募修唐栖北圣院引》：往岁丙在午，余以先少师葬事，卜兆于泰山之阳。道经栖水，访卓所沈君，因谒玄武于憩亭之上，备闻其神之灵应。余即以先少师窀穸事征之于神，所求皆一一如响。丁未复来斯地，捐金葺其前宇，其后庭则特塑三元。其楼观则羽士守泉之所鼎建也。嗣后荏苒，宦途二十四载，向日捐金修理亦

忘若隔世。今秋霜露，届期展谒先墓，而卓所嗣君字子仪者，偕其羽人，持缘疏乞余一言弁之，详述其迩年倾圮状，余为愀然。久之，遂叙其昔年祈祷之因，往来之故，使人知玄武之有灵，而栖水之藉其福护，当不泛泛作土偶观矣。若夫捐赀乐助，相与有成，则自有栖上人自发之欢心在，又何俟余言，为之从臾云。时崇祯二年己巳冬十月朔有三日。苕上老人朱国祯书于丁山湖舟次。

栖霞禅院　在溪北。明末僧朗月结茅居此，俗呼草庵。顺治十七年，居士朱昉募众辟地，延石庵禅师重建，遂改今额。傍有大树如林，山门创茶亭，寒暑济众。《栖里景物略》。康熙四年秋，卓方水等倡建禅堂，改山门北向。《唐栖续补志略》。一时名宿题赠，禅宗唱和，有《栖霞杂咏》。其东为北圣院，西为大善寺，北为青波村，南临河，甲寅乙卯，逆藩之变，渐干赵恒夫吉士避寓斯院，依石庵和尚有《唱和集》。《栖里景物略》。道光初废，今占为民居。余详何《志》。　徐士俊《栖霞禅院访石庵大师》诗：一幅袈裟地，能令万虑空。烹茶留客话，指月闻宗风。愧我非修静，逢君胜远从。长桥西畔路，真与虎溪通。

大善寺　即永明寺大明寺。寺在溪北广济桥之西，隶德清界永和乡。梁大同二年，水部郎沈著舍宅为寺。唐贞观中，署曰“大明寺”，寻毁。宋治平初赐额曰“永明”，会永明寿禅师卓锡于此，铸钟浚井，号其钟井，俱曰“永明”。宣德二年重葺，遂易今名。嘉靖时为倭所毁。隆庆初，卓见斋捐五百金，寺僧募缘恢复。卓明卿复益大雄殿文殊、普贤二像。榱檐宏敞，香积、禅堂靡不整饬。有楼曰“净业”。有九房，曰“独树”，有大柏树一株，荫盖亩许，王伯穀为篆额，曰“独树斋”。每阴雨则烟吐，暑日有大蟒蛇蜿蜒其上，寺中指为怪异。曰“翠云”，曰“碧澄”，曰“清秀”，曰“修身”，曰“安隐”，曰“栖云”，曰“善觉”，曰“远尘”。殿

前有古柏，匾侧而虚中，曰“无心柏”。相传六朝遗迹，唵嘞法师有赋志之，游览者无不题咏焉。《栖里景物略》。乾隆间大殿欹倚，有利其梁为楠木者，议拆。赖里人钱廷连等止之，倡募重修。翠华叠次南巡，各房住僧轮赀改造，俨然丛林气象。《栖水文乘》。嘉庆间，廊庑渐圮，住持鲁传、永辉募修，未毕工。道光十年，广修上人续募重新，至十八年告竣。梵宫莲座仍复旧观。《唐栖续补志略》。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八日，粤匪毁。

卓明卿《重建大善寺碑记》：佛法来自西竺，慧照无方，光被六合。救颠危，平险阻，殄毒螫，除妖愆，使人登慈航，释苦疾。天契其灵神，威极乎鬼域。故细民犹信重之。强暴淫佚之子，赏罚不足劝，罔不慑恶报之捷，望梵宫而跼蹐。智者藉以宏□，是亦化民一轨，非佞佛也。盖地有灵气，即创禅居。唐栖镇大善寺籍隶德清，乡界永和，居天目苕水会流，挹皋亭超山秀色。由武林而下斯地，一大门户。土称沃壤，信胜境也。梁大同二年，水部郎沈著舍宅创始，唐贞观中署曰“大明”，寺寻毁兵燹。宋治平初，僧尧光鼎新之，入国朝，改为丛林。宣德二年，无碍通禅师重葺，遂易今名。嘉靖乙卯，倭夷突入境上，我兵度势必屯匿，纵炬焚之，倏成灰劫，僧徒鼠走乞食。隆庆初年，先君过而咨曰：“故迹千有余禩，一旦泯灭可伤。”倾橐金五百，招来寺僧法仁、宗福、广岩等鸠工恢复。善信感激，荐璧布金。会行脚如意出募，断手誓诚，材用不诎，乃寺僧云集。施者力者饭匠氏者，逾年告成。轮困闳敞，饰加往模。越十四载，先君即世。不佞念先君重建劳苦，禅堂未置，拥锡曷居。迁山门而广三楹，开香积，标棹楔，甃石岸，复益殿中文殊、普贤二像，举成先君未竟志。讵曰修福证盖宏像教于不替耳。即亡雁塔猿池，而人天缥缈，一镇伟瞻，宣银鼓于宝坊，转金轮于香地，辉增佛日

矣。广岩请记，因著颠末，并书舍资姓氏，刻之碑阴。

陈效撰《大善寺新建禅堂碑记》：夫禅学机圆义广，厥旨渊微，而传之者难其人哉。然非习非悟，弗得也。汉时佛法始人中国，梁天监中，达摩自天竺来，传教东土，衣钵示信，号称一祖。流至六祖惠临，衣止不传。宋教遂分缁流，纷纷兢趋□见，而最上一乘妙道终隐弗彰矣。诸法唯坐禅，与吾儒主静学□□□。非有栖身之所，何以施功而责效哉？唐栖镇大善禅寺，属余县治，界槜李、武林间。天目踞其西，黄鹤峙其南。临安湖郡□□，环面□□。地土饶沃，民俗淳庞，大不类槜李、武林华侈风。寺旧曰“大明”，厥表遐邈。迨本朝□谷，往火□□□□于隆庆初，而禅庐盖阙如也。卓光禄澄父氏，其先公见斋君既复兹寺，澄甫念禅室无所。乃复于大雄殿侧建堂屋三楹，楼三楹，纵三丈九尺，横四丈有奇。辟开圭窦，中坐圣僧，左右又设连床，可容数僧安枕。楼之前，翼以香积库房，择善者主之，则禅定有栖泊，行脚有皈依矣。夫人性有善恶，而□□□□易，猛戾悍暴之徒，刑罚不能威者，过丛林瞻法像莫不惕然，恐□然惧。一闻轮回果报说，其□革面易虑者，岂少鲜哉？嗟嗟吾儒主静，庶为入圣之基，释子坐禅，或为成□□□□全明威，不能禁者，观感兴化动其惧心，以回其强暴，是大有培于教化也。余承乏兹土，思以德意化民，俾咸若□弗即于淫慝，以免刑戮。苟吾民睹兹举知禅定，即主静学，兴迁善心，余其幸免于罪戾哉。澄父氏图之，征余为记。经始是年七月，凡三月落成。爰述自幸之意，勒诸石，庸诏习禅者。万历癸未孟冬立石。

黄汝亨《募制藏经疏》：吾杭栖水大善寺僧和公，螺眼轩鼻，无威仪相，好以动众。谈妙说理，未成文章。无舌上之莲、语中之绮以动士大夫。独其朴真一念，金石可开。其于善因胜果，事求可，

功求成，至于历寒暑，蹈水火而不悔。方在栖水造仁寿桥，发愿饭僧数万众。资不下千金，米粟千石，喝水成冰，种花得果，皆予所目睹也。乃其募制藏经，与造桥、饭僧三愿并发，历三五年无成。今自栖水入京师，奔走四千里，茧足喘息，风餐树宿，而不以为劳苦。以闵闵皇皇，求善知识达官长者，而觊一遇，如子求母，病者求药，徘徊缭绕，而不能已。呜呼！亦勤矣。见遇子而不指母，逢病人而不与之药，世必谓天下残恣之人，则吾辈安能恝然于公私之请已哉？彼以募经为善果，吾辈以施经为善果，此五千四十八卷中，字字行行，吾与彼皆立于真实之地，其实贤于世之妙好仪容，以文言绮语作无益而害有益者已。予方抱痛兀坐，不下床月余。因和公数年请题，遂捉笔草是疏归之，比于财施法施，亦海水之滴润，而士大夫长者或疏河导江，而会于海，则无量功德水也。

释戒山《募修大善寺疏》：伏以德清肇邑，大善资名，法泽为源，栖溪衍派。朱幡高飏，俨标上国之文旌；彩鹢轻飞，宛化西津之慧筏。绀云梵雨，时濡合境之福田；夕鼓晨钟，愈警中流之客梦。猗欤盛也，可想于先朝；怅怏隤然，堪怜于今日。丹甍蠹腐，碧瓦飘零。罗汉何悲，雨浥忽垂清泪；诸天不老，雪飞俄作白头。香积厨空，荒院啼春群鸟去；水乡云冷，扁舟载月几僧归。蟾乌已见岁迁，龙象时闻夜泣。几其兴焉，乌可废也。不有于废，其何以兴？用是具白高贤同修，梵行、宰官；首事长者齐盟，善男信女。于幻相之有殊，片瓦只椽；施真心而奚限？□□有为。福果直作，无漏因缘；指日庄严，弥天利益。巩皇图于万亿，岂日空言？阐佛法于三千，斯称大善。

蔡子谷《请唵嘬禅师驻锡大善寺启》：伏以绝流香象，须于万派争雄；踞地狮王，不止一丘蹲坐。兹惟大善，幸托名区，面黄鹤以为

屏，龙翔风舞；来白鸥而结伴，鹚送凫迎。自梁大同、唐贞观以来，炉烟虽冷，犹余残月散冰花。先德历永明寿、无碍通而下，法席久尘，剩有诸天。依石壁恭惟喳嗑禅师，悟由自度，道以时行。空王乳上骨髓，流一口吸尽；悲心窝里乾坤，镇万法何归。向没缝针扎边千千，刺绣亦□亦言；将无孔铁椎子冷冷，钳鎚非棒非喝。三根普沾雨露，四象益切云霓。用是某等偕诸衲子，顶礼心香，躬迎台锡。伏冀大悲宏悯，能仁俯俞，折一茎苇而遄飞，永留玉趾；离三寸钩而下钓，收尽金鳞。则法幡拥华鬘之云，风幡不动；而净土散杨枝之水，酥酪长流。缁素咸慰渴饥，天龙可胜欣忭。

卓彝《重建大善寺引》：佛事于震旦，江浙称盛。而栖溪又吴会之津逵也。年来名蓝古刹，幡影相望。而大善旧宇，创自梁大同者，年腊视诸方为尤古。乃谋堂构而斯愿未谐，岂所以恢梵网而朗重昏也哉？夫独觉称尊，畅法霖于祇树；双趺示迹，留遗武于三军。将使化火宅为莲花，讵可沦珠渊于蔓草。于是法师道枢，暨住持辈，力图兴缵所冀，善信云臻，赀粮辐集，法财平等，不日成之。庄严妙海，善一也；绍承古志，善二也；展禧祝而宣风气，善三也。若夫道侣投林，讲堂振起，挥风雨而觀晨星，驱□鸱而聆频鸟，其为善也，则屡书特书，不一而足。愿诸檀那协力焉。

胡槃素《唐栖大善寺游记》：永明寺屹然栖镇西北，一名大善。其额为赵吴兴书，洁于雪，清于水，不啻解苏玉而镇山门。后之临池者，终不能仿佛其万一。吴越间刹多有是名，唯此擅绝笔高悬溪浒上，恐为碧眼波斯胡窃负云。当与老住持亟珍护之，俾无恙。中庭嘉植森森，独一昂霄夭矫，竟称无心柏，嘉字已昧所防，第相传历六朝云。抱可二人，然止存东向，二尺许，广寸余厚。大概匾侧而虚中，中外咸古蔓缠郁，傍出一枝，苍翠婆娑，莫可名状。或曰：食

此，全以起疴。划者日益众，乃里之尊显虔加卫护，众始弗敢斫，而厥干永贞，长保令名矣。余倚徙低徊者久之。由东庑而进殿之后，有大树焉。立根未识何代，斑驳其皮，崚嶒其干，磈礧其瘿，盘旋其势，浑若龙螭之游戏太空。悬萝百尺，临风摇曳，影致离奇，绝非字笔之得以摹画。僧开径其下，遂以“独树”颜斋，斋不甚敞。然固自幽窅来游者，往往留连不能去。噫，栖水之胜，指未可尽。而永明之间，无心饶苍古，独树倍雄秀胜矣。吴兴之笔苍古俪，无心雄秀，侔独树殆擅二者，而别领化工之神隽，更胜矣。夫陵谷迁更，所在名迹半湮没于寒烟衰草中。乃千百年来，永明犹得拥此三胜，唯乞洋洋西水，维持呵护，以永作山门之镇可耳。适余从里中诸君子游，过而喜之，爰为记。俾简韵以颂时。甲辰二月望也，同游者为吕子翼令、王子五鹿、家伯子祯庵。纪游者胡子蔬亭云。

释大香《大善寺八咏棠溪》诗：郫上春多少，棠花两岸繁。扁舟时荡漾，疑入武陵源。　黄鹤山诗：黄鹤何年至，相依觌面山。翩翩如可驾，只在片云间。　碧天桥诗：桥夜寂行舟，天影淡空水。独有无事僧，往来明月里。　永明井诗：凿井施饥虚，静夜蒙法益。澄澄太古心，一碧莲花色。　独树斋诗：千秋禅寂树，清影护双扉。当时曾一宿，花堕水田衣。　净业楼诗：素壁明金像，朱帘漾碧漪。凭高观落日，悬鼓映琉璃。　放生河诗：回塘遗旧社，因起好生心。闲看鱼鸟乐，翔泳自高深。　无心柏诗：指示婆娑树，曾参赵老禅。至今空五内，独立小庭前。　朱麐《大善寺》诗：古寺斜阳里，荒芜欲散烟。残碑应可问，犹有大同年。　卓明卿《九日登大善寺楼》诗：清秋纵遐瞩，江海暮愁生。高叶霜前下，冥鸿霞际征。青山今日酒，黄菊故年英。因诵登楼赋，商声无限情。　释大香《大善寺雨坐》诗：水流春色尽，芳草带禅宫。声寂孤烟外，香清细雨中。百

年闲得计，一语坐成空。不觉花光暝，幽溪坠小红。　卓人月《听唵嘞师说法大善寺赋赠》诗：梵刹何成败，禅心自盛衰。乍飞云外锡，先白座中椎。与众期登岸，随缘耻救饥。绀瞳悬舍利，霜顶立刍尼。修观吾非我，持名尔是谁。三军归一贯，五叶摄千岐。有漏因都少，无遮会在斯。谈谈顽石许，病病妙花吹。昔现文龙虎，今称律象狮。愿依开士戒，不负法王慈。　姜越俊《晚泊唐栖过大善寺》诗：郁处不得意，遄归及暮秋。枫高霜叶坠，荷尽雨萍浮。落日悬山亚，停桡向水陬。市廛人语杂，关隘戍歌稠。脱帻添悲思，携笻恣冥搜。桥回村落迥，岸隔市门幽。茂草丰碑卧，长松古殿留。虚无贤圣理，香火老僧谋。兵燹存遗址，风波隐故侯。征途行色倦，梵宇客情投。徙倚难为别，无劳问去舟。　邵锐《正德九年秋月偕学隐俞先生过大善寺投赠天雨、自然二上人》诗：市桥看入古招提，松柏森森夹路齐。老去闲僧忘岁月，倦来行客恨东西。石坛爽气云垂户，水殿晴阴日映溪。世味若何心了了，拟从林下借幽栖。　释大香《秋夜净业栖》诗：多雨高楼生暮凉，木穉花发燕归忙。病躯自拥陈磨衲，煨过蒲团几炷香。　兵部侍郎韩雍《甲申八月舣舟大善寺侧赠珙上人》诗：弭棹唐栖日已沉，淡烟疏语净无尘。依然相迓供香茗，云是东林珙上人。　朱麐《唐栖杂咏》诗：烟树朦胧水际村，永明钟动正黄昏。僧伽何处归来晚，低乞渔灯叩寺门。

张雪涛淦《大善寺看海棠》诗：寻春开倦眼，招侣上空舲。溪涨半篙碧，鱼跳一点青。楼台荡波影，薜荔罥碑亭。寂磬来香界，山门短棹停。　散策烦僧导，回廊屐印双。穿林怜鸟语，隔户吠惊龙。树老拳如石，花夭红到窗。斜阳归路近，未及晚钟撞。　陈书禾骕《游大善寺》诗：来游古寺谒慈王，心定唯闻自在香。兜率仙宫开佛域，清凉世界即天堂。莲含晓露凝花钵，竹引薰风透画廊。静里我

来参色相，蒲牢声里半斜阳。　韩琴溪应潮和韵诗：寺认萧梁仰梵王，禅心净觉树生香。名流唱和白莲社，暮景盘桓绿野堂。阶草含姿扶瘦策，盆花添媚倚长廊。髯苏留句参寥杳，唤渡山门已夕阳。

劳幼农《大善寺访雪溪上人》诗：侵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苔径无人迹，僧房有磬音。老松留鹤语，碧沼澄禅心。煮茗清谈久，谁知悟悦深。　张淦《重过大善寺西房感赋》：操舠遵野渚，迹磬到僧家。岸曲菰菱绕，廊回略彴斜。谁开龙藏笈，又破凤团茶。款客嫣然笑，台莲涌一花。弹指去来今，苍凉感逝深。劫尘空掷锡，钩画重来禽。残暑风丝树，颓龄雪满簪。红阑浑倚遍，愁听暮弹吟。

张雯《约大善寺绩轩长老东禅房看牡丹》诗：为爱禅房静，鞓红对夕阳。色分僧碧眼，锦夺御袍黄。莲座同增采，昙花共现光。插瓶清供养，不负独寻芳。

按：大明井，辨详《山水志》。无心柏，详《杂记》。今经兵燹，仅建山门数椽而已，所余皆荆莽卧碣，可慨也。

资庆院　俗称西茶亭、地藏殿、普同塔、放生池。宋建炎间创，元末兵毁。景泰三年重建，嘉靖四十五年复毁。万历三十一年间，上院僧守廉、清禅僧如圆移筑唐栖。《武林梵志》。咸丰辛酉十月，粤匪毁。

胡允嘉《资庆院募造大雄殿疏》：资庆院之废，士人几不能举其名。至觉师始复之，佛无庄严之殿，僧无老疾之堂。与予谋之三年，未饬材也。辛亥仲春，来谒余疏。余曰：何迟迟也。曰：凡吾所为，缘实难鸣铃击柝之号众，借缙绅先生之荐牍甘言，以市不可知之人，余弗能也，余为其信者而已。余叹曰：非独子有不能，佛亦有不能也。佛能度无量有情，而不能尽众生界。能知群有信，而不能化导无缘。以佛之不能，加子之不能，毋怪其难也。虽然，子为其信矣。信者超生死之根本也，何论缘事。《阿含经》曰：补理故寺，

二梵之福。此曲诱下机之语，真具上根。信者断臂刺血，亦无所爱，岂福利之足言耶？余今为子作疏，如不具信力而言其所疑，纵舌绣笔花，不免于六十四种中，软语绮语之业，况以导人之信哉。子既为信矣，子可无疑于缘矣。

钱牧斋《重修资庆院记》：武林之塘西，有僧院曰“资庆”。创自宋建炎间，至国朝，凡再毁。颓垣断础，仅存菅棘中。沙门圆公居之，六时礼诵，与饥雌穷鼯，啸呼应和。闾右之族，知其有道也。欢然相之，刳朽翦秽，庀材僦工。万历二十年，茶亭成。又四年，禅堂成。圆公曰：吾藉净信之力，以有此。此之谓多矣。终不能持铃柝饰竿牍，如市贾之相求，以大吾庐。庶常胡子休复，唐栖里人也。闻其风而悦之，为倡导于里中。高门悬簿，欢舞赴功。自壬子迄乙卯，大雄殿及大士殿成。乃至放生池、普同塔，次第毕举。方伯桐城吴公，揭以资庆院故额，卓子左车更请龙藏置阁中，绍隆佛法，视昔有加焉。唐栖，武林周道，列肆犬牙筹错，流尘眯目，市嚣聒耳，而兹院独巍然其中。击磬鼓钟，肃清晨而警中夜。见闻随喜，洒然有清凉火宅之思。至于里人道长，长年水宿，流汗交跖，即许入梦而忽焉。钟鱼互答，经声梵贝，激扬悲厉，于灯灺月落之时，如沸乍沃，如热得濯，拥襆欹枕，欷歔而烦醒者，固不知其几人也。兹院之建，其视深山空谷徒为幽栖闲止之地者，其利益不既多乎？然圆公不以荣名利养为事，辛勤四十年，如一弹指而院卒告成，则其缔构之成，与休复佽助之力，均不可诬也。当圆公经始时，一成一旅，休复实与被其艰。迨休复现宰官身，慨然以护法为己任。其为末法金汤，岂真兹院哉？今休复奄忽谢世，如□□之众复荣，而兹院之火传灯续，久而逾衍。千百而后，不有因兹而问其经始，凭吊休复于凉烟蔓草之余者乎？由此言之，世间成住坏空，未有不相待而

成。而楼阁庄严,幻出于四十年间者,殆亦有荣名利养之不可以为常也。其亦可以感而悟矣。圆公介孝廉卓子去病,走其徒虞山中,谒余请记。去病盖与休复、左车共兴复兹院者。三子者,皆余友也。余为之书其事,以复去病,使买石刻之,相为感叹焉。

《宝庆院募造十方堂万人缘疏》:西水觉师,既复资庆禅院,方募造诸佛大雄殿。乞余为疏,许而未暇也。一日僧德宗传钵皋亭,叩关来谒,询其所从。曰:自觉师。余曰:何缘?曰:某发愿募万人缘。缘成,持阿弥陀佛,愿以万人同生西方。今游觉师之门,天下之真宝无过之者,愿以万人缘造十方堂,为津梁者蘧庐之宿焉。余跃然起曰:善哉是缘。余观人血肉之躯,日迁月化,与息同灭,而误执为不坏之体;又以浮聚之粪苴,悟执为不可舍之财。灵心所触,问法则喜,而无悭吝习气,牢固而不可破,舍之未能。展转缠缚其中,更消沮郁塞而不自得。如循暗室,如沉重渊。余悲而无以悟之。予以百金之缘,散之万人。若牛毛蚊蝶,出之甚轻,割之必快。必既得舍,必为欢喜满畅,自顾其向来悭吝之念,亦随舍消灭而不复有。一滴水与大海水,水何以异;一毫端舍,与千百万亿恒河沙舍,舍何以异?是以一毫端舍,破诸人无始以来悭吝不可破之习气,即以尔时欢喜心,为四方之经路,不亦捷哉?故从一堂供十方僧,其愿有尽,以一愿助发万人之欢喜,其愿无量。自愿成缘,自缘成用,自用成体,子坚持之。吾见莲花在足下矣。按:此疏无姓名,疑仍为胡允嘉所作。

《资庆禅院重修碑记》:忆昔白香山参鸟窠禅师,师曰:众善奉行,稚子说得老人行不得,则当今见行善事,惟有赞叹第一义。余往来苕霅,窃念唐栖为重镇,前朝古木旧族、名贤,贲相望于霄汉,而疏林旷野间,岿然标胜莲花国,则资庆院是也,每顾而乐之。问

院始自何年，僧曰：资庆系古刹，纪在梵志。然载复载圮。禅师如圆，以万历壬辰依此，一瓢一笠耳。有善男子吉如、定佐僧拮据创茶亭。丙申、丁酉复得众信李如怀、张如闻辈，拓地建禅堂五楹，而胡庶常休复过此谈法，则又捐金草疏，趣众起大雄暨普门殿前后五楹，于是请明府给帖，方伯赐额，以为兹院长久计。旋辟放生池，建普同塔，次第修举。聊且成一梵王宫矣。刹成法当接众，况此地南通普陀，凡从峨嵋象王、五台狮子参礼过来，又复亲觐潮音大士，罔不问津栖水矣。夫何忍日中不与一饭，树下不与一宿，而现宰官身，修如意福，则胡中丞实为大檀倡义。其或笔舌布施，随喜布施，始终护持，岁运斋米，了无倦色，若胡庶常、颜光禄、卓去病左车。会左车以里中素无法藏，复请南藏于院中，盖极一时之盛云。嗟乎！生灭无常，废兴代有。老僧办此已视为前尘，而燕衔之泥，况作风摇之瓣，则守土者代为长虑，安得尽以蕉鹿一梦消之也。按《四十二经》评论饭僧功德，谓饭凡夫十，不如饭善人一；善人百，不如饭持戒沙门一。递而上之，至于饭四果圣人，饭辟支佛，饭三世诸佛，极于饭无修无证之者，功德倍之而增。此不但饭于人者所当省，亦饭人之所当必稽矣。虽然，吾侪不具天眼、佛眼、法眼，恶乎知俗之功德，听呗梵而思金汤，亦惟太平世界时和年丰，此中白粲如山，彼土青莲到岸。法施者，恒护法。恒施者，恒足财。请以楞严一偈，结之曰：舜若多性可消亡，烁迦罗心无退转。万历岁在戊午冬初吉旦，吴郡周宗建季侯撰。

《重修资庆院募疏》：唐西为江闽往来孔道，去会城五十里。民居稠密，风俗敦厚。既殷且繁，人文蔚起。即当日鼎革之会，军兴旁午，兵马所过，云飞雨集，而室庐依然，安堵如故。迩来康阜之风，日益浸盛。虽地居所胜，亦人多良善，有以致之也。栖镇之西

南，有院曰“资庆”，外邻官街，内地幽旷，庙宇澄肃，法相庄严。里父老每至岁时朔望，必洁诚礼拜，士大夫亦时过，而静止访道焉。瞻仰之余，尘襟顿涤，天机自生。殆烦嚣中清静境乎！创始自宋，沿及于明，曾经毁圮，随即续建。当时禅师募购，贤达护持之功，载在碑记彰彰不可磨灭。至历有年所，地藏菩萨后殿火于康熙庚申季冬。法象森然不改，而榱桷墙垣委为故土，令人有欷歔感慨之思。住僧通缘及善居士，急谋所以兴复之。同里有道君子谅信从自众，询机缘之有会矣。予尝旷观古今，俯察品类气化有盛衰，而本体未尝一刻停也。万物有荣落，而生意未尝一刻息也。人心有哲愚，而性灵未尝一刻泯也。其间数有兴废不一，理有循环不已，而人心具一切法，则凡事之转废为兴，何一不由于人之心耶？一心忏过，可消无穷之罪愆。一心向善，可造无量之功德。一心觉悟，可接千佛之菩提。一心运用，可建不朽之基业。兹殿兴复，实关通镇。颓垣荒址，急赖经营。庀材鸠工，端藉协助。惟祈各发善心，共成胜事，将见庙貌重新，光明普遍。晨钟彻汉，梵呗凌云。一心所感，虽无觊幸之私，自获福田之报，其庆集于身，流于后禩者，绳绳其未有艾也。宁独为一院庆哉？康熙癸亥岁六月吉旦，栖水吕翼凤薰沐书。

《资庆禅院重建地藏殿疏》：栖里之西，有禅院曰资庆。与清流、大善相鼎峙，稽古志，创自宋建炎间，数受毁。明万历戊午，沙门圆公依此为丛林倡道之所，白履戒香，重于儒苑。因与胡庶常休复、卓铨部农山，缔交雅密，辟地放生，建塔普瘗。莲旬、海幢两先生，复偕先君无疆公，请藏供阁。晨钟暮鼓，礼诵六时。净众骈臻，食宿有地。虞山钱宗伯牧斋、吴江周忠烈季侯，志言在籍。永之瑶珉，甚盛典也。院之后有地藏殿，建于明崇祯庚申冬，毁于清康熙

庚申冬。屈指废兴,适周一纪。岂数使之然欤?按地藏古刹,典在九华山为寿宫,拱城杰殿,焕宇环峰。盖自封禅告成以来,宗崇久矣。资庆因之,熙饰多历年所,率歆行宫每吁必应。今瓦砾未整,庙貌弗新,院僧通缘闵焉。怆惕清修,发誓以祈重拓。夫华山之上,地藏王说法坐活佛,李太白修真留谪仙,王阳明讲道成巨儒。三教大主人,实实传灯,非如他山影响,爽在有无间也。休复、农山暨同里诸先生,迭相护持,得三教大主人而名益彰,岂先后同揆,遐迹一致也哉?夫以资庆选佛之场,忽现地藏幽冥之相,得无梯天而睇井耶?是不然,殆寓有演法意,恐荫身历祖脚下者,犹之纨绔子弟,生长富贵之门,不知稼墙艰难,流浪可虑。倘不以地藏菩萨悲悯地狱,度尽众生,则虽衲老空山,功深面壁,终未可以言辨道而续祖灯也。况近日狂禅炽盛,口谈一切慈悲无碍者,顶背相接,与其智慧无闻,面错因果,不若严立藩篱,念佛持戒者之为振衣挈领也。古德云:此中无枝叶,唯有诸真实。愿通缘广延,道侣坚志笃学,远法九华之规,深体冥司之意。以检藏为进修,以放生为利养。毋借冥事为货阶,毋视静基为火宅,则慧香罔息,圣炬恒光,智雨丕施,尽阿祇而被庆;法云宏覆,弥情想而骈资,病怆众生愿,混成于象帝,迷悲旷劫力,荷奋于师王,则庶几不失再造法檀意也。名犹东岳,仿泰岱之名,总群灵之府之旨也。岂但庄严之而已耶?通缘曰:敬问戒矣。不敢为地藏王渎,爰告檀信,共布广长,发欢喜心,作如意福,俾可以仰溯华巅之胜,而景承之,以资一方之长庆云。康熙二十二年岁次癸亥丙月望后三日,佛弟子张开先半纮甫薰沐敬书于随缘去住之馆。时年七十有五。

《募修资庆院地藏殿疏》:资庆创于有宋建炎间,逮明而毁者再。沙门圆公,从败垣断础中感动闾右。庶常休复胡公、光禄开美

颜公、吾家世祖农山公倡义护持，先大父莲旬公以里中素无法藏，更请南华于院，布金缔构，以次落成。邑令季侯周公、虞山牧斋钱公，特纪其事，一时称盛。国初，先叔春坊朗彝公，延乌瞻山圣道和尚，阐教于此。法筵清众，萍衲往来，恒数百人。奉戒者借之，迨圣道示寂。不十年，殿堂剥蚀，余与吉君叔辰，怒然忧之。因偕余兄先鸣孟缙，怂恿徐君元夫为董募修。之役，十有余月而竣。未几，徐君逝去。里人以东岳独无专祀，于院之东斥地三亩，度材缮工，较院高一丈有奇。功未竟，康熙十九年冬月□日地藏殿忽然告灾，维时灰飞墨穴，聚议哗然。形家之言曰：里人开浚，不宜于新殿左侧，引决大河，至东庑下。堤障未湮，似乎左伏右昂，龙虎失位。释氏之言曰：佛祖尊隆，其居亘亿万由旬。今岳殿高出寻丈，神居既耸，故院依然，且以腥肉薰蒿之气，喧阗祭赛，似有未安合。士女之言曰：菩萨以诵夜摩偈，救无间狱之苦，开示唯心，空诸沦溺，利益甚溥。且四十年间，烽火弥天。吾里万井晏安，而氓蚩未化，骄慢日生。以此现兹小劫，即是日烈火方炽，窃议法相至重，未易克举，而以衰稚十余人拥持，冲突而出，既不稍损庄严，复不肆焰前院。诸王列从，无不一人负之，则菩萨之未必不欲毁而更新，卑而复高，合此三言，共相赞诵。以为院枕大河，天目山发源奔属，蜿蜒而下，西注则为运道，东折则为武林，东北则为五林桥，为前溪。苕郡纡回环绕，背官塘而抱村落。南向皋亭黄鹤诸峰，上下纵横，延袤百里，未尝有地藏香火。每至诞辰，则老幼雅俗毕至，数千人罗拜无隙。所以数十年不罹于兵，不戒于火，不毙于凶馑天瘥，而长此聚落。菩萨之运大悲济大苦，如父母之于子，无不呵育，无不爱养，无不救援，是如何以劝之也。吾友魏叔子之言曰：刑赏既穷，作此春秋；笔削既尽，说此地狱。以刑制形，故人治人。以无形制无形，故

鬼治鬼。此院峙于旗亭，接壤闾阎，千家鲜欢喜之缘，两界极轮回之酷，舟航昼夜，了无畔岸。往来奔逐，半属戈殳。飞梁每牵铁而行，毒饭至腐肠不悔。充此瞻仰，皈命之诚，何以面背改观，初终易节。以数十年之不罹于兵，不戒于火，不毙于饥馑夭瘥，而今焚如突如、灭其栋宇是问者，劝之不得，而假此三灾稍为示现，亦如慈母之于子，因其滁髓之节，故委弃之、劝之，而稍以惩之也。彼夫名包利裹，身为世牵，鼎鼎百年，劳劳餍秽，而因贪结犒、染爱灭性，以至腹剑心矛之雄，俾极烊铜铁丸之惨。乏窭者，怨此富厚不知其待给之人。富厚者，憎此贫窭并忘其为竭蹶之子。试问：殿之废也，民力不加减；其复也，民力不加增。架阁缭垣，光斯遗址，如父母之于子，无能则怜之，诱之，以仁让孝弟，乐其成功。惩之，而仍以劝之也。地藏之在九华，开元初，自新罗浮海，其名偶闻，备详教典。此土风回气静，林木交错，东岳司典寿算，既愿长生，更资冥福。值天雨澄露，佛灯荧然，黑白聚观，合什而叹，成功之日，必有所归。余聊述其本末以为言，不敢作丐募词也。里人亮庵卓天寅撰。

《资庆院重建地藏殿记略》：吾里资庆院，自宋迄明，兴废不一。万历间沙门圆公，起而新之。诸先生董其成而请周忠毅、钱东涧两公文为记，其纪载之详矣。我朝康熙乙卯，住持妙公加以修整，法筵清净，云水接席。庚申岁，地藏殿不戒于火，菩萨宝相巍峨，座又高峻，救火者数人，扶掖而出，轻若振稿，列从诸王，皆得移置庭中。惟丰都神兀不可动，火熄披瓦砾而视之，法像完好，虬须戟张，无一损者。四众聚观，无不吁骇。妙公感慈尊之垂示，悲悯泗涕，操刀割臂肉，沥血炉火中爇以供佛，誓愿以兴复为己任。里中善信范尔嘉、许允昌、姚文才等躬睹胜因，发愿宏施。弟子世禄亦从而赞和焉。缁白闻风，净财云涌，其得之佽助者，十之七，喜舍者十之三。

于是相材运甓,拣日鸠工。经始于□□□之吉,竣于□□□。列楹者三,其崇逾于前殿,深广之数,亦照旧址而加扩。缭以周廊棼楣萦带。就中诸像,各加塑绘。菩萨则趺坐方龛,慈容脞盎,其旁诸像,则东西森向。秉珪植璧,衮冕翼然。登斯堂者,成捧手赞叹,以为圆公之殁六十七年,而后顿复旧观。虽其时节因缘,固当出现,抑亦妙公之行愿坚定有以致之也。吾闻三大灾之作也,劫火一燃,梵天悉成灰烬。惟菩萨精修具足,能以诸火发时,一吹即灭,则今日之祝融,扇焰而金像依然,亦犹夫六度之能支大劫也。况我地藏菩萨,以大慈愿,主教九幽,虽遇罪人,犹令之诵夜摩偈,以拔地狱诸苦。吾知其光明所照,非独及于十类而已。其于人世一切水火刀兵诸劫,当使种种解脱,殆非算数所可纪极也。而又何难于岚风聚火中,自示不坏神通,以为迷津之一筏也乎?独是梵刹琳宫之迹,往往成毁互更,而不可常恃。其得与溪山相不朽者,惟赖斯人为传述而已。余故撰次其略,将求当代之名贤长德,以文辞作佛事者勒为碑记,以传信于世。后之人闻菩萨示现之因,悚然念妙公缔构之勤,众信檀施之力,相与永一护持,将使兹殿之庄严,直如佛上中毗罗楼阁,不随劫而俱坏。岂必如九华之地,自新罗涉海而来,始足矜为灵异也哉?里人邵世禄拜书,前溪陈之群字勋公代作。

《重修西茶亭资庆院募疏》:忆昔圣道和尚住锡兹院,余过访之咨问次。入夜相对茶话,斯时矮榻风清,虚檐月堕,飘飘有离尘出世之想。弹指三十年已成陈迹。今壬戌之秋,里友吉叔仁以重修院事募疏,属予序。予曰:斯固吾栖古刹也,奚容辞?栖镇之有资庆禅院,建自有宋,毁而屡新。明万历间,禅者圆公来居于斯,创茶亭,建禅堂,屹然称名刹焉。其时,贤邑宰则有周季侯先生,现宰官身而作佛事。里中缙绅孝廉,则有胡休复、卓农山诸先生为之倡。

通镇善信，又皆身经太平，乐于趋事。以故经营缔构，不速而成，可谓盛矣。院事始末，与地形胜概，载在钱牧斋、周季侯两公碑记，暨文学卓有枚募疏，胪陈可考，予复何多赘。独是栖镇属浙省襟喉，四方孔道，大河中流，帆樯云集，仕宦商贾，络绎奔辏，虽弹丸地，亦称雄镇哉。其东则有先高祖赠方伯存济公所建清流院千佛阁，为中流砥柱，岿然当巨镇之冲。又有大善寺，峙于河之北岸，迤西则资庆禅院也。《易》曰："帝出乎震。"震，东方也。故东为生，方日生于东，而沉于西，故西为归象。昔能仁氏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说法四十九年，末说十六，观经以落日，悬鼓为初观。凡诸方便法门，以往生净土为最胜，而约之以万善同归，则大善之与资庆，岂非相因而建者乎？故三刹鼎峙，缺一不可。千佛之圮也，一倡修于布衣高君季声，一募修于明经卓子亮庵，厥功懋矣。大善寺之圮也，有讲师道枢上人募而新之，劳亦难泯焉。独是资庆自圆公经营以后，已六十余年，及今不为绸缪之计，恐日月逾迈，将来荆榛瓦砾，不可复问。诚如佛遗诫经云：人命呼吸，怀西归者，欲问津而从，无可奈何。然欲葺而新之，必鸠工庀材，费将不赀。问之空王，空王不有。问之造物，造物不尸。舍檀施其谁望哉？至布施功德，量等河沙。《般若经》已详言之。栖上诸檀，将布金焉。余又何多辞，援笔为之疏。康熙癸亥春正月，栖上里人沈武音薰沐书。

徐士俊《代里人迎乌瞻圣道禅师住锡资庆禅院启》：灯派分来，自在乌瞻山色；法幢涌处，岂同白社风流？有着即非，无因不住。断崖犹未断，接引天龙；华灭更生华，拂除野马。三义路口，曰道、曰释、曰儒；八识田中，以戒、以定、以慧。黑地半规明月，在我指头；青州一领布衫，借他身子。漏依莲瓣，转六时草色几番秋；语向柏枝，参十里梅花连夜发。慈航暂□，不愁鬼哭山空；正令全提，能

使狐惊道左。风幡寂寂,露桂森森。认佛将心,争似将心认佛;随缘不变,须知不变随缘。戒钟鼓以开堂,肃香花而供养。伫看三十二相,相相光明;直令四十二章,章章打灭。村墟簇绣,顿生欢喜之心;螺髻浮青,忽现皈依之路。望狮王而顶礼,驾鹚首以躬迎。

按:院自万历戊子募修,四十年戊午告成,越六十二年。国朝康熙庚申十九年毁于火。越三年癸亥,募建地藏殿。自万历庚申四十八年建,越五十五年康熙乙卯十四年修,越三年庚申,毁于火。自建至毁,适一甲子。越三年癸亥议募重建。陈记于重建年月空格,亮为时亦不久耳。嗟乎!电光石火,转瞬废兴。宝刹巍峨,住世幻相,人生如此,亦可悟矣。又按《成化杭州府志》,资庆院在城东北丰年乡五行村东。宋淳熙九年建,元末毁。皇朝洪武初复建,二十四年并惠日寺,与《梵志》小异。第当胡休复时,移筑唐栖。则五行村东之资庆院,经嘉靖毁后,不复重建可知矣。

归源室 即名新庵。《栖水文乘》。在资庆院东、天后宫南。桑林曲径,池沼环之,洵幽邃处。韩应潮识。明觉凡禅师募创。觉凡幼为沙门,究心内典,遍参浙中名山诸宿。后得法于乌瞻极和尚,著《楞严集》,疏《金刚》微义,皆阐发上乘。仁和邑侯华山岳公钟淑罢官后,尝假寓于此。见师戒行精严,题其室曰"拈花深处"。《栖水文乘》。

岳钟淑留句:壮游于此便为家,泛泛槎中更问槎。铁网捞来穿海月,竹阴扫去落阶花。

绿野庵 一名皈庵,又名陆家庵。在福王庄基之北。万历间,皈庵法师从杭州昭庆寺流寓栖上,深通法华大意,里人信之,即陆家庵居焉。其后嗣淡云、妙观益宏堂构,修西方业者,结社放生念佛于此。《栖里景物略》。流水一湾,板桥支渡,弥望桑阴,遥山数叠,真幽绝尘境者也。咸丰辛酉十月,兵燹,毁。今其遗址并水南庙完粮。

《绿野庵记》:粤稽古来名山大刹,莫不始于班荆荫松,而终层轩飞阁者,固云地灵。其先必藉苦行头陀拥锡来游,然后世世续功,身远名劭,遂成一方胜迹焉。若唐栖之绿野庵已滥觞矣。前明万历十年,有僧文如,字皈庵,与其师达庵,同系吴门。行脚至栖,达庵重修大善寺,皈庵结庐于此。剃度于昭庆律寺,赍牒云游,潜契不二法,归而养母终天。还至栖溪,见斋卓公见其操履端洁,精进罔懈,遂以达庵主大善寺,推重皈庵屈持绿野。掩关禅诵,寒暑无辍。里中耆宿,如宋竹轩暨敬宣父子,每于月旦,为放生莲社,至今相沿不替,皆皈庵师纯修之所致也。嗣此有淡云禅师,俗居武林,祖遗臬司户役一名,分应充顶以资生息。淡云甫入门,仰天长叹曰:刑名业地,岂吾人立命之乡哉?然遍观熙攘往来者,事事刑名,人之业海也。猛向火宅抽身,爰流清尘,立时斩断。将结茅超峰,以终厥志。闻唐栖绿野庵皈庵法师,智力发硎,日新月异,欣然投礼,奉为龙象焉。计淡云是时年方二旬有奇耳。乃皆勘破世缘,皈依上乘,斯非人中之杰出者欤?里中善信,倍相敬慕,于是稍拓旧宇,添葺数椽,以作经行之处。但地界民居,四面逼窄,姑俟后之君子,如卓如宋者,徐谋式廓耳。余先恭简,笃嗜理学。本邑慈相建有觉觉堂,会集名儒,阐扬性道。于栖水则戾止大善古刹,一时鸿儒硕彦,若胡元敬、吕水山、卓去病、胡休复诸先生俱欢治景从,而闻风向慕,舳舻相接。凡至大善寺布席讲论毕,退憩于兹。独与胡、吕、去病诸君之最契者,瀹茗论心,故先恭简自谓予德勋名位不逮裴晋公,何必另构别业,悠游自娱,即以是庵为予之绿野堂可乎?遂颜其庵曰“绿野”云。今嗣法两师者妙观、墨池,率其徒购隙地于六墓村之南,合皈庵、淡云遗骨,共营一塔,距庵里许。意欲垂示来兹,渐成崇基表刹,庶无忘两师勇猛勤修之意乎。余亦慨慈相之觉

觉堂，蹇遭回禄，鞠为茂卓矣。况先祖毅庵公与恭简，难兄难弟，故茅鹿门、沈铭镇昆仲老先生，素有德清两程氏之称，屡常从游其地。瞻斯庵也，栝棬之思，勃不自禁，敢以不文辞乎？爰赘数语，以附卓去病先生之后，武源许其旋撰。

吕律《游绿野庵》诗：清梵禅居静，门依曲曲溪。晓风幡影动，夜榻月痕低。岸倚青畴阔，檐垂碧树齐。宗雷时赴社，同过小桥西。　金长舆《绿野庵次翼令韵》诗：清梵浮深薄，幽寻过小溪。人从曲径转，云逐远山低。昼永禅灯静，心空幻景齐。一番茶话罢，白日已平西。　吴钟琰《绿野庵次翼令韵》诗：闲适逢开士，祇林傍浅溪。小桥秋水涨，古树夕阳低。茶拂松声急，风翻贝叶齐。坐深尘虑绝，明月满窗西。　《屏嵓春雨孤坐偶为妙观道厚题诗》：欲避兵荒未有符，樵人渔父业荒芜。年来若觅幽栖处，但写云山入画图。　朱以泰《过绿野庵访慧杲上人》诗：指点旧兰若，绿阴已四围。野桥通一桁，仄径扣双扉。佛界息心竞，市声到耳微。远公好风格，不著水田衣。　院深留客话，坐久日移廊。隔槛弄花影，当窗煮药香。诗评禅月集，字玩淡生堂。少住当佳耳，支眠借竹床。　僧慧杲《和韵诗》二首，录一：谢却尘嚣搅，经声寂夜廊。无能知药性，有愿识书香。竹月凉浮座，松风滴翠堂。何时重见过，听雨话连床。　张雯《绿野庵品菊》诗：人淡花同淡，禅堂数本藏。清谈深涤虑，苦茗喜撑肠。莲座空诸相，昙花逊此香。冬心期再结，奚必展重阳。

按：绿野庵前又有陆庵，向为陆鸣皋孝廉读书处，今为梵修地，古屋尚存。

普济院太平庵　娘娘堂　碧霞元君行宫　在花园坟之西，皈庵之北。《栖里景物略》。俗呼娘娘殿。世愚误称泰山娘娘，非也。嘉

靖间有倭警，火及于殿，见白衣大士合堂演咒出梵音，以是垣堵无恙。其灵现从来矣。华亭袁福徵记。《武林梵志》。其侧有太平福主祠。万历初，太宰恭懿张元洲公自泰山归途，有感育麟之庆，塑元君像，卜置于此。庙后有大银杏树，相传为恭懿公手植。《栖里景物略》。后颓落，僧松泉重修。顺治中，住僧圣先充拓重建。康熙间里人邵九皋重建正殿山门。《栖水文乘》。乾隆嘉庆间，又增莆田天后娘娘、眼光圣母像，同一堂门，额署曰“天后宫”。咸丰五年正月元旦毁于火。《唐栖续补志略》。

姜梦蛟《重修殿记》：殿之建于栖里，自张恭懿公始也。公莅泰安时，目击四方轮蹄接踵，而祈嗣者其应如响。遂命工范等身法像，迎归于里之普济院，构三楹而奉祀之。吾里之祈嗣者，其应悉如泰安云。自后住僧不戒于律，荡废迨尽。仅此殿三楹，颓落基址，大半没于市人。幸有松泉师来，苦行矢志，击柝募修，而里适有三元殿之建，继以泰州、泗州、济州三僧黾勉朝夕，勤劳备尝，共襄厥务。神佛诸像，辉煌金碧，一切供具器什悉备。当斯时也，蛟与诸同学盟友护持助募，基址悉为恢复。普济无黍离之悲，殿宇复庄严之旧。爰集祈嗣者四十九人，立疏礼忏，验者过半，更延耆宿，每岁虔修净土四会，唪诵金经，一时胜集，无渊明愁眉之苦，大不减宋刘诸君之入东林。未几而有以忌起嗔，以贪构陷者。十余年来，高贤褰足，梁桶催颓，钟磬器什星散。一清净雅饬道场，事事瓦解。每一念及，伤感殊甚。今里贤集某崛起，而谋整顿，诚莫大之盛举也。蛟以老病谢事，而住僧圣先师复抱册来叩，因思近年以来，里中大檀越所作功德事不少，如清流奉真东岳，地藏伏魔水南，暨久圮之桥梁，创建之文昌阁，或独力，或众建。金钱广运，无不坚好。四方瞻仰者，各各赞叹。独真君殿与广济桥庵未行修建，岂非吾镇

两大缺陷事乎？广济为驻防所据，大众束手，乃心亦未尝朝夕忘之。矧真君之永锡祚育，灵爽专司为我辈无后福祐，岂有舍切肤之大事，似续之重务，而更他求福利乎？昨岁朝廷临幸泰安，感其灵应，隆赐修葺，亦欲天下共乐蕃衍，绳绳振振。今里中高贤硕士，艰于嗣息者，指不胜屈。而拥赀素封，闻此一大因缘，自当鼓掌乐助，何待劝勉。夫功名富厚，可以幸邀，独此育嗣一事，虔修异方无效，广蓄姬侍不收，惟有立诚感格，舍易得之财帛，绵箕裘之世胄，舍真君其更谁求耶？今我里荐绅贤达，能诚心施助，扩址鼎建，将见八龙三凤，共庆德星之聚；琳琅兰玉，偕卜充闾之祥。得不凡之令子，诵螽斯之佳咏，燕翼贻谋，永永奕禩。其功德之盛，不更大于前也哉？

周逊庵按：姜梦蛟记其殿肇于万历初，张恭懿奉祀碧霞真君、泰安娘娘，而《梵刹志》又云：嘉靖时观音大士显灵，为观音娘娘，非陈州娘娘也。二说年世、神佛俱大异矣。愚谓世称观音殿宇，竟以观音呼之，独称娘娘，未之闻也。大抵泰安娘娘是实况，自来递传碧霞真君在祠，而里中先辈岂不详知姜记为是。而武林梵刹所载袁记，恐传讹耳。韩应潮曰：考姜记云“法像迎归于里之普济院”，则里中先有普济院佛庐，《梵志》嘉靖显灵之说，亦非讹也。总之前构三楹，为泰山娘娘殿，后仍佛庐，供大士耳。

广济庵 俗称总管堂。在唐栖长桥。弘治间，太皇太后周及武宗皇帝钦赐御宝无量寿佛，并帑金四百五十两创建。尚书屠滽、修撰钱福有碑记。万历癸未重修，殿旁建普同塔。先后僧方毓、显林募成。《武林梵志》。弘治题名碑。详《碑碣志》。咸丰辛酉十月，粤匪毁。

《重葺长桥广济庵记》：唐栖镇界武林、吴兴间，当山溪之会，涨速泄艰，桥梁易圮，居民苦之。鄞人陈守清竭力秉诚，哀乞于四方，

得金若干，造石为桥。既长且广，功亦普矣。复创庵桥南，度徒守之。时值孝宗朝皇太后太子赍金求福。遂尔充拓殿宇，有御赐《无量寿佛图》，即供无量寿佛，侍以日月遍照二菩萨，卫以阿罗汉天人善才，参大士变相。历年既久，庵日就敝。余常为动心，乃与僧行山谋之。而沈尧卿陈楠赞之，因辟前除为楼五楹，增广禅堂，开径浚池，规模宏敞。夫庵以桥创，桥之废兴，视僧盛衰，修葺宜急，且佛力广大，沦溺攸拯，迷津攸济，故兹长桥建而精庐启。彼岸非遥，法流可挹，安俟夫驾鼋鼍、浮鱼鳖哉？惟是桥旋圮旋修，则庵僧载募载缮之功。桥庵成仅百年，自守清衣钵传至行山、实琦，凡八代。而行山、实琦不忘本宗，协力葺而广之，以图固久。则桥恃庵以永传矣。此举乌可已哉？万历癸未首春，光禄寺监事、里人卓明卿撰。

《重修广济院疏》：栖水广济院，其来旧矣。弘治间有慈圣周太后赐金，武宗毅皇帝赐玺，屠尚书滽、钱修撰撰碑记。万历癸未重修，葺殿建塔，僧方毓、显林募成之功居多。顾基艮长桥为全镇瞻仰之所，院北向祀总管神，㕛隘不能通户舍。不佞舍尺土，而僧显林复闭关苦行，为增葺前殿，供无量寿佛，构宇庄严，非一手办，必藉资于檀信，世岂乏给孤长者，惟仗慈力，破一切悭贪，即贫女七钱，农夫粒粟，可以佐僝鸠之费。凡我众生，必有倾囊以应者。余不惜地，僧不惜躯，前非佞佛，后非媚神，随缘欢喜，勿谓□捐。万历乙未孟冬，漳里佛弟子丁周书于梅花楼。

《重修广济庵募缘疏》：塘西为天目诸水之汇，下流并刷。广济、里仁二虹跨之，扼束其势，使不得暴泄。跨虹而祠，各有神以镇压之。里仁为华严阁，广济则无量寿佛也。壬寅秋，里仁不戒于火，僧太虚复新之。今年春，广济又火。说者谓捍灾御患，惟神是

赖,而一宇之不庇焉?夫神聪明正直,精爽不昧者也。逼处嚣溷,则不足发其灵赫之用。间者里仁之役不逾时,而完善过其旧贯。是神之精爽,必有以大中人心,而阴持其间,不难于劝成,如是又何疑于广济也?时守僧显林,偕周生叩余谋所以大启之者。余曰:塘西于武林,郛廓也。二虹于塘西,襟带也。水土演而民用阜,井邑之族操豚蹄而谒者,无已时。非若他精蓝华刹,决福于冥冥者。是役也,里之父老子弟并食其利,惟废坠是忧,岂其不计于榱桷瓴甋之费,聚材而鸠工。余尝妄料之,西水一弹丸之地,置于宇宙之大,不啻如黑子之著面,无与缓急之数,了然矣。当弘治中,头陀陈守清,号请都下,东宫兼金玉玺,翔舞而下,至今以为重宝焉。东南之有两浙,浙之有武林,武林之有栖水,水之有广济,层累而上,亦关廊庙之虑矣。以卜之人心,则里人之劝成;以表控带,则先朝之赐命;以始经营,则陈头陀之规创。余故曰:非决福于冥冥者也。子其勉之,必有如余所言,里中父老子弟,聚财鸠工,起以应子者。万历癸丑秋月,翰林庶吉士、里人休复胡胤嘉撰。

周圣夫《桥庵纪略》:唐栖为浙藩首镇,地属武林、吴兴二郡之界。水为天目、苕霅诸流之委。向有桥基,世代莫考。然巨涨汹涌,胥溺是忧。前孝宗朝,鄞人陈守清殚力募劝,造石为梁,北跨清溪,南临仁邑。于是遇仙长桥之名始著,一名碧天桥云。桥成复欲创庵永守。以因缘浩大,陈遂削发入都,号请辇下。久之,感动禁闱慈圣周太后、青宫毅皇帝,敕赐无量寿佛一轴,帑金御宝,层叠以颁命,太监麦秀领给监造,此广济庵所由创也。院北向正中有堂肃然。金顶朱户以镇者,为总管庙。庙东有庑翼然,对峙碑亭者,为三郎祠。座前有井,清泓澄澈,闻饮是水者,无诸疾苦。里缏级无虚日,谬附景纯遗迹,称郭璞井焉。院旁有废圃数亩,花木交荫。

别塔三，奉广济之开山祖，及本山、圆寂诸上人。享斯祀斯，春秋匪懈。岁久庵敝桥欹。诸大人宰官捐赀鼎新者，不可屈指。修桥之时，鲁般神降，阴借阖镇之强有力者，共助厥成。夜间许许有声，诘旦则见舱板二具，纵横周嵌桥洞之上，至今不坏。院之前除，有楼五楹，即明生老人拜《华严经》处也。僧腊八十余，寒暑不辍，楼中列图书数卷，酌水拈花，奉宋石门旭画达摩一，嗒然相对，作面壁观。复与张潜夫、徐垫君诸君子倡和风雅，著《梅花诗》数十首，及颂倡杂作，皆清新可诵。名士歌诗为寿，累累盈帙。康熙庚戌春三月某日，院忽罹郁攸灾，凡御赐珍迹，与老人之寿龛衣械，一时俱烬。未毁之先，居人夜闻有甲马声，相属于道，不逾时辄及是灾。意者诸天神王豫示出院之兆欤？住僧定镜、宗圣等方荷柝哀号十方，为重新计。又际功令通新，汇修典志，故姑撮其一二逸事，俾告之珥笔者。

卓明卿《同豹孙避暑广济庵》诗：稍折西源碧树湾，珠宫曲坞近堪攀。舞衣香袭旃檀座，歌扇风回灵鹫山。暑失清林疑雪窦，雪移黄鹤锁烟环。清池疏竹吾侪饮，河朔□欢一解颜。

按胡休复记：万历壬寅秋不戒于火，僧太虚重新之。次年癸卯春，又毁于火，僧显林重建。曹菽园曰：康熙庚戌又灾，住僧定镜、宗圣募建。夫万历癸卯至康熙庚戌，才六十八年耳。被火者三，康熙庚戌至今又二百八年矣。其间岂无兴废，文缺无记。

溥济庵　三元宫　慈云轩　天籁草堂川圆庵　在仓桥北、大佛寺东。《续补志略》。旧为三元宫，岁久毁。僧然明募建大殿三楹，其后为天籁草堂，堂后为慈云轩。海昌葛徵奇有记。《康熙仁和县志》。天启间，僧然明由福田寺来，即三元宫址重建为川圆庵。继有德宏、澈宗、用宗扩充之，易今名。《栖水文乘》。有汤邻初书“松阴古屋”额，

文震孟书“心旷神怡”额，为庵中真迹。《唐栖续补志略》。

中书科中书舍人葛徵奇《唐栖普济庵记》：栖水横潭之侧，有三元祠一楹。圣容庄肃，岁久宿莽交宅，风雨是忧，土人谋新之而未得也。时杭之福田住持然明禅师者，名如炆，苦行精修，为缁流冠。持一钵走京师，公卿争倒屣侧席焉。遂名动容台仪曹，给劄子、冠带还寺，且檄郡邑加礼赐之。师厌苦省会，欲卜居乡僻。偶以他事至栖，乐其水土深秀，而三元祠旁林木蓊翳，溪流映带，有余地可构兰若。里中缙耆共售以请，于是鸠工庀材，规尺度寸，自堂徂基，凡若干亩。更安佛数龛，藏经千帙，云堂香积，悉拓旧制为之。仍以大殿之右，奉三元，志缘起也。进此殿则为天籁草堂，鸳湖吴吏部公所题赠者。更进而为慈云轩，奉赐子白衣大士。里人求男女，香幡酬愿者，日以不绝。其前有奉真道院，左大佛禅林，缁黄云集，宗旨互宣。当朝烟未散，晚照入林，鸣鸦数声，与钟鼓木鱼相和。庵扉之外，隔横溪不数武，棹歌菱唱，悠然到耳。若其清流激湍，鸥鹭鱼虾，游泳出没，洵飞潜之乐土也。师幼慕云栖莲大师之为人，以救度为事。庵成，遂与里中老人结社放生，幅巾鸠杖，苍白交错。月必一会，会必醵钱赎生命若干，送至潭口。师为虔诵西方名号，加持梵语万声，畜诸深处。诸暨孝廉杨君从本作诗赠之，且颜其额曰“普济”，取其义也。余闻三元统御万灵，与普门、北极，并列久矣。梵刹琳宫，所在尊礼，然其间澌没无闻者，亦不少。今栖水一楹，非得师为之振新，几何不与蔓草寒烟凄凉相吊，是知因缘兴废，固在人而不在天也。矧放生一事，水族欢腾，解网罟刀砧之苦，俾涵濡卵育之休，其功德又何可思议哉？故因欢喜赞叹之次，笔而为之记。

宫詹学士周之麟碑记：吴越为江南福地。方钱武肃时，永明寿

禅师耑宏净土法门，兼行放生，著《宗镜录》，表胜一时。今七八百年，余风犹在。于栖水溥济禅院，犹及见之。栖水属武林西北偏，与苕、霅两区接壤，烟火万家，勤稼穑，习诗书，富民颇善居积，而浮图梵刹，钟磬相闻不失。康僧始来，赤乌遗意，溥济其最胜者也。先是故明天启间，然明上人由福田寺飞锡此庵，实为经始。歌咏梵呗，严净毗尼，士女向风，群然归往。继有上首德宏，善述净业，再传为澈宗、用宗两禅宿，自敦行六度，外兼通□诰比、诸僧祐之，普通、道宣之表龙朔。每岁时放生，则游鱼潜澡，飞鸟翔空，庶几万物一体之盛，六时莲漏接踵，高贤开菡萏于中流，见琼柯之宝树，闻者韪之。余尝阅梵典，知历劫以来，佛道长远。弥陀为君，释迦为臣；弥陀为父，释迦为子：是以能仁御世，尊尚西方，用度迷津，往生净域。此方世界历成佳壤，空从人寿，八万四千岁，始为一劫。于彼极乐国中，才一昼夜。净土之妙何如者哉？如来往昔名流水□□□放生，故俾游鱼十千尽得成佛，乐音树下金□亲宣修福放生，言重辞复。颜真卿行化于唐，苏子瞻继美于宋，职有由耳。溥济数亩之宫，庄严像设，言净土则不愧远公，言放生则居然智者。鱼鱼雅雅，优哉游哉！三代礼乐，何以逾此。迦维创教，厥有遗文，云：法行震旦者，以二千年为准。窃恐后之视今，未如今之视昔，愿从此日尽未来际任此庵者，以竹林清舍为道场，依贝罗树为草座，群羊跪听，斤鹦来巢，把肩宋雷，相逢陶谢，庶不负澈宗、用宗两禅宿者毕生构建也。地若干亩，某字某号。池塘若干亩，某字某号。檀越某人，例应并载，以传后来。不揣固陋，谨述大略，树之丰碑记兹胜事。工科给事任辰旦书，时康熙岁次阏逢困敦春王月吉旦立。

按：院址坐落伏字号，计地一亩七分六厘八毫有零，在八图完粮。兵燹后，宁郡市药者谋作公所，非里人所愿也。后如修葺，宜

仍改三元宫以复古迹，无使久占。志之以告将来。光绪甲申里人夏之城记。

大觉禅院 一名大佛寺。在溥济庵之左，葛徵奇《溥济庵记》。俗呼大佛寺，在仓桥北。顺治三年，里人朱文耀舍宅为寺。时武林永寿禅院僧智，先于河渚募万人缘，塑丈六金身大佛三尊于庵，有佛无寺。文耀梦感庄严巨相，偶至佛庵仰瞻金像，恍符夙梦，遂发愿舍宅迎像至唐栖。延僧智先住持，香火助田若干亩，并立舍书。其后事多更变，继住者仍智先法裔。《栖水文乘》。殿后为方丈寝室，客堂俱备。寺后有隙地小池，可以种蔬蓺竹，虽近市廛，了无尘杂气。《栖里景物略》。雍正以来，荒凉萧索，住僧星散。乾隆壬午，里人汪烈功弃妻子，祝发住此，改门径东首额称“大佛寺”，将朱氏舍宅之大觉院功德一旦泯灭，良可悯焉。爰将先辈缘起事实及朱氏舍书纪后，亟为改正。

周逊庵《寺院编》：嘉庆初年，里人沈洪波倡捐，创建大雄殿，升大佛于内，缮葺一新。后以住僧无常，渐就倾圮。巡署兵某暗中租赁渔利，里中人亦无过问者。咸丰八年韩应潮识。咸丰十年，粤匪毁，尚存朝西楼屋六间，平披一间，墙外朝西平屋三间，左侧临街楼屋三间，平披一间。由里人寄叟公议，永归梅公社祭祀产。

张超微《大佛禅院记略》：西溪曲水庵古德法师有高足，曰净光，克振宗风，历登讲席。后建庵于湖墅，发心募万人缘，装三大佛，都人忭舞，檀施若流。不阅岁而像告成焉。有唐栖善信朱某，侨寓武林，曾梦三丈金身，庄严巍焕，相投栖止，觉而志之。偶因兰盂胜会，随喜于大佛庵，瞻礼之次，忽见三大世尊，金衣满身，俨符梦中所睹者。遂于唐栖横潭之侧故宅舍之，改奉大佛。力募千夫，送至其地。并延僧净光及苦修数辈主之。会鼎革后，山门荒圮，佛

像颓黯。显宁仁庵大和尚发慈慈心，许卓锡而不果。遂礼请法乳建方和尚住院三年，以承先志。今主院者，仍为净光后人，竭力募金装佛，起衰振敝，厥功伟焉。横潭张半庵志。

沈宗堡记：朱耀先，字继泉。以寇盗惊心，观世感动，遂慨舍此宅。不远百里，舟车武林，移昔之所为永寿禅院有佛无寺者。和尚向诸檀恭请于云栖大士之灵而得之。此大觉禅院之所由兴也。檀信为虎林刘公元城、钱公雍明、陆公处玄、闻公心禅，西水金公楚石、卓公海幢、范公巽之、张公无疆诸君子也。侍奉为云栖净光师德相、隐西、湛生诸禅那也。

曹屺《大觉院缘起》：大觉院，俗呼为大佛寺。仓桥环其北，横潭绕其南。山光水色，地颇幽靓。中奉立佛三尊，巍峨无比。惜屋宇卑陋，未壮厥观。先为里人朱文耀宅，尝梦感庄严巨相，心甚异之。后往湖墅，偶于新马头随喜，至大佛庵仰瞻丈六金身，恍符夙梦。遂发愿舍宅改作禅林，牵众迎像至栖，并延僧智光住持香火。且助饭僧田若干亩，接济四方，云水云蒸，潮涌一时之盛。按：舍书本末，实肇于顺治三年七月也。既而时事多端，智先亦失明谢去，田返汶阳矣。嗣有会城比丘尼无尘丘了然，契侣借枝于此。香奁绣佛，又一规模。荏苒数年，复飘然散去。迨至康熙某年间，鉴方和尚寄迹于兹，苦修岑寂，后迁界河之德云庵。继住者为智先徒法华山僧等。昱号道灯，似续嫡乳。今瑞文圣修，皆其剃度裔也。然常住萧条，日就荒圮。其左即溥济庵，比邻而居，中间为何氏佳城，树阴交荫，日夕林鸦弄声，与东西经呗磬鱼相和，门外棹歌渔笛，悠然到耳，固一幽栖薝卜林也。但名不挂于梵志邑乘，而两朝僧俗废兴，人事往来代谢，可谓白衣苍狗，变幻极矣。不可不书其缘起，以备后之览者。谨识。

朱文耀舍宅契：计开住房一所，坐落仓桥八图。北首坐北朝河，门面六间，进内甬道，楼厅四间。又侧首灶披。第二进天井一方，两傍厨房四间，佛殿楼屋五间。西廊一带，第三间平屋，三间两傍禅房，后空园一方。东至何家坟地，南官河，西至本家墙，北至张家屋自己墙。四至分明，上下砖瓦，门窗户落，板壁木石，一应周全，下连基地三亩五分七厘六毫。顺治三年七月日立舍书。朱文耀室王氏，男士杰，兄文光，侄应文、亲王、仰溪。见舍友张茂甫、陈梦昺。

奉真观　南圣堂　斗姥阁　在普济庵之前。葛徵奇《普济庵记》。洪武间，张真人题曰“显教院”。弘治中，里人丁孟泽、卓景清，道士施孟暹、许日清等，割院余地易徐氏地，充拓鼎新，后圮修不一。康熙中，里中卓亮庵创修，为栖上名胜。《栖水文乘》。乾隆间，斗姥阁毁。至庚辰，羽士沈元符等募建，未竣工。元符羽化，继者张希南续募完工。《栖水类编》。咸丰辛酉，粤匪毁。

卓明卿《重修奉真观记》：夫凭依有道乎？神凭石而能言，龙凭云而变化。白鹤太乙凭华，达摩、慧可凭嵩，岱颠则碧霞元君凭也。得其凭而神，斯神人。神之不神，能自神哉？若尔神之，凭亦大矣。北极佑圣真君，厥灵固彰赫尔。我成祖太宗文皇帝，躬禹俭而佑玄玄，则有武当之宫。世宗肃皇帝继志，修禋左宫于白岳茅山，辉煌金碧，宇宙映照。为崇奉所神，惟保障寰瀛，奔走梵祝，咸神是凭，亦势也。唐栖为杭之巨镇，山自天目，逶迤而皋亭黄鹤；水发苕源，潆纡汪汇而五林栖溪。镇南陲旧有奉真道院。国初天师张某过而题曰“显教院”，盖年久就圮。弘治中，父老丁孟泽、余王大父澄、道士施孟迟辈，讲舍废而起，谓神居去前溪稍远，面阳弗燥，沦尘弗洁，瞻礼罔恢，度将易置焉。以费繁中辍。比道士许日清真人，府

知事俞大彰孙也，玄修于斯有年。复从二三父老议，申之分署别驾王公，割院余地易缗于徐氏鼎新之。佐厥成者成至，倾囊指困，庀材鸠工，凡三月竣事。盖日清率徒躬畚筑，殚精力，落成乃速。玉枢置前，玉虚奠后，缭垣翼庑。地既寂阒，宇复丽爽，阛阓喧隔，溪山秀挹，神其得所凭依云。夫玄冥为八天增彩，而玄天符宣灵，囊药潜施而三师绩著靓。将纛云中，飘真香下界，彰赫尔矣。矧祝融煽虐，旱魃为殃，罔不精白，首禋心斋，露祷反风，兴云格应。一镇庄严，万户虔祝者哉。阅五禩俶克树碑，父老请余庸纪岁月，万历九年三月望，光禄寺监事卓明卿谨著。

冶庵　在石目圩。康熙初，木庵禅师卓锡。里人沈道明庀材独建为师梵修地。《栖水文乘》。咸丰辛酉，粤匪毁。

熊光裕《冶庵记》：去武林五十里而遥，为唐栖。市廛鳞次，舟车络绎。山则皋、鹤雄峙，水则苕、霅汇流。琳宫梵宇，纷如暮置，屹然称巨镇焉。四方学士大夫，高贤胜侣，往来其地者，每纵览极目，停桡不忍去。溯镇而南有溪曰“石目”，襟山带湖，潆洄漪洑，烟云万状。溪之前后，如莲旬先生之“水一方”、胡休复先生之“柳堂”，乔木蓊翳，花竹扶疏，皆著书所也。木庵禅师偶从维扬来，憩足于此。顾而叹曰：“佳山水在是，其可去乎，得把茅盖头，煨芋果腹，吾愿毕矣。”遂构数弓地，筑精舍三楹，不逾月而工就。朝梵夕呗，一灯荧然，磬声钟韵，时与溪上之渔歌牧唱互相答也。地向沦荆棘中，虺蜮接迹，鬼魅经行，人罕至者。自木庵居后，遁伏速徙，溪人咸以为神。岂非地以人灵耶？盖木庵以佛祖之心，动人鬼之听，有感必通，斯其一验矣。余承乏兹土间，以事至唐西，簿书之暇，稍得登临山水。木庵又素与予为方外交。至是遂以其额来请余，因颜之曰“冶庵”。盖欲以斯室为之大冶，而镕铸群有也。木庵

为天目大觉国师之孙，报恩遯翁美和尚之嫡嗣。渊源深契，正印全提，而其闳览洽闻，探躬幽奥，毋论弥天，虽大儒不加焉。结庐以来，门庭粗备，绳床木几，枯坐如愚。瓢笠之外，一无所问。嗟乎！木庵之同学者不乏也，或振锡登坛，大众围绕，名震一时，而木庵独匿影于此，身之外，无余人。一卷之外，无长物。此其寂寥淡漠，岂惟堂头不为，并不及修斋诵经者之有精蓝，持钵坐关者之有香积也。呜呼！木庵之志，盖深远矣。后之过冶庵者，其为木庵善成斯志，而护持不衰也。余大有厚望焉。

沈元琨《再过冶庵访子苍禅宿》诗：寻幽重得叩禅关，细草繁花满境斑。雨过长林春寂寂，溪流曲折日潺潺。结庐为演三车法，种竹无多半亩山。坐久顿忘尘境隔，翛然如在白云间。

大悲庵　在东小河。康熙二年，里人丁尚宾舍地，正心慧禅师募建。康熙十二年，里中陈子祥无嗣，舍住宅为佛殿，暨邵朗如、钮德泉捐赀，契买沈氏池塘，立社放生，因称放生池。《栖水文乘》。乾隆五年，僧敏中以形家言，改山门东向，未几舍去。至十七年，以无僧住，天清宫道士李惠吉摄管。道光初年，以旧址改建金龙四大王庙。《唐栖续补志略》。

卫生道院　在大鱼池东侧，仅隔一堤，南向临小池。板屋三楹。兵燹后，羽士沈一秋以绘画赀创建。

如意庵　在大鱼池东南。《唐栖续志》。顺治十五年，僧不迷创建。继有法师觉朗大生，于雍正四年重建观音殿。其徒豁然于乾隆三年间充拓庵之左右池地。《栖水文乘》。道光年毁于火。《唐栖续补志略》。咸丰初，里人重建。庚申兵毁。光绪七年，僧广缘复建。

曹菽园《如意庵》诗：庵呼如意命名良，客到元朝喜欲狂。泼泼跳鱼临水阁，飞飞去鸟落风樯。螺峰苍翠当门涌，渔网晴空隔浦

张。闻与邻僧新打伙，一池分取藕花香。

塔址　在跨塘桥西。万历二十九年，里人于跨塘桥西大溪中筑一塔，址下楗巨石，将建浮屠。基成而塔事寝。吕山溜《募建三圣阁疏》。今建三神阁，为一镇锁钥。《府志》。余详《祠庙·三圣阁注》：塔址夫容，为栖景之一。详杂记。朱麐《咏塔址》诗：不具凌霄势，苍茫涵倒景。万象沉泬漻，蛟龙抱寒影。　徐士俊《塔址》诗：客舟几个趁风还，溪口何如江上山。两岸秋光浑欲住，芙蓉残址月明间。　朱椿《步张纲孙原韵咏塔基》诗：伊昔思保障，叠石聚为墩。巍巍三杰阁，创立规模存。变革起庸夫，一朝摇本根。折危栖鸽巢，历乱春流根。鱼龙惊潭底，蚩氓笑彼昏。旧迹半销沉，铜驼同怆魂。会见卅年后，留土塞水门。嗟彼波折中，变幻乾与坤。按：张纲孙咏塔基原诗已详何《志》。　范暹《咏塔基》诗：金轮经废久，遗址益凄凄。石古苍云没，台高宿莽齐。江山郁怀抱，风雨过常低。安得标重建，攀萝听鸟啼。

王同曰：近镇寺观，自水北由东而西，而终于塔址。略加诠次，以志其原始。其无名之尼庵不与焉。其在各乡村者，分镇东路、镇南路、镇西路而序次于后。

镇东路　自塔址以东至博陆村止。

多福寺　塔址坞。南宋时，有多福寺、多福塔，寺废。今皆为墟墓池沼。《武林梵志》。

显忠寺　在丰年乡漳溪村。宋嘉泰年间建。宋宁宗微行，见僧持诵，问之曰："何谓也?"答曰："忠以事君，祝寿常事。"偶尔称旨，遂赐今额。元末毁。明洪武年间重建。《万历杭州府志》。洪武二十四年立，成丛林。夏时正《杭州府志》。其北有白华漾。《栖里景物略》。

丁养浩《和显忠寺壁间韵》诗：白发年华迈，红尘世路非。考槃

深涧里，甘与鹤同归。

福全寺 在丰年乡漳溪村北。元至元七年建，元末毁。明洪武三年重建，二十四年并显忠寺。夏时正《杭州府志》。沈朝焕《重游福全寺》诗：岂曰长逋客，幽探续旧缘。松杉流水外，鸟鹊寺门前。法转三明镜，林通八解禅。山僧作回向，妙果合人天。楼迥编简在，□□□杯偏。一饭分香积，泥蟠记往年。

沈璇初《福全寺楼晚眺》诗：水势回环隐寺深，郁葱刺眼慕遥岑。桑麻静引村庄味，松竹时闻宿鸟音。数抹晚霞怜独步，一楼凉月快登临。幽栖正合庞居士，散发行吟断俗侵。 又《寓福全有感》诗：家室难谋两鬓华，东西南北寄生涯。芝芳竹坞蒲团坐，不及山僧尚有家。

广福广安寺 在孤林村。晋天福八年，吴越文穆王建，名庆安。宋熙宁元年，改是额。夏时正《杭州府志》。

龙华廨院 在孤林村。宋绍兴间建。夏时正《杭州府志》。

观音阁 在锦林村。《栖里景物略》。

丁元模《募建锦林村观音阁疏》：经云一切众生作黑业者，黑业相续；作白业者，白业不断。达摩谓南天竺王曰：汝勤修白业，护持三宝。《涅槃经》云：作不善业，地狱受苦，故名黑业；作善业者，天堂受乐，自在明了，故名白业。此因缘果报之说。疏钞云：三檀者，资生檀、无畏檀、法檀。布施，是资生檀。持戒忍辱，是无畏檀。法檀者，精进禅定慧也。此布施、持戒、精进之说，然则作白业者，岂专在布施？言布施者，岂专在造佛堂乎？布施为白业之一端，造佛堂为布施之一端，为悭贪人说法，不得不从布施起。《止观》云：六度对治六蔽。布施治悭贪，持戒治破戒，忍辱治嗔恚，精通治懈怠，静虑治散乱，智慧治愚痴。因其蔽而治之，可以转钝为通。至云大

通，则一切圆满矣。故云：尽妙理者，莫如法门；变凡夫者，莫如净土。偶因栖水跨塘桥有僧请建观音阁，属予为疏。因叙佛法数则为世人劝，虽然先辈徐公于三十年前曾有募疏，尚未成就。予复疏于今日，能必其成乎？闻之嘉靖间，荆王梦人云："补我衣裳，当保佑王子孙。"王曰："汝何人？"其人曰："王但张目而视，侧耳而听，当自知之。"一日偶阅画，见观音像，顿悟神语。曰："张目而视非观乎？侧耳而听非音乎？"府旁有观音阁，王往视之，栋宇毁坏，塑像为风雨剥落矣。亟命修饰，立碑记之曰：由此想像推广，凡张目侧耳，无非慈悲感应，则无非观音也。何独靳于此阁乎？至观音之慈悲感应，又书不胜书矣。请就杨枝一滴，作大海观。辛丑六月，漳水随缘居士元模撰。

保江寺　保江院乾道间名院，今名寺。在城东北丰年乡五行村。宋乾道间建，元至元间毁。洪武二十年重建，二十四年并慧日寺。夏时正《杭州府志》。

慧日寺　晋开运元年，吴越王建于城西孤山，名广照。宋大中祥符间，《梵志》云：祥符八年。移建仁和之博陆村，改今额。元末毁。明洪武二十三年重建，二十四年立成丛林。《杭州府志》。慧日、天王、保江、西隐诸刹跂峙博陆村。创于宋，毁于元，复兴于明。惟慧日则建自开运，然从孤山下迁，易今名亦自宋始也。资庆自长寿村移博陆，不知何时。载复载圮，已没于蓁芜瓦砾矣。而僧如圆改筑西水，俨如双林，废兴非独人事，亦有缘感矣。武林襟带之水，至博陆而与槜李代，回环盘礴郁秀之气若聚，固宜诸刹鳞起也。胡允嘉题。《武林梵志》。

丁西轩《题慧日寺并序》曰：成化戊子，博溪王思政延吾先君与唐元恺、元性、王宗盛、馆宾谢宗南、倪伯玉至其乡慧日寺，觞于水

亭之上。予与仲兄师哲，亦厕席末。酒酣，宗南有作，予和之，书于壁上。今五十九年矣。当时同席者，今无一人。予亦白发种种，追忆旧作，能不有慨？诗云：博溪溪上一追游，慧日名山万木秋。三径草堂通别墅，一间茅屋澉清流。月明村坞僧归晚，云掩松关鹤梦幽。尊酒醉来成一笑，高风绝胜虎溪头。按《万历杭州府志》曰：慧日寺，洪武二十三年重建。《武林梵志》曰：洪武十四年重建。意者二十四年立成丛林之前，于十四年、二十三年两次重建欤？

天王寺　在丰年乡博陆村东。绍兴元年建，请今额。淳祐间重建，元末毁。洪武十五年重建，二十四年并慧日寺。夏时正《杭州府志》。在仁和县东一百里。宋高宗绍兴年间建，名永宁庵。理宗淳祐四年，法雨讲主请敕赐额“天王院”。洪武初复建，名曰寺。《武林梵志》。

西隐寺　离城八十里。宋乾德元年建，元末兵毁。洪武十四年重建。夏时正《杭州府志》。在博陆村大河之北。

万寿庵　在博陆村万寿桥侧。《武林梵志》。

纯一院　去城东北六十余里博陆村。宋嘉定年间建，元延祐年间重建。陈善《杭州府志》。洪武二十四年，立为丛林。明末毁。国朝顺治十二年僧楚天复建。《栖水文乘》。

杯渡庵　在博陆村。相传吴越王时，永明禅师建。与长耳、定光更相倡和于此。盖师弘道证果在放生，故以放生社会相沿。《栖水文乘》。

《博陆杯渡庵延生社放生引》：昔永明智觉禅师，始居俗时，以本誓愿故，不惜身命，用官钱放生。逮罹重辟，感神人梦告吴越王，遂得出家弘道，住持慧日。与长耳、定光更相唱和，世咸知其为无量寿佛诞生人间。故苏子瞻曰：众生应以市曹得度，禅师特现市曹

而为说法，由斯以说蠢动蜗蝡，罔不在诸佛无量光中，诸佛护念如保赤子，所以成佛。正因放生第一，我吴山越水间岫石瑰琦，溪光澄莹，清淑之气，钟为肉身，大士所在，林立炽然演法。今春山僧以持钵过博陆杯渡庵，憩息三宿，无论望族单门，皆仁人长者，笃信宗乘，一体物命，思以末俗颓波，燃大智灯，作大饶益。因相与议及，现今海内欃枪迭起，剽掠不休，尽十方身命，率皆危逾朝菌，促等蟪蛄，其求延片刻之心如倒悬需解，渴乏须浆。此诚夙昔宰杀生命之报也。既堕此劫运，宜速回心，捐不坚财，为众善倡。贸含灵首领于刀砧，赎横殇残躯于鼎俎，力解倒悬，慈充渴乏。岂非法王种子，能赎回生之慧命者乎？故欲植少善缘，登不退地。无如因已庆生，图全物命，随力随心，触目垂手，念永明夙誓之宏深，悲大地寸龄之淹忽，放一生而恩周法界，释一命而寿证无疆。盖用己之誓，投如来誓海之中，本无二色；全物之命，获善逝金刚之命，唯此一机。凡我同人，各宜努力。谦让未遑，即同错过。珠泉道人齐义题。

时思庵　在城东北丰年乡城溪村。宋淳熙间建，元末毁。洪武六年重建，二十四年并慧日寺。夏时正《杭州府志》。

罗汉寺　在亭溪村。宋政和三年，僧释道经地闻钟磬声，遂开佛刹。乾道四年，移请今额。元至正末毁，明洪武六年重建。正统间，僧昙定复加增葺。今康熙十六年住持源澄益拓殿宇，请元瑞法师大开讲席，立为丛林。赵世安《仁和县志》。寺有古树，相传吴越王时所植。《栖里景物略》。

明张行素辂题诗：千年古树荫僧房，踊踵那堪作栋梁。自与彭聃同岁月，不知吴越几兴亡。龙蟠古干波光动，鹤立高枝月影凉。窃忆蟠桃今又熟，欲随方朔去偷尝。

镇南路　由界河而南至超山、独山，以大河东南为界。

天游庵 一名慈寿庵，距镇三里许，界河之中。里中沈居士长宸供养金陵素慥上人以祝母寿。上人恬淡禅寂，频年不出户庭。阁内梅竹森然，蒲团茗碗而已。今以沈故，改名慈寿。《栖里景物略》。雍正间，庵归三昧，为下院。今住持者，三昧庵僧朗月也。《栖水文乘》。相传阁外竹间高阜有宋宫女遗墓，每风清月明之时，闻环佩珊珊，若隐若现。今装鱼蓝大士像，而光影遂灭焉。《栖里景物略》。

张超微《过慈寿访素慥上人有赠》诗：禅门白拂沸于蚊，棒喝机锋总未分。安得与君三日话，尽将语录弃如焚。

六息庵 在界河村。即近天游庵，雍正间毁。《栖水文乘》。

德云庵 俗呼画师庵。在西里之南界河村。《栖里景物略》。元初里人李诚建，中峰祖师驻锡于此。赵文敏公相与倡和游戏绘事，内有画壁一堵，今毁。《栖水文乘》。初不知所自始，天顺间，僧志详庄严遗像于座下，得书一缄，云：宋末元初，戎事始定，西天目山中峰祖师举棹江湖，船居十载。南抵钱塘，北游苏秀。乘此光风霁月，镜水平波，优游涵泳而乐道也。因泊船唐栖镇下，乡耆李诚从师慕道，乃于陇右平区，修筑幽居以为祖师祁寒盛暑燕息之所。子昂赵公相与往还论道，匾曰“德云庵”。有诗云“舟停芦月渚，僧憩德云庵”之句，又云：“伽蓝基址，佛殿僧堂，乃是圣朝土脉，古德嘉猷，昭于千载之久，福裕斯民者也。后嗣宜遵先训，绵福祉于不朽，庶几不昧其肇矣乎。”按：庵是居士李诚为中峰祖师创，以供游息者也。书不知何人笔，亦元时住持此庵遗训后来者。今僧如晓熏修其中，在塘西南界河，去市五里。《武林梵志》。康熙年间，鉴方和尚退大觉院居此。康熙庚寅圆寂。塔院在显宁寺。《栖水类编》。

胡允嘉《咏德云庵僧休公贻茶二囊》诗：发覆青于翠，泛澜散积疴。品看雷策上，香摘雨前多。客思迷春草，禅关长绿萝。可能煮

茗诀,携灶一相过。

睦庵 在清波塘上。为慈相寺下院。又云:庵后有南宋时古墓,一名上墓庵。今毁。《栖里景物略》。

竹隐庵 在六墓村北里许。庵为住持承真建,中有放生池。卓春坊朗彝为承真作寿塔记,其西为安桥。《栖里景物略》。今则荒凉寥落。《栖水文乘》。

徐士俊《重修竹隐庵募疏》:竹院逢僧,却胜松间喝道;虎溪一笑,即同片石三生。予尝识妙诠大师于显宁,盖十年于兹矣。今闻于竹隐庵为法幢小憩之地,庵故在栖水之南村。夫大隐隐朝,小隐隐市。逃名而名,我追虽桑下宿,不逾三竹林,何论魏晋。师于庵有缘,则庵之不应荒寂,而必鼎新之也固宜。乃余于竹更有感焉。竹谱有笺,竹书有纪。西湖则有乐天之竹阁,齐安则有禹偁之竹楼,神有竹郎之祠,民有竹溪之逸。掷杖化龙飞去,是竹而仙。脱箍而悟彻无生,是竹而佛。子猷曰:何可一日无此君。然则此庵何可一日无阿佛耶!况近年以来,人多乐善,施供如云,与其别建刹竿,不若重修福地。自此而丹垩之,金碧之,华香在下,华鬘布空,竹影龙蛇,不啻天龙拥护。是在师之妙结因缘与夫宰官居士、善信男女之能顶礼大师,奔走旃檀林者,余其饶舌也哉。

大梅庵 在六墓村。卓海幢为作募疏。《栖里景物略》。洞瑛禅师栖隐于此。今废。《栖水文乘》。

雪林《过大梅庵赠洞瑛法兄》诗:扶筇远过碧沙汀,云幕重重绕外坰。不遣花飞随水去,恐人踏破鲜苔青。 又《过洞瑛师静室》诗:白日孤村断四邻,禅关幽迥绝风尘。花阴入座堪留客,雀步行厨不避人。病士已来通一线,头陀欲过雨兼旬。萧萧夜半翻经罢,冷□寒飕上翠筠。 吕律《秋日微雨同半纮、文谷访洞瑛和尚大梅

庵暮归即事》诗二首：一棹穿秋□，寻僧春坞西。山云涨野白，溪涨接桥低。小径才通竹，深房时窜鼷。坐谈幽胜处，花鸟欲凄凄。

相将寻胜久，携侣叩荆扉。路绕烟云入，林荒虫鸟稀。寂闻香自妙，静听语尤微。不惜归途晚，飘零上芰衣。

按：六墓村庵基，今成废址，无考。

兴教寺 在青林村。《栖水文乘》。

吉祥院 在城东北丰年乡青林村。晋天福五年建，名“福臻”。宋绍定四年请额，元末毁。明洪武十五年复构，二十四年并显忠寺。夏时正《杭州府志》。吉祥禅院在仁和之青林里，去城东北五十里。自晋义熙中，惠远法师始结茅于此。五代晋天福五年，高祖为古源清禅师建大殿，赐额“福臻”。至宋咸淳三年，节安法师募修增建钟鼓二楼，淳安何熹之撰记。《栖里景物略》。

宋淳安何熹之《重修福臻寺并增建钟鼓二楼记》：粤自东汉，象教始立于中邦；迨至萧梁，宗旨初传乎东土。由是有万乘之尊，或亲讲于永明，或舍身于同泰，寺刹之盛，自此始矣。隋唐之际，兴替相寻，而道场、觉苑渐多沦没于榛莽。爰及五季，国如传舍，世道维艰，虽有崇高之举，未遑尽复。至我皇宋，受命修废举坠。凡寺刹之在朝野者，咸得更新焉。愚以为奉一佛，即奉一切十方恒沙佛。一切十方恒沙佛，本同一佛，政不必于寺刹之多寡论盛衰也。余谢绝世事，放浪于山水久矣。因而历游名刹，遍访高流，未有地胜迹古、戒律精严如福臻寺者。寺离临安东北五十里许，超山之阴，栖水之阳。介永和八境之中，居青林数顷之上。山屏水带，松茂竹苞。梵宇翚飞，觉王庄饬。龙潭前对，时闻风雨之声；凤岭后迤，绝肖来仪之状。左有玉梅交径，不减林氏孤屿；右有银杏参天，犹抱晋时老干。鼎烟起则云雾迷天，灯火明则辉煌满刹。垂帘禅定，寂

然阒无;其人登座谈空,倏尔缁流云集。途中络绎,无非夷塞之归依;屏上珠玑,尽是游骚之吟咏。其他楼阁亭轩,园池台榭,不可殚述。夫一处之景,春秋有异观。一日之观,朝暮有异趣。心有所乐,不可言传。洵乎两浙之名区,临安之胜境也。余族氏在寺之右偏,相去咫尺,故常往游其间。己丑岁,节安法师登座,远近来侍听者以千计,余亦与焉。承师晋接甚殷,盘旋累日,因询其寺之始。师怃然曰:开创以来,未及三百年,而凌霄梵刹,几成风雨之宫;横草残碑,难觅苔鲜之字。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以其略为左右缕陈之:自晋义熙中,惠远禅师游于吴。欲隐于此,始结茅以居,而时人未知其为远公也。无何而莲社诸贤,敦请住庐山。师许诺将行,里中皆惊起留师。师感众诚,乃命其徒某守其庐而去。以后法嗣不绝,历宋齐至唐,渐拓其区宇。至石晋时,古源清禅师,行洁珪璋,名播京师,高祖闻而聘之。师入朝,优以殊礼,命说《华严经》。未及竞,欲为之起精舍于畿内,师力辞而归。仍敕有司建殿于故居,赐额“福臻”,而立吉祥、清净两房,时在天福庚子岁也。自是以来,赖先衲之守成,幸宗风之不坠,近荷善信捐赀,重加修葺,仅得还其旧观,无所增益。于是复叩檀那,增建钟鼓二楼。兹方经始矣,俟落成之日,请为我记之。余叹曰:噫嘻,美哉!结茅笏地,有远公之肇基;起宇结云,有清公之开拓。今吾子又能修固于□将颓,起衰而复盛,中兴纬绩,子诚有焉。二公为不忘矣,师惟谦抑而退。越二年,而二楼果成。又明年,师再以记请,予不得辞。即志余所见闻者如此。咸淳辛卯孟冬一日,淳安何熹之记。

钱塘施之杴《吉祥禅院记略》:尝历览古今舆志,咸推武林西湖形胜甲天下。余不佞,生长于斯,毋论名梵巨刹,即茅庵石龛,时偕二三知己,盘桓游息其间。或峙为崇山峻岭,或流为飞泉喷瀑,或

植为古干乔姿，更加名流鼓吹于其中，高衲黼黻于其际，自足翼后绳先，令观者神情怡怿，耳目爽达，而低徊留连不能去。然不第两湖两山为绝概也，秀色遐分滨湖十百里内，靡不啧啧堪数，乃余独有慨于吉祥院云。院北去城五十里而遥，从湖山视之，则又稍东矣。由皋亭山起脉迢递，以及超山，为武林东北一屏翰。院基拓于超山之青林村不数里，而为唐西巨镇在焉。余构别业于皋亭，读书之余，每往来此境。爱其地僻而事简，为商贾仕客之所少至已。而挹其流泓，环抱两支如带。又望之有若垂天之云，掩盖其上，疑以为高峰大岳而非也。询之主僧权公仰云者，告余曰：院右有银杏树，俨似泰华乔松。余亟往视之，大可数十围，高可寻百丈，耳目神情，顿成异彩。恍惚间树杪生风，叶空响籁，几几乎呼吸帝座乎。考所从来，盖自晋天福中聿开院址，遂贻此木培养，至今洵千百年。神所钟灵，虽两湖两山不可得而多见与！僧又为予言：是寺也，初额“福臻”。既改今称，经始之日，地亩以千计，梵宫犹多，而僧徒繁盛。历宋朝，嵩呼岳祝，诸邻刹僧咸集于此，罔或不虔。迨元末毁，而皇明受命，乃复焕然更新者，其洪武初耶。踵事增华者，其成化间耶。问谁为肇兴之祖，则宗清之力居多。问谁为继起之宗，则节安之名较重。京师说法，四方式矜。庶几历代禅宗，因而表著。然亦沧桑迭变，而古制不能尽复矣。数亩之外，俱为豪右所侵；一宫之中，犹分土谷之半。昔因黼黻有人，今则鼓吹谁主。语未及竟，僧若不禁欷歔再四者然。予因为正告曰：兹院虽不隶两山两湖之间，纵观其面之耸然而峙者，何莫非崇山峻岭也。左右如带交琐于前者，何莫非飞泉喷瀑也。烟云若盖，森郁于旁者，何莫非古干乔枝也。宗清节安，不愧名流。予独何人，逊言高衲乎。余犹闻往岁土谷祠圮，众旋散去。子乃捐衣钵余赀，董其工役，爰纠八境士民，

共为输助，而庙貌赖以重辉，司其香火不绝。何况千百年名梵巨刹，幸有子在，岂终此区区数椽，仅蔽风雨已耶？伽神有灵，必阴护子。不数岁而维殿巍峨，金容赫奕。余幸再睹落成，厥功懋矣，子其勉旃。仰云唯唯，相顾踊跃，遂请予为之记，以志不忘。予唯道法兴废，各有其时，亦惟绳先翼后之贵，得其人焉。以予所知，仰云者，囊无余赀，每于课诵所得，不以营己衣食，悉以修佛事，供土木之费。其志行真可媲美前人矣。伊师龙公云川，淡朴自持，不与外事，所称佛家苦行弟子。又裔孙如玉明，如自新，如一如辈，皆精进不怠，以求益于知识。其最幼则湛源，且以妙龄勤修，乐与善人长者处，更觇其志趣足嘉，不与俗伍者已。后先得人，其能黼黻旧业，鼓吹前猷，而使乔木清流并传，高峰大岳于千百年后，可券俟也。余不敏，既无力护持，苦不文，又无能赞叹。惟其耳目神情所低徊流连不能去者，聊为纪其大略，以附诸湖山胜事云尔。时崇祯癸酉饮蒲后二日，钱塘施之杴述。

化城庵　在城北永和乡东。元至正间建，明洪武二十四年并显忠寺。夏时正《杭州府志》。古井尚存井栏，刻："淳祐四年四月上旬惠塔主置门榜化城深处。赵孟頫题。"《武林梵志》。明季废。国朝顺治初，里人何思川同僧无染募赀建屋三楹，请皋亭崇光寺传天台教观楚葵法师静修三载。《栖里景物略》。康熙五年，孔昭禅师挂瓢于此。《栖水文乘》。咸丰辛酉冬，粤匪毁。同治六年，里人朱口、沈永祥等募建佛殿。九年，僧杭五建平屋四楹。光绪十四年，漳溪胡奎扬、唐栖夏思诚经造井上平屋两间。

卓发之《马鞍山化城庵募疏》：里中无他山，便以龟马诸峰为峦岫，实一土阜耳。然山态与人相接，人习而乐焉，虽泰岱华嵩之仰止，不是过也。夫中国无妙高昆仑，便以泰岱华嵩为方岳，亦如以

龟马为峦岫耳。天姝仙媛,世不得见,便以西子为绝色,亦类是也。自西子又不多得,而桑中陌上,皆西子矣。情之所钟,搔首踟蹰,较之吴宫乍接时,情景岂有异耶?虽然,千载而下,实不知西子为何物,安知苎萝山中,馆娃宫里,句践、夫差之眼界,一时统不得好女子,适逢夷光,便尔意销心死耶?余观今日文人才士,真实以为绝世独立,可与俱死者,未必果能惊他人。则今唏嘘吊古之人,空白神往,而吴宫人未必大异于山阴道上媚人矣。化城梵刹,在马鞍山之麓,山为里中西子,刹则西子面上靓饰也。今靓饰销薄,如夜深朝冥时,愿诸人各施粉泽,为美人助妆。如见西子而吝粉泽,是与鱼鸟之高飞深入者等耳。　徐泰《化城庵题壁》诗:越岭汗如雨,深林足暂停。衣襟湿岚翠,屐齿触苔青。石隙喷龙沫,松阴控鹤翎。言寻古兰若,钟磬隔云听。　幽境如蛇曲,新篁夹古松。山门闲不启,野衲病还慵。啜茗评泉味,扪碑剔鲜茸。何来一小鸟,啼破绿阴浓。

按《类编》云:宋淳祐元年建,并有宋室龙碑,盖井栏石刻为淳祐四年所置,则庵之建必在井先也。府《志》以为元至正间建者,其重修,而非创建之始乎。

观音庵　西竺庵在马鞍山化城庵之西。供千手大士像,中有池一方,古梅环绕,真梵修最胜处。光绪十四年,汪道生、沈金简、夏同声经建弥勒殿三间,请朱姓住持共奉香火,护视坟墓。

泗水庵　马鞍山西。小支曰白栗山。山之腰,旧有小庵一区,不知何时起建。先为比丘尼所居。尼卒,无后,弘治间四明僧瑾与其徒诚相继居此。遂因为僧居。庵之乾隅,石罅间天生一井。《西轩类编》,并详《山水志》。

胡允嘉《重修泗水庵募缘疏》:余家西水,不堪近市之嚣杂。每

棹小桨，携小茶灶，泛葭苇荇藻间，终憩泗水焉。若涉超之巅，迤逦入皋亭，寻黄鹤，又以泗水为椎轮矣。其水为泉，窥之若井。其下穹然，不知其方广也。履其上，穹然者如鸣筝拨阮，铿锵而应；汲瓶落手，荡激以去，非绠缗可缭而得。水味不敌锡之慧、金之中泠，澄之则清和有韵，不败茗色。背负小阜，连岗突石，可眺可游。接阜以往，中断为峡，林木阴蔚，纡杳而入，恍异人境。若夫鸣鸠夜月，雪霁冬松，花浓叶赤，人寂径清，即谢有东山之胜，陶爱匡阜之幽，亦足埒矣。然予于是更有感焉。字水曰泗，其山为龟，为马，峙于左右。东齐河洛之遗事，引必有人焉，慕其风以锡其嘉名，为隐学栖槃之处。碑沉志远，不复可考，此一感也。水为名泉，邵康僖诸老煎茶赋诗，以板其上，先哲胜风，慨焉可追，又一感也。中之佛宫高敞朴质，传自往代，传诵薰习，能发人志气，又一感也。予往时与去病兄弟捐赀，葺其圮楼。后为恶僧醉饱所败，废置逾时。戊申之秋，始延鉴如上人来主其庵。鉴如文弱有行，力收遗椽而整之，则荦秽之场可还旧贯。向所云硕儒企东鲁之踪，韵士理鸿渐之诀，法侣开连花之社，皆于是庵趋往焉，非只一福田利益之事而已。予故首书数语，以告四方同调之士，共发诚愿，并告鉴如至心劝成，勿生疑怠。

卓发之《泗水庵募疏》：余生于廛市，长而不怿时。徘徊入灵威丈人之洞，出眺石公龙嘴，乃买山其中，负缥缈而望莫厘，以为可以遗世。迨过京口三山，则昵华阳之瘗鹤；历天目双径，则狎中峰之活埋，皆有终焉之志。但我辈未能以形骸为土木，常为樵牧所指，不名为隐，意反不若朝市间，碌碌落落可偶居无猜也。乃一涉大江，平原万里，千古英雄车迹尚存，止供凭吊，不堪栖息。即燕然一带，云霞蔚起，亦但以马头遥望为佳耳。其他山泽足不能遍，乃即

旧京而结庵清凉山，毂击肩摩，中有寥廓无人之境，栩栩然可独寐寤言矣。然而钟阜、句曲之洞，天不可问；达摩之履，桃叶之楫，千唤不回；伞山之石，灵谷之松，玄武之莲花，牛头之塔影，燕矶采石之大江，不能罗而致之几席。少陵对饮之翁，彭泽桑麻之叟，不能遥呼而告语。每一怅望，未免凄凉如寒夜衣绨而溯风也。却忆少年往来休复之草坞、叔潜之化城，小艇入山，峦影在水。每月明林际，辄小憩栗山之椒，泗水之畔。庵为先光禄所葺，与予水一方相望如带。今天涯游子，遥睇兹丘，正如故人，远在云端，不觉情飞色动。会流贼四起，旧京驿骚，又当以他方为清凉世界矣。乃休复云：亡叔潜、筮仕，昔会何可再得。如刘阮客天台，故里人民都非昔日面目，惟山河如昨耳。方知会心处不远，息心人处处是道场。昔如来以足指按地，此堪忍境中，即成百千金宝严饰净土，但螺髻梵王，了了得见，他人无缘得见耳。思鲁周君，欲于家乡田地寂灭场中作兴复，想作常住，想作名山大泽。想此亦螺髻梵王之流亚也。乃因其请，而为之前导。

卓明卿《泗水庵疏》：泗水庵标之自栗山邃谷，实唐栖南陲幽胜也。曩岁旱河涸，问庵中龙泉井水潆洁，即大旱不竭，驰往斛一勺，以沃渴吻。厥井非砖石甃，乃山上天穴也。穴上隘下广，泉从出焉。水不甚甘，居民取以缲丝，多利赖之。庵僻陋，僧贫而榱桷垣壁，尽为风雨摧坏。夫地以庵胜，庵倾则僧不能留，僧亡则庵遂以废，庵废则地弗胜矣。予慨而葺之，材费出已。资力食则取之僧，僧贫而告之远迩高贤，肯兴结果之缘，稍为指困，则一新之功，幽然之胜，咸归之高贤。予不佞，为之领袖云。

太仆寺卿邵端峰锐《泗水庵倡和》诗：栖溪老人双鬓华，杖藜方外谒袈裟。云端度岭青天近，松下乘风白帻斜。闲坐名言涤暮霭，

偶吟禅偈落天花。年来此兴迟今日，重到南山看采茶。　布政司丁养浩西轩次韵：绝顶清秋远物华，一尘飞不到袈裟。松高象殿穿云出，竹压禅关带雨斜。老鹤有时闲教子，野梅无语自开花。相逢莫问人间事，纱帽笼头且吃茶。　通政司徐九思一斋次韵：历历禅关几岁华，松风吹雪落袈裟。龙归古洞春云暖，鹤唳虚亭夜月斜。峭壁坐禅飞锡杖，空堂演法雨天花。老僧定起浑无事，汲水樵薪自煮茶。　卓明卿《偕沈大同、张宗尧懋德叔、范大生、沈中父、中表胡元敬集泗水庵次先辈韵》：岁月消尘鬓欲华，羯来小憩对袈裟。庵藏云水知年久，径入松篁倚杖斜。已到识心闻半偈，才从觉路采三花。游踪不惯通名姓，徙倚残僧出款茶。　沈朝焕《续泗水庵诸先辈韵》：洞古山深阅岁华，东林遗事款袈裟。云开水鉴澄澄入，烟袅藤枝故故斜。暇日群公三径草，芳春游客五陵花。兰亭墨妙犹堪读，共爱泉香陆羽茶。　郭景贤《过泗水庵和壁问韵》：僧老心闲诵法华，孤云野鹤一袈裟。高松弗槛流溪活，小竹穿林石径斜。佛座烟笼沉梵响，贝函尘积隐昙花。归来携得中泠水，野火时炊雨后茶。　丁以彬《泗水庵踵西轩公遗韵》：碧涧苍涯老岁华，洞云虚湿润袈裟。千峰月满钟初静，万竹风清日欲斜。迤逦幽栖盘谷磴，间关好鸟伴山花。香留翰墨追先哲，登览重烹雨后茶。　张淦《泗水庵看梅》诗：曲水横桥路几义，寒花千树绕僧家。香浮雪海苔岑失，影动风篁铁干斜。霁宇乍销三里雾，斋厨又破一团茶。归舟入暮还酬劝，笑指旗亭酒可赊。

六观庵　在白栗山之阳。明崇祯间，僧恒光建，其裔观静住持。日久荒圮。康熙间，图佳城者谋之。经里人力阻乃止。《栖水文乘》。乾隆乙丑，姚氏与僧敏中募建，复旧额。《栖乘类编》。咸丰辛酉，粤匪毁。光绪年，有画家沈澄来栖易羽服，即庵址建老君殿及廊房

十余间，更榜其门曰“福清宫”。夏容伯曰：沈澄，字一秋，又号白华道人，工人物花鸟山水。其建庵也，予实左右之。光绪癸未羽化，即葬于山后。

张雯《泗水六观庵探梅用丁西轩前辈韵》：六观庵开绿萼华，清游静室访袈裟。朅来正及枝头放，归去浑忘日脚斜。黄犬吠云知忤客，缟衣如雪欲欺花。荠芽渐出春分近，有约春前共试茶。　韩应潮和韵诗：不向蒲团说法华，水田门外即袈裟。雪含疏蕊山头满，水照横枝屋角斜。清兴待倾三雅酒，重游留得十分花。碧纱细嚼名人句，老妪犹知和煮茶。

大圆庵　在城北永和乡。宋咸淳间建，元末毁。皇朝洪武初重建，二十四年并显忠寺。夏时正《杭州府志》。去塘西十里许，在龟马山之间。《武林梵志》。庵内有二井，与超山南龙洞泉，皆极甘洌。《武林梵志》。雍正间庵圮僧散，仅存废殿，为流丐栖止。乾隆中，僧豁然叩缘重建。《栖乘类编》。

卓发之《重建大圆庵募疏》：山河世界，俱向钱孔中藏身。世界不大，钱孔不小。如阳羡书生居鹅笼中，亦如大千众生，往来无边，身毛孔中，亦一奇也。天子富有四海，边陲驿骚，屠杀数百万生灵，而兵卒饷食，尚吝不能舍。父子至戚，才涉钱刀，或疾痛冻馁不相救，倘不得不与，则深生痛惜，如割身肉，虽临欲死，终犹宛转顾恋，目不得瞑。然则青蚨赤仄诸君，贤于君臣父子远矣。至若道学事功，诸儒无不济济跄跄，于钱孔中左击右突耳。此则钱孔世界，乃无量阴灵汉子，凭痴男子所共蹲坐，而独于佛事门中，虽至贪鄙，犹动一念舍心，乃至一针一草，只此便言诸佛法身，超迈无央世界，而众生身即佛身，于此可参取矣。里中大圆庵在马鞍之麓，载于郡志。今已萎蔓草中，定空上人愿创复之。吾里得见一山一水，过于

麟角凤毛，见一琳宫绀宇，更难于是。至欲见一檀波喜舍之人，转复难值，遂以予言遍告十方，但得诸人辨一舍心，此钱孔世界便当销殒，成就金银世界，诸佛以众生爱生钱孔中，故造金银世界以夺之，所谓因诸众生而取佛土也。故爱一钱，必生钱孔中；舍一钱，即是金银世界中莲胎种子。

丁养浩《赠大圆庵茂上人和张天锡韵》诗：一着方袍便驻颜，老来何用九还丹。长溪虎过风生树，清夜猿啼月满山。尘海杳冥生死外，劫灰成住有无间。伊周事业都陈迹，物外高风迥莫攀。

青莲庵　在超山北麓章隈坞。门径幽寂，春时桃花，夏熟杨梅。门内池沼，水味清洌。有桂花一株，山茶一株，皆前朝物也。

宋大樽《小憩青莲庵示元贞上人》诗：不见青莲只见梅，问渠端的为谁开。如何到老犹多事，偏惹游人得得来。　张淦《中秋前二日沈大芸叟招游青莲庵》诗：柔橹双扶破荻烟，三门遥指碧岑边。残熇不入清凉境，暮齿长皈兜率天。池小倒涵幡影静，篁深微度磬声圆。桫皮缚屋容吾往，收取溪南一朵莲。

东山寺　在超山排马坑之北。佛庐十余椽，四围古木森森，亦一最胜兰若也。

真武殿　即圣帝殿，俗称上圣殿、中圣殿，在超山。一在山半，一在山巅，俱奉玄武，以镇南方。明隆庆间，卓明卿等以超山为镇南离方，山形峻耸，奉玄武以镇之。《栖水文乘》。一名纯一院，吴世昌《超山记》。中圣殿即种德禅林，在超山第一峰之中，翠微深处。由中圣殿至山巅，崎岖小路，跻陟为难。道光年间，住僧某竭力经营，自洗心亭而上，甃砌石路，行人便之。修整大殿并创佛庐、佛阁，缭以重垣。百里之内，士女云集，香火称盛。后徒僧省觉，于咸丰元年拓建真武宝殿，规模宏敞。前为摩青阁，侧为斋堂，额曰“饭颗山房”，

东为吕祖阁，额曰“江山一览”，俗称望梅楼。自灵官殿至大殿，石磴纡回，覆以重檐，较旧尤胜。咸丰十年四月初九夜被盗焚毁。《唐栖续补志略》。同治四年僧明慧重建。中圣殿，德清俞曲园太史书额，曰“妙喜寺”。五年僧惺觉重建上圣殿，湘乡杨石泉中丞书额曰“玉喜寺”。余详《山水志》超山各景。

《超山真武殿募疏》：超山在西里之南十里。山旧有玄帝庙，颇著灵异。乙未冬月，行者不戒毁于火。成之必有坏，虽五方之帝，不能自免，可发一慨也。堪舆家恒言：山当西里之离位，于象为火貌，玄武而祠之所以镇也。非是者，且不利于里之居人。以故圆澄上人毅然以兴复为己任，盖惟恐卫者之言，或不幸而中也。但兵荒之后，物力耗诎，非积岁月、合众力，不足以有为。又兹山实为西里之具瞻，奉香火勤祷祀者，不出一舍之地而止。非如禅宫道院可以远募之迩邑外州也。敬为一言，告里之父老曰：古之人使之必报之，斯里之聚国族而处有年矣，皆帝之佑也。今阛阓无恙，而帝之神灵扈从，不免率野之忧。安乎？不安乎？阴阳拘忌之说，吾不知其有无也。然里之人嫁女娶妇，未尝不择吉也。徙宅营葬，未尝不择年向也。于一家之拘忌则笃信而不疑，而于通里之拘忌则不一经其意。可乎？不可乎？上人第持吾语以往，必有乐施恐后者矣。里人金渐皋题。

《重建超山圣帝殿募疏》：栖水峙吴会之九逵，其所以控制形胜，宣泄风气者，东有皋鹤两峰，南有龟马诸峦，为之镇峙亏蔽。其与龟马接秀者，为超山。墨卜家称为两郡来脉，是固吾会郡英所当祷祀其地者也。先是庆历间，先光禄公倡率结构其上，祠以玄武。五十年来，凡为超岭所拥护者，人文甲第，蔚然称盛。山既离镇数里而遥，复阻林垌。久之，事远而忘斯土者，几不识利赖所自。嗣

以碧火狐箐，侵蚀渐及，而兹山成榛莽矣。主僧立成，志图兴建，而乞言于余，非徒侈金碧以奠苾萏于两郡之形胜风气，实邀灵焉。夫形胜之控制，视乎山势，不视乎殿庑。风气之宣泄，由乎山脉，不由乎土木。然则兹山扫地而祠之其可矣。岂北溟之神，独盼郑于兹也哉？是不然，山之有功于形胜风气者，不能无所偏据。偏据者宜有以疏通之。超山居镇南离火体岿然，授以所制，斯非玄武莫崇。矧两郡介苕霅，通震泽，食水之利居多，则祀水以南，正既济之道宜也。记曰：有斯举之，莫敢废也。岂主僧能笃前人，光缵丕基，而我吴会人士无慨然于既往之盛也哉？愿努力赞成其福田，不耑自乾竺氏矣。顺治乙未里人卓麟异谨题。

韩应潮《上巳日游种德禅林赠云峰上人》诗：宿雨新晴一棹过，到崖山色极嵯峨。泉鸣暗涧松涛落，路转间亭竹翠多。石虎巉巉横寺侧，木鱼隐隐出岩阿。携朋更陟垂云阁，喜有高僧卧薜萝。

按《府志》，嘉定间敕建纯一院，在博陆。吴世昌所云一名曰纯一院，宋嘉定间所敕建者，疑误。大约当时卓氏创建，取以水制火之义，名曰“纯一”。并非移博陆之纯一院于超山也。

报慈圆满院　一名惠济庵，在超山之阳。宋绍兴初，胡氏施山园建。绍兴二年，改今额。有海云龙洞，名惠济祠，祷雨多应，故又名惠济庵。元至正间重建，明洪武二十四年并安隐寺。夏时正《杭州府志》。

报慈寺　即大明堂，内供吴道子画大士像，刻于端溪石上。长三尺有奇，广半之。《耐冷续谈》。古梅百本，皆宋时所植。有三友居、心斋、香海楼诸胜。

韩应潮《约珊林吟长报慈寺看梅诗》：迟迟夕照下松窗，阁笔评诗兴未降。春到梅边香自别，醉邀明月影成双。　吴世昌《大明堂

看梅》诗:梅村晴吐萼,散策意幽闲。径妙盘香谷,身疑入雪山。难量春几许,且坐树中间。应有诗人住,无由话共攀。

按:报慈寺或即报慈圆满院。两存之,以俟考。

紫云庵 在超山龙洞。

沈有丁《募建超山龙洞紫云庵小引》:从来佛寺禅林,皆顿檀越施舍而成,原非是佛祖西域飞来入东土。如昔之王宫,化为绀宇,宰府改为精舍,以及达官长者所施,种种指不胜屈。即今名山胜境,何莫非王土,一经舍作招提兰若,便为禅真佛子永远香火,是皆以无相心而结无上善果者也。栖水超山之南,有水陆二洞,相传有黑龙居之。宋时岁祀,为祈晴祈雨之所。石壁镌"海云洞"三大字,上建观音庵。乃郡守三衢赵清献所作也。岁久庵废,其山遂为佛日所有。明弘治间,僧始售于丁。今丁不数百年,而又舍为紫云禅院,以见名山有灵,不肯久湮尘俗,终归清净仙都也。历来此地为远近游人往来瞻眺,四时不绝。兹因兵燹之后,遂成畏途。以致古迹荒凉,荆榛满目。观音殿宇摧崩,八仙神像剥落,墙垣庖湢,尽为风雨所损。庵僧古峰者行脚,自天童来睹斯佛像圣迹,恻然悲悯,立愿修建,以为禅栖。遂于辛丑正月,携锡到庵,座卧龙洞,上漏下湿,有所不顾。夜出经行,往返二十余里,归即趺坐洞中,诚心感格,遂致毒蟒避迹,猛虎守门,其苦行道气已见一斑矣。乃今复古创新,多仗檀那施舍,属予为引,谊不敢辞。为历叙此山兴废之由,以告诸檀那善信,伏愿忘人我,相生欢喜心,各助斗米分文,尺椽寸瓦,共成胜果。登斯山也,瞻礼兹容,娱心圣迹,允称不朽盛事云。

狮峰庵 在天门。中有峰如狮,曰"狮峰"。峰之坳有庵,由看山坞拾级而登,有泉一泓,可鉴毛发。泉之上,天然石壁,土人以"九狮图"呼之。庵之西阜,即丁西轩方伯墓地,名球山。

沈士鑛《登狮峰闻松声》诗：倚岩长啸识孤松，飒飒深山跃卧龙。塔鹳乘风修矫翮，巢乌护子入危峰。音清谷口思琴瑟，响彻云霄和鼓钟。返照在林鳞鬣动，阮狂孙啸一相逢。　韩应潮诗：狮子山坳结小庵，紫扉常掩竹香涵。果然百兽尊为长，龟马驼峰尽拱南。

聚秀庵　在超山之南。元延祐二年建，元末毁。明洪武六年重建，二十四年并显忠寺。夏时正《杭州府志》。今按：在泰山东麓。

慧林庵　在城东北丰年乡前溪村。明洪武二年建，二十四年，并纯一院。夏时正《杭州府志》。普济寺在大云乡独山西。宋治平二年建，元末毁。明洪武初重建，二十四年并崇圣寺。夏时正《杭州府志》。

普宁院　在城西北大云乡姚巷村。晋天福间钱氏建，宋治平中改额。淳熙间毁，元初重建。元末毁，明洪武十五年重建。二十四年并崇圣寺。夏时正《杭州府志》。宋朝敕建。天顺二年于忠肃公闻于朝，敕赐万岁龙牌，清鼎供器一副，金字“大普宁禅寺”匾。后寺颓僧绝。万历戊子，吉祥寺僧真实重建。讲师苇杭说法其中二十余年。师金陵人，朴真和朗，为远近所宗。冯梦祯为像赞，黄汝亨为铭记。塔在奉口广化寺。《武林梵志》。

黄汝亨《普宁寺印造藏经募疏》：住世之宝三，是佛法护僧而鼎峙；有生之情七，惟悭与贪痴以横流。持其宝现诸佛之灵根，破其情立众生之慧命。意由象显，法以人存。栖水普宁寺者，作震东方，标名南宋。及明正统而就圮，藉以忠肃以中兴，距今已累百年。阅世为之再变，几使慧海荡为泥途，丛林剪若槎枿。慈悲法相，空茫水月之观；净妙香台，断续烟云之迹。所赖沙门真宝，苦行加持誓心，缔构恢弘胜业，倾竭名流。将依玉屑之谭，用广布金之地。幸有苇航大师者，通融言表，静证性宗，下鸡足山以卓锡斯方，作狮

子吼而振铎有众。遂结人天之果，顿成禅梵之林。绀殿飞云，展金容而在在见佛；祇园化雨，瞻宝相而处处皈僧。然有佛容而无佛法，佛亦何传；聚僧祇而无僧宝，僧将安仿？精神往矣，匪糟粕以谁归；鱼兔杳然，舍筌蹄而奚获？是须大藏，式演玄诠。言传东铎之文，默受西来之旨。卷凡若干函，资以若干两。轻裘非一狐之腋，大海为百川之归。倚办法财，因缘善信。嗟乎！有生皆幻，须眉面目已非真我之身；见在亦空，粟米金钱岂事有家之积。须思撒手何将，应是舍心人道。与其虚麋尘累，何如实布檀施。悟生前多宝之因，证劫后聚沙之报。去鄙去吝，礼佛礼经，庶使文翻贝叶，行行班灭罪之文；字落莲花，片片点成伊之字。珠浮赤水，日耀昆仑。三宝图成，总悟无莲之义；寸心真实，毋轻有漏之因。敢勒短疏，敬闻长者。

普济院　乃普宁下院。普宁饭僧渡河，寒暑济舟为难。僧海珵于南岸修造鸭兰桥，于桥下建庵。饭僧往来便之。《武林梵志》。

胡允嘉撰《普济庵募疏》：行道之人掉臂而过，漠若与我不相关。当其饥而号食，疲而号息。颠风怪雨，狂霾惨月之际，徬徨跋躜于泥中而号其所援，闻且见者怵然、恻然，忽有刺心之隐，则行道之人，与吾之父子兄弟，无以异矣。有一人焉，为食而食之，为椽以栖之。夏不苦喝，寒无瘃堕之患，则向之怵然、恻然者，吾亦为之体轻神畅，快足而无所憾。是忧喜二端，应念转迁为自境生，我不应受为自情生，何待彼触？由是言之，我之与人固无两本，行道之人，与我之父兄子弟亦无两触。儒耶，佛耶？余于是常欲设一义，以究二家之旨，而未得也。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先王于行道之人，虑之何其周焉。王政废，而慈悲之室乃归释氏。然

释氏所称接引道场，仅及其徒而止，焉得人人而济之。武林一大都会也，天竺名胜，走者如鹜，梵刹蔽天，缁染万指。多作不韵之事，未有能庐竹林，饭香积以招来参游者。至西水，而始有资庆、清流两禅院，中武林西水者，有普宁。普宁介在河北，望洋而反者半矣。僧海珵自普宁剃者，既募造鸭阑桥于桥之左麓，复营普济堂，以与普宁代。余曰：是可以免济舟之役。珵曰：非独四方法侣也。寄径于途者皆有以待之。余曰：是先王庐市委积之意也。珵曰：誓不传子若孙，而付于有心有力之德士。余曰：是无穷之利也。珵于是与其侪广赛等十人，共发诚愿，期于辛亥上春，始其事。抱册而请疏。余曰：子无忧其难，为涂金，为像范。上为塔，濡墨为经，削材为殿。皆缘也。然福冥而报迟，愚民或有所疑，而应之不切。今子之缘，人人而济之者也。怵然、恻然，人人必有之，必若援其父兄子弟，而推恐不及。饥寒道途之事，又人人或然之遭，以望子饮之、食之、休之、息之者也。此不待劝之而成也。珵闻是语，已喜满大宅。遂抱其册而去。

镇西路　以伍林之西，至奉口及三峰山为界。

金佛寺　伍林之西，在丰年乡。宋嘉泰元年建。开禧间赐今额。元至正六年毁。明洪武十四年重建。二十四年并崇圣寺。夏时正《杭州府志》。宋嘉泰元年，璋法师创业。师湖州武康人。父姓金，母梦僧持花入室，而生师。自幼辞亲出家，参访知识，勤修净业，士庶皈礼。开禧三年，宁宗召问佛法，赐“金佛寺”额。元至正六年毁。洪武初，僧正福重建。洪武二十八年，正福、善能二师，鼎建佛殿、寝室，雕装三佛二菩萨。诸天有灵芝花二盘，古窑青瓶一对。贯云石书“净业”匾。元时银杏树一株，二合俱存。永乐间，正福精修戒行，昼夜礼弥陀，净土期忏。忽闻异香满室，告众云：“四十八年住

世，犹如婴儿游戏，世间万事皆空，明月清风归去。”书偈而逝。《武林梵志》。

真福宫　在仲墅。仲氏舍宅为院，名曰“真福”。建于宋宣和间，兴废不一，明初有某僧佚其名，断臂募建，复还旧观。《栖里景物略》。按：真福宫，俗名雷甸。有异人潘某，详《方外》。

兴福院　在城西北仲溪镇北。元至正建，十六年毁。明洪武元年重建。二十四年并崇圣寺。夏时正《杭州府志》。

崇觉院　在城西北太溪村。元至正初建，十三年毁。十四年并崇圣寺。夏时正《杭州府志》。

无垢院　在城西北太云乡。宋淳熙元年建，元至正间毁。明洪武初复建，二十四年并崇圣寺。夏时正《杭州府志》。万历乙亥重建，宪副林梓赠额“两劫真修”。其序略云：志载宋淳熙间，坦禅师奉敕建造。至三代孙祖心者，一修葺焉。迄今尽圮，仅存殿宇而已。地方耆善，访玛瑙寺有行僧，亦号祖心。谓为前祖心之后身也。请住守梵修。余自挂冠归隐湖庄，日与方外交游，而惟祖心师诚实可嘉，是以为赠。《武林梵志》。

大云寺　在奉口。唐贞观间建。《武林梵志》。

崇圣寺　在奉口峨嵋山南。宋淳熙间建，元至元初毁。至正十二年重建，元末毁。明洪武十年重建。陈善《杭州府志》。二十四年立成丛林。夏时正《杭州府志》。

长寿寺即留茨庵　在城西北三峰山大云乡。元大德年间建，明洪武二十四年并崇圣寺。永乐间，里人夏诚劝导乡人重建，移请长寿寺额。夏时正《杭州府志》。

唐栖志卷八

人物一·选举表

按:表内有传者多,其无传而略有事迹者,附志焉。

石鼓扣桐,港珠放光。祇堂千佛,杰阁文昌。五百年来,科第夭矫。荟萃群英,作选举表。

甲子纪元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明洪武建元戊申,在位三十一年,建文帝四年。		**张与**字行中,洪武初举贤良方正,官刑部主事,有传。	
永乐建元癸未,在位二十二年。		**张辂**字行素,永乐九年辛卯科举人,有传。	
洪熙一年。			
宣德建元丙午,在位十年。			
正统建元丙辰,在位十三年。		**周义**字怀素,正统三年戊午科姚夔榜。有传。	
	周义正统四年己未科施槃榜,官文选司。殉土木难。有传。	**夏时正**字季爵,正统六年辛酉科王愉榜。有传。	
	夏时正正统十年丁卯科徐州榜。官至南京大理寺。有传。		
景泰建元庚午,在位七年。			

甲子纪元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天顺建元丁丑，复辟八年。			
成化建元乙酉，在位二十三年。		**周式文**字彬然，成化七年辛卯科黄珣榜。官太原府知府，义子见义传。 **丁养浩**字师孟，成化十三年丁酉科孙昇榜。有传。	
弘治建元戊申，在位十八年。	**丁养浩**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费宏榜。官云南布政司，有传。 **马景昌**同上榜。官至大理寺评事，居官声誉甫著，忽患疾，告归。见《栖里景物略》。	**马景昌**字廷方，成化十六年庚子科李旻榜。景昌者，三才之伯父也，见李攀龙《马公神道碑》。由德清学，见康熙《德清邑志》。 **邵锐**字思抑，弘治十四年辛酉科田惟祐榜。有传。	
正德建元丙寅，在位十六年。	**邵锐**正德三年戊辰科会元。官至太仆寺正卿。有传。	**邵德夫**字北渊，正德十四年己卯科丰坊榜。官南昌通判，先任福建崇安县知县，与叔端峰公行谊略。同父纲以子贵封知县。见《栖里景物略》。	**周正元**字太虚，正德五年庚午科副贡。官广西桂林府全州同知。孙式文子，见《栖里景物略》并义传。
嘉靖建元壬午，在位四十五年。		**徐郡**字见川，嘉靖十三年甲午科，中式不仕。父友筠，见《栖里景物略》。 **马三才**字思寥，嘉靖十九年庚子科。由德清学。有传。	

甲子纪元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隆庆建元丁卯，在位六年。 **万历建元癸酉**，在位四十八年。	**马三才**嘉靖二十六年李春芳榜。官至南京右通政司。有传。 **胡心得**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范应期榜。官至郧阳巡抚。有传。 **沈楠**隆庆二年戊辰科罗万化榜。官至监察御中。有传。	**丁以彬**字宪中，一字庚石。嘉靖二十五年丙午科高鹤榜。养浩孙之乔子，中式不仕。附见丁养浩传。 **沈佩**字子玉，号怀溪。与丁以彬同榜。中式不仕。见《栖里景物略》。 **张昊**字子钦，一字敬所。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科郑卿榜。官舞阳县知县。系行中嫡族。见《栖里景物略》。 **宋文卿**字心华。嘉靖四十年辛酉科卢渐榜亚魁。见《仁和邑志》。本姓卓，为宋文炎昆季行，卓忠贞之后，避地栖水，赘宋氏冒姓宋，至文炎而复卓姓。 **沈楠**字汝材。同上榜，有传。 **丁守臣**字叔邻，号念石。同上科，由顺天中式，官长垣教谕，以彬子。附见《丁养浩传》及《仁和县志·选举》。 **胡心得**字元静。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科王家栋榜。由德清学。有传。 **沈修**字吉甫，号巽吾。万历四年丙子科，应天中式。 **钟化民**字维仁，万历七年己卯科陈懿典榜。由府学。有传。	**邵亨夫**字子恒。隆庆年岁贡。官安徽安庆县学训导。

甲子纪元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壬子北路大水，主考阻水衍期。浙江乡试改期九月。见《栖乘》。	**钟化民**万历八年庚辰科张懋修榜。官至河南巡抚，谥忠惠。有传。 **沈修**同上榜。官至广西布政司，宦绩失传。里人沈璋之孙，沈哲之子。璋行义于乡。附详璋传。 **沈朝焕**万历二十年壬辰科翁正春榜。仕至兵部员外郎。有传。 **沈朝烨**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杨守勤榜。官至四川布政司。有传。 **胡胤嘉**万历四十一年癸丑科周延儒榜，官翰林。有传。	**徐彦登**号景雍。万历十年壬午科姜镜榜。德清学。有传。 **丁周**号梅汀。同上科，应天中式。官□□□奉新县知县。丁守臣子，附详《丁养浩传》。 **沈朝焕**字伯含。万历十三年乙酉科冯嗥榜。沈楠长子，有传。 **沈守正**字无回。万历三十一年癸卯科陈万言榜。由府学，官至都察院司务。有传。 **金陛**字楚石。同上榜。由德清籍官□□邳州知州。有传。 **沈朝烨**字季含。同上科。应天中式解元。楠四子，有传。 **沈宗圻**字平正。同上榜，朝烨子，宗圻南榜第十九人，父子南北同科。 **胡胤嘉**字休复。万历三十四年丙午科姚星吴榜亚魁。有传。 **卓尔康**字去病。万历四十年壬子科顺天中式。官工部外郎。有传。 **徐焕然**字徵之，同上科，朱国华榜。县教谕。都入。官崇德由德清籍十五。见《德清邑志》。	**沈朝煌**字瑞筠。年岁贡。选沈楠之子，万历高安县丞。一字叔含。见《栖里景物略》。无科分，附此。

甲子纪元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按十五都为城头王家庄、句垒等处。地虽德清境，界唐栖。	**徐振麟**字徵君。万历年岁贡。官严州月教授。
戊午浙江主考点迟兼程不及，改二十四日为头场。榜首陈山毓。		**丁汝骧**字叔潜。万历四十六年戊午科，应天中式。官至□□叙州知府。见《栖里景物略》。	**周锡**字国惠。万历年岁贡，选宁波府鄞县教谕。谢不仕。
天启建元辛酉，在位七年。		**沈士藻**字公浣。天启四年甲子科翁鸿业榜经魁。官□□桃源县知县。有传。 **徐灏**字舟如，号大津。天启七年丁卯科曹惟才榜。德清籍，有传。	**张又良**字重明。天启四年甲子科副贡。
崇祯建元戊辰，在位十六年。	**徐灏**崇祯七年甲戌科刘理顺榜。官武陵县知县。有传。	**范廷甫**字巽之。崇祯三年庚午科曹振龙榜。官太平县教谕。 **丁元模**字韵含，崇祯六年癸酉科俞颖阳榜。由德清学。官江西饶州府同知。有传。 **金渐泉**字梦蜚。崇祯九年丙子科倪长开榜。见《杭郡诗辑》。有传。 **卓彝**字辛□，号静岩。又字朗斋，号密岩。崇祯十二年己卯科宋宾王榜。卓文炎孙，由武康籍。见《杭郡诗辑》及《栖里景物略》，有传。 **沈宗塙**字以冲。同上榜。朝焕之子楠之孙。 **胡贞开**字循蜚，同上榜。由府学。有传。 **丁澎**字飞涛，号药园。崇祯十五年壬午科中式。	**丁汝冯**字季渊。崇祯年拔贡，无科分附此，俟考。官光禄寺丞。 **卓发之**字左车。崇祯六年癸酉科顺天副贡。有传。 **沈宗垓**字梯生。崇祯年岁贡，官处州景宁县学教谕。无科分，附此。 **沈宗坛**字鲁于。崇祯十二年己卯科副贡。 **张鸿举**字紫羽。崇祯十二年己卯科副贡。张近思长子。按近思传作壬午副贡，则为崇祯十五年。 **张鹗举**字叔荐，明季两次副贡。佚科分，附此。

甲子纪元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沈宗塙崇祯十六年癸未科杨廷鉴榜。官兵科给事中。有传。		**吕昭世**字躬三。崇祯十五年壬午恩贡，选□□县学教谕。 **卓人月**字珂月。崇祯十五年壬午科拔贡。有传。
国朝顺治建元甲申在位十八年。			
丙戌浙闱照旧中额一百七名。			
丁亥按：是时版图初定，连岁取士。先是三年丙戌浙省闱科，四年丁亥举行礼闱。	**卓彝**顺治四年丁亥科吕官榜。仕至左春坊左庶子、兼秘书院侍读。有传。		**沈洪瑞**字弱先。顺治丙戌岁贡。初任长兴训导，转永康教谕，嘉兴府教授。见《栖里景物略》。著有《东园诗钞》，见《杭郡诗辑》。按：《诗辑》作戊子岁贡。
戊子浙闱中额共一百七人。		**丁景鸿**字弋云。顺治五年戊子科王嗣皋榜第六十九名，有传。	**张颖**字以修，顺治戊子科岁贡。 **张江洪**字此韩。顺治年岁贡。
辛卯浙闱恩诏加额十五名，共中式一百二十二名。	**金渐皋**壬辰进士。见仁和赵《志》。按：赵《志》疑误，详本传跋语。入国朝，官湖广汉阳县知县。有传。	**金时观**字孔实。顺治八年辛卯科余恂榜第七十名。由钱唐学，官乌程县学教谕。 **沈武音**字文谷，一号雪崖。同上榜，第十七名，由德清籍，官山西潞城县知县。见《杭郡诗辑》引《唐栖书旧集》。	**卓麟异**字子孟，顺治辛卯恩贡。见《栖里景物略》。 **王镐**字伊公。顺治年岁贡，官常山县训导。 **吕毓芳**字雪茹。顺治年岁贡。 **徐士俊**字埜君。顺治年拔贡。见《韩志·选举》。疑误，辩详本传。
甲午浙闱恩诏加额七名，其中式一百十四名，榜首钟朗。是科场中，火光烂天或云奎星出现，一榜得状元三人：乙未史大成，甲辰严我斯，庚戌蔡启，传佳话也。	**丁澎**顺治十二年乙未科史大成榜。官至礼部郎中。有传。	**卓麟异**字子孟。顺治十一年甲午科顺天中式。卓彝子，有传。	**卓天寅**字火传。顺治十一年甲午科副贡。有传。

甲子纪元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丁酉中式一百七名。			
庚子额减旧制之半，浙江中式五十四名。		**张官始**字襄书。顺治十七年庚子科张广益榜第四十四名。官至江西吉安府知府。有传。按《诗辑》：一字兴肄，官国子监助教。盖据其始仕而言也。	**王治**字左平。顺治十七年庚子科副贡，官天台县教谕。工行楷，人争求之。晚年家居，笔墨之劳，常废寝食。见《栖乘》。
康熙建元壬寅，在位六十一年。			
癸卯浙闱恩诏加额十八名，其中式七十二名。以后常额五十四名为例。		**吕翼凤**字闾生，号丹羽。康熙二年癸卯科屠又良榜。按：《科名录》无吕翼凤，惟第七名有唐翼凤，由乌程学。存疑，待考。	
丙午中式五十四名。			**马瀚**康熙年岁贡无年分，录此待查。
己酉浙闱恩诏加额十名，共中式六十四名。	**吕翼凤**康熙六年丁未科缪彤榜。官安徽宁图府泾县知县。 **徐灏**康熙九年庚戌科蔡启传榜。官至工部都水司。有传。	**徐灏**字澂生，号勿箴。灏之弟。同上榜第四十名。由钱塘学，有传。	
壬子中式五十四名。		**陈凤吉**字廷鬯。康熙十一年壬子科费之达榜第二十七名。由湖州藉。	**张旃**字君俞。康熙年拔贡。张凤举之子，见《凤举传》。拔贡科分已佚，录此待查。
乙卯中式五十四名。			
丁巳特旨开科，中式六十七名。			
戊午恩诏加额十名，共中式六十四名。		**吕澄**字山溜，康熙十七年戊午科顺天中式。吕律子，详《吕律传》。按《曹志·选举》云：甲子科北京中式，似误。 **张吉**字王士，同上科本省叶汝诜榜第五十七名。见《杭郡诗辑》。按《张近思传》，为张鸿举之子，近思之孙。	**卓允基**字次厚。康熙十七年戊午科副贡，卓天寅子，又改名元基。有传。

甲子纪元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辛酉中额五十四名。		**顾永年**壬午科北京中式。别号、官阶待考。见《曹志·选举》。 **胡天锡**字鲁眉。康熙二十年辛酉科。见曹《志》。查《两浙科名录》无之，疑北榜。	
甲子恩诏加十名，中式六十四名。	**顾永年**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陆肯堂榜。详韩《志》及《顾节妇王氏传》。		**沈允礼**字公调。康熙甲子岁贡，有传。 **吴卜雄**字振一。康熙乙丑科拔贡。仁和籍。见《德清志》。
丁卯仍旧额五十四名，榜首伍涵芬。		**庄廷伟**字轶群，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江南中式，由武进籍。	**张旂**字左斗。康熙丙寅科拔贡。丙戌年选知县。
庚午中式五十四名，榜首吴筠。	**吕澄**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沈廷文榜，任□□临朐县知县。	**吴卜雄**字震一。康熙二十九年庚午科顺天中式。由仁和籍。见《德清志》。	**沈瀚生**字武抑。康熙二十九年庚午科顺天副贡。有传。 **王溶**字惊澜。同上庚午科顺天副贡。有传。
癸酉中式五十四名。	**庄廷伟**康熙三十年辛未科戴有祺榜。武进籍。	**金之存**字又存，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科王德炘榜第二名经魁。由钱塘籍。	
丙子是科浙江中式七十一名，加额十七名永额。		**沈近思**字位三。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李永祺榜第三十八名。由钱塘籍。有传。	**邵九皋**字翼云。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副贡。任常山学训导。有传。
己卯恩诏加额十名，共中式八十一名。	**沈近思**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汪缙榜。仕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有传。 **吴卜雄**同上科。仕至河南提学道佥事。 **金之存**同上科。选福建闽县知县。	**王松直**字次传。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科刘奇龄榜第四十九名。任乌程县学教谕。	
壬午是科加额十二名，共中式八十三名。			
乙酉恩诏加十名，又加五经卷三名，共中式九十六名。			

甲子纪元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戊子中式八十六名。			
辛卯恩诏加十名，又加额十六名，又加五经卷一名，共中式一百十三名。		**徐德浤**字武原。康熙五十年辛卯科陈廷樟榜第十六名。由乌程籍，徐灏孙，见灏传。 **陈世荣**字书升。同上科第六十七名。由钱塘籍，官江西南康县知县。著有《执安集》，见《栖乘》。 **陆鸣皋**字士湄，又号鹤亭。同上科第一百七名，详见《杭郡诗辑》。	
癸巳六旬万寿恩科中式一百三名，二月乡试，八月会试。		**童克昌**字介繁，号后村。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万寿恩科罗鼎谦榜第十七名。详见《杭郡诗辑》。 **孟锡超**字玉田。同上科第四十六名。由德清籍，任四川嘉定府洪雅县知县。	
甲午中式一百三名。	**徐德浤**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科徐陶章榜。任山东沂州府日照县知县。有传。		
丁酉停止取中五经卷例，中式九十九名。		**张兆鲸**字液飞。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科林昌言榜第七十七名。 **王师典**字汇九，同上科，顺天中式，仕至江西南昌府同知，有传。	
庚子中式九十九名，榜首邵基。		**杨汝梗**字工求，康熙五十九年庚子科顺天中式，有传。 **夏璇**字念曾，同上科。本省中式邵基榜第四十四名。官至山东青州府沂水县知县。	
雍正建元癸卯，在位十三年。	**杨汝梗**康熙六十年辛丑科邓钟岳榜。宁府知府，有传。		

甲子纪元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癸卯登极恩科加广三十名，共中式一百二十九名。四月乡试，九月会试。		**张应烈**字遂玉。雍正元年癸卯恩科陆宗楷榜第八十三名。张凤举之孙，详《凤举传》。	**夏琏**字连珊。年岁贡。
甲辰补行癸卯正科，中式九十二名。二月乡试，八月会试。			**王元洲**字宙六，雍正年拔贡，至六年戊申选天台县教谕。王廷璋子。详廷璋传。
丙午是科仍加中五经卷五名，中式一百四名。		**车际亨**字会嘉。雍正四年丙午科胡彦昇榜第十四名，由德清籍。 **卓经**字以纶，同上榜第九十六名。由龙泉学中式。盖唐栖卓氏，而籍寄龙泉者，《韩志》入唐栖选举，必有本也。选分水县教谕。	
己酉中式一百四名。	**车际亨**雍正八年庚戌科周澍榜。任金华府教授。	**张大宗**字晴墅。雍正七年己酉科孙陈典榜第八十二名。	
壬子恩诏加十名，中式一百十四名。			
乙卯中式一百四名。			**沈钺**字玉亭。雍正十一年癸丑恩贡。见《杭郡诗辑》。 **宋鉴**字宜殷，号半塘，又字虞殷。雍正十三年乙卯科副贡，任寿昌县教谕。详《杭郡诗辑》。
乾隆建元丙辰，在位六十年。			
丙辰登极恩科加广三十名，中式一百三十四名。	**张大宗**乾隆元年丙辰科金德瑛榜。授翰林，仕至安徽寿州府知府。	**孟庄**字履初。乾隆元年丙辰恩科岑兆松榜第六十七名。	
戊午中式一百四名。			
辛酉中式一百四名。		**卓隽**字舞瑶。乾隆六年辛酉科周逢吉榜第二十七名。仕至江南铜山县知县。	
甲子中式一百四名。			**周天度**字让谷，乾隆年拔贡。

甲子纪元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丁卯减额十名，中式九十四名，永为例。			
庚午中式九十四名。		**周天度**字让谷。乾隆十五年庚午科解元。有传。	**金□**字掌斯。乾隆庚午科副贡。 **任荣**本姓韩，字组紫，一字窳庵。乾隆辛未科岁贡。详见《杭郡诗辑》。
壬申孝圣宪皇后六旬万寿恩科，二月乡试，八月会试。	**周天度**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仕至河南许州知州。有传。		
癸酉中式九十四名。			
丙子孝圣宪皇后徽号，恩诏加广十名，中式一百四名。榜首高毓龙。		**徐玉衡**字宾之。乾隆二十年丙子科，顺天中式。仕至江苏靖江县知县。	
己卯中式九十四名。			
庚辰中式九十四名。孝圣宪皇后七旬圣寿恩科。		**吴士瑛**字葆光。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恩科，顺天中式，由□州籍。吴世昌子，详世昌传。	
壬午中式九十四名。			
乙酉同上。			
戊子同上。		**徐邵棠**字思周。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科许祖京榜第十五名。 **车向荣**字辰山，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恩科卢潮生榜第二十名。任嘉兴县教谕。又号半林。有传。	
庚寅孝圣宪皇后八旬圣寿恩科。			
辛卯中式九十四名。			**胡梦存**字曙东。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副贡。

甲子纪元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甲午同上。		**邱典**字登五。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翁元圻榜第四名经魁。	
丁酉同上。		**宋大樽**字左彝。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顺天中式，官至国子监助教。按：韩《志》列于本省，今查《两浙科名录》无大樽名，知为北榜。有传。	
庚子中式九十四名。		**宋大荣**字月檣，号双桥。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科汪人宪榜第十三名。分发湖南，历署桂东宁远县知县，长□、永顺同知，补永州府东安县知县，调署宝庆、邵阳县知县。	
癸卯同上。		**周冕**字觐五，号茗山。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陈锦榜第十七名。官直隶吴桥、曲周县知县。著有《香醉由人偶存草》。	
丙午同上。		**周南**字二南。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科顺天中式。周天度子，详天度传。	**张琨**字玉田。乾隆年岁贡。
戊甲豫行正科。		**潘均**字午田。乾隆五十三年戊申科史上善榜第五十二名。	**章世纯**字景华。乾隆年岁贡。
己酉八旬万寿恩科。		**马廷楠**字春崖。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恩科汪润之榜第六十五名。	**张淦**字岑发。乾隆年岁贡。子迎煦，有传。以上岁贡无年分，附此。
壬子			
甲寅以纪元六十载特开恩科。			
乙卯		**姚咸熙**字观成，本名咸□，避圣讳改今名。乾隆六十年乙卯科林敷英榜。官福建知县，改直隶肥乡县知县，又任广昌县知县。查《两浙科名录》无咸熙名，或改名或由顺天待考。	

甲子纪元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嘉庆建元丙辰，在位二十五年。	**马廷楠**嘉庆元年丙辰科，官江西会昌县知县。详《杭郡诗辑》。		
戊午以元年授受登极广三十名，共中式一百二十四名。			
庚申遵纯庙九旬称庆，仍开恩科，中式九十四名。			**陈元琳**字耀清。嘉庆年岁贡。科分已佚，附此。
辛酉中式九十四名。			**姚澜**字□□，嘉庆年岁贡。科分已佚，附此。
甲子同上。		**冯璋**字秋君。嘉庆九年甲子科沈毓瑛榜第二十三名。德清籍。有传。	
丁卯同上。		**宋成勋**字力臣，号仲海。大荣子。嘉庆十二年丁卯科陈传均榜第五名经魁。任会稽县训导，升石门县教谕。	
戊辰五旬万寿恩科，中额同上。		**劳逢源**号如斋。同上科第二十六名。有传。 **宋咸熙**字德辉。同上科第五十四名。钱塘籍，官缙云县训导，桐乡县教谕。宋大樽子。有传。	
庚午中额同上。			
癸酉同上。			
丙子同上。			
戊寅同上。			
己卯同上。	**劳逢源**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祝庆蕃榜。官新安县知县。		
道光建元辛巳，在位三十年。			

甲子纪元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辛巳登极恩科中式一百二十六名。		**潘斌**后改名观复，道光元年辛巳恩科顺天中式，仕至云南罗平州知州。	
壬午中式九十四名。	**陈世垲**道光三年癸未科，附直隶籍。按韩《志》：世垲、世埰皆直隶籍，皆入甲榜。然世垲乡科中式无考，世埰则乡会两试中式，科分均无可考。须取《直隶科名录》查之。存疑待考。		
乙酉同上。			
戊子中式九十六名。			
辛卯五旬万寿恩科，中式九十六名。			**朱以升**字次云。道光八年戊子科优贡。由直隶籍，十一年辛卯科副贡。
壬辰补行正科，中式九十六名。		**朱以升**道光十二年壬辰科，顺天中式。	**高林**字画岑。道光年岁贡。
甲午中式九十六名。		**朱诰**道光十四年甲午科高锦榜第二十七名，本归安籍，徙居唐栖。	**沈镛**字月浦。道光年岁贡。 **朱以泰**字少郭。道光年岁贡。以上岁贡，科分已佚，录此待查。
乙未孝和睿皇后六旬圣寿恩科，中式九十六名。		**宋肇昌**原名升恒，号幼海。宋大荣孙，成勋子。道光十五年乙未恩科沈祖懋榜第七十七名。官甘肃陇西县知县，告养归，殉辛酉难。有传。	
丁酉中额同上。		**归真**字朴人。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朱旌臣榜第二名。本德清籍，赘里中王氏，始迁唐栖。	
己亥预行正科，中额同上。			
庚子六旬万寿恩科，中式九十五名。	**朱以升**道光二十年庚子科李承霖榜。官顺天顺义县知县。生平专经学。居官循声，至今不衰。	**马慕兰**字蓝桥。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科方县榜第四十一名。	
癸卯中式九十六名。		**童元音**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恩科。由江西籍，官直隶知县。	
甲辰孝和睿皇后七旬圣寿恩科，是科停止驻防，仍旧额九十四名。			

甲子纪元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丙午中额同上。			
己酉同上。	**宋肇昌**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张之万榜。官甘肃，历置张掖、陇西县知县。		
咸丰建元辛亥在位十一年。			
辛亥登极恩科，中式一百二十四名。		**朱学勤**字修伯。咸丰元年辛亥恩科，顺天中式。朱以升子。 **姚六吉**字于谦，号西豪。咸丰辛亥恩科朱炳琦榜第十四名。	
壬子中式九十四名。			
乙卯捐饷加一名，中式九十五名。	**朱学勤**咸丰三年癸丑科孙如瑾榜。官至大理寺卿，军机处行走。	**顾□**江西籍，咸丰□□年□□科。	**张本**字惇甫。咸丰五年乙卯科副贡。任奉化县教谕。
戊午捐饷加五名，中式九十九名。十月人闱。		**陈世埰**字秋轩。直隶籍，咸丰□年□□科。	
己未三旬万寿恩科，额如戊午。		**陈□**直隶籍，咸丰□□年□□科。 **唐人鉴**字厚夫。咸丰九年己未恩科朱庚榜第四十八名。	
同治建元壬戌			
乙丑补行辛酉科壬戌登极恩科并科取中，加捐饷定额十二名，恩广三十名，共中式二百三十名。		**钟烈**字眉生。同治四年乙丑补行辛酉正科、壬戌恩科张祥春榜第一百九十七名。按：钟烈之祖本居唐栖，后迁临平。	
丁卯并补行甲子科。是年并科取中加捐饷定额二十名，又一次广额二十六名，共中式二百三十名。			

甲子纪元	进　士	举　人	五　贡
庚午加捐饷定额十名。又一次广额八名，共中式一百十二名。			**劳笃达**字韵华。同治年岁贡。逢源之孙。
癸酉加定额十名。大婚礼成恩诏加广三十名。又一次捐饷加中三名，共中式一百三十七名。			**朱澂**字子清。同治年岁贡。学勤之子。 **劳笃敬**字子渐。同治十二年癸酉科副贡。 **张笃**字圻伯。同治十二年癸酉科拔贡，官江苏知县。
光绪建元乙亥在位万万年。	**钟烈**同治十三年甲戌科□□□榜。授主事，改选江西安仁县知县。	**宋时雍**字谔臣。光绪元年乙亥恩科陈熙绩榜第九十五名。	
乙亥登极恩科，中式一百三十四名。			
丙子中式一百四名。			
己卯			**卫梓材**字雪蕉。光绪五年己卯科副贡，考取教习。
壬午			
乙酉			**劳敬典**字礼舆。光绪年岁贡。
戊子			
己丑今上亲政，大婚礼成。先于戊子十二月初八奉旨特开恩科，恩广三十名，常额一百四名，共中式一百三十四名。又旗籍三名。			**夏向文**字吉士。光绪年岁贡。

丁君松生，熟掌故，勤搜辑，拟作《唐栖选举表》而未遂也。戊子初夏，余就栖溪讲舍之聘，得与王篆云、夏容伯诸君子相过从。容伯出所藏钞本《栖里景物略》见示，于唐栖事实搜采极博，而独无选举。余即于名贤事实中，涉科第者刺取之，积渐成束矣。然其书作于康熙初年，详于前明，而康熙以后无闻焉。迨秋后，容伯复以韩生江所辑《续补志略》见示，钞本三册，蠹简不全，而选举一卷独完善，得之不胜狂喜。然其中讹舛实多，因据为底本，取《杭州府志》，仁和、钱唐《县志》，《湖州府志》，《德清县志》及《杭郡诗辑》原编、续编、三编详加考订补苴，而入国朝者，复折衷于《两浙科名录》，纵横作表十数页，书易稿者再。牵于人事，屡作屡辍。己丑岁首，大雪连日，余以足疾不克出门。爰谢贺客，居斗室中，手录成卷，以视呼卢唱雉者为稍胜耳。录成质之松丈，大慰心愿。并谓余曰：今岁适值恩科，唐栖人士睹斯表也，当必有奋发兴起、思媲前美者，或亦子之志也欤？时光绪十五年己丑正月闻喜宴日，仁和王同谨志。

唐栖界仁和、钱唐、德清、武康，而一水所达远及金陵，故科目中往往有附籍他郡者，不独北闱已也。惟前明科第仅取本传，遗漏实多。本朝科第有本传者十之六七，其无事迹者，即叙其官阶别号，以存大略。而岁贡、拔贡等可纪者不及十之一二，更不免有入此出彼之讹，质之夏君容伯，亦间有补正，而遗漏仍不少也。博雅君子有所见闻，尚补订而是正之。翼日，同伯又志。

唐栖志卷九

人物二·孝友

孝友至性,百行之先。风世厉俗,君子取焉。舆论翕然,到今称美。数百年来,数人而已。志孝友。

明

张舆 字行中;**张辂** 字行素。兄弟皆明经,善诗文,笃于孝友。仁和赵《志》。舆以洪武初,宋学士濂,保举人材,由贤良方正入见,上时事《栖里景物略》称旨,授刑部主事,词翰清丽。《乾隆府志》。行素,两领乡荐,《成化府志》。永乐九年举人,《乾隆府志》引旧《志》。终临淄幕官。兄弟有《联辉集》行世。《成化府志》。世居槎溪,《西湖志余》。洪武初,始迁仁和之塘栖,镇陈墉撰《张淦墓志铭》,曰泉漳白华漾。《栖乘》。按:白华港属唐栖镇,见《山水志》。

丁以彬 字宪中,号庚石。嘉靖丙午中式,不仕,西轩之孙,松坡之子。《栖里景物略》。天性孝友,母吴孺人疾,急刲股作羹。母殁,哀毁特甚。父松坡卒,思念不忘。迫于至性,里人比之丁兰。《栖水文乘》。

沈宗圻 字无畛,朝烨子。天性笃孝。万历癸卯,年十九,举于乡弟十九人。是年朝烨领北闱解,父子同科,乡里美之。癸丑母

吴淑人疾亟，宗圻夫妇侍奉汤药，衣不解带。母殁，哀毁骨立，遘疾而自叹曰："我读书之外无他营，不愧清白子孙，年且三十夭死，天其谓何哉！"弥留时，室张孺人痛哭曰："君幸迟我，我即从君地下矣。"越三日亦卒。夫妇死孝，闻者伤之。《栖水文乘》。

张谟 字思禹，年十六，以父为解白粮役监刑部狱中，谟知，泣走京师，具疏上请乞代父罪。父得释，里人呼为孝子。《栖里景物略》。

范廷辅 字翼之，性至孝，力学。父忆云病笃，廷辅吁天誓告割股疗之，沉疴立起。崇祯庚午中式，任天台县教谕，人以为孝感云。《栖里景物略》。

丁大绶 字步玉，仁和人。五岁丧母，后母郑生子锡，与俱就塾。以弟幼，掖之行，雨则倾其盖以覆弟。及妇卒，悉以所遗簪珥为弟娶。弟病亟，目视两子者再。大绶曰："汝子，吾子也。敢有二视耶！"呼己子与侄俱前，长景仪，次澎，次景鸿，次渫，曰："汝辈当如一父之子。"故景仪兄弟出入起居，无勿同者。《浙江通志》。所著有《家训辑略》行世。《乡贤留祀册》。以子澎贵，封礼部主事。仁和赵《志》。

国朝

沈德延 字长宸，行四，乡里称为孝子。四郎幼孤失学，孝根至性。居市廛业丝粟、酒浆，博升斗，色养以慰母心者数十年。为母请旌建坊，供高僧素慥于天游庵，祝母寿。里人因易天游庵为慈寿庵。又捐赀倡建文昌阁，为一镇锁钥。里中贤士并钦敬之。神祠梵宇、道路桥梁圮废者，靡不助施修举。

徐灏 字勿箴，徐灏后母弟也，世居渌溪。十龄失怙，灏亦蚤世。时值鼎革，贼利其赀，纵火劫掠。勿箴护母弃家避栖里，屡试不售。恐负母教，立愿积功刺铭于臂。术者卜母有厄，乃早夜焚

祷，愿捐己寿以益母年。至期果病，梦神庥而瘥。癸卯领乡荐，遵母训焚券蠲租。母八旬，不忍远离，母敦促乃行，试毕亟返。黄协先饯云："解道季方能色养，趣装归觐不停桡。"母病腰，非人不暖，勿箴捧足侍卧。母殁，苫块棺侧，足不越阈外三载。庚戌捷礼闱，授中翰。时母尚在殡，一获赆赠，即告假归里。冯相国赠宋人句云："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载重如山。"营葬竣，赴都，官至工部郎中。孙德泓，康熙乙未进士，山东日照县知县。

徐漪　字文漪，灏曾孙，文学鉴威子也。天性孝友，训蒙养亲。兄法任厦门千户，迎父往。漪居家，养母尽子职。母病剧，祝天刲股。及殁，哀毁骨立，不食园蔬，采野荠鳢肠作虀而啖，所谓茹荼也。苫卧棺侧，三载如一日。母既殡，犹不内寝，里人呼徐孝子。无何，父殁于闽，兄亦继亡，一侄列行伍。漪闻讣，号痛几绝，力难奔丧，惟设父主，苫块之忱一如母殁。乾隆丙子秋，漪矢誓舍身，以取父兄之骸，乃徒步往负骨归葬。说者谓千里崎岖，虎狼岚瘴，即健儿走卒亦畏是途。而牖下僝躯，竟得直抵厦门，安然而返，非孝感乎？将返，有同乡客闽者，醵金赠归赀。漪曰不孝匍匐，犹难逭罪于万一，敢叨怜惠，以图逸乎？泥首叩却，荷担而行，人愈贤之。归葬大发墩祖茔之侧。

陈君奇　陈天林之子。以乡人贸易丝布为业。天林向以孝称，而君奇更能菽水承欢。父性嗜游，君奇察访佳胜，倩父同志者偕行。出必备饮食，亲侍左右，以伺寒暖饥渴。或事阻不克偕，事竣无论远近，必侍父前，扶掖而归。凡父所喜食物，不计价值以得为幸。巡检司李公馨羡其居贫尽孝，人情所难，诣其庐赠以"慈孝可风"额云。以上节采《栖水文乘》。

姚麟祥　字孔书，号绂斋。仁和诸生。有《鸣鹤轩诗集》。孔

书家栖水，早孤，业竹器以养母。有医者张某至孔书家，见案上有句云“月自梅花背后来”，问知孔书作，大称赏，遂劝习举子业。事母至孝，人称姚孝子。乾隆乙酉解元陆飞，其弟子也。《筱饮斋集》中有《孝子诗·序》述极详。《杭郡诗辑》。孝子姚姓，名麟祥。娶德清沈氏女，生三子。次最慧，为其族人某后，先后俱殁，竟无嗣。惧实行之就湮，乃为诗，冀采风者录焉：孝子生早孤，辛苦甘寒饥。晨昏无以养，莫慰母氏衰。有仆业竹器，负贩相与为。不惜市侩伍，岂虑世泽微。梅花出秀句，惊叹逢张医。始补弟子员，阿母顾谓儿：“儿相宁富贵，儿命实数奇。一衿可终身，慎勿妄有冀。”再拜告阿母，儿惟耽文辞。穷居亦所忻，讲划为经师。母年至八十，孝子已白髭。母身无苦患，双颊比凝脂。老妻侔德曜，力作奉孀慈。屋后有废壤，翻土芟蒿藜。莳蔬佐菽旨，瓜芋大且肥。娇儿好眉眼，十岁吐珠玑。日读三百行，喜甚甘含饴。阿母或上堂，孝子走相依。柔声呼阿母，以颊熨母颐。母手抚儿顶，欹侧为儿嬉。庭前红蔷薇，绿蔓穿疏篱。牵衣坐花底，为母哦新词。春秋感节序，母心或不怡。妇时侍中闺，视色亲扶持。嬲姑行后圃，塘西语，为缠绕不休曰“嬲”。百诱冀一欺。抱颈负姑走，姑语妇勿痴。嗔呼故相恼，儿前叱其妻。老姑忽破颜，妇乃笑不支。一朝痛母殁，夫妇为儿啼。乡里为罢社，弟子为废诗。孝子必有后，淹没竟若斯。行孝岂在报，锡祚理亦宜。我诗不忍详，歌之有余悲。《筱饮斋稿》。

王同曰：孝友义行，其人不出里闾，其事不越乡党。非若历仕宦工文章者，有著作记序可采也。故大半本《栖乘》而删节之。

唐栖志卷十

人物三·义行

世之拥厚赀为子孙千百世计者，何转瞬而皆空也。则何如行一二善事，乡里称道不衰，而子若孙衣德食报无穷焉。以彼易此，吾必有以处之矣。志义行。

明

夏诚 字与诚，号园趣，其先鄞人。幼孤，克自立。年二十八，始读书。《武林耆旧录·小传》由慈溪迁仁和，《万历杭州府志·夏时正传》。居三峰山。王鏊撰《夏时正墓志铭》。里人陈孟熙雍与为莫逆交，喜蓄法书名画及古彝鼎。《仁和县志·陈雍传》。性严毅勤俭，喜施予。昏嫁族中孤子女，殓葬亲友之贫者。岁歉，罄所积，贷与人无责偿。复值大祲，米踊贵，饿殍盈途。计家有余米千石，叹曰："忍一家独饱哉！即千金有尽，何如树义。"乃尽出助振。部使者以闻。正统七年，赐玺书羊酒，复其家，仍敕有司树门以表之。又时为人排难解纷，至活人于濒死，而人不知，亦不求人知。湖州市居人自其先已冒官河禁，传子若孙无觉者。陈之官，将悉逮。理之以一言释千百家之难。且善决断，凡古今兴亡得失事，剖论每出新意。于当世

务，逆料成败得丧，告人预防之。或言之官，张驰之信义行于乡里。咸以司直称焉。晚益积书教子，《耆旧录》。撰《农舍祀先录》。桐庐姚夔书后，武康沈彬订正疏叙。《艺文志》。杂诗文曰《园趣存稿》。《夏氏家乘》。与同时处士项伯藏、陈士宁、马叔良、祝彦广及僧昙缵、古需皆年七十，作会赋诗，名曰“会文社”。寿七十有九，《耆旧录》。卒葬三峰山东山之阳，翰林学士曹鼐撰墓铭。兴化府知府古燕岳正题曰：“尚谊先生之墓。”《成化杭州府志》。以子时正贵，赠刑部郎中。长子中醇亦以义输粟，授冠带。《耆旧录》。

沈璋　字廷器，号存济，仁和塘栖人。生平慷慨好施，丁养浩撰《沈璋传》。自幼淳雅，好力穑，不肯逐时好。长聘塘栖右族徐氏。徐无子，因家焉。常以不逮养亲为恨，旦夕必还家。偕伯叔氏佐食饮，问寒燠，眷眷不忍离去。每得时物，必先以奉亲，或有故未及，不敢尝也。母尝病剧，日侍汤药，必躬亲尝之。每焚香祝天，愿以身代。既又刲股作粥以进。母病良已，乡党以孝称之。父母殁，伯叔氏将召分田宅，力辞不受。人益以义多之。唐栖素号巷市，岁计食货贸迁，无虑数十百万，而他物不与焉。因奋曰：“吾释此将焉所之，顾患弗加之意耳。”于是颜其所居之室曰“勤俭”，日课僮仆，坐列肆视人所弃者，取之；人所取者，与之。操有余以待不足，不数年以财擅一郡。《效唐集·存济沈公墓志铭》。好行其德。正德三年岁大祲，五杭吴王庙僧直役，通里逋粮无措。僧告贷于璋，借米三百余石。里民深感次年力不能偿，庙前钟楼建于里中，议毁变公物以完公负。璋闻止之。《栖水文乘》。庚午岁又大祲，公为粥以食饥者，日数十百人。如是者，凡再阅月，所全活以千百计。《墓志铭》。唐栖为省会巨镇，水势直泻，自宋元以来民居聚散不常。堪舆家谓，宜于镇之东北隅建杰阁以当水之冲。璋即捐赀，就古清流亭旧址，辟基构

材，千佛阁高二十余丈，立殿宇禅堂，郁为丛林。费赀以万计。里中赖以安居。丁养浩撰《传》。他如佛老之宫，津梁之费，缓急有求于公，无不足其欲者。其乐善好施类如此。《墓志铭》。己卯岁大祲，璋煮粥饲饥民越两月，全活无算。又发廪米四千余石，以贷贫者。次年大熟，人俱倍息来偿，坚却之，曰："吾以周贫，非以邀利也，焉用偿？"于是人咸称为孝义沈家。丁养浩撰《传》。生于景泰癸酉二月一日，卒年六十有九。《墓志铭》。以孙修贵，赠广西左布政。《栖里景物略》。子哲，合州司马，丁养浩撰《传》。号霞川。以子修贵，赠广西右布政。修，字巽吾，万历丙子中式，庚辰进士。官至广西左布政使司。《栖里景物略》。

高升　字佚，栖之肆贾也。性倜傥，勇于为义。正德年间，榷役四出，吾镇铺肆牙贩，水陆百物，并议抽分，名曰"落地税"，横征苛敛，商民失业。会世宗御极，恩诏内有革除私抽一款。升毅然白巡按，诉宪司。允其请，一切饬禁。即请太仆邵公锐为之碑铭，以垂不朽。里人至今颂之。

吕塘　字廷润，号一素，系尚本继子。慷慨好义。广济桥向七洞，嘉靖间几裂。议者谓物虚则受攻，基实则永固。兹桥过水之洞七，因多虚，善毁，乃塞其二洞。无何，虚为实。乘中以边掣，而中洞掀走，崩溃在即。塘见之慨谓二子坤与需曰："是桥吾先人两助其役，今须更治，度费约四百金。吾藉成业力，可办也。"遂集工改构，工料经营悉独任。子坤号北野，仕广东布政司都事。需号水山，授鸿胪寺署丞，才名溢海内。按：尚本名皋，邵锐为作《尚本楼记》。需，另有传。

陈鼐　字器之，号一拙，静斋珙之子也。天性孝友、好义，父珙遘瘫痪疾，鼐侍奉汤药饮食，历二十年不少懈。季父瑛蚤世，无出应继

鼐。季母周挈其赀归义子及周氏子。里人有嗾讼者，鼐曰："叔无子祀在我，母不我归者，货贿耳，外物也。以货为人后，非吾心。矧以讼争乎！"人义之。室夏怡静女，怡静室范，不安五子养。养于鼐，甘脆之旨三十年。又经纪夏氏三世丧，不异己生。夏之侄诬鼐私外家赀，陷之讼。鼐叹曰："盈缩分定，即不当饿死，焉往非乐。"乃尽弃其有去。其妻以恚愤卒。鼐终身不续娶。后复勤约，自立祖墓曰"花园坟"，以族散莫展，省人路之。鼐协宗贤者，崇垣懋障，使诸圹无践蹂侵伐之虞。又葬其族之贫乏暴露者，里间宗族无不义之。年近耄，如壮年。有四子言、辛、襄、高，并仁厚。襄子奇，万历武举人。嘉兴备倭游击。奇孙文弢，康熙间任闽左都督骠骑将军。子裔世袭。

张近思　字仁甫，号景星。太学生。仕光禄寺署丞。天性孝友，酷有父风。万历戊申大水，民饥流亡载道，盗贼蜂起，居行患之。近思辄请抚按两台，益兵逻戍舟巡陆营，以时警卫，里井赖安。随设铺糜，平合价，倾万缗佐此大役。有司旌其门，勒石"识德"。比之庚桑，而近思夷然不屑也。生四子，长鸿，举崇祯壬午副榜，仕延年通判。鸿子吉，康熙戊午举人，孙曾，科贡。人才不替，皆积德所致。

宋文炎　本姓卓，原名政卿，字孚民，号太素。例授鸿胪寺鸣赞。性乐施予。万历戊申夏五月大水，禾尽漂没，民饥。文炎见之，首蠲米一百石，薪二万斤，乞太虚、觉庵二上人分局煮糜，以振里中。同志者继之，日食饥民二千余。自冬徂春，赀不能济，文炎复继之，活人甚众。所赞善举，不可缕述。孙彝登，顺治丁亥进士，仕翰林院左春坊，兼侍读。彝子麟异，甲午举人。

王宗武　字少槐。父楷，有智谋，喜谈兵。嘉靖间总制胡宗宪辟参帏幄，平东西倭。多阴德事。宗武性慷慨。万历庚戌岁大祲，

出粟千石，减价发粜。藩臬旌其闾。后屡荒，减价发粜如前。又捐千金修丰乐、太平诸桥。年八十六卒。孙彭字德桢，克承祖德，造义冢普同塔。宗武曾孙芝、瑞，癸卯举人；珊，壬子举人；玺、琰俱贡生，仕学训。按：芝、瑞皆武科。所谓楷者与吕需同时，称为王山人者是也。

国朝

张凤举　字季祥。性慷慨，会鼎革草昧，官舫差船晚泊栖里，倚恃差使，横索夫役物件，拂欲即捆系拷掠无虚日。沿塘居民苦之。凤举愤激首倡，沥陈当事，始获严禁，民赖安戢。时未勒石，故智复萌。顺治十六年间，凤举仍以旧案遍诉大吏，复饬勒碑永禁。一镇感之。后岁久法弛。康熙二十六年问，文学夏雯等复拈呈凤举旧案，诉于当事，重立禁碑。至今里无差累。凤举子旃，拔贡生。孙应、烈，雍正癸卯举人；琨，岁贡生。

孟之鲁　字平甫。豪侠尚义。故明陈守清墓，旧在北圣堂阶除。顺治初有僧普福见之，愍其秽亵，告里中，拟迁之。之鲁慨然捐赀，改葬于北圣堂后，重树墓碣。顺治乙酉下更衣令，宜兴诸生潘与范仍蓄发，为营兵殴掠，潘愤而死。妻周欲身殉不得。至丙戌，匿尼庵中。营兵觑之，语谑甚。周投缳死。里人怵兵横，莫敢言之。鲁愤极，檄栖上士绅，呈告当事。当事表周额曰“不愧妇道”，执营兵正法焉。

卓麟异　字子孟。顺治甲午举北闱。资性孝友，好行其德。一方缓急，无不周旋。修广济桥，独任六百金。顺治丙申岁饥，发粟千余石振济，活人无算。修建资庆院、大善寺、圣帝殿、清流寺及道路桥梁，动以百金者，莫得而数。麟异之后嗣蕃衍，世泽绵长，由兹培植焉。

范秉仁　字昭彝。慷慨好义，周恤贫窭。康熙间长桥利济侯祠毁，秉仁独力重建。康熙四十年间，广仁义冢土垣倾圮，无主败榇，每遭犬豕噬啮。秉仁恻然，首捐百金，转乞同志，助赀鸠工，周以砖墙，址以巨石，覆以瓦檐，至今完好，无不称范翁为一乡善士云。

张琪　字国璠。幼耕读。以性豪义，家中落然。里有不平事，弗顾利害辄挺身。分理南北关榷税者，倚势苛索栖民，不逞者串为奸。凡起造木料，及山乡砍用竹木不应税者，辄称漏税，婪诈百出，民苦无申。康熙三十五年间，琪愤呈于郡，立蠲诸弊，树碑永禁。民害顿除。栖里分府署址，康熙五十六年间，为德邑蔡旭占佃发石砍树以为利。里人惮旭宦势，束手眙视，不敢言。琪历陈上台巡抚朱公轼，断地还公，罪侵占者。一镇义之。

钱麟徵　字桂卿。性朴心慈。室吴孺人，夫妇好善。童稚咸知家训，以克己济人为本，诸子遵行。子廷琏，字殷尚，号阎庭。乾隆辛未岁饥，廷琏首倡平粜，富室效之。邑令旌以额。有以善举募者，靡不应。大善寺、浮梁殿、大圆庵输赀尤广。创建留婴所。故一方神祠梵宇，无不有廷琏名。而四方士庶、缁流，靡不慕廷琏善。

宋大忠　字承谟。性爽直。贫不苟得，勇于为善。千佛阁毁，里人因循无首事者。大忠疾呼曰："阁为栖镇屏障，何可一日无此?"身先倡募，士庶响应，巍然杰阁，不日而就。修建桥路、寺观，振恤饥寒，事事赞成，倡施棺会，久行不替。嗣兆瑛辈，仰承父志。大忠享年八十九。孙文耀，乾隆丙辰举人；曾孙济济，并列胶庠。

姚彭年　字以介，号两峰。太学生。早孤，事母孝。康熙五十九年为母张孺人请旌建坊。四十七年，岁大祲。次年流亡载道。彭年悯之，鬻产购米，振糜于清流寺。力不继，偕诸同志金柱、陈宾

夏、宋大忠等及寺僧元植遍募栖里，共得米三百余石，薪若干。四月朔起，凡七十余日。彭年昼夜董率，活人无算，施药舍槥，周恤贫民不可胜数。里人感叹。子弘基、弘燮，孙枝，森森已俱列青衿矣。邵嘉客赠诗曰："满目啼号放粥时，三村五落叹来迟。盲聋接踵投荒寺，盘蹯联翩仆石墀。糜未沾牙神跃脏，谷能回死健生脾。善根宿种施逾广，不计阴功宜报奇。"

马梅岩　伍林村人。业医，性慷慨。乾隆初，仁邑吏陆汉良者，办海塘需石灰，陆假此领帑，创窑于伍林汛侧为己利。斯地为镇来脉，镇人虑之，徒议论而已。梅岩曰："栖有半万烟户，身家所关。知其不利，又肭缩不言，吾有祖墓在兹，亦似里人哉！"控于郡吏，相从者惟诸生孟又武及马族数人。然陆有负嵎势，且善贿，相从者亦瓦解。独梅岩不为势利所移，叠叩抚军，饬令即毁。一镇感之。以上节采《栖水文乘》。

徐泰　字阶平，仁和人，家塘栖。习刑名家言，就府幕者数十年。巡抚晏端书知湖州时雅重之。尝岁暮自湖郡归，道出凌波塘，夜闻桑林中哭甚悲。泊舟问之，则以负势家金，鬻妻以偿。娶者至，方相持哭。泰悯之，倾橐中金以还娶者，不足，呼里正，将持书至郡贷以偿。里正逡巡未即去。泰疑之，里正曰："负责者无妇而有妇矣，娶者将有妇而无妇，奈何？小人有女愿婿之，使两家各得妇，而公之义无所歉，不亦可乎？"泰喜，遽趣成之。在保定时，有富人子坐杀人当抵。夤夜馈金万，乞贷其死，泰峻却之。秀水无赖子素无行，令拘之将置之死，而律无死法，力争之。令意解，得不死。德清朱观光、归安孙学澂《记徐先生轶事》。

夏之城　字超墅，仁和人。候选国子监典簿。以亲老家计日落，贸易于吴。往来三十年，家以兴。先是五世同居，群从子侄数

十,而眷口愈众。所居隘,咸议分析,城尽以赀财旧业让之,别营数椽以居。先代有不知其墓者,遍寻得之,岁率族人祭扫。族之贫者,皆予以生业,不令失所字。幼必先授之读养,孀终身必丐当事旌表。庚申之乱,避地清溪。时釜米值万钱,依之者十余家。有告急者,量米助之。故人阮某夫妇殁,殡之家且为卜地以葬。某遇贼亡,其子率家人相投,亟授之居。一日避寇,遇乡人男女五,欲济无舟,立舍己舟与之,卒得他舟以免。有旧家女二,没为婢,集赀赎之归,及笄择婿字焉。某负千余金,反讼之,官置不问,讼亦寝息。晚以山水诗酒为乐,寿七十一。《杭州府志》。

王同曰:超墅先生,唐栖之隐君子也。其子容伯,名同声,与予友。尝予语曰:先生殁于光绪甲申八月十六日,前一日自撰挽联云:"七十余年,脚插红尘,身世历诸艰,撒手长辞吾事毕;八月既望,魂归碧落,死生知有数,遗言惟嘱汝曹遵。"娶同里毕氏,事姑以孝闻。继娶钱唐程氏,名采芝,刲肱疗父疾,以孝女旌。子四:同声,邑诸生;同文,贡生;同镳,从九品,殉庚申难,得恤云骑尉;同伦,监生。孙七人。晚号寄龛。著有《超山别墅草》,卒葬马鞍山南麓。德清俞曲园书碣,瑞安黄体芳题墓门,曰"高士衣冠"。

唐栖志卷十一

人物四·耆旧上

我思古人文章气节，淹没不传，是谁之责！时维两朝，地只卅里，搜采得此，亦云夥矣。强称备格，意无取焉。不分出处，愿续陈编。志耆旧。唐栖有《耆旧录》一书，已佚。今仍之。

元

陈伯通 《家乘》作仲通。字汝明，钱塘人。七世祖、太学生圣道，系出文惠公后，世家阆中。建炎初，扈从高宗南渡，始居钱塘西溪里，因世为钱塘人。大父仲谋公，为福王与芮长史。王有别业在塘西，今大桥之南，所谓庄基者是也。地与西溪接壤。公自少丧父，从大父往还读书其间，因与里中诸贤士相交。有卓叟者，故任侠士。有爱女，择配多不许。一见公魁梧绝伦，议论飙发，大喜曰："是真佳婿。即不藉有家世，亦成名士，况为长史公孙耶?"遂以女女公，装送甚盛。而妻亦约简不事华饰。长史公喜过望，公益自读书不辍。愤时事艰难，与名辈讲求经济之业，期有济当世。声名藉甚，咸以管葛目之。会元人南下，临安不守，福王随之北去，长史公

年亦老矣，躬耕自晦。公怃然曰："吾不幸恃鞠于祖，又适丁国难。吾当善养祖，志岂能复为世用哉？"乃专以蓺谷种桑、布衣疏食、节俭劳苦为事。诸向所与为交好者，尽谢之勿见。盖示以时代既易，此身不可有为也。久之以赀雄一乡。仲谋公既没，追思少年游处，复自西溪迁于塘西，见福王故业为豪富所有，不觉黍离之感生焉。遂请于官，以赀佃而居之。然已仅得王花园地数十亩，余皆不可得矣。至今二百年后，宋代之遗迹，土人犹得识之，皆公之所留也。公既老，益自绝意声利。陶然自放琴书诗酒，日与高人野老笑乐自娱。年八十余卒，子五人。邵锐撰。

按：唐栖漕河未开时，地广人稀，僻壤也。明以前，传人绝少。陈公于元初迁唐栖，至今花园陈氏为大族。公虽大成就，然明大义如此，不可谓非福邸之功臣也。故取邵公《记》，以冠名贤之首。

明

陆秉中　字孟言，仁和人。世居独山。《武林文献》。祖，元宣政同知，《栖水文乘》。字谷营。退老于家，依山构屋，花木环绕。兵燹后靡遗，独老梅数十百本在。秉中遂筑室，隐居其中。《武林文献》。性不喜浮靡，端凝雅素，有儒者风。张辂《万玉轩记》自言梅有处士之操，君子之德，君子比德于玉，《武林文献》。故名其室曰"万玉轩"。与弟孟恭、友陈士宁，徜徉其间，以行其志。《栖水文乘》。

姜福四　五林人。博稽经史，善吟咏，工草书。洪武初，以同邑王轸荐，征为刑部主事，辞不就，遂屏迹。士大夫多诗章赠之。杨巩云："明时不受荐，甘分老烟霞。"又车昭云："行藏有道传家久，征召辞归动世夸。"今家于青坡者，是其裔。康熙《德清县志》。按：五林、青坡，皆唐栖境。而《德清志》并以唐栖为村，故志之。

郁鲁珍　仁和人。洪武中，以辟举《西湖游览志余》官陕西。被罪，

退居独山村中，不复入城市。然竟以《松石轩诗卷》被累，瞿存斋《归田诗话》。逮死狱中。时瞿宗吉有《元宵诗》一联云："三市灯花依旧好，一天明月为谁圆。"鲁珍和云："夜灯闲论谁家好，春月初看此度圆。"为众推许。《西湖游览志余》。

平显　字仲微，仁和人。博学多闻，风流蕴藉。诗文皆有典则，书法深稳可尚。洪武间，应孝悌力田，《两浙名贤录》。官广西藤县令。《厉樊榭山房集》。诗注癖嗜松，老益不懈。自藤筮仕庭，有稚松百本，日哦其间，倍壅沃灌，爱护殊至。凡省耕问俗，往来道途，见有森然而株、蓊然而阴；或孤根拔石，楞枝偃盖，黛色飙音者，虽岩崖崎岭，涧壑幽深，未尝不停舆驻辔，砭碱心目而后舍。《松隐记》。寻降主簿，谪戍云南。显溯长江，经洞庭，道夜郎，其为歌诗，怪变豪放，得远游之助。《名贤录》。居渠滥川，又多万松，时纵游览。壤接漏天，夏秋霖霪，织薄曲为巢听雨。自号松雨老人。《松隐记》。西平侯沐英请于朝，除伍籍，为塾宾。《名贤录》。西席故居，在北关外之横里，地有仲墅洛山，水名"十二里漾"。《松雨轩集》中有句云："万顷水云横里北，百年丘陇洛山阳。"又云："藉花官漾十二里，桑荫邻村数百家。"又云："水竹空思仲墅村。"《樊榭山房集》诗注。逮东归，永乐丙戌始抵仲墅，居水竹旧居。《松隐记》。著《松雨轩集》。《祖砚堂集》诗注。墓在洛山紫婆岭。《栖水文乘》。

周义　号素怀，仁和人。家于西里之北三分桥内。正统戊午中式。《栖里景物略》。己未进士，授工部主事。辛酉兼管器皿厂事。明年告病归。丙寅，补屯田主政。十四年秋，上从中贵王振议，挟上亲师北征，擢义兵部车驾司。义伏阙切谏不从，随驾北狩。师陷土木，君臣溃散，军律失伦，奔窜纷纷。有劝义亡匿者，义曰："君臣大义，名节关头，正在今日。可贪生而图幸免乎！"毅然不行，为虏

所困，三日不食死之。《栖水文乘》。家人俟夜静，窃负尸归，葬于里之西仁里中游平桥东。《栖里景物略》。英庙复位，大学生李贤奏，论随驾死节功臣，诏赠吏部文选司中议大夫，从祀庙廷二年。诏没于王事者，并予祭葬。子式文，成化辛卯举人、太原知府。式文子正元，正德庚午副榜，桂林府同知。《栖水文乘》。

王同曰：土木之变，文选司周殉国。《明史》无闻焉，失记也。而《杭州府志》及《仁和县志》均无传，幸有私记，不至泯没。可勿志哉！

夏时正　字季爵，家世慈溪。至其父，始迁仁和。时正生而颖秀，登正统乙丑进士，授刑部主事转郎中。万历《杭州府志》。景泰六年，以郎中录囚福建，出死罪六十余人。中有减死诏充所在滨海卫军者。时正虑其入海岛为变，转发之山东，然后以闻，因言：凡福建减死囚，俱宜戍之北方。法司是其言，而请治违诏罪。帝特宥之。时正又言：通番及劫盗诸狱以待会谳，淹留时月，囚多瘐死，请令所司断决。诏从之，且推行之天下。天顺初，擢大理寺丞。久之，以便养，迁南京大理寺少卿。成化五年，迁本寺卿。《明史·本传》。七年，岁大祲，命大臣分道巡视。杨守址撰《夏公神道碑》。时正得江西，至则兴废劝振。万历《杭州府志》。济饥民二十三万户。裁省诸司冗滥力役数万人，罢黜不职庶官二百人。所至命有司兴学劝士，条析兵民利弊而兴革之，远近悦服。长河洞流民啸聚，亲临其境，谕以祸福，民感泣罗拜，境内帖然。南昌城章江门外，每岁夏秋之际，江水挟风涛为患，啮城址，浸淫民居。召监司计帑羡，分遣官属修城垒，增筑濒江之堤，及丰城诸县陂岸，皆江西百世之利也。《夏公神道碑》。尝上奏，不具赍奏人姓名，吏科论其简恣。帝宥其罪，录弹章示之，遂乞归。《明史·本传》。至杭后，隐居镇之西南山，即三峰山，俗称西南山。

僦室以居泊如也。《栖水文乘》。布政司张瓒《神道碑》作张赞为筑西湖书院居之。《明史·本传》。于孤山营巢居阁。《栖水文乘》。久之，书院火，归慈溪。弘治十二年，布政司杨峻迎还杭舍于归锦坊，日著书属文。《夏公神道碑》。时正雅好学。《明史·本传》。为人刚正负气，官至九列，而生计萧然，流寓不常。工笔札，喜吟咏，所著有《留余稿》。万历《杭州府志》。晚号留余道人。《栖水文乘》。有《太常志》、《三礼仪略举要》各十卷，《杭州府志》六十三卷，《禹贡详节》一卷，万历《杭州府志》。《深衣考》一卷，《留余稿》四十卷，《瀛屿稿》、《梅花咏》、《春秋辨义》若干卷。《栖水文乘》。叶文庄独雅爱其为文，以为如春蚕簇茧，秋鹤引吭云。《万历杭州府志》。家食三十年，《明史·本传》。年八十八，卒于杭垣归锦坊新舍。《栖水文乘》。父诚，详《义行传》。

王同曰：《府志》夏公家世慈溪，于杭于三峰山流寓耳。然《府志》云其父迁仁和，则居仁和矣。赠刑部郎中夏诚墓，在三峰山，公故隐居于此，以庐墓也。又按：叶文庄者，昆山叶盛，与季爵同年，尝题其文稿。

沈文炳　字用明，号东园。先世钱塘。曾大父彦常，赘丁氏，遂为仁和人。祖父大广、父元吉，三世皆不仕。东园生而形神秀异。少长，岐嶷庄重，读书日数十百言。读《周易》日一过，旁及有《诗》、《书》、《左传》、百家之学。久之，入郡庠。议论驰骋，视科举若不足为，谓功名可以立就。既而学日富，年日大，造物日舛。比岁落解者且十余，而颠毛种种矣。正德乙亥，年五十九，贡春官试大廷，授繁昌司训。明年携室以行。年六十二，卒于公寓，葬超山。东园处己谦以和，与人情以恕。其居家，父母安其孝，兄弟信其友。其居乡，老者服其谊，少者怀其恩。其游学以至入仕，所交际贵贱贤不肖，无虑数千百人。虽志操行能不同，而皆爱慕欢如也。故自结发至于耆艾，未尝有违言及于人。人亦无以横逆加子。男一：天

禄。恂恂信实，精通轩岐之术。孙二：致中、致和。公无传，节录丁西轩所撰《墓志铭》为公传。

沈处士贞 字长吉，号竹南。其先钱塘人。祖彦良赘丁氏，父以常遂留家泉漳。竹南读书通史传百家言。壮益博学，不逐时好。见科举文体卑弱，辄弃去弗顾。曰："吾不为是也。"以父命迁于祖居之南，环居植巨竹，因自号竹南。父以常向留伯兄元吉所，日一再往问寒燠，或留身以待。事元吉，执弟礼甚恭。凡田庐仆妾，亦惟元吉是制，不敢校，宗党重焉。弘治己酉，新居火，时何孺人适在殡。暮夜仓卒，抚柩大恸曰：天乎！宁爇我，毋毁我母柩。火及身不避去。既而举室荡然，惟孺人骸骨得无恙。人以为孝感所致。岁丁巳九月疾卒，年五十七。葬超山之阴。子一：文耀。孙三：天秩、天叙、天宇。节丁养浩撰《墓志》。

王同曰：司训之博学，处士之孝友，一乡善士也。以丁西轩有墓志，而今得书之。泉漳沈氏，或肇此欤。书缺有间，不可考矣。

丁养浩 字师孟，号集义，西轩其别号也。《栖水文乘》。洪武初，丁友直公徙居漳溪，距唐栖东南十里，又曰漳里。至丁乐善公筑室丁山，负山临湖，为读书所，于漳里别筑新第。迨西轩生，人见其修长英伟，迥出众人，因呼其地为大人里。《栖里景物略》。成化十三年丁酉亚魁，二十三年丁未会魁。仁和《赵志·选举》。累官四川按察司副使。时有垫江富民杀人，绐孤侄使冒罪，贿成其狱。养浩廉知其冤，竟反坐。转广东右参政，时河源程乡贼蜂起，养浩募人守要害，使不得逞。遣兵以次擒剿，四境底宁。历升云南左布政致仕。仁和《赵志》。年六十九，与郡人复斋孙公、素轩陈公、竹轩毛公、慕庭邵公、素庵张公、直庵沈公、直斋董公、学稼费公、西湖居士邓公等二十九人，先后得请归者，其结为归田乐会，每月一会。主会者以齿

周而始复。但遇良辰美景、湖山名胜，靡不游览。游必纪之以诗，此唱彼和，琳璆锵然。一时人物之盛，莫不叹羡。《归田乐会序》。所著有《效唐集》、《西轩类稿》。《栖里景物略》。平生刚介不阿，在言路有蹇蹇誉。事母孝，历官三十年，妻子恒留事母，而以一仆自随。父丁宁，字耕乐，以子贵赠副都御史。《栖里景物略》。兄养蒙、养正，弟养晦、养素。《效唐集》。子之乔，字松坡，《栖里景物略》。生而目如龟，鼻如象，颜墨如黑玉，头秃如古罗汉。性喜山水，手植松百万株。超山数十里，苍烟翠雪中，咸知有松坡隐君子结庐海云洞口，曰松坡小隐人，相传为黑龙王化身。丁悦《超山龙洞记》。孙曰以彬，字庚石，嘉靖丙午举人。《栖里景物略》。中应天榜，《仁和志·选举》。亦不仕。曾孙守臣，字念石，嘉靖辛酉《栖里景物略》中顺天榜，长垣教谕。《仁和志·选举》。守臣子周，字梅汀，《栖里景物略》。万历壬午举人，奉新县知县。周子汝冯，仁和《赵志》。字季渊，《栖里景物略》。恩贡生，有《转境编》行世。汝冯子宏郡，庠生，有逸才。仁和《赵志》。

王同曰：融而为川，结而为山，蔚为人材，于是乎有人杰地灵之说。吾观于前漳丁氏，而益信矣。西轩公致仕归，子松坡于超山摸石池侧石壁，镂公像及己像与沈望云像，颜曰："青霞洞天。"逡复开新河以通墓道。此山此水，视为吾家园林，以眡巨室之叠石浚池，小则一坯，大亦不过数亩者，为何如哉！

邵锐　字思抑，仁和县人。万历《杭州府志》。号端峰，别号半溪，居唐栖里之北，仁寿桥之西。《栖里景物略》。学本六经，文思沉郁。正德戊辰，举礼部第一。万历《杭州府志》。时逆瑾虐焰方炽，同年多往请谒。锐毅然却之曰："可使天下后世谓进士谒中要自锐始耶？"及吕仲本为状元，亦不往，舆论并高之。《玉堂丛语》。改翰林院庶吉士。瑾方擅政，焦芳、刘字深相结。芳子黄中，字子仁，皆改吉士。未几传旨，

俱授编修。锐以甲第列于仁上，亦并授焉。耻与为列，方具疏辞免。会伯兄钦至，以危言沮之，曰：以会元而得史职，亦常分耳。公议自在，于汝何尤。寻以父丧守制归。瑾败，诏革传奉官亦并及之。言者以非其罪。服阕，改宁国推官，擢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转礼部员外郎，因病在告。庚辰起，为江西督学佥事，进福建副使，仍董学政。锐温良乐易，雅志作人。两为学使，皆以变化士习为先，取人必先行谊。多士尊信，其教翕然向风。历湖广参政，河南按察使，广东、山东左右布政使，所至咸有惠政。终太仆寺卿。嘉靖甲午十二月，以病乞归，卒年五十四，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康僖。锐为人谦冲不伐，忠信直谅，笃孝于亲，姻睦宗党，不为皎皎之行而伦谊克敦。其学无所不窥。与昆山魏校相友善，贻书往复，皆圣学精微，时政机要，不及时俗语。内行淳备，耻于近名，天下以为真道学云。没之日，笥无数金，田仅百亩。身后之泽，谆谆语其子勿请乞也。人益高之。万历《杭州府志》。时朝论以为清官，配享于杭城忠清里之扬清祠。《栖水文乘》。文集有《端峰存稿》。侄德夫，字北渊，正德己卯中式，仕至南昌府通判。有端峰遗行。兄纲，以子德夫贵，封赠。子守俭，以父荫都督府经历。侄守先，以伯父锐荫，入国子监。《栖里景物略》。

陈善曰：康僖醇和俭朴，有素丝羔羊之风。其检身立政，暗然自修，不骛华竞。然卒以令名终焉。语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康僖之谓乎？骆两溪《文集》曰：端峰邵公，常以书遗其从子，曰：如其时命不利人，便当以沟壑为心。余夙贫，得此语为良药，服之数年，于兹受益多矣。

沈良　字维良，号方溪。其先渌溪人。父璋，号存济，赘唐栖徐氏，家唐栖。方溪少闲雅，涓志高尚，补郡弟子员。敦敕躬行，慷

慨慕节士风。然平居于于，虽卞急者与之俱，辄心化倾接。穷士缓急称贷，善处丰饶。尝市丝误溢百金，白还其羡。有窃者伏中门，门者得之。公惊曰："此市儿也。"遽释之，戒勿言。人有过恶，每掩覆之。远近无不慕沈公贤，称曰厚德士。节蔡汝楠撰《方溪墓志铭》。父存济，详《义行传》

徐州　字牧之，仁和陆郭里即落瓜里人。父凤，号友筠；母俞氏。牧之少警敏。十五补郡诸生，例贡人太学，屡试不第。始叹曰："吾亲垂老，愿归而善养老亲。"遂归筑临溪舍，奉友筠公徜徉其间。居尝慕文正义田故事，周恤振贷。乡族歌舞其德者，甚众。兄郡，号见川，嫡母何出。嘉靖甲午，领乡荐。子一：行可，太学生。孙男六：长光宇、次光寔。节蔡汝楠撰《徐牧之墓志铭》。按铭文曰：子名行可，似为荆石先生。然孙男六，而列名者，只光宇、光寔二人。何以无彦登名也？年远阙不可考矣。惟《栖里志·选举》引《邑志》，以徐州为湖广中式嘉靖甲午科者，为徐君见川之兄。得此墓志，可证其误。果系兄弟联辉，岂有墓志而略之。况明明曰屡试不第乎！《邑志》所云徐州，盖别一人也。墓志全文，详《冢墓》。

石韫玉　字上珍，栖里旧族。饶于赀。少病目，废书，无志仕进。性浑朴，不言人过。惟嗜酒爱花。石集里中善饮者十数辈，结酒徒，列炬飞觞，必以鸡鸣为节。人以石鸡啼称之。有《石鸡啼传》。晚岁家中落，杜门不交一人，自号郏上朽人。终身隐于花酒，有晋人风味。

杜处士乾　世居塘西里。以父奎墓在皋亭，故号怀南。少时，挟诸少年，章台曲瓦佐佑以狎。既壮，弄裘马搏觝，博塞骛玩以侠。稍长服贾，弗善窥盈缩乾没以乏。迨老，力稼穑，娱芳卉，与乡闾戚谊，盘桓杯酒，笑傲以洽。处士履措，向不落莫人后。里之南水中

有洲，谓远市，则去阛阓不数武；谓迩市，则氛嚣邈然。处士乐兹清嘉，辟榛秽，创室庐，植柳竹，别作隔世境界。处士卒，洲归卓外史。外史不忍死处士，思尸祝之。绘图灼芗，俾处士之名与洲俱存，名洲曰“芳杜”。辟未辟、创未创、植未植，晃朗豁达，嵬邃敞密，郁丽翠蓊。惟时地灵阐秀，人文斗奇，兹洲与处士益光矣。处士之配周，周之母邵，邵之弟康僖公，邵为余伯母。余孩提时，公之配恒持抱余，故余称处士为姊丈。处士有二女：一适胡，一适周。适胡者，生子心，得中乙丑进士。进士之胤，康外史之甥也。赞曰：人以地胜，地以人显。兹洲以外史，氏景焕萃，山川相映发，处士缘兹洲声称不泯。永永百世，地以人显，人以地胜欤。天壤间，沕穆寻轧名实因著者，固如是。嘉靖乙丑冬日，吕需撰。

王同曰：村名伍林句垒，桥则平章月波，地以人传。芳杜洲亦犹是也。以水山翁文，作杜处士传，可不朽矣。

马三才　字思参，号松里，仁和人。《武林耆旧录》。明初，徙湖州之德清。祖景暹，父珑，由德清复徙仁和籍。李攀龙撰《封御史马公神道碑》。居伍林村下塘寨之北。《栖水文乘》。母张孺人梦星入怀而生。嘉靖癸卯，举于乡。丁未成进士，改翰林庶吉士。己酉，授山东道监察御史。庚戌，出按山东，清理军政，厘剔痼弊，军民德之。壬子，再按真顺等郡县。值岁大祲，请发帑振济，减粮税，缓征输，改折马价，免新征耔粒。漳、卫二河决，伤民田庐，疏请开浚，民以安。冀州僧通□叛，三才访获，潜销巨患。时矿徒王五儿等啸聚流劫，亟会抚院抚剿并行，刻期歼灭。甲寅，督学京畿。三才感殊选，奋发图报。重经术，端文体，诸士向风。有臬司某素干清议，因联姻分宜，莫敢指摘。三才廉其状，专疏劾罢，分宜嗛之，《栖水文乘》。几蹈不测。毛稚黄《松里诗序》。世庙嘉其绩，屡赐白金文绮。戊午，拜太仆

少卿，巡行郡邑。兴革事宜，无不修举。《栖水文乘》。由太仆历南京通政，外谪由疏劾分宜肘掖姻。茅坤撰《松里马高士墓表》。庚申，丁母忧后，不出仕，《栖水文乘》。绝与世不相闻。数与山人沈仕、李奎、千户施经及乡大夫高光州冕、沈太常淮、赵溧阳应元、陈鹤庆师，携榼湖山间为社游，分曹赋诗相唱和，不以寒暑风雨间。茅坤撰《松里马高士墓表》。年未五十，即解组优游别业，历官止十三年。毛稚黄《松里诗序》。侍封公惟谨。丙寅，封公没。越十余年，无疾而逝。卒年六十五岁。著有《自由堂稿》、《玉芝楼集》、《三巡奏议》、《鹦栖杂录》、《诗纪》、《经史辨疑》、《春游集》、《秋社稿》、《栖水文乘》。《松里集》行世。《栖里景物略》。子二：应华、应策。《栖水文乘》。

按：马氏祖墓在葛岭。茅坤撰《松里墓表》所云：先世平章公墓，阡之麓者，是也。李攀龙撰《赠御史封公珑神道碑》云：马氏自明初徙德清，至珑复徙仁和。而《府志》及《钱邑志》有登云桥马通政宅，今俗称马衙衙者，是似马氏世居杭，继迁德清，复徙仁和，居城中登云桥矣。然《德清邑志·选举》：嘉靖庚子，科举人马三才注云：十六都人。其《市镇志》云：唐栖市，在县东三十五里。十六都与仁和十一都联境。《乡都志》云：十六都共十一村，曰上初鸣、中初鸣、下初鸣、北杨村、塘栖、塘南、南杨村、五林、青坡、苏家坝、下塘，俱属永和乡。《志》以马三才为十六都人。《栖乘》以为居伍林港。则其居塘栖境也无疑。大抵三才之祖景暹，尚居德清；父珑依外家居唐栖。故三才举于乡时，尚云十六都人。迨贵后移宅钱邑之登云桥，或别业在焉，未可知也。墓依平章祖墓于葛岭。其《松里集》毛序，详《艺文》。李撰《神道碑》及茅撰《墓表》全文，均详《冢墓》。

俞士行　居塘栖之南四五里许繁杨，一作蟠杨村。今野老犹说其

事实焉。《栖里景物略》。号云峰,佚其名。科甲历官,莫可考,士夫称之曰将军,迹其人品,亦武弁中佳士。御倭有绩,吾乡赖之。《栖水文乘》。尝携酒芳杜洲,集文士宴饮,沈太玄、卓明卿等皆有赠诗。《栖里景物略》。为同里马三才所器重。万历初,添设分府碑,题名有俞梅,或是此君。《栖水文乘》。通政马三才,与之书曰:“栖里弹丸地,乃有足下具熊蜚之略,吞吐盖世,亦百年之奇焉。即今时事纷拏,敌氛叵测,举朝欲设坛场,礼大树。吴越顾盼,舍公其谁?标铜柱于海东,勒穹碑于漠北,是所亟亟。七闽偏藩,金中丞安得久借才自私也。不佞局促京尘,拮据漕务,每忆河梁之眷弥深,岭峤之思尚缺。缄题有疏介绍,而千里书贶复至矣。揽以回环,真谊满纸,至所隐心庙社,令人投袂欲起。假令海内忠臣义士,尽复如公,以恩威率军,以沈沉遇敌,文武一心,肝胆在握,何难天下事哉!奈任者率以首尾,谈者工于文员。半属支吾,渐成销铄,可为一再太息耳。初意亦欲执鞭,豪杰遇事图报。而时艰官薄,一切空书。辰下又奉荆南之命。想天厌此迂阔书生,姑以三湘九嶷,供我吟稿。”又送以诗曰:“瓯海烟霞起画楼,将军夙去跨紫骝。运筹未尽封侯略,谁知借寇还远游。淮南开府豫章豪,燕颔曾叨华衮袖。百年敢望国士遇,飞艘千里下秋涛。干橹云横泗水寒,旌旗月落三更晓。丈夫捐躯报知己,况以赐环恩不少。千金结客且将尽,万人学敌欲何为。到日庾楼觞月后,从容帷幄赞雍熙。”沈朝焕《送繁杨俞将军》诗曰:“丈夫七尺宁蓬蒿,撑持宇宙称人豪。众中特起凤凌霄,里儿项领轻鸿毛。俞君少奉一囊粟,从容拔剑夸其曹。十三能赞孙武策,十五能操风胡刀。穿营粤徼破箐筏,扬帆闽海凌波涛。中间更堕污泥滓,剑光埋血丰城里。青天堰坼垂白虹,九阍大叫天为理。揽环结佩相终始,愿持赤肝奉天子。再入夷波射大鱼,百折孤魂一朝

起。功成挂印乞身闲，十征不起高东山。迩来烽急海氛恶，强为苍生一抗颜。束马悬车任时好，黑头未厌功名老。干城在望百不忧，即今廉将谁与俦。凭君扼虎静郊甸，我须射鸭眠沧洲。”卓明卿《送俞将军士行之淮》诗曰：“细柳将军自好文，辕门刁斗静无闻。坐令海上销兵气，会见淮南树鼎勋。偃蹇岩阿谁念我，风流年少独推君。长城久属东南望，杯酒河梁惜别群。”俞士行携酒芳杜洲宴集，卓明卿诗曰：“春半寒犹重，阴霾画不开。故人载酒至，霁色入檐来。枥系将军马，林传处士杯。十年朋旧意，此日醉登台。”

胡心得　号襟寰，康熙《德清县志》。仁和人，附籍德清。《德清县志·选举》。居唐栖之青林村。《栖里景物略》。字元静。生而岐嶷蚤慧，器识沉厚。童稚时，简重寡言。《本传》。髫岁游庠。《栖水文乘》。嘉靖甲子科举人，德清籍乙丑科进士。仁和《赵志·选举》。授□部主事。庚午，出守广川时，巨盗林道干、赖元爵之乱，公以计毙之。从容应接，勘定祸乱，有羊子轻裘缓带风。奏捷叙功，两蒙帑赐。秋典试后，即丁内艰。服阕，补安庆府，循声较著。抚按交荐，观察徽宁。《本传》。嗣奉敕整饬金腾，兵备云南久之。值刘流、商岳风与子曩乌谋不逞，勾引莽酋等内侵，而土司刀落参、刀落奏等阴助贼势，川陕震惊。时已改命东粤，闻之独慨然任曰：“吾宁负东粤玺书，不负金腾父老。”复过滇南，凡八阅月。移镇金腾之冲会，议进攻巢抚之策。未几，破酋穴，悉歼灭之。后诛岳凤父子，而滇南平。征拜都御史。康熙《德清县志》。辛巳，升授广东参藩。杨给谏以滇事疏荐，将赴任岭南。会直指刘九泽为江陵门下士，时江陵新败，因刘及公，公安之不以辨。遂栖迟衡门，为终老计。壬辰，起补闽省参藩。癸巳，转广东按察使。乙未，转广东左辖，卓异茂著《本传》神庙时，荆襄商汉汝南间，饥民流入为盗，亡命者咸集焉。时宰举心得有干能，遂出

抚郧阳。适强宗崇仁、敬义、崇义等萌异志，山贼蚁附者近百万众，窃据汉阳。时抚按正会议间，崇仁突拥众直入省会肆掠，遂剽劫商舡，欲溯流建号留都。心得宵夜移师汉阳，覆其巢。别遣偏师蹑其后。崇仁不敢北上，遂反兵内向，计诛之，功尤伟。康熙《德清县志》。骎骎向用，大展有期。会中蜚语，有调补留都之命。公于楚郧丰功伟绩，视金腾尤较著。方其辖楚也，税使肆虐于域中，播酋跳梁于域外，卒赖公酬给。因之楚水不波，蜀氛立扫，不若镇郧时安定也。《本传》。当蕴侈变起，杀抚臣赵几骧，当时疏报拟之濞乱，奉命征讨，调各省重兵如征宁濠。心得不待奉命，即移师守镇襄阳。移书当局第严防，无过张皇，度敌势不能有为，坐困可擒。及底定，各文武会勘承天，心得曰："天子宗亲首囚，封疆重臣惨毒，义切同仇，情深罪泣。此会当如吊，不当如庆。"遂罢宴饮，禁音乐。又曰："为天下除凶残，不得不讨；为朝廷笃宗谊，不当尽法。自蕴侈巨憝正法外，无求多焉。"又致书两台，此事可名为乱，不可名反。奏当叙事，不当叙功。凡叙疏先请恤死，方为得体。处分确当，保全无既。识者韪之。当巨勋烈烈，未获补爵而代官者至矣。心得欣然就道。《栖水文乘》。归老于田，日与二弟莳花品药，徜徉数十年。一日以痰厥卒。大约德量如王文正，而简重为多；勋名似裴晋公，而渊穆差胜；猷略似杜征南，而风操殊伟。生平不知机械，坦夷率易，直躬而行。当大事筹画，色不沮丧，腹有定谋，功成不居，所为安危倚重者也。《本传》。第生平不附权要。观察徽宁时，张江陵母赴都，道经皖江，独心得筐篚不饰，于是屡用屡斥，不容庙堂，老死林下。《栖水文乘》。生于嘉靖之丁酉，卒于万历之甲寅。《本传》。宅在漳溪南，隔河三里许孤林村。赠君胡凤来，以孙心得贵，赠副都御史；父汝宜，号乐峰，以子贵初赠安庆府知府，再赠副都御史；孙自献，号朴庵，以祖心得

贵，荫詹事府主簿，改宗人府经历。《栖里景物略》。元配博溪王夫人，继配闻夫人，俱有淑德传家乘。公有《郧阳奏疏》若干卷。《本传》。

王同曰：郧阳胡公《本传》，为张半庵所辑。意即在奏议序录中，今其书已佚。公之治行，历楚、滇、闽、粤，至今称之。万历时，方伯丁西轩、御史沈让亭与胡中丞三姓鼎峙，于泉漳称极盛。

沈楠　字汝材，康熙《仁和县志》。号让亭，居仁和之漳溪里。嘉靖丁酉中式。《栖里景物略》。隆庆二年进士，授南昌府推官。《康熙仁和县志》。四年一裘，三日一肉，出入则妇孺咸指曰：清官，清官。黄辉撰《孺慕亭记》。花园乡，故称盗薮，役久无功。楠单骑诣贼，贼皆面缚悔罪，愿归农。楠白于上官，尽解纵之，花园以平。事闻，赐白金文绮。以卓异，入为监察御史。张居正擅权，楠疏劾其党殷正茂冒功不法事。又讥弹时政操切，非所以辅少主。居正衔之。会孛流秦分，占者谓不利于宪使。居正《康熙仁和县志》乃谬推使往，《孺慕亭记》。巡按陕西，又迫其程限，令不得归视母。楠触热投故里，仅一登堂，康熙《仁和县志》。牵母裾，悲不自任。《孺慕亭记》。亟脂车入陕。既至，问民疾苦。康熙《仁和县志》。而秦案山积，常自叹食少事烦，奈诸葛公何。《孺慕亭记》。疏请停延绥入卫公军，减蓟辽苑马牧地，广花马池盐课以佐饷。方条上，方略议行之。康熙《仁和县志》。而其直指秦也限例严，酷暑中南北万里，与日争路。之秦，《孺慕亭记》。而暑疾大作，待命耀州，竟卒。楠性孝友，廉于财，远声利。妻徐氏早夭，不再娶。有弟终身不离析，尽以先世遗构让弟。好奖拔士类，有知人鉴。南昌季试所拔士，如汤显祖、万国钦，皆以文名天下。年仅四十有二。子四人：朝焕，官参议，有能声；朝煜，举万历三十二年进士，至广东按察使，以廉善称，转福建布政司参议，中谗去。孙宗塙，字以冲，举崇祯十六年进士，官行人。康熙《仁和县志》。

钟化民 字维新,《明史·列传》。别号文陆,仁和县人。生时有芝草瑞,梦宋蔡忠惠而诞。万历己卯,举于乡。陈嘉训撰《钟公传》。由府学庚辰进士,《仁和志·选举》。授惠安知县,多异政。《明史·列传》。豪右侵民利、负官租者,必痛绳以法;履亩清丈,豁浮额若十顷;审徭役,减虚丁二万;洛阳桥坏,渡者苦溺。工巨且难,毅然修复之。先期为文告海神,潮不至者五日,人称神明。及更新蔡忠惠襄祠,于座前土中得碑云:"潮百年后,为怪涛所折。继我者,其维新焉。"适与公字合。岁旱,斋戒步祷,甘霖随澍。陈嘉训撰《传》。御史安九域《明史·列传》巡行,所在告歉。入惠安,则丰穰。迨出境,复苦旱如前。怪征其故,旁邑民俱诵公平日廉明虔祷状。直指大异之,陈嘉训撰《传》。荐于朝。以俸未及期,移知乐平。《明史·列传》。惠人走抚按请留者,以万计不可得。江右乐平,俗故狡悍,号难治。而治状视惠安时,益精核。有数疑狱久不决,片辞折之,皆詹服。他邑冤民,常不远千里,控抚按批乐平钟青天。事无端绪者辄迎刃。乐人汇刻为《洗冤录》。称公为"三不要",谓不要官、不要命、不要钱也。以清廉第一闻,朝廷宴劳,授山西道御史。陈嘉训撰《传》。与同官何卓、王慎德交章请建储不报,出视陕西茶马。言边塞土寒,独畜马为业。今虑其阑出,为厉禁。于是,民间孳息与境内贸易俱废。公私缓急,亦无所资。请听逾境贩鬻,特不得入番中。又曩宁夏乏饷,岁发万金,易米二万七千石。后所司干没滥征之,民请以垦田粟补之,永停征派。俱报可。巡山东。岁旱,《明史·列传》。下车虑重囚,出冤系,祷雨随车。蝗起,吁天以身代,蝗尽随大风入海。陈嘉训撰《传》。请蠲先发后闻,《明史·列传》。寻以执法忤权贵。倪元璐撰《忠惠祠碑》。坐宁夏时取官钱交际,为尚宝丞周宏龠所劾,调行人司正。《明史·列传》。俄迁礼部主客司员外郎。陈嘉训撰《传》。累迁仪制郎中。《明

史·列传》。会三王并建之议起，乃先上书元辅王公，词义严正。后会议朝房，王公犹以从容调停为言。遂裂眦与争，随露章劾之。终寝其议，改议郎。陈嘉训撰《传》。沈王珵尧由支庶嗣，请封其庶子为郡王，化民持不可。帝传谕曰：第予虚名，令藉是婚娶耳。化民奏曰："沈王子与元子孰亲？王子不即封，虑妨婚娶；元子不即立，不虑妨豫教乎！"帝怒，无以难，《明史·列传》。意不测，执政以下皆骇惧。陈嘉训撰《传》。或问后事，化民谈笑自如。《栖水文乘》。赋诗有"五凤楼前堪洒血，莫收吾骨葬江边"句。上旋悟，遂罢前旨，陈嘉训撰《传》。沈议遂寝。化民日夜以国本未定为忧，后渐得要领，数微言以动国戚，国戚为议于贵妃，储位卒定，事颇秘。《栖水文乘》。冢宰孙公丕扬廉知其绪，尝遇而拜曰："真社稷臣也。"陈嘉训撰《传》。寻进光禄丞。二十二年，河南大饥，人相食。命化民兼河南道御史往赈，《明史·列传》。请发帑三十万金，留漕十万石，飞示弛贵粜禁，以集商米，设粥厂，恤贫宗，疗疾疫，归流移，掩遗骼，单骑遍历州县村墟慰问稽核，诸司望风勤事，盗贼闻风屏迹。随地抚驭中州之民，计共活五千四百六十万四千有奇。倪元璐撰《忠惠祠碑》。荒政具举，民大悦。既竣，图以进。帝嘉之，褒谕者再推太常少卿。二十四年，以佥都御史巡抚河南，讨平南阳矿盗。夹河贼啸聚数千人，复督兵破之。时方采矿，抗疏力谏。《明史·列传》。既还镇，病作。卒之日，士民皆哭失声，罢市。《栖水文乘》。化民短小精悍，多智计。《明史·列传》。髫龄受学，志在经济。天文、地理、韬铃诸书，无不熟谙。其学以体仁为宗，而一归之实用。故自县令至中丞，兴除建白，粹然一出于理学。陈嘉训撰《传》。居官勤厉，所至有声。劳瘁卒官，士民相率颂于朝，诏赠右副都御史，赐谥曰"忠惠"。《明史·列传》。著有《读易钞》十四卷、《体仁图说》、《日省录》、《励学编》、《经济日钞》、《庆变录》。《栖水文乘》。令

惠安、乐平，著有《亲民类编》。擢乌台，按秦晋，著有《阅视类编》、《求生录》。倪元璐撰《忠惠祠碑》。万历中，奉旨河南建祠。后因郡人请，建祠西湖之滨跨虹桥左。《西湖志》。祠中随产紫芝，而赐谥适同蔡谥，与始生时之瑞合。陈嘉训撰《传》。

吕需　字时行。年十八，提学副使徐阶试“谈天雕龙论”，奇之，擢第一，入南雍。文好为奇峻，不谐时尚，纵意诗歌，古文下笔立就。工书画。既而博极群书，娴韬略，精数学。揣摩当世事，动若符契。尝游京师，阁臣方有事河套，与总督曾铣议合。铣弃市，需挹郁侘傺以归。胡宗宪总制四省，击倭海上。或以需荐，需且陈方略，宗宪用其谋，卒擒海贼徐、直。或劝需入仕，谒选得鸿胪丞。解组归，日讲求性命之学，与许孚远论辨往复。开讲院于水西，学者争趋之。宗宪既以殄倭功，出需指授。又议罢塘栖筑城，免伤财劳民。乃建德勋书院于栖水之东，以颂需也。晚年家居，游行远近，自制小车乘之，曰安平车。年八十卒。卒时，香风袭人。康熙《仁和县志》。

附录来方炜撰《吕水山翁传》：公讳需，字时行，号水山。其先汴人，随宋跸南徙婺之永康。唐栖，其再徙也。大父尚，本父一素公，代载临德，以耕读起家。兄父坤，号北野，博学端良，文誉宏茂。督学万公潮，参藩吴公廷翰延公为上客，而吕氏之伯仲遂以文章显。公孩时，颖慧警捷，日记千言。稍长，倜傥有大志，习举子业。务奇峻语，善属诗歌，下笔立就，工书画，贯串诸家。放达不羁，志在四方，慨然有古豪举之气。尝游诸名公，箬溪顾公一见，遂小友字之，一庵唐公方讲学苕上，延之上坐，辩难不少屈。先是，佥宪王公惠政得民最深，以忤事罢官。公素仰清誉，扼腕不平。乃怀金赆之王君，以无名辞公曰：“需非私于大人恩泽，在编氓一申葵藿耳。”

年十八，徐文贞公督学两浙试，公“谈天雕龙论”，大奇之，校选第一。屡试不第，引例入南雍。而文贞转擢南司成，相得益欢。第文好简朴，终不遇。遂纵意词章，博精韬略，海内贤士大夫咸以经世之业相咨询。及游京师，谒元辅夏公桂洲，倒屣以迎。适总督曾公石塘出镇三边，议复套内，以其地乃汉唐朔方故郡也。公从中赞襄。持阁议，挟马箠往来宁夏东西间，屡建奇划，逐虏出套，旦暮有封狼居胥意。无何，外有成宁之间谍，内有严分宜之挤排，遂使大功终堕，忠良罹祸。国境沦夷，至今有遗憾焉。幸公善晦，跳不及祸耳。归益演习阴符，揣摩当世事，应若符券。会东南岛夷为难，督抚搜材，觇察沿海防御要汛。有司推毂，公遂跃然揽辔，历览要害，划经略无遗。因修远祖尚父公墓于海岱之间，其气致亦甚豪矣。岁丙辰，文贞公已亚相，梅林胡公总督四镇，击倭海上。虑从中制，冀自结于云间。会语溪吕纳，言悉公与文贞交，梅林因以客礼见公。公故见贵人，生平不作擎曲，简傲放论，胡公深器重之，委心天下事焉。公去都中，胡公以二吏赍书揭以随，北谒文贞于内。握手道欢，略脱礼法。谈笑大廷之侧，旁若无人。二吏窥屏间，汗流浃背。文贞随作报书，遣吏而留公。公又从旁掣文贞笔，作家报。胡公启视，悉二吏对，益奇之。遣介胄之士日侯，不时报入。公归，旋骑具陈所授方略。自是，投分愈深。尝治军桐乡、海盐，旌节道栖上，必造公庐。一切大计，皆密请于公。自大将偏裨以下，指示悉当，卒擒徐明山、汪直二巨寇，四镇始安。公之借箸力也。及文贞秉国时，督抚少松滕公、崌崃张公时邮书问候。公终不往，日与清邑许敬庵、里中胡元敬、卓徵甫辈，举讲会于苕霅间。彬彬郁郁，有廉洛之风焉。文贞谢政，绿野与公对榻联床，朝夕不倦，期以两月一会，会即旬余始返。适当事奉郑新公意，奏文贞公家不法

事，几碎徐氏之族，力笃干划而解。公负绝智，精数学。会城兵民两变，公皆豫指云气，为言戚友。信者如元洲张公、少溪金公、初阳孙公，咸赖以免。又能演木牛流马法，故人竟传其得黄石公书云。居恒好游，不耐家居。遇人乐与周旋，兴尽即去。或脱巾徒跣，不设礼度，虽达官尊人不顾也。遇少年，未尝不以修身勤学为勗。尤喜谈兵，故一时枢管督率诸臣，无不钦迟而乐与之游。南塘戚将军、草堂刘将军，皆师事之，卒藉以立功。至景历医卜之士云集辐辏，皆罗礼之。旁通其术，而亦不敢自号擅场，必让诸专工者。及试问之，即精于其家者不能易也。短小精敏，无书不涉，居然以隆中自期。其墨迹法二王、怀素，擅名于世间。临池作画，情韵欲从纸上跃出。或一菜一果、潜飞小品，宛有生趣，非本色人能及。然亦不轻作。有操金求者，即掷笔弃去。见友人为炭饼者，欲得之养砂，便展卷易之。故有欲得公书绘者，非多方伺其所喜，卒不可得。晚年谆谆诲人孝友。会有伯仲以隙怨质者，公曰：不怨不怒非情也，藏怒宿怨非性也。时共服为至言。尤喜接引后辈，深契胡休复、卓去病两生，著意造就之。其生平学力，必以语胡元敬。迨属纩前三日，尚饭二生于榻前，顾谓元敬曰：有汝在，我放心矣。又自云：少年遇释，悦心大得。其钳锤之力，故历折磨，见纷华皆不为动。栖溪自康僖公锐，以文名世，公才敏过之，而遇不显。然一方风雅，自公启之。其芳称亦继康僖而仅见者。公生于正德甲戌六月三十日丑时，卒于万历癸巳二月日时，享年八十。官鸿胪署丞。原配方氏、继王氏。公无子，以侄苑马、簿锐为嗣。又两继孙维濩、维法，重宗祧也。余伯父梦得公，余父九畹公笔耕松陵三泖间。公命维法笈从其详，盖自吾父得之。但生平著作不留稿，散逸人间，不易搜集矣。从孙昭世日从知交流传僧缁壁舍得其零逸诗文，汇

为小集，譬全豹一斑云。惜其天文、地理、兵刑之学，皆已失传。久而虑其立身之概，或晦敬于公。余为之传。

卓明卿　字徵甫，仁和人。眉目如画。始薄章句，与豪子弟学骑射剑术。已乃折节闭门，博综百氏。所交倾海内豪杰，好称诗。初为国子生，赋《桃溪书屋》诗，声满留都。谒选得光禄署正，好诗弥笃。父艰服阕，补珍羞暑正。《两浙名贤录》。著有《卓徵父正集》、《续集》、《卓氏藻林》。与东海屠赤水，云间王世贞伯仲、周山人□，吴下王伯穀诸子相友善。舍赀造大善寺。栖上古刹诸胜《碑记》，俱出先生手笔。兄文卿，初姓宋，后复本姓。字章甫，号心华。嘉靖辛酉，中式不仕。善青绿山水，极工巧，多摹文氏笔法。《栖里景物略》。

徐彦登　字允贤，号景雍。万历己丑进士第四人，改翰林院庶吉士。出为山东道监察御史，视事西城，威名骤张。无何，奉命按治陕西茶法。甫出关，即上言："关外边备单弱，宜增置壁堡，搜简卒乘。"报可。哱承恩、刘东阳反于宁夏，挟敌为助。当事怵贼焰，欲议抚。彦登不胜愤，遗书言逆贼凭一城，乘衅妄动，所恃敌耳。敌得利辄去，非有纵横之谋。今一狂竖机肉大吏，投书悖慢，可叛可降，权皆在贼。诸公宜灭此朝食，奚事抚为？当是时，贼敌既合，彦登虑诸番或生心骚动，百方慰劳之。益发牧马赴大军，军为之雄。洎贼平，叙功及彦登，固辞避而上书，请上勤政讲学，以为外宁当有内忧。其临大事，善持论引义，慷慨如此。然精疆于职事，无纤巨皆举，其立寺学，志茶马，创义田，皆起坠振废，垂诸经久。时番族有款关求内附者，得旨会勘。诸边将利功赏，争言纳之便，独彦登言：番人好乱易动，叛服无常。苟以服为功，必且以叛为咎，他日谁任之者！卒报罢。既报命，当按吴中，辞以地逼得广西。将发

矣，会有以筐篚事，劾巡抚四川都御史王继光者，语逮彦登。遂谢病归。未数月，暴疾发，卧一日，卒。年四十。著《大雅堂集》行世，跻祀乡贤祠。太史陶望龄撰《传》。建坊于德清长桥，曰“天朝耳目坊”。父行可，号荆石，监例光禄寺署丞。以子彦登贵，赠御史。《栖里景物略》。

王同曰：《德清县志》：彦登，仁和人，附籍德清中。万历十七年己丑进士，焦竑榜。授庶吉士，改御史，差陕西茶马，剔积弊，不苟取与，以廉干称。居家，谈经阐道。卒祀乡贤。盖仁和渌溪人，而籍德清者。虽然，徐御史之贵，荆石先生启之。御史为荆石先生第四子。张半庵曰：徐行可，号荆石，尝居乡。恐子闻见不广，时延四方文人，以资学识。治具宴客无虚日。万历乙酉孟夏，荆石先生大雅堂成，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元州张翰书四韵诗赠之。诗详《园亭》。末句曰：“谁言大雅堂遗佚，会有新恩贲旧庐。”盖景雍先生已露头角矣。自徐御史以后，代有文人，所谓渌溪西徐者是也。

沈朝焕 字伯含，楠之子，仁和人。万历壬辰进士，授工部主事。《杭州府志》。会大内灾，两宫毁。大臣瞑眩无措，朝焕议撤会极门，断火势，火息。上以为能，赐金异数。秋典试山东，所拔皆知名士。当时海内晏嬉，非独人不知兵，即言兵者，骇叱不祥。惟朝焕怵然隐忧。《栖水文乘》。时倭事孔亟，上疏以相机远袭对马，近袭釜山为上策；议和市为下策。而终之以练土著、垦屯田、重武科、用反间。疏入不报。寻命榷关荆南，苛细悉捐，民困大苏。转职方员外，升武选郎中。谢绝权贵，钳勒豪吏，积弊肃清。《仁和县志》。然终虑承平久，文恬武熙，尤宜清查。条上四事：一京营将士宜练；一辽左军饷宜核；一武臣世爵宜叙；一秦晋乱萌宜防。时天子方御北台，读朝焕疏，为中罢。《栖水文乘》。会有锦衣陈某，以戚畹陈乞，欲并

军功橐黄金为寿。朝焕挥去，坚持不可。忽传中旨，陈某准升三级与世爵。时夜半，中官督促取复。朝焕具疏参劾，事遂寝。诸不便之者，中以考功法，调外知靖州。《仁和县志》。靖俗尚巫鬼，朝焕以礼义教化之，期年大治。《栖水文乘》。历升四川按察佥事。《仁和县志》。蜀方治兵，平建猓藩臬员缺，身佩六符，尝督饷务。设五运法，令兵在越嶲者，北就食镇，西南就食冕山。乃大将刘铤受游击戈仁躬贿，别计峨嵋进兵，以挠运议。朝焕镇冕山之饷渐集，复勒回之，取径猡猡，是舍夷取棘也。于是划坚促出师，身督冕山。兵据桐槽要害，大将分兵出略，宁番破昌木地等营，猓始息鼠遁。然军中犹持雕剿之说，朝焕曰：兵在安民。今第镇兵清屯额，划疆而郡邑之，此百世之利也。中丞悟，而止蜀用兵不毒，皆朝焕之赐。《栖水文乘》。转福建布政参议，致仕归。《仁和县志》。未一月，而卒。朝焕尝留心边计，深谙用兵。尤长于诗文，所著有《泊如斋全集》，卓然称一代作者。仲弟朝炜，字仲含，十三岁补诸生。工诗古文词。遍历燕赵、齐鲁、峨嵋、剑阁、三湘、五溪、武夷诸名胜。王家彦谓："朝炜遇胜必游，游必纪，纪必诗。胸中之趣，能与山川之灵和发。生平惟慕渊明、陈太邱一流人以自况。著有《朴堂诗稿》四卷、《游记》六卷、《沈氏韵林》十卷。季弟朝煌，字叔含，生而沉静。恒危坐竟日，不见喜愠色。客长安，例人成均。时伯季显达，而孤标自赏。北闱屡蹶，就高安丞，有循声。署邑事，公声载道。寻卒于署，士民痛惜之。所著有《北平诗草》、《燕台咏》行世。《栖水文乘》。

王同曰：让亭诸嗣，可谓贤矣。仲含不仕，叔含官卑，而著作蔚然。伯季则参藩按察，治行卓著。忠廉之报及其子孙，信夫！

沈潮华　字季含，楠弟四子。蚤孤，夙慧。甫四龄，或指灯试之，即应声曰："以其昭昭，使人昭昭。"长而淹通雅，选贡入国学。

万历癸卯，领北解。明年，成进士，授工部主事，进员外郎，司九门衢。会李太后合葬昭陵，积潦，梓宫不得发，朝华渎以通水道。神宗大悦，赉以白金。庚戌，升郎中。治河张秋，悉弛井泉、堤柳诸属禁。久之，中谗去。戊午，起四川参政，备兵渝州，有保障功。天启初，擢江西按察使。奢酋发难，杀文武吏七十余人，距朝华去两月，忌者不能释，中以“考功法”归。当事思蜀功，更欲起之。逾年，复以广东按察使，出镇雷阳。雷阳陟秋犹瘴，朝华体丰硕，触热抵任。才五日，遽卒。生平历官不附党，亦不斥党，自行其志。筮仕初，李廷机在政府，语人曰：“沈君浑金璞玉，人钦其实，莫能名其器。”其相引重如此。子宗坼，同以癸卯领乡荐。宗坼子钟鹤，贡生，有经世才，隐于唐栖之东河。康熙《仁和县志》。

徐灏　号大津。天启丁卯中式。崇祯甲戌进士传胪。后即上书，求表祖母贞节。俞允建坊。任常德府武陵县。有《借竹楼集》。《栖里景物略》。作令颇强项，以伤豪贵意获谴，待勘楚中。卒于武昌旅舍。人有传其不死者，亦一异也。崇祯戊辰进士，官武陵令。沈洪芳《十子咏诗》注。

按《仁和县志》，徐灏中式崇祯七年刘理顺榜。注曰：钱塘籍。《德清县志·选举表》亦列人甲戌刘理顺榜，其为七年无疑。沈椒羽诗注戊辰者，误。惟或由德清，或由钱塘，明世科目无从考证矣。

金陛　号楚石，大麻人。以万历癸卯乙榜，任山东德平令。县大蝗，捐俸粜谷，募民捕蝗，贮诸斛，与谷称是。旬日捕杀殆尽。邻县大盗行劫杀人，郡守以疑捕德平民十余人置狱。力请付县自鞫，果获真盗，释冤系者。迁邳州知州。适河决，亲版锸，鸠工徒，凿戈山足，以杀其势。堤旧河，遏其冲。河患浸息。时妖贼倡乱，援兵至署，参谋军事，设伏莲、艾二山，破贼有功，得纪录，当晋秩。会逆

党呈秀巡盐莅淮，索贿不应，遂被疏劾去官，里居垂三十年。年八十五卒。康熙《德清县志》。

按：金陛，德清人也，何以志？志金渐皋，不得不志。其祖金氏，世居大麻。而金渐皋，故仁和籍也。又读沈宗堡《大觉禅院记》云："西水多公楚石。"则前人已称为西水之君子矣，安得以籍德清而外之？

卓禺　初名起蛟，字肖生，号海幢。年十三，入邑庠。弱冠，从慈水姚禹畴学，得姚江知行合一之旨。从兄左车，才辨颖悟，兼通佛理，尝与推演其义，以见吾道之大。儒释相合，于是偕同志沈无回、胡休复、谢耳伯崇理学，谈仁义。又从博山雪峤方外请质疑滞。禺之学，从本达用。不知者，以为偏佛也。诗遵李杜，词拟宋元。周恤贫匮，岁歉赋粟。修废寺，葺桥梁。栖里剧盗恣，而禺饶于赀，贼怀其德，莫敢犯。庚寅年卒，六十有八。著有《鬘云轩遗稿》。子彝登，顺治丁亥进士，官至左春坊。《栖水文乘》。

卓搏　初名显卿，字襄野，号寓庸，别号入斋。倡明经学，士林向风。子左车、孙珂月，家学相传，并以明经闻。曾孙亮庵，才名尤著。署其祠曰"传经堂"。因亮庵交遍四方，名贤硕彦题咏纷然，由是而"传经"之名益显。《栖水文乘》。

卓发之　字左车，号莲旬，仁和人。《杭郡诗辑》。入斋长子。天资高迈。人谓其双眸炯炯，有将相才。《栖水文乘》。为瑞安卓忠贞公敬八世孙。公子孙脱难，流寓武林，遂隶籍仁和，家塘栖。莲旬博究缣缃，名其堂曰"传经"，以延四方贤俊。《杭郡诗辑》。以文章负重名，知交倾东南，才辩颖悟。《海幢墓表》。并精竺乾之学。《杭郡诗辑》。通佛理。其所持说，虽硕学名僧不能屈。《海幢墓表》。崇祯癸酉，乡荐副车。按康熙、乾隆《府县志》，前明选举，无卓发之名。俟考。后弃家。《栖水文乘》。尝

寓金陵，筑室清凉山下，名曰“祴园”。园有一山，类襄阳袖石，峦壑毕具。其中众花满林，可供尘刹。疑是西土盛花之祴，因处处志之。得诗十六首以表莲宗运想诸境。标题曰《祴园嫘史》。《杭郡诗辑》。戊寅年卒，五十二岁。著有《水一方诗草》、《栖水文乘》、《漉篱堂集》。《杭郡诗辑》。

卓人月　字珂月，《仁和县志》。别号蕊渊。《栖水文乘》。拔贡生。才情横溢，撰文稳帖而奇险，诗亦不为格律所拘。《仁和县志》。以未遇早逝，世谓才命并同长吉。吴绮《传经堂记》。其诗词乐府，及《蕊渊》、《蟾台》两集，传诵海内。计东《传经堂记》。

王同曰：唐栖传经堂之名，震宇内。亮庵先生以祀入斋、莲旬、蕊渊三先生。祖孙三堂，吾故萃而志之。《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亮庵有焉。

丁元瑛　字韵含。崇祯癸未举于乡。留京邸。庚辰，怀宗有不次用人之诏，陛见，授太原忻州知州。时晋氛特炽。旱蝗蔽空，白昼剽掠，杀长吏，劫帑藏，无岁蔑有。元瑛单车就道驰至，廉知其渠恶，毙之庭下。如是者，数十人，始安集。抚军云怡蔡公知其才，事必询之。循资转江西饶州同知。去忻日，士民攀辕者数千人。癸未二月，抵饶江，时叛兵湖贼日炽，地界楚豫庐凤间，山泽牵连，不可扑灭。元瑛以干强自矢，不名一钱。吏有持羡以献，元瑛曰：吾知羡为故例，不知为吾例也。上台知其贤，委署乐平县事。乐民刁健，数持令短长告变。元瑛严惩其主者，皆不寒而栗。乙酉六月，国朝传檄，诸将领解散，元瑛以亲老辞归。萧然一肩，由常山抵严州。知闽粤立主，不能渡江，依同年邵隐淳安山中。江南平，始返故里。事八旬父母，终其身，寿七十七。里人以忠孝称。著有《寓鸿草》行世。《栖水文乘》。

沈守正　字无回，钱塘人。《杭州府志》。生有秀表，下笔千言立就。时黄卓甫、葛屺瞻两先达，以文行相砥，为士人所宗。而一时吴伯霖、罗原父俱与守正友善。最后与胡庶常休复、卓吏部去病交。康熙《仁和县志》。万历癸卯，举于乡，谒选得黄岩教谕。《杭州府志》。岩故近海而靠山，风气尚塞。守正整齐规矩，开说文义，一方大为兴起。有学田八百亩，向为域内奸胥所饱，守正设法清出之。贫士争以为感。康熙《仁和县志》。台卒噪海澨，参政张师绎单骑入台。守正谒道左。绎曰："剧孟在，吴楚无忧。况得国士乎！"乃设方略，歼大憝，解株连。口不言功，中丞益重之。浙西铨部缺，乡大夫欲推毂守正。守正以学博俸浅，破格骤迁，非国家爱惜名器意，力辞。《杭州府志》。秩满，当迁国子助教。忌守正者沮之。会知钱塘令朱上愚，时为太常卿，故与董公见龙雅知守正，乃相与扬言于铨司曰："以无回才何等不可哉！顾国学，自是平进耳。奈何又靳之。"康熙《仁和县志》。迁国子监博士，擢都察院司务。《杭州府志》。甫任四十二日卒，识者叹其年与官，俱不究其才具云。康熙《仁和县志》。守正高才博学，诗文隽爽，喜为苏白体。直指李公按浙时，折柬咨询，守正益自发舒。所条上诸议，多采择施行。《杭州府志》。所著《四书丛说》十七卷、《雪堂集》、《浚河防倭议》行世，他作遭毁散。《栖水文乘》。

曹菽园曰：守正居栖里，而志钱塘者，大抵籍在钱塘学也。

胡允嘉　字休复，仁和人。仁和《赵志》。大中丞襟寰公犹子。《栖里景物略》。父元敬先生，操履端方，里中有太邱彦方之目。性至孝，不再娶。卓农山《客祠记》。休复年十二，母夫人弃养。哀毁欲绝，侍封公唯谨，一日不侍食，不为饱。少见邹吉水于留都，便相印合。归从许司马讲学提唱，称入室弟子。峨博出行，择地而蹈，里中目慑。《栖里景物略》。读书殚精研究，与卓农山、沈无回为友。《杭州府志》。每

作文，镂心腐肾，如穿高云下苍鹘，挽劲弓射怒潮之猛捷，江左操觚家无不慕之。仁和《赵志》。嗜诗传校雠，寒暑靡闲。《杭州府志》。每当泉谷幽邃，便解衣盘礴吟啸其间不自休。一入杂遝，即攒眉欲去。至抵掌当世，务练达，深得要领。顾癖嗜书，捐数石金，博综雠校，坐拥书城，丹铅不去手。虽剥啄声相错，而披对自若也。赫蹄一脱手，人争先传之，以为枕中秘居。常淡然，累心事了不相干，好奖引人。人有急，不以萧然辞。然非气类中人，绝不与作缘。其文章品地，信可当过江第一流。《栖里景物略》。万历丙午，举于乡，癸丑成进士，选庶常入史馆。仁和《赵志》。未逾年，而卒于京邸。著有《柳堂集》。沈椒羽《十子咏诗》注。吉阳李邦华曰："休复诗似陶韦，序记逼汉唐，间杂柳苏。其切中事理，经济划然，又似晁董。"颇得其实焉。仁和《赵志》。

卓尔康　字去病，仁和《赵志》。号农山。杭之唐栖里人。《栖里景物略》。寄籍德清。《栖水文乘》。万历壬子，举北闱乡荐。《德清县志》。授祥符教谕。仁和《赵志》。署仪封封邱，假守许州。《德清县志》。愤时重进士，粪溲一榜，厚自策励。《栖里景物略》。所至，颁立条教，治河渠，筑圮城，为百世利。《德清县志》。入为国子学录。《栖里景物略》。值上临雍，进讲称旨，有白金文绮之赐。《德清县志》。转吏部司务，调南京都察院司务。《栖里景物略》。历升工部。仁和《赵志》。屯田司《德清县志》员外郎。仁和《赵志》。在司厅，危言激论，动引古谊，两尚书皆屈己从之。以谗，《德清县志》。左迁常州府检校，徙大同府推官。时卢公象升为总督，尔康建白兵事，稍自发舒。量移两淮分司运判。岁大祲，为淮人请赈，语切直多忌，用罢归。仁和《赵志》。空囊壁立，日拥万卷，进麦糜一盂而已。《德清县志》。甲申之难，郁抑床席，不逾年而死。《栖里景物略》。卒年七十有五。尔康孤峙介特，以世道为己任。《栖水文乘》。

与胡允嘉同学好古，师事孚远而友高攀龙。《栖里景物略》。万历间，河决山东。尔康年甫二十，与允嘉下第居南京，遣老仆裹粮视高家堰口，诸生皆目笑之。舟行南北迂道溯沿，访问黄淮河分合情势，作《河渠议》七篇，旁及礼乐、财赋、漕运、钱法、官制、六典会要，各有成书，尤详于武备。比官大同，哈卜之议起，尔康谓象升曰：边吏不知大计。莫若宣论西哈，保全残卜，存中国大体。象升大以为然，下边吏施行。仁和《赵志》。晚岁论兵，专为东事。钱虞山常云：去病以文士喜论兵，述战守胜负之要，似尹师鲁。遇事发愤，是是非非，无所忌讳，似石守道。《栖里景物略》。尤善接少年寒畯。巨公要人，片言不合，终身不相往来。其学以经术为本。仁和《赵志》。晚得交于钱牧斋。愍六经之学，后儒不达旨要，作《易学》五十卷、《诗学》四十卷、《春秋辨义》四十卷。《栖里景物略》。文震孟进讲《春秋》，将录其书以献，会去不果。仁和《赵志》。有《文集》二十卷，虞山题曰《修余堂集》。《栖里景物略》。子人皋，字有枚，以古文为当世所称。仁和《赵志》。

周文煌　字太玄，西里人也。晓音律。家贫落魄不羁。天启初年，为友人讦讼。当两造之际，木索箠楚无算，一辞不相及，里中人因目慑之以豪杰士也。不数年，大将军毛文龙镇山海关，招纳四方英俊，太玄往投之。无他长，以杭人也，收之麾下。既而毛将军移镇皮岛，兵出没如神，敌人罔测。太玄在麾下谋所以建功者，即以音律进，毛将军悦之，授以千兵之职。不事战阵，第日夜教习其歌儿数十人，军中常为梨园之乐。敌人不知以方戏也，而毛将军已潜出。师疾趋他寨，往往取胜于时。太玄之骄侈异甚，歌儿美女，服鲜衣，乘怒马，驰骋于海山之间数年矣。其后毛将军为袁崇焕矫旨见杀，士卒散乱，太玄号呼，莫知所为。念受恩于毛将军，无可报者。时毛将军尸犹暴露海滨，太玄为草疏，痛陈主帅之有功于边，

愿赐收骸骨归葬，卒允行之。已而北骑薄都城，崇焕下狱，舆论始定。明年，孔有德叛，大掠齐鲁间。太玄自揣与孔有旧，往说之释甲归国。孔不听，杀太玄。《栖里景物略》。

王同曰：周文煌者，文龙幕中客耳，何志哉？然观其讼文龙疏，义士也。说孔有德而见杀，忠臣也。疏中以武穆比文龙，亦溢辞。然文龙不死，我师未必长驱。崇焕之才苟胜文龙，则文龙不死；崇焕之才苟如文龙，则文龙可死。自崇焕才小忌深，而文龙死也。文龙死，而大局败矣。杀百崇焕，何益哉。疏与告白，详《杂记》中。

沈宗垓 字梯生。深明经术，敦孝弟，喜著述。由拔贡授景宁教谕。《栖里景物略》。甲申之变，弃职归里。弟宗埰，字幼文。宗垓任教谕，宗埰随兄入景宁庠。顺治乙酉，南省犹属弘光，宗埰归道钱塘，遇侠客鲍周鼎。执埰手，观天象曰：岁在鹑火，祚犹未终。豪杰之士，当择主谈兵，何得困辱布衣，不作蛟龙云雨想也。宗埰唯唯。随渡江而东。鲁藩监国，宗埰布袍带剑，廷说陈策，鲁藩甚悦。隆礼赐宴敕授监纪司李，继除浙西监军道，督羽林卫士五千，巡行江浒。越之举义旗者，无不折节下之。指挥粮饷，无不中窾，监国大喜，谓得人焉。复赐赉金帛刀剑。而本朝欲得宗埰，大索之。然监国诸臣，营党鬻爵，将帅弄兵，卒难图治。宗埰愤之。值浙西起义，庞佩元字会真者，曾与宗埰结盟，督兵劫粮，为当事罗织坐狱。宗埰闻之曰：吾义不负死友而独生。遂徒步千里至会城，为逻卒生致之，送中丞。中丞责以不跪，宗埰大骂曰：我等世受国恩，死即死耳，焉能屈膝，为尔等请命哉？中丞怒，即命弃市。会城士民，环观者亿万，无不抚膺称屈。且叹方正学、于忠肃不能逾此。兄宗垓为之立传。《栖水文乘》。

王同曰：《景物略》有宗垓而无宗埰，盖当日犹讳言之。予谓世

家不幸而逢革，上则舍身以殉国，次则韬晦以保宗。如幼文者，始逢侠客，终殉死友，亦近名之甚也，君子哀之。

沈士藻　字公浣。天启甲子，五名经魁，屡赴礼闱下第，就汝州郏县教谕。时流寇犯汝州。左良玉驻师于汝，兵骄而哗，贼势豕突，小民进惧死寇，退惧死兵，当事者莫措，巧者解组去。士藻至郏县，日率弟子员，讲说经书，激以大义。俄闻贼至，令与丞尉朒缩，不敢越城一步。士藻诣左营，言辞慷慨，与定守城计。还，即力守北门，兵民安集，始有固志，汝州赖以保全。旋迁桃源令。县故无城，贼至界，民惊散不可止，而黠民又为贼谍。士藻止家属勿怖，躬巡视，划守策，誓死勿去。贼焚邻邑，警报一日十惊，士藻屹不为动。贼谍知有备，不敢逼，潜去。士藻居官，勤廉知大体，折奸萌，惜民力，士民祝之。未几，报政归。崇祯十七年，偶疾，闻大行皇帝崩耗，惊呼堕状下。家人趋视，气结已卒。子二：商书、易书，隐居不仕。《栖水文乘》。商书，另有传。

沈宗塙　字以同，号定山，仁和人。性至孝，居母丧，毁瘠呕血，杖而后起。崇祯癸未，成进士。乾隆《杭州府志》引吴农祥《就正编》。与海昌赵介皇为莫逆交。时流寇燎原，各念老母偕归。甲申北都变，两人相对痛哭。赴南都谒新天子，介皇请就外吏。宗塙奉命粤东，谕祭吉藩。时警报日亟，爰者勗以缓行，宗塙叱驭就道。至雄州峻事，未及归报命，闻南都复破。泣告沿途诸守，激以忠义。跋涉至闽行在所，会介皇，各陈报国之志。介皇授铨部郎，宗塙擢兵垣给事黄门，随监催督抚军。单车历东瓯括苍，暑不张盖。悍帅骄蹇观望，张目指发，开陈大义，屡疏请亲征，选兵并饷。片纸入告，血诚凛凛，监国屡为改容。然疏十上，卒不能用。知事不可为，与介皇并弃官归。贼盗继起，家尽残破。宗族离散，奉母隐栖里。时亲故

仕本朝者，数遗书劝出，宗塙曰：吾以老母故，不早从石斋诸公逍遥泉下，悔无及矣。安忍事二君，以变臣节乎？毅然辞之。壬辰冬卒，年四十有六。子四，并有文声。《栖水文乘》。

王同曰：宗塙传，《郡志·隐逸》仅数语，似有所讳而不言也。今据曹氏《栖水文乘》补之。康熙以后，我朝大激扬之。权其明臣而仕我朝者，曰贰臣。仕胜朝而与我朝为难者，锡以谥。此《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所由作也。然则何讳之有？

唐栖志卷十二

人物五·耆旧下

国朝

徐士俊　元名翊，字埜君，仁和《杭郡诗辑小传》落瓜里人。十三岁，从大夫鹤南公徙唐栖，因家焉。王丹麓《霞举堂集》。父若赤，艰于嗣，《栖水文乘》。其外祖邵中庵，代祷于齐云真武帝君。王丹麓《霞举堂集》。次年，生士俊。《栖水文乘》。迨能言，数梦居一茅庵。其中经卷、药炉、藤床、竹几，宛若旧御。自悟前身为白岳道人，遂作《忆白岳》诗。人多传说，此梦始绝。少奇敏，于书无所不读。发为文，跌宕自喜。好为乐府、诗歌、古文词，第谨自秘匿，人罕有知者。同里卓珂月，才人也，少年负盛名，走四方如鹜。一见惊曰：里有名士，不相闻名，予过矣。即日具书币招之于家，诗晨酒夕，欣得良友。自此，有《徐卓晤歌》传于人间。已受知于观察檗山胡公，取其文冠多士。是年，遂补杭州弟子籍，更名士俊。当其时，海内争尚风气，文社迭兴。王丹麓《霞举堂集》。诸名社无不借士俊名，为弁冕。得交者，比于孺子元直。士俊恂恂谢勿敏。《栖水文乘》。家贫，仅容膝。小栖名曰“雁楼”，《雁楼记》。以一间为妇室，一间为读书室，纪伯紫诗所谓“新诗乐府传桃叶，定本名山署雁楼”也。《诗辑》小传。雁楼之外无他

地，读书之外无他事。《雁楼记》。申酉后，绝意仕进，惟放情山水，以著作为娱乐。会故卓太史招之游，欣然从之。至看长安明月，忽又不知感从何生也。见报国寺古松，叹为希有，每往憩其下，盘桓不忍去。一日踏雪过报国寺，数客继至，相揖而出。有识者曰：此西泠徐垫君也。一客独爽然若失，似重有慕者。次日至寓道姓名，盖麻城令王君又韩也。把臂定交，更命其子执弟子礼。遂同趋麻城，陟五脑山，过子路问津处；扬帆大江，寻东坡赤壁诸胜相乐也。已而泣下曰：当年偕从弟大津赴武陵，溯长江，泛洞庭，登黄鹤、岳阳两楼，曾日月之几何。乃楚之山川，竟能再至，而弟兄不可复聚矣。怆然久之。后遭继母丧，哀毁过于所生，至性然也。服阕，不乐长征，但往来西湖、北墅间。如坐春风，饮醇酒，有问字者，倾心教之。有一长可录者，不惜齿牙奖成之。故所至，逢迎恐后，远方闻名相思，阅其书，往往目为隆万时人。或以其人犹在，翻大骇。盖名得之早，而享之最久也。读书无论卷叶多寡，必自首至末，以览竟为率。日有课程，虽老勿替。《五经》岁读一遍，有徐广之风。数十年所著，约有二千余纸。今所传，有《雁楼集》二十五卷。王丹麓《霞举堂集》。大概以标举性灵为宗，体格甚备。且出最先，人争购之。王丹麓《文集纪》。有《尺牍初编》、《尺牍二编》、《尺牍广编》、《草堂词统》、《徐卓晤歌》、《春波影》、《络冰丝》、《紫珍集》、《内家吟》、《历朝捷录直解》、《太上感应篇注》，《栖里景物略》。尚有《雁楼文逸》，《诗逸》，《云诵词尺牍》外、内篇四种未行于世。平生善摄生。自言三十二岁，授自云阳鲁颠仙。年七十余，望其颜色，若童子然。王丹麓《霞举堂集》。论曰：今世之号为有才者，类多高自称许，遇文学之士，阳为结纳，而阴实嫉之如仇。盖嫉人之名，己之名亦不旋踵而败焉，比比然也。先生汲引后进，孜孜不遗余力，使得时乘势，以行其志，必为圣

天子得人之助，而惜乎其以布衣老也。虽然，鼓吹士林，而四方翕然宗之。风雅一道，若霞蔚云蒸，又孰非邦家之光也哉？王晫丹麓撰。

王同曰：曹菽园志选举，以徐士俊为顺治年拔贡。予窃疑之。埜君年六十时，有同寅同甲歌，见诗辑中序云：里中同于万历壬寅生者，有沈扶九、金孔宾、张五聚、沈无虚、俞惠公、胡循蜚暨余共七人。今岁辛丑，为六旬初度，纷纷先后悬弧，因赋此诗。诗首句云："神宗皇帝三十年，余生坠地同群贤。屈指倏经六十载，不分沧海成桑田。"按神宗，指万历也。迄顺治建元，已四十三矣。辛丑六旬，正在顺治十八年。顺治九年，正五十一岁。拔贡之说，未见他书。丹麓撰传，亦仅云："二十岁后补杭州弟子籍，更名士俊。"又云："申酉后，绝意仕进。"安有所为拔贡哉？或同名，或误羼，不得不志之以存疑。又读唐栖沈瑶铭《群玉斋倡和诗》题名有徐士浚者，字仲宣，号寤亭，与埜君同时，名姓亦同。俊、浚易误，拔贡之说，其仲宣乎？未可知也。

徐孝道　字孝先，《栖水文乘》。仁和人。明季癸未诸生，家塘西之落瓜里。父灏，崇祯甲戌进士，知武陵县，早卒。母陆育先生而贾。冯景《解春集》。孝先美容止，尝着绛罗襦，外裹白縠，翩翩自喜。然负气使酒，好面折人过。事后母至孝，后母弟敬直病痢，数月不解带，亲为拭秽。《林鹿庵文集》。甲申之变，服缟晦迹。《栖水文乘》。乙酉，年二十，弃诸生。《林鹿庵文集》。徜徉山水间如狂。《解春集》。徐故仁和贵族，甲第蝉联，人称落瓜徐氏。有田有庐，有图书、金石、彝器，遭乱尽散失，遗田数亩。久之，妻死，子相继死。故人忧之，为谋嗣续。瞪目仰视曰：若何人，其后嗣安在！孤居岑寂，忽自落瓜走河渚。《林鹿庵文集》。爱其地浦溆陂塘，梅花竹庐，清幽绝胜，遂寄栖施相之庑。《解春集》。告曰：生寄死归，今未归，聊相寄耳。河渚溪

流十曲，《林鹿庵文集》。梅花开时，日夕游咏其下。今所传百四十四首是也。喜饮酒，《解春集》。与客赠答，饮大醉，取诗笺寸寸碎之，投水曰：世安有能读徐生诗者？初冬芦荻作花，满溪飞雪，自刺小艇出游，迷失道，口晏不归。友人疑为坠水。每岁暮，闻杜鹃啼，辄洒洒泣下。《林鹿庵文集》。每酒酣，则抆泪发声，溢溢而不可止。侯官高兆，尝千里访先生，宿寓庐。夜半闻大哭，惊询相、子云蒸，对曰：鼠衔先生葛巾去也。《解春集》。河渚渔樵望见君，皆笑为狂生。君曰：某非狂，乃狷也者。易名介，更自号曰狷庵。《林鹿庵文集》。与汪杲、陈际叔、应嗣寅善。晚识冯景，为忘年友。尝谓友汪杲曰：自陈际叔、应嗣寅殁后，杭州十万户虚无人矣。今有半个在，冯山公也。杲问故，曰：未知后半截何如耳？积书千卷，教授童子五六人，各授小学，盛暑必衣，步趋翼如。生平不泛交一人。《解春集》。诗成得读之者，惟柴绍炳、陈廷会、汪沨、陆繁弨六七人而已。沨死，哭之恸曰：汪沨死，吾无望矣。岁终，仆夫载租来，置门内即去。君亦不问，若受饷然。《林鹿庵文集》。戊寅秋一夕，中风卒，年七十有三。相适他出，子云蒸在滇，云蒸妇命稚子传语诸门生，曰：徐先生大故。尝闻翁言矣，请以中堂奉棺含敛，庶无憾。明日相还，抚棺恸哭，且摩稚孙顶曰：女能代母传吾言，真吾孙也。相字赞伯，亦隐君子。《解春集》。

王同曰：何春渚《唐栖志略》成，杭堇浦先生贻之书曰：但列寓公，而不及土著。遗民徐孝直，家唐栖之落瓜堰，世贵族，称落瓜徐氏，见钱塘冯景山公所撰传，岂无考乎？杭书似讽之也。今恍然。于是书，非特讽之，并谑之矣。孝先之伯徐埜君者，先生岂不知之，而独举一孝先。钱塘施庭午《人物新志》云：东甫醉后善哭。予谓春渚先生若遇孝先，当引为哭友。堇浦先生之言有以哉？虽然东

甫以醉而哭，吾不敢知。若孝先者，以明诸生时逢鼎革，其哭也盖有大不得已于中者矣。甲申之后，服缟晦迹。冯山公有诗曰："我见先生双泪落，麻衣五十四年人。"又林璐曰：世称汪冷徐狂，非虚语也。昔与陆君繁弨作长夜饮，陆君醉而笑，君醉而哭。哭不止，笑者亦不止。余谓笑者可哭，哭者可笑。呜呼！古之哭者多矣，君何足道哉！然则孝先之哭，较胜于东甫。

又曰：二徐，明遗民也。甲申鼎革，埜君年四十三，孝先年十九。皆隐居不仕，皆享髦寿，历顺治、康熙数十年。埜君文词幽丰，著作等身；孝先狷介自励，崇尚气节。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二徐之谓矣。

金渐皋　字梦蜚，号怡安，仁和人。《杭郡诗辑》小传。崇祯九年丙子举人。《仁和县志·选举》。顺治十四年，令汉阳。性仁慈，不轻用竣法绳人。遇岁歉，捐俸振恤。修学课士，给以膏火，士民德之，祀名宦。《江西通志·汉阳名宦》。有《怡安堂集》。怡安身任剧邑，《诗辑》小传。邢台则立生祠，汉阳则祀名宦，亦可征政绩之善。《诗辑·金灿小传》。大吏方以才能登之荐剡，而遽乞骸骨，有古人勇退之风。《诗辑》小传。旅没兰溪。《金灿小传》。其论诗，谓泥古则拘，趋今则袭。故所作，务期抒写胸襟，自留面目。《诗辑》小传。居德清之大麻村。曾祖声，赠御史；祖陛，由举人官邳州守，忤崔呈秀去官；父镜谋，诸生。钱蒙叟志其墓。子十人：桌、樾、楹、权、根、榆、枚、条、樾、彬。参《金灿》小传。弟行远，字道庶，与梦蜚以诗文相砥砺。《诗辑》小传。孙灿，另有传。

按仁和县《赵志·选举》：崇祯九年丙子科举人金渐皋注云：壬辰进士。考壬辰为顺治九年，而邹忠倚榜无金渐皋名。《进士题名碑录》亦无之。即《德清县志》，进士并无壬辰榜。《仁和县志》列壬辰榜，而无金渐皋。则《仁和志》所注壬辰进士，误也。俟考。

丁澎 字飞涛，号药园。《浙江通志》。漳溪人，家于杭。天资颖悟，文名振一时。《栖水文乘》。崇祯壬午科举人，《仁和县志·选举》。顺治乙未进士，官礼部郎中，典河南试。《浙江通志》。科场事波及放谪，遇赦还。家素贫。当谪塞时，妻子薪水几不给，赖族兄韵含、弟弋云、素涵经纪其家。澎归，《栖水文乘》。不问户外事，而自娱于文，工为诗。顿挫清壮，有沉郁之思。《浙江通志》。著有《扶荔堂乐府诗集》、《药园诗文集》、《扶荔词集》、《读史管见》、《存笥日钞》行世。《栖水文乘》。年未壮，即名播江左。其后仲弟景鸿、季弟潆，皆以诗名世，目之曰三丁。林璐《丁药园外传》。

丁景鸿 字弋云，师事兄澎，诗文绝相似。顺治戊子举乡荐。尝结社于两峰三竺间，有鹫山十六子之订，因号鹫峰。性□淡，落拓不羁，善书画，好饮酒。书拟颜张，画宗大痴、北苑，不治家人生产，以故家甚贫，惟一毛锥自随，尝曰：童子鸿，岂因人热者哉？名公乡贵游求书画者，概勿与通。好事者求之不得，乃设酒召客饮，鸿欣然入坐。浮白大呼，酒酣濡豪，纵意，虽长缣寸纸立尽。或以诗跋纸尾，坐客争攫去，醒则无片纸存者。故其诗多因书画掩。屡蹶公车，就选至金阊，抑郁而卒。康熙《仁和县志》。

丁潆 字素涵，号天庵，仁和人。有《青桂堂集》。素涵与飞涛澎、弋云景鸿，有盐桥三丁之目，与张步青坛、诸骏男九鼎，有《三子新诗合稿》之刻。毛稚黄评其诗，以为夷犹而静，韶逸而令。景鸿善书，与同里王岳生齐名。又工画。毛稚黄言：景鸿作老孝廉，三十二年不得一官，竟以贫死。今搜辑遗篇，卒不能得其一字，可慨也。《诗辑》小传。

王同曰：世称三丁，今汇志之。澎兄景仪父大绶，字步玉，《府志》有传。今详前卷《孝友志》。一门之内，棣萼齐名，步玉先生之

行谊，有以致之也。万石家风，丁氏有焉。又按平湖柯汝霖《武林第宅考》云：郎中丁澎宅，在盐桥。澎与弟景鸿、潆齐名，世有盐桥三丁之称。见《云蠖斋诗话》。然则澎以漳溪人，而徙居省垣者？

胡贞开 字循蜚，号瑟庵，又号皋鹤，仁和人。官湖广推官。有《霜林唔歌集》。循蜚生而夙慧，喜放诞不羁。《杭郡诗续辑·小传》。六岁时，叔休复携之苕溪，有竹棲截流而窒鱼者。休复戏问曰：棲左右皆水，鱼触棲当别去，何依此为人烹？贞开曰：独不见苍蝇投纸窗乎？求进太猛，投明太急。知进不知退，见明不见暗，是以不免。《栖水文乘》。年十三，其祖襟寰中丞予告在里。当清明拜墓，怒其佻达，欲挞之。或劝以对代罚，因诮之云："小子猴牵。"应声曰："大人虎变。"中丞为色霁。稍长，与吴默真、张恂如、沈晋水诸先生读书南楼。按《栖里景物略》：南楼在泉漳南三里之孤林村，胡循蜚读书处。合南北同人结大社，礼致禾中马纯斋，赍粮持檄，征四方文万余篇，精选八百有奇。名《石鼓桐》行世。性喜弓马，通剑伎，善画石。崇祯己卯举于乡。时有乡贡举子中式后，试骑射之令。九月上旬集举人于坛下，张侯较射，皆谢不能。循蜚独骋马拓弦，三发贯革。明年试春官，南归遇盗，循蜚怒马独发，逐盗四十里始返。与诸同行者上酒楼剧饮，咸惊叹为天人。入国朝后，应诏署嘉兴刑官，寻改选湘东司理。未几，谪商丘丞罢去。既归，架小屋五椽，蜨叟蓝田叔仿南宫父子云山一版，因颜曰"米山堂"。堂中插书数架。早起参《楞严》一则，言收其放心，非佞佛也。饭罢读史，有《读史随笔》三十卷。午余或作书、或画山水。客到烹茶剧谈，不迎不送。自言耳体空，受感最捷，因号耳空居士。毛稚黄《读史随笔序》云："循蜚先生才高宦薄，名飞身遁。小筑北墅，逍遥著书。"盖米山堂在湖墅也。《杭郡诗续辑·小传》。自号循道人，年六十自寿云：循道人行年六十，嬉

戏若婴儿。置官归里，言行放逸，意思懒慢，雅不欲与贵人游。闭户种石，萧条自喜，诚名教中之罪人也。时辛丑按：顺治十八年九月十有九日，为周甲之辰。诸君子诗歌见慰，抚时睹事，益增感怀，因作乐府一章以自解，勉不自知其言之俚也。歌曰："雉子斑兮桑叶黄，绿髯萧萧兮霜花满床。菊花堪把兮有酒在觞，举酒对菊兮思之不忘。平津六十人觐兮我乃归乡，磊石为岗兮刈草为堂。"堂中图史，堂下松篁。无事静坐，山高水长。《栖里景物略》。

按：循蜚生于万历壬寅，见徐埜君《自寿诗》。六十初度，正在顺治十八年。武林王丹麓先生欲为循蜚立传而不果，有与兄仲昭书曰："循蜚为人，或有未纯处。然待弟辈自不薄。尝过米山堂烹佳茗，兜沉烟，纵论古今，酬对了无倦意。坐稍久，便具酒肴，既嘉且旨，务必极弟辈欢。或当风日晴好，往往出其法书名画，互相评赏。兴到或临摹数纸，或写奇石两三块见贻。平时以绢素相托亦从未有求而不即应者。今其人已云亡，风流歇绝。每经其处，辄为心摧。曾向诸嗣君偏索遗稿，俱云沦散殆尽。乃有等身之著作而使之湮没不传，皆兄与弟辈责也。兄如有意立传，当共疏所见闻以备采览，庶使天下后世知之，以见天壤中尚有我数辈在耳。"观丹麓书，则胡君固非碌碌者，而古君子之交诣亦可见矣。

王同曰：金怡安、丁药园、胡循蜚，皆以明季举于乡，而入仕本朝者。迨后药园谪戍，循蜚谪丞，怡安急流勇退，其庶几焉。

吕律　字翼令，《杭州府志》引《塘栖志略》。号仂庵道人，仁和人。性嗜学。虽严寒溽暑，手未尝释卷，尤耽于诗词。曹屺辑《传》。在白下闻父丧，踉跄就道，冲雪兼程，遂废眠食。比归，一恸几绝，勺水不进口五日。杖而强起，书《蓼莪》诗悬之座侧，三复流涕。家塘栖。《杭州志府》引《塘栖志略》。著有《撰辰堂诗集》若干卷行世。举二子：澄登康

熙戊辰进士，任临朐知县。曹屺辑《传》。

王同曰：《郡志·卓天寅吕律传》引《塘栖志略》。其时何春渚之《志略》尚未行也。未详何人所著，书亦不传，惜哉！

王廷璋　字德威，号五鹿。性孝友，善属文，工诗词，名重一时。吕仂庵、丁欧冶尤交好，偕朝夕。著有《石梁游记》行世。子师典，康熙丁酉举人，任南昌府同知；元洲，拔贡，任天台县教谕。《栖水文乘》。师典别有传。

沈琪　字灿若。学谕守正孙、知州尤含子。文藻秀表，确有祖风。屡困棘闱，士林慨惜。与孝廉卓子孟、金孔宾为文字交，著述甚富，惜尽散佚。《栖水文乘》。

丁介　字欧冶。邑诸生。颖悟沉潜，工词赋，著有《问鹂词》、《玉笙词》。《栖水文乘》。欧冶慷慨好持论，以任侠游公卿间。其诗歌乐府，铿金戛石，四方皆艳称之。丁澎《玉笙词序》。尤侗曰：西里丁子欧冶有《问鹂词》。予既为之序矣，无何复寓，其友王子德威书来，以《璧月词》索序于余。余谓丁子曰：昔西里卓珂月、徐埜君两先生，有《词统》一书，予童时即喜读之。今卓君逝矣，徐君巍然独存。风雅嗣音，鼓吹不绝，何西里之多才也。河西善讴，河右善歌，盖有之矣。《栖里景物略》。

卓天寅　字火传，号亮庵，仁和人。《杭州府志》引《塘栖志略》。初名大丙，左车发之孙，珂月子。《杭郡诗辑·小传》。负异才，蜚声庠序。推重于倪鸿宝、钱牧斋、吴梅村、周仲驭、张西铭诸先达。又问业于黄漳浦，得其经济日用之学。《栖水文乘》。风雅领袖，诗宗盛唐，不落卑靡之习。家有传经堂。《府志》引《唐栖志略》。即其舍旁宗祠也。奉祖考之遗书，教授子弟。又常与朋友讲习其中。《诗辑》小传。有月波楼、芳杜洲，藏书数万卷。四方士至皆馆之，读书其中，又喜二氏之学，造

清流寺于唐栖里，以供四方高僧。建升元观于计筹山，以容海内羽流。著述等身，名满天下。中顺治甲午副榜。《府志》引《唐栖志略》。著有《静镜斋集》、《诗辑》小传。《芋庵北归诗草》。六十九岁卒。《栖水文乘》。长子允域，字永瞻，有《思斋诗钞》。《杭郡诗辑》。次允基，字次厚，别有传。

沈元琨　字瑶铭，号殊亭，一号魂翁，又号柏存散人，仁和诸生。有《怀古堂诗集》、《殊亭词选》、《杭郡诗辑小传》。《群玉斋诗集》。章藻功昆玉、姚廷杰升闻，并师事之。所交韦六象、徐垫君、丁叔范，皆一时名士。《栖水文乘》。吕橘村澄序其诗，略曰：同里沈殊亭先生，为余外舅，卓双威先生中表。其别业在溪南，花木蓊荟，桑柘环畦。小筑三楹，颜曰“群玉”。前临石目港，游鱼可数。超山苍翠，近扑帘几。先生往来其中，一觞一咏，诗日以富。因忆少时与先生文宴，如胡氏之柳堂、卓氏之竹里馆，皆南村胜地。晨花夕月，朋侣招从。今十余年来，余遭家多故，奔走燕秦。先生授经会城，一身如缚，追念昔游者，不特曩人云散，即其地亦多凉烟蔓草。独览先生诗，能使陈迹俱新，胜怀如昨，非工于诗，曷为移人之情若是耶？

卓回　字方水，号休园。资性奇颖。十岁善属文，十四工诗赋，邑诸生。留心时务，娴经略。《栖水文乘》。格韵才思，冠绝时流。其形虽弱，其文甚壮。沈椒羽《和别东园诗序》。然终老一衿。举贡后，无志仕进，浪迹江山，恣情豪放。归而杜门吟咏，所著有《东皋集》。《栖水文乘》。方水家唐栖，为明月波光禄明卿之孙。光禄有别墅曰“东园”，中构楼曰“大空”。《杭郡诗辑·小传》。抚阑而瞰超山数峰，与盆沼相间出。名公若弇州，若历下，皆来偃仰，当日视同免园。雅论高言，诗文酬唱，咸为一时佳事。沈椒羽《和别东园诗序》。后鬻于邻人吴氏。方水低徊不忍去，作诗留别其兄。珂月、人月、沈椒羽、洪芳，

皆有和作。《诗辑》注。

金张 字介山，号岕老，又号妙高道人，钱塘诸生。《杭郡诗辑·小传》。少孤，嗜学，依从外祖张遂辰卿子，故以张著。独长于诗。《栖水文乘》。岕老居唐栖，俗呼张介山。家贫，喜吟咏，酷嗜杨诚斋诗。所作多效其体，因榜其室曰“学诚斋”。自言生平，不知有镜、历二物。以镜近妇人，而生平曾未特作一事。又性旷无禁忌，故于历本不一寓目也。斋中书画古器，位置精洁，一时名流如徐孝先、卓蔗村、邵翼云、王赤抒、汤西崖辈，皆订缟纻之雅。有《岕老编年诗钞》十三卷。其诗起康熙乙丑，迄癸酉，凡九年之作，分年为卷。甲戌至丙子诗四卷，题曰《续钞》。其《外集》五种，曰《己未诗删》，曰《么凤诗》，曰《庚申诗删》，曰《学诚斋诗话》，曰《杂著》，则皆有录无书。《诗辑》小传。

按：张遂辰，字相期，号卿子，又号西皋。精小儿医，杭城有张卿子巷，即先生旧居。见《邑志》。

沈商书 字元伯，《钱塘县志》。桃源令士藻长子。《杭郡诗三辑·小传》。元伯少豪迈不羁，略苛礼，好结纳，四方宾游，往往过之，以此家中落。为文初尚艰奥，中更闳肆。《栖水文乘》。少工诗文，词坛主声者十年。拜一官，旋弃去。《钱塘县志》。晚年隐于西湖，绝口不言时事。为人和厚能容众。《杭郡诗三辑·小传》。急人之难，愈于己事。读书讲道，娓娓不倦。不立崖岸，不事标榜，淡然荣利之外，人争以为知己。《康熙通志》，参《钱塘县志》。卒年六十二。横槎，其别号也。《栖水文乘》。

张默 字潜甫，后改为潜夫，又名勿，字长韬，武林人。《栖里景物略》。冢宰瀚孙。性颖志洁，工诗文，善书画。《栖水文乘》。以折枝花鸟得名。又善临摹古迹，一石一水，过目辄能仿效。《栖里景物略》。徐垫君、卓珂月最喜其诗，时有唱和。顺治初，住第为满营所圈，无立锥

地。挈妻子依唐栖亲沈劬白家。《栖水文乘》。居于栖里而卒，有《枯吟集》、《栖里景物略》。《孤征草》行世。《栖水文乘》。

王同曰：潜夫先生，当日由武林依栖里亲，则栖里之寓公也。然其孙固家于唐栖，为唐栖里人。又按“枯吟”、“孤征”音相谐，疑即此一集，而记者异其名也。

金长舆 字虎文，号峤庵，工吟咏。筑卧渔楼为眺咏之所，在横潭北。讲读之暇，即登此楼。一二同人，飞觞拈韵，留连眺览。峤庵善词，有《峤庵小词》若干卷梓行。《卧渔楼诗集》未梓而没。里人徐垫君序其楼曰：四顾云山蕙藐，半溪烟影朦胧。桃花岸上，蝴蝶争飞；杨柳枝边，蜻蜓夹舞。一旦置身碧落端，具补天浴日之才；思尔高卧茅茨，亦鲜水落石出之概。《栖里景物略》。

张开先 字半纮。邑诸生。性颖静，工诗词，谙音律，制有“繁音三调”，自号曰《韵园词隐》。《栖水文乘》。于镇之市心、月波桥之北偏，构“绿雪堂”。叠石疏池，古松奇卉，手把一卷，宛有茂林遥岫之致。植有白杜鹃花，西川异种。每值花放，皎皎临风，轩轩玉树，四方才彦之士，无不啧啧呼奇，留题见赠。有《绿雪堂唱和稿》，胡天牧涵有《白杜鹃花诗序》。《栖里景物略》。

邵槐 字舞青，号晋斋，仁和人。宗贤子。舞青名槐，见《唐栖耆旧集》。晋斋少遭家难，以教授五经糊口。暇即苦吟，不与俗客相接。年四十余丧妇，不续娶，卒无子，至七十余殁。曾借其族人一老屋，键其户曰：吾殁时，可启视之。及启，有一榇，榇中物累累，皆殡葬必须之物也。榇上署曰“不敢累人”，其为人可知矣。《杭郡诗辑·小传》。

王同曰：《诗辑》引《唐栖耆旧集》者，不一而足，意当时仅抄本，而今已佚也。余志《耆旧》，意即本此。

卓彝　字朗鉴，又字辛彝，号密岩，《景物略》作静岩。武康籍，仁和人。《诗辑·小传》。崇祯己卯中式，顺治丁亥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栖里景物略》。官左春坊左庶子，兼秘院侍读。所著有《瀛洲草》。《诗辑·小传》。密岩卒时，有妾吴，年二十方娠。遗腹生男，抚之成立。《杭州府志》。子麟异，字子孟，顺治辛卯恩贡。甲午中式不仕。《栖里景物略》。《麟异传》，详《义行》。

沈淇芳　原名淇杰，字子旋，更今名，字茂子，号椒羽。《杭郡诗续辑·小传》。栖里人，方伯巽吾孙也。补博士弟子。《栖里景物略》。有《冰雪草》、《蟋蟀吟》、《病草》、《磊庵书中诗集》、《桐草》、《磊庵杂咏》、《山居诗》等集。《杭郡诗续辑·小传》。工绘事，宗大痴笔法，间写云林小景花鸟。尤工字学。《栖里景物略》。徐埜君《五君咏》，皆知交中善画而已逝者。《咏沈椒羽》曰："我爱沈椒羽，能作画中诗。灵秀笔墨生，古人相与期。主盟霜台社，文酒佐酣嬉。吁嗟逢鼎革，人琴亡一时。"家有西园，竹木周匝，环植梅林。有玉兰咏一本，大可数围。花开时，远望如雪山。后赘冯砚祥文昌之子褒仲于家，割其半以赠，故又称冯园。参《杭郡诗续辑·小传》。椒雨有《十子咏并序》曰：栖溪背山临水，去皋亭黄鹤峰二十里而遥，曲曲溪流，绕超山址而东焉。自栖溪望之，森秀蜿蜒，真有悠然南山之意。故居山下者多朴鄙少文，而钟灵多在栖市。度百年间，文人肩背相望，自邵康僖公而下，代不乏人。诗古文词，俱有集行世。其间稍远者，半归零落，余欲合选而梓之，使其卷帙简而可久。方穷愁蹇落，今兹未能。聊作《十子咏》以志余怀。诗曰："康僖古君子，桑梓罕俦匹。謇谔秋霜严，丽藻春云密。澄理扶冰心，琬词缀兰室。岳岳神羊姿，肯为群邪屈。百折不可回，颓情资叱咄。至今领麾地，讴颂满蓬荜。静言挹清芬，光彩岂云失。"右邵康僖，号端峰，正德戊辰会元。初迕珰瑾，复逆藩濠，不得

入馆阁。仕籍亦艰，卒谥康僖。然清风高节，先辈中竞扬之。一传而室如荒祠矣。有《刻集》已飘落，仅存数叶。光禄抱英姿，文苑接芳驾。缟纻天边来，艅艎烟际下。林塘媚朝晖，月光挂严罅。声牙戛清词，泊泊秋瀑泻。坦步觌仪容，坛坫互雄霸。风流有总持，闭户谢休暇。大集编雅游，金玉非其价。右卓光禄明卿，号月波，起家太学，官光禄丞。嘉隆间，明公如太仓、济南诸君子，咸与唱和。栖溪风雅一途，实公启之。有《雅游集》行世。吾宗老诗客，事之当铸金。苦调挟孤韵，抗世而沉吟。篇章既磊落，出处亦嵚岑。吁嗟蜀道难，伟绩诚所钦。倾囊出著作，使我聆清音。山川虽幽眇，多为奇者寻。尘想忽焉舍，刻烛洗芳斟。右家大参朝焕，号太元，万历甲辰进士，吾宗之雄于诗文者。有《泊如斋集》。官剑南备兵，政绩甚善，备《家传》中。山人蕴魁奇，抱膝发长啸。龙虎谈韬钤，丁甲助灵妙。余事为文章，劲弦弹古调。长揖对达官，自称海上钓。晚节益恣肆，幅巾对沉蟟。尚有一图存，扪虱而谈笑。视彼世上儿，细黠如黄鹂。右吕山人需，号水山，通兵略，晓奇门遁甲之书。暮年怀奇不售，尽焚秘箓，狂恣益甚。书画俱有逸致。平生与徐华亭相公善。又同徐文长、沈嘉则客胡梅林幕府，时称幕中三山人云。败稿几篇存，灭没不成卷。况又性沉寂，掩户无人见。若复更数秋，忽尔随奔电。余来为捃摭，展视且收缮。手摩意悲凉，恐失昆玉片。平生寡所欢，颓笔与顽砚。虽当杖国年，谈艺娓不倦。文章道谊情，正不在谋面。异代遇知音，定入文元撰。右家太学廷训，号警韦。闭门著书，不交游，不治产，余之从伯祖也。刻有《清远楼集》。胡公绝世姿，文命惜相厄。当其振藻时，音响弥空碧。气与韵相函，妙理引人绎。展卷动幽寻，丹铅出点画。感时追遗颜，明月被兰陌。昔校天禄书，今寡衣履迹。岳降多奇材，惟推一眉白。自怅生也晚，寄宇徒咫尺。招摇弄柔翰，丝棼理难擘。埃尘集毫端，澡雪诵余泽。所贵得师资，何必曾晨夕。右胡庶常允嘉，号休复，万历癸丑进士。读书中秘，未逾年而卒于京邸。有《柳堂集》。

古之伟岸人，不肯不奇绝。视此一蹄涔，转眼悲涸竭。市上喧儿童，一切等蠓蠛。阅历常苦辛，慷慨多幽折。方成桃叶章，又吐青莲舌。罗襦与绣幢，宛转成一缬。惟余达君心，戏谑散郁结。烂烂舒天文，横溢若河决。云物横古今，松响传劲节。遐忆荒邱中，白鹤来岩缺。右卓太学发之，号左车，寓金陵，筑室清凉山下，名曰褧园。其文字交，几遍天下，有《漉篱集》。静一住深山，林木为襟裼。苟或非其人，终日伤岑寂。茂才负盛名，不受世缘溺。遂居竹石间，傲然脱羁靮。尝读幼园文，字形赏清涤。怀胡盘谷中，庶几与君敌。有品兼有韵，胡为藏菰荻。空令想遗徽，美髯而扬皙。溽草天际连，孤虹川上觌。隃麋何纷纷，题诗向石壁。迄今樵牧唱，疑似山阳笛。右朱茂才大辉，号原信，嘉兴人。得交胡庶常，遂流寓焉。曾为吴子敏宗师所赏。饩于庠，无家室，每寄居黄鹤山之青草坞僧舍，几二十年。有集甚广且工学。因记室贵人从楚游，竟浮沉。栖溪一尺地，有此连城英。贤父更贤子，先后标才名。蟾台蕊渊集，青莲之后生。煌煌中兴颂，奇作世所惊。珂月有《中兴颂》集《千字文》为阮亭所赏。如何因一第，忧患相交并。绮词欲忏佛，选赋空研京。精灵倘来往，定在芙蓉城。吁嗟此才没，匣剑应悲鸣。右卓明经人月，号珂月，崇祯乙亥选贡，左车子也。与余称莫逆。尝读书余家怀烟堂，刻《二子唱和集》。又有《蕊渊集》、《蟾台集》。性固隐傲，意亦豪举。丙子试南雍，被放归里，益深牢落之感。才高遇艰，赍志而殁。于尔瞻达心，升沉不相越。存固无所系，去亦未云歇。说死与说生，疑事诚可阙。独惜颖辩姿，填彼幽幻窟。少年摄青云，命宁同磨蠍。豪素第余芬，异莠良足揭。武陵避秦人，或者为君筏。矜长不护短，明鉴照眉发。十人终以君，岂徒高门阀。右徐武陵灏，号大津，崇祯戊辰进士，官武陵令。有诗散见于选集中。颇清健浏亮，无专集。作令颇强项，以伤豪贵意，获谴。待勘楚中，卒于武昌旅舍。人有传其不死者，亦一异也。

按：《十子咏》，惟朱大辉为寓公，详何《志》。沈廷训，字佚无

考。其八人则皆有传以传今。志椒羽,而并志其所志之人。

徐瀛 字澂生,号勿箴,仁和人。《诗辑·小传》。康熙癸卯举人,钱塘籍。《两浙科名录》。庚戌进士,官工部都水司员外。父嘉瑞,号五玉,高才早世。其母夫人教之成立。攻苦读书,每朔望,录所行事,焚香告天。未第时,捐束脩所入五十金,创捐塔址文昌阁。里人闻风兴起,阁乃成。壬子,岁大饥,创举振救,与卓有枚筹米数百石,设糜于清流寺,老弱不能就食,日给米。督视不倦,民免流亡。《栖水文乘》。著有《古今言行类编》、《雪溪省身录》。学者称勿箴先生。《诗辑·小传》。另传详《孝友》。

陈文弢 字勋与,花园陈氏裔,嘉兴备倭游击奇孙。《栖水文乘》。性任侠,读书晓大义。《唐栖耆旧集》。会浙藩陈公迁广西巡抚,辟文弢幕中。康熙十二年,陈寻督两广,《栖水文乘》。逆藩吴三桂梗化,兵连广东西无宁日。宋琦《诗注》。潮阳接八闽边海诸邑,屡被海贼蹂躏,遂移公出师潮州,《行述》。适饶平县山寇大起,县几不支。宋琦《诗注》。当事命文弢剿,悉歼之。《栖水文乘》。接知饶平县事。会贼大至,围城一月有余,宋琦诗注。文弢多方慰谕,椎牛杀马,《栖水文乘》。沥血矢誓,布告再三,兵民士庶咸愿决死战。遂出兵截击,贼尽惊溃,宋琦诗注。弃其老弱辎重而遁。余孽未靖者,复集精锐来攻,《行述》。文弢挥亲信健卒数百人接战,无不以一当百。《栖水文乘》。别遣死士纵火焚贼营,贼大乱,斩馘无算。诸贼尽毁其巢垒,《行述》。降者万人。饶平遭乱后,田园不治,诸豪右往往为逋逃薮,宋琦诗注。文弢赏信罚必,《栖水文乘》。宽猛相济,不数月饶大治,升凤城参将。海逆猖獗,突犯漳南,大司马姚公以总督重臣驻师其地,宋琦诗注。廉知文弢善兵,《栖水文乘》。特疏奏请移师,改任漳州参将。海贼掩我师不备,踞山列寨,旁掠乡邑,宋琦诗注。文弢察知主名,《栖水文乘》。悬赏格捕贼,贼无可容,

乃率其党羽殊死战。矢石交下，众莫敢撄，宋琦诗注。文弢驰至，《栖水文乘》。身挺贼，贼益悉众来奔。会日暮，乃大呼曰：敢有言退者，斩以徇。声振山谷，乃勒兵为左右翼以集，贼不以支，遂大败。俘获数百人，余悉驱至泥淖中，立斩之。各寨悉平。随征铜山厦门诸海岛，皆下之。两台录军功，首及之，升副总兵协镇福州，卒于官。宋琦诗注。文弢虽武臣，《栖水文乘》。然四方羽檄书问，尝令幕客操管，口占授答，粲然有条。宋琦诗注。又念故里先祠湫隘，为捐俸寓书于族中之贤者，俾鼎新之。会康熙辛酉除夕，朝廷以滇闽荡平，允内外文武二、三品官皆封赠二代如其官，荫一子入监读书。大司马姚公题叙厦门铜山十九寨等处恢复功，特授公左都督，世袭，一拜他喇布勒哈番，先后并至。康熙壬戌年正月初二日，卒于福州官署，年五十八岁。生男五：长宗彝，次宗器，次宗鼐，次宗鼎，次宗鼐。《行述》。宗彝，字伯常，袭职；宗鼐，字佐王，嫡荫卫守备。宗器、宗鼎、宗鼐，因家于闽，后人不可考。《栖水文乘》。

附录宋琦《上内叔陈勋与先生》诗：世绪营邱振，家声颍水绵。凤锵开大业，鸿渐踵名贤。作述原从古，经纶克续前。握机参妙略，揽辔策中坚。铜柱怀柔远，绳桥戡定先。瘴烟澄桂岭，湛露濯桑田。薏苡疑曾白，璠玙操自全。搴□登启事，建钺领戎旃。旂鼓仙山外，丹霞曲屿边。夺帆焚列寨，麾扇涤遥天。绝岛鲸鲵避，炎州翡翠翩。功将鳌极奠，捷屡凤墀宣。特拜兼城节，专厘省会权。悬旌军肃伍，奏凯士安眠。原泽芃苗遍，谦光大树传。腹心推幕府，意气溢宾筵。北海樽常满，南州榻每联。九垓衣被广，千顷纳茹全。鼎望方隆盛，门风最郁然。荀陈真媲美，桓鲍若随肩。玉案调琴瑟，青箱授杞楩。阶前珠树粲，池上棣华鲜。俱擅凌云笔，旋占奉日年。銮坡群拜后，虎鬯益增骈。酬国宏勋永，兴宗懋德延。

茑萝遥念切，花萼好音卷。猥及东床末，将伸西国缘。仰瞻乔并岳，低愧器如戈。斗域星辰上，榕城膏雨涓。趋承犹子列，服教佩韦弦。

夏同声曰：祠在花园坟，相传为福王邸址。祠龛栗主皆四方尺许，爵位堂皇。兵乱后，同声犹及见之。祠内古柏两株，系宋时物。甲申冬，遭后裔陈山坤砍伐掘石，同声。嘱人阻之，始终不听。明年春间到此，一片荒郊矣。惜哉！

宋琦　字受谷，号玉山，仁和诸生。有《云深草堂集》。受谷居界河《诗辑》引《唐栖耆旧集》云深草堂，堂内有橘颂轩，面山环水，古木交荫。《栖水文乘》。辟小圃曰“苟园”。黄土为墙，环以梅竹，舍前有池，植荷数百柄。与金岑老诸人往来觞咏，诗以杨、陆为宗。《诗辑》引《唐栖耆旧集》。

沈士荣　字汗千。晚慕摩诘之为人，更名维，别号横潭渔隐，邑诸生。方伯沈巽吾之曾孙，沈椒羽之兄子。《栖水文乘》。善丹青，能诗，笔法近大痴，出入二董。亦不多作。里中得之片纸，胜于缇金。《栖里景物略》。尝隐居横潭，怡情笔墨，与黄冠缁服结方外交。谈内典，讲玄功，灌花种竹，徜徉山水间，陶然自乐。七十余岁卒。季子尉文，世其家学。《栖水文乘》。

沈瀚生　字武抑，康熙庚午副贡。天资聪察，智识超凡，熟史穷经，议论高卓。闽抚佟公怀东，本朝勋戚，遇瀚生于湖郡，目为国士。欲招致门下，瀚生不屑也。著有《论世堂文集》十余卷。《栖水文乘》。尝北行，金张岑老赠以诗曰：“容易草庐下，长贫完令名。偶然成一出，便欲验生平。满腹经书熟，残冬风雪生。健吟驴背上，人共岁峥嵘。”

邵学球　字文叔，仁和诸生。有《绿庵稿》一卷。《移居丁山

湖》诗曰：无多眷属无多具，一里而遥挈最便。稚子老妻凡五口，药炉茶灶已三迁。峰峦送绿排湖面，橘柚分香到榻前。却喜题诗新粉壁，北窗须让老夫眠。《杭郡诗续辑》。

卓长龄　字蔗村，仁和人。《杭郡诗续辑·小传》。又字九如，善古文诗词，与张岕老、宋玉山迭相唱和。张氏横潭旧圃，蔗村购得，复葺新之，榜曰“见山堂”。横潭之胜，复归卓字矣。子三：惕能、铨能、与能，并列胶庠，世承家学。惕能所著有《高庄阁集》、《宝啬堂诗集》。《栖水文乘》。

按《杭郡诗续辑》卷二：卓敏，字铨能，号逊亭，长龄子，仁和诸生。则铨能乃敏之字，非名也。

张之鼐　字仲谋。斋曰“半庵”，邑诸生。博览群书，长于诗文。隐居横潭别墅，诗文倡和。韵林中，无不知有横潭张半庵也。喜著述，日居卧痴栖，拥万卷。手辑《栖里景物略》十二卷、《神仙通纪》百卷、《横潭草堂词》若干卷。徐垫君《题仲谋高卧图》诗曰：“读书之乐，危困而得。著书之地，勤劳而获。惟我张子，可以语此。”《题横潭草堂》曰：“安汝止！独寐歌，万物俯视。谁其伴之，左图右史。”吕翼令题曰：“其神于于而春和，其度飘飘而风疏。时曳履于茂林修竹，静则倚髹几以婆娑。图书万轴，泉石一阿。洵绍赤松之高躅，而象司空之博物者乎！”子玉书，工诗文，邑诸生。不寿先卒。按：张半庵为刑部主事张舆之裔孙。

曹屺　字圣谟，号菽园，邑诸生。沉静淡泊，键户读书，工诗文，喜传述。所辑《栖水文乘》一书，遍采古今，手自录纪，约数万余言。蝇头细楷，笔不苟。又著《蒿芦诗》、《爨余词》若干卷。

周兆谦　号逊庵，字逸民。善堪舆，取山水形势，撰《栖里图说》一卷，今已佚。暮年以来，藉古人书以遣怀饱。取曹菽园《栖水

文乘》条分类聚之，曰《栖乘类编》。摘自序语。按：兆谦为明文选司周公之裔孙。

王同曰：敬亭陈方伯有言曰：祭海必先于河，重其本也。导江必始岷峨，循其源也。兹志之成，攸县有力焉。元酒明水敢忘本乎！此方伯纂府志，叙孙景时之论断也。吾于张半庵、曹菽园、周逸民三先生亦然。谨类叙之。

朱玮 字韦玉，号佩庵，仁和人。有《宏训堂集》。俞璥伯馆于塘栖，韦玉尝从之学诗。其《过青坡旧业》诗曰："旧业青坡侧，犹存白板扉。水深愁没岸，松长喜城围。隔浦鱼虾贱，沿堤豆荚肥。此中真朴率，吾已久忘机。"《喜俞璥伯夫子至舍时，张仲谋、卓火传、宋雉衡、张介山、陈兴公、吴震一、吉去孽、王次公亦至，有作》曰："秋风秋雨稻花香，此地相逢兴亦狂。乱后行藏还自傲，愁来岁月苦遍长。不堪对客眸俱白，特为开轩菊已黄。同学一时欣聚首，布衣终不负沧浪。"所撰《福藩考》，甚详。署曰青坡生者，是也。父唐，工诗。栖里梵刹古迹，时见题咏。惜事迹无传，待考。节采《景物略》并参《杭郡诗续辑》。

按江湖侣人麐序《栖里景物略》曰：命儿子玮及为手录。故知玮为朱麐之子。又半庵裔孙迎煦书后曰："中有朱韦玉点窜之处，几于真膺莫识。"则玮于《栖里景物略》，亦间有续纂处也。

金柱 字立天，号松崖。金张从子，钱唐诸生。有《松崖集》。立天家于栖水，楹十笏，榜曰"尘定草堂"。生平以英杰自名，喜与当世奇士缔交。晚嗜缣缃，吟诵不辍。视世俗逐巧争妍、呕喁辨佞者，爽然不屑也。性喜饮，饮必沉醉，醉则仰天高歌，鼻息欲干虹霓，有拔剑斫地之概。其弟曰尺墨者，尝为《松崖集序》，言其诗多破腐出尘之语，历落处，大似古钗、脚屋漏痕。幽闲处，如山泉煮

药，松柏为薪，绝非人间烟火也。《杭郡诗续辑·小传》。

卓元基　初名允基，字次厚，号履斋，武康籍，仁和人。天寅子。康熙戊午副贡，官衢州教授，有《江上草》、《吾家吟》等集。嗣子庭镛，字巨容，号丰山，仁和诸生。《杭郡诗续辑·小传》。工诗词，深得乃翁三昧。乔梓唱和，故名其稿曰《吾家吟》。《栖水文乘》。

沈允礼　字公调。资似愚鲁，性极沉潜，读书寒暑昼夜无间。攻苦二十年，与吕丹羽、吕翼令、陈廷鬯、张半纮订盟联社，推允礼为祭酒。康熙甲子，举岁贡，训道，四方负笈从游者甚众，有醇儒之誉。《栖水文乘》。

张官始　字襄书，号抑斋，生有夙慧。甫生夕，□□重明公梦四人肩舆。一老僧云：天童来访，排闼直入。父预知儿非庸流。顺治庚子举于乡，屡上，计偕不售。壬子，选绍兴府教授。庚申，入国子监助教。己巳，转户部主事。庚午，升河南司员外。辛未，升山东司郎中，辖奉天诸事。有罪发尚阳者，必由之。所居羁人圈地，洼房秽湿，染病多死。官始葺宇舍，延医药，冬给毡棉，全活甚众。壬申，出知吉安府，民顽胥蠹，号难治。官始下车，即裁革陋例十余条，凡病民者，悉勒石永禁。居官淡泊，署稀仆从，侍无媵姬，餍粗粝，不啻苦行头陀。人初疑其矫，讥其啬，久而信服。遇大案，必反复推鞫。求生不得，浩叹久之。不三年，超释者几百辈。汰冗役，矜孤贫，民无差累。属员或稍不职，从容面诘，仍培护之。治理公务，必敬诚。署中有补过堂、知非室、慎独斋、内省庵，提撕警惕。后由他事波及，罢职。士民乞留，商贾罢市。去官日，士庶号呼章门几千万人。官始止之，恐涉沽誉。民感之，建祠立碣，事详李振裕《去思碑》。官始单车归里，缟服蔬食，喜交方外。尝主祇园精舍，七十四岁卒。节《栖乘类编》。

张吉　字王士，仁和人。康熙戊午举人。王士领乡荐时，适其从兄抑斋官国子助教，每上公车，俱以抑斋同考礼闱。格于例，不得入试，遂郁郁而卒。见《塘栖耆旧集》。

王溶　字惊澜，钱唐籍。有《芷阁诗稿》。惊澜为虞氏白庵高第。白庵所居有十景：曰一径桐阴，曰两池烟雨，曰小桥步月，曰邻女敲砧，曰石磴松涛，曰柳屏莺哢，曰夜央闻跃，曰昧爽惊钟，曰南宅平林，曰北窗短岫。惊澜各系以诗。见《云蝼斋诗话》。

邵九皋　字翼云，号鹤田，仁和例贡。原作康熙己卯副贡，《府志》不载。按《仁和县志》，列入例贡，今从之。官常山训导，有《寓斋偶存》。田家栖水，性耽经史，喜振拔孤寒。从健庵、匠门两先生游，所交皆当时名宿。以上采《杭郡诗辑·小传》。

沈近思　字位山，号阎斋，《浙江通志》。又号俟轩，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五杭村人。曾祖学颜，配尤氏。本生曾祖学曾，配屠氏。祖时吉，配俞氏。父大震，配俞氏。《端恪遗书》。皆以公贵，赠资政大夫，吏部右侍郎，妣皆赠夫人。杭世骏撰《神道碑》。大震生子五，公其季也。《端恪遗书》。端恪九岁而孤，贫不能存活，送灵隐寺为僧。主僧怜其慧，使之读书应试。有项翁者，奇其才，以女字之。年二十一，入钱塘学。就婚有期。主僧悔，闭置寺中，予以披剃。于是三学诸生连名诉学使者，主僧惧，始出之。合卺之夕，尚以发辫缀帽成礼焉。《杭郡诗辑·小传》。康熙己卯，领乡荐。明年，成进士。时座主孝感相国将致政归，公上书，论孔庙前此从祀于道统正传，有未当者。其略云：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为继述孔子之大宗。同乎朱子者，即同乎孔子也。异乎朱子者，即异乎孔子也。及明嘉靖以后，与朱子歧途异轨者，亦并从祀。其时因功业之高，声名之盛，又以门人遍满，附和者多，遂至谬误相沿习焉。不察使千圣相传心法如

精一之旨，博约之训，知行之序，诚敬之功，若有不由其途可入圣者，此大惑也。因极论当湖陆稼书侍御，学术纯正，宜膺祀典。孝感深韪其言，后侍御竟列从祀。其论自公发之。家故贫，惟一童执役。谒选，《神道碑》。授临颍令。颍与许接壤，有孔家口，水势冲突，为颍患。因出夫十之七，助许筑堤。俄水发，安堵无恙。又捐建社仓，积谷四千余石；建紫阳书院课士；复建双忠祠，《神道碑》云：岳忠武、于忠肃。以昭忠义。《浙江通志》。膺卓荐，去颍之日，士吏攀车洒泣，道不得行。擢广西南宁府同知，执法不避权贵，豪吏敛手。《神道碑》。南宁山险多盗，遂力行保甲，严督缉捕，期年宁谧。《浙江通志》。未几，以病乞归。集生徒教授如初。豫章、敷文两书院交聘主讲，皆辞不就。相国高安公抚浙时，以贤能荐监督清河本裕仓。《神道碑》。莅任一月，纲纪利弊，整厘悉当，奸胥敛迹。旗弁暴悍者，痛惩之。《浙江通志》。未两月，浙闽督臣来请，以公摄台湾府事。圣祖仁皇帝可其奏，即命公往。时台湾逆乱初平，方资抚辑。因作《远虑四论》。略云：台湾为沿海诸省保障，鹿耳天险，澎湖孤悬，非若内地之可以臂指使也。以二千里之幅员，止设三县，聚一二百万无家室妻子、剽悍狠戾之徒，肆行其轻沙、任侠之习，地方之敝，由此而起。莫若取台湾析为数县，俾各治其地。每县中各分都图保甲，统领约束。丝连绳贯，易于稽察，一道一镇弹压。府治驻兵三千，游守千把，分防各县。又取民壮之材勇过人者，拔置行伍，严加操练。迨兵多之后，潜移内城，以充各标。其余流杂之民，必审其籍贯，稽其家口，方许授田土。否则悉驱过洋，自可化顽暴为淳良，变海岛为礼义矣。当时采其议行之。宪皇帝初即位，向闻公名，召授吏部文选司郎中。时铨法久骫，胥吏多假手为奸，公密察舆论，尽得其隐。吏不敢欺，由是宿弊顿绝。旋晋职太仆寺卿。明年典山东乡试，未竣事，超授

吏部右侍郎。山西抚臣方上耗羡归公之议，上将从其请，公力争殿陛间，同列皆为失色。上嘉其诚剀，不之责也。方是时，公直谏声震天下。丙午，主江南试。陛辞之日，御赐诗有“操比寒潭洁，心同秋月明”之句。明年春，晋都察院左都御史总裁，礼闱得士称盛。公受圣主知遇之深，不五年间，自散吏擢至九卿，日夜淬厉，殚竭思虑。凡国家大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前后封事十余上，皆剀切明白，不为苟应故事。每封疏将入，《神道碑》。必越宿斋戒，然后敢进，惟以至诚笃敬尽职分所当为。擢左都御史，表率台端，风清纪肃，所进奏疏，非发议准行之日，人莫得而知也。卒于官，至无余赀。赐帑金一千两，诏赠吏部尚书，太子太傅，谥端恪。《浙江通志》。公少而夙成，年七岁请于父曰：仁为何物？赠君大奇之。九岁丧父，哀毁若成人。少长，从虞山钱灿、严虞惇学，补钱塘学官弟子。公之以钱塘著望自此也。公慎交游，寡言笑，学以程朱为准的。与仪封张清恪公讲性命之学。清恪公所著《学庸讲习》，皆与公往复辨论而后成。生平敬李梅崖之道义，蔡梁村之理学。晚年笃好稼书文集，与闽人雷铉、王道考订其业，夜分不休。所著述数十卷，曰《学易》、《学诗》、《读论语》、《注偶见录》、《小学咏》、《励志杂录》、《真味诗录》、《天鉴堂诗文集》，皆理道之言。《神道碑》。

按《杭州府志》引《浙江通志·沈端恪传》云：钱唐人。窃尝考公《祠墓图自记》云：沈氏自西泾公始，迁仁和之五杭。六传至东园公讳魁，性好施予，乡人推为长者。安人宋氏，勤俭起家，生二子：长敬园公，讳学曾，安人屠氏；次讳学颜，早卒，安人尤氏，年二十有二，矢志守节，立长房次子顺环公讳时吉为嗣，娶安人俞氏，性贤淑，相继早卒。遗孤起凡公讳大震，零丁孤苦，尤安人抚孤两世。当明末时，数罹兵荒，内忧外患，艰苦备尝。赖安人节操才智，支持

门户，使不倾。起凡公号百里，性纯孝，自以幼孤，见祖母苦节终身，忧患中对家人未尝有喜笑之色，每遇横逆拂意事，即诣墓所哀诉悲思，尝依恋终日不归，数十年皆如是。安人俞氏勤俭操作，刻苦立家，生五子，季即近思也。又汪积山为沈暗斋太守尊人起凡先生《赋授经图》云：一卷遗经在，趋庭忆讨论。到今那忍读，莫报膝前恩。辛苦陈情表，风流通德门。得舆验君子，人重五杭村。注云：五杭，先生所居之处。见汪积山《遗集》。然则端恪公，固五杭之世家，居仁和而籍隶钱塘者。

陆鸣皋　字士湄，号鹤亭。《杭郡诗辑·小传》。康熙辛卯举人，由钱塘籍。《两浙科名录》。有《春及堂前集》、《续集》。《诗辑·小传》。鹤亭家下塘西，笃志嗜古，工书，尤长于诗歌。与同学受郭介山、厚容、翼云、次厚、九如辈，名园精舍迭相主宾，为文字饮，拈题限韵，此唱彼和，故栖水之诗名噪于四方。鹤亭善画山水，陆梯霞尝乞作画，顷刻便就，且系以小诗。梯霞抚掌称快。《春及堂诗序》。所居别墅曰“一曲水”，在王庄基，为范氏旧圃。《栖乘类编》。

王师典　字汇九，号寅直，别号春暄。才博性洁，与时寡合。康熙丁酉，中式顺天，屡困礼闱。雍正丁未，荐授中翰。乙卯出守南昌同知。下车，蠲一切陋例，虽取之不伤廉者，亦毅然固却。历署袁、瑞二府掾，钱谷羡余悉归公府。或曰公廉则可，后继者如之何？师曰：吾政为居官者式耳。理民事，擿奸如神，执法不贳，士民畏服。时郡守不由科目，师易之。因是，日伺其隙。值旆军侵漕案执系鞫讯，旆军情窘投缳死，郡乃揭上台，罢官。商民呼号，乞留不可得，泣送如市。师单车空囊，几不能归。诸富商感，助道里资，勿受也。卒年六十有八。生三子。贫无立椎，惜哉。节采《栖乘类编》。

杨汝楩　字工求，号青眉，仁和人。《杭郡诗辑·小传》。康熙庚子

科顺天举人。《选举志》。辛丑进士。官甘肃西宁道。工求家于郏水，一眉微有青色，因自号青眉。以名进士宰永昌，颇著循绩，遂以荐举进官。著有《红杜村庄诗》。尝赋《盛京竹枝词》，有“分明夫婿当门坐，不待相扶下马来”句传诵人口。《诗辑·小传》。父杨文长，受业于疡科姚虎子，行道于栖，因家焉。弟号子琴，悬壶栖里，仍世其业。节采《栖乘类编》。

沈九锡　字沛臣，又字贡三，号沙村，邑诸生。善诗文。出其门下颇多名士。书法遒劲，入晋唐室。诗律紧严，近于晚唐，著有《溪红书屋稿》、《迎驾诗百韵》，梓行于世。节采《栖乘类编》。

张锡麟　字九徵，号仁薮，潜夫之孙。少孤。尝从语溪吕晚村学，筑半亩之圃，莳花种竹，题曰“花谷”。凡花木经其栽植修剪，无不繁英稠萼，曲折婆娑。而梅干横斜，尤称绝伦。其余镌章制砚，色色可人。喜作诗，有《正己斋诗稿》若干卷。邵伊人、沈玉亭诸公常诣其圃，豪饮倡和。七十五岁卒。张愿博曰：余同邵竹巢访九徵不值，见其一切书匣、笔床、牙签、窗格，皆以竹为之，手自雕镂，无不精雅。壁悬一画，伊祖潜夫先生遗笔。案头有五字诗画于铅板，乃十四寒韵也。首一字出韵，宋人恒用之，遂依韵赋二首以赠曰：“相寻处士午余天，晴日无风屋减寒。人迹未归云出岫，茶声旋沸水流滩。先人画重山林古，前辈画推蛇蚓难。二老徘徊瞻四壁，心评意许语更端。”“到此堪叹别一天，可忘尘俗又炎寒。审安容膝希贞士，羞学推舟上逆滩。灌圃种蔬供自易，栽花索句赋何难。此君质艳人工巧，不数猴狝刻棘端。”

按：张愿博，名圣济，号砚樵，仁和诸生。砚樵书法钟王，大至方丈，细如蝇头，无不入妙。单辐片纸，人得之珍如一簟珠。

邵嘉客　初名龙章，字荀孟，又字伊人，别号竹巢。文学负青

子也。邑庠生，书法诗才并擅作手。著有《带山草堂诗》、《主间堂诗稿》。菽园曹屺曰：《主间堂诗稿》甫编成，为清流寺释眉峰携至会城，捐赀命梓。归遗问寿诸公，洵一时佳话。以视沽酒烧猪，又不足言矣。小楷尤工，年已耄，尝书《金刚经》三十二分，《千字文》全帙。笔笔遒劲端楷，无一字苟，不下文待诏所遗手迹，人珍藏之。节采《栖水文乘》。

沈鋌 字鼎臣，号玉亭，雍正癸丑恩贡。有《寓书堂集》。玉亭诗沉雄悲慨，不染时习，有《粤游》、《楚游》、《燕游》诸草。五言如："池渟前夜雨，树借隔园秋。""水腥催急雨，云懒漏征阳。"七言如："别来马上无书达，老去灯前有梦游。""雁亦知寒来紫塞，君偏冒雪渡黄河。""幽禽不见遥相语，小卉无名落又开。"皆可人中晚唐人之室。《杭郡诗续辑·小传》。祖家漳溪，迨今四百年矣。自乱后迁居，已七十载。《梦居横潭诗》自注。

周天度 字让谷，一字西隒，号心罗。《杭郡诗辑·小传》。家塘栖，讲授城南句山。张燇撰序。早负才名。汪师韩撰诗序。乾隆庚午解元，壬申进士，历官河南许州。心罗少丁穷困，饥鲜半菽，寒惟一毡。年十六，始读"四子书"毕。父理斋先生远馆归，绝不一问。里中有"中也养不中"之诮。心罗闻而耻之，乃入会城，从陈句山太仆游。太仆禁诸少年毋泛览。一日案头《文选》失所在，索之急，群指心罗。太仆恚甚，骂曰："吾不令若曹业此者，时未至耳。《诗辑》小传。奈何不听余约。今姑拈一题试若，若即能效其体为之，将遂恣尔意。即不能，当奉约如初。"陈兆仑撰《十诵斋集序》。题为《齐景公待孔子二章》。心罗立成二艺，文采烂然。太仆读之惊叹。《杭郡诗辑》。居无何，学使者檄下：凡生童能为诗古文者，投明候校。让谷遂冠其军。越六年选拔，复为一时冠。陈兆仑撰序。稍长，博讨豪吟，与松里诸子

相角逐。《诗辑·小传》。贡入成均，滞京邸。张燈撰序。尝北出居庸，抵宣府，求金元遗迹。《诗辑·小传》。所至，心识其山川险易，亭障隧候。尝于雪夜，偕友人联骑登张家口之讲市台。张燈撰诗序。明王文襄毅诸公款奄旦处也。寒风动地，大漠同缟。《诗辑·小传》。慨焉望古，赋诗四章而退。张燈撰序。好事者至写《朔雪图》以传之。初宰饶阳，调清苑，《诗辑·小传》。内迁部郎，再出为州牧。汪师韩撰诗序。著有《十诵斋集》。其诗充蔚豪健，跌荡可喜。雅不欲多存，其存者，皆卓乎可传。张燈《十诵斋集序》。

吴世昌　字升来，号旭堂。邑诸生。著《存朴堂诗》、《栖乘类编》。《旭堂删稿》、《续稿》、《漫稿》。旭堂敦行力学，名重一时。诗以和平为宗，不尚瑰奇，不矜雕饰。或问诗选本孰优？曰：葩经为圣人删定，无偏见。此后，不免有偏见矣。但熟读陶、杜全集，诗不患不成家耳。《诗辑·小传》。子士瑛，乾隆庚辰顺天举人。《栖乘类编》。

周南　号二南，天度子，乾隆丙午举人。官光山知县。《武林人物新志》。性耽吟，兴寄所讬，辄发于诗。风格宋唐，无浮靡纤佻之习。陆尧春撰诗序。政清民瘼，所至声腾。符鸿笳音题词。嘉庆癸酉，滑匪滋事。南在河北，《武林人物志》。为淇县宰。逆匪起于滑，滑破而浚被围，淇与浚接壤，恃河为界，延袤三十里。扼其要害，昼夜巡逻。陆尧春撰诗序。多设奇兵，先声夺之，贼不敢犯。成《笳音》、《海讴》二集，风烈可见。继作《学制集》、《归田雅集》，有王、储风味。卒后，其子澍附梓其诗于《十诵斋集》后，名《小十诵斋集》。《武林人物新志》。按：周澍，号雨亭，官刺史，予父执也。居杭城中。盖自二南时，已由唐栖迁省城矣。今则后人凋谢，无闻于时，可慨也。

车向荣　字半林，号辰山，仁和人。乾隆庚寅举人，官嘉兴教谕，有《半林吟稿》。半林住塘栖里。地名洗耳滩。始游富文襄王幕几

十年。才华冠一时，间参谋画，深所倚任。晚年覃研经史，时以吟咏自娱。卒年七十有几。《半林吟稿序》。

张淦　字岑发，《杭郡诗辑·小传》。号雪涛。仁和贡生。《武林人物新志》。幼有至性，母疾，不解带者三月。父游大梁，每遇烈日，必露立。曰："老父方暴道上，何所避？"甚雨亦然。比返，凡数年如一日。兄适甘肃，久不归，匹马往迹之。逾年再往。兄客死兰州，以赢载其柩，徒步护行，往反万里。深究世故，沉敏嗜学。《卓庐文稿·张淦墓志铭》。公卿交辟掌书记，伸毫布纸，数千言立就。刘穆之目览手答，耳听口授，世多不信有其人。得淦，其左证矣。《武林人物新志》。嘉勇贝子福公尤爱敬之，总督云贵川陕，皆与俱。《墓志铭》。所条画入奏，辄报可。凡四入福公幕，《武林人物新志》。从征台湾，《诗辑》小传。赴镇南关，督安南国王入朝。前后在公幕凡十年，《墓志铭》。最后应两广总督觉罗吉公庆聘，《武林人物新志》。随剿黔粤逆苗，《墓志铭》。至西隆州渡红水江。磨盾草檄，横槊赋诗，穷边绝塞，笔墨横飞，诗多铙歌笳吹之音。《诗辑》小传。以劳得奏请优叙，《墓志铭》。赏给七品中书衔，朱批"再加一级亦不妨"。盖从游福公幕时久，已名达天听也。《武林人物新志》。凯还病作，乃归，《墓志铭》。不复出，《武林人物新志》。榜其庐曰"舣查"。《墓志铭》。喜口授他人书，如熟读背诵者然。尝自题《艺香双影图》云：皤然两鬓笑衰迟，转悔从前意念痴。幸不捉将官里去，相看还剩老头皮。《杭郡诗辑》。著有《之万集》、《艺苑丛谈》二卷。《武林人物新志》。曾大父凤举。祖旃，岁贡生。父琨，仁和学生。子二：长春煦，早卒；次迎煦。《墓志铭》。迎煦别有传。

金灿　字星岩，渐皋孙，仁和人。灿尝于壬辰冬，石门书肆中见售先祖汉阳公诗集，乃季父子车先生手录，以青蚨百文购归，藏诸省斋。讽诵之余，悲感交集。为赋六绝句以志之。诗曰："生前

蹭蹬复何求，死后遗诗孰肯收。得得光芒犹射眼，羡他铁画与银钩。”“两年书肆日空摊，何异明珠向雀弹。岂是些微渠吝惜，自来俗子不曾看。”“乌丝小楷法停匀，簇簇惊看手泽新。不是语溪人不识，解铃还让系铃人。”“老成凋谢典型存，刊刻何人与共论。独抱遗诗双泪落，满庭寒月一灯昏。”“一官落拓更多儿，析箸曾无陆橐赀。辛苦悬鹑穷季子，典衣呵冻写遗诗。”季父以遗集无力付梓，当衣购佳纸，馆课之暇及灯下必抄录数页，故流传人间，约数百本。“零落人间大雅音，得来原不费搜寻。生平第一便宜事，一百青蚨博万金。”星岩父不知何名，其跋乃祖诗稿，称浪游三十年，足迹半天下。坐视遗诗湮没，是谁之咎？每当记室之暇，手抄舌誊，始授刀板，亦可谓贤矣。《杭郡诗三辑·小传》。

张迎煦　字邹谷，号晴崖，淦子。仁和贡生，官至广东知府。有《从戎草》、《读书楼诗》。《杭郡诗三辑·小传》。家塘栖杭湖交界地。《丁未归里，赋别楚中诸友诗》自注。晴崖从尊甫雪涛中书佐两粤吉制府幕，随剿黔粤逆苗，跻峻坂，触瘴疠，羽檄旁午，皆手任之。事平《杭郡诗三辑·小传》叙功，由功贡生官孝丰训导。《卓庐文稿·淦墓志铭》。嘉庆九年，浙抚阮公刊《铁抚军保所上八旗诗》时，晴崖秉绎孝丰缴司监，刻集凡一百三十四卷，四阅月而工竣，厕名简末，时论荣之。调慈溪定海教谕，迁知县，擢郡守而终。《杭郡诗三辑·小传》。

按：丁未，自楚中归，有诗云“汗漫风尘五十年”。丁未为乾隆五十一年，计生时乃乾隆之初。至嘉庆九年甲子与校刊之役，先生已将七十矣。后复由慈溪、定海县教谕升县令，推太守定在髦年。先生诗云：“岂真樗栎偏多寿，未必参苓尽有凭。”益信然矣。半庵先生辑《栖里景物略》者，其从高祖也。见晴崖嘉庆己巳正月书《栖里景物略跋语》。又按：陈作甫所撰《张岑发先生墓志铭》云：嘉庆

十三年卒，年七十耳。是岑发先生实生于乾隆元年，岂有晴崖之生亦在乾隆初年之理。疑诗中所云“丁未归里”，并诗中所云“汗漫风尘五十年”，必有讹字。意丁未时，不过年三十耳。核之后日选训导，升教谕，改县令，升太守，已在耆老之年。否则几及八九十矣，岂尚能服官哉！

宋大樽 字左彝，号茗香。仁和人。乾隆丁酉顺天举人，官国子监助教。《杭郡诗续辑·小传》。所为尝异乎人，人不知其为何如人也。弱岁刲股愈母疾，不治生产，让财于弟，以吟饮为志。《武林人物新志》。应礼部试，屡报罢，归不复出。《杭郡诗续辑·小传》。母怜其老，命之曰：汝盍不出游，以广汝怀乎？遂历游径山、邓尉、天台、华顶、黄山诸处。《武林人物新志》。戴笠狂歌，不复关虑世事。好饮酒，喜禅悦。醉中歌所作诗，及得意处，《杭郡诗续辑·小传》。渊渊乎若奏金石。座客嗟赏，益大喜。趣酒，至浮数大白，仰天直视，击案狂呼，自以为太白复生也。著《牧牛村舍集》、《学古集》。《武林人物新志》。《学古集》中，拟古歌谣为《杂体》一卷，拟选题为五言古诗一卷，拟太白七言古诗一卷，拟王孟诸家为五言古今体诗一卷。人颇以摹拟少之。然其精微之音，忽若有悟，固非求媚于里耳者也。《杭郡诗集续辑·小传》。其《茗香诗论》，已刊入《知不足斋丛书》。《武林人物新志》。生平精于小学文字，晚乃举其诗古文，删乙而弃之。陈斌撰《别传》。子咸熙，叙录四五十卷书，皆删弃之余耳。《武林人物新志》。周茗山冕，亦仁和人，有《赠茗香》诗云：“闻说天台去，归来兴不穷。插身双阙上，得句万山中。诗画名应满，同游叶君绘图。神仙路已通。读君新著作，何必赋兴公。”《自序》云：宋茗香助教游天台，得诗甚夥。归述山水诸胜，并出诗刻图幅见示，口占以赠。按冕亦同里人，乾隆癸卯举于乡。

按陈斌撰《大樽别传》云：乾隆己卯举人，则为乾隆二十四年，

早丁酉十八年。考两浙南闱,皆无大樽名。其为顺天榜无疑。而《唐栖志·选举》亦曰丁酉。两存之,以俟考。又茗香与阮文达为考订金石友,入会城时,每寓昭庆。一夕月明大醉,效李白捞月事,堕寺前池中死。

沈莘乐 字觉斯,号任斋。仁和人。有《粤游倡和集》。任斋为玉亭先生𫍲之孙,少工行楷书,遒媚酷似赵松雪。与张雪涛为总角交。乾隆戊戌秋,同游粤东。马上舟中,联吟斗韵,任斋编成《粤游倡和一集》,雪涛为作序。未几雪涛之滇,任斋送以诗曰:"才卸行装又俶装,海鹏何处不翱翔。五羊烟月嫌吟短,六诏云山得路长。询是怜才宁刺促,亦堪筹国况文章。吾家小阮依严武,约略春明话故乡。""此去乡关万里悬,客中送客意绵绵。宵林鹊绕方惊月,云路鸿飞竟各天。暖律暗随梅信至,离愁潜逐柳丝牵。昆明他日编游草,珍重君家十样笺。"后任斋竟死于粤。《倡和集》未经就梓,今则散失不可见矣。雪涛尝言:任斋每一诗成,必苦吟竟日。或一字未妥,漏三下不寐也。雪涛之子名迎煦者,所述如是。采《杭郡诗辑》语。

姚湘 字宝田,仁和附贡生。《杭郡诗三辑·小传》。家仁和之唐栖。方颐广颡,善诙谐,爱客。《卓庐文稿·姚君行状》。其先世候选州同,名振麟,《小传》。号玉符,《行状》。得奇药方,治瘴疠霍乱有异效。虽滇黔辽沈,亦闻名而争购之。宝田益恢炱其业,《小传》。姚氏药闻天下。而自视泊如也,益以葛轶自喜,亿则屡中。一乡俱就计事,策事后成败,如影响然,皆正大肫厚。故纷难斗争,得一言皆折服去。《行状》。田宅细故,不烦长吏,长吏亦推重之。《小传》。嘉庆十年、道光三年,浙西大水,创议给振,昼夜恤抚,罔不获所。灾后多疫,自制珍药疗之。全活者无算。《行状》。抚部仪徵阮公、黄梅帅公推为巨德

长者，欲为请叙，辞甚力。《小传》。仁和胥徒多征奇羡，乡豪或借口校争。塘栖受君戒皆如约。邻村诸生某，年七十矣，群推为魁，欲与漕仓吏为难。《行状》。宝田以小舟致之，乡愚讹言君阴受令指，汹汹数百人将劫某生，宝田置某密室。《小传》。反复开谕，动以利害，某错愕啮指曰：敬诺。送及门，数百人者欢呼拥之去。某既以许君，不得已亦如约。明年他村输税者，与吏争不胜，伏法。《行状》。于是某生及邻村皆罗拜曰："微公，斩头陷胸矣。"其顾全桑梓者如此。《小传》。唐栖当南北往来之冲，樯帆络绎，客多昵就之。投刺至者，皆盛供张。劳谦从，欢然如归。即游民狎客操艺丐食之徒，踵门求见，无不位置润泽，得其欲以去。尤笃戚谊，自余单寒鳏寡，待举火者，又如千家。他若埋胔治道，开学舍诸惠济事，立应无吝色，亦无德色，若固然者。《行状》。道光七年，陈墉撰《姚氏祠堂记》。尝购卓氏废圃为宗祠，《小传》。以祀其先，奉前代祖木主，列次昭穆，召族姻观礼祠下。既卒事，宴客于祠前新构之园。园昔为张氏别业，传而归于卓。卓卒不能有，而宝田得之以为祠，在其家之左偏。《祠堂记》。祠前之园，有竹素堂、耘谷亭、停月楼、露滴池诸胜。其婿陈墉为之《记》。《小传》。卒年六十有八，时为道光十一年二月晦。子：长埙伯，次芳谷。《行状》。

按：姚氏自余姚徙仁和之唐栖，为宝田之十代祖易斋君也。五传而至司马公振麟，家益起。曾祖名杏，祖名英，父名际唐，皆见《行状》中。子埙伯，以姚氏谱失修者百年，起而续之。芗伯陈墉为作《姚氏族谱家规序》。固数百年唐栖之旧族也。但经兵燹，未识其族谱仍在否？又按：今北小河姚致和堂屋宇修峻，一水环之，颇阳宅之钟秀处，宜其长久勿替也。

高林者　仁和之塘栖里人也。与赵坦同为县诸生。坦恂恂儒

者,林顾通倪无威仪,善谐。说经故缪其旨,以激怒坦,坦断断争,林乃大笑,杂以嘲弄。坦故方严,人无敢以戏语者,独林恒谩侮之。家徒四壁立,惟嗜饮酒。饮必醉,醉则卧市沟中。人属以诗歌文章,信口成,率妙丽有逸趣。应试,常救数人。然塘栖俗尚权利,林以贫久困积,为人所轻,虽皂隶童奴贩竖,皆狎林,或更谑骂,林辄不较。无贵贱,皆共饮酒。富人儿益鄙林,不与通。道遇之,辄呼与饮。富人儿谢,林辄大笑,询以丑词。一日赴试会城,闻其友病,亟走归,已殓,大哭投水中。妻某遽阖户缢,邻里争救之,得俱活。林更大笑,呼酒痛饮,人不测其所为。已而病酒,竟以死。林尝醮女,戒之曰:之汝家,毋恃而公女骄人也,其毋以而公律人。以而公律人,无一人入眼矣。其狂放如此。钱塘陈墉与相识于姚湘家。湘、墉妻父亦家塘栖而富,多宾客。宾客争昵就墉。墉辨有口,常诎服宾客。林独不服曰:陈墉少年耳。张迎煦雅重墉,饮林酒为诵墉文,林已醉,鼾睡座上。迎煦且诵且举墉字,呵林曰:尚不识作甫耶?林遽叩首大呼曰:陈墉少年耳。墉闻之大笑曰:高书岑不识陈作甫,陈作甫自识高书岑。书岑,林字。陈墉《卓庐文稿》。

宋咸熙 字德恢,号小茗,仁和人,大樽子。嘉庆丁卯举人,官桐乡教谕。有《思茗斋集》。小茗家有藏书,学问渊源,清芬递扇,尝辑注《夏小正》,剧精核。《耐冷谈诗话》亦传布艺林。秉铎桐乡时,辑有《桐溪诗述》,搜采甚博。《杭郡诗三辑·小传》。

按:阮宫保辑《经籍纂诂》,小茗实与分纂分校之役,见《经籍纂诂题名》。

劳逢源 号如斋,居大云乡,俗呼永泰。以文章起家,成进士。《耐冷续谈》。嘉庆十二年丁卯科举人。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进士,官安徽歙县知县。《选举志》。作令有声,子弟能闭户读书,娴吟咏。其

小阮名本宣，字山乡者，著《山乡诗草》；名本和，字幼农者，著《三雅堂哦草》；名本慈，字友荀者，著《兰言诗钞》。一家群从能诗，人比之南齐谢氏。《耐冷续谈》。

劳经元　字笙士。少尝问字于武进臧在东镛堂之门，故学有根柢。嗜收书，恣意浏览，与归安严修能茂才元照、德清徐新田明经养源为问难之友。修能没，所著《尔雅匡名》，为付刊行世。劳检撰《劳格事略》。笙士博学多闻，《读书杂识序》。熟谙唐代典制，著有《唐折冲府考》、《敝帚稿略》。其《折冲序考》未及写定，子季方为补校成书。同邑赵星甫太史钺，序而刊之。劳检撰《劳格事略》。子三：长检，字青玉；次□，字巽卿；季格，字季言。巽卿精于校雠之学，兼善词曲，惜所著散佚无存。《读书杂识序》。季言另有传。

劳格　字季言，家世籍仁和，居唐栖。幼而聪颖。年甫四岁，出就外傅，受经于同里朱进士以升。质既敏慧，又勤于诵读，年十二三，诸经皆已卒业。性沉静寡言笑，已有成人之度。忽得咯血疾，医家皆谓宜静摄敛神，勿过用心，遂令静居一室，屏弃一切，惟期于适性怡情为消遣岁月计。季言乃于床第间，窃阅汉唐诸史、通鉴、会要诸书，三年而病愈，而史学亦均能融会贯通矣。年十八，受知于学使者桐城姚公。其时耆宿如钱唐严厚民上舍杰，仁和赵星甫太史钱，孙雨人学博同元，长洲陈硕甫徵士奂，皆引为忘年友。丁父忧，哀毁过人。居丧尽，发先人所藏书读之，于是其学益邃。平居读书时，每置空册于案，遇有疑义辄笔之，暇时翻阅诸书，互相考证，必至精审而后已。尤勤于校书，尝镌一印曰："实事求是，多闻阙疑。"凡所校书，必钤其印于卷端。《事略》。丹黄齐下，密行细书，引证博而且精，尤熟于唐代典故，钱少詹以后一人而已。《读书杂识序》。三试秋闱，终怀楚璞，乃就校官。继遭母丧，哀毁逾甚，居恒常

忽忽不乐。旋寇氛益炽，唐栖当孔道，《事略》。壬戌癸亥之间，避寇于乡，至双溪僦居一室，犹自汇萃著述，手写不辍。俄而警至，《读书杂识序》。迁于吴江之同里。自顾家室飘零，图书散失殆尽，《事略》。竟以忧郁致病。《读书杂识序》。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殁于同里寓舍，年四十有五。无子。其友丁君葆书为之编次遗著得《读书杂识》十二卷、《唐郎官石柱题名考》二十四卷、《唐御史精舍台题名考》三卷。《事略》。

按：《读书杂志序》为双溪丁葆书所撰。季言《司训事略》为格兄检所撰。

冯如璋 《两浙科名录》作冯璋。字襄哉，号秋君。宋咸熙撰《秋君遗稿序》。年十三四时，学为时艺，气逸而句奇。所居饶桑麻鸡犬之美，林泉鱼鸟之乐，凡舟楫寻历晴雨景状，一皆志之以诗。嘉庆甲子举于乡，计偕北行，往还长安道上，诗境益博兼宏达，得江山之助。好度曲弈棋，无师授而皆能造其精。修干丰颐，双目奕奕有英气。性谦退，从不臧否人物。当宾朋盍簪，辩论互作，独默然坐隅。见者每以后生略之，不知其所作诗文，老师宿儒或不逮焉。乙丑秋病暑卒，年仅二十有四。遗稿存焉。张迎煦撰《秋君遗稿序》。芝轩宗伯为之序，诗格逼近钱刘，无佻缛侧艳之习。品之正，一如其人，洵可与李昌谷、王子安集并传。宋咸熙撰《秋君遗稿序》。集曰《秋君遗稿》。

宋肇昌 字幼海，仁和人。年二十，中道光己未科举人。甲辰大挑二等，任分水训导。丁未成进士，官甘肃张掖知县。甫二年，以母老告养，归主石门传贻书院讲席。咸丰十年二月，杭州陷于贼，五日而复。时奉母避顺庆村，又迁避德清。十一年冬贼复围攻杭州，时城内有重兵驻守，而乡镇为贼来往地，不可居。将入城，邵员外懿辰蕙西先生寓书曰：君有老母，毋轻蹈死地。上海令后官江

藩司刘公郇膏，又劝避沪上。而终以宗土沦亡，不忍远徙。母宜人又深明大义，亦谕以祖宗丘墓不可弃，遂间道入城，日夜协同登埤守城。十一月二十八日城陷，骂贼死。母宜人沈氏，叔父岁贡生成耀，子如镇，侄为金，侄孙文沅，妹，三姑，侄妇陈氏，俱投井死。幼海年十二，读十三经，学为文，祖邵阳公奇赏之。自幼随宦衡湘，深悉近日州县之不可为。且深疾近日所饰，为能吏者之所为，故任陇西县二年，即告养。又耳濡目染于唐确慎、陶文毅两公之言论丰采，两公皆邵阳公分校所得士也。与邵蕙西先生为文字交。蕙西先生尝言：士之就死不以其生自迷。如去云而见天，盖诚辨之早者。幼海乃无愧蕙西之友矣。同治丙寅年，官詹事府詹事孙贻经以幼海死事入告，得旨赠恤荫一子云骑尉世职。祖大荣，乾隆庚子举人，官湖南邵阳县知县；父成勋，嘉庆丁卯举人，拣发湖南知县，历任石门等县教谕。节采新城黄长森撰《宋君家传》。

耆旧续

《列传》必采陈编，不妄增一字，斯志之例如是也。而道咸之间，卓卓一时者，得如千人，虽传记无考，而舆论翕称。夏君容伯录以见示，各志梗概，以俟采风。虑自外其例也，作《耆旧续》。

朱椿　字勉旃，号春墅。仁和诸生，家唐栖之南村丰田圩。博雅工诗，制行不苟。伯父某，任南康知县，招之不往，闭户研经，手不释卷，从游者众。所著说多秘本，惜未梓行也。性纯厚，多阴行

其善，不使人知。长子以泰，字少郭，读书不间寒暑，食饩于庠，试辄高等，而厄于科第；次子以升，字次云，道光戊子科优贡，辛卯科副贡，壬辰科举人，庚子科进士。官顺天顺义县知县。居官廉洁，济以仁慈。所到之处兴利除弊，不遗余力，不求令名，历任宁河、平谷、香河等县，卸篆时，民皆遮道以送，有攀辕卧辙者。仕至昌平州知州，卒于官。孙学勤为以升子，别有传。

按：任南康知县者，朱世荣也。卒于南康任。里人徐君子瑞录其在江右时绅耆祭文，官江右之同乡祭文示予并录。其略曰：南康君，名世荣，号执庵，字庆怀，康熙辛卯举人。官江西南康知县而卒，盍传之。予读其祭文，皆系骈体，无可采者。复查选举拟补之，则《栖乘》所载乃陈世荣也。又检《两浙科名录》，亦只有辛卯科之陈世荣，而无朱世荣。其别号官阶，及《执安集》之载于《栖乘》者，亦颇符合。而何以朱、陈互异若此，深疑之。夫《栖乘》或有笔误，《科名录》官书也，宜无误。意者举于乡时，以陈著，迨出仕时以朱欤？因附志于此。

韩应潮　字生江，晚年号琴溪渔隐。布衣工诗，风雅绝俗。补辑《栖乘类编》，乾隆以后事迹，颇藉以传。自署曰《唐栖志略续补》，兵后缺帙不全，可惜也。同时有张雯，字珊林；张本，字惇甫；陈骕，字书禾；毛祺，字午桥；夏钧，字右圃，皆栖里人，为文字友。于八字桥西构静室，面山濒湖，题曰“蒹葭水榭”，吟诗觞酒，为一时之胜。

王同曰：余辑《唐栖志》，采张、周、曹三先生书其乾隆以后事略；采生江先生所辑以知其概。所惜事经兵燹，蠹简不全，详《杂记》中。而生平豹隐市廛，行谊转无考证，可慨也。亟书所知者，以志其人。

沈秉均　字听槐。邑诸生，蜚声庠序，精古文骈体。书法欧褚，求笔墨者户外屦恒满。江宁藩台某，闻名聘掌书记。一举一动，严厉自束。道光十三年，与同里劳鸥屿昆仲、朱少郭集赀创设留婴堂，购市屋以支经用。请大吏立案，以垂久远。尝闲步拾遗簪一支，自朝至暮，枵腹拱待。日将夕矣，果有村妇涕泣而来，询其故，还之。年五十七卒。

毛恒祺　字午桥，号曼俦，邑诸生。家贫课徒，一妻一子，裕如也。喜酒工诗，敦品自洁，不苟言笑。里有不平事，得一言辄解，人咸服之。与高画岑比邻，文字交，极相得。年六十二卒。著有《桥西吟草》。

归真　字朴人，道光十七年丁酉科第二名亚魁。德清籍，赘里中王氏，居唐栖。真幼年力学，工制艺，名于时。蒯贺孙观察河南，聘延西席，循循善教，主宾极洽。前江苏巡抚吴元炳，其授业士也。年五十八，卒于河南馆寓，归葬龟山之东麓。

姚桐　字子峰，唐栖人，德清籍。世居长桥之北，援例得官同知。少年读书，讲求经济之学，不屑屑习举子业。豪饮性直，善排解里中事。兵燹后，里人募建祠庙桥梁，鲜不倡举。尝拟于西湖建庄，相地未得，一日与无锡秦都转缃业尊酒诀别曰：清风明月，蓦地相逢耳。座客惊骇。还里旬日，无疾而终，年五十四。

徐晟　字旭亭，号明叔，栖水布衣也。喜读书，工书画。每春秋佳日，偕二三同志徜徉超山泗水间，游必纪以诗。书宗颜柳，画学宋元，得片楮，人争藏之。著有《饮冰馆吟稿》。

朱曜辰　字少湖，仁和诸生，贡成均。博究星象舆地之学，尤精医。家丁山湖，筑室傍池，养鱼种竹，陶然诗酒，不知人世间有俗事也。工古文词。人乞寿文铭序，不假思索，援笔立就。性喜游，

梅花盛时，约同人酌酒赋诗，信宿超山，徘徊不忍归。著有《读书诗稿》。年七十，白须飘然，健步矍铄。病中犹以篮舆至大明堂，卧梅花下吟哦竟日。年七十七卒。遗命其子，葬梅花深处。

宋富生 字卯桥，仁和人。邑廪生。英挺秀蔚，工诗古文。尝仿白居易《江南好》作《唐栖好竹枝词》三十首，人传诵之。年未三十而卒。遗稿无编辑者，人咸惜之。

王骏 字小江，仁和诸生。博学，工篆隶，性耿介。求书者不轻许。庚申遭乱，家徒四壁。有豪某以重润求书柱铭，骏以纸掷地曰：是何可以污我哉！拒勿纳。闭门课子，亲友助之举炊。一日忽仰天闭目而逝，年六十四。同里夏之城挽联曰：自古有才偏不遇，而今无玷是完人。纪实也。

林铭 字少和，天性孝友。习申韩学，游温台郡幕。能诗善书。山川神佛，涉笔成趣。年四十余，得心悸疾，杜门不出。庚申七月，粤贼由石门窜唐栖，被掠殉焉。

马慕蔺 字蓝槁，家横里之鸭阑村。少聪颖。道光癸卯举于乡，一赴礼闱，杜门不出，著述自娱，有《横溪十二咏》传于时。芒鞋竹杖，往来金鳌山，妇孺咸识曰：马五先生。

劳左源 字小田，仁和诸生，家唐栖东栅口。潜心举业。喜法书名画，搜罗甚富。辟一椽藏之，颜曰“品茶读书之室”。与金石家钱叔美、张叔未往来赏鉴。庋藏书籍，为一郡之冠。辛酉，粤贼掠其家，左源举鼎击贼，不屈死。书画金石，一炬以烬。

莫埘 字廉州，仁和人。幼敏慧。父殁，家中落。有田数百亩在横里，遂由栖水迁锁苕桥居焉。咸丰辛酉，粤匪陷省城后，乡村盗贼蜂起，余杭青山土匪尤横，地近锁苕桥，埘与举人马慕蔺请于大吏，给军火办团防贼掠。唐栖民知埘有保卫，往依之，存活者无

算。省城克复，埘以五品衔带团勇，随副将徐某攻克德清有功。埘子钦策阵亡。湘乡蒋公奖埘功，而以银绢赙其子。随令埘设收养难民局于官塘口，并令修建桥梁，掩埋尸骼。埘实力奉行，无倦容，不居功。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七日，合掌而逝。埘生平立行，正直有豪气，人皆敬服。以乡居不求知于时，而功名不显。卒葬武康之界山头。

朱学勤　字修伯，咸丰辛亥举人，癸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改户部主事，考取军机章京，历升郎中，京察一等，官鸿胪寺少卿，历任至大理寺卿，官宗人府丞。时随文中堂平回匪有功。典试江西，得士称盛。生平好古书，庋藏甚富而精。同治间，以丁艰回里，朴俭如儒素，无宦习也。里中留婴堂，独力赞成之。重建要路三分桥，以便行人。服阕，还朝供职，年五十四卒于京邸，葬西湖之龙井。父以升，赠官如例。按：修伯先生《行状》、《碑志》无可觅者，今举其大略如此。其详待补。

凌彬　字珊青，家栖水。援例人赀，官直隶赤城县贰尹，权同知篆，上游重之。因亲老，改官江苏知县，会办崇明、太仓团防，井井有条。合肥李相阁延掌书记，补新阳县知县。未履任而卒。

张培生　字培芝，家唐栖，仁和诸生。工诗喜游，春秋佳日，约朋辈宿海云洞，待月吹箫为乐。援例得江苏贰尹，以海运保知县。同治年，复以海运赴天津，遇飓风，轮舟名福星者，沉黑水洋，死焉。得恤赠道衔，上海建祠，春秋致祭。

钱銮　字介夫。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壮年习申韩家言，大吏争聘之。嗣入赀以知县，需次沪上，佐邑宰刘郇膏清理案牍，深倚重焉。随合肥李相阁复苏州，署江阴知县，有政声。建学政署，浚城濠，治官事如己事。卸篆日，士民路送，有“明镜清水”之誉。官

至知府。年六十卒。

汪壬 字丽用,唐栖人,原籍新安。生平实事求是。尝开米肆于市,道光己酉大水,田禾被灾重,壬即自得平价以粜。极贫者,察其情勿收值也,乡人感之。里有争讼,必设计排解之。舍药施槥,矜孤济困,无倦容,无德色。咸丰庚申、辛酉,粤匪窜掠时,不逞者黑夜行掠。壬募健儿,创探船,有警以报,阖镇赖之,以预避者无算。闲居课诸孙,皆入邑庠。寿七十六。子道生、达生,有父风,能继志云。

冯钦藻 字伯裳,唐栖白云桥人,德清籍。道光甲辰副贡,为如璋之子。工书画,博洽倜傥,馆京华某学士家十载。同治之初,夏超墅辟地德清,延伯裳课其子。颜其室曰"借一吟庵"。课诵之暇,敲诗品画,虽干戈遍地不问也。年六十一卒。

卫梓材 字雪蕉。家贫励学,文名振一时。立品不苟,屡举优,屡荐而不售。己未科闱中,以四字句作游戏笔,十三艺一律也。阅者得卷称赏,以格于例,抑副车。尝于三场中秋夜,梦游月下,心地澄澈,若有所悟,因作《秋梦图》以自况。暮年馆金陵,得脾疾归,未一月死,适值中秋也。《秋梦图》遂成谶云。

唐栖志卷十三

人物六·列女

竹有节,柏以贞。贞节重,生死轻。闺阁中,传令名。妇有才,非妇福。才而贤,亦可录。首烈妇,次节妇,次烈女,次贞女,次孝女,次才媛。

福王庄　宫人殉节处。《栖里景物略》云:唐栖红粉沟之旁有弄,故老相传为福邸复道。福王北行时,宫女百余人殉缢于此。风雨晦冥,常见鬼物,俗名曰鬼巷。盖王妃詹氏,殉节于井里,人建祠以祀,庙食一方。而宫女则名氏不传,兰玉俱殒。首志贞烈,因以冠之。

张烈妇佩兰　字倩倩,梦兰而生,因名佩兰。仁和诸生张无疆之女也。能诗文。天启甲子仲冬,年十九,适武康吴姓。而翁有戚施之行,女自度不能全,未期年乃死之,终不欲暴舅姑之丑。可哀矣。烈妇于乙丑冬十月十有四日,缢死于吴。归葬塘栖之跨塘桥南岸。俗称为娜儿坟,今尚存。烈妇未死时,有《别父母》诗云:犬羊蛇蝎性难同,无那娇痴陷此中。新妇自来无挞理,枉拖白练哭西风。又《别弟妹》诗云:真成薄命死方知,自此天涯怨别离。若说恩情同

逝水，夜来和泪强题诗。著有《揽芳集》，被姑焚毁失传。死后，名流硕彦俱有诗词、碑铭、记传，汇为《表贞集》行世。

史官曹勋撰《张烈妇传》：妇人节烈，十九殉其夫者也。或遇时艰难，投崖断臂，则其人盗贼与异类也。若夫中冓之言，卫宣再世，至令其妇以死拒此，其死倍惨烈，乃今古上下，岂无一二如武康之事，而曷为概未有传？抑传之，则无以为长者地欤？然长者而禽行，罪浮于盗矣。《诗》存《柏舟》以著义，录《新台》以御淫劝惩之用，幽显同归，尊亲不贷，矧两义合，而死者抒九泉之憾，生者佐三尺之穷，是乌可以无传？爰为《佩兰传》。佩兰者，仁和张氏女，十九而归武康吴，及期而殁。期年间虽吴妇而恒与吴异室，虽张女而不获一归宁于父母。其舅曾举乡荐，内外宗党备诸淫秽。方兰于归时，睨色心动，借口负笈，督其子远出，阴伺阳谑，绥绥百状。兰知其意，昼夜时持剪刀，以死自卫。乃其夫亦竖子耳，律以干蛊之义，谓宜托他故遣去，而潜授以指，或俟其父之愧悔焉。不则没世焉。待我十五年而嫁，兰必不辞茹荼以相守也。奈何夫妇买舟远徙，又不密其所向，使其父得追之及扑之使归。归而兰之生理绝矣。先是郁郁数月，求死再四，得救以苏。迨死之日，连受其姑数十掌，而卒毕命于自经。盖姑一淫雉也。张父母探女时，兰稍稍泄其秽状，以身居垢地，早分一死自明。故姑嫜咸恨之，耻与怨并，虽欲顷刻无死得乎！外史氏曰：子死孝，妇死贞，自是千古盛事，然不过一死而志已快哉。至若虽死而犹不快，恒似隐隐负痛于泉下，其死深足悲已。余俯仰古今，为举似李灌之为孝子也，佩兰之为贞妇也，岂愿以清世恒见之。乃兰之父，杭一名诸生也。余读其传揭，初为发指，既为眉皱，如不欲竟，所谓不可读也，言之辱也。佩兰之死，皎皎冰雪，一佩兰自足千古。张之名可以无传，知非其所好也。

然则彼篷篠者，曷为而名，亦不与传。夫先有传之者矣。余详《表贞集》。

沈烈妇黄氏　漳溪沈振烈之妻。顺治丙戌，乱兵抄掠，烈妇与漳溪丁氏卯姑，同赴景薇堂前池水死。详《仁和县志》。

潘烈妇周氏　为宜兴潘与范之室。潘游学栖水，入杭郡庠。顺治乙酉，下更衣令。潘以诸生仍蓄发裹巾，营兵见而殴之，潘愤死。周氏以身殉，为人救不果，匿尼庵中。兵突入窥之，语带谑，周不能堪，投环死。里人孟之鲁愤其事，呈于官，立执营兵正法，而表妇之烈。吉叔向诗以吊之曰：丈夫烈烈事犹难，谁料青闺冰雪寒。此去相看两无愧，玉楼同倚曲阑干。见《栖里景物略》。

孙烈妇邵氏　水北邵浚昌之女，适孙大本子钰，字楚佩。于归未久，钰远出不返，传云物故。氏年二十八，无子女，而翁又病故。氏之父赤贫，虑氏之艰于农食也，呈县请遣嫁，氏不从，诣孙缢死。闻者悲之，氏父惧官驳诘匿报，而氏之贞烈转泯。以上烈妇。

陈节妇邵氏　太仆邵端峰之女孙也，适同里陈交，号心园。隆庆辛未，交年二十五而殁，氏年二十四，孕甫三月，遗腹生子汝玉。家贫，借针黹养舅姑，抚孤儿茹苦三十七年，卒于万历丙午，寿五十九。氏存日，里人欲以氏节孝上闻，氏不许。卒后，庶常胡胤嘉为作圹志，王廷璋赞曰：臣也惟清，妇也惟 节。端峰之门，心园之室。天之秋气，秉为至德。峄阳之桐，云梦之柏。

邵节妇皇甫氏　里中邵子张之室。婚未久，子张殁，氏孕六月遗腹生子某。抚子成立，而氏卒。附见胡庶常休复所撰《陈节妇圹志》。

陈节妇邵氏　陈希孟字敦素之继室。希孟殁，氏年二十余，遗一子文显，甫生三月。氏苦守，抚孤成家，自卜兆域，先葬舅姑，舁前配夏氏槥，与夫合葬超山之麓。氏寿九十有二，目睹曾玄，四世

济济。子文显，字仲庵，寿亦八十八。卓光禄曰：敦素早年捐馆，仲庵甫生三月。邵氏当日，内无宗族，外无亲戚。惜纬茹荼，襁褓抚孤。脱产卜地，以营菟裘。葬夫与姑，不自外求。远舁前配，同归一丘。冰霜历尽，松柏坚持。舍饴鹤发，戏彩斑衣。百岁将至，健饭嘻嘻。忽焉仙逝，宗党悲啼。贞行淑德，可肃妇仪。述之谱牒，以俟品题。

卓节妇谈氏 举人卓文卿之室。氏贤而能，归文卿，以才主中馈，内外裕如。文卿举于乡，艰于嗣，氏为夫广置妾媵，卒无子。文卿殁，氏年三十。越四年，叔明卿生子尔康，嗣文卿后，氏抚如己子。三十年冰蘖之操，诵于闾里。尔康以北闱举人，任工部员外郎，说者谓孺人教育所致也。按胡自献《恳表母节疏》作谭氏，似应作谭，误作谈也。

卓节妇徐氏 卓贤第三子纯卿号日星之室。纯卿怀奇负气，常主四方名士，氏尽出妆赀以助不时。纯卿早没无嗣，以伯明卿第三子尔藏为嗣，氏养教成立，尔藏以例授本郡前卫指挥。氏三十年，足不越户外，闾里咸称贤节母云。

胡节妇卓氏 卓明卿之女，胡中丞心得之长子胤昌之室也。氏年二十三，而胤昌没。遗子自献，氏抚孤四十余年，六十四岁卒。自献以祖荫，授宗人府经历，于天启二年二月，疏请旌表母节，奉旨俞允。

按：胡自献《恳表母节疏》，详半庵所辑《景物略》中。疏文甚长，今节录之。臣母卓氏，光禄寺大官署丞正卓明卿室。女年十八岁作嫔，臣父生员胤昌。臣父攻苦劳瘁，致染血疾。臣母右手掬血，左手掬泪，日以为常。革命之际，五内崩摧，伏尸号痛，屡绝复苏。是时，臣母年二十五，而臣甫五龄。日夕置臣膝前，摽心泣血，

臣外祖慰之曰：尔夫攻苦，儒生志未竟也。有藐孤在，勉焉以竟其业。开慰再三，母始进一糜。遂谢铅华，屏嫁时衣，终身不御。臣外伯祖母谭氏，孀居励节，臣母归宁日，就谭母相劳，兢兢受训罔敢不敬且戒也。臣赋质冥顽，臣母督课甚严，篝灯丙夜，臣即不得致身青云，以慰母心，乃得从博士弟子后邀宠圣朝。谨廪今官，皆母力也。而母已老矣，年六十有四矣。含哀饮痛，岂易有今日哉？查得《会典》内一款，凡民间寡妇三十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岁以后不改节者，许令旌表。臣乡翰林院编修冯有经、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俱以乞旌母，得奉神宗皇帝宠命，两家棹楔至今，辉映里闾。朝廷典制既如此，臣乡闾近事又如彼，臣敢泣血陈情，昌请伏乞敕下礼部转行浙江巡抚衙门，查臣母始终守节如臣所陈，准与题复，照例旌表。庶臣母四十载之艰辛，不致湮没。而微臣区区一念，乌鸟之私可少展矣。天启二年二月初九日，具奉圣旨，礼部知道。

徐节妇胡氏　胡中丞心得之女，生员徐彦鲤之室。彦鲤年二十三，以万历己丑年没，遗一子嘉瑞，字五辑。氏抚教成立，娶郭氏，亦早卒。遗稚子灏，氏复抚孙。嘉瑞继娶方氏，生子灏。崇祯甲戌，灏成进士，任武陵令。康熙庚戌，灏成进士，任工部都水司。灏以崇祯七年六月，上疏请旌祖母胡氏苦节。至八年七月初九日，得旨准照例旌扬，坊资自备。

节录徐灏《为祖母求表贞节疏》曰：工部办事进士臣徐灏，为比例控陈苦节，叩乞圣恩表扬，以励风化以表孝治事。臣籍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叨中甲戌科礼闱，蒙圣恩，赐臣三甲进士。臣草茅初进，何敢遽有陈乞。惟是臣祖母一生苦节，及臣父临行嘱付，节节伤心，言言堕泪，不敢不沥血为我皇上陈之。伏念臣祖母胡氏，原任抚治郧阳都御史胡心得女，年十九归臣祖生员念鲤。祖见臣伯

祖,原任山东道御史彦登会魁馆选,发愤下帷,感疾早世,祖母时年二十有八。臣父方幼,家道凉薄。臣祖母脱珥延师,心力俱竭。臣父感励,学业有成,娶母郭氏,生臣方四岁,而臣母又见背。祖母即抱置膝前,其抚臣也,一如所以抚臣父者。虽臣继母力请代劳,而不许也。臣且冠且婚谓自此可以息肩,以乐余年。而不意臣妻陆氏,随复夭殁,遗呱在褓,重为髦年之累。今年已七十四矣。臣去岁临上公车,臣父嘱曰:我读书一生,罔极未报。尔此行若有寸进,此恩不可忘也。若不冒死伏阙,恳求旌表,即他日勋业可观,终归不孝。臣传胪之日,回忆臣父临歧之言,一字一泪。伏读《大明会典》一款,凡民间寡妇三十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岁以后不改节者,许令坊旌表。臣祖母守志于二十八岁,今寿七十四岁,与会典相合,伏乞敕下礼部,转咨都察院行臣原籍御史衙门,照例旌表。臣谨自备坊资,无任激切上请,惶悚陨越之至。崇祯七年六月通政司奏奉旨礼部知道。崇祯八年七月初九日,礼部题覆奉旨胡氏准照例旌扬,坊赀自备。

沈节妇尤氏 五杭村沈学颜之室。冯景撰《沈节母传》云:节母者,沈近思之曾祖母也。年十九,归沈。四年而寡,无子。请于舅姑以伯学曾之次子时吉为嗣,教以义方。长为娶妇俞氏。亡何,时吉与俞氏相继卒,遗孤大震甫十四岁。母内抚孤孙,外御强侮。母有兄某,以豪雄于乡。见母无亲子孙,利其土田,秋将刈,乃率众取禾,母潜以针倒插满发上,踊而号曰:而欲绝吾祖孙命耶?兄怒捽其发,针刺手血淋漓,始惊遁去。欲构讼,母被衰提孤,将号于官,事遂寝。母常忧其孙弱而羸,曰:吾目中得见曾孙,死不恨矣。大震后生光斗,时顺治辛卯三月,见《端恪年谱》。又生近思,成进士,累官至吏部尚书。参《沈端恪年谱》。

顾节妇王氏　年十六，归顾文秀为继室。三载，而文秀卒，遗孤时英，在襁褓中。赀产数千金，尽归前妻之子，氏仅以果园一顷自给。延师教子，补邑弟子员。初前妻子某，持多金，入都谒选得县尉职。将之官，道出吴淞，死于盗。氏携时英鸣于官，竟获盗抵法。平居悬文秀像，每食必祭，如是者数十年。县令高其节，为旌表。寿九十七岁。孙大成，明授中书舍人。曾孙永年，康熙乙丑进士。

吴氏卓彝之妾　彝卒，吴年十九，遗腹生子麟异，抚孤成立。顺治甲午顺天举人。见《浙江通志》。

卓节妇丁氏　拔贡卓人月之室，丁汝驯之女。人月以崇祯丙子卒，年三十一，氏悲不欲生。既自念曰卓氏多才人，抚嗣子天寅，成康熙甲午副贡，苦节三十余年。康熙间建坊旌表。孙元基，戊午副贡，任衢州教授。

高节妇孟氏　里人高某之室，孟平甫之女。婚未几，高远出不返，传闻物故。贫无所依，父兄怜之，讽以他适。氏以死拒，依母族居楼，长斋礼佛三十年如一日。自知逝期，更衣沐浴，告别亲邻，端坐瞑目而逝。

沈节妇吴氏　沈继忠妻，年十八，夫殁。视藐孤在抱，姑舅在堂，藉十指以具肴核。后舅姑相继殁，丧葬无缺礼。训子成家，守节五十七载。康熙十年，建坊旌表。详《仁和县志》。

附《卓回传》云：节母姓吴氏，武林吴公望山女也。归仁和唐栖乡沈公诚意为室。未几，诚意殁，母年仅十八。产一子未及晬，遂自矢未亡人终其身。得守志之初，迄今全妇之日，五十有七载。为岁弥久，为节良苦。而母方洗妆浣虑五十七年，敬尊恤下，婉娩劬劳，只如一日，又何知岁月之艰难而缅远乎？吾常观古来公家之褒

锡，史册之记载，于夫妇一伦，多以节烈矜奇表异，谓是天地之间气钟之故。其百折不回而千古者，烈妇之为也。如奔涛怒水之搏激而成也。若夫长江安流，绵绵徐逝，澄不清，挠不浊，苟非其人禀柔嘉淑慎之资，鲜有不郁积而舒为叫号，中于狂疾者不乏矣，乌睹所谓寿考而康宁耶？以予所闻，节母庭闱间，有翁九十一岁而终，有姑七十六岁而终，纵或天假之年，然调筝视膳之际，设有不臻，何能慰其心志以底于悦康？节母既为其身全妇道于姑嫜，而复能为其夫尽子道于父母，其旌之以节孝，讵不宜哉？节母生子德延，即今里中称为沈孝子四郎者也。少不得睹若父音容，长又无暇习圣贤诗书礼乐之盛，乃至性所钟，孜孜勉勉，惟以报答生成为立身大本，隐居市廛，料简丝粟酒浆诸细务，博升斗以供甘旨。如是数十年，而母身以安，母心以慰。予与居处无街巷之隔，望见孝子，辄问讯敬礼之，且慨然叹息，以为今之高谈文艺、猎取荣名者，或竟未能及也。於乎盛哉！先是，明末杭别驾文公讳王辅已为式闾橛楔，兹又遭逢抚军范公讳承谟留心节行，汇疏上闻特赐建坊旌表！俾穷庐孀妇烂然光曜与贞珉常存。两公皆大君子，仁心惠政以风世砥俗为要务，此其大端也。予知之审，缀文于本传之末云。

金节妇张氏　金君荣之室，武林张卿子之女。君荣遭祝融灾，偕氏寄居卿子家。君荣殁，氏年三十。上有迈姑，下遗弱子介山，甫五龄。历尽艰苦，手纺口授，以女红易钱米而炊，事姑终年，教子成立，以诗名于时。卒年六十一，介山卜葬于皋亭山之原。黄宗羲为作《墓志铭》。《铭》曰：卿子之女，介山之母。葬于皋亭，既封且树。白杨萧萧，鸣其辛苦。黄绢之辞，刊之石柱。后人过之，知为节母之墓。

宋节妇陈氏　宋潜生室。潜生没，氏年二十八。遗幼子琦，字

受谷，以财为累不逞者，内外交讧，家因中落。氏搘拄风波，躬督训读，受谷成儒业，有才名。纺绩勤劳，自壮至老如一日，七十有五岁卒。

陈节妇沈氏　武林孝廉乌程广文沈龙垣之女，归诸生陈沂。康熙甲寅，沂殁，氏年二十五。子尔绳，生甫四月。氏矢志抚孤，尔绳成例贡，先氏卒，遗腹一子光裕。氏复抚孤孙，苦节四十八年，七十二岁卒。

陈节妇宋氏　宋长明女，适文学陈涛。涛卒时，氏年二十六，遗一子尔桓，在襁褓。抚教至十八岁入国学，完姻，是年旋卒。氏与孀媳形影相吊，苦节三十八载，六十三岁卒。

姚节妇方氏　姚光祚字昌球之妻。青年守节。乾隆初，子岂凡为其母陈请有司汇旌。

庄节妇蔡氏　国学生庄星源之室，蔡麟武之女。星源病卒，氏年二十五，遗二子在旃、慎旃。长在旃夭。训慎旃成立，完节而卒，年六十七岁。雍正间旌表。

凌节妇丁氏　凌中黄之室，丁顺之女。氏年二十六，夫殁，堂有舅姑，膝下孤子，氏敬尊恤下，苦守三十年。五十四岁卒。

沈节妇顾氏　儒生沈上勋室，顾文俊女。氏年二十八，上勋殁，无子。越十年，伯某生次子维机，立为嗣，抚如己子，入邑庠。氏楼居礼佛，足不出户，邻媪亦罕识面。六十八岁卒。雍正十二年，督抚程公汇题旌表建坊。

姚节妇张氏　岁贡生训导张江宏之女，归儒生姚苍璧。苍璧卒，氏年二十四，遗一子彭年，五龄。氏上侍尊嫜，下抚弱子，苦节二十七年，五十岁卒。子彭年感母之苦，庐墓侧。康熙五十九年具题旌表建坊，墓门题曰“丹书锡美”。

柳节妇张氏德芳　仁和诸生张星曜女也。氏性慧，父尝授以诗书，与史又龄同学。家庭之间，吟咏无虚日。适庠生柳文彬。未几文彬病，呕血死。氏拟以身殉，以舅姑老、子女幼而止。茹荼饮泣事舅姑，养葬尽礼。以兄死南粤，父母无依，及迎归养，死为营葬。抚二子起元、卜元，并列胶庠。七十九岁无疾而逝。事闻，督军题旌建坊。德芳有手著《醒世粹言》三卷行于世。

沈节妇宋氏　文学沈上悦室，儒士宋廷魁女。上悦殁于客，氏年二十三，有孕未生，男女不知也。继侄维楷承丧。遗腹生子维材。氏则孝舅姑，抚二子，苦节二十三年卒，年四十有五。雍正七年间，题旌建坊。

董节妇童氏　董楚材室，童圣时女。楚材嫡姓沈，婚三载，楚材殁，氏年二十七。家贫无嗣。依女居，藉纺绩自给，卒年六十九。

王节妇黄氏　王廷镕室，黄星耀女。氏年二十六，廷镕殁，遗一子文玮，甫五龄。氏绝粒不欲生，亲党以亲老子孱为劝，始进饮食。侍舅姑生养死葬，妇兼子职，抚孤成立。叔氏夫妇早丧，氏抚侄如己子，苦节五十年，七十五岁卒。雍正九年题旌建坊。

陈节妇吉氏　陈士锽室，吉来之女。氏年二十五，士锽殁，遗子兆龙甫三岁。颇有族之悍者侮之，氏隐忍不校，严课孤子，无疾声谇语。居楼勤女功，足不逾阈者三十年。五十四岁卒。

许节妇柳氏　许肇文室，柳维城女。氏年三十，肇文殁，遗孤绳武，生甫数月。守志五十余载，子年亦五十余，氏寿八十二而卒。雍正间建坊旌表。

徐节妇陆氏　独山生员陆视功女，徐启祥字麟书之室。康熙己卯秋，启祥以出商辞家，失足溺汪家兜死。氏年二十七，遗腹生一女。继侄宪揆承祧，苦节四十九年而卒。

陈节妇俞氏　陈尔桓之继室，俞宗琛之女。氏以十八岁仲春归陈，至季秋而陈病殁。氏苦节二十九年，四十六岁卒。

贝节妇沈氏　沈翼生女，适贝景文。遽卒无嗣，氏年二十守节。贝族无依，归沈，侍父母孝，越十年而卒。

曹节妇沈氏　考授知县沈子仪女，归曹菽园之长子丽周为室。未几丽周死，氏青年无子，矢志不二，事尊嫜，善体志。菽园髦岁喜著述，手不停笔，赖氏女功侍养承欢，四十年如一日。翁殁，所遗手泽珍藏宝之，氏死后犹缄封笥中。里人称节妇，并称孝妇焉。吴世昌咏贝、曹两节妇诗云：皇朝重旌典，劝孝还励节。巾帼受宠褒，贞名永不灭。纶音奖已多，漏者每湮没。吾里两沈媛，贝曹夫姓别。无儿并少寡，守志不可夺。贝妇善承欢，侍父弗离膝。曹久事尊嫜，妇道罔亏缺。恩例未表扬，千秋后谁述。我今作此诗，栖乘当补列。采风俟辎轩，搜遗炳史笔。

沈节妇夏氏　夏国祥女，庠生沈瑗之室。瑗殁，氏年二十四，遗一女，无子。继伯瑛次子庠生辅臣为嗣。苦节四十六年卒，年六十九。雍正七年，题旌建坊于跨塘桥之西。

丁节妇沈氏　国学生丁鼎相之室，文学沈兰吉之女。鼎相殁，氏年二十九。抚二子煜、炳，上侍舅姑，苦节三十余年卒，年六十有一。雍正十年题旌。

王节妇吕氏　太学生王云龙字浩然之室，诸生吕既平之女。云龙本姓蔡，以外家姓为王。云龙殁时，氏年二十二，遗一女，无子，孑立茹荼。乾隆戊辰，氏婿庠生姚宏燮为请旌焉。颜其庐曰“瑶池冰雪”。卒年七十三。

姚节妇张氏、沈氏　张为儒生张文燿女，归姚以诚。以诚殁，张年二十四，遗腹生子念莪，抚教成立，守节二十五年卒。雍正十

一年，念莪为母请旌，并卜地营葬。悲劳交集，亦病殁。妻沈氏，庠生沈维枚女也。年二十□岁，遗子二：枕之、沛之。沈遂抚孤子，俱列胶庠，苦节三十余年。称姚家双节云。

吕节妇姚氏 吕允斌室，姚礼言女。氏年二十二而寡，子甫周岁，家贫，借纺织供姑，甘旨无缺，教子义方。守节三十年，雍正十三年旌奖。

邵节妇钱氏 邵世禄之妾。世禄卒，氏年二十，遗孤三岁。有观其赀者，欲夺其志，氏死拒。旋欲谋害其孤，氏百计防护，顷刻不离，即一饮食，非亲手烹不令食，子克成立。氏守节三十一年，雍正十三年题旌。

吉节妇张氏 吉二平之室，清溪张焕之女。青年夫殁，自首全贞，寿九十七而卒。

陈节妇沈氏 永泰村陈逾之室，沈天行之女。婚三载而逾殁，遗一子长发，字履祥。氏抚孤守节五十余年卒。

张节妇卓氏 生员张如山室，贡生卓人皋女。氏年二十六，如山殁，遗幼子虞望。苦节存孤三十九年，六十四岁卒。

吕节妇沈氏 吕瞻斗室，生员沈九锡女。斗瞻殁，氏年二十，遗一子。抚孤苦节四十余年。

夏节妇姚氏 夏山樽室，姚玉符女。樽殁，氏年二十六，无子。继子时熙甫襁褓，抚养有成。而时熙亦蚤世，复抚孤孙振基成立。氏年七十余岁而卒。

凌节妇陈氏 陈陛闻女。幼字凌泓，陈凌本至戚也。合卺已将寝，户外若有唤泓者，泓闻启户出，不知所之。越日得尸于二条坝之滨。氏知之，痛泣赴水，以孀姑力止乃已。氏年二十三。茹荼饮泣，苦守三十年卒。

潘节妇凌氏　潘干臣室。氏幼失怙恃，教育于叔。归潘后，年二十八而寡，无子。茹荼饮泣，十指辛劳，依叔继侄，苦节四十年卒。

孟节妇夏氏　国学生夏公远女，乌程籍生员孟永嘉室。氏年二十五而寡，遗一子大谦，甫五龄。氏事翁孝，教子严，纺绩度日，苦节四十八载，寿七十三，子孙并列胶庠。

汪节妇李氏　汪廷旭室，李跻云女。氏二十五岁而廷旭殁，遗二女无子。归侍父母，长斋绣佛者，四十八年。

汪节妇周氏　周天立女，幼字江斌南之孙士元为室。后士元之祖及父母相继卒，士元亦沦落矣。周之亲党怜女，议改字。氏闻恸曰：既字于江，则终身江矣，岂以困穷易初志，吾维一死而已。议遂寝。觅士元赘于周，生一子。士元亦殁，氏年二十余，依母家贫弟，督子力田，躬务纺织，夜以达旦者数十年如一日。诸弟孤儿成立成家，而氏卒。

沈节妇吴氏　国学生沈凤占之继室。凤占元配及继室，皆生员吴世昌妹也。氏年二十二，而凤占殁。无子。氏苦守二十八年，已四十九矣。舅姑病亟，昼夜侍汤药。舅姑愈，而氏以劳瘁卒。世昌吊以诗曰：谁促魂归夫姊旁，阿兄为尔动悲伤。频年艰苦曾亲受，举室灾殃竟独当。尝药那堪无孝子，盖棺真不愧孤霜。他时银管标松操，应列贞媛姓氏香。

孟节妇韩氏　韩素以黄姓著，生员黄履威之女。戊辰进士黄铨妹也。适文学孟学曾。氏年二十六而寡，妾出一子汉云，尚襁褓，氏鞠抚成立，补邑庠生。旋殁，遗一孤，氏偕寡媳宓氏复抚孤孙。无何宓又卒，家故贫，自壮至老，以女功度日，苦节四十余年。

徐节妇陈氏　生员徐启明继室，陈履祥女。氏二十九岁而寡，

遗二子步青、兆熊，甫襁褓。抚育成立。氏年五十九卒，守节三十年。步青于乾隆二十六年陈母生前苦节旌表。

沈节妇吴氏 沈云凤之室，吴天德女。氏年二十五而寡，遗一子佩千，甫周岁。氏抚孤成立，苦节三十九年，六十三岁卒。乾隆二十六年请旌。

邵节妇徐氏 贡生邵宗元之继室，德清大司空徐元正之女孙，徐之发之女也。宗元殁，氏年二十三，有二子：长棠，前配出；次楠，氏出。氏守贞课子，二子俱列胶庠。节操三十七载，乾隆壬午请旌。

邵节妇蔡氏 邵义行之室，德清生员蔡长明之女。义行以瘵殁，氏年二十六，无子，并无可继者。归依母家，所遗家产归助宗祠，祭祀守节三十余年卒。

刘节妇周氏 文学刘以和之室。以和因苦读病瘵殁，氏年二十一，遗腹生子纶思，抚孤有成。

朱节妇邵氏 文学朱凤占室，儒生邵襄周女。氏以十七岁归朱，七年而凤占殁，氏绝粒捐生，舅姑苦劝乃止。遗三子：卜昌、以成、相宜，皆幼。苦节十六年而卒。

孙节妇周氏 孙廷坚室，周在衡女。廷坚殁，氏年二十余，遗一子祈年。侍姑训子以终。

唐节妇王氏 王圣瞻女，唐昌期室。昌期卒，氏年二十有六，遗子一鸣。苦节三十余年卒。

陈节妇胡氏 适陈禹九为室。禹九没，无嗣。氏年二十二，代子生养死葬，苦节以终，以从侄继嗣。

周节妇张氏 儒士周俊暹妻。氏年二十九而寡，遗腹生子，名宗。氏抚子成立，苦节三十余年卒。

朱节妇费氏　费君尚女，朱文煜室。雍正戊申，文煜殁，氏年二十八，遗二子维城、维均，俱龆龀。髦年祖姑七旬舅翁，氏守志侍养，抚孤有成，苦节三十余年。乾隆庚辰请旌，六十三岁卒。

俞节妇冯氏　冯廷昌女。幼失怙恃。年三十适俞圣林为室。圣林以瘵殁，氏年二十九，遗一子二女。氏借十指纺绩针纫，夜作达旦。上承两姓祭祀，下抚三孤，苦节以终。又列“孝女”。

王节妇贾氏　贾行可女，王玒之室。玒贫而瞽，借氏女红以佐。年二十三而玒殁。遗一女无子，决志以殉。宗党痛阻，乃继幼侄司衡为嗣，备尝荼苦，子女婚嫁。而媳又丧，遗孙生甫八月，名激。氏抚育仅七龄，而司衡又殁。氏以养以教，激遂成业。氏已髦，抱疾，激则侍祖母侧，梳洗涤溺，必躬亲者三载。乾隆丁卯，氏病卒，寿八十九。里中称曰：“节孝萃于一堂。”

李节妇许氏　许世荣女，李道生室。结褵五年而道生殁。上有迈姑，下遗一子一女，尚在襁褓。贫甚，戚族劝他适。氏曰：老幼无依，吾死尚不忍，况他适乎？遂日事女功，养姑抚子。乾隆乙亥，氏年五十一卒。

陈节妇沈氏　永泰村人，生员陈宝字楚维之继室也。氏归陈，三载而宝殁，年仅二十余。初，宝病笃，嘱氏曰：“汝年少无出，我逝后可他适，无违我命。”氏矢志不移，抚育前氏子女。子殁复抚孙成立，年七十五岁乃卒。以上节妇。

沈孝妇张氏　举人沈宗圻之室。宗圻以母吴淑人卒，哀毁过甚而病殁，氏曰：“君幸迟我，我即从君地下游。”家人防之。氏曰：“我不敢沽殉节名。子以孝于母而死，妇独不可死孝于姑乎？”送夫殓已，越三日，竟死。

曹孝妇　文学曹丽周之室，生员曹屺之子妇也。氏早寡无子，

依舅母，善体心志。凡舅之衣食，悉氏侍奉，有不足以女红佐之。四十年如一日。屺喜著述，髦不停笔。屺卒后，氏珍藏之。至死犹戒后人勿遗也。里人称真节孝，并详上《节妇传》。

夏孝妇单氏　里人夏之城之室。之城之母凌太夫人病瞽，每晨起，氏以舌舐之，二十年如一日。咸丰六年，凌太夫人患咯血症，将不起。时之城远出，氏焚香吁天，愿病者愈，游者归。及之城回里，侍奉三昼夜，而凌太夫人卒。人皆谓氏之孝感所致。迨氏殁越十年，夏族中具事实上呈，浙抚杨汇奏请旌，奉旨以孝妇旌表。以上孝妇。

潘烈女　幼字孙登名。孙年十七以读书攻苦病瘵殁。氏闻，矢志诣丧。父母禁之，蔬缟三载，裂衾而缢，乃还丧于孙，与登名合窆。万历庚寅，事闻，赐建坊旌表。孙荳诗曰：余家再从兄登名，弱冠而死称书淫。父母欲夺女欲殉，三载蔬缟竟裂衾。照耀幽泉动玉音。

丁烈女卯姑　漳溪丁养浩之裔女孙也，字生员胡增煌。未嫁而兵乱起。顺治丙戌，乱兵掠乡，卯姑仓皇投景薇堂前池中死之。胡方清诗曰：景薇阁下水浮天，仓卒捐身倍可怜。谁道百年金粉地，乱鸦残照满溪烟。张似音《吊侄孙女卯姑》诗曰：挥泪淋漓吊卯姑，贞心如石古今无。里中传有冰霜节，池内犹余形影呼。黄发亲闱悲玉丧，青年君子悼琴孤。轻生一死维持大，举世须眉愧丈夫。按张似音，字胜无，丁季渊之妇也，详《才媛传》。

沈烈女　西南山人，沈同江女。守志闺闱，食贫不嫁。母兄误听冰言，再盟新约，女闻而自缢，时顺治己亥十月二十九夜也。女作绝命词曰：烈女烈女，狂风吹来匪我意，阿夫已死失所天。胡为乎！狐鼠腐豚频相祟，阿母龙钟六十余。阿兄有心无心难作主，阿

父湘灵鼓瑟吹笙去。阿奴亭亭二十谁与伍？南山兽名曰狼，忘恩负义不可当。用计为媒赚阿奴，阿奴何忍将身苦。说道媒成有谢礼，一次两次说不已。嗟薄命，一旦亡，母兮兄兮休挂肠。南山之兽曰姓陈，有孤绥绥当我邻。幸免虎口尚逡巡，杀却此贼吾冤始得伸。按诗意，似已字，夫死而守贞者。媒盖赚其母兄而为之。

伊烈女翠姑　唐栖伊介春之女也。幼字锁条桥木氏子。木氏家日落，介春与其妻有悔婚意，翠姑微闻之郁郁。会咸丰之季，贼陷杭州，乡村大乱。介春携妻女奔沪渎，遂别为女相，攸有成议，女知之自缢死。《右台仙馆笔记》详言之。以上烈女。

吴贞女柏　字柏舟，武林文学吴太末女，孝廉吴杉之女弟也。幼字唐栖永泰村三峰山里中陈氏子，名允璧，字大生。柏年十七，工诗文知大义。未嫁而允璧殁，闻讣哭踊，乞赴陈视殓，家人力阻不得。往乃衣布啜糜，三年如一日。父兄知志不可回，听归陈。柏则素衣缟带，凛然孀妇事翁姑，代子职。事迹详《吴太冲传》。至崇祯癸未，柏年二十七病卒，与允璧合葬。柏有《寄母舅书》、以为冰人执柯故。《祭陈大生文》，皆知大义。又有《先夫小祥》、《日理先夫旧书》各诗，亦凛凛有至情，洵闺阁中一奇女子也。著有《柏舟集》，已佚。而诗文尚有存者，更辑为集，附《志》后以传。

史官《吴太冲传》曰：予同宗弟杉，字文贯，一字松侣。有女弟曰柏，受聘于栖水陈生先璧。将嫁，而先璧殁，即长恸，誓不再字。或有以微词动之者，辄泣不应。少频谕之，则阖户而缢。父母怜其坚，逾三年归之陈。入门泣拜姑嫜曰：女今日得称妇也。翁独子，子亡妇在，妇职子职也，敝衣操作而前，凡蚕织饔飧之事，及一切家政出入，居积迁化有无，皆率先奴婢而为之。其姑嫜老，乃逸如有一干子。翁有疾，则求医进汤药，昼夜不敢息，曰：子职也。如是者

七载,病且深。闻华阳姊讣,遂不起。犹令舆于殡侧,抚先璧之柩,乃殁。将殁,戒家人勿作佛事。搜其遗箧,有诗若干首,皆悲哀之词云。文贯尊人太末公,独行秉礼,寝食于诗书,故其子若女子,能如是非直性生,亦教使然也。太冲曰:称女德者莫如烈。然烈异而贞难也。以贞行其烈,则尤难。以孝行其贞,尤难。以完节孝父母,以未庙见之女干家代子职、孝姑嫜,尤难。昔程婴杵臼之于赵孤也。死,十五年前后等耳。非立孤无以成大事,识者伟其能忍也。孤立,可以不即死而卒死。今陈氏妇亦可不死而卒死,彼岂须臾忘死者乎?代子之职,尽吾心焉。不幸而死,命也。虽然其不能须臾忘死,欲不病,病不死不可得也。在太末之家乘宜书曰:崇祯丁丑秋七月十有二日,室女柏归陈。续书曰:崇祯癸未六月十有二日,归陈女柏卒。按柏之诗文,及名人序赞题词,俱详《柏舟集》附志后。《吴太冲传》亦节其大略,不全录。

高贞女 字大姑,栖水高宏芳之女,字五杭文学尤士伦。未婚而尤殁,姑归尤守志。康熙癸丑邑侯孙公贻谋旌以“纯质全贞”额。己未冬,年三十五卒。明经陆阶为作《启征诗》。

吕澄《高贞女传》曰:贞女姓高氏,仁和高宏芳之女,同邑尤君士伦之妻也。高氏系出宋文端公之裔,由临安徙居唐栖里。贞女生而静婉,不喜华饰,父母绝爱怜之。年十三,许尤翁某之子,名士伦。尤姓聚居五杭村,家世农桑。士伦知读书,崭然露头角。忽得暴疾,未及婚期而卒,时贞女已十六龄矣。闻讣即呼天抢地,誓不独生。遂成服往奠,凭夫尸痛哭,绝而复苏者再。闾里戚族观者,无不泣下。时舅姑以仲子尚幼,劝贞女缓须臾死。妇兼子职,少慰桑榆无所恨。贞女遂屏膏沐,粗粝自给,事舅姑甚谨。未几,仲子娶妇,舅姑悯其年少,欲夺其志。贞女闻之,泣且恚。伺家人就寝,

阖户自经，姑与娣奔救得免。某年舅殁，姑亦病，贞女奉汤药，日夜侍左右者，百有余日。然竟不起。贞女居两丧，皆中礼节，尤为女子所难。服阕后，遍集宗党临门，告之曰：我之不即死，徒以有舅姑在耳。今不幸皆舍我去，更复何待，吾今得死所矣。宗老佥以承祧为重，宜忍死以待应继者。贞女遂不茹荤，日坐小阁中，翻阅梵典，无嚣声疾语。即女婢在旁，未尝见笑容也。岁戊午，母病笃，贞女归侍母。医祷一如事姑。母死期年之内，晨夕涕泣，饮食渐废。卧疾，绝粒七日而逝。时康熙十七年己未十月二十六日也。年三十有五。吕子曰：吾里女子守不字之贞者，仅得吴柏舟及高氏女而二。柏舟工诗词，其守贞绝类高氏女。余家从母为柏舟姊，稔知其事。今传高氏女而附著之。按《仁和县志》云：适尤三年，而贞女亡。《志》误也。贞女归尤二十年始卒，吕《传》可证，应更正之。

王贞女　天台学训导王之渊之女也。幼字国学陈琦子会荀。雍正癸卯，将婚而会荀殁，女闻讣失誓，诣陈守节。王无子，只此女。陈翁虽有庶出子，甫一周。两家力主不可。女坚志归陈，以妇代子，事舅姑。后舅姑相继逝，殡葬悉女经营。所冀娶，生子为祠。叔亦早世，乃以从侄承祧。

卓贞女　教授卓元基之女，字孝廉陆鸣皋之子某。未婚而陆殁。女年十八，闻讣号泣，欲往视殓。父母阻之，旦夕涕泣不堪，乃听归陆以从其志。女归陆未几，亦卒，舁二槽合穴而葬。

董贞女　乌程浔溪董昭度之女，字栖水卓元基之子右箴。未婚而右箴殁，女矢志归卓守贞，继侄南洲为嗣，称未亡人。

陶贞女名坤　字柔德，临平陶广龄女，字栖水沈帝简为室。未婚而帝简殁，坤以死殉。父母防之，许以守贞。坤乃作诗自誓云："妾夫既云殁，妾生忍独生。立孤比死难，愿为程之婴。"后继侄为

子，亲自督课，事姑以孝闻，越四十余年。得旌表焉。

杭世骏题《陶贞女》诗："苍松寒不变，翠竹节愈坚。悲哉黄鹤歌，此音久不传。吾乡山水奇，往往毓秀贤。钦此兰蕙质，清如秋水莲。婉娩从母训，冰雪罗心田。大义一诺定，安受物外牵。卓哉谢铅华，静居若澄渊。梅花是前身，冷淡少世缘。曹媛弱草咏，卫姜柏舟篇。翰采焕奇色，桃李减俗妍。凛凛贞烈女，千古垂遗编。"

浙学使者于敏中《题陶贞女》诗："青青贞松郁冈阜，凛凛本性由所受。况乃山川萃灵淑，巾帼钟奇良不偶。西泠有女淑且贞，家世遥承靖节后。早娴礼训寡言笑，长从外母识义薮。红丝一系怅悲鸾，血泪千行誓相守。室人交慰石不移，殊憎哓哓滋众口。此身已作青松枝，此际何辞共丘首。悲填胸臆称未亡，饮药茹荼甘永入。圣朝节烈重褒扬，棹楔俄看表闾右。人生荣蔫总无常，唯有贞名垂不朽。"

沈贞女　名安，字宁一，庠生沈维松女。幼字临平文学陶日升，未婚而日升殁，安年二十三。即以次年归陶守志，事祖姑与姑勤谨。越九年以病卒，临终作《永诀》诗四首。乾隆二十四年，大吏汇题请旌。

钱载《题沈贞女》诗："君家住临平，妾家住唐栖。上河与下河，相隔不相齐。君身上河水，坝断不得通。妾心下河水，澄洁月明中。君姑妾嫂行，守贞君知之。君知妾亦知，嫂乎妾所师。嫂陶字柔德，女沈名曰安。无使沈媲陶，天乎保岁寒。女家有父母，郎家姑在堂，事姑如父母，邻里为悲伤。

蒋溥《题沈贞女》诗："圣代崇名教，贞风出武林。自能甘苦节，何必定同衾。浮世荣华绝，空闻岁月深。巍然桐扣石，想见不移心。"

陆贞女　贡生陆羲文女，字文学沈静山。未婚而静山殁，女年二十。闻讣号，乞父母诣沈执丧，父母不许，更择字焉。女闻之，以悲泣死。乾隆辛巳，沈舁女柩与静山合窆，私谥墓碣曰“陆烈女”。按：烈必死于非命，女则以悲死，犹正命也。列以贞女，谁曰不宜。以上贞女。

孝女陈玉贞　庠生陈言号乐园之女，天资颖慧，事亲极孝。隆庆庚午仲冬杪，年仅十五，以疹卒。遥见神仗鸾辇护拥而去，卓明卿为之立传。

孝女沈玉凤　学博沈弱先女，沈巽吾之曾孙女也。性颖悟，诸子百家咸通其义。崇祯壬午，父抱沉疴，医莫能治，玉凤潜刲股祷告，煎汤进之，父病愈。

金孝女　儒士金艳生之女，国学生子尤之女弟也。资颖性孝。龆时，即能承欢，父母爱之。母王氏得弱症，淹床第日须药饵。女虽幼，躬调以进，母意甚惬。女昼夜亲药炉者七年，卒以中火毒疡发，医不能疗而殁，年仅十五。里党伤之。进士陆寅为立《孝女传》。

冯孝女　三岁失怙恃，依叔元佐长成。元佐爱之如己出。长适俞，早寡而贫，遗子女三。氏以女工抚养。详上《俞节妇传》。既而叔丧明，氏迎养于家。叔病笃，氏刲股以疗。叔死，氏售衣饰以殓，赁庐设主祭，岁时不忒，茹素礼忏以报，祈叔父者二十年。里人以冯孝女称之。

孝女　夏之城之继室，程元祝之女也。未归夏时，程元祝疾革，值兵乱，居乡无医药可求。孝女刲股和汤以进而父以愈。同治十年，有司上其事，旌孝女。以上孝女。

虞净芳　杭州人，吏部德园公之长女。孝懿，其私谥也。年十五，归漳溪丁汝冯，事姑以孝闻。年二十而卒。有《镜园遗咏》，黄贞父为之志。父德园《集》中，有《孝懿女传》。尝咏七夕云：“穿针

楼上思悠悠，极目西风黯不收。天上相逢惟七夕，人间一别抵三秋。采幡夜落天河影，玉佩晨归风露柔。瓜果漫陈儿女事，明朝端的起新愁。”《梅花》诗云：“小院梅花蕊，亭亭雪霁时。临风如忆别，照水似相思。孤影梦犹见，寒香醒自知。倾城不解笑，幽独更多姿。”

张似音 字胜无，光禄丞丁汝冯之继室。诗文秀丽，有《村月即事》诗曰：“风吹明月上孤村，一缕寒烟隔浦痕。篱落寂寥闻犬吠，邻家沽酒过柴门。”

丁如玉 字连璧，漳溪丁汝冯之女，为黄贞文长孙灿妻。工诗文。有《寄夫书》云：“时为天下画奇计，而独追恨于屯事之坏也。边屯则患戎马，官屯则患空言，鲜实事。妾与子戮力经营，得金钱二十万，便当北阙上书，请淮南北闲田万亩。好义者引而伸之，则粟贱而饷足，兵宿饱矣。然后仍举盐荚召商，塞下如此，则寇盗可灭，而中原可靖，使后世称曰以民屯佐天子，明孝懿之女实始为之。死且不朽。”旋以病瘵卒。年止二十。从姑顾和，字若璞，亦工诗，相与唱和。如玉卒，若璞为作《圹志》。

徐宜人 字尔芳，海宁人。徐伯徵尝任扬州太守之女，忻州知州丁韵含之室也。有诗才，工楷法，遒劲如卫夫人。著有《徐宜人全集》。咏《忻署白榴花》曰：“卸却绯衣雅淡妆，玉音娇艳占春光。朝来错认梨花白，月下还疑茉莉香。素蕊乍开喷玉屑，琼英瓢坠碾秋霜。金樽满泛菖蒲酒，惊见榴花似雪狂。”以上节采《栖里景物略》。

钟韫 字眉令，仁和人，海宁查编修慎行之母。有《梅花园稿》一卷。眉令为前明名臣忠惠公女孙，工诗及长短句。有女兄字山容，女弟字眉士，针纫余闲，互相唱和。有《长绣楼诗集》若干卷。后与逸远先生倡随偕老，仿佛鹿门之风。疾亟时，自以风雅流传，

非女士所尚，悉焚弃之。初白老人就所默记者，追录六十余首，题曰《梅花园存稿》，然无印本。近时吴兔床刊《海昌闺媛诗》，始付剞劂。《杭郡诗辑·小传》有《过博溪故居诗》，详遗迹。

钟筠　字蕡若，钟忠惠公女孙。适仁和仲道久，名恒筠。以贤孝闻。所著有《梨云榭诗余》三卷、《淇园诗初集》四卷。道久亦工诗。见罗以智《诗苑雅谈》。

卓灿　字文瑛，举人卓麟异女，海宁监生陈奕昌室。有《俯沧楼集》二卷。文瑛，唐栖里人，生而明慧，好读书。年十八，归陈子棨奕昌。子棨本岱青司李殿桂子，为世文之杰后，所生母沈，虑子棨幼善病，怜而育于所居之南宅。未几，司李殁岭表，子棨奔父丧归，值沈病剧，手租册授文瑛。文瑛曰：为人后，而可受本生产乎。见四世数棺，纵横败屋中，泣语子棨急葬之。所著又有《词汇》行世。《杭郡诗辑》。以上才媛。

补遗

张烈妇沈氏　张玉书之继室。玉书死两月，烈妇殉焉。李笠翁为作行述。

节录李渔撰《沈烈妇行述》：沈烈妇者，虎林张玉书妇也。玉书初娶胡，继娶沈。年甫十六，知大义，孝舅姑，抚遗儿如己出。玉书父半庵，有书癖，好结客，拥书万卷。户外之屦常满，所费不赀，家人每有难色。沈辄曰："吾翁已老，非此不足以悦心目，终余年。予奁虽薄，犹足以供。"故玉书得以肆志肄业，无内顾忧。玉书绛帐去家不数武，未尝或归。忽一夕，漏下四鼓，踉跄叩门，谓沈曰："顷梦数客，羽衣翩翩，牵余袂曰：'有文章相嘱，盍从吾游乎？'醒时异香

逼人,恐不寿。”未几呕血数斗而卒。沈誓以身殉,水浆不啜者数日。时垂白在堂,诸子尽幼,家人勗以大义乃止。顽某者,张氏仆子也。张氏世业儒,钱谷事悉以委之。日入其息以供馎粥。玉书死,即不给,且曰:“吾主死矣,主母略用小算,将改适矣。老者风烛,幼者泡影,千金于囊中物耳。尚冀楚弓楚得耶?”时近中秋,老媪某素操斧柯为业,密劝沈改节。沈知为顽奴所遣,蚤起召家人曰:“固知未亡人,不久于人世。所以缓死数日者,欲循众议,为事老抚孤计耳。今若此,不可活。顷已服卤,生不瞬息,未亡人得此幸也。若辈唐突可勿究。”家人争救之。沈曰:“休矣,黎明啜卤,此刻寸心如万箭交攒,谅不可以药救者。况余熟筹死所矣。死于水,死于刎,与死于缢等死耳。非暴露肢体,即恶状丑形,辱莫大焉。且告而死,则不得死;不告而死,则诸事无所部署,是死而不白,与死而不了了,皆吾所不屑为也。惟服卤待毙,差为尽善。”玉书有弟有妇,趋而拜之,托以上事舅姑。玉书有婢名阿大,呼而告之,命抚弱息。次呼子女七人,出二小册,所载尽簪珥服物,子女分受,纤芥无私。并不欲以身后亵事累及生者,沐浴更衣,拜别舅姑,就寝而逝。盖康熙戊午仲秋之十有一日也。后玉书死,凡两月云。

宋烈妇沈氏 石门教谕、嘉庆丁卯举人宋成勋之妻,甘肃陇西知县宋肇昌之母。沈宜人以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贼陷杭城,投井死。敦城黄长森撰《宋肇昌家传》。肇昌时以绅士守杭城,城陷同殉节。

宋烈妇陈氏 宋肇昌之侄妇也,亦以城陷日,偕沈宜人投井死。同上。

唐栖志卷十四

人物七·寓贤

何《志》于寓公特详，虽扁舟经过，亦志其人，所谓地以人重，栖里幸其一至也。况至斯者，未尝无地主款接之雅乎。爰仿其意，补所未书。志寓公。

宋

周弼　字伯弓，汶阳人也。足迹遍吴楚、燕赵。荷泽李和甫斧，于宝祐丁巳年序其诗，梓行于世曰《端平诗隽》。尝寓唐栖寺，有《赠唐栖寺僧》诗曰："山门寂寞唐栖寺，别去闲居又一年。"《留题唐栖寺》诗曰："僧房十日相留恋，为怯春寒未到家。"又《留别唐栖云泉上人》诗曰："水宿唐栖寺，何缘更浃旬。千山今日路，三岁异乡人。"其全诗详《方外·释永颐传》。

按：诗中之意，于唐栖固再至矣。曰浃旬，曰十曰，曰三岁，则其寓寺中也，又非匆匆过客者。何东甫志《寓贤》以赵恒夫吉士曾于元日避兵唐栖寓栖霞院，依诗僧石庵及诸名士唱和。今周之寓唐栖寺也，亦得云泉上人永颐与共禅榻，则恒夫不得专美于后矣。

明

陈雍　字孟熙，号士宁，涉猎书史，喜延接贤士大夫。与同里郑璧、夏诚为莫逆交。不事荣利，日为湖山游咏。有《游咏录》行世。三人皆喜蓄法书名画及古彝鼎，暇时彼此过访，互相品鉴以为适。士宁母与璧母皆高年，或迎造，必升堂拜谒如母。及殁，互为缌服。三人交谊，感动乡人。璧之子、诚之子，皆登进士。惟雍志栖隐，不乐仕进。县大夫两以明经举，皆辞弗就。世居仁和七宝巷，厌其嚣尘，徙独山隐居耕钓，若将终身。年四十卒，无子。康熙《仁和县志》全斯立赠诗云：青字营西小巷幽，衡门寂寂思悠悠。一生清事无闲日，夹径黄花满院秋。卖帖偶逢官巷口，评诗共宿独山头。谁知扰扰红尘里，荷篑行歌得自由。　张辂诗云：横溪别业锦云乡，红白莲花薜荔墙。百事不关心独静，孤云无着兴偏长。佳人雪藕供微醉，童子分茶坐晚凉。如此好怀谁解写，诗成还让孟襄阳。按：夏诚者，夏时正之父也。郑璧，孝子也，郡志入《孝友传》。陈雍墓在独山，见《成化府志》。

黄道周　字幼平，漳浦人。《明史·本传》。窃尝记其遗事一二：先生好《易》，而尤工楚词。居长安，食不能具一肉。酒酣间，出围棋书画，以自愉快。受诏进经义于承华宫，援据详洽，篇帙甚富。入其室，见床头有败簏废楮，不知先生所考订何书也。吴梅村《书事》。劾嗣昌，贬六秩，为江西按察司照磨。江西巡按解学龙推奖道周备至，帝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明史·本传》。予杖，下诏狱，万死南还。余与冯司马遇之唐栖舟中，出所注《易》读之，十指因拷掠，血渗漉楮墨间，余两人相顾瞠眙叹服，不敢复出一语相劳苦。吴梅村《书事》。诸友饯别栖水石斋，依韵和诗曰：古成弓剑古戎装，不记朱绦与皂囊。故事空庭惟鸟迹，新诗明月为谁光。湘江竹簟纹如水，

□下莼羹性自凉。缟带相逢舟楫在，何曾日暮叹途长。其二曰：文酒书船散寂寥，不烦□□榜人谣。交情十日难分袂，世道三秋信弄潮。小鸟无□回偃木，油然何处慰苏苗。弓旌多借匡时彦，玉案双鱼首重翘。其三曰：孤舟南北几番同，总向刀头问转篷。春梦不浮登海市，古人曾过吕梁砿。洞庭橘树移新本，铁篆梅花洒旧衷。襆被一行书数箧，未惊雷火撼龙宫。其四曰：磨尽青铜久不光，渐看露白到葭苍。余生学道能无怨，一叶随风各自翔。不信王孙频解佩，莫将兰桨共怀湘。桐江垂钓高台在，却笑鲂鱼滞武昌。

张山人伯咨　佚其名，槜李人也。尝寓唐栖，写经于卓氏之石禅庵。卓明卿有《赠张山人石禅庵写经毕，还槜李有作留别，和诗》。又有《山人见怀，以诗次答》曰：法华七品卷中收，洒翰翩翩贝叶留。千载印心归宝藏，二时了义认银钩。石潭能照莲花净，金粟偏依梵界幽。放棹山阴好乘兴，不知张果抱经投。

吴允淳　字宏文，徽州籍。督学使邦相公之犹子也。从杭迁唐栖，购葺吴园。鼎革时，潞藩命方某、汪某、王某三总戎屯兵栖里，倚敌楼为险，思抗王师。王师至槜李，军督洪范陈公寓书于允淳，淳谒潞藩，力言唐栖不可拒敌，且说贝勒之威德，介绍其间，潞藩令撤兵。六月十三日王师过栖，囊弓橐矢不犯秋毫。微允淳，吾栖几不保矣。后由监例任漳州通判，海寇至，殉节焉。其保全栖里生灵，厥功宁浅鲜哉？张超微曰：宜建祠以祀之者也。

《栖里景物略》按：吴督学旧籍徽州，徙德清。考《德清邑志》曰：吴邦相，字立甫，先世休宁，徙居德清东衡里。由南雍中万历辛丑进士。初任曹州，招流亡。浚运河，定徭役，斥税珰课，奉建书院，拔士肄业，由是登贤书者甚众。考最第一，进春曹，升山东学副，号得人。转升本省兖西道。计其敭历中外，在东省，实十有三

载。救荒弭盗,其民迄今尸祝焉。然则宏文固德清世家,德清与栖接壤,宜其作别墅于唐栖。

应尚伦 字明之,号思斋。少孤,天性纯孝。念父殁时,年甫十二,未得逮养,茹素者三十余年。母柴孺人,晚年得中风疾,手足不仁者七载,昼夜扶掖。岁募人购药南粤。床第间,洁馨寒温如一日也。世居江浒。居旁行人涉者,冬冒雨雪,姜以燠之;夏触炎热,茶以清之;宵行者,炬以燎之。甲申杭郡大祲,道殣不收,力为棺殡。坐是,家日以落。乙酉,避兵于武林北乡独山之东,以顺治二年闰六月二十九日未时,卒于独山寓居,寿六十五岁。生子五:克谦,浚谦,秉谦,扐谦,允谦。克谦,杭郡庠生;浚谦,绍郡痒生;扐谦,杭郡庠生。节采《潜斋集·应公家传》。扐谦、允谦后由独山奉母陈孺人迁西南山,遂至骆庄。节采《家传》。

应扐谦 字嗣寅,己未词科,录《四库提要》。号潜斋,杭之仁和人也。明万历乙卯十月初四日生,冯景撰《传》。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全祖望撰《神道碑》。天性孝友,好学乐道。冯景撰《传》。殚心理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浙江通志》。不好禅,不喜陆王家言。足迹不出百里。《池北偶谈》。崇祯甲申,诵《黍离》之诗,欷嘘泣下。乙酉避兵北乡。居无何,昼有白蛇堕自梁,见而惊曰:兵象也。即奉母移独山之东。越日,果有游骑至,破数十家,掠人畜而去。冯景撰《传》。既遭丧乱,自以故国诸生,绝志进取,益尽力于著书。全祖望撰《神道碑》。居威乙巷,隘屋短垣。冯景撰《传》。贫甚,《浙江通志》。恬如也。《鲒埼亭集·扐谦墓志》。太守稽宗孟数式闾,欲有所赠,嗫嚅未出。及读扐谦所作《无闷先生传》,乃不敢言。《二林居集》。海宁令许酉山请主讲席,造庐者再,不见;致书者再,不赴。既而思曰:亦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至其县报谒。令大喜曰:应先生其许我乎?全祖望撰《神道

碑》。拗谦辞曰：令君学道，从事于爱人以德足矣。《二林居集》。康熙戊午，诏征博学鸿儒，内阁学士项景襄、李天馥交章荐。冯景撰《传》。拗谦舆床以告有司曰：拗谦非敢却，实病不能行耳。康熙二十六年卒，年六十有九。《鲒埼亭集》。拗谦学穷底蕴，全祖望撰《神道碑》。门人钱塘凌嘉印、沈士则、姚宏任等传其学。《鲒埼亭集》。父尚伦，故孝子。全祖望撰《神道碑》。吴园寄客曰：潜斋先生以明诸生而晦迹不仕，因列之明季。

国朝

倪驻防　名君聘，由行伍授千总。顺治初，唐栖镇南渠盗出没焚掠，民不安生。大吏以公才饬守兹土，尝直捣贼巢，屡为流矢所伤，奋勇不避。不数月，躬探贼巢者数四。辛卯秋，以追贼人重地，援兵不至，战至管山之隈，遇伏贼被害。栖人为停春罢市。而时值闽氛，未邀恤典。

梅驻防鸿宇　盛京人。康熙间，逆氛未靖，土贼窃发。有太湖贼将犯境，公迎剿于德邑平政桥，用奇兵诱贼艘淖中，溺毙甚众。贼北窜，镇以安。大吏奖之。康熙十五年六月，镇南山贼猖獗，栖人患之。公率兵奋剿。村路丛杂，误陷禾田，被贼枪伤。贼败退，而公以伤发殁。镇人夏六箴等敛骸立冢树碑，春秋祭祀如社土云。

姚驻防焕章　字炳垣，云间籍。性豪侠，重名节。乾隆戊午后，比岁不登。里中窃匪，无过问者，商民交困。丙子秋，姚君莅任，即以巡查为己任。昼夜梭巡，鼠辈绝迹，士民德之。驻防素无廨宇，栖身舟次，里人歉焉。各捐赀创署宇居之，题跋颂美。瓜期将代，阖镇士民赴上台乞留，以无例可援而止。以上节采《栖水文乘》。

以上三君，死于剿贼者二，宜急书之，以表幽光。而焕章姚君之德在栖镇，使士民乐为创署建宇，其朝寓贤之首。

俞珣　字璥伯，钱塘人。与陆冠周、张仲黄、诸定男，皆家于城

东，因为《东城十咏》，李式玉为之序。尝馆于唐栖者三年。朱韦玉玮从之学诗，尝作《唐栖行诗序》，考唐栖始末甚详。文载首卷。《清波小志》载：余璥伯珣《仙姥墩》诗，《秦亭风雅》载余珣诗，而未著其字号籍贯，疑余与俞为两人。及观秦亭诸弟子所作，如陆韬有《俞璥伯过访》诗，孙忠楷有《寻俞璥伯季璪不遇即景》诗，则知璥伯实姓俞，而《清波小志》作余，盖误笔也。然张半庵《栖里景物略》有俞美英璥伯《塘栖行诗·序》，《耆旧诗文集》载有俞美英璥伯，论沈瑶铭语，是璥伯名美英。按《秦亭集》美英为秦亭婿，《仁和县志》载有俞美英《莲居晚磬》诗，而《秦亭风雅》有俞珣诗，无俞美英诗，岂美英后改名珣欤？记以俟考。参用《杭郡诗辑》。

李更生　字南枝，南州人也。生平事迹不可考。尝偕赵恒夫于康熙甲寅，避兵于唐栖之栖霞院。有《和赵恒夫除夕原韵》诗四首。诗曰："杖履游何处，平田接寺门。羽书飞故国，尊酒忆王孙。柏子然清夜，梅花滞旅魂。鬓丝禅榻畔，身世不须论。""天涯正摇落，兰若话团困。百里身犹客，千家岁已残。甲兵连鸟道，灯火梦渔竿。尚有怀人句，尊前未忍看。""戎马分南北，幽奇且试探。坐深依宿火，情老怯春蚕。童仆沾余沥，僧伽共一龛。晓来斋沐罢，梵呗绕瞿昙。""相逢虽草草，一室悟三生。礼乐成捐弃，江山势变更。彩衣供色笑，花萼出亲情。他日无忘此，青松白石盟。"

冯园寄客曰：何东甫《寓公》志赵吉士恒夫。而李南枝者，恒夫之客同行者也。今补志之。

何琪　字东甫，号春渚，施朝干《武林人物新志》。钱塘布衣。居北郭枯树湾。《杭郡诗续辑》。又号枯树湾人。书法似董文敏，施朝干《武林人物新志》。尤工八分。以为世鲜识者，故不轻作。《杭郡诗续辑》。诗宗厉樊榭。居滨河渚，颜其读书处曰"小山堂"。施朝干《武林人物新志》。有《小

山居稿》四卷，榜其屋曰“小山居”者，龚田居侍御尝书此三字，赠其祖岱瞻大令也。《杭郡诗续辑》。性和蔼，品尤高洁。施朝干《武林人物新志》。秦瀛小岘、阿宫保雨窗，官浙中，敦尚风雅，以礼延之。先生方袍布履，直入上座，涕唾挥霍，意气自若，醉后善哭，人或比之唐衢。《杭郡诗续辑》。尝有诗云：“醉里骂人醒可怕，醉里笑啼醒可讶。我非有位如灌夫，亦非有才如唐衢。奈何故态老仍在，二者被酒无时无。”自纪其实也。阮公元重其名，欲以孝廉方正荐，以诗四章辞焉。所居地多业渔，因号南湾渔叟。生平慕石守道、唐子方之为人，又号二介居士。既而得马湘兰所用砚，复自号湘砚生。《杭郡诗续辑》。中岁客游淮扬山左。施朝干《武林人物新志》。乾隆己丑假馆唐栖灵圃高君斋中，取周逸民《栖乘类编》点窜删改，存十之一，厘为二卷，曰《唐栖志略》。《志略序》。虽地志之别乘，风雅之外编，而宗郦元之简，致柳州之洁。杭堇浦《与何东甫书》。晚年寄情诗酒，乞叙文者踵接，得片语评定乃安。施朝干《武林人物新志》。东甫《小山居稿》云：唐栖寓斋，侧近洲渚。往来柔橹声彻枕畔，不啻身卧舟中，喜而有作云：远山隔横彴，高斋枕寒流。夜半旅梦回，凉气如深秋。月影上阑角，橹声过床头。焉知葭菼边，伴我无轻鸥。陆处更得水，绝胜岸上舟。

冯园寄客曰：春渚先生《唐栖志略》成，杭堇浦先生与之书，惜其志寓公而不详。土著有曰：周、张、曹三君子，足下以其土著而传之。后人据斯例，即以寓公传足下，无不可也。夫春渚先生已详《武林人物新志》，近修《郡志》亦纂先生传于《文苑》中，先生其早传矣。《栖里志》何足以传先生。然屈先生于寓公，则犹堇浦先生之言也。

汪坤　字大隅，号舍亭，仁和人。康熙甲午举人，淹通六经，属文立就。张燈撰《传》。舍亭幼自外塾归，父呼问曰：若读何书？曰：《大

学》。问《大学》何？曰：内圣外王之学。父大奇之。《杭郡诗辑》。弱冠声藉甚，所至倾其辈行，遂为诸生祭酒。张燧撰《传》。甲午举于乡，时馆唐栖卓氏家。人驰报，舍亭方端坐，书程子《四箴》，容色如平常。书已，徐起理书策，键户辞主人乃归。闻者以占德器之远。三试礼部，两遭亲丧，遂绝意进取，勤于撰述。《杭郡诗辑》。雍正乙酉，聘修《浙江通志》及《宁波府志》。有兄视之如父，终其身不忍异居，待从子如己子。张燧撰《传》。所著有《黄腄漫志》、《悔人草》、《舍亭病余录》、《村乐堂文集》。《杭郡诗辑》。

蒋径　字开三，石门人。善书。金介山尝曰：其人技高千古，不当以书画家求之也。尝赠岑老花册，率记二绝以谢之曰："墙角梅无一朵开，水仙白下不将来。未看终卷听然笑，二物如生纸上裁。""摇手连声不要钱，难忘半面画堂筵。五年一诺藏胸次，说罢如飞便放船。"

黄敬泉　名文瑛，字希贤，敬泉其号也。钱唐人。本姓陆，为宣公裔。栖水有黄仰亭者，业疡医。无嗣，赘敬泉嗣宗祧，因授业焉。敬泉天资颖悟，术益精。时值鼎革，罹刃伤者，虽筋断骨折，就治罔勿效。四方远迩，遂以黄接骨称之。子姓世其业。

周大章　苕溪人，业小儿医，徙居于栖。举手辄应，四方负子女就医者如市。大章心存保赤，不计所酬，乡人赉布帛、菽麦、草薪之属，堆积如屋。寿八旬余。子孙世其业。

姜君望　名熊，兰溪人，以医家于栖里。其学宗仲景、东垣。凭脉用药，无不奏效，活人甚众。子大章，亦以医名。以上节采《栖水文乘》。

以上三人，业医而寓于栖里者。一技名家，附于卷末。

唐栖志卷十五

人物八·方外

世岂有仙佛哉,而安炉卓锡者,间以果报之说,警惕愚氓。吟咏之才,缘饰梵偈,亦彼教中之杰士也。即非方外,亦将以寓贤传之,岂好尚异端哉?志方外。

唐

永明智觉禅师 居俗时,以本誓愿不惜身命,用官钱放生,逮罹重辟。感神人梦告吴越王,遂得出家,住持博陆慧日寺,与长耳定光更相唱和,世咸知其为无量寿佛诞生人间。又按《禅师本传》云:师主永明十五载,度弟子一千五百人。考永明寺,即大善寺也,号曰永明,则又住持唐栖之大善寺矣。

宋

永颐 唐栖寺僧。南宋革命后,稽内翰典籍,有唐栖释永颐所著《云泉诗集》一卷,版存临安大街陈氏书坊中。曹屺《栖水文乘》。汶阳周伯弓《端平诗隽》有《留别唐栖云泉上人》诗云:水宿唐栖寺,何缘更浃旬。千山今日路,三岁异乡人。小殿眠身佛,空廊折臂神。归时重作礼,又拂一香尘。集中又有《赠唐栖寺僧》诗云:山门寂寞唐

栖寺，别去闲居又一年。草暗墓田晴雁远，花明春院一僧禅。云房夕磬浮清雨，水殿寒灯宿细烟。作得诗成无寄处，几回遥认隔溪船。《留题唐栖寺》诗云：僧房十日相留恋，为怯春寒未到家。插岸断冰妨荡桨，入檐飞雪助煎茶。空台穴碎逃秋蚁，古殿巢翻失暮鸦。惟有溪梅最禁耐，傍篱争发向阳花。

按：云泉者，永颐之禅号，而即以之名集，故曰《云泉诗集》。何春渚《唐栖志略》载释永颐诗于唐栖寺，今不赘。然永颐固诗僧也。汶阳周君与之唱和，实已开栖霞禅院唱和集之先声矣。惟何《志》唐栖寺而曰无考，曹屺《栖乘》知永颐为南宋时诗僧而曰未详驻锡何处。则又未加深考之故。观伯弓诗，则永颐之驻锡唐栖寺也可无疑；观曹屺所云“南宋革命之后”，则唐栖寺为南宋时之梵刹又可无疑。

明

陈守清　宁波鄞县人，佣栖上。《栖乘》。唐栖，跨塘有桥，额曰“通济”，久益倾圮，往来病之，蒋瑶《长桥记》。土人以舟济，疾风急湍，溺毙者岁有三四，过者悯焉。而惧其功之大。守清过其地，钱福《长桥记》。天晚雨骤，陈守清《骨塔记》。目其险，私盟于心，积念郁虑，剪发走四方，钱福《长桥记》。募财重建，工巨费殷，久莫就绪，陈霆撰《长桥记》。击柝里中，莫有应之者。乃附漕艘入京师，拽铁索棋盘街中。太监麦秀异之，入语宫中，周太后助银四百二十两，武宗在青宫亦赐三十两，并无量寿佛一轴，衔御宝。台辅以下莫不喜舍令秀驰驿赍银，为建此桥。不逾年，陈守清《骨塔记》。桥克遂事。陈霆《长桥记》。并造广济庵、余桥、圆满桥、北圣院。陈守清《骨塔记》。栖里自张士诚开浚大河，风气未聚，得建此桥，然后行旅无褰裳之苦，闾闬有锁钥之依，

渐成名镇。《栖水文乘》。

冯园寄客曰：陈守清以佣工发愿髡发如头陀状。虽于彼法参悟，无实录可记而志在利济，亦金仙氏之大作为，而安得以方外而忽之？

潘烂头　明初寄迹于仲墅之真福宫。俗名曰雷甸。尝于厕间戏作符篆，天神下怒，以雷笔点其首后辄溃烂，拭其溃以传疮疽应手而愈。善嘘咒云雨，追魂殄祟，每以游戏行之。人皆呼为潘烂头。后不知所终。《栖里景物略》。

觉如上人　住持长桥广济庵。陈麋公尝于霜降后送元宰于西湖，同玉川道人、梵仪诗衲过访觉如上人，破寺空楼，一灯晏如，真有道者所栖也。见麋公《广济庵偶记》。

古卓大师者　俗称立禅和尚。西水祇堂庵日就倾圮，里中长者礼请古卓大师募修。师，槜李诸生也，壮岁弃家入道，志行甚笃，为时所钦，乃慨然置身砖龛中，终日危立，饮食起居外，惟持诵梵笈而已。历有年岁，布施翕然，金钱充溢，栋宇重新。自言二六时中止，起念头四十番。一日坐关中得悟而越出。年近七十，卓去病辈延请入南山别墅。十余年后，胡元敬先生送之语溪某寺以终。《栖里景物略》。

古卓立禅时，祇堂有饭头僧，不知名姓，早晚惟执爨厨下，喃喃念“唸咀哆叭咀哪”，不歇于口。一夕，晏坐三官殿中，闭目跏趺，不露声息。有进香士人泊舟于岸进谒。僧询之故，士人备道所以，僧曰：“檀越不须远去，前路必有风波盗贼之险。何不闲伴老僧，坐坐去也好。”士人异之，扣以佛家罪孽果报，僧曰：不须多言，檀越看取自知。于是用足向地一顿，地狱划然顿开，牛旁鬼卒罪犯，各各呈露，至十八界而尽。无何鸡鸣，僧震威一唱，寂然不见。士人顿首

叹服，解维而去。归途果遇盗劫，几覆舟，得脱而还，复泊舟。到寺寻此僧，已遁迹不知所往。士人咋舌，叹为圣僧，礼拜而去。同上。

道人鲁云阳者　松江人。往来三吴间，身不满五尺，背穹若龟，面奕奕有神，喜诙谐跳荡。尤能忍秽，见人唾辄饾之，或自小遗盥面。每浴，必候众人往，垢腻满盘，辄啜尽。人以为狎其颠而远其不洁。崇祯壬癸间，来栖上，馆于卓肖生家。簪花满椎髻，赤脚与市上儿相逐嬉戏。出其囊，大半属儿童弄物。人或遗之金，未尝却，金钱土块杂投囊中，黠者因取之，亦不复惜。又好吹洞箫，击剑起舞，每道引，骨节珊然鸣，如空中破竹状。一日坐长桥上，伸一足倒持桥栏，观者错愕。道人吹箫终一曲，然后起。常自桥跃入水中，良久然后出。不用巾拭，闭息俄顷，肤且燥矣。其颠如此。每与之正论，言有伦次，霏霏可听。叩以养生玄秘之旨，所示人深浅不同，然初不匿。问其休咎，辄张目不语。道人后复归松江，途遇节推前导，故冲其节。呵之不止，杖之十余，佯死，辄蜕去，人以为尸解云。徐大津灏曰：人以道人茹垢为颠，抑末矣。道人似非颠者。殆有鉴于费长房之憎秽，而弃于其师，故矫之欤？虽然垢净两忘，着丝毫于胸中，虽有道之士，乌能无呕哉！予往苦于应接，问道人何以待之？道人曰：应之以事，不应之以心。噫！道人似非颠者。徐士俊《赠云阳鲁颠仙》诗云：我见活仙人，颠啰长飞舞。坐卧作婴儿，朝夕拜吕祖。祖是回也空，子其参也鲁。骨节响珊珊，衣裳亦楚楚。双手走青蛇，双足跃苍虎。栏街唱哩啰，真言铭肺腑。龟息与龙眠，静与天地古。往来三吴间，津梁启聋瞽。自云宅厥功，逍遥历险阻。此际觅鱼头，海上红轮吐。吹箫趁落花，弱水能摇橹。

唵唸香公者　吴之诗人吴鼎芳字凝父者也。世居洞庭之武

山。年未三十生四子。一夕梦大士告曰:偕尔佛子传慧命。因展两手,光作面满空界,反照身心。瞿然而寤,遂绝妻子缘,入云栖,祝发莲池大师像前,因名大香,年已四十矣。登霞幕山,参本静心禅师言下大悟,复行脚十年,孤寂无侣,每叹曰:末法凌夷,宗以讲论晦,教以脱略晦。升座说法吴越间,日无宁晷。过洁溪,登圣日峰绝顶,欣然卓锡,布石为忘归台,语徒众曰:他日堆骨于此石缝,吾事毕矣。崇祯丙子九月八日,结跏而逝,徒众瘗之如其言。世寿五十五,僧腊一十六。著《云外集》、《经律集录》十余种。钱牧斋《列朝诗集小传》按喳唬大香禅师,尝住持大善寺中。静虑之暇,作《无心柏赋》,又有《大善寺八咏》及《大善寺雨坐》诗、《秋夜净业楼》诗,皆详《梵刹志》及杂记中。卓人月有《听唵嘞师说法大善寺》诗,亦详《梵刹志》。固前明时栖水诗僧也。

葛衣和尚者 明季来游栖里。身披大袖葛衣,里无衬服,寒暑不更。容体修伟,自言槜李人,亦不知其姓氏。无事只大笑,善风鉴人之祸福,发言奇中,亦不受人之酬。性嗜酒,见人辄索饮。饮竟,略无酒意。郡少年欲侮其醉,使之纵饮,僧乃立吸数罂,亦不至醉。祁寒风雪中,每和葛衣浴于溪。久之乃出,少顷湿气如烟蒸,葛衣即燥。夜宿于枯庙,不能定其踪迹。甲申之变,哭数日,不知所往,佥谓异人云。《栖里景物略》。

受闻法师 字道枢,杭之仁和人也。俗姓张,与鼐同出宪卿行中公之后。师有至性,甫离襁褓,辄歌赞梵呗结趺坐。稍长,矢志出家,父母未之许。年十二,父辞世,请于母若兄者再,竟薙染于唐栖之大善寺。时参介山如禅师,受沙弥戒。后唵嘞法师讲《首楞严》,师侍听三月,尽得法要。越明年诣莲居新伊真公,又明年参月明、汰如、何公诸尊宿。又明年,入龙门礼石雨方禅师,圆比邱菩萨,戒励精勤。最后游皋亭,至崇光寺觐桐溪雪松禅师。时雪老人

宏演天台教观诸书，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师即诣桐溪，求证通悟理观，妙明心中，圆鉴大地，及自身相，如片云点太虚，闻磬声出，禅身汗如雨，白于洞溪。桐溪曰：是观行中轻安小力耳。若作圣证，即受群邪。师更精近于一家。教观之主会通若日中天，即一时称尊宿者，或未易及也。丙戌春，栖上檀护卓海幢、沈弱先、张中南三先生以清流院向属台宗无相法师道场，启请师住方丈，师坚拒不得。岁乙未，师梦神僧登玉屏峰顶，指大善寺言曰：汝初参戒山如禅师于此刹，终当为此刹了一大事因缘。令槛摧殿缺可乎？师瞿然悟。不数月栖上众居士等复请住大善寺，会含辉王公为母百岁预祝，任修大殿，缮琉璃，修寮舍，禅居焕然，非师之美缘福德，曷克臻此？顺治丙申六月，师示疾。及笃，召亲友于榻前，备述前梦曰：予生平有三未了愿。第一无古人修忏因缘；第二把生身怙恃，断绝蒸尝大事；第三舍百松、幽溪、桐溪以来所付所授不下。众对曰：不难，忏可续修也；蒸尝可近木主于家庙也；法嗣有师素所属意许可之楚公芹在也。师欣然曰：善。遂集众授衣拂于芹，二十六蚤，对大众曰：吾夜梦神僧来迓，岂即昔之登玉屏峰顶者耶？至戌时，师忽见幡盖盈空，莲花布地，知生净土，即趺坐诫众曰：生无所生，灭无所灭，唯具体而已。寻合掌朗诵《法华经》题七遍，持弥陀佛号百余声，安祥而逝。没之日，颜貌不少变，若有异香馥郁龛几间，大众奇之。师生明万历三十九年，岁癸丑八月十一日亥时。世寿四十有四，僧腊三十有二。节采张半庵撰《行状》。

国朝

圣道禅师　讳行祥，字圣道，武康人，俗姓姜。母沈氏梦日照雪牛而生。幼不喜茹荤，家贫不能读书，随父樵牧为活。每求出

家，以乏人代养不果。年二十六，父病没，哀毁骨立，如不欲生。岁余，母亦终。号恸过之七断，将家中所有悉付一炬，即捉笔退婚。行脚参访逾年，至唐栖资庆院，知为通衢，多善知识往来，便投入院，礼本为为师，随众作务，然不知经卷。惟恃《往生咒》一百八遍，不设床席，常在三门经行，困倦时惟卧拜而已。戊辰冬，至栖水。卓海幢居士同众檀越请于资庆禅院。开堂结制，百日解期还出。自后国变，乌瞻山寺为贼所据，徒众什物星散，师不得已，往来于杭栖之间。顺治丁亥十月十八日，封翁卓海幢华诞，礼千佛忏，请师普说，咨叩殷勤，语具别录。庚寅冬，内翰朗彝同长公子子孟请师，为封翁荐严三次上堂，复有总理砌塘之举，往资庆院。未几贼平，还山修葺，未半而卒。寿七十有二。按师之苦修励行，云游所至，每留圣迹。参禅说偈虽古高僧无以过之。备详张半庵所辑《行略》中，文甚长，不具录。仅节其卓锡栖水之大略而已。

沙门朗然　住持落瓜里中土谷祠。师无奇行，苦修严戒见重于时。圆寂之日，徐埜君士俊吊以诗并序曰：沙门朗然，是余落瓜里中老僧也。居土谷祠四十余年，恭诚有余，勤修苦行，里人无大小皆重之。庚寅冬杪，一病而逝，年七十有三矣。按：庚寅为顺治八年。所历我里中繁华萧索之象，种种不一，师终始安之。征其有定力云。诗曰：沙门号朗然，来自前溪邑。撒手弃妻孥，独携瓢与笠。初从一乘师，精庐结山僻。既而投我里，长者尽欢怿。建兹庵与居，斋鱼响晨夕。吾宗方盛时，施供亦不惜。念佛参三昧，月朔无虚席。谁知十年来，兵荒忽兼历。乌衣寥落多，白梃或时出。堂构成烟火，惨目难具述。余居徙西水，去此里才十。有时访朗师，相与话畴昔。为余指点之，伤心涕频雪。庶几道力人，露电难奔逸。恐生系恋心，桑下不三日。我里既荒凉，吾师亦圆寂。安得旧精

魂，重遇三生石。

豁堂 名正嵩，一字椒庵，钱塘人。少学儒业于沈无回，经史百家靡不通晓。顺治辛卯中，主净慈寺，尝往来鄞上，驻锡于鹿野庵。为妙观上人摹古小景绝佳。所著有《谷鸣个庵同凡草》行世。

天岳 字本尽，号寒泉子。康熙壬子，主清流寺方丈。说法之暇，与里中名宿卓亮庵天寅、王迪斋治、宋玉山琦辈倡和风雅，结文字缘。所著有《牧石吟》、《直木堂诗》、《石苞》等集行世。有《谢栖霞石公看菊见招》诗曰：南山在东篱，兀兀溪边屋。地古花尽开，天寒井初录。前日招我来，花短草蓁蓁。昨日招我来，花如高于人。我乍号菊客，君当成菊民。不怨西风意，由来胜小春。　又《过卓亮庵水上园，时经重辑赋赠》诗曰：竹舞终年雪，岩欹几树云。地从溪上得，花向睡边闻。鸾翮方中散，鹅书且右军。南山高半槛，时对客平分。　又《答沈秋湄兼柬费子蒐》一诗曰：栖水秋清羡巨鲈，栖山地静采蘼芜。园林作梦非同昔，玄白伤心懒著书。叶落偶闻晨雨细，天寒长见暮云孤。湖亭几日芙蓉老，莫发烟波访钓徒。

用宗 名寂道，号雪门，武林张氏子。三世祝发溥济，遵祖师然明创放生会，每月八日，延里中耆彦醵金钱买赎生命，放于横潭。出钵赀重建精舍，装金佛像。善隶书，晚年精岐黄术，施医药，救疾苦。邱克承《赠雪门》诗曰：一卷寒窗对绿筠，远公道貌喜为邻。石枰落子常操胜，铁笔藏锋最有神。几处佛灯当客夜，许多乡梦到鸡晨。安蔬何必兼粱肉，学着袈裟听果因。

觉朗 号宝鉴，梵修如意庵，后退居浮梁殿，淡泊宁静。一日，往里中朱云生家清谭，忽有僧来张惶而言曰：法师亟归。师夷然曰：何？曰：师卧寮为人偷窃矣。师怡然不动声色。乃曰：既已窃去，归何哉？人问师曰：房中有重物乎？曰：穷和尚安得有重物乎？

有施主送我几双履袜敝衣服，数金碎银而已。盖彼不知吾如此，而俟我出以取之耳。仍然坐谭了无形色，人皆叹师为不着相之真善知识也。

皈一　俗姓朱，栖里三分村人。自幼祝发吴山海会寺，丰颐伟体，不知者视为酒肉僧。栖镇长桥，弘治间创于陈守清，事详殿元钱福《碑记》。迨康熙中，桥身倾圮，行旅苦之。里人卒无倡者。师至，慨然任之。辛劳叩募不三载，而焕然一新。说者谓守清师再来人也。沈沙村诗云：利人术不等身谋，犯难宁思出一头。顶礼全忘真佛子，心思继竭好缁流。福清碑版半犹照，海会门风孰与收。骥尾青云相缀附，遗传能说后千秋。

唐栖志卷十六

艺文（附碑碣）

文人结习，铅椠半生，百无一二，传诵风行。惟兹书目，散见传述。今或不传，后且湮没。或佚或存，不知盖阙。志艺文。

明

《联辉集》 张辂字行素、张舆字行中合著，又名《二难集》。见成化《杭州府志》、康熙《仁和县志》“艺文”。

《农舍祀先录》 夏诚字园趣著。桐庐姚夔书后。武康沈彬订正，疏叙见成化《杭州府志》。

《园趣存稿》 夏诚著。

《松雨轩集》 平显字仲微著。

《三礼举要》十卷 《深衣考》一卷 《禹贡详节》一卷 《太常志》十卷 《杭州府志》六十卷 《存留余录》四十卷 《瀛屿稿》 以上夏时正字季爵著。

《西轩效唐集》 丁养浩字师孟著。按：《西轩集》见康熙《仁和县志·艺文》。《西轩效唐集》采入《四库全书》，立名虽殊，实一种

也。书尚存。

《端峰存稿》 邵康僖著。

《端峰遗范》 康僖子邵存省辑。见康熙《仁和县志·艺文》。

《经史辨疑》《三巡奏议》《自由堂稿》《玉芝楼集》《鹦栖杂录》《诗纪》《春游集》《秋社稿》《松里集》 马三才字思参著。按:《春游》、《秋社》等编,或即以《松里集》统之,待考。

《郧阳奏疏》 胡心得字元静著。

《读易钞》十四卷 《体仁图说》《经济日钞》《阅视类编》《日省录》《励学编》《应变录》 钟化民字维新著。

《大雅堂集》 徐彦登字景雍著。

《卓徵甫正集》《续集》《卓氏藻林》 卓明卿字徵甫著。

《泊如斋全集》 沈朝焕字伯含著。

《存朴堂诗》四卷 《游记》六卷 《沈氏韵林》十卷 沈朝炜字仲含著。

《四书丛说》十七卷 《雪堂集》 沈守正字无回著。

《北平诗草》《燕台杂咏》 沈朝煌字叔含著。

《客渝吟》《柴桑稿》 沈朝烨字季含著。

《易学》五十卷 《春秋辨义》四十卷 卓尔康字去病著。按:《春秋辨义》收入《四库全书》计三十九卷。

《诗学》四十卷 《修余堂集》二十卷 《六典会要》《河渠议》 卓尔康著。

《读诗录》 胡胤嘉字休复著。

《柳堂集》 胡胤嘉著。

《涧中诗》一卷 卓尔昌字仲昌著。沈朝焕序首,见《西湖志·撰述》。按:《涧中诗》系游九溪十八涧之作。

《清远楼集》 沈廷训字言韦著。

《书髓玄诠》 卓尔昌著。

《借竹楼集》 徐灏字舟如著。

《鬘云轩遗稿》 卓禺字海幢著。

《水一方诗草》《蟾台集》 卓人月字珂月著。

《汝光杂著》 陈蕃字青霞著。

《定山奏议》 沈宗确字以冲著。

《休园集》《东皋集》 卓回字方水著。

《遗吟集》 吕昭世字躬三著。

国朝

《雁楼集》二十五卷 《雁楼文逸》《诗逸》《云诵词》《尺牍内外编》 徐士俊字埜君著。

《历朝捷录直解》《太上感应篇注》《草堂词统》《徐卓晤歌》《春波影》《络冰丝》《紫珍集》《内家吟》《尺牍二编》《广编》 徐士俊著。按:《草堂词统》等□种,或即在《雁楼集》二十五卷中,俟考。

《贻安堂集》 金渐皋字梦蜚著。

《扶荔堂乐府诗集》《扶荔词集》 丁澎字乐园著。按:王丹麓《文集·纪》云:《扶荔堂集》,丁乐园所著,门弟子裒辑付梓,共二十八卷。李容斋学士《序》曰:诗本黄初,律宗神景。赋拟卿云,辞追景宋。至其杂文,各见之于班马韩欧之间。

《读史管见》《存笥日钞》 徐士俊著。

《读史随笔》三十卷 胡贞开字循蜚著。

《撰辰堂诗集》 吕律字翼令著。

《石梁游记》　王廷璋字德威著。

《问鹂词》　丁介字欧冶著。

《玉笙词》　丁介著。

《静镜斋集》《芋庵北归草》　卓天寅字火传著。

《传经堂集》　卓天寅辑。

《思斋诗钞》　卓允域字永瞻著。

《怀古堂诗集》《殊亭词选》　沈元琨字瑶铭著。

《群玉斋诗集》　沈瑶铭辑。

《芥老编年诗钞》十三卷　金张字介山著。按:其诗起康熙乙丑迄癸酉,分年为卷。甲戌至丙子,分四卷,曰《续钞》。又《己未诗□》、《幺凤诗》、《庚申诗》、《删学诚斋诗话》,皆未梓行。见《诗辑》小传。

《枯吟集》　张默字潜甫著。

《峤庵小词》　金长舆字虎文辑。

《卧渔楼诗集》　金长舆辑。

《绿雪堂唱和稿》　张开先字半纮著。

《瀛洲草》　卓彝字朗鉴著。

《冰雪草》《蟋蟀吟》《病草》《磊庵画中诗集》《磊庵杂咏》《山居诗集》　沈洪芳字椒羽著。

《古今言行类编》《霅溪省身录》　徐灏字勿箴著。

《云深草堂集》　宋琦字受谷著。

《论世堂文集》　沈瀚生字武抑著。

《绿庵稿》一卷　邵学球字文叔著。

《栖里景物略》十二卷　存《神仙通纪》　张之鼐字半庵著。

《横潭草堂诗》　张之鼐著。

《带山草堂诗》《主间堂诗稿》 邵嘉客字荀孟著。

《正己斋诗稿》 张锡麟字九徵著。

《松崖集》 金柱字松崖著。

《栖水文乘》 曹屺字菽园著。

《蒿芦诗》《爨余词》 曹屺著。

《溪红书屋稿》 沈九锡字沛臣著。

《吾家吟》 卓元基字次厚、子庭镛字巨容乔梓合著,故名。

《芷阁诗稿》 王溶字惊澜著。

《栖乘类编》 周兆谦字逊庵著。

《栖里图说》 周兆谦著。

《学易》《学诗》《读论语注》《偶见录》《小学咏》《励志杂录》《真味诗》《天鉴堂诗文集》 沈近思字阎斋著。

《春及堂前集》《续集》 陆鸣皋字士涓著。

《红杜村庄诗》 杨汝梗字工求著。

《粤游、闽游、燕游草》《寓书堂集》 沈钛字鼎臣著。

《十诵斋集》 周天度字让谷著,存。

《存朴堂诗》 吴世昌字升来著。

《笳音集》《海讴集》 周南字二南著。附《十诵斋集》后名《小十诵斋集》,俱存。

《半林吟稿》 车向荣字半林著。

《之万集》《艺苑丛谈》二卷 张淦字岑发著。

《从戎草》《读画楼诗》 张迎煦字邹谷著。

《牧牛村舍集》《学古集》 宋大樽字敬香著。

《粤游唱和集》 沈莘乐字任斋著。

《夏小正注》 宋咸熙字小茗辑。

《山乡诗草》 劳本宣字山乡著。

《二雅堂哦草》 劳本和字幼农著。

《兰言诗草》 劳本慈字友笋著。

《唐折冲府考》《敝帚稿》 劳经元字笙士著。

《读书杂识》十二卷 《唐郎官石柱题名考》二十四卷 存《唐御史精舍题名考》三卷 劳格字季言著。

《秋君遗稿》 冯如璋字秋君著。

按:以上书目,散见纪传,不再分经史子集,惟略叙先后耳。其间诗词小种,或同集而异名、一书两存者;或成稿而待梓,未及行世者;亦复时有,然其书已佚如灰飞烟烬,非蠹蚀则鼠残,书目仅存。未容湮没,非敢滥也。阅者谅之。

附碑碣

海云洞 磨崖三字,大经尺余,郡守三衢赵清献书。

赵姓残碑 张半庵《景物略》云:康熙初年,土人建水南庙掘得碑一片,书云"其先为伯益之后",余字皆漫灭,知其为赵姓无疑。

井栏石刻 化城庵古井阑,刻"淳祐元年四月上旬惠塔主置"共十二字。见《武林梵志》。

徐待制诗残石 丁阑轩《类稿》云:予三十年前,见徐家庄屋后有青石一方,上刻诗云:梅子黄时日正长,御沟春水绿泱泱。一天柳絮无人管,都遂东风人建章。字径可二寸许,颇遒劲。诗亦有风致,盖徐之所作。予仲兄师哲舁归,亦遭祝融氏攫去,无存矣。见《栖里景物略》。

洛山石刻 万历《杭州府志》云:落山石壁有倪乾镌铭于上,云:"洛山之巅有仙居焉,烟飞丹灶,炼石补天。"又曰:"洛山联璧,

昆仑来脉。造化毓成，擎天柱石。”共三十二字，不著时代。

赵清献诗

丁养浩诗并序

丁之乔诗

沈望云诗　以上皆丁之乔磨崖，刻于超山海云洞丁公像之侧。原诗《山海云洞》。

卧龙渊　在超山上，磨崖行书三大字，字径尺余，无款著。与“海云洞”三字东西相对，中隔一石，不知何时何人所刻。

超山大明堂观音像碑　张半庵曰：相传此碑横卧道傍。正德间，郡使者下乡看荒，马过沟，惊跪不行，启视之，乃吴道子画石刻观音像也。遂命地方竖立。丁松坡闻而移供于超山享堂。嗣享堂坍颓，丁秀渊移供大明堂庵内，命僧供养，至今在焉。碑有细字《跋》云：河南城邑大夫、武林邵侯孟津辉治政之余，顾谓予曰：“往岁历政部司，挈家京邸，尝切慕观音大士，多获灵感。暨再调兹邑，闲过天宁禅寺，伏睹石刻观音像，乃唐吴道子名笔，极为精妙，神气俨然，真如普陀落迦山示现之身。遂用印打一幅装潢，偕室人宋氏日加礼敬。既又捐俸购一坚珉，命工摹刻，愿同四方善信瞻礼，永远流传，用答鸿庥。幸为记之。”予不敢辞，遂书之，以记岁月云。时正统十年，岁次乙丑夏四月望日，前进士旴江章文照书。吴世昌《题大明堂石刻观音像诗》：道子工画神，道子工画仙。更图大士推绝笔，后有匠手加摹镌。山僧何幸得此像，碑刻分明众瞻仰。岂宜周庙侧金人，未许米颠呼石丈。世间人物不久传，断碑往往埋荒烟。此碑不是观音力，安得长留千百年。

重建长桥记　赐进士及第第二人、翰林院国史修撰、儒林郎、居易善知识华亭钱福撰并书篆额。弘治十一年戊午冬十月二日，

宁波府鄞县化主陈守清立。文见《桥梁》。

广济庵题名记 唐栖长桥庵，弘治十四年十月十五日，蒙钦差、镇守浙江司设监太监麦，颁领钦赐御宝、无量寿佛一轴，本庵永远恭奉，仰祈皇图巩固，圣寿无疆。计七行。

广济庵殿碑 太皇太后周钦赐银四百二十两、御宝、无量寿佛一轴，皇太子锡三十两，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四明屠滽书。弘治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司设监太监李、御马监太监李。赍到镇守太监麦秀颁给，弘治十六年九月十三日，义官缪鹏赍到，乙丑岁季夏吉旦长桥募缘陈守清，助缘邵翊领建。计九行，高下不等。

丁西轩石刻像

丁松坡石刻像

沈望云石刻像

右镌超山海云洞石壁，如罗汉像，镂石成屋，四面雕空，作坐立形。按：松坡为西轩之子；望云，则四西轩之友也。像为松坡所镌，今尚存。

昭恩碑记有石亭 嘉靖八年正月元旦，河南等处提刑按察使臣邵锐谨记。俗名曰碑亭庵。

重修通济长桥记 赐近士第、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工部尚书、经筵官、前都察院石副都御史湖州石庵蒋瑶撰文，赐进士第、□议大夫、太常寺卿掌国子监祭酒事、经筵日讲官东昌龙石许成名书丹，赐进士第、翰林院史馆编修、经筵讲官、同修会典钱唐近山金潞篆额。嘉靖十四年春正月碑。文详《桥梁》。

通济桥碑记 赐进士第、前给事中经筵侍筵侍从、山西按察佥事、奉敕提督学政、致仕进阶朝议大夫德清陈霆撰文，赐进士出身承直郎、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钱塘龙江吴源书丹。嘉靖庚子夏四月朔旦。文详《桥梁》。

修桥岁月碑记　龙江源识。文详《桥梁》。

德勋祠记　赐进士出身、资善大夫、吏部尚书胡松撰文，赐同进士出身、嘉善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本书丹，赐进士出身、中顺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王正国篆额。嘉靖丙寅仲夏之吉，钦差总督浙直江西军务、巡抚浙江地方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刘几立石。文详《祠庙》。

添设水利通判厅记　隆庆辛未六月既望，赐同进士出身、中顺大夫、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使、掌司事前太僕寺少卿郡人周诗撰，仁和汤焕书，钱塘陶烈、沈万春勒。文详《事纪》。

添设总捕水利厅题名记　隆庆五年，岁在辛未季冬吉旦。黄冈罗星撰文。详《事纪》。

通判

杨绣，云南晋宁县人，升四川达州知州。

杨旦，直隶休宁县人。

薛璠，直隶汀宁县人。

罗星，湖广黄冈县人，升云南阿迷州知州。

赖守忠，江西丰城县人。

王良用，江西吉水县人，升广西上鬼州知州。

张宏毅，广东东莞县人，戊辰进士，升福建建宁府同知。

高自治，山西太原右卫人，辛未进士。

重修奉真道院记　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云南按察司副使、奉敕金腾兵备、前刑部河南司郎中邑人胡心得书丹，赐进士出身、观工部政里人沈修篆额，万历九年三月望，光禄寺监事卓明卿谨撰。文详《祠庙》。

大善寺新建禅堂碑记　赐进士第、文林郎、知德清县事井研陈

效撰文，赐近士第、亚中大夫、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前奉敕提督湖广学政礼部郎中钱唐金学曾书丹，江左周天球篆额，万历癸未孟冬立石。文详《梵刹》。

老君像上刻常清净经　万历甲申秋，卓明卿勒石。

庄子像上刻小传　万历甲申秋，卓明卿勒石。

准提菩萨像　上刻持咒式，下刻像。周天球篆，卓明卿书，朱多怔书，张甫刻。

入定观音像　上刻赞曰："那伽常在定，无有不定时。为彼散乱人，故现如是相。"发僧卓明卿勒石。

魁星像　赞曰："台阶一道魁光，翊皇家万年文运。峥嵘头角，赫奕精灵，科场独镇。曾许而今，必定蜚著泥金传信。偶然间立帜南官，一声雷，平地震。　从今独步天衢，趁风云，扶摇千仞。霓旌队里，日月台前，翔龙奔骏。五百英雄，临轩共庆，遭逢尧舜。醉遨遊，红杏碧桃，天上春光无昼尽。"右调《水龙吟》。皇明洪武龙飞第一科第一甲第一名赐进士及第、金溪吴伯宗谨赞，王宠书，唐寅写像，卓明卿摹勒上石。

布袋和尚像　赞曰："如来髓，释迦骨。人不识，弥勒佛。"米芾书，万历壬午秋，弟子卓明卿手摹上石。

六祖像贯休真迹　卓明卿勒石。

罗汉像　罗汉卷，盖得之外家郁氏。郁姓著仁和林溪，家藏名画、彝器颇多，弘正间中衰，子孙争持以易衣食。而此卷敝甚，杂冗书中，余偶过阅之。叹赏良久，乃倍与厥值。岂神鬼呵护，独幸存耶？盖李君当时得意作，笔法入细如生。骑步不一，骑虎豹麒麟者、骑狮者马者、象驼莲座幢盖者、相者、相向和南者、执麈者、手炉望空朝礼者、击磬者、持锡者、跨龙冉冉自云中而下回顾后乘羚羊

辇者、番僧持杖负担参差随行者，种种异状，妙难殚述，而纤末不失画家权舆，知为神品无疑。余一旦得之，恐我子孙复蹈前辙，双钩勒石拓贻好事，则此宝当与世共赏识，因附不巧，且征余不私所好焉。万万癸未春，西河卓明卿跋。

按：以上各像，镌于万历癸未、甲申间。张半庵曰：卓氏盛时，甓卓氏祠堂之右。康熙初，学博王镐惜其堆积秽，捐资移置清流禅院大悲阁后庑。何东甫《志·清汉寺》云："今俱不存，寺亦寥落。不知此碑今日尚在人间否？"

金宗禅师涅槃碑　万历二年，岁在甲戌，黄鹤洞天玄玄道人邵亨夫撰。

按：亨夫为邵康僖之子，其碑本在慧彰禅院。院圮，清流寺僧于咸丰年掘土得之。将募建禅院，而砌于壁，以兵乱中止，复委草莽矣。光绪七年八月十六日夜间，夏同声偕弟同文、友人徐林、汪楷泛舟三分桥玩月，碑浮浅水。次日视之，知为旧刻，倩力人舁归，刷视其文，上截已可读，下截已漫漶，故不能志其文。里人夏同声识。

重建大善寺碑铭　卓明卿撰文，碑年月无考。文详《梵刹》。

张烈妇佩兰碑铭　卓人月撰。文详《梵刹》。

关壮缪侯庙碑记　卓去病撰。文详《祠庙》。

英济张侯庙碑记　卓尔康撰。文详《祠庙》。

放生社碑记　无书撰姓名。文详《事纪》。

横潭遂初草堂记　徐士俊埜君撰文。文详《遗迹》。

重修长桥碑铭　卓天寅撰文。康熙癸卯中秋之吉立石。文详《桥梁》。

传经堂记　甬上后学李文允撰，万斯备书，中山王子仪镌。文详

《遗迹》。

普同塔记 杭州杨靖调鼐撰文，云：起己未之春，竣于七月之既望，书其事以勒石。文详《冢墓塔》。

新建东岳庙重修义塔合记 康熙辛酉秋七月二十五日，里人徐灏谨记。文详《祠庙》。

溥济禅院碑记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春王正月吉旦，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加一级、前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纂修口口实录、侍读侍讲、乙卯顺天武闱正主考国子监司业、庚戌纂修玉牒孝经衍义、国史编修、辛丑会试同考官、翰林院庶吉士湘溪周之麟拜撰。赐进士出身、文林郎工科给事中、甲子奉命典试湖广正主考、前江南上海县知县、本省同考湘溪任辰旦篆额。里人困勉学者张圣济谨书。文详《梵刹》。碑石犹存。

唐栖志卷十七

冢墓附僧塔　义冢

金蚕玉茧，南宋宫斜。佳城幽圹，西水世家。时移世易，古木寒雅。爰搜蠹简，胜彼扒沙。志冢墓。

宋

赵墓　在青坡塘。相传南宋时宗室墓，里有上墓庵，今讹呼上睦庵，无考。

宋六妃墓　在唐栖福王庄侧，有六妃子墓。相传宋有六妃子葬于此。今土人呼其处为六墓村。见《图书集成·职方典》。又《栖里景物略》：一在太平桥侧。乡人掘之，往往致祸。一在田内独墩上。砖角露出，动之蜂虿螫人，人不敢近。其宰树墓门，无一存者。考墓砖，俱宋时旧物。正德初，里人沈洪吾建宅于长桥之左，砌墙掘之，为地方首告，事发遣戍。郭西韦《题六墓诗》：寂寞孤坟带水长，墓门谁识旧宫墙。吴妖楚艳须臾事，衰草年年绕路旁。王晫《题六墓诗》：风流粉黛旧承恩，往事于今宁可论。埋没荒原都莫怨，赵家陵寝几人存。张郕曾《题六墓诗》：日斜空怅望，吊古问宫娃。藤老当年树，原飞故国花。断碑埋夜月，乱冢宿残霞。宋事今

摇落，芳魂莫叹嗟。张振孙《六妃墓诗》：落日春风面，空山夜雨魂。故宫芳草内，何处识君恩。周天度《六墓村诗》：荒塍古隧暗栖鸦，环佩魂归识帝家。春雨野棠开自落，无人知是玉钩斜。车向荣《六墓村诗》：吁嗟乎，累累者冢安在耶？村人犹传玉钩斜。红心一径生怨草，碧血千年开恨花。忆昔福王居西府，粉黛行行不计数。几堆朽骨墓中人，当日曾看掌上舞。凤凰山头王气收，栖溪瘗玉春复秋。耕夫锄地有时得遗珥，环佩归魂勿悲愁。君不见，杨髡昔肆毒，遍发珠宫盗金玉。赵家诸陵无一存，冬青树下帝鬼哭。张寒松雪澜《咏六墓诗》：占得荒烟几百秋，数弓青冢记圩头。宋家宫阙今何在？穴里香魂空自愁。朱勉旃《六墓村诗》：中原寸土无干净，千载魂销六墓村。半壁湖山轻掷虏，那容玉骨葬山根。

皇姑墓　在青林村皇姑山。系南宋王妃。传为福王之女者，非。王绍曾《题皇姑墓诗》：自闽幽宫后，朱门散玉珂。金蚕殉粉黛，石马系藤萝。凤吹余音杳，莺花留恨多。当年歌舞妙，不数汉阳河。

水南土神墓　即王妃墓。在福王庄圩洗马池北。青坡生《福藩考》：其墓丈量积二十八弓，成地一分一厘六毫。旧有三亩，今渐侵削。呜呼！金蚕玉茧之地，今成野冢荒墩，寒烟蔓草而已，可胜叹哉！曹菽园按：墓基伏字四十四号，旧有三亩零，渐致侵削。康熙初，丈量仅积二十八弓，成地一分一厘六毫，以二分办粮。康熙五十八年间，国学王国显等欲为神修墓，虑地隘，又公募范楚珩等舍伏字四十三号，征地一分七厘五毫。又史大绅舍伏字四十六号田经地四分正，俱有舍书，推收水南庙户下办粮，通有八分七厘五毫，加水南庙基伏字一百九十三号地二亩八分九厘六毫，通共三亩□分□厘□毫，十一都八图水南庙户下办纳，该完条银三钱五分五

厘，该完粮米二斗二升六合。

宋宫人墓　在西龙河圩。向无碑考，荒草芊芊，已成废冢矣。昔有士子秋夜凭阑对月，忽闻有环佩之声。不寐听之，歌一绝云："淡淡春山抹未浓，偶然还记旧行踪。自从一入朱门去，便隔人间几万重。"闻之酸鼻。

宋宫女墓　在界河慈寿庵外竹间高阜。每清风明月时，有环佩珊珊，若隐若现。今装携篮大士像，而光景遂灭。

徐待制墓　在超山之北，乡人称徐墓湾。丁西轩曰：超山之北，有古墓，相传为南宋时徐待制墓。墓前有石人、马、羊、虎，俱委藉草莽，墓亦被发久矣。下尚有徐姓一家，盖其苗裔，而椎鲁不文，忘其所自出。天顺间，尚有墓碑。有力者欲其地，故毁之。予三十年前，见徐家屋后有青方石二块，上刻一诗，盖徐所作。予仲兄师舁归，亦遭回禄无存矣。按：徐诗，详《碑碣志》。

元

宋宗室赵某墓　在浣金潭。或云赵文敏墓。其子姓犹存，所居近墓，藏有谱牒。明万历间，为德清县知县赵卿假名征赋，攘之去。曹屺按：《德清县志·名宦政绩》内：赵卿，泗州人，进士出身。隆庆六年莅任，克己从约，蔬给于圃。戢纪纲，清讼牒，惩胥史，课士劝农，锄强化梗，洞悉舆情，未尝轻用一刑。御史以异等闻。攘谱一事，甚属无行，殊不类其为人，何耶？

处士陈伯或作仲**通墓**　在栖镇范家堡圩，即花园坟。周兆谦按：陈伯通，字汝明，宋福王与芮长史，仲谋孙也。钱塘西溪人。幼随长史读书于栖，有卓翁以女妻之。福王北迁，长史殁，遂迁唐栖。见福王故业为豪富所有，感切黍离，请于官佃居之。仅得花园地数

十亩，余皆不可得。伯通八十余卒，即瘗于此，故称花园坟云。邵端峰曰：有宋至今，才二百余年，宫殿故址在凤凰山侧。今报国寺基，亦悉垦为田垄，无复有识之者。而福王庄基，犹睹片壤，岂不赖陈汝明公存之也欤？令人慷慨无尽！崖山诸公，不能存宋天下于一日。公乃留宋一片土于百世，宜公之克昌后裔也。韩生江按：陈氏《谱牒》，汝明行二，名仲通，长兄名伯达。仲通娶卓敬侄女为妻，《志略》及《类编》作伯通者，误。王同按：韩生江所据陈氏《谱牒》固足以正《志略》之误。然邵端峰所作《陈汝明传》亦作伯通，何也？端峰作传，必知其详，岂亦误欤？又按陈氏《谱牒》，以为娶卓敬侄女，亦非也。端峰撰《传》云：陈仲谋为汝明之大父。汝明少孤，随大父往来唐栖，因与里中诸贤士交。有卓叟以女妻之。计其时，在宋末元初也。卓忠贞敬，本瑞安人，永乐时殉国难，不屈见族。其弟由山阴避地唐栖，隐姓名，冒宋姓。至嘉隆后昭恤，始复卓姓。合其年代，相去远矣。何传讹之太甚耶！

提领宋葵轩墓　在石目十五圩。

明

儒林郎吕仲伯墓　在清流寺侧。吕氏始祖墓，相传为国师汤和手扞。

文学徐昇墓　在兴福桥。昇字修德，赘陆宅而家焉。兴福桥即渡船桥。

处士徐毅墓　在冢下圩。毅字士奇，语溪人，亦赘陆宅。冢下圩，疑即渡船桥。王同按：蔡汝楠所撰《徐牧之墓志铭》云：先世语溪人。有讳士奇者，为仁和陆郭里陆彦昭赘婿，自是世为陆郭里人。士奇三传，而生友筠、公风。友筠长子州，字牧之；次子郡，字

见川，州郡诸生。郡以嘉靖甲午，领乡荐。然则毅者，乃见川五世祖，而为迁居陆郭之始祖也。

处士丁忠墓　在冈盘坞。忠字友直，号克诚，由杭白石里徙漳溪，为丁氏始祖。

刑部主宪张舆墓　在永思桥窑前圩。永乐二年葬。韩生江按：舆字行中，有传。行中第三子、邑庠生大用，字怡善，祔葬焉。

寿官范麟墓　在汪衙荡。

文学马祯墓　在五林港莲塘圩。

徵士陈雍墓　在独山北。马慕兰《吊陈徵士雍》诗：卓荦人千古，荒凉土一丘。萝烟三径暗，松雨墓门秋。君本能轻世，余来独志幽。为寻耕钓迹，长作曳笻游。

吏部文选司周义墓　在审官坝。公字素怀，本邑人。家三分桥北。幼而敏学，经史一览无遗。乡里长者，无不啧啧欣慕焉。正统戊午中式。己未，魁礼闱，官至兵部车驾司，随驾北狩，陷于土木，身殉国难，家人舁尸归，葬于镇之西仁里。天顺复位，追赠吏部文选司，赐予祭葬。

化主陈守清墓　在北圣院后。其墓初在北圣院内阶除。岁久沉埋，秽亵不堪。顺治十年间，有普陀僧普福从海上来，寓于院，发心礼恳栖镇善信，共议选葬。孟平甫倡，沈实先舍地，改葬今处。碣刊明故建桥陈守清之墓云。

赠刑部郎中夏诚墓　在东峰之阳。夏时正《杭州府志》按：东峰即三峰之一，为仁和县三峰山东山之阳也。翰林学士曹鼐撰墓铭，兴化府知府古燕岳正题曰“尚谊先生之墓”。

教读平显墓　在落山柴婆岭。

南大理寺卿夏时正墓　在三峰山。王鏊撰《南京大理寺卿夏

公墓志铭》:成化庚寅,南京大理寺卿夏公致仕归仁和,后二十有七年,为弘治己未,卒于家。春秋八十有八。其子鸡泽教谕明贡来请铭,曰公命也,不得辞。公讳正,字季爵,夏姓。公生有异质,读书日记千言。登正统乙丑进士第五人,授刑部河南司主事,进郎中,命理福建等处重狱。时上杭民饥盗且起,不及以闻,亟发仓赈给,人比汉汲黯。天顺初,进大理寺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许,请就地便养,改南京大理进少卿。成化初,改太常,已,又进南京大理寺卿,被命巡视江西,黜贪污者二百二十余人。革滥徭,理度赋,放免无名之税十余万石,劝民出粟七十余万,赈饥民二十三万户。修筑南昌城堤,城赖复完。长河洞民叛伏不常,公单车诣巢穴,晓以威德,遂感泣归顺。复疏时弊二十事以闻,当道有不悦者,遂三上章乞去得报,遂行归杭。僦屋城阴之得胜里。左右经史,日以著述为事,藩司为建西湖书院于孤山,复建和靖巢居阁以居。公故冢宰,华亭钱公作海内耆英会,公其一也。夏氏始为陇右人。唐上柱国封济国公讳鲁才,始迁浙东慈溪之德门乡。讳千秋者,始迁定海。考讳诚,赠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始迁仁和之三峰。公娶沈氏,封夫人。子男四某某,孙男九,曾孙男九。以某年月日葬某原。朝廷命官治其坟。公所著有《留余稿》三十五卷、《太常志》十卷、《三礼仪略举要》各十卷、《深衣考》十卷、《杭州府志》六十三卷、《禹贡详节》一卷。盖晚而好《春秋》,曰圣经微旨,诸儒乱之也。乃作《春秋辨疑》,未脱稿而卒。铭曰:势途毂击争捷骞,谁其退者名乃闻。好奇因以屈为信,吁嗟夫子仕稍屯。丘壑一卧三十春,浑锽鉴耀肆厥文。秩虽稍抑名乃振,刻之贞石期无泯。杨守陆撰《明故嘉议大夫、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铭》,其全文甚长,详《府志》及《西湖志》,兹不备载。

太仆寺卿谥康僖邵锐墓　在超山。大司寇兰溪唐龙撰《墓志》。

繁昌司训沈文炳墓　在超山。丁养浩《效唐集·明故繁训东园沈君墓志铭》:正德己卯秋九月壬辰,繁昌司训沈君卒于官。其孤天禄扶伏,迎其丧以归,殡于堂,帷而设饰如初。礼即成事,即以其年十二月日将葬君超山。先兆之,次来乞铭。呜呼!余尚忍铭君之墓耶?余与君世为婚姻家,而余年与行俱少长于君。君之死,曾不得凭其尸一为之恸,而徒龊龊焉!执笔以纪其世,余何能恝于心耶?虽然,谊不容已也。君先世钱塘人。曾大父彦常,来赘我祖姑丁氏,遂为仁和人。祖父大广、父元吉,三世皆不仕。君其世嫡也。君讳文,字用明,号东园,生而形神秀异。少长,岐嶷庄重,自知读书,日数十百言。宗兄尚明以元女妻之,君益自振励,读《周易》日一过。旁及《诗》、《书》、《左传》、百家之学,久之入郡庠,与一时俊彦上下,其议论驰骋,其制作,人人自以为不及也。君自视科举若不足为,谓功名可以立就。既而学日富,年日大,造物日益舛。比岁落解者,且十余,而颠毛则种种矣。正德乙亥,君年五十有九,黾勉贡春官试大廷,授繁昌司训以归,非其志也。明年春,君携室以行。既三期,君年六十有二,遘奇疾以卒。君处己谦以和,与人情以恕。其居家,父母安其孝,兄弟信其友。其居乡,老者服其谊,少者怀其恩。其游学以至入仕,所交际贵贱、贤不肖,无虑数千百人。虽志操行能不同,而皆爱慕欢如也。君自谓:吾视天下无可恶之人,亦无不可交之人。故自结发至于耆艾,未尝有违言及于人,人亦无以横逆加于君者。庶几焉,坡公所谓“上可以陪玉帝,下可以陪乞儿”者,君实以之。君子男一,即天禄,恂恂信实类于君。而精通轩岐之术,娶和州司训胡君从周女。孙男二:致中、致和。呜呼!君今不可作矣。夫以君之德之才,禄爵富寿,皆宜所自致者。

然而进不偶，仕不显，仅得中寿以卒，而又客死于公寓。呜呼！其真命也耶？抑天道有未□耶？可哀也已。铭曰：才之良，行之笃，积而不发善之毒，传之再世理乃复，匪伊君兮后之福。

处士沈贞墓 在超山之阴。正德二年，丁养浩撰《明故竹南沈处士墓志铭》：公讳贞，字长吉，沈姓，号竹南，其先钱塘人。大父彦良，赘我祖姑丁氏，生公父以常，遂留家前漳，为仁和人。公幼自读书，通史传百家言。作七字句近体诗，有思致，不务于奇，惟数出新意，为人所不能道。天顺、成化间，公益壮，博学有气力，人以远大期之。公独不逐时好，见科举文义体卑弱，辄弃去弗顾，曰吾不为是也。用是，不见世用。以父命，迁于祖居之南。环其居，植巨竹数百竿。比再更岁，则堂宇既落成，而竹益蓊密。人望之，不问而知其中有隐君子，因自号竹南，以见志云。先是，公既迁，母何孺人乐之，即所居以就养。而以常公尚留伯兄元吉所，公日一再往问寒燠，遇有故，即数往焉。或留身以待命。初公与元吉居，事元吉执弟礼，甚恭谨。凡有所为，惟元吉命是听。既异居，凡田庐仆妾亦惟元吉是制，不敢校，宗党益归重焉。弘治己酉，新居火，时何孺人适在殡，暮夜仓卒无备，公奔往，抚柩大恸曰：天乎！宁爇我，毋伤我母柩！火及身不肯避去。既而举室荡然，惟孺人骸骨得无恙。公亦无所延爇，人以为孝感所致。岁丁巳九月，公抱疾且困殆，呼妻子奋曰：吾行不愧于古人，而志不屈于今人。吾终于是而已乎。吾纵不能用世，吾岂没世而无闻者乎？已而，卒不疗以死。公善谈笑，喜饮酒，与宾客故人饮必极醉，醉必留信宿，雅歌投壶，穷日夜若不厌。儒生术士及门，汲汲接引无虚日。予少公九岁，于公为中表昆弟。予未第时，尝与公婆娑游戏不相舍。今其声音笑貌，尚宛然在耳目，而倏忽死十年矣。呜呼！公有用世才，不幸不得一小

试，以布衣终其身。年五十七，不得为寿，可哀也已。公娶景林徐孺人，贤而有妇德。生子男一，曰文耀，善克家。公既殁，家益昌。大女一，适鄱阳马瑛。孙男三：天叙、天秩、天宇，皆敏慧未冠，骎骎有成立。文耀将以今年丁卯十二月十五日甲申，葬公于超山之阴，祖茔之右，来乞铭。铭曰：沈氏之先，世德是崇。肇自钱塘，来萃于公。懿美惟公，硕大且丰。敏而续学，以底厥功。既刑于家，亦华于躬。有籍其闻，宜显于庸。胡时之违，而世不我庸。胡命之啬，而寿不我充。公顾在我，岂系否通。公启其源，浚发有钟。我作铭辞，永矢弗穷。

赠御史丁宁墓　在马鞍山之西。丁养浩《效唐集·先考妣马鞍山墓表》：呜呼！我先考御史府君卒五十有四年，先妣太孺人卒二十有四年矣。未有表诸墓者。不肖孤，幸独为未亡人，何颜以立于天地间耶？惟我先府君，以宣德乙卯，赘为里之王司训婿。王故邑之博陆人，先赘为里之唐氏婿，唐无子，实生太孺人。明年丙辰，王卒，侧室子世昌，年四岁；女旃檀，年三岁。而唐王二家长老，皆外族所当事者。时王颇任侠，唐亦以财雄于乡，率环视府君所为以为向背。府君接之，礼恭而色庄，行笃而诚至，二氏人莫敢加焉。正统间，世昌年渐长，府君为聘。旃檀亦许嫁姚氏。太孺人谓府君曰：吾父母既不禄，二雏者幸皆有成立，吾侪可无愧矣。然毋使乡之人议吾侪，以为不如其父母在也。府君曰：是吾志也。故婚嫁礼有加焉。天顺间，世昌欲异居，虑府君有所轩轾，将言之官府。君迎之谓曰：无以为也。凡皆唐氏故物，然惟汝所欲耳。于是，田庐取其瘠败者，器物取其粗窳者，而美且腴者，则推以与之。先是，府君甫出赘，大父乐善府君即捐世，至是惟大母唐孺人在堂，府君旦暮往问安无虚日。间谓太孺人曰：今世俗子出赘，即归重于外氏。

而于本宗之亲，生不养，殁不祭，甚无谓也。于是凡遇岁时祭祀，太孺人必前夕洁为二牲。质明，府君先以其一祭于外氏，然后以其一归祭于家。曰：吾将以诏乡人之为赘婿者也。始乡人未知教子，率为孟浪。府君首延名师于家塾，命不肖孤等各占一经。而于四方游学之士，凡能通一艺者，率款留至宾馆无虚席。太孺人亦左右供馈，务以求当府君之意。府君曰：吾将以诏乡人之为人父者也。成化戊子，不肖孤得与乡试。至辛卯，再往，辄不偶。而府君已属疾矣。又明年癸巳，卒于溪南之旧第，享年六十有三。越四年，成化丁酉，不肖孤忝乡荐。又十年，丁未始第进士。明年以使事归，拜太孺人于堂。太孺人泣曰：恨不令而父得见汝今日也。既而不肖孤选行人，迁御史，蒙差按贵阳，又再按南畿，皆得归拜太孺人。太孺人年七十有九，是为弘治丁巳，不肖孤三年考满，蒙朝廷推恩，封赠父母。于是太孺人乃身服冠翟，府君焚敕黄于陇上。太孺人又泣曰：恨不与而父得同拜君贶也。又四年，不肖孤迁福建按察副使。越明年癸亥，太孺人卒于溪南新第，后府君三十有一年，享年八十有五。先是，成化丙申，府君卜葬于超山之阴。逾十有一年，丁未，改迁于马鞍山之西。至是，不肖孤奔走来归，偕伯仲氏奉太孺人襄事，合窆于府君之右。太孺人配府君，生伯兄养蒙、仲兄养正、季弟养晦、养素，暨不肖孤子男凡五人，女四人，皆在室家。不肖孤痛惟我府君与我太孺人，勤劬教子，劳瘁万状，而孤乃不能蚤自淬砺，以卓立于二亲具庆之日，以永负于罔极之恩。惟太孺人仅一见之，又以縻于禄仕，不能亲侍汤药，以领属纩之训。孤之罪，天下其孰能说之，其孰能说之。呜呼！九原不可作矣。然而纯德懿行昭耀，灼灼著人耳目，固不待家喻而户晓也。至其大节谨于交际，廉于取受，笃于彝伦，明于教化，本之一家，而可以推之一国；行

之一时，而可以垂之万世。近不出庸言庸行之常，而远可以极于天下化成之妙。有非恒众人之所能企及者也。不肖孤敢不图其所有不朽，谨用濡泪，特书刻石墓道，以昭来裔云。

云南左布政使司丁养浩墓 在超山之阳，狮峰坞下小阜，一名球山。丁养浩撰《先室唐氏墓志铭》：孺人姓唐氏，字琇瑛，湖之武康人也。大父文振，由乡荐，仕终直隶沭阳训导。父敬身，以贤良，荐授福建莆田主簿。又以荐，擢广西藤县知县，改直隶常熟县知县。年未六十，即致仕，性阔达多大节，尤好古名贤书法，尝集家所蓄尤善者数十本，刊于常熟学宫，题曰《万竹山房集帖》，四方人士争传习之，一时名公硕卿多乐与公交。过浙者或事左右，不及见公为恨。正统丁卯二月九日孺人生于莆田公署，自是敬身宦辙所至辄从焉。成化庚寅，先御史府君，以门第择配孺人归于我。孺人素娴姆训，动止有法，左右见者，咸啧啧咨异，以为未之睹也。时余方修举子业，孺人率夜篝灯，对案纺绩，以坚余志。丁酉，余叨领乡书，既而连落春官试，辛苦来归无聊赖，孺人辄笑曰：士穷通固有时，子何过为郁懊耶？因劝余入胄监以图进取。丁未，余忝进士第，授行人，以使事过家，扶孺人偕之官，寓京邸且再期。弘治壬子，余迁河南道御史。甫越月，以督理南畿马政，偕孺人归。先是，成化癸巳，御史府君已捐世，至是，惟太孺人在堂无恙。孺人见太孺人，拜且泣。孺人叹曰：吾为人妇，舅殁无及矣。今幸姑存，而又不能养，吾罪人也。泣愈不能止。太孺人亲抚孺人，为拭泪曰：誓于此生无相离也。孺人再拜曰：谨奉教。比更冬，余竣事将之京。孺人曰：吾不与子偕矣。吾留此终养我姑，以成吾志，是固吾之分也。君第之官，幸夙夜惟公，以无忘先君子之教，固子之志也，亦子之分也。余脱有余力，得为君教幼子，修田庐，以俟子卒岁之需，不

亦可乎？余甚善其言而从之。自此衾席判矣，时弘治癸丑岁也。然余犹疑孺人或不任于劳，不能践其所言。久之，又以按治贵阳，南还登堂，拜太孺人。太孺人喜曰：自吾与新妇居，有善未尝不顺于我心，有不善未尝逆于我心。我心甚安乐之。吾自是气体日益以纾，饮食日益以进，吾不图垂尽之年而获此更生之乐也。且新妇平日严祭祀，睦宗族，处乡党，御仆妾，具有条式，汝不可以不之知也。余退而察其所以，则诸所为皆若太孺人之所言。余于是益叹孺人之贤，而庆太孺人得以享其乐也。余自贵阳归考三年绩，丁巳春，蒙封章下临孺人，奉太孺人凤冠珠翟。跪拜后，先以答恩贶，乡邦荣之。弘治辛亥，太孺人年八十有五。冬十一月，属微疾，呼孺人曰：吾无以报新妇，愿新妇世世子孙孝且贤，亦如新妇之所以事我者事新妇也。太孺人既卒，孺人哀毁尽礼。余从副闽臬奔丧归，见孺人哀戚满容，憔悴不胜衣，犹朝夕恸哭不能止。比终丧，竟以此得羸疾不能疗。正德己巳八月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三。时余适参广藩，拘于职，不能归也。呜呼！孺人志在奉姑，终始不渝。割恩爱、遗荣禄而不悔，甘藜藿、徂劳苦而不辞。一念之诚，上通于天。致吾慈亲，得跻上寿，以终天年。而余因得以专于报称，而无内顾之忧，伊谁之力欤？伊谁之力欤？若孺人，可谓无愧于为人妇矣。其他善行可纪者多不载。孺人生子二：男之乔，女文昭，适监生德清沈琪。孙男子兰，孙女五，俱未行。岁甲戌，余从滇藩致仕归，于是孺人卒五年矣。祖茔湫隘，不堪祔葬。于是择地于超山之南狮峰之坞。下有水阜，曰裘山，庄严秀出，法宜后昆，于其阳作双兆焉。卜以乙卯十月十有三日，绋孺人之柩，窆诸其右。铭曰：妇之德，美三从。从不从，义所崇。义维何，奉姑嫜。子游宦，母谁将。妇事姑，如事母。睠恩私，犹乳哺。远于归，侍庭闱。服明训，

靡暌违。乐姑心，适姑体。姑寿康，吾足矣。縻禄秩，世所趋。揆诸心，义何居。义所安，志必遂。从而违，我何愧。嗟孺人，谁与俦。刻铭辞，著硕休。

王同按：《栖乘》云：丁西轩墓，在超山狮峰之坞裘山，见《栖乘·冢墓类》。因考《图书集成·职方典》云：方伯葬于超山。子之乔因疏河一道，名新开河，以便祀事往来，并通农艇。盖浑举超山而言，未详也。今检《西轩集》中有《丁孺人墓志》云作双兆，则生前营兆，没后合葬，可无疑矣。

赠广西布政使司沈璋墓　在南山之阴。丁养浩《效唐集·撰明故存济沈公夫妇墓志铭》：公讳璋，字廷器，姓沈氏。其先汴人，宋建炎间，扈从南渡，世家杭之海宁县。大父德明，永乐间，赘仁和渌溪徐氏，遂为仁和人。父蕙，母唐氏，生子男三，公其仲也。自幼淳雅好力穑，不肯逐时好。长聘塘栖右族徐氏。徐无子，因家焉。常以不逮养亲为恨。旦夕必还家，偕伯叔氏佐食饮，问寒燠，眷眷不忍离去。每得时物，必先以奉亲。或有故未及奉，则不敢尝也。母尝病剧，日侍汤药，必躬亲尝之。每旦焚香祝天，愿以身代。既又刲股作粥以进，母病良已，乡党以孝称之。父母殁，伯叔氏将召公分田宅，公喟曰：分财异产，恒人且耻为之。吾幸有外氏之敝庐足以蔽风雨，薄田足以给馇粥。兄幸世守先业，无替烝尝之奉，俾吾得以时具下牲与于馈奠之末，不亦可乎！力辞不受，人益以义多之。塘栖素号哄市，岁计食货贸迁，无虑数十百万，而他物不与焉。因奋曰：吾释此将焉所之，顾患弗加之意耳。于是，颜其所居之室曰“勤俭”。日课童仆坐列肆，视人所弃者取之，人所取者与之，操有余以待不足。不数年，遂以财擅一郡间。尝为徐孺人曰：“所贵与富者，为其能救灾恤患，而无所吝也。今吾与若，幸际圣明以有

今日。若惟龊龊自守，而不以均济于人，后世其谓我何?”孺人曰：“我适欲有意，而君先之，殆天所启也。君言正会我意。”于是视饥者食之，寒者衣之，贫不能自振者赒之，贷而不偿者虽屡贷之弗为靳。庚午岁大祲，公为粥以食饥者，日数十百人。如是者，凡再阅月，所全活以千百计。他如佛老之宫，津梁之费，缓急有求于公，无不足其欲者。其乐善好施，类如此。时朝廷屡下纳粟补官之令，公效卜式故事，输之粟而欲辞其牒。亲友强之，不得已，冠带拜命而归。内翰邵君思抑侈其荣，美其谊，而高其年也，因以存济翁号之。公乐易，简朴不事华饰，与人交无少长贵贱，一以诚，不为骄谄崖绝之行。平居尤笃于亲谊，处昆弟怡怡然，终其身无间言。伯兄与其子相继卒，公抚其遗孤，为延师以教之。比长，择婚配，俾卒有成立。辛巳冬，偶疾，进子姓指所“勤俭”字曰：“创业固不易，守成良独难。此吾所以志也。汝辈其慎守之。”言讫，翕然而逝，时十月十四日。孺人讳某，性贞静柔嘉得于家庭之训，而善于成人之美。凡公所以和于家，睦于族，以施于乡邦者，儒人内助之功居多。母夏氏，以眉寿终。孺人摧毁几灭性，比大期，不御酒肉。公晚年，侧室凌生一子，孺人鞠之如己出。饮食起居，辄扶携提抱，不相暂离，人不知其为异母也。公生于景泰癸酉二月一日，享年六十有九。孺人生卒之年与公同，生以十一月三日，卒以正月二十九日。子男四：长贤，次明，俱先公卒；次良，游郡庠，好德而文，克世其家；次哲，凌出也。女四，适赵宗元、金贵、徐联璧、金莺。孙男三：曰侨、曰佩、曰仪。孙女四，皆在室。呜呼！古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盖其畜积足恃，有国者之所资也。若公据通津，挟重赀，而能居之以敬慎，行之以仁恕，而中馈之贤，又式克相之。俾乡民无匮乏之忧，公家有资助之益，揆之于古，岂

可少哉？良将以明年嘉靖壬午月日，绋公与孺人之柩，合葬于南山之阴，来乞铭。铭曰：有美沈公，质直好义。克俭克勤，曰孝曰悌。乃睠室庐，弃而弗有。逊我诸昆，施及厥后。时惟令德，鉴于冥冥。有锡骈蕃，百福是膺。公曰噫嘻，故有均济。我啬我储，民乃疵议。亦有中馈，懿德攸同。乃发帑藏，乃起疲癃。峨峨斯冠，翼翼斯服。匪崇于资，匪丰于禄。嗟嗟沈公，古之遗爱。施也不穷，民也永赖。

太学生沈良墓　在南山。蔡汝楠撰《太学生沈公墓志铭》：方溪沈公卒且葬，其友冯晋叔氏为状授予曰：子为志。而予备公葭莩亲，亦知公稔也，不敢辞。公讳良，字惟良，号方溪。其先汴人，宋南迁，从入海宁之籍。曾大父德，赘仁和渌溪徐氏，家渌溪。德生大父蕙，蕙生父璋，称存济翁。仁和唐栖徐氏，又家唐栖，于是世为仁和人。存济翁赢富冠乡中，以弘治丁未十一月八日生公。公生五十二年，嘉靖戊戌二月十五日卒。又，二年庚子二月八日卜葬南山。娶莫氏，继娶丁氏，先公卒。仍娶臧氏。有子四：太学生侨，以存济公命为兄贤，后府庠生。佩皆莫出。偁，臧出。伟，侧室张出。女三长适庠生邵子存，次适太学生吕炯，三尚幼。侨子二：诏、诰。女三：长许聘徐察，次许聘吴期乡，三尚幼。佩女一，亦尚幼。公少闲雅，涓志高尚，补郡博士弟子员。正德辛巳，公兄贤及存济翁相继即世，人以公之有二丧也。或恭哄公家欲致公于理。公乃惕然曰：属者逢天之戚，乡人因有漓心，恐为先人僇。虽然，以吾生长脂腴，不更事尔。思防周尽，亦不遽求胜。惟隐心持素以待之。后乡人皆曰：无损沈氏，而只取名何益。乃不果讼。公各与之相忘，竟数年不讼。一人尝诣邑侯三洲李公，李公曰：民皆若子，可无烦令，以美劳云。久之，公愿入太学，分肄南雍。数年间，室莫氏及丁氏后先卒，公曰：悲乎！再出而再陨，吾辅人生何！自苦远游，不卒业

归。虽废举子业，其□□受诸子盘盂诸书，陈事理缅缅。谈所见，犁然当于人心。又不欲徒空言，愈益敦敕躬行。先是，存济翁病且革，持其季子哲，命善视之，以哲非徐出也，故谆属焉，公长育之，□□□爱，既长，葺室居之。虑材用咨徒庸无不一一如公居。授之土田金帛增厚，为之输资入太学。语人云：非只勉承先人言，自吾中心不忍少异尔。尝为郡市丝，误溢百金，往问郡。郡与守者勿知也。竟白还其金羡。有窃者，觎□□而夜伏于中门，门者得之，以其名告。公惊曰：此市儿也，胡遽至此。勿以见我。其遽释之。使得自新，且戒门者勿宣。凡人有过恶，每掩覆之。自是远近，无不嗟慕沈公贤。晚岁治清远楼，召故人衔杯酌相愉悦。喜唐人诗歌，时得意自倡数言，抑扬歌之。无全篇，故不传。平居于于，虽卞急者与之，俱靡不心化。而更慷慨慕节士风，其游引既广，顾勿肯附豪贵。即所交穷士倾意接之，欢遇累月。缓急称贷，善处丰饶，惩豪纵之弊，务检制，事不过侈，至捐赀就谊，已责怜困亦所素乐。故于病濒危，亲族子弟侍。谓侍者曰：启我箧笥簿记之所积，不多也。卒后其乡人曰：公厚德士，今去我死乎，吾何宗依者，为之临皆恸，至今有余悲。蔡汝楠曰：曩予从公南山游，讵忍公今藏南山，予为公志也。哀以送之，因著铭曰：振振沈公，葆醇毓良。率履不越，惠声允扬。浩浩昊天，不骏其祥。憖遗一贤，庶表此乡。今也永归，谁不惕伤。毖彼泉流，其流秩秩。□彼飞鸣，声闻于越。其流秩秩，委泽靡已。声闻于越，和于孙子。幽祥□□，蕃尔来祉。

按：南山即超山，位栖镇之南，故俗曰南山。

太学生平川徐君暨配费孺人墓　在□□。蔡汝楠撰《太学生平川徐君暨配费孺人合葬墓志铭》：平川徐君卒之四年迨葬，而君之配费孺人实先君十九年卒，至是合焉。予友太学生奇云沈君侨

率君之子行可请铭，行可盖沈君之婿，而予雅信沈君不诬其友也，宜铭。君讳州，字牧之，先世语溪人。有讳士奇者，为仁和陆郭里陆彦昭赘婿，自是世为仁和陆郭里人。士奇三传而生友筠公凤。凤娶于何，何始艰嗣，乃娶室人俞氏，是生君。君生少警颖，受诗攻文，年才十五，补郡诸生。知莲川东湖费公，故名士。相婿期得茂才，得君以女妻之。俞室人既生君，嫡母何亦生乡进士见川君。君及长，兄弟自相切劘，冀昌其文。嘉靖甲午，见川已领乡荐，而君犹逡巡胶庠。乃因见川卒业太学，亦以例贡为太学生。比至太学，期友名士益务淬励，中丞剑泉鄢公，翰林蒙泉徐公，时在六馆，倾心向之，与为至交。而择韦泉潘公，为子行可师。相与□文馆中，文堪中程，顾屡试不第，始叹曰：吾亲垂老，不能复决战于章缝绳尺之场矣，愿归而善养老亲。遂归。筑临溪舍，奉友筠公徜徉其间。稍论达生，命知己高会把酒呼歌，上客俱往，惟不喜龌龊狗势者与游。故备极欢乐，而座无杂宾。其所自处，异乎快性命以攫外物及流而不止者矣。兄弟处庶长嫡次间，能始终无尤，至相忘为异母兄弟，盖非徒貌和而已。自处绝菟裘，私计家赀生业，谊必推让而后取焉。居尝慕文正义田故事，每推赢以给宗党之乏。周恤赈贷，不自为量。减税已息，往往有之。乡族歌舞其德者甚众。始专事桑麻稻田之业，而戒行可谓宜裕衣食之源，诚信自勗，耻有渝言。曾以女字吴氏。既而吴氏横被家难，家口半就迁置，终不背盟，皆君平生之大者。可谓绰有士君子之风。岛夷猝至，犯其家。先是友筠公姑为守计，而君以父子相依，幸不死。然危甚，因以震及其亲为恨，叹曰：家不足惜。万分一大事不可讳，不得复为人矣。痰郁疾作，遂卒。呜呼！其死尤可哀也。君生于弘治甲子八月二十五日，嘉靖乙卯九月十二日卒，享年五十有二。费孺人与君同岁生。生

辰为六月二日，卒之辰，嘉靖癸巳二月二十四日也。年仅二十九。甚得姑何氏意。善处嫡庶昆弟间，孺人实有助焉。君自游太学以前，不暇躬业，而家政肃然，有孺人在故也。继娶谈氏。子一，即行可，太学生。女三，长适吴期政，次适沈应旸，俱与行可同母。次适闵一鹤，则谈出也。孙男六，长光宇，次光寔。孙女一，许聘丁祖绳。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铭曰：不知其悌视其处，不知其孝视其死。惟有好逑，厥美佳哉，斯丘祉孙子。

举人沈佩墓　在皋亭刘坟村。王同按：佩字子玉，号怀溪。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中式不仕。沈良之子，沈存济之孙也。蔡汝楠撰《沈方溪墓志铭》云：存济翁以弘治丁未十一月八日生良，字方溪。良娶莫氏，生侨，为兄贤后。次子佩，府庠生。次子偁、次子伟墓志云府庠生者。其时怀溪尚幼，已入庠，而未领乡荐也。父号方溪，故佩曰怀溪。

文林郎广西贵县知县夏美墓　在仁和县三峰山东山之阳。张瀚撰《文林郎广西浔州府半村夏公墓志铭》：公讳美，字宗美，先名某，以避世庙讳，入仕后乃改从字，别号半村。其先陇右人。唐济国公鲁才始迁浙之慈溪，历五季、宋、元，代有闻人。入明，若大理寺卿时正，其显著者也。自千秋迁定海，又五世，为南京刑部郎中与诚，始迁仁和。生承事郎醇，醇生翰林待诏枻，配贺孺人，次金氏，生公。少俊伟敏慧，垂髫习礼，成童授诗，总发游郡庠，补增广生，援例人南雍，获友四方英彦，屡试上等。嘉靖戊子，谒选天曹，授贵州按察，经历贵阳。地杂苗夷，风气稍异中土，公在司幕，以能称。兼理有司之事，如缮城、练兵马、运粮饷、审军役、点营堡、理刑狱，皆地方重务。委摄都匀，值凯口鸟撒土民相仇杀，公躬历其巢，宣示朝廷恩威，感激听抚。抚按交章旌荐，有“才猷练达，操履清

真”等语，乃擢贵县。县务久弛，至则振刷修饬。首先学校，治故濒江，城郭湫溢，学宫旧在廓外，自内迁后，久鲜科第。公开拓旧址，徙而新之。士咸感奋，自是科目彬彬有人。龙山三里猺獞向梗县化，为建三老，给以法服，申谕礼制，远近归心。遇征输以芊革裹粮相从，邑中既骇且颂，盖前此未有也。东桥顾司寇寄赠以诗，有“看取汉家循吏传，独怜卓茂最知名”之句。任凡三年，频列荐牍。会当考绩，□阴伺之，遂翻然归。次东津驿，赋诗云：“雨霁东津日未晡，洗添新绿岸头芦。而今归买西湖棹，不向浔江听鹧鸪。”归田后，诗酒自娱，构小圃，蓺蔬种树，掩映书屋，自题曰：“习懒归彭泽，遗安卧鹿门。”亲友相过，谈棋论诗。出所藏图书把玩，任客去留。皆乐其真，卒无忤也。善吟咏，垂老不废。兼及绘事，亦如其诗。有《半村稿》藏于家。先是，济国墓在慈溪夏岙，岁久渐废，公欷歔愤叹，控诉于官，劳瘁十年，尽复旧业乃已。尝诲诸子曰：“吾家自比部占籍仁和，已而廷尉内翰鸡泽孝感英山，后先相望，吾独不能继述。汝等其勉绍家声！”今子若孙果奋志有闻。呜呼！公所为克承世业，贻谋允臧矣。距生弘治癸丑三月十九日，卒隆庆丁卯七月二十八，享年七十有五，配郑孺人，生子男三：长垠，次埠，皆业儒。女一，适大理卿东瀛陈公孙文灏。孙男九：铉、镆、镧、珂、璁、铧、钚。女十。陈香、陈重光、虞九经，其婿也。余与曾孙女二俱幼。垠等以次年□月□日祔葬于八都三峰山之阳，从先兆也。铭曰：植本厚，其末茂。勋伐售，视厥后。于赫济国，开先良旧。衍及仁明，文林应宿。通矣肤切，塞焉解绶。贻厥未究，其胤孔秀。信无德弗训哉。

礼部夏月墓　在庙山香湾西。

赠监察御史徐行可墓　在大遮山。形如朝天狮子，荆石，公自

扦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心得墓 在安溪山。

敕谥忠惠右副都御史钟忠惠墓 在北陆。

广东布政使都事吕坤墓 在日晖山。

鸿胪寺署丞吕需墓 在镇东中流阜上。公字时行,号水山,其墓自扦。乃曰:五百年后,吾坟在市中矣。(朱麐《吕山人墓诗》)山人仙蜕去,松柏郁苍苍。不见丁令威,千载返辽阳。

广西布政使司沈修墓 在洛山赖家桥。

监察御史徐彦登墓 在大遮山。

赠光禄典簿卓贤墓 在杨坟茅田坞资福寺前。

德府典仪张鸾墓 在水南庙东。坐伏字一百九十八号。其号业主康熙初丈量时,在张弘道、张弘毅、卓麟德户下。张鸾,字下祥,号竹泉,室卓,侧室孔。二子,长敦治,字道叔,号存竹,室沈巽吾女,祔葬是墓。督宪王世懋撰《墓志》,布政胡心德篆盖,学士金阶书丹,主事沈修撰《传》。万历癸未十月十六日葬。

工部屯田员外卓尔康墓 在皋亭山。

桃源县知县沈士藻墓 在朱庵坝。

明经卓人月墓 在长滉圩。

处士王梅山墓 在镇东日晖桥。

吉氏始祖必昌墓 在汪衙荡。

国朝

处士徐孝直墓 在大发墩。

处士张勿墓 在超山接坝桥。

处士徐士俊墓 在大发墩。

左春坊卓彝墓　在杨坟计筹山。

张淦墓　在皇亭山。陈墉撰《张君墓志铭》:张君讳淦,字岑发。先世家凤翔,自宋循王俊扈高宗南渡,世历显仕。明洪武时,有名舆者,官刑部郎,始迁仁和之塘栖镇。九传而至归安学生凤举,是为君曾大父。凤举生岁贡生旃。旃生仁和学生琨,再娶于徐,生三子,君其季也。幼有至性。母疾,不解带者三月。父避大梁,每遇烈日,必露立曰:“老父方暴道上,何所避?”甚雨亦然。比返,凡数年如一日。君兄适甘肃,久不归。父卒,匹马往迹之,逾年再往。兄客死兰州,以赢载其柩,徒步护行,往复万里,病几殆。先是,君已补博士弟子,寻改国子贡生,沉敏嗜学,洞究世故。尝广东巡抚王公,延掌疏奏数年。谢归养母,母夫人以天年终。大府争辟币交于门,嘉勇贝子福公尤敬爱君,总督云贵川陕诸省,皆与俱。大兵征台湾,君方以病家居,公亲诣强起之,调遣谋画,一以委君。移节两广,赴镇南关,督安南国王入朝,奏留君督署,护其军事。前后在公幕凡十年,中间佐滇督李公、闽督富公,兴利剔弊,奏皆报可。最后就两广总督觉罗吉公聘,随剿黔粤逆苗,跻峻坂,触瘴疠,羽檄旁午,一手任之。以劳得奏请优叙。初福公觐高宗热河,垂询幕下士,具以君姓名行谊对。及平台湾,将荐之,君辞甚力,乃止。至是,吉公知君不乐仕,以中书衔请。仁宗识君名,奉旨褒美,加给六品顶戴。凯还病作,乃归不复出。榜其庐曰“舣查”。逾十年卒,实嘉庆十三年六月十七日,距其始生之岁,春秋七十有三。以子迎煦官贻封修职郎。君高掌远蹠,才思恢奇,每作奏缨弁缳伺,旁若无人,缅缅数千言,倚马付去。或口占授他人书之,疾书者若手腕脱。所主尽一代伟人巨公,皆虚衷就画计策,应机立断。动中窾会,问议不合,抗声奋辨,目动颐张。初或怖骇,终益脱服,悉如君

谋，与福公、富公契逾深。福公薨，设位恸哭，语及必流涕。富公缘事下狱，亲走京师，握手欷歔者累日。君交满天下，无一毫干请。在福公幕，于常奉外，公每持千金为寿，君固不受。曰：某心思智力止此分耳。公能益我金，我不能益心智以报公。其廉介如此。好为诗歌文章，有《集》若干卷，俱板行。妻同里沈氏，贻封孺人。子二：长春煦，太学生，前卒。次迎煦，从君佐幕，叙平苗功，由功贡生官孝丰训导，慈溪、定海教谕，迁知县。某年月日葬君皇亭山之原，状来请铭。铭曰：孔璋草檄，邺都罕伦。马周作奏，常何上陈。君才兼之，声逋贵人。牙将奉帛，争迎上宾。楼船铁骑，决策儒巾。指麾瀛海，浪息鲲鹏。羌酋授首，红水江滨。英雄捉刀，厥功维钧。封章露布，高彻紫宸。书生作键，帝有恩纶。锡之品服，衣蟒带银。遁居十稔，为草莽臣。德裕后裔，子孙振振。千秋万祀，寿此贞珉。

附贡生姚湘厝所　在茅家圩。见陈墉《卓庐文稿·撰姚君行状》。

布衣徐璋士厝所　在水南祠之东。陈墉《撰徐君权厝志铭》：道光二年十月三日，余视徐君璋士含殓而恸已，又著哀词数百言。越廿有二日，其家奉君柩浅葬于仁和水南祠之东。于是君之戚，图所以不朽，君者曰：陈先生宜志之，陈先生知璋士。呜呼！余交君厚，知君者诚莫余若也。君少孤力学，锐欲以科名进。比试辄蹶，又苦乏谋滋殖之术，数受人绐，反益耗，终不惩揭揭为之。比岁又连遭大父及母夫人之丧，智虑抗于外，悲郁讧于内，其能无病瘵而死乎。死之年，仅二十四。呜呼！亦可伤已。君讳行，璋士其字，别自号耨云。考某、祖某、曾祖某，世有隐德。妻钱氏。盖尝生男子矣而殇。女子一，幼。君故聪颖，能书，精篆刻，胸无城府，交友合数十人，终身无毫厘嫌。然尤严事余，尝请问求益。余曰：君子

之道，淡荣利砺名节，如是而已。君悚然。每有失，余正色规之必受，虽尽言不以为忤。凡此，皆其可书者也。乃为铭曰：锋猗钝，焰猗烬。余文幽，目以瞑。

栖里水乡，地少人稠，山之可作墓兆者，尤鲜。虽世家，亦往往以厝地作墓田。日久培土，即为坟茔。故虽厝址所在，即冢墓也。一据行状，一据志铭，仍类志焉。

国子监助教宋大樽墓　在落瓜树桠埭。

湖南邵阳县知县宋大荣墓　在句垒杨家庄桥堍。

桐乡县教谕宋咸熙墓　在落瓜附葬大樽墓旁。详前。

甘肃陇西县知县宋肇昌墓　在秀才河。肇昌殉难所葬衣冠。

安徽歙县知县劳逢源墓　在东塘白潭里。

江苏新阳县知县凌彬墓　在石目港。

举人姚六吉墓　在管山。

附生韩应潮墓　在界河南庄附葬先茔。《南庄营墓记》：道光己亥秋月，应潮卜葬先嗣父仁夫府君，暨嗣母陆太孺人，母车太孺人于栖水之界河村，俗呼为花园里。自西北翠紫河入溪口，迤逦由宛洲桥泛舟而前，水则泓然澄鲜，树林掩映其间，桑麻鸡犬，别自成林。其西为荡湾，其南汇为朝阳兜，北为天医庵，东为画师庵，即赵松雪与中峰禅师倡和梅花处焉。登岸则平原高旷，菡萏花放于池间，枇杷香清于林表。南望溪上诸山，拱若屏障，若超山，若皋亭，若黄鹤山之蜿蜒而起伏者，莫不争灵效秀于其间。问诸故老，佥曰：此南庄小隐之遗址也。方其盛时，有堂有亭，有泉有石，有长廊听莺，平台延月，随地布形，杂植花木。其东有楼巍然，俯临清池，曰舡楼，以其浴于池。又东曰“竹林”，曰“桔圃”，曰“菉爽阁”。春花秋月，一时名流咸集于此园。创于康熙初岁，圮于乾隆年间，至

今九十老人犹能称述。余之择葬而得此，岂偶然乎！于是相地鸠工，卜云其吉。坐丙向壬，背山面池，勤畚筑，庀土石，越八日而马鬣封成，此道光己亥八月十三日事也。岁时扫墓，与伯叔昆弟盘桓松菊之径，探历南庄之胜，见丘陇可亲，溪水可游，田可耕，树可艺，鱼可钓，蔬可撷。且地距蒹葭别业不二里，将使构数椽打头之屋，偕二三知己游咏其间，不惟慰庐墓之哀思，且藉作南庄之小隐，殆余之志也。韩应潮记。

盐提举夏澄千墓　在八角亭南首。

赠大理寺卿朱以泰墓　在鸭颈桥北岸。

举人归真墓　在龟山东。

国子监典簿夏之城墓　在马鞍山南麓。俞曲园太史书墓碣，黄漱兰侍郎题墓门，曰“高士衣冠”。

举人唐人鉴墓　在马鞍山。

补遗

栖水范氏始迁祖范良裘墓　在永思桥北堍。公字震先，苏州人，为文正公六世孙。嘉定四年，以茂才游武林，因卜居唐栖，谈道讲学，人咸爱敬。至淳祐九年卒。至今子孙繁衍，佳城完固，公之流泽孔长也。

刺史周天度墓　在唐栖。周澍《唐栖扫墓》诗：小舟摇橹出塘才，不待清明展墓来。望眼松楸地近远，低头杨柳港纡回。雨催寒食乱村坞，鸟噪野田窥祭台。拜扫年年老孙子，一杯自酹纸钱灰。

附录：唐栖人而墓在境外者

赠御史马珑墓　在葛岭。节李攀龙撰《明封文林郎、山东道监

御史马公神道碑》:公讳珑,字声甫,其先真定人。元有浙江行省平章政事者家钱塘,今葛岭相传马平章遗址者,其故第也。平章生庸,守泉州路卒,葬西湖即智果寺东墓也。庸生林,绍兴路通判;成,浙江行省断事。国初,改理问,始徙湖州之德清。成生震,震生祯,祯生恒,恒生六子,最少景暹,配姚氏,生二子,次即公。公复徙仁和籍焉。盖马氏中衰矣。先时,公在德清,困于徭赋,而千金殆尽。乃乡里少年益侮之,公谓吾宁雄于都会自见耳,德清豪易与也。暨公兄以臬曹掾满归邑,公则属产于兄,脱身徙仁和太孺人外家。虽仁和,然公自以大丈夫未能废千金之产,能致千金之产者也。使藉先业而息之,岂其雍容哉?手足之谓何,而又孅兄以为利?即依外家,何必去德清。无何通政君学乃大起,公辍不复厚治生,顾聘享经师,内交诸友,行修将币,一听通政君所为。羔雁玄纁,无不腆焉。其自奉苟无匮而已。嘉靖丁未,通政君举进士,选庶吉士,则迎公太孺人京师。己酉授御史,出按山东,则以公归。癸丑公封御史,甲寅通政复迎公太孺人京师。戊午迁太仆少卿,寻改今官。庚申复迎公太孺人南都。秋八月,太孺人卒,复以公归。公归之日,不复有心于世矣。谓通政君曰:吾再诣京师,望宫阙陵寝如在天上。以尔韦布之微神然子大夫,后为王吉士读书玉堂之署,著作馆阁。既而冠柱后,立西台持天下风裁,揽辔海岱,以临真定。得以案章言百姓疾苦,激扬部刺史以下郡邑吏命,曰正色抗疏之臣。三辅之俊与髦如林,俎豆邦畿,称文校艺,以慰乐育之心,思服自近始,一何雄也!以吾拥乎尔而再诣京师,躬飨其盛,何必自其身致之始尔。为我约四方诸长者,视昔不能,十之三又何论,未若尔之有显。庸寻以卿贰,待年南都用诸大体国家之宠灵尔者,吾所欲,岂但金陵之胜哉。始吾为尔行修,将币羔雁玄纁,唯腆里闬

少年，方娴笑我，实谓尔于今日，有不可知者耳。自尔有今日，吾岂忘之哉。凡七年，而公卒，丁卯三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有八岁。公配即张太孺人，二子：长即通政君三才，娶贾氏，封孺人；次三纲，太学生，娶陈氏，继娶张氏。女一，早卒。孙男三。四应华，亦太学生，娶礼部尚书高公仪女，应策殇殇，通政君出。曰耆孙，三纲出也。孙女四：通政君出，适诸生许三经，官生高循学；三纲出者，适诸生沈，谓徐守圭。曾孙女一，曰凤娥。公事兄既谨，女兄胡少恤公孤，公尤德之。及通政君贵，命之曰：愿尔事伯犹父，事姑犹母也。初公之伯景昌者，以进士为大理评事，谓公曰：是当后我。评事公殁，而族人讼焉。公不为后也，族人争分其财，公独载其主而时祀之，以为常。公次婿于张，其长赘者，辄背去代为养而卒葬之。其厚伦理，笃恩义，出于天性类如此。至其足不蹈公府，口不谈货利，负倬俗之怀抱，拯物之具而有不必施焉，君子难之矣。

南京通政司马三才墓　在西湖葛岭。茅坤撰《松里马先生墓表》：万历庚辰十月十有四日，松里马先生殁。又二年，其子太学生应华，卜附葬于先世平章公墓阡之麓，而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张公志而铭之，兵部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今督府张公复从而碑之。而公之世系及举进士，由翰林庶吉士出为名御史，佩天子玺书，请戎山东，再则按□顺广大，又再则督学几以内一切，革班匠、请帑瘦、减额征、堤河流、搜虏奸、消矿寇、正文体、端士习、崇经术，宦节所向，不愧古之名臣硕卿。其他事父母孝，与弟弟虔蒸尝酬支，拊循内外姻党以下嘉言善行，往往而在，不愧古乡先生。大略两公已尽一镌次之矣。而又以予大名时，公谬谓予“可缓急国家而以之首疏肃皇帝”。盖相知之最深者。属予表于其阡。嗟乎！方予被谗去大名，盖由执政所嗾，公不胜愤懑，引给事中杨君允绳数辈伏争

阙下，不能得其为累，欷歔饮泣以退。已而公之由南通政外谪，亦由疏劾分宜肘腋姻，分宜特衔之不置。语不云乎：同谊相漆，同患相恤。贾谊之过长沙也，犹为贻书以吊湘累，而予独能无情乎哉！当公外谪时，由太仆历南京通政已三四载，按故事不当坐台臣考察例，且其时年仅四十耳。中外百职事，无不人人裂眦而呜咽者。分宜公罢相，华亭公入，公即华亭督学时所录高才生。华亭公去，而江陵公及高文端公相继相，江陵于公为同年交，文端又于公为同舍生，以其女妻公之子应华，而公亦以女文端之子相连姻。又未几，少保张公而吏部，而石太仆公星、郑司马公洛、贾中丞公元、张京兆公学颜，后先鳞次朝廷间，并公帷中颜闵也。假令当是时公以世所共为愤咽者，折一柬通之，当即还朝请，朝夕冀柄用，公独耻世俗所沉酣，不欲渰渢河认以奔走之，绝与世不相闻，数共山人沈仕、李奎、千户施经及卿大夫高光州冕、沈郁林诏、陈中丞洪濛、沈太常淮、赵溧阳应元、陈鹤庆师，携榼湖山间为社游，分曹赋诗相倡和，不以寒暑风雨间。已而予过西湖，则又移书招之，予亦共诸君子宴酣淋漓，相为悲歌慷慨。其间客或语及予两人曩所为执政者，两相睚眦处，公辄目慑，仰天浮白醉之，不容喙。公所为诗，多萧瑟飘宕之音，其调之工与否不暇计，而其泠然自适处，则万物所不能訾者。嗟乎！非古所为倜傥夷旷之士乎哉！予于是表之曰：明高士松里马先生之墓，而其官爵不以书。盖以公脱去声名之缰也久矣！今百年之下，学士大夫过公墓，而瞻谒者，当必为之爽然自失，无须汉贾生所贻书以吊也。

乡进士卓文卿墓　在武康杨山。周诗撰《明故乡进士心华卓君墓志铭》：往余内艰里居，友人梁君禹旬持册丐余赋心华诗。余讯为谁，且不解其义安取。梁君曰：是塘栖文学宋君别号也。君名

文卿，号曰心华，将恶其著，而务闷其中故云尔。夫世方鹜文，有文惟恐不表见，夸诩当世，乃君愿欲敛焉，斯其意念深矣！余以是私心奇君。已因识君及其弟太学生诚甫。乙丑冬，余请告南归，诚甫来从余游，则闻君卧病里中。丙寅六月八日，得君讣。今年戊辰，诚甫奉其父命，葬君武康县杨山之原。乃状君行事，属余铭墓。诚甫状曰：明卿兄卓氏，讳文卿，字章甫。永乐间，始祖讳颙者，自山阴客游姑苏，已赘仁和，宋氏子孙，因冒其姓。数传至曾祖寿齐公澄、大父栖溪公俊、家君见斋公贤、先母朱氏。家君始艰嗣，母朱进庶母邵氏。嘉靖乙未十一月十四日，生兄塘栖里中，自幼敏慧，眉目秀整，沉默寡言，不喜游戏。七岁，就外傅即课业，最群儿上。每从馆舍归，必先上谒诸大人，后庶母。十三，解畅经书子史大义，促笔为文，琅琅有致，塾师为之谢去，不敢置兄北面。先母故，未几庶母又故，兄连持二丧，哀毁骨立，无少差别。家君尤怜异之。二母葬杨山，兄庐于墓上。服除，督学阮公补兄武康学弟子员，以墓籍故，辛酉改杭郡儒学。是年举乡试第六，壬戌下第归，有病。病四年，竟卒，年仅三十有二。配谈氏，女一人，许字乡进士钟君子懋官。兄博学强记，自举业占毕外，六籍百家之言靡不涉。其凡于诗，亦泛观浏览，顾独喜陶韦。间发之吟咏，辄雅，类其玄谈。所著有《枋榆集》、《心华窗稿》，尤工小景，画为识者所赏鉴。初家君命明卿治家人生产，兄跽请曰：弟也才。因从臾令卒业，文学友爱切磋备至。先母女弟适丁蚤寡，兄岁时馈问事之如母。奴尝盗金，金随手尽。事觉，奴怖，愿易父产为偿，兄怜其父窭，置不问。问医吴门，妇有鬻子葬姑者行，哭甚哀，兄解囊周之。盗夜阑入室，持家君急，兄从间道出，督家众暨里中儿鼓噪入，竟免家君于难。比病，乃豫遣还侧室□氏，抵其父所，俾择所归。呜呼！兄生平行谊若此，

皆不足死也。其尤可悲者，兄无子，明卿亦尚未举子。二弟甫童年，后嗣未即有所立，非得大君子一言，贲之幽藏，何以不朽我兄哉！诚甫状如此，余惟天之生才不数然也，顾多坎壈不遭。幸登科成名矣，忽又摧折，不究其用。始君者，斯又安可诘耶！君未登仕版，无所表树，迹其庐墓类孝，训弟类友，周寡类姻，助葬类恤，免父类智，释奴遣妾类仁，使得永年酬世，其饰躬砥行又乌止此哉！诚甫有文行，所交皆当世巨人长者。其治君后事及抚君嫠孤，谊甚勤厚。乃其为君置后，则有待他日，然则君目可瞑也已。铭曰：卓氏在□，褒德肇封。侍郎死节，成祖称忠。彬彬君兴，磐渐于鸿。亦听革歌，徐跂显融。□焉长逝，靡克有终。杨山之丘，佳哉郁葱。千秋勿泐，铭石在宫。

监察御史沈楠墓　在德清乌山。黄辉撰《孺墓亭记》：人之情苟有所至，即身之不必而于其子，以亲之所不忘为己之不忘其亲，此吾友沈伯含氏孺慕之所为作也。伯含之言曰：先侍御公之弃孤也，孤未冠，与诸弟皆孺子，先宜人又早逝。今或梦侍两大人，身犹孺子时也。先侍御司李豫章，四年一裘，三日一肉，出入则妇孺咸指曰：清官清官。其直指也，日夜驰归，牵大母裾，悲涕不自任。则又日夜驰之秦，酷暑中南北万里。夫公有大夫非次也。权相江陵衔，弹厥私人，又抗言时政苛娆伤元气。会按秦者，数多奇，乃缪推使往。知公有大夫人在，限例严且不得顾私，故用困公。不得已，与日争路，而秦案山积，常自叹食少事烦，奈诸葛公何。竟用是不起。秦民悲思，士无贤愚共伤之。嗟乎！公之死乎，忠孝也！则亦权相之以也！而墓中石尚未敢言之也。先宜人见背，公尚壮，遂不复娶。每泣谓：孤恨若母不逮吾禄，安所得一抔佳土而偕之？卒卜吉于德清之乌山。山从天目来，水入于苕，合葬焉。墓前构小亭，

岁时凭衣冠上食，孺子慕不能忘也。愿借一言为记。史辉氏曰：夫人有所慕而不伸则怨。北山之怨也，但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耳。借令非次而困之，如侍御公也者，怨又不知何如已。岵屺之陟，念其父母，则又代其父母言之。悲夫！侍御公之代其母夫人言也，将孰为听之也者。今伯含所为慕，岂真一抔之为凭欤？唯是公侍乎太夫人之养，而不获终也。挺忠孝之性，守委蛇之诚，行艰阻之会，卒不能如志，而抱闵以往，此伯含之所为恭痛而不能忘者也。公不能自言，微伯含，孰为言之？吾闻天目苕溪间，山水清邵，君子乐而重去之。公之役秦也，顾南鸟，羡东流，郁郁尘氛，形神不属。当是时也，华岳吴山，孰与天目之卷石；黄河清渭，孰与苕溪之勺水乎哉！生死诚有数，亦自有地，独慊慊不获所慕而死耳。使公无死，当丁丑夺情事，必且力为争。不幸未竟而天，以伯含承其后，方用文学政事显，益光忠孝于天下，使天下咸知侍御公之为可慕也者。斯亭也，人伦将赖焉，岂独为观于沈氏子孙哉？公特祠于秦者二，豫章祀诸名宦，其神气宜无不之，追惟往事，忽忽三十年，冰山颓绝，不直一笑。惟山水故乡之乐，犹必有眷眷乎。临睨者，苏子由所谓嗟平生之所好兮，既死而后能然者也。伯含深于诗者也。吾故以诗人之意为之记。万历癸卯仲夏，西蜀太史氏黄辉记。甲辰孟冬，关西许光祚书，不肖男朝焕勒石。

赠翰林院编修卓禺墓　在武康河图村。《卓海幢墓表》：公讳禺，姓卓氏，字肖生，别号海幢，浙之瑞安人。明建文时，户部侍郎、忠贞公讳敬，靖难不屈死，与方正学俱夷族。其子孙有脱者，流寓仁和，从外家之姓曰宋氏。万历中，鸿胪寺鸣赞公讳炎，忠贞之七世孙也，始以仕显，复其姓，人乃知忠贞有后矣。鸿胪娶于孙氏，生公。公之后兄弟曰尔康，字去病；曰发之，字左车，俱以文章负重

名，知交倾东南。而公亦雅著才望，人莫能定其优劣，盖仁和之卓始大。去病博学好属文。而左车才辩颖悟，兼通佛理，其所持说，虽硕学名僧莫能屈。公倾心好之，日夜叩击不倦，乃同为北游，居京师五载。屡试于琐院，辄不利。归而读书武康山中，益探究为性命之学。先是，公弱冠，便有得于姚江知行合一之旨。姚江重良知，颇近佛氏之顿教。而源流本殊，后之门人推演其义，以见吾道之大，于是儒释遂合。公既偕同志崇理学，谈仁义，而好从博山、雪峤诸耆宿请质疑滞，虽发自左车，要本其师说然也。公之为学，从本达用多所通。涉诗辞书法，无不精诣。即治生之术，亦能尽其所长，精强有心计，课役童隶，各得其宜。岁所入数倍，以高赀称里中。客谓左车曰：白圭之治生也，以为知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告之。夫知勇仕强，此儒者之事，而货殖用之，则以对人任时，强本力用，非深于学者不能办也。今余之学，不足以及余兄。而余兄之为善里中，尝斥千金修桥梁之圮坏者，岁饥出困粟所全活以百数，彼其于吾儒义利之辨，佛氏外命之说，深有所得，岂区区焉与废箸鬻财者比耶？既而公之子辛彝用高第，人为秘书院编修，公遗书教诫之：所以修身心，勤职业，其道甚备。嗟乎！富而不溢，贵而不骄，左车之言益信有征矣。夫忠贞之裔，湮灭不可知者，二百余年。而去病、左车与公三人者，始以文章发闻于世，可谓盛矣。而皆不能得一第。去病、左车竟沦没穷困以死，论者且谓天道之不可信。而公卒以其子贵享后福，然则天所以厚忠贞子孙者，讵不量哉。当方正学收族日，一二贤者窃其幼息以免。忠贞遗孥得脱，史虽不载其事，保舍匿藏，要自有人。今正学之世未显，而卓氏遂昌，亦可见忠臣之必有后，足以慰诸人于地下矣。呜呼！忠贞之德可以百世，而公能上

继祖烈，下启来胤，苟不书其行事以告天下，则无以昭示乎后之人。乃镌诸墓石。公二子：长彝，即编修公也；次方清，庠生。公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偕原配张孺人合葬。墓在武康之河图村。娄东吴伟业述。

光禄寺珍羞卓明卿墓 在武康杨山西沈村。墓在万山中。子姓久不往祭，已为人发矣。康熙初，曾孙端成冒险跋涉，舁骨改葬德清蓝田圩。

国朝礼部尚书太子少傅沈端恪墓 在归安县埭溪。杭世骏撰《资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赠礼部尚书、太子少傅谥端恪沈公神道碑铭》：雍正五年冬，都御史钱塘沈公，以疾薨于位。上闻震悼，身后之典有加。命王大臣致奠赐帑金，敕吏部官为经纪丧事，加赠礼部尚书太子少傅，赐谥“端恪”。给祭葬如例。御制碑文，荣哀兼至。其仲子迁，奉公丧归，卜葬于归安县埭溪之新阡。遍乞墓铭志传于巨人长者，以光显先人之行业。骏于公，为乡里后进，少尝以文字见知于公，知公之行谊最悉。非其文足以致公不朽，公有其不朽者，文或藉以传焉。谨案事状：公讳近思，字暗斋，号位山，又号俟轩，世为仁和之五杭村人。曾祖学颜、祖时吉、父大震，皆以公贵，赠资政大夫、吏部右侍郎。妣皆赠夫人。曾祖母尤矢节抚孤孙，避兵祸，艰瘁弥厉，以故赠君终身无笑容。公少而夙成。年七岁，请于父曰：仁为何物？赠君大奇之。九岁丧父，哀毁若成人。少长，从虞山钱灿、严虞淳学，补钱塘学官弟子。公之以钱塘著望，自此也。假学舍授诸生经，厉志求圣贤之学。曰：人欲穷理，必自六经孔孟始；读六经孔孟，自集注始；欲修行，自敦伦始；敦伦自力行小学始。坐右书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语自警。康熙己卯，领乡荐。明年，成进士。时座主孝感相将致政归，公上书，论

孔庙前此从祀，于道统正传有未当者。其略云：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为继述孔子之大宗，同乎朱子者，即同乎孔子也；异乎朱子者，即异乎孔子也。及明嘉靖以后，与朱子歧途异轨者，亦并从祀。其时因功业之高，声名之盛，又以门人遍满附和者多，遂至谬误相沿习焉不察。使千圣相传心法，如精一之旨、博约之训、知行之序、诚敬之功，若有不由其途而可入圣者，此大惑也。因极论当湖陆稼书侍御学术纯正，宜膺祀典。孝感深韪其言，后侍御竟列从祀，其论自公发之。家故贫，惟一童执役。谒选授河南临颍令，不改素操，单车莅职，修仓建社，丰凶有备，役夫筑孔家□堤，颍人至今无水患。立岳忠武、于忠肃双忠祀，修宋统制杨再兴墓，自为碑记。以率励廉耻、敦厚风俗为本务，膺循卓荐。去颍之日，士吏攀车洒泣，道不得行。擢广西南宁府同知，执法不避权贵，豪吏敛手。未几，以病乞归。集生徒教授如初。豫章、敷文两书院来聘主讲，皆辞不就。相国高安公抚浙时，以贤能荐监督清河本裕仓。严立规条，搜剔奸蠹，积弊一清。未两月，浙闽督臣来请以公摄台湾府事，圣祖仁皇帝可其奏，即命公往。时台湾逆乱初平，方资抚辑，因作《远虑四论》，略云：台湾为沿海诸省保障，鹿耳天险，澎湖孤悬，非若内地之可以臂指使也。以二千里之幅员，止设三县。聚一二百万无家室妻子、剽悍狠戾之徒，肆行其轻訬任侠之习。地方之敝，由此而起。莫若取台湾析为数县，俾各治其地。每县中各分都图保甲，统领约束，丝连绳贯，易于稽察。一道一镇弹压。府治驻兵三千，游守千把分防各县。又取民壮之材勇过人者，拔置行伍，严加操练。迨兵多之后，潜移内城，以充各标。其余流杂之民，必审其籍贯，稽其家口，方许授田土，否则悉驱过洋。自可化顽暴为淳良，变海岛为礼义矣。当时采其议行之。宪皇帝初即位，向闻

公名，召授吏部文选司郎中。时铨法久骫，胥吏多假手为奸。公密察舆论，尽得其隐，吏不敢欺。由是宿弊顿绝。旅晋职太仆寺卿，明年典山东乡试。未竣事，超授吏部右侍郎。山西抚臣方上耗羡归公之议，上将从其请，公力争殿陛间，同列皆为失色，上嘉其诚剀，不之责也。方是时，公直谏声震天下。丙午，主江南试，陛辞之日，御赐诗有“操比寒潭洁，心同秋月明”之句。明年春，晋都察院左都御史，总裁礼闱，得士称盛。公受圣主知遇至深，不五年间，自散吏擢至九卿，日夜淬厉，弹竭思虑，凡国家大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前后封事十余上，皆剀切明白，不为苟应故事。每封疏将入，必先期斋戒，键户沉思。缮稿竟，北向叩首而后行，虽家人莫知所陈何事。海内识与不识，朝夕容望希公枋用，卓然大有为于天下。而天靳其年，不得竟其所用。是冬遘疾卒，年五十有七。公慎交游，寡言笑，学以程朱为准的。与仪封张清恪公讲性命之学。清恪公所著《学庸讲义》，皆与公往复辨论而后成。生平敬李梅崖之道义，蔡梁村之理学。晚岁笃好稼书文集，与闽人雷铉王道考订其业，夜分不休。所著述数十卷，曰《学易》、《学诗》、《读论语注》、《偶见录》、《小学咏》、《励志杂录》、《真味诗录》、《天鉴堂诗文集》，皆理道之言。铭曰：元气块北坤厚宁，曲江回折涛澜生。浇浇大儒天挺英，树立匪只一世名。蚤从小邑流惠声，力振弊翅扶孱仔。筑堤捍患颍水澄，东人泣送西欢迎。旄头夜堕赤嵌城，卓然远虑推用兵。坐可危论起即行，帝忧铨法俾掌衡。从事忍阿莫敢窥，逆鳞不惮径寸撄。竑诤侃侃殷殷甍，帝原其戆嘉乃诚。南床独坐望匪轻，圆首跻足跂治平。胡不憖遗末疾婴，翩骑箕尾遨太清。苕水呜咽绕赐茔，牛马踯躅乐石贞。维公孔思兼周情，气夺喑哑惊聋盲。执朱之奥抉陆精，继宋五子张周程。儒术彪炳辞锵铿，铭诗征实不可更。

按：以上马通政、卓文卿、沈御史、卓赠公、卓光禄之茔兆，或在葛岭，或在德清，或在武康。沈端恪又远在归安，俱非唐栖也。然马通政居下塘，沈御史居孤林，卓氏本唐栖巨室，端恪实五杭世家。虽在邻封，亦附志之，以备稽考。

吏部尚书朱国桢墓　在南鲍山。万九沙题曰：明故少师柱国、太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赠太傅、谥文肃朱国桢之墓。考《明史·本传》，朱国桢字文宁，乌程人。万历七年进士，累官至首辅。天启四年，为逆党李蕃所劾，三疏引疾归。崇祯五年卒，赠太傅，谥文肃。

按：文肃，乌程人也。墓在唐栖境内，附志于末，以存其迹。并附朱处士、梅驻防、韩大使于后。

处士朱静修墓　在□□。处士，嘉兴学诸生，讳孟屿，字小曜，又曰大辉。弃家隐于华桥秀水庵，一名俞庵。尝居超峰，故自号超巅。人俱以朱超巅呼之。徐垫君《墓田碣》：嘉兴县生员朱大辉者，黉序名流，词坛逸士，家徒四壁，青灯照蠹简之虫；旅况半生，白月饲荒凉之鹤。穷经而并穷其遇，路客增悲；绝笔而兼绝其嗣，良朋陨涕。投老皋亭山畔，歌于斯即哭于斯；戢身黄土堆中，寝于是而食于是。有田数亩，聊以供秋霜春露之需；无主孤魂，恐不免日久年深之剥。特恳花封篆记，庶昭蔓草塍寒。鹈鸪来时，尚有空山禾浪涌；杜鹃归后，不知蕙帐墨烟消。在朱生，应九顿黄泉，报明公之明德；在某等，且重盟白水，为印友以印须。务期不比闲田，名著鱼鳞之册；方得永无变主，实依马髯之封。

唐栖殉节驻防梅公墓　在广济院后。梅公，盛京人。康熙十五年季夏，为剿土寇，误陷苗田，被贼所害。里人感之，厝骸于此。乾隆丙子冬，里人夏廷炜等捐赀，培土树碣，门径改设于驻防署内，

里人春秋诣墓祭祀。

临平税课大使韩薇照墓 在化城庵西。

附录

明

鲁师娘墓 在界河师娘堂后。

烈妇张佩兰墓 在跨塘桥南岸。俗呼娜儿坟。

贞女吴柏舟墓 在永泰里渡船桥。

国朝

贞女高大姑墓 在五杭。

贞女卓董氏墓 在水一方舅姑墓侧。董亲筑圹冢,与夫合穴。

贞女陶柔德墓 在界河朝阳兜。陶自造墓,树碑碣,与夫合穴。

夏郁卿、夏懋卿墓 在小丁山。夏君同声瘗其女郁卿、莱阶子懋卿。既窆,犹恐或失,请书名于石,以志不忘。辞曰:乙未亭前,小丁山足。灵萎一枝,秀埋双玉。夫何美质,菌蛄景促。月暗松悲,佳城永属。光绪元年十月朔,秀水杨象济谨撰,独山莫友芝书石。

附释氏塔

苇航禅师塔 在奉口广化寺,黄汝亨为铭记。

淡云禅师塔 在六墓村,德清许其旋记。

古林禅师塔 在大圆庵后。师自铭曰:达摩老子强要东来,使我如何又要西去。去则去,且留此骨权作话头;后有幻,人道古林

禅师在此。成化己亥秋九月，进士张天锡题云：生八十年，作千万善。心心菩提，种种方便。释迦老子，只此一念。四海周遍，虽曰周遍，又不可见。有可见者，藏骨之塔。示未来者，尚其有觉。方伯丁养浩云：一着方袍便驻颜，老来何用九还丹。长溪虎过风生树，清夜猿啼月满山。尘海杳溟生死外，劫灰成住有无间。伊周事业都陈迹，物外高峰迥莫攀。

林真禅师塔　在竹隐庵后。承真上人《寿塔记》：善生者不化，善化者不灭。自昔得道之人，幻观天地，而以身为莲座。然既有身矣，来必有寄之，去必有以藏之。至人外其身而身存，亦谓身之所托甚微。非轻忽其身，而飘薄于山巅水涯也。历观西竺贤圣，舍利有塔。火可同光，水可同波，蛟龙可与为伍，虎豹可以为群。独此性命，为万化之根，悟其所生，而必重其所归。故建塔以藏之。然皆肇于既化之后，未有成于在生之时。卑者以不祥讳，高者以有执讥，此未见道之大，而役役于生死间也。若承真上人，超乎其外矣。承真二十祝发，乞戒于莲师，参学于湛公，养静于天台，掩关于唐栖六墓村。其功修勤笃，较近世之巍大其貌，矜饰其词，舍切实之行，而动以惊人之耳目者，异矣。庵曰：竹隐上人顶礼有年，而栖迟修竹以老。今之寿塔，谓即是竹隐之别室，而非有二境也。庵中之人，陶然乐其年岁；塔中之人，洒然亡其日月。上人其有得于善生善化之旨，将与蛟龙虎豹共游，而何有水火之患哉。闻之大隐朝市，小隐山林，竹隐庵之设也。又闻之小隐隐世，大隐隐身，寿塔之谓也。虽然身将隐矣，焉用文之？予知上人有见于道，而非世之以文为名者。赐进士第、内翰林秘书院编修、前史院庶吉士卓契撰。顺治九年桂月吉旦。按：承真，一作林真。

守庵法师塔　在净土庵后。灵隐僧一章为守庵莲龛法语：行

年五十七，操履务真实。菜不蓄一根，米不蓄一粒。接待往来僧，竭尽生平力。非是无中作有，直是功成不立。今朝狭路相逢，只教回避不得。请师永坐万年床，尽仰一方好耆德。屏樵正岩为守庵掩龛诗：廿载冰霜，万仞壁立。一旦水到渠成，平地黄金涌出。争奈功成不居，一往雷奔电激。正当撒手悬崖，历历冰清月白。方才末后一机合下，全主即密。欲知耀后光，先喝云全借儿孙得力。又题诗云：欲寻金刹傍溪来，夹岸清萝绕地开。近水短檐寒晚照，入林荒径护苍苔。香烟细细疑浮塔，花雨层层渐作台。卓锡何年人独往，上方深处只蒿莱。

觉朗法师塔院　在浮梁殿内。

鉴方和尚塔　在显宁寺。云林谛辉为和尚铭塔；鉴方退大觉院，住德云庵中圆寂。

眉峰和尚塔院　在清流寺后佛日璇鉴封龛。

重兴大善寺广修和尚塔　在大善寺西。云栖朗空和尚封龛。

龙门道士沈白华墓　在白栗山。

附义冢

广仁义冢　在大善寺西偏，坐德清县十六都东三图，寺西圩女字号。曹菽园曰：冢名广仁，其来已久。向无墙垣，枯骼遗胔，每为大彘噬啮。康熙初，里人陈文华、沈大生等先后募建骨塔，围墙未筑。康熙十八年，王翁德祯独力任之，树碣纪事，锁钥启闭，寺僧司理。然土墙易圮，康熙四十年间，范昭彝等捐赀，悉易砖石，尤称完固。乾隆间，广济院僧驾三师敝柩露处，为雨淋日暴，募建平披十间，倚墙面南，将诸棺移置屋内。遍地搜求遗骨，归人石塔，可云善

矣。以屋近大善僧寮，恶其秽触，潜使倾倒，不无所存。驾三因兹病痫而卒。杨鼐《普同塔碑记》：迤武林，西曰栖水，地当南北会河之孔道，于浙江实为雄镇。户口繁殖，衣冠辐辏，五谷百货充牣其中，他郡县鲜有及者。环水而北有招提，曰大善。旁有隙地，曰义冢，固昔人瘗骸之所也。嗟乎！古先王有党塾以惠生者，即有郊园以惠死者，岂曰死而死耳，于魂魄无不之。无不之也，而遂不为之经纪乎！是王政之所不出也，是仁人之所不忍也。乃就此一地言之，则已鞠为茂草矣。垣墙已颓，而丘垄已夷矣。犬豕蹄啮其上，雉兔踯躅其中矣。嗟乎！陈死人杳归何处，新死人委藉道傍，伤心惨目可胜言也。里中善士陈文华，始建围墙而力不克也。长者沈大生，募置骨塔，而事未就也。王君德祯好善，其先世积德累仁至德祯，而饭僧舍棺、筑桥治路，种种善事，更仆难数。今又捐缗钱一百五十余两，择日鸠工，为永久之业，外则为周墙者，计成百岁。十丈内，则衰然置塔者三。此所以嘉惠魂魄者，岂浅鲜哉？吾闻幽明之道虽殊，其理则一。梧丘之魂，鸪亭之冤，有望告于人而不得者。若寻常人鬼岂遂为已枯之骨，而无知也哉？然则从今以往，故鬼新鬼其泣涕泉下，欲结草而衔花者，亦不可为道里也。吾愿浙东西诸处者之仿而行之也，吾愿薄海内之踵而效之也。是役也，起于己未之春，告竣于七月之既望。余居是乡，久闻王子为善最笃，适届中元，遂为书其事以勒石。宋琦《重建义冢碑记》：宋欧阳文忠公云，事惧不为与夫怠而止尔。甚哉，始事与继事两难创自里中诸前辈，所以仁其生者仁，至详且密。而普同塔，尤加意兴筑。当是时，王翁德祯实佽助之，以底有成。塔在大善寺右偏，袤广十步，缭以土垣，俾里中无所依主、异乡孤骸羁榇，咸寄托以此。此不惟仁于一乡，而兼令四方往来者均受其赐，宁第好行其德云尔哉。岁月浸

久，继响无人。堑平垣圮，尸骸填委于荆榛污潦间。今则日就颓削，遗胔腐骨，乌鸢吮啄，犬豕吞啮，饥鼯穷鼯复狼藉于酸风苦月之下。过其墟者，辄怆吁嗟悼，不忍逼视。呜呼！人不幸里居贫厄，远道流离以死，棺敛不足庇身，豆羹无以慰魄，而竟委其躯于不□不食之地，乃又肝肠捋裂，肢体纵横，异类伤残，曾莫为禁。凡属有心，其抚膺而切痛也，固已久矣。余友陆子石臣、孟子仁裕、范子昭彝，仁心为质，见善必为，数十年如一日。今年春，协谋趋事，虽工费浩烦，有所弗顾。意以为抱虚而惮于为，则现在之雨淋日炙，势必残毁断灭，荡然无一存而后已。且即向所塔藏而土瘗者，又安知不并且暴露，使前辈广仁之意废不能继，谁之过欤？故毅然为之而不止，其意念深矣哉。时则复有邵翁文孚等，慨助乐善，共襄斯举。后迄四月，告厥成功，通计徙棺之完好而瘗于高原者若干；收残骸之零乱而纳诸塔者若干，积潦之区筑沟以疏卑湿，撤上垣之将圮者，易以砖而固其封。凡砖瓦木石工役杂用之费若干，恢扩高原视昔有加焉。至其董役而综理者，寺中绿庵师暨各房禅友，奔走督阅。旁及庶务者，为广济院道成，禅定余功不辞劳勋，平素利济之念，亦可想而知矣。余以此重有感也。有基勿坏，前辈心属望于后人。藉今经始，数十年后即有人勤为修葺，将久而愈固，何至不忍逼视如今日哉？乃迟而至此，赖石臣诸君子，勿惧勿怠，毅然为之而无难，则以后倾颓更未可定。而前辈婆心，不与蔓草荒烟同悲烟没，则斯举尤宜志岁月而勒诸贞珉也。且夫无所依主、孤骸羁榇踵而至者，应难更仆。嗣此倘有为之不怠，俾令永托此社，以不失广仁之遗，宁庇是一乡而已乎？余因乐得而记之，以劝来者。时康熙四十年辛巳，清河谷旦仁和玉山宋琦唐栖镇里人陆碧、孟师禹、范秉仁等同立。

捐助：

范锦文　庞日晟　沈献之　林灿若

朱鹤龄　夏恩溥　虞　喆　章子云

邵　禄　张杰生　范书源　周邦启

郁　元　胡子云　张兆熊　虞　智

陈士锦　孟师昌　马云生　僧尔清

李之韶　毛学颖　姚士林

三角义冢　在东栅三角荡，故俗呼三角地。凡东里无主棺榇，就便厝于此者比比。虽无墙垣骨塔，地在中流高阜，可免犬彘貍兔侵啮其骸骨。逢设孤时亦可归入广仁骨塔，永得安妥。是地系慧彰院僧办粮之产，计有二亩五分。现在住僧管业，并非公置义冢。昔因兹地十方施助方便，本里无业者暂为权厝，久之竟成义冢，然不及半亩，将来毋容更改矣。

唐栖志卷十八

事纪

地仅一隅，界连二郡。沿革废兴，亦以观政。匪事铺张，聿道其详。汇为事纪，书策书方。

行宫

康熙十六年四月甲申驻跸杭州，甲午登舟，泊仁和唐栖镇，《东华录》。是时，唐栖尚无行宫。乾隆间，翠华南幸，唐栖始建御营于西茶亭之西，计地百余亩。背河面南，皋鹤超山诸峰，隐隐遥峙，环如屏障。临南雕博古盘龙，清砌照墙一座。正南宫门一座，内建垂化门，中为正殿。内建寝宫，有长廊画槛，叠石为山，引水为池，杂植花木，临河建龙楼，彤阑绣槛，高入云霄。俗称西洋楼。东为青宫，周回以墙。外设营盘，泊岸龙舟凤舸，河面皆布密网。乾隆丁丑年，御制诗有“唐栖朝启跸，宝庆午维舟”之句。见《西湖志纂》。杭州湖墅有宝庆桥。

张晴崖司马《栖溪十景》，有《御营春晓》，为十景之一。

张雯恭《赋御营春晓》诗：昔年鸾辂六回巡，曾有离宫傍水滨。殿瓦红临初日晓，树烟碧占旧时春。垂杨掠燕同青旆，斗酒听鹂坐

绿茵。毕竟宸游停辇处，风光别有一回新。

大营盘址 在西茶亭之西。

大膳房 在长桥西大街南隙地。

《德清县续志》云：塘栖行宫，基长六十丈，东西余地各十丈，深六十丈，堤岸六十丈，在运河南岸，属仁和境。乾隆二十二年以前，仁和恭办。二十七年，湖州府知府李堂详请归湖属经办，时议移至德清县之大麻村永福桥筑石岸矣。旋定议，仍在唐栖，其工程湖属公办。四十五年，添建砖墙板屋，遂归德清县承办，而以乌程县佐之。按：《德清续志》今尚属稿本，未梓行。见藏吾杭丁松生家。

王同曰：今仅存故址，屋宇墙垣已成过眼云烟矣。事属官办，修葺无费，焉能经久？微韩生江《续补志略》及《德清续志》，又谁能举其名耶？

纪衙署

水利通判厅 在城东北五十里唐栖镇。嘉靖三十五年，督抚胡宗宪、巡按御史周斯盛请于朝增设，主捕盗。南京通政司右通政郡人周诗为《记》。《万历杭州府志》。嘉靖四十年夏四月，移水利通判守塘栖。唐栖为仁和名镇，当水陆孔道，泉货凑集。西为五林港，并港而南，为总管堂。水派歧分，盗贼出没，往往昏夜行劫，过者患焉。于是督抚都御史胡宗宪、巡按御史周斯盛会请，增设府通判一员，治水利，主盗，驻扎塘栖，开署祈堂庵之东。隆庆三年八月，通判罗星以署在墟墓丛薄间，与民居悬隔，请诸当道移置西半里许，规制悉仍其故居。有宁止。《万历杭州府志》。

《唐栖镇添设水利通判厅记》：唐栖去会城五十里，而遥当水陆孔道，控带三郡，盖浙藩北一大门户也。萑苇之所丛丛，盗贼多有

往者。倭奴犯北关，出入唐栖，藉令此中有督盗专莅之。如今兹稍足掎其后，何至突驰如无人之境哉。曩时督抚胡公、巡按周公请增设水利行署，即命郡主盗者往，毋令盗得逞，所以闭奸敉蜮通行旅，而保藩篱之固者，诚便计也。其署故在镇下游墟墓丛薄间，与居民悬隔。主盗者岁间一至，即不能终夕舍去矣。唐栖故名镇，泉货丰衍，群盗日庶几一染指其中，其奈何令郡大夫去崇严，披荆棘而居也，其甚不称。先是滇南杨君绣、新安杨君旦、江阴薛君璠尝议徙廛间，皆中寝不行。已而毅峰罗大夫至，盖隆庆戊辰也。岁祲盗日起，督抚谷公知罗大夫才，则檄大夫专莅唐栖。大夫至唐栖，顾而喟曰："凡吾所以来，非盗是求乎！傥吾勤一切之便，坐而偷日，即民弗藉也，顾吾未有以勤耳。"于是明赏格，勒部伍，广侦探，盗闻风解去，相顾不敢犯。其明年，惠洽威驰，远近怀之。镇之乡进士沈君佩、光禄卓君明卿请大夫而徙焉。大夫曰"吾意也"，遂请诸当道者。当道许之，乃卜于故址西半里许，阻水负陆，翼带阛阓，广四十步，南北四倍其广。缭以崇墉，择日经始，令千百伍长各司厥工，度旧而规新，务以不烦。门堂室滔，悉仪其故。其东北偏，别构凡若干楹，则因地形且用羡材也。役始于隆庆三年八月十七日，其明年二月十五日役罢，其地故没入者，系吕姓之地。费凡若干两。往者盗公行江湖间，公私惴惴，忧兹大矣。向非罗大夫朝夕躬自督察，无宁居，几道路硬哉。吏四方者视官若蘧庐，又况其行部所在，岁什一而戾止者，其安肯为民树永久计，屑屑不惮烦也夫。罗大夫岂直谋其身，继自今踵，大夫至者，居有宁止，得展布其四体于以除民患，芟盗萌，即大夫之利泽此方，将与斯署并永矣。大夫佐郡多所建树，不书。书其关于行署者如此。罗大夫名星，楚之黄冈人。隆庆六月既望，赐同进士出身，中顺大夫、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使掌司

事、前太仆寺少卿、郡人周诗撰，仁和汤焕书，钱塘陶烈、沈万春勒。督工：典史郑价；乡宦胡心得、沈楠、吕需、沈哲、卓明卿、邵守俭、胡谦、吕铣、夏思仁、俞梅；举人沈佩、张昊、钟铣、丁守臣；监生郭亨甫、沈侨、沈偁、沈修、徐行可、卓宗茂；生员王椿、徐南乔、陈希曾、邵守身、姚汝楫、沈伟、张震、张丰、沈沦、沈廷诏、沈廷训、沈廷试、徐元明、周楩、沈正心、吕言、陆经、邵守心、王家言、朱希哲、朱希贤、范乾民、张允中、沈俅、范镗、邵观；吏员张楠、张大政、吕廉、吕蒙、周梓、宋节、徐汝文、俞榛、徐汝学、吉遇春、沈乾、沈山、俞露、丁涧；乡长吕复；乡老范江、姚兰、卓贤、陈天衢、张谟、吉贵、沈梁、范维、李纪；千百伍长沈松、沈廷玉、周应元、张鸾、姚坤、陆江、宋景贤、俞镗、孙铨、邵鼎、金溏、蒋华、周镗、石潮、姚仑楠、张亨、沈坤、沈秀、周松、沈贵、庞□、许武、朱钦、张杰；粮耆里长宋性茂、何□、范时、徐□、沈兰、沈旸、周铭元、明钦、陈希周、朱松格、朱汝忠。

《唐栖镇添设总捕水利厅题名记》：题名有纪内外，大小诸司莫不有之，其来旧矣。为此举者，非为侈美也。盖凡职掌所在，莫为之前，则无所于创；莫为之后，则无所于述。后来者虽欲稽考而无由，况其间制行少异，则观鉴顿殊，惟恐后之论今，亦由今之论昔，自不能不凛凛于心，厥系亦非小小者。此题名之所由起也。杭郡北七十里有镇，曰唐栖，盖三吴水陆交通之市，向来设官，故未有公署。嘉靖三十九年，始奉钦依添设府佐于兹镇，注选驻扎为总捕水利厅职列于杭。其实嘉之崇德、湖之德清，并杭之仁和，为所兼隶也。旧馆始创于镇东墦间，年久颓毁，且非其地。星筮仕莅镇，申明当道，迁建于镇中空间官地。诸颇如法，惟此缺典，是以忘其不肖，僭为补之，以俟后之君子云。隆庆五年，岁在辛未季冬吉旦。黄冈罗星撰。通判杨绣，云南晋宁县人，升四川达州知州。杨旦，

直隶休宁县人。薛璠，直隶江宁县人。罗星，湖广黄冈县人，升云南阿迷州知州。赖守忠，江西丰城县人。王良用，江西吉水县人，升广西上思州知州。张弘毅，广东东莞县人，戊辰进士，升福建建宁府同知。高自冶，山西太原右卫人，辛未进士。

陈善曰：添设主盗，非冗官病民也。唐栖为郡城东北巨镇，地当二县之交，盗之泽处者，皆渊薮焉。故莅以郡倅宿，以游兵居常，诘盗安民。有急则桨率舟师抗其凶锋，其所以保障会城者，不已壮乎。呜呼！随会之风不易得矣。去奢崇俭，恤农劝学，无开利孔以为盗媒，皆为吏者所当知也。后之君子其图之。

曹菽园曰：水利行署在唐栖大河之北、梅家兜之左侧。国初廨宇犹完整，而官则例驻会城，不复行部也久矣，或暂到查点保甲耳。今则鞠为茂草，碑石扑地。余暇日过之，扪录碑文，已漫漶不可读。仅老树一株、枯井一口而已。通判署址于康熙五十七年，为德清县监生蔡旭冒佃为业，伐树运石以为利，栖里士民曹朝栋、卓惕能等叠控上台，始归完焉。乾隆辛未，于故址建昭恩碑亭。

吉英逢曰：余家对岸为添设府署故址。署屋久毁，尚存柏树十株、罗汉松一株。虬枝翠干望衡即是，自有知识至今数十年矣。近忽为冒佃者伐树捆载而去，里人不能禁，为之惊悼者数日，感而赋此：塘上沿河河畔店，超山真而障不见。北岸废署有遗踪，松柏成行我对面。昂藏夭矫岁寒姿，拔地参天何挺健。朝日初出映红云，晚霞暮落拖锦练。春花偏从根畔妍，冬雪每添顶上艳。倚笻出门谁与言，对此婆娑不倦厌。敢言五柳似陶潜，去似四松蒙杜眷。闾阎兴废本泡影，岂以此树亦露电。突地忽来夫已氏，欺弄长官曰承佃。呼俦啸侣数十人，大肆砍伐逞利便。故老徒闻嗟叹声，坐看剪锯绳贯穿。我亦无计可挽留，洒泣敢以诗作唁。从来松柏多千年，

深山穷谷贵自敛。托根非地落人间,沧桑转瞬朝市变。贪夫嗜利遑顾他,不畏人言与天谴。龙鳞马鬣成云烟,平旷荒芜地一片。先人敝庐近市寰,决计入山不可恋。从今两目何所寄,闭户俯首泪如霰。

下塘寨 《栖里景物略》:伍林港,宋时有下塘寨。

巡检司 康熙《德清县志》:明洪武初,改下塘寨为巡检司,公厅三间,廊房二间,厨房一间,监房二司门一间,今已议革。久圮。

按:康熙《德清县志》曰:向有上塘巡检,在唐栖大善寺之西,常平仓之侧。一在十六都下塘,俱于明奉裁。据《德清志》所云,则下塘巡检之外,又有上塘巡检矣。又《通志》云:下塘巡检司在青坡村。又云:洪武中,原设下塘。隆庆三年,奉有明文以伍林港口冲要,盐盗出没,因改徙焉。张半庵曰:《府志》载巡检署在伍林港口者,其初置之始也。《通志》载巡检司署在青坡村者,在今大善寺之西,移置时日不可考也。总之,书缺有间,姑志之以存旧迹云尔。至水利通判,亦复早裁,其年分亦不可考。就今日论之,则例设唐栖巡检司一员,驻防武弁一员。巡检属仁和县,武弁属水师云。周兆谦曰:明初栖未成镇,止称下塘,其巡检司署在青坡村者,即制库桥一带。迨隆庆三年,栖镇民稠,因添设水利通判署于镇中,与大善寺侧之巡检司署相近,因移巡检于伍林港,分防险要,理或然也。大善寺之故址,崇祯间承佃寺内,而伍林之废基形迹犹存,则《通志》之说近足,而《府志》之说疑误。

唐栖巡检司署 在栖镇仓桥。乾隆初,浙闽总督赫题设。乾隆四年五月间,建署大门三间。左为工兵班房,右为书吏房,中为门道。正堂三间。前为甬道,堂后穿堂一间,平屋三间。为内宅厨房一所。

按：署址为明季社仓官地，久废。居民承佃侵占，仅存此基。

国朝乾隆初，设立经制，始建衙署，经始于乾隆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六月十二丁亥日未刻上梁，八月十八日告竣。咸丰庚申兵毁，请赀建复。

驻防厅　素无廨宇。协镇水师拨兵舟次自北关至镇，沿河巡哨，是曰水兵队。

国初土氛未靖，水兵不支弹压。里中绅士吁请上宪，饬水师调拨弁员兵丁，驻扎唐栖。千把总正副两员，历十月更调。而例无衙署，借寓广济庵僧舍。日久颓圮，无款修葺。每莅此者，一至而已。乾隆戊辰以来，连岁荒歉，宵小成群，白昼魍魉。驻防姚焕章莅此，昼夜梭巡，窃盗远遁。而栖止舟次，久驻为难，里人感之，踊跃捐赀，为葺室宇，于是驻防亦有衙署矣。

按：咸丰庚申兵燹，尽毁无存。今任此者，借寓仓桥之大佛寺。

旭堂吴世昌撰《重修驻防公署记》：栖镇隶仕邑，当南北舟车往来要冲，守汛不可无官，驻防所由设也。其署在广济院后，历年既久，屋破垣颓，不蔽风雨。乾隆丙子秋，云间姚君炳恒来驻兹土，性廉而职勤，讯察匪类，有犯必惩。向之足为民害者，皆避迹远去。里人德之，爰集费鸠工，新其廨宇。圮者整，朽者固，未及匝月，视昔顿为改观，孰强之使然者，良以莅任者之贤，故能致诸君鼓舞而共襄斯举也。既竣事，王子承斋属余为之记，列诸轩楹志美也，亦足以见夫实心之感乎，其神速有如此者。

纪仓储

仁和预备仓　明洪武二十四年建。岁久倾颓。永乐三年，知县彭奎重建四仓。东仓在城东北临平镇，南仓在城北郭石灰场，西

仓在城西北仲墅，北仓在城北唐栖镇。《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成化间，西仓先废。久之，东、北二仓又废，惟南仓独存。《邑志》预备仓有二：一属仁和，在镇之南，奉真道院之右；一属德清，在镇之北大善寺之左。俱万历初重建。《栖水文乘》。

张半庵曰：德清之仓，不及一见，唯存其迹，俗呼为相官场，在义冢之西者是也。而仁和之仓，堂隍岿然，廒廨鳞列，榱楔伟峙，墙垣周绕。按其基地，系藉没沈、姚二姓民产，共有四亩余。初署曰“预备”。天启年间，署为巡检司后，一仓明季犹存。鼎革之后，日就倾圮，今则瓦砾荒芜，竟成柘陌桑阡矣。惟右首一桥，朱阑石磴犹存，故名称曰仓桥。武林俞璈伯常游于此，喜其云山烟树，一望清幽，命名为苍水桥。而俗仍称之曰仓桥。

曹菽园曰：预备仓始名老人仓。明初，令天下州县乡都各里置仓，择耆老一人主之，故名。正统间，户部奏遣郎中刘广冲巡行两浙，劝立预备，遂改老人仓为预备仓。其属仁和，在奉真观右者，久虽圮废，遗址犹存。康熙年间，为卓氏承佃，金氏继之。墙垣砖石，悉毁无遗。今半为本观菜圃，半为居民牛屋，仅遗数弓瓦砾废址。乾隆四年间，创造巡检司衙署焉，而仓廒遗迹无一存矣。其属德清，在大善寺左者，仓基原系本寺禅堂旧址，官买改建。继因仓法不行，年久倾颓。明崇祯年间，地方捐赀纳还官价银四十两，基地仍归本寺，给帖人赋，为民业。

沈朝焕《题栖水父老助义仓册》：书河渠，志沟泄，则史白之为烈。然其以庇地脉而疏泄之，毋令春而凶败，夏而宛喝，秋而湫阏，以爽坤之贞，而佚坎之利，其所从来矣。天下虽大，犹之一乡。唐西雄于镇，水环之。其北亘者泽，苕源以包络，而中所盘蛇蕴积为市廛，所沤结而商帆旅舶。所凭栏焉者，实皋鹤之流酾播人之规方

度表。其西，汇圣堂一面者，则市水之汪也。水之通塞，占市利害甚大，故有仓水上凿严小渠以通，久之没于豪。顷者藩大夫循例欲复，故拘豪得之，而寻以计脱。里诸生徐奉其父以市傍町畦地，与仓密比愿输焉。官司义之，敕豪代偿直，而豪故齮齕益甚，乃市人无不义徐生也。余间往踏其地，则耆老牵裾曰：毋宁一青衿之为义，而安用我羞怯耆为。荐绅之族曰：此才子弟，吾助之施。其衿佩者曰：徐生首之，而我与若尾之，无令为义不卒。即偿不中赀，而罔不义形于色矣。余叹曰：是民耳，一人也。愿划肤以保全生民，一人也。渔穴其籍而豺据焉，则民之所以分也。因述其事于册首，以诏仁暴之路。张有道《题栖水助义仓》诗：水上连廒南北殊，残黎粒食此中需。百年保义浑无事，知是神皇励政图。

纪塘堤

唐栖塘岸　虽与筑堤防水者有异，而地当冲要，舟行牵纤，陆行便舆，以塘为大途焉。古无塘字，唐为本字，《诗》“中堂”作“中唐”，《传》云：堂，途也。《尔雅》云：庙中路，谓之唐。则唐实有途义，有路义。唐栖之唐，其犹路乎！今考其原起曰：元至正末，张自诚以旧河窄狭，复自五林港开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阔二十余丈，遂成大河。地有三里漾，十二里漾，风波唐突，无塘遮护，为盗贼渊薮。正统七年，通判易轵条上利害，巡抚侍郎周忱便宜措置，自北新桥起，迤北而东，至崇德县界，即今石门修筑岸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丈四尺，桥七十二座，水陆并行，便于漕饷，今名下塘。《西湖游览志余》。始塘在西岸，大理卿夏时正以三里漾水阔，有风涛之险，乃倡议改筑于东，往来者称便。久之塘圮。康熙十年，邑人施国元请于当事总督刘公、巡抚范公主其事，远近仕宦商贾多助修焉。起东敌

楼至唐栖，延袤四十五里。《仁和县志》。康熙甲子丁亥，恭遇圣祖仁皇帝六次南巡，节加修固。乾隆辛未，圣祖纯皇帝鸾辂频临，所有桥梁塘工悉出内帑，修筑一新，商民尤利赖焉。《栖里景物略》。咸丰间，粤匪陷金陵，杭郡戒严，当局者筑垒于伍林头，拆塘石为之，而塘遂圮。同治初年，省城收复，节次略加修葺，远不如前矣。

《重修唐栖官塘引》：武林北郭直接长流，迤逦而东，堤塘百余里，轮蹄车马，日交错于道，非特陆者称便，即舟航奔涉，无苦石尤，抑均利焉。年久圮废。寒风褰裳，踯躅艰难，心伤行路。或有横杠束木为旦夕之计，不可经久。衲子圣道任募修，举志复旧观。卓太史嘉其意，以语余。余曰：此吾儒施济近取之一端，缁氏慈航之现果。太史始之，吾党同声，当不介而集，康衢指顾工成矣。是为序。时顺治辛卯仲春之闰，闽藩臬长三韩佟国器谨题。

《唐栖修堤募引》：唐栖，盖吴越经路要道也。外利舟楫，内溉田场，东南财赋胥于是赖焉。旧筑堤御水患，岁久浸圮，议者忧之。顷者圣道上人发大宏愿，募众修复，真具宝筏登人彼岸者。而太史卓公随现宰官身，首倡是举，展白云之孝思，作维桑之保障，甚盛事也。余常读《月令》，三月中气后五日，制令道达沟洫此其时与！今桃花水涨，斋祷初晴，匏子负薪之劳，余重伤之。延世竹石之填，众无意乎！知道公之心，而踵太史之武者，当不乏人。拭目落成，都人士歌曰：此卓公之赐也。岂不与明圣湖苏公堤千秋辉映也哉？昔文忠公与佛印长老参四大本无辄，留玉带以镇山门，今士史与道公何以异是。余即不文，愿载笔从之，以代大千利涉之碑。杭州理刑无棣袁浴题。

《募修武林官塘疏》：窃以辙环阻处，圣人尚尔。迷津接引通时，佛子即登彼岸。除是弱水，难容舟楫，其余坦道，必借经营。自

古名贤，每思博济。苏长公筑堤一带，仅成桃李之观；李邺侯浚井六区，遂获水泉之溉。况兹官路，尤利大川。由栖镇溯武林地也，将五十里。自晨晖抵薄暮，行者几千万人。积久或隳，于今更圮。或被春波汩没，或逢秋潦淋漓。百丈牵来，长恨泥途数尺；三朝如故，翻疑滟澦连堆。爰遇圣道禅师，广集恒河功德。倘现宰官身而说法，便如新筑沙堤；若通愚公术而移山，即渐缩完地脉。功非不日，舍总随缘。塘在武林，所求者不止武林，诸巨室人人可号檀施；修当辛卯，所利者何论辛卯，一年间世世皆欣坦荡，盖梁之成也，必待天根始见；道之治也，何须辰角初明。应生欢喜心，各具勇猛力。万安渡口，至今犹诵君谟；七里山塘，在昔惟传居易。师乎似象王渡蚁子，彝等岂精卫塞鲸波。铢积可至斗量，惟愿山门留玉带；寸累何难亿计，非同马埒用金铺。敢告同人，用成胜举。顺治八年孟春望日，秘书院编修卓彝撰。

纪风俗

唐栖风俗，与会垣不甚异也。胡元敬《耋朽遗言》，有“栖溪风土记”一条。今去元敬先生时又三百年，习俗递变已非昔日，元敬先生所云“将来作何究竟者”，由今上溯，元敬所言尚属古风也。《记》曰：镇去武林关四十五里，长河之水一环汇焉。东至崇德五十四里，俱一水直达，而镇居其中。官舫运艘商旅之舶，日夜联络不绝，矻然巨镇也。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凑，望之莫不称为财赋之地，即上官亦以岩镇目之。然世风日奢，人心日恣，上近于杭，而下通嘉苏，且多经商南都，目惯侈丽繁华之习，不觉幻而变焉。其酣秾鲜者，固极其丰腆，而征歌串戏，日为豪举；其清素者，亦啜佳茗，爇名香，或谈禅，或赓

和，作种种雅事，文学之风亦觉胜前数倍矣，视他镇如有不及矣。然以余幼时观之，亦不待三十年，而风气为一变。今觉已极，不审将来作何究竟耳。余之前辈，谢世已尽，即此肩上下者，日渐凋丧。虑后世之欲访古者，无所考证，是以乘桑榆末光，聊纪昔日获闻于古老者，概使后辈知世变之若此，而知所警惕焉。

唐栖逢元宵颇盛，沈士鑛尝有《和徐埜君元宵蹈灯西里》诗曰："兹会元宵夕，群游不夜天。画灯娇步影，春烛粲流烟。竹马更新主，星桥忆旧年。太平终日望，惭愧鼓钟前。"可见国初承平熙皞气象。今经咸丰辛酉兵燹之后，无此盛举矣。惟清明节之龙舟，俗名方船以祈蚕故，各乡竞巧争胜，至今不衰。水际龙舟岸滨彩会，俗所称水南会是也。盖水南后土以及中陵、南陵、东陵、西陵、北陵，各出神会，举国若狂。昔有青坡生朱玮，曾记其事，以为诞妄渎神，然事属祈年以粉饰太平，亦盛时之所不禁也。国初时，沈士鑛《清明日观舟河上》诗曰："佳节人心合，晴光喜百川。凫飞春水上，鱼贯落花前。士女矜袨服，歌吹闹画船。去年怀此日，回首觉凄然。"道光时，钱唐张仲甫有《唐栖观水工，用草窗韵》曰："箫鼓塘栖路。竞彩船，游女细翠如织。水面楼台转，秋千几队。渚边林隙，笑语篷窗隔。更柳外倚阑听笛。荡短桡，舞凤飞龙围遍，画桥春色。绮陌蘅芜云碧。闹村社迎神，金盖珠勒不见惊鸿，但芳洲草满绿波，烟幕时节。过寒食，正客舫孤灯清寂。欲忆罗袜盈盈，待抛怎得。"光绪年，俞曲园《唐栖水嬉曲》曰："栖溪春水明如镜，岁岁水嬉今岁盛。花果欣逢比户丰，村农早鼓先期兴。先期童稚习歌讴，土谷祠边众聚谋。拜杀荆刘看曲本，拜杀荆刘为元曲四大家，见朱竹垞《静志居诗话》。旂盔杂把制行头。戏具分旗盔杂把四箱，见李斗《扬州画舫录》。画舫彩帜风中飐，两两相继成巨舰。百宝庄严贯月槎，万花绚烂移春槛。一

时箫鼓闹如雷，齐向长桥河下来。后舞前歌花世界，东船西舫蜃楼台。楼里歌舞来相续，小与酬劳殊太薄。片片蜂糖小甑糕，条条凤蜡双行烛。是日，诸船咸向余舟演剧一出，犒以糕饵及灯烛。烛龙入夜更蜿蜒，灯火高高下下悬。竟可地名星宿海，错疑身到焰摩天。清明时节沿成例，点缀升平殊有意。巧借隋宫水饰图，别翻唐代梨园戏。我偶轻舟到此维，翁孙四代共扶持。水嬉亭畔聊随兴，不是风流杜牧之。”

纪物产

唐栖物产与会垣同，《郡志》详矣。其有为唐栖专产，而他处不及者纪之，以见生植之美。唐栖田少，遍地宜桑，春夏间一片绿云，几无隙地。剪声梯影，无村不然。出丝之多，甲于一邑，为生植大宗。而土性又宜果，若枇杷、蜜橘、桃、梅、甘蔗最著也。培植极工，旁无杂树，一亩之地，值可百金。枇杷有红白二种，白为上，红次之。红者核大肉薄，甜而不鲜；白者核细肉腴，甜而鲜美。俗名白沙，又名洞庭白，种出洞庭。四五月时，金弹累累，各村皆是，筠筐千百，远贩苏沪，岭南荔支无以过之矣。周天度《丁山湖》诗：“划船双桨似蜻蜓，曲渚回汀互渺冥。别有好山遮一角，树阴浓罩枇杷青。”自注云：“盘洋以东多果树，惟枇杷冬夏不凋。”姚宝田湘《鄞水土物咏枇杷》诗曰：“蜡家好兄弟，白者人称良。珍逾白玉白，胜他黄金黄。子重堕枝头，山雨声浪浪。”橘则有金钱、佛肚脐等名。谭吉璁《鸳鸯湖棹歌》曰：“秋来蜜橘自塘栖，露冷微霜乌夜啼。担至南亭香未改，胜传柑子凤楼西。”杭州塘西与石门接壤，产蜜橘。粗皮而小，无核味甘。杨汝楩《颂唐栖蜜橘》诗曰：“衢州红熟皮嫌厚，闽县黄柑味欠鲜。何似唐栖霜后橘，佛脐藏蜜剖金钱。”镇产蜜橘，名佛肚脐、金钱者，最佳。卓九如《咏

橘林霜饱》诗曰："九月清霜逗满林，挨过小雪嫩黄深。栖溪较比荆溪好，手摘如钱万颗金。"张介山《颂唐栖蜜橘》诗曰："唐栖著蜜橘，金钱不登市。卖者皆穿心。天生无一核，不用学钻李。其中亦二种，一种薄于纸。内外材俱好，佛肚脐而已。癞皮又一种。佛肚脐、癞皮，皆金钱名。皮厚味更旨。譬如盛德人，形骸土木似。我之所取者，在彼不在此。十年才硕果，一年冻便死。著草当著裘，爱护过儿子。十月霜尚清，趁绿即采矣。越期明岁稀，人家借生理。上口虽小甘，其实酸沁齿。浅黄色黯淡，关键只辨此。若要树上红，至黄有一两层红亮宝色。小雪为定轨。还须逾三日，树下亲估视。剪刀响飕飕，绿衣而黄褪。定留带叶者为验，预采者不能有。两树独甘鲜，丁山坞唐氏。岭南夥荔支，艳称陈家紫。余尝戏拟评，虽戏有至理。蜜既中边甜，唐复糖霜美。那敢成担论，仅可以斤拟。格物几富翁，派买船排比。封识谨盖藏，窃啖防仆婢。不屑钻权幸，储博良友喜。君真知味人，包裹托双鲤。留半赠诗翁，烦君报云耳。未待噀香雾，涎流口先哆。"姚宝田《鄞水土物咏·蜜橘》曰："一点铸秋烟，离离绽朱实。中有岁寒心，隽味夺崖蜜。无核不须怀，拜赐长者席。"梅、李则独山、超山、蟠杨、横里为盛。梅有青红二种，青者蜜饯，红者入药，苏商收买，每就其地大开园场。姚宝田《栖水土物咏·青梅》曰："绿叶已成阴，枝头孕梅子。浸以昔昔盐，余酸溅人齿。妙技缕成丝，相思亦如此。"甘蔗本仁和土贡，种于田，曰蔗田。姚宝田《鄞水土物咏·甘蔗》曰："小林贡甘蔗，记之潜氏书。登场舞竿木，到老味有余。似此坚多节，异哉心未虚。"盖虽出于小林，而唐栖各乡种者尤多也。若夫菱藕之属，于唐栖水乡尤宜。周天度诗曰："泥桥低跨下塘东，浴鹭眠鸥处处同。输与吴船来往熟，轻帆占断藕花风。"自注云："谢村北接横泾，藕田弥望。"梁玉绳舟过唐栖，见采菱者甚众，作《采

菱曲》曰："相将采菱去，棹入菱塘深。妾如菱角常愁老，郎如菱叶任浮沉。相将采菱去，相唤隔船应。妾家便住菱塘侧，与郎同吃折腰菱。"又有物经制造而成为唐栖美品者，则又有藕粉、烘青豆、糖色与姚氏之痧药。藕粉者，屑藕汁为之。他处多伪参，真膺各半，惟唐栖三家村业此者，以藕贱不必假他物为之也。姚宝田《鄞水土物咏·藕粉》曰："雪藕滴珠液，甘芳和心脾。前身玉人臂，滑腻如凝脂。一歌玲珑曲，再歌白雪词。"痧药虽非物产，而声驰宇内。先有庞彝芳者，本非医流，偶得异授治痧气方，名曰紫金锭。彝遵法修合，模范精巧，凡触不正之气，胶肠腹痛、呕吐眩闷欲绝者，灌以厘许即苏，诚金丹也。后之姚氏、孟氏、胡氏并得其传，而姚、孟修合尤精细入神。更制圭黍细粒，宛似紫金，尤称神效。远近商贾以及海外无不珍佩于身，为栖水著名之品。然近日只知有姚致和，而孟氏、胡氏无闻焉，庞彝芳更无论矣。姚家又有糖色，卓九如《北墅槎香》诗曰："姚家饪饤巧能松，香雾霏霏扑面浓。糖拌日烘排岸北，最先尝得是游蜂。"何姚氏之善贾也。

琴溪有《栖溪风味十二咏》，盖仿《东郊土物诗》之意而不及用物，故曰风味也。《序》曰：西风九月，正触秋怀。流水三分，难寻乡梦。临漪寄咏，即景言情。偶忆张晴崖刺史《寄高画岑》诗云"溪菱渐老蒌蒿碧，簖蟹初肥蜜橘红"之句，觉家乡风味尽现笔端，因逐物命题，检秋冬土宜，足之成十二咏。《簖蟹》曰："平湖插簖持螯晨，舍傍渔庄兴味真。编竹截流行郭索，牵蒲和雨缚轮囷。一灯秋水草泥滑，九月溪霜畦稻新。正是清馋频斫雪，西风何必忆鲈莼。"《笼虾》曰："羡煞栖溪秋水澄，笼虾编竹几层层。扁舟放去芦三尺，凉夜挥来月半棱。市早却宜沿岸卖，食鲜共喜执筐承。磔须佐酒须姜醋，可让持螯风味曾。"《橘蜜》曰："西山湖畔厥包荣，味溢琼浆

橘著名。色嫩如金迷径鞠，实甜如蜜忆江萍。漫言仙叟棋谈罢，都羡蜂王花酿成。惟有蔗竿堪比拟，弥甘佳境析朝酲。”《茶菊》曰：“处士餐英秀色催，龙团初煮菊花开。东篱逸兴松风沸，北苑清腴玉露堆。扫雪每教红袖试，烹泉何待白衣来。从兹陆羽搜佳品，须问樊川冒雨栽。”《烘豆》曰：“莫笑冬烘老圃俦，豆棚骚屑话深秋。匀圆剥出纤纤手，新嫩淘来瑟瑟流。活火焙干青玉脆，盈瓶赠到绿珠投。堆盘正好消寒夜，细嚼诗情一种幽。”《熟菱》曰：“新雨前溪漾老菱，移船采得满鱼罾。紫苞青刺时初熟，活水清泉气自蒸。脱壳应嫌露圭角，堆盘岂待削觚棱。携来上座供咀嚼，遥忆长安酒价增。”《蒸谷》曰：“田家获稻尽腰镰，嘉谷登场气象恬。蒸爰浮浮资汲饔，曝看栗栗向晴檐。香升翠釜如炊玉，色映银匙胜积盐。漫说红莲芳颖异，加餐妇子喜新尖。”《窖蔗》曰：“甘蔗声价待春融，旨蓄绸缪土窖崇。佳境入深泥数尺，舞竿踏晦地三弓。穴空智等搬蘸鼠，藏谨情如坏户虫。转眼惊雷齐发卖，糖霜品味有无同。”《煨芋》曰：“榾柮欣煨笑语温，芋魁风味又初添。拳擎茅舍新灰火，香溢田家老瓦盆。曝背南檐村酿熟，围炉冬夜雪花翻。消寒正好资吟咏，饱暖余情写故园。”《风菜》曰：“连畦撷秀菜登场，风戾家家堇户忙。和月挑来盈担压，带霜悬去一绳长。索绹檐下根荄足，旨蓄冬初瓦瓮香。三月无盐愁玉局，清羹自笑压疏狂。”《冻腐》曰：“石槽滴乳玉无瑕，一冻冰凝腐可夸。色相融金披绉縠，清癯嚼蜡味梅花。霜桥小市冲寒买，月店横塘和酒赊。冷淡家风宜我辈，嘉名也可以儒加。”《醉鱼》曰：“腊重青鱼家酿熟，丁湖风味擅江乡。漫呼宋嫂调羹供，却称陶潜和酒尝。入瓮作鳞教骨醉，开坛去乙沁心香。何当千里思鱼脍，曲蘖沉酣趣兴长。”

纪保甲据《栖乘类编》所载旧制

东自东石塘、汪家兜、沙墩，至里仕桥北堍，过东到东茶亭止，曰东保。

西自广济庵复里牛滩、花园坟、彭家桥、余桥、官塘过西，直至西茶亭止，为西保。

中自桥锁弄东，复里吉家兜、仓桥、圣堂角、永思桥北、小河、市西街，由西市角大塘长桥止，为中保。

南自市南、市心、月波桥、胡家桥、西小河、八字桥、赵家兜、东小河，北至花园桥止，为南保。

北自里仁桥西起，期堂庵、新桥内外直至昭恩碑亭，俗名添设府，系明设通判署址止。为北保。按今日大吏力行保甲，唐栖亦然。得此可知要领，而惜乎各乡无之。

纪文社

栖溪讲舍　在东小河冯家弄内，为且适园之遗址。《栖溪讲舍记》：全椒薛慰农观察守杭日，尝于会城之东，改沈庵为东城讲舍，裨杭州府仁和、钱塘二县轮月课士。而仁和所辖之唐栖士子，亦与课焉。然相距五十里，负笈至者恒少。余下车之明年，唐栖士人请以镇东人官之冯庵，改栖溪讲舍，并议立规条，筹经费，呈请于余。余以地方善举，而董其事者皆正士也，许其请，并为之详大宪，立案出示，以垂久远。经费不敷，复捐廉以助之。诣其地，率士子行释奠礼，定月之初八日官课、二十三日师课以为率。余维唐栖当前明时，若邵康僖、钟忠惠、丁方伯西轩、沈御史让亭、胡中丞元静，皆以政事经济鸣于时。入国朝，而徐勿箴、沈端恪之理学，蔚为传人；其三世以明经称者，复有卓氏之传经堂。流风余韵，至今不衰，故读

书之士较胜他镇，特科甲之盛，微不古若耳。然则讲舍之设，乌可已哉？夫士为四民之首，培士风，端民俗，守令之责也。有此讲舍，安知数十年后无政事经济明经乐道其人哉？科甲云乎哉！而栖溪讲舍之设，洵足与东城讲舍同垂经久矣。其由冯庵改讲舍之颠末，及屋庐地亩，例得由监院事者志之于碑阴，以告后来者。是为记。光绪十五年□月□日，知仁和县事高积勋撰。

按：讲舍之设，始于光绪戊子。议立之初，镇之士绅王金简、徐琮、夏同声、张鋆。而襄赞其事者，乃驻防侯天祐也。所惜经费不足，扩充之举，尚有待于后之君子。

义塾　在水南庙左，附设留婴堂内。光绪九年，里绅朱学勤请于大吏，由唐栖厘局善后，靠厘项下，每年拨给洋二百元，为义塾之费。议定塾生额十二名，每年延师惰膳洋百元；各生中膳及书纸笔墨洋百元。如不敷，由留婴堂津贴，以同治十年正月为始，附留婴堂造折报销。

纪恤政

古留婴所　在水南庙后西河埭康家桥。乾隆十六年冬，钱殷尚等捐赀购张氏地创建，雇媪育婴，因力不继，暂存抚养，即转送他处，故曰“留婴”。嗣以无恒产可支，不数年终止。《栖水文乘》。今已倾圮。《续补志略》。

新建留婴公所　在水南庙东十一都八图。道光十三年，由贡生朱以泰，监生劳观源、劳中源，生员沈秉均、高问渠珊林等出赀劝捐筹办，购建屋宇，置产生息，为雇媪工馈，由县通详立案。《续补志略》。兵燹后，同治九年，里绅、宗人府府丞朱学勤以经费支绌，请于大吏，在本镇厘局善后靠厘项下，岁拨洋四百元，添作经费。议定

堂内留养一名，余则寄养，给以工食。又添设博陆接婴处一所，由本镇绅士具领，分别应用，并协同唐栖巡检司开折报县核销。

舍棺会　栖水向有此会。起于康熙四十八年。东里宋君承谟历办五十余载，而西里亦仿行之，加扩充焉。近则久无此举。乐善之士，踵而行之，一遇饥馑荐臻，时疫流行，不至荐卷裸埋，是所望也。

放生会　明弘正间，沈存济倡放生会，请官禁约。丁西轩方伯、邵康僖太仆、卓月波光禄相继辅之，胡休复庶常、卓去病铨部复请于邑侯周，设放生社于资庆院。迨康熙初，则绿野庵、三元宫、大悲庵、如意庵民皆各有放生社。举行多年后亦辍，止存大悲庵侧放生池名而已。

卓尔康《放生社碑记》节略：唐栖为杭下乡，当孔道。初郡人受刘公仁覆恩，将报政，开西湖德生社，祝之下乡之郡。有心者亦欲立社放生，以祝公焉。公莅三载，总九邑，端居平政，露冕行春，农琐褐氓登诸席间，猾胥黠吏如行冰上。一切待士驭人，布馨除慝，俱有仁心。乃公救人一念出于至诚。当岁凶，公首捐清橐，易米振饥，乘笋舆逐户劝施。龠合必准，黎槁必察，使无蕴年匿财之弊。用王元建、李仲休议，立寄儿厂，置领媪收道途弃儿，日给米三溢。数月育逾千人，公之生民于荒政更著。唐栖支流也，盗贼纵横，昨岁冬春，公密捕无遗种，尽法勿贷。此辈谓乘时起可得志，向非公蚤谋治之，此地几殆。公以杀护生，性智平等，尤吾乡所欲私得祝公兹土，以为劝也。诸有心者乃于佛成道日，与公诞辰，易所渔猎而置于庭，香花供焉，咒呗宣焉，举而祝之。上飞天，下戾渊，有意之鱼，能言之鸟，横行之蟹，时卷之螺，顺逆同归，飞泳各适。公心油油然，群生跃跃然，鸟兽禽鱼熙熙然，否慝消而怡愉满，不称吉祥

善事哉！钱谦益《放生说》:唐宋之世,天下始有放生池。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颜鲁国文忠公为之碑。宋天禧中,王钦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为人主祈福。苏文忠公谓“西湖不可废者五”,此其首也。唐宋之置放生池,吾所谓家人之细事也。王钦若之请,则宦官宫妾之爱其君也。然而颜、苏两文忠,拱手赞叹如恐不及者,何也?尊王制,因末法,导扬人主之仁心仁闻,而劝诱天下以恶杀,此仁人君子之所有事也。唐用阉人杀天下,宋用新法杀天下,屏弃两文忠于外,生民日就汤火而祈福于一鱼一鸟,其放生戒杀不已隘乎!君子亦为之一喟而已矣。唐栖张子羽斥翠紫湖为放生池,建流水长者阁于池中,延秘密严公主其事,其友张秀初、沈□□共为唱导。或难之曰:“栖水去杭城五十里,西湖故放生池也,何必改作?”曰:子不见夫官府之库藏乎!勾稽会计密于秋荼,今又重之以严旨峻法,然贪官污吏穿穴而干没者,不可胜诛也。富家翁媪,囊金椟帛,手自扃镝,中夜取火而视之,不遇胠箧、探囊发匮之徒,则其亡失者鲜矣。物公则玩,法久则渝,西湖之放生,官府之库藏也;栖水之放生,翁媪之囊椟也。何必西湖之是,而栖水之非。颜之碑曰:环海为池,周天布泽。动植仁值,飞沉受获。苏文忠之奏曰: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皆西北稽首曰:仰祝千万岁寿。栖水之为斯,善学两文忠已矣。衡公自栖水来,叙诸君建置之意,属余缀一言。余拱手赞叹曰:斯所谓上善人俱会一处,得厕名其间,幸矣。是为说以广之。徐士俊《放生池募引》:窃以动物尽含灵,何论水族;仁慈能遍爱,且脱火坑。西湖千顷,久著生生之天;下里一区,尚少洋洋之地。欣逢长者,为善同之,不惜锱铢,纵其游泳。江边渔贩,惊闻念佛之声;渡口龟回,竟兆封侯之印。鲤能乘化,堪随尺木升云;螺岂无知,会捧金经出水。

伫望稍分涸润，庶几广被恩波。放生而得长生，果报昭昭不爽；受福必先求福，祯祥隐隐能符。是在实心，勿嫌饶舌。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给《放生禁约》：杭州府为公吁恳恩给示，禁止渔捕，以全放生事。据仁和县唐栖镇绅衿乡耆徐濒、沈武音、吕翼凤、卓龄德、丁悦、陈旦、郑汉九、丁云骧、许行一、陆文西等连名呈称，唐栖运河一带，直西自资庆桥至东茶亭，约有里许，向为一镇放生之所，永禁一切渔捕。历为善果，屡蒙宪示严饬。但日久渐弛，每见露网星扳，则放生之地反成鱼狱。公吁恩赐钧示，严行禁止，倘有不法强徒故违□□，着驻防汛官协同保甲拿解等情到府。据此，合行饬禁。为此，仰唐栖镇驻防及绅士乡耆人等知悉。嗣后敢有不法棍徒偷捉界内放生河鱼者，许即协拿究解本府，以凭惩治不贷，特示。

新安义所　在大善寺西，为新安人厝棺之会馆。前厅屋五间，中堂曰“敬止”，供奉关帝岁时祭祀，并集同乡散胙饮福，以联梓谊。后建平屋二十余间，为殡舍，缭以围墙。新安人旅居病故，一时未能扶柩回籍者，皆暂厝焉。若厝久无主舁归者，并买南山冢地，先期布告，择日埋葬，以免暴露。有堂屋以联乡情，有殡舍以蔽风雨，有义葬以安旅魂，洵善举也。《栖乘类编》。

唐栖志卷十九

诗纪

骚人过客，触景徘徊。船唇马背，北往南来。维我唐栖，实为孔道。譬彼辎轩，其风肆好。作诗纪。泛咏唐栖者录此，余则诠叙各门，概不阑入。

五言

西水送女

许光祚灵长

西水大道傍，野航舣屋下。幼女方合婚，仓皇去亲舍。牵衣问不休，骨肉胡飘瓦。生女不生男，衰年送远嫁。呱呱怀中儿，亦解叙情话。行人咸慨慷，何事能劝驾。挥泪未转盼，天尽一帆挂。

同西水诸子偶饮

张丹祖望

日落景已夕，秉烛此遨游。开筵清沼上，列座俱名流。雕盘陈庶味，杯酒递相酬。虽无丝竹音，谈笑良有由。霜木明高轩，阴云渐已收。予怀适不乐，仰视河汉流。鸿雁翔沙际，哀鸣自匹俦。玄发倏改素，盛时安可留。良会不易逢，胡以叙绸缪。愿言谛交谊，

金石协所求。

同张祖望、沈声令塘栖晚眺

沈谦去矜

栖上殊佳胜，招携复两君。旧游堪此续，名迹讵空闻。水近孤城合，天围越垒分。马山全隐树，龙庙不离云。市晚舟俱集，溪寒酒未醺。三年成契阔，百里见殷勤。园橘时方荐，沙鸥□亦群。浩歌高兴发，新月对斜醺。

塘栖道中

孙尔准平叔

青山淡晴姿，桃花如远烧。窈窕望不极，流光媚初照。压平新涨阔，百里无奔峭。桑畴闲菜畦，人家隐蓬藿。蓬窗废书坐，沿流揽众妙。绿蓑冒红雪，何人静垂钓。疑入武陵溪，柴桑又同调。

泛舟至唐栖

冯如璋襄哉

出郭未里许，烟雾失老屋。棹歌断隔溪，远远橹声续。渔舟载落红，鸟语出寒绿。垂钓我无心，笑唱春波曲。

塘栖

吴存楷端甫

落日里轻榜，归来远相待。行行乡县近，水木意潇洒。菱红熟已久，橘绿香可采。偶见渔樵人，挈榼共酤买。入耳乡语熟，我亦音未改。指点问遗墟，兴废阅几载。离家日月久，尘事幻桑海。叹息且移舟，拏音听欸乃。

塘栖

王乃斌吉甫

三春卷里诗，千里枕边水。今夕听乡音，翻觉换人耳。灯光夹岸流，月色前林起。隐隐见青山，云隔临平市。与客衔酒杯，呼童检行李。颠倒著衣裳，不寐亦可喜。忆昨寄家书，但云欲归矣。日月渺难知，江湖迹频徙。妻孥盼归期，自我寄书始。玉虫缀灯花，怀哉半疑似。

自唐栖归里见雪

孙人凤翔伯

朔风吹我衣，夕阳送归里。人室如磬悬，二女见我喜。时大女、侄女住家。绕膝两外孙，呼爹不能止。饼饵与充饥，可怜尔父死。袁安闭门卧，矮窗寒破纸。一夜独成眠，晓来自如此。园梅未著花，六出呈瑞始。心中有程门，道心岸然起。天哀四方民，流贼当已矣。果有入蔡李，人各还桑梓。

塘栖舟中

何兆瀛青耜

舟行自东南，风来忽西北。石尤胡作剧，滞我武林客。鸳湖望咫尺，未至心愈迫。平生所遭遇，举步辄回折。对面一船到，风利不得泊。舟中尔何人，快意应自得。水懦未可狎，慎哉此利涉。老夫心淡定，默坐看风色。落日在船窗，一片荒芦白。

七古

夏日卓徵父社丈还唐栖，赋短歌奉送

俞沂

送君六月苦炎热，沧江积雨潮如雪。游人忽忽几春秋，古道绵

绵足离别。离别从来愁恨多,留连不住欲如何。雕梁落月双罂酒,银汉停云一曲歌。对酒清歌欢不极,酒尽曲终成涕泣。山人感义分袂难,舟子占风促装急。君望乡关向我辞,我向汀洲望君立。况兼时事交可怜,征轮朝夕困防边。请君慎勿耽高卧,天子方思卓茂贤。

唐栖晚归,至三里塘,雷雨骤作

冯如璋襄哉

乌云变狗起山角,菇蒲猎猎风色恶。阿香雷鼓声大作,雨意犹在西北郭,欲来不来电霍霍。怪底老龙身一扑,长枪大箭劈头落,憎我舟小瓜皮若,欺我乌箬一纸薄。恍如五丁开华岳,神兵鬼斧一齐凿,又如太乙弓孥攫,革囊射破珠络索。一舟之中竟成壑,衣裳都付雨师濯。雨势挟船船忽搁,面色如纸身无著,大声呼天相与谑,以人为戏得毋虐。少焉西山射日脚,行客破笑舟子跃。烟波深处一篙掠,归来买酒喜大酌,红儿为我薰衣著。

五律

塘西

陈基敬初

牵舟复摇橹,日出还亭午。风递五林秋,云挟塘西雨。盈盈探莲桨,坎坎迎人鼓。对此欲忘归,停桡更容与。

塘栖夜泊

汪中柱见《杭州府志》

停桡击浅岸,寄迹似飘萍。稻黍平畴熟,鱼虾晚市腥。残烟笼古树,远火映回汀。盍旦尔何意,劳人枕上听。

塘栖晓望

沈朝焕太玄

市门通水色，海气荡朝云。渡口乱人语，沙头起雁群。晴霞暖红树，湛露滴寒芬。栉沐舟中早，渔歌一夜闻。

塘溪晚眺得凉字

卓明卿徵甫

碧树围平野，溪风引暮凉。越歌征白雪，吴唱起沧浪。偶聚星临座，闲眠月到床。不知修竹外，飞露湿琴张。

同沈商书、金渐雝、卓麟异、王治诸君泛栖水

朱一是近修

泽影见鱼逝，澄鲜不累秋。宽能容百顷，静许到孤舟。被渚红生蓼，依沙白散鸥。何须镜湖曲，即此可淹留。

早秋怀张子客塘西

沈谦去矜

一别遂秋节，怀君心亦悲。漫弹天马引，应念鹡鸰诗。旧馆蔓荒草，征衣多脆丝。乡书那不寄，只讶雁来迟。

过北山访张玉书道兄，已归栖上，遥有此寄

沈谦去矜

寻君役西棹，别易会何难。遽尔劳乡思，能无尽客欢。莺花正月早，雨寻两峰寒。书札凭谁寄，归鸿去渺漫。

塘西舟中送张凤筠归云间

田艺蘅子艺

偶逢苕上日，蹴鞠荡红裙。又泛塘西月，吹箫散紫氛。欢惊鱼

得水，离思凤归云。莫报邻舟发，酣歌拚夜分。

舟次会夏伯高、徐文卿诸兄，遂同集塘西俞润之宅，夜分别去

道路多豺虎，迟回日已西。停舟俱水次，联席在塘西。节序惊春雁，离情待曙鸡。云间三泖阔，风雪更凄迷。

塘西道中同孙无言作二首

王士禄西樵

容裔塘西路，微风信棹过。菜花明照岸，岚影远当波。晓渚还如镜，春云的似罗。与君聊屈指，何物抵渔蓑。

泛宅他年意，推篷此日间。空明浮堰水，浓翠入窗山。兼可生遐想，宁徒净旅颜。钱塘还咫尺，幽兴六朝间。

舟发栖水

王潞牖庵

非关催老大，意与客相安。囊借新诗重，春同别意阑。渐增一夜雨，帆怯五更寒。共说朝岚好，何人赋考槃。

送卓月波先生还栖水

陈文嫣

之子还南国，翩翩有去轺。风尘携短剑，云壑见孤标。山色晴疑雨，江声暮上潮。怀哉栖水曲，何日共兰桡。

塘西道中

朱陵望子

暮帆风日缓，客况自凄凄。菱叶澄波阔，桑阴断岸低。人家烟火际，山色石桥西。莲艇时相值，清歌远渐迷。

栖水同韦六象、金羽周、张子韩、卓子孟集沈横槎铸耕堂，并呈沈子武抑

叶大纬玉岑

三径霜初覆，寒花开未齐。云横山岭暗，月落海门低。雅志安耕凿，雄谭任滑稽。伊人秋水隔，蔓草自成蹊。

丙申秋日，初至西水，得诗四首

程光烟

仲蔚仍开径，高阳旧有徒。苍山绵草莽，碧水鉴菰芦。秋爽天逾朗，谈雄夜更娱。赏心良晤在，珍重唱骊驹。集沈横槎铸耕堂。

取道纡行北，寻园雅集西。竹林幽抱屋，花径曲缘溪。棋局争蛇雁，酒衔辨鬲脐。群贤信可乐，数句辄能题。集沈武抑尊公履思堂。

车马从江介，龙蛇自泽中。问心如皎日，入室有清风。小酉藏书异，大山奏赋同。古人重高会，于此意无穷。集张此韩二雅堂。

入门殊不觉，筑室定焉如。亭寂堪招鹤，池荒颇种鱼。古藤悬坠石，嘉树荫文除。谁识千年下，窥园董仲舒。集张半纮老人绿雪堂。

塘栖晓发

钟何杰俊友

游子神闲旷，梦余每忆家。才离栖水镇，又泛石门槎。野店沽朝酒，横塘散晓霞。披衣频怅望，烟隔一溪花。

栖水晚泊

俞珮季璟

秋郊堪寓目，晚泊试推蓬。木叶千林雨，芦花两岸风。地连湖墅北，帆指石门东。此处幽栖者，渔矶一钓翁。

栖溪杂咏

沈士荣汗千

长虹垂带砺，一水自隈斜。岸倚三吴舶，烟笼十里沙。秋原红橘柚，春野绿桑麻。万井人如昔，时危尚恋家。

塘栖夜泛

陈凤举翼九

秋水澄空碧，篷窗枕簟清。风轻吹浪缓，月出逐舟行。乍喜闻乡语，迟归动客情。几年垂白意，云树梦魂萦。

塘西晚归舟中作

劳本和幼农

一路炊烟起，孤舟向晚行。云轻残日漏，港曲野鸥迎。打桨过桥疾，开尊酌酒清。渔歌殊未歇，几处答吟声。

晚次塘栖

王台春熙

乡关犹接壤，晚次属征程。风紧收帆重，船空载月明。恨无排闷物，喜有拥吟情。逆浪听鱼去，生平畏独行。

塘栖放舟，暮泊溪村

张应昌仲甫

压岸云翻墨，掀天浪簇花。随风鸦点乱，扑面雪珠斜。旅夜樽储酒，孤村客当家。更阑醒短梦，明月照寒沙。

月夜，唐栖道中

魏成宪

丁山湖上月，照到下塘西。人影吠寒犬，川光隐冻鹭。市梢渔

火淡，桥外峭帆低。近适年来懒，颠当爱稳栖。

晚泊塘栖

沈廷芳

又是塘栖路，啼莺唤客频。夕阳明故国，烟艇泊残春。树老犹传宋，南宋释永颐《塘栖寺前》诗：津亭树老无人记。花开欲问津。丁家山桃花最盛。旧游感凋谢，惆怅独归人。追怀杨清枚太守、周让谷刺史。

唐栖道中，风雨不寐见《碧云红树山房诗钞·负米集》

出门第一夜，便系老亲心。岸削风刳烛，篷欹雨溜襟。狂云飞远岫，寒雾压长林。料得高堂上，围炉话拥衾。

塘栖

范元伟春船

乡语依稀是，归家路匪遥。市声喧两岸，帆影落双桥。烟水连天阔，鱼灯此地饶。皋亭山咫尺，举手若相招。

晚泊塘栖镇，同戴丈鹂亭作

李汪度宝幢

余霞开夕照，小艇接烟村。未觉乡愁远，犹闻市语喧。渔归灯火乱，人宿水云昏。一枕篷窗底，吟怀剪烛论。

塘栖

倪国琏

身竟为名役，同侪别恨新。人违南国雁，路入帝乡春。雪意低云紧，溪容逼晚真。绝怜衣在笥，从此涴缁尘。

夜过塘西

女史沈善宝湘佩

挂席塘栖路，离乡第一程。凉风吹袂薄，孤月向人明。灯火高

堂梦，烟波旅客情。吟成谁与和，村柝正三更。

七律

舟泊塘栖

叶灿

匹马残冬忆帝州，今年仍作越江游。怪来岁岁天涯客，何异飘飘海上鸥。雪压布棚昏不渡，杯驱寒色强相酬。无情最是唐栖水，故向愁人日夜流。

重到塘栖，寻沈声令兼晤令叔定山行人，夜饮留别

沈谦去矜

丹枫叶落正秋期，兵后相寻更可悲。小阮入林常自醉，故侯辞国畏人知。庭窥皎月愁飞鹊，山峙清溪见伏龟。当日漫弹瑶瑟怨，别来应各鬓添丝。

夜过栖水，访卓月波光禄

黎民表

美人家住水西头，树色深藏别墅幽。古寺荒烟来薄暮，折荷残苇占清秋。忘机鱼鸟偏相狎，移日琴樽得并游。两度对君添白发，吏情真欲付沧洲。

唐栖访卓徵父不遇，却寄

屠隆纬真

岁晏王孙何处逝，蒹葭晚日兴汀洲。灌花独有园丁在，看竹曾无地主留。十里歌钟喧列肆，万家烟火傍孤舟。明年野服还相过，我已逃名学伯休。

塘西

王铎觉斯

浙水西来见早雕，绨衣桥畔气萧萧。幸辞戎马兼强砮，忽见红花上绿蕉。海近沙明蛮树黑，士稀人哭瘴烟消。余生怅望东周事，飘泊梅天遇晚潮。

怀鄞水孙铭三

韦人凤六象

与君连袂是何年，此夕相思望远天。花满河桥春雨细，草迷江馆暮云连。马卿多病愁无计，阮籍穷愁空自怜。聚散萍踪应共恨，回看云树益凄然。

吴俗，春日群事祈福，进香三竺者，是日来船千数，晚泊唐栖。同丁子象岩登楼望之，归成此咏

沈士鑛宝臣

横塘舟楫袅香烟，蜡炬连红耀百川。吴地佞神成古俗，商人尚鬼自今年。牵风细揽拴河馆，蹴浪轻锣筛市廛。携手逡巡聊极目，漫劳娱景夕阳天。

至栖水访徐垫君，兼订社约

孙尔焜彝晦

天涯知己敢跻攀，树树秋声老鬓颜。此日形骸匪转石，一生契谊总如环。横塘落雁情何极，海上群鸥意未阑。纵使萍踪无系住，自应声气暗相关。

过栖水访徐垫君，诗以代刺

张尔翼文举

何堪处处起秋思，漫忆神交阅岁时。湖海未除豪客气，风流曾见美人词。霜青老树枫痕晚，水咽寒塘雁影迟。此地有情原不浅，敢将落落向人知。

陆冰修舟次栖水，夜过

沈士鑛

春风送客迷前路，细雨萧疏上草堂。喜有足音惊户牖，讵无樽酒话情长。坐焚高烛明花露，笑贮冰壶隐月霜。对话莫嫌天向曙，三年柳色已沾裳。

宿栖水

程霖雨三

濛濛细雨晓钟催，遣兴孤篷一举杯。归梦却从今日始，渔歌偏逐异乡来。湖桥寂寞知堤柳，驿路殷勤忆陇梅。莫向此中频慨叹，梁园当日自怜才。

留别栖水诸同社

翁绍掀允赞

孟浪文章老一身，十年江汉云来频。黄花才趁杯中酒，秋色又分月下人。胜事每嗟良夜少，论交应喜白头新。明朝欸乃沧洲上，回首亭皋独怆神。

江上寄怀栖水诸同社

翁绍掀允赞

帆挂西风路不难，搔头飞过数峰峦。分携几日人千里，浩荡空

江月一团。好梦未成蝴蝶懒，离愁无奈水云寒。多情若有南来札，家住仙霞十八盘。

鄞水席上遇胡彦远

张振孙祖定

良朋久别梦魂劳，旅夜相逢兴尚豪。水市帆樯灯火乱，秋天霜露雁行高。十年浪迹生华发，一席同襟醉浊醪。最是知音寥落甚，朱弦喜为故人操。

岁暮至栖水，喜同学诸子偕集

韦人凤六象

岁暮冬寒草具腓，孤舟远道向谁依。飘零短褐无家计，老大狂歌有钓矶。雪到关河梅欲放，冰深湖海雁长飞。并游朋旧欢相聚，潦倒荒村未拟归。

冬暮归前溪，寄栖水同学诸子二首

韦人凤六象

惭余穷愁何所托，终身弹铗向林溪。已甘贫贱人皆弃，却喜朋徒老共栖。万井晴烟寒日短，三江雪浪片帆低。风尘远棹归来晚，回首天涯总是迷。

古寺寒烟散郭门，倦游长住水西村。穿林鸟雀寒相绕，隔浦鸡鹊雨并翻。白发只堪依钓客，朱楼时复倒青樽。莫言朋旧相逢易，飘泊江河未可论。

芒种前二日，塘栖道中

徐公燮

岸阔苍烟夹石梁，市喧入梦过湖塘。缫丝易粟桑田饭，解网穿鱼水国粮。觞映汀蒲疑日午，帆随溪雨待梅黄。先生吟啸居然胜，

斗室孤舟坐一窗。

同栖水诸子夜集

陈之群

残冬石路莓苔滑，草阁携樽过夜阑。避世应留知己在，逢人犹作酒徒看。风回竹户霜灯袅，雁落枫亭海月寒。蚤是清笳催玉漏，香醪碧碗莫停干。

月夜塘栖舟中，同沙谢作

厉鹗樊榭

故人襆被共出城，疏林明月夜栖行。悠悠徒抱文字癖，落落但话江湖情。四十五日夜方永，一百八声钟最清。朝阳初上睡翻著，船头已见含山迎。

塘栖道中

沈心房仲

欸乃轻舟人水云，官桥烟柳几行分。霭横远岫凝松黛，漪漾清川散縠纹。乐府竞传洪玉父，隐君还忆下田君。谓洪昉思、金岕山。芒芒往迹飙轮转，倚棹高楼酒半醺。

晓次塘栖，柬同学诸子

朱彭清湖

孤棹夷犹向晓天，水村风景尚依然。淡烟浦溆沉鱼网，初日陂塘散鸭船。春到林间才几日，客游江左动经年。吴山旧有茅堂在，远道依人只自怜。

夜过塘栖

诸以淳淳甫

扁舟夜过旧临平，四百邮签第一程。两岸寂寥人几辈，修廊曲

折月三更。死生不负良朋约，踪迹难辞浪子名。抛却故园甘远役，何须心事向人明。

塘栖道中

诸克绍文漪

柔橹轻舠快小晴，夕阳斜映戍楼明。千家遥辨暮烟色，隔岸不闻人语声。名士聊从林下卧，客游此是最初程。何当乞取江风便，万竹园中奉杖行。

雨后过塘栖

汪沆西颢

虹收林外散轻雷，晚趁凉波一棹开。市语渐喧灯火出，生衣欲换水风来。桥边算橘追前事，篷底闻歌独举杯。待访蕊渊人已邈，不胜凄绝意迟回。

塘栖

梁龄增仙槎

襆被轻装下碧流，西塘景色逼残秋。障街风雨千尘瓦，趁市鱼虾一叶舟。济世谁售丹药诀，当垆草作酒家流。停桡信宿因何事，翻笑谋生等赘疣。

塘栖夜泊

高人凤

鸥梦荒荒落远天，几家砧杵别魂牵。雁将来候芦先白，霜到浓时月有烟。橘柚吹香初人市，鱼虾向晚不论钱。今宵又抱孤篷影，水宿风餐我已便。

塘栖雨中

吴锡麒谷人

不因风雨减秋光，特送诗情到客航。云气界开山远近，人家画入树丹黄。隔桥听唱菱歌熟，比户催输橘税忙。栖乘一编遗墨在，他时切莫寓公忘。亡友何春渚曾寓此，著有《塘栖小志》。

塘栖晓发

张应昌仲甫

红日催醒溪艇眠，三三两两出寒烟。岸摇波影帘纹飐，鸦抱桑枝墨点拳。霜叶丹黄深浅间，鱼庄茅竹整斜编。丰年乱后尤堪喜，衔舳南来载米船。

二十八日唐栖贼至，余已至家，闻次日贼退作

孙人凤翔伯

独醒独醉与谁论，未了尘缘守里门。笔砚随身愁可写，水村浪迹乐犹存。连日走范村，留下。时艰草莽忧天下，贼退慈悲礼世尊。各宪闻警，恭请大士镇武林门。事业行藏空咏杜，但宽心地待儿孙。

唐栖舟中

孙人凤翔伯

放棹栖乡值岁寒，昨宵鸡黍故人欢。有情黄叶风前下，无恙青山雨后看。满载诗书收蠹简，初开烟水露鱼竿。鸥凫拍拍知春意，与物逍遥兴未阑。

七绝

下塘诗按：唐栖，宋名下塘

宋高九万菊硐

河水新添三尺高，河边芦苇有龟巢。流波夜夜飘渔泊，空点篮

灯照树梢。

日出移船日又斜，芦根时复见人家。水乡占得秋多少，两岸新红是蓼花。

夜泊唐栖

屠侨

出关弥望冻云低，画鹢迎春未试题。四十五程灯火夜，一川风雨泊唐栖。

栖上重九作四首

丁文策叔范

秋风寥廓漫登台，万里寒云一雁来。为问故园篱下菊，今朝重九几花开。

南山云树郁苍苍，棹取孤舟入醉乡。不识来年何甲子，旅人三次度重阳。

泽国周遭尽水滨，惊飞蛱蝶尚寻春。谢公能赴龙山约，纵有桃源不避人。

西蜀名笺胜薛涛，裁诗未就首频搔。欻然落笔云烟散，换得黄花伴酒胶。

舟过塘西

吴本泰美子

栖水人家傍水栖，水程遥不辨东西。平铺菱叶湾湾绿，鸂鶒鸬鹚眼亦迷。

塘西竹枝词

仲恒道久

家住塘西西界河，阿侬辰夕自经过。入市待翁沽酒去，闲挑野

菜唱山歌。

宿唐栖

李淦若金

望里青山下夕阳，迢迢数遍石桥长。戍楼南畔余灯火，记泊杭州第五塘。

西水距钱塘江不百里，山水皆自天目发源。而西北地势又从苕中夹来，故秀气甲于三吴诸镇

吕律翼令

溪塘百里浙江湄，风物山川自昔时。山由天目裙拖带，水落苕源本一支。

塘栖

朱枫近漪

野岸虫声向晓多，秋风秋雨奈愁何。枯荷析苇唐栖路，一夕小舟撑梦过。

七月四日，唐栖阻风

梁龄增仙槎

有客停桡舣岸隈，暴风终日响如雷。不愁归去舟程阻，轻挂征帆却悔来。

渔舟一叶水迢迢，打桨如飞去渐遥。赤脚蓬头安坐稳，便他生长习风潮。

无数墙帆阵马驰，来船迅速去船迟。中流未肯随人转，乘此长风会有时。

绨衣叵耐早凉生，添得新愁在此行。听水听风兼听雨，沿塘苇

荻又秋声。

塘栖

朱樟鹿田

淡荡朝霞渚尾开，渌蘋约岸嫩于苔。支河曲处平桥截，短橹呕哑出树来。

雁齿桥边隐钓家，昨宵郭索上金沙。无情最是红衫女，摘尽秋塘白藕花。

唐栖晚泊

梁龄增仙槎

无端一棹下唐栖，稳卧篷窗不碍低。到岸不知春正晓，里仁桥外鹁鸪啼。

夜过塘西

李汪洪卣甫

淡黄微月上孤舟，灯火人家古渡头。我是离乡初有梦，橹声摇入白蘋洲。

塘栖

徐以震省若

三分桥下急撑篙，浅水才通橹自操。骤暖蚕娘担叶健，久晴渔子把竿劳。

过唐栖镇

高凤台越垞

支河曲处转平桥，已渡邮程册里遥。斜照满山知市散，吴歌声里一舟摇。

塘栖道中值雪

吴锡麒谷人

裂叶风寒雪片粗，家山眼底转模糊。枫人十尺负崖立，如画红衣关塞图。

一杵钟声到枕清，丁山湖口峭寒生。正思风味吴天美，落落爬沙出簖行。

塘西

吴振棫仲云

郏水无波似镜平，野枇杷下雪初晴。寒鸦比我归心急，已趁残阳乱入城。

舟泊塘栖

张应昌仲甫

才挂春帆得便风，出门欢喜谢天公。暮烟系缆塘栖市，照水满湖灯火红。

秋风送凉，暑气如涤。往来唐栖道中，即景成六绝句

孙人凤翔伯

湖山佳处爱清游，挈眷栖乡四月周。身似白云随去住，水南水北最宜秋。

问讯东桥号里仁，炉香崇奉汉唐神。祀关帝、雎阳张侯。两间正气今犹在，云水光中庙貌新。

江边小市数家连，负担乡民笑拍肩。盼到夕阳无限好，老渔沽酒数青钱。

西小河通东小河，扁舟来往市门多。凉风吹起蓑洲月，大好中流听棹歌。

碧天桥上碧天清，准拟中秋步月明。只恐渡船晚归去，余住余桥内，进出必须一渡，晚不及。商量一榻卧先生。

西子湖头唱竹枝，当年老铁好风姿。斯乡一棹烟波里，愧续扬州绝妙辞。

迁栖水

孙人凤翔伯

儿女姻缘休戚同，廿年情好各称翁。余与芸甫因友及亲，最笃。春风杨柳余桥过，悔不移家二月中。被乱前四日，芸甫以两桨前来，劝余乡居。

见新月，时往唐栖舟中作

孙人凤翔伯

小春梅信放枝南，未得山中小筑庵。去住无心云水寄，一钩斜月值初三。

唐栖杂咏

朱麐麐为国初时人，今补录于此

溪篷迟卸碧天桥，卖酒人家隔岸招。最是吴娘好装束，却随估客倚兰桡。

汉阴桑柘旧渔矶，野老犹能说翠微。我亦忘机频坐此，夕阳闲看鸟争飞。

粉堞红楼夹岸开，明妆争看踏青回。珠帘上下春风影，短楫轻桡莫漫催。

清流阁外清流亭，清流亭下春水生。但见山僧时洗钵，不见有人来濯缨。

拱木攒阴古苑墙，笙歌消歇剩凄凉。于今只见累累冢，寒食年时有奠浆。

官舍荒凉草满庭，久无雀鼠讼闲情。年来米价和丝贱，校米称丝不与争。

橘柚临秋满市香，吴刀细切缕飞黄。虽然不及金茎露，惭愧山侬得饱尝。

栖水纪游

王拭本满洲显者，庚申之乱走唐栖，晦其名曰王拭，伪托也。旧与劳季言为文字交。时季言已故，劳庸甫馆之于家，称曰王先生。善舞剑、吟诗、弹琴、写花卉，器宇不凡。嗣唐栖为贼踞，避水南村，不久病故

小舟冲破小云开，两岸桑麻密密裁。绕过超山青一角，耳中隐隐市喧来。

人家鳞列水边楼，楼自浮空水自幽。想见当年唐处士，隐居此地足勾留。

摩肩杂沓互追踪，曲直长廊路路通。绝好出门无碍雨，不须笠屐学坡翁。

遗事传闻宋福王，群妃殉难在王庄。定知红粉沟中水，千古潺潺不断香。

避难当年溯武胥，鲰生今亦避兵居。千秋多少英雄泪，洒到流离又有余。

唐栖杂咏效元微之体，十首录六

徐林琢珊

吹余凤管谱莺歌，新岁原来乐事多。忆得水南传爆竹，关心又是一年过。

歌船画舫赛清明，箫管峥嵘映翠旌。忆得丁山湖畔过，龙舟打桨逐波声。

摘来樱笋佐郇厨，梅子辛酸解渴时。忆得河边争叶价，故乡恰喜卖新丝。

蒲摇檣影落官塘，风定荷池款晚香。忆得罗衫纨扇客，里仁桥下纳新凉。

杵声敲彻万家秋，黄叶萧疏旧酒楼。忆得高庄人玩月，文明阁影峙中流。

冻云残雪两苍茫，庾岭梅花冷更香。忆得山楼沉醉后，吟魂犹恋大明堂。

过唐栖得顺风，口占

何兆瀛青耜

新寒连雨水添肥，帆饱如云去若飞。几日打头风过了，今朝才得顺风归。

词附

木兰花令送马中玉

苏轼

知君仙骨无寒暑，千载相逢犹旦暮。故将别语恼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　　落花已遂回风去，花本无心莺自诉。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

桃源忆故人过唐栖怀张玉书

沈適声

残星欲落朝霞起，一水盈盈天际。无数布帆摇曳、谁把离怀系。　　寸心怎倩双鱼寄，耿耿故人知未？浪迹低徊难记，聊把征篷倚。

唐多令栖水道中

吴锡麟谷人

野绿自成春，阴浓画不真。几家茅屋结比邻，竹树二分嫌未足。须远水，补三分。　　酒旆屡招人，渔榔转一村。夕阳破网晒当门，土步鱼肥新笋白。斟老瓦，聚儿孙。

补遗

过唐栖

费丹旭晓楼

早近唐栖路，披衣拓短篷。水烟蒸晓日，林橘堕西风。消息孤云外，年华浅梦中。此村真乐土，泽国少哀鸿。

至唐栖，顺风抵武林门

孙衣言琴西

登舟已十日，九日南风颠。毒哉风伯虐，令我归期愆。晨兴转风色，仰见高帆悬。船头飘细雪，暗浪鸣溅溅。舟师坐倚舵，有时歌扣舷。滞淫既以解，无意争人先。须臾两高峰，苍苍盈我前。流波远照耀，翠眉舒连蜷。知是湖土山，清光为谁妍。垂杨过微雨，新荷浮绿钱。明朝买斗酒，去醉西湖船。

唐栖志卷二十

杂纪

缝人裁衣，亦有碎锦。冶氏范器，岂无屑金。随笔剩墨，捃拾旧闻。志余之例，琐谭之文。作杂纪。

唐栖当明季时，人物繁盛，士习风雅。每春秋佳日，结为诗社，点缀各景，不减西湖三竺两峰也。今即诗之见存者叙录于左：曰芳杜菱歌，徐士俊诗：凄凉不见木兰舟，杜若香生菱叶稠。洲上名园荒废尽，歌声谱出夕阳愁。　吴钟琰诗：芳洲环翠琐轻烟，菱网牵丝系钓船。欸乃声中催落日，小桥流水自潺湲。　朱麐诗：杜若芳洲胜辋川，碧漪翠芰点秋烟。莲农欲褪难成折，菰米初沉漫自怜。灯影参差村店火，歌声断续采菱船。月明渡口迟归去，露冷风清细扣舷。　厂阴渔火，徐士俊诗：厂阴旧圃已无存，渔火依然照浪痕。细雨微风菰饭熟，月明移棹过南村。　吴钟琰诗：废圃荒烟事已休，败荷残芰乱汀洲。青麟泣雨时明灭，犹有渔人夜泊舟。　朱麐诗：废圃荒凉不可寻，依然渔棹宿堤阴。烧残红叶烟犹湿，照彻苍葭影未沉。泼水腥风冲野岸，迎人酒气散疏林。一樽横椅霜蓬卧，丛苇萧萧劲楚吟。　长桥月色，徐士俊诗：武林东下是通津，水面

长虹杂沓尘。惟有夜深清景绝,微茫山色拥水轮。　吴钟琰诗:澄溪如练隐晴空,冷浸银蟾跨玉虹。远近林峦苍翠里,参差楼阁水云中。　朱麐诗:百丈长虹卧锦波,宵深寒影动蛟涡。层层步级临牛斗,落落围栏挂茑萝。夹岸楼垂朱箔浅,中流船载管弦过。银蟾滴滴清光好,杂遝遊人醉踏歌。　溪口风帆,徐士俊诗:客舟几个趁风远,溪上何如江上山。独许幽人闲画出,迷离烟树比芜关。　吴钟琰诗:征帆一带拥晴霞,掩映溪桥片片斜。日暮西风吹不断,雁行缥渺落平沙。　朱麐诗:落日盈盈水一涯,轻帆片片绕溪斜。白蘋划破千层浪,红蓼分开两岸霞。迤逦棹歌迷野鹜,纡回樯影逐昏鸦。恍披半幅潇湘景,寒雁呼芦伴远沙。　永明晚钟,徐士俊诗:斜阳古寺暗西偏,催起钟声动客眠。一带清溪三十里,霜飞犹有未归船。　吴钟琰诗:危楼百尺倚云偏,鲸吼西风起暮烟。杳霭数声天际落,半塘残照促归船。　朱麐诗:萧寺鲸声送夕阳,千家灯火夜苍茫。疏风暗递催程急,清韵微闻人梦长。暝色敲残烟似雨,沉更扣断月如霜。迢迢万籁遥俱寂,剩得洪音出上方。　清流高阁,徐士俊诗:阁中千佛傍云霄,黄鹤诸峰入望遥。常使登临筋力健,清流白社可相招。　吴钟琰诗:势压雄区十二楼,峨峨朱碧瞰清流。当窗绝巘飞黄鹤,过槛轻舠戏白鸥。　朱麐诗:千乘金碧倚清流,无数奇峦人望幽。僧榻当窗支翠壑,客帆依槛度沧洲。霜枫掩映皋亭树,烟水迷离苕霅秋。寂静旃檀香影里,幡幢飙飙戏溪鸥。

塔址芙蓉,吴钟琰诗:昔人成此意何夸,砥柱于今集暮鸦。零落红蕖随逝水,纵横白骨委流沙。　朱麐诗:面面晴波荡夕晖,西风索寞吊苔矶。月明未挂浮屠影,烟漫虚笼古碛衣。秋老芙蓉谁采采,寒深枫叶自飞飞。最怜声断渔榔后,点点青磷照野薇。　北塘夜市,徐士俊诗:莫嫌北岸少长廊,亲见三春夜市忙。吴下人家多

佞佛，携灯过此买饧糖。　南山翠微，徐土俊诗：超然山色翠重重，赛得南峰与北峰。湖水流来溪上合，漫将松柏傲芙蓉。　柳堂春晓，吴钟琰诗：先贤此地已成名，败壁颓垣尚有情。凭吊春风遗迹在，垂杨不见旧啼莺。　超颠远眺，吴钟琰诗：登临极目古今同，越水吴山一望中。南渡六桥荒草没，海门怒潮隐北风。　溪河夜泊，吴钟琰诗：市门相向琐长虹，画舸奔去趁晚风。箫鼓声喧春梦杳，两廊灯火映溪红。　翠湖秋色，朱麐诗：澄波潋滟净秋烟，纡紫拖蓝绝自妍。入镜翠痕山黛小，冲襟碧影水纹圆。晴洲橘柚骄霜树，冷渚芦花媚雨天。谁更个中添点缀，绿蓑青笠钓鱼船。　超峰雪霁，朱麐诗：黛痕微吐六花明，个个峰头滴翠轻。危石倚松残照冷，疏梅临涧晓寒清。亭虚鹤唳云初断，径绝人踪烟自横。安得米颠颠笔在，小窗呼冻写新晴。　西浦斜阳，指伍林港。朱麐诗：淡烟疏树绕横塘，菱藕船归载夕阳。六墓桑麻迎晚色，伍林台榭殢昏黄。遥空倦鸟飞将尽，荒戍哀笳声正长。犹有暮云遮未到，一湾野水照苍茫。　横潭渔火，唐文蔚寅清诗：小阁凭虚俯碧溪，横潭初夜月将西。忽闻棹唱凌波发，遥见渔灯隔岸迷。明灭乍随星影乱，参差远逐水萤低。幽然起我沧浪兴，觞咏何妨到曙鸡。

嘉兴诸生朱大辉，号静修，字孟韬，一字不曜，隐唐栖之青草坞。尝寓超峰，一号超颠。天启乙丑，读书于子羽处。时舸阁新筑，遂题：云阁在翠芷湖之隈，南对超山，北临官塘。饱风快帆，晓夕如织。凭栏西眺苕上诸峰，每于斜阳外，一横黛色。而雨凄月白，讴起芦汀，则湖之渔舫也。拈赋四律。《舸阁风帆》曰：吴楚艅艎天外飞，每摇丛薄树颠晖。不将霞片翻澄碧，便曳溪纹载翠微。岂是仙人乘鹤去，得无列子御风归。□□□淡沧洲兴，破浪远凭健翮挥。《苕峰晴眺》曰：□远岩峣日晕空，肯轻出手招鸿濛。除似雨

洗尘千尺，才进云端翠几岚。挂堞多清秋晓后，浓阴远隐月明中。欲酬山气临佳夕，醉眼何如醒晓风。《超山晓望》曰：玄对相看作客频，楼居今复见山亲。烟余落翠随时好，雾醒空峰到晓真。荡漾云痕浮大谷，初笼日彩赭栖津。湖峦苕岫都开觌，谁似朝来爽逼邻。《翠湖渔父》曰：百顷汪洋注翠湖，奔流天目此旋铺。蒹葭人近停云邈，蓑笠翁曾钓雪无。数叶破烟争网汉，乱声凄月夜歌苏。得渔桑市前津换，半饱新蚕半饱鹕。何东甫辑《志略》，改“翠湖渔父”题为“翠紫湖”，且改其首句曰“百顷汪洋翠紫湖”，遂使诗不如题，非复庐山真面。抑知朱诗固专咏渔父，非泛赋湖景者。

韩琴溪应潮有“续栖溪二十四景”，曰福王庄春社、《府志》唐栖河之干，有福王庄。传经堂怀古、卓亮庵建。海云洞摩崖、芳杜洲踏青、即卓月波水上园。伍林头风帆、佛日径松涛、马鞍山斗丽、清明至立夏，妇女往曹将军庙进香，云可免疮瘰。一曲水流觞、汪氏祠堂内。碧天桥香市、八角亭吴歙、即塔基。翠芷湖菱歌、水一方秋月、卓亮庵重葺。泗水庵梅讯、有天然泉、十里梅花。普宁寺牡丹、相传于忠肃公手植。化城庵宋井、赵松雪书井阑。依绿园芍药、第一峰望海、超山绝顶。竹素堂品石、姚氏祠堂内。三层楼看云、即古毗卢阁。放生池纳凉、超山倒影处。浤澄潭水嬉、清明次日。流水阁观渔、厂阴书屋东偏放生池上。丁山湖卢橘、浣金潭芦雪。游平章宅外。盖继迹前人，摘取栖上胜景标帜为题，以征诗，诗鲜传者。其征诗《引》曰：盖闻西泠唱和，雅传山水之奇。南宋咏歌，多入车辎轩之录。栖溪则境开泥马，水续金牛。芳草王庄，时举赛春之社；桃花古洞，人嬉竞渡之舟。拾翠芷而波漾鸭头，渺碧天而桥排雁齿。吕水山有“碧天秋水渺”之句。三层楼外，极苍翠兮看云；第一峰头，踞嶙峋以望海。超山第一峰有石笋、石鱼诸胜。南望之江，一线如在槛外。化城井古，溯淳祐则篆著元年；云洞泉生，抚摩崖则名留二赵。海云洞有宋忠献、清献二公祷雨事

迹。卓氏启传经之室，讲学者宅似康成；泗水辟煮茶之庵，联咏则人如和靖。丁西轩、邵端峰诸先达有《煮茶步韵诗》。丁山湖畔，枇杷压万树之金；乙未亭边，杨柳映三分之水。桥名三分。固已摹图画于残山剩水，寻碑碣于断井颓垣。低回往事枨触兴怀者矣。况夫亭留八角，水在一方；水一方，卓氏园也。芳杜寻洲，流水登阁。卓氏芳杜洲、张子羽“流水长者阁”。新荷夏初，丹桂秋早。楚唱吴歈而往复，波光月影以徘徊。独山泛棹之时，三篙雪浪；佛日怡云之径，十里梵声。池曲风生，何必湾寻销夏；阁中雪霁，最宜赋试“登楼”。以及一曲流觞之水，半亩品石之区。或游心兮竹素，或读书兮柳堂。胡休复庶常著书处。芍药则依绿名园，牡丹则普宁问寺。凡斯古迹，笔不胜搜。策杖闲寻，放舟偶涉。有不抚烟景以流连，对名花而踯躅者哉？仆溷迹渔樵，耽情诗酒。唱余和汝，应有同声。即景言怀，不无素志。张亚兰百言之序，张晴崖刺史一字亚兰主人，有十景诗序。所愿效颦；吕翼令十咏之诗，不辞引玉。登高作赋，如晤古人；伐木求声，远须吾友。敢陈芜语，伫听金声。从此刻烛赌吟，弥永兰亭之趣；赏花煮酒，行继舸阁之吟。重寻红粉之沟，同赋白云之调。

唐栖四达之区，过客托足多善画者，若赵子昂孟頫、严视公岳、赵文度佐、蓝田叔瑛，皆详何东甫《唐栖志略》。寓公志俱以画名于时。而卓尔昌复有“画髓元铨”之作。其人习风雅，每擅丹青。虽不以画名，而出其余技亦自胜人者。若卓心华、吕水山，其尤著也。心华为嘉靖辛酉举人，嗜画，喜绘青绿山水。水山则山情水韵，欲从纸上跃出。或一菜一果，潜飞小品，宛有生趣，然不喜为人作。操金求者，勿与也。偶见友为炭饼者，欲得之养沙，便展卷数丈易之。故有欲求画者，非多方伺其喜，必不可得。性喜食荠菜，偶画《秋色老少年》一幅易之，题云：“人为名得年少老，花不忧愁老少年。”笔

法遒劲，甫持出门，而徽人以二金易之。公询知，即以二金易之，其不肯轻易书写也如此。

又有胡循蜚贞开、沈淑羽洪芳、张潜夫勿、沈汗千士荣者，亦以绘事作游戏笔。余辑“列传”并志及之。而专以画名者，则有周载之与盛渌溪二人。惜事隔数百年，未知有片楮尺绢尚在人间否？

周竣，字载之，唐栖人。幼学绘事，当文度移家芳杜时，日夕侍侧，研墨调朱，仿摹孔切，遂得其似。今文度物故，不能起九京而索片楮，各家所藏画幅手册，每倩临摹。折枝拳石，淡烟轻雾，颇能乱真。见《栖里景物略》。

盛世，字渌溪，钱塘安溪人，徙居栖水，寓吕水山庐下。工写照及神佛像，水山指示之，技益精，遂以画名一时。胡庶常休复赠之记曰：吾乡吕水山先生，通博异才，微及艺事。率尔造极，书法精劲，在二令之间。画无尘埃气。余尝得其所写《双柑图》，枝叶扶映，生气可摘。性好奖成人材，凡有片长，引接不倦。盛世者，安溪人也。避仇居先生前庐。盛固工写照及神仪佛像，以糊齿颊。先生谛视之，殊有思理。一日□子昭《四时图》于堂，促盛至，曰子能捉笔乎？盛素有胆智，又心屈服先生，不敢忤漫，应曰“诺”。键户临染三日始成。先生掀髯曰：子可教也。遂与语山水去就曲折，草木舒结芊绵之致。盛大悟，笔法顿上。高峦载云，层崚新雾，展拓得势。由是摹东村无不东村矣，摹征仲无不征仲矣。第其自布一局，自出一意，则亦为其溪渌者而已。一日与余饭卓仲昌斋中，是年适其六十诞期。余戏谓盛君长松大椿，子所自有。余何以寿子？盛立庭下饮泣，哀咽若不自胜。余怪骇之，拭涕言曰：余哭吾母也。世先匝岁，痘发炽然，一一著面目，瞳如覆盂，母日夜舐吮，一目复开六十年。留偏明于人间，见日月光，不至懵然作死人者，皆吾母

涕唾余也。母亡矣，虽有目，视之不见矣。世何以报吾母乎！公能见怜而志其痛乎！世且不朽，何以寿为！余猝然许之。世为人直戆无粉藻，胸腹所欲言，落落喉间欲吐矣。居恒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自矢。道拾遗金，必还其人，分与勿许也。瓶无常粟，需十指为活。然见人穷迫，如刺心肺，袖中一钱两钱不尔，即为解衣，务期必济，无难割之色。六岁就外傅，善占对笔□□，辄作人物形，祖鹤亭钟爱之。十岁，祖亡。父龙桥不问生产，又为同役者欺弄，家日消落。十四而父母相继殁，不聊生矣。夫耕于前，妇播于后，担薪绩麻，杂作继之，仅足自立。邻有怨家，徙居唐西，即所称吕先生庑下，复授画者也。其画老益精进，前辈名笔，皆心摹手追，于戴文进更觉有微合处。余尝语之言曰：画山水不必似山水，画草木不必似草木。画之不可不似者，莫如形象，顾长康之益颊上三毫，传神正在阿堵。则其神明感会，亦不在举体皆似矣。子能为似，不能为不似，子亦不可解也。余性爱丘壑穷崖，极□忘其疲□。当其独往无人之野，浩然而吟，神散气开时，即无形之丘壑也。居苦□□，张绡素以□□。坐卧观玩，不觉自往，□□无声之诗也。由有形而无形，有声而无声，递转而眇矣。宗少文岂真倦游人哉！亦日畅神矣已，子于此悟入可矣。君生于嘉靖某年某月日，今万历庚戌，得年六十有一。妇沈氏，同其甘苦者。无子，果蠃之负为子，生孙男一，甫四岁。初为钱塘安溪人，今为仁和塘西人。溪渌，其别号也。以上前明。

顺治康熙以来，唐栖善画者有数人焉。武林钟寅曾者，婿水北吕氏而家焉。工绘事，派出云间，所作枯林绝壑，叠嶂层峦，烟云出没，人争重之。家贫，惟一孙业医。金岕老赠诗曰：今人尽有古人存，进道方知技也尊。白水苍山董北苑，春风夏雨李东垣。固穷傲

骨难谐俗,似我浮名不出村。更有凄凉垂老恨,行年六十抚孤孙。章元恺,字又周,本孟姓。康熙壬戌,以武进士仕昌平州守备。笔墨淡雅,酷类北苑。子绍琦,号印川,康熙戊子武举,亦工山水,不亚乃翁。范泰,字子偕,工折枝花鸟,山水小景亦佳。孙芳,字楚芬,笔墨秀挺,工花卉,没骨牡丹尤妙。长子弢,工山水,喜写秋林寒石;次子徵,字静如,绰有父风。胡熙,字止庵,武林人,徙居栖水。工山水人物,翎毛点染,如仇十洲。奉真观道士王乔年,善草虫花鸟,没骨牡丹。吴屾,字学山,亦奉真观羽士也。喜手谈及丹青,师王乔年与孙楚芬,折枝花鸟尤最。陆伸,字季汶,号绳庵,武林陆瀚之孙。依其亲居唐栖,工人物,愈小愈佳。子斗南,写照亦工。冯美叔,笔墨淡逸,所作枯林泉石,不下倪迂。潘瑗,字维萼,号蘧庵,笔墨生动,工草虫花鸟。晚年以淡墨写意,不拘常格,而逸品绝伦。尝绘柳燕,马扶羲题诗曰:“今年见新燕,犹如去年见。主人头发白转多,只有乌衣不会换。年去年来来不差,分明记得主人家。柴门大开风满屋,飞出飞入随杨花。君不见,相国门前车马塞,一朝事去车马寂。车马寂,草萋萋,燕子远来梁上栖。”徐塙,字右干,徐武陵大津之曾孙也。山水皴染,酷似二米。卓海观,字静涛,工写照,师事陆季汶,深得其传。此皆乾隆以前,见诸记载为栖水善画者。类志之,可以续卓氏之“画髓元铨”。

予志《周太元传》,所以明毛帅之冤,而叹明社之当覆也。今读太元《疏》及毛帅《谕帖》,犹凛凛有生气。数百年后,有传抄本,不可不纪。《疏》曰:原任东江平辽总兵标下加衔游击、臣周文煌谨奏:为逆督典刑已正、故帅冤死堪怜,谨将印信亲笔谕帖抄白进圣御览,以表孤忠,以祈钦恤事。臣闻忠佞不两立,故纯臣有杀身以成仁。功罪每互彰,圣主悬赏罚以厉世。自□□发难,远逾一纪,

荡平之绩未收，烽火之传不绝。其原皆起于赏罚之不明，忠佞之未辩也。臣武人，不敢泛言朝政。第委身海外，事故帅毛文龙有年。每见其忠肝义胆，誓死吞胡，舍身报主。一片精忠，不减宋之武穆。无奈天未悔祸，逆督袁崇焕结党通□，勾虏入犯，以图款局。其碍手碍眼，止有文龙一人。秦桧不杀武穆，则和议必不成；崇焕不杀文龙，则款局必不就。而臣帅之杀机，伏于此矣。上年六月初五日，崇焕令奸党徐敷奏李大纲等暗设机关邀与议事。朱亥之椎一击，晋鄙之首遂悬。曾几何时，而逆□狂逞，隳我名城，杀我大将，直至九庙震惊，千里流血，损国家多少金钱、国家多少赤子。人皆谓边墙之失守，烽火之不明，而不知坏我万里长城，自杀毛帅始也。大哉王言！斩帅以践□约，真圣天子明见万里矣。功罪之患在不明，赏罚之患在不果。不知而不明，犹有望于异日。今皇上知崇焕之罪，已赐处分四罪，而天下咸服，海内诵圣断矣。乃文龙一片忠魂，犹是窀穸未恤。九边将士，穷岛孤军，延颈相望，在此一举。痛思文龙不死于法，不死于敌，而死于阻挠和议逆党忘功。且无论其斩级至三千七百余颗，生擒可可孤山等四百余名及抚数十万，朝廷赤子不为□用功续显著，即如龙在，十年不窥关；龙死，三月直薄城下。则文龙之身系天下安危，可以想见。而至今犹令其尸棺暴露于孤岛，风雨洊侵；妻子流离于绝塞，饥寒可掬。何以慰孤魂于地下，劝将士于岩关也哉？臣故帅一腔热血，从来不以言人。因臣朴诚，倾心相信，特手书谕帖一纸，令臣偏由当路哀求接济。手泽具存，但其字画粗大，不敢擅进，谨抄白进呈御览，文龙报主之真心与其忧戚拮据之情，皆在其内。皇上一赐披览，当必恻然垂怜矣。为此谨冒万死，哀鸣圣王之前，伏乞皇上大奋乾断，特赐文龙骸骨以归葬，录其后人，世世不绝。奸党徐敷奏李大纲等，设谋倾陷，实为

祸魁,并乞敕下法司逮问正法,则骏骨市而千里争来,九鼎铸而妖魑屏迹。以此鼓舞海内,必有起为皇上东平彝、西平虏、勒燕然而指沙漠者矣。臣无任激切、哀恳待命之至。崇祯三年十月初九日具奏。奉圣旨,逆督擅杀岛帅罪案已定,毛文龙历年糜饷,牵制无功,岂得乘机借端,饰称忠义!周文煌渎奏不伦,好生罔肆。本当究处,念系愚弁姑饶他。毛文龙身尸准与亲人领埋。该部知道。所录故镇印信谕帖曰:都督府谕游击周文煌知悉,本镇拥孤军于海上,拮据焦劳,八年来矣,岂特牵制而已。犁扫之着,端在斯举,原非局外人所了了者。但招徕者众,接济者寡,每每绝口叫呼而未之应,几经查阅之,科院道臣不可问耶。而腾鲍之日,终是无期,安望其奏荡平之效。坐失事机,徒增叹息而已。本镇一点血诚,惟知图贼报国,以报知遇。若令弥缝世故,预乞先容全家保妻子,委非本镇素心也。近来往往责之以礼节未到,纷纷以私意窥人,捕风捉影。信谗口之嚣嚣,欲抹杀公道,则何以服人。且夫关门岁费饷金五百余万,稍缺数月之给,即有杀抚缚镇之哗。庙堂之上,岂无良心,岂无耳目,安可凭无根之捏,而误恢复之大计。区区此身,奚足为惜。但恐议论多而成功少,将来酿成不可结之局,反为议论者滋愧矣。本官蒿目时艰者,于当道前一白之。兵则减矣,而东事何日能完。今数虽减,而兵民尚在。倘每岁发饷百万,复土恢疆直易易事也。仍旧如前,本镇亦付之无可奈何,惟有送兵马归之山东,抱印人主朝廷,两着之计,别无所处也。特谕。崇祯元年十二月初五日。臣子不尽忠于国者,皇天以男盗女娼报之。此故帅朱笔亲批。

平显,字仲微,居仲墅。今其旁有村曰平宅,皆平姓其裔也。仲微有《松雨轩集》。今附录其《松雨公乐耕赋》。赋曰:平子既老,步趋不良。重狐丘之念,思茧室之藏。疆圉作噩,自京徂杭。感桑

梓之敬止，望松楸之故乡。载浮小翼，爰俶轻装。蕤宾之律，日月其望。舣棹于□□之汇，流憩于三山之阳。见有老翁焉，植杖而芸，荫樾以待。目光炯然，内养有晦。揖而叩之，倾耳莫对。余知其为聩者也。既而轩衣张眉，若有所得。以视为听，引掌示色。问余所来，兹将焉适？余乃改容致恭，口语心画，以指作示。告某姓籍，輾而兴曰：是知若矣。卫碏之后，我分于石。少也同志，与子莫逆。子登仕荐，我甘伏匿。风波一失，万里南北。玄鬓变素，丰瓠成瘠。寒暑代谢，倏四十易矣。子尚存耶？能记忆耶？余闻所言，展拜匍匐。惊定拭泪，终而夷怿。遂从先生之杖履，造仁者之安宅。相与倾底蕴，话夙昔，询其颜扁，写以胸臆。乃谓余曰：天生蒸人，各有常职。不揣其分，徒为物役。我服先畴，自致其力。不改告劳，惰于休息。若乃春土润蒸，膏阳动脉。相厥攸宜，是垦是辟。播不愆期，爰有佳植。时芸时耨，既茂且硕。迨夫白露凝秋，黄云如织。天风吹香，穑功成积。高廪多稌，吾得而食。输毕纳之及期，洁蒸俾之来格。绝意于乡曲之士，取乐于桑榆之域。而吾之乐，庸有极乎！故揭乐耕以自寓，愿终素志于不怿也。于是傧笾豆，旅肴核，浮以太白，罚不辞百。既醉饱德，余不知日之夕矣。为之歌曰：聋如积兮，道沮溺兮，乐其天兮，无鬼责兮，余友之益兮。翁笑哑哑，授楮濡墨，请书为乐耕之赋，而实诸壁。松雨老人平仲微。又《松隐》诗曰：东溪隐者目如电，少小相违老相见。自携长柄斫苓铲，分得洛山云一片。诛茅结屋深翠微，青松手种今合围。稳枝密荫蔽风日，托巢众鸟忻来依。梦骑白鹿穷幽径，仿佛樵歌隔林听。半床金粉落花香，一壑笙竽春醉醒。老夫漂泊西南陬，倏焉为别三十秋。国恩优许拜丘垄，盍簪谈笑皆白头。我生亦好烟霞侣，万里滇居卧松雨。还当与尔寻旧盟，长揖侯门归仲墅。永乐丁亥

人日，松雨老人为松隐契友书于水竹旧居。按：松隐翁，为仲微之故人张景祥，亦隐居于洛山者。

吕水山需，为徐文贞门下士，文贞极倚重之。而水山亦以义相报。今读《文贞送吕生》诗，益见其虚心爱才，忧时计事，不愧相臣。特厄于时势，而无可如何耳。《送吕生需往宣大》诗曰：吕生身长五尺余，眼底瑰伟空寰区。戏携文章走都下，相国一见惊且吁。白玉之堂承明庐。吕生不顾更西走，欲结壮士诛单于。腰间宝剑自鸣跃，风云仿佛随驰驱。人生意气谁如此，班超王猛真同趋。方今武事渐不竞，患在纨绮持兵枢。行间岂无韩与白，浪宝燕石捐璠玙。兹行得士愿速返，我欲以应明时须。又《送吕生时行还唐栖》曰：吕生吕生短且癯，怪哉怪与人人殊。人皆恶劳生独否，风尘远涉千里途。人皆为身生又否，布衣有志西吞胡。我才拙劣苦多病，日夜梦想江与湖。生为大言恣激发，使我气作张眉须。天王神武将士健，今秋虏不窥边隅。我揖生言合归去，饱食钱米陪妻孥。生嗔不答更谓我，明年六月当来俱。吕生吕生不可测，古有王猛疑其徒。猛当乱世犹自见，况遇圣主如此乎。何由用生听我去，勇怯各得遂所图。双江先生天下士，以此试问当理无。持杯饮生生勿怒，宁死为骥不为驽。

水山轶事颇多，而可传者，莫如为文贞致书一事。保全文贞不为无力，好任侠而不诡于正，宜文贞之引为心腹也。陈继孺仲醇述吕山人事略曰：新郑高公修，吾乡文贞之怨，其下遂有承望风旨者。徐氏之族几碎，文贞作书达之。文贞书不传，新郑书则有录者。书云：仆不肖，昔在馆阁，不能奉顺公意，遂至参商，狼藉以去。既公谢政，仆乃召还。佥谓必且报复也。而仆实无纤芥怀，遂明告天下，以不敢报复之意。天下之人，果亦有谅之者。然而人情莫测，

各有攸存。或怨公者，则欲仆阴为报复之实；或怨仆者，则假仆不忘报复之名；或欲收功于仆，则云将甘心于公；或欲收功于公，则云有所调停于仆，然而皆非也。仆之意，盖未甚明也。古云无征不信。前者地方官奏公家不法事，至仆实恻然，谓公以元辅家居，岂宜遂有此也。且兔死狐悲，不无伤类之痛。故其间情可疑、法未合者，悉从开释，亦既行之矣。则仆不敢报复之意，亦既有征，亦可见信于天下矣。盖虽不敢废朝廷之法，以德报怨；实不敢借朝廷之法，以怨报怨也。念昔仆典试时，常以试题致先帝疑，公为解护，仆心实感之。当公不悦仆时，曾明告之公，公即仇我。然解先帝疑一节，终不敢忘，必当报效曹公而去。言犹在耳，公不记忆之耶？夫既得以取信于天下，则可有辞于门下，故敢举书布区区之意。今而后愿与公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无使借口者得以鼓弄其间，则不惟彼此之幸，实国家之幸，缙绅大夫之幸。丈夫一言，至死不易。皇天后土，所实共鉴，惟公谅之不宣。是时，文贞之客曰吕需，号水山，唐栖人，老而负侠骨。公尝伪为徐使者持文贞书面谒新郑，新郑与之酒食，不敢以勺粒下口，哀恸泣号，诉达于新郑之内，夫人乳媪以下，无不感动垂涕者，皆为文贞潜辞之，而新郑之意亦且倦矣。或曰得需力也。

吕水山制安平车，制法不传。或云设机关以行止者。然唐栖无坦道，曷可行车？卓子明卿为作《安平车记》，其略曰：吕山人制安平车成，且铭之，乘以过卓子芳杜洲，卓子迓山人适渔者舣榜洲浒。窃睨山人，复睨山人车。三复车铭，踟蹰而去。他日，渔者揖卓子曰：往舆而访子者，貌古而雅，逍遥以适，殆异人耶！卓子异渔者问、异其识山人意，盖隐者。谓曰：子若知人乎？此吕山人也！山人尝待次胪卿弃弗顾，弁髦轩冕，蒙庄其徒欤！殊辐异毂以为

车，任厥天，吾故与之游。渔者曰：有是哉！愿悉闻山人。卓子曰：吾谓山人蒙庄徒者，易辨耳！山人龆龀嗜姬孔书，慷慨有大节，耻溷闾阎间。去游成均，六馆士异之。乃更历九边四溟，陟华巅，穷河源，迹殆遍。尽友瀛寰士，即羽人释子，上下其议，必为授其肯綮。乃寰海士异之，由是山人名当世。山人齿几艾，恍然叹曰：道在是矣，须荣名何？乃匿轨山中为篇什，无论音律，盖不役心。于名工篆籀书画，各臻妙境。则又叹曰：含毫和墨，奚矻矻邪！亦稍屏去，日与二三同志谭学，远近人士归之。片言几道，一行协义，必盛誉不寘口。山人学无不充，天文地理，经世宏略，变常密谋。人负术来，将困山人，山人徐一言，理晰机顺，独行洽闻。士虽穷僻，不间暑寒，往讯之。其取善类如此，不知者或病其迂，诋其激。於戏！兰孤而萧艾弗薙，鸲咽而乌鸢四喧，亦悲矣！然亦无损山人也。山人玄寂渊默，横逆至不惊扰。即讪詈以面者，理遣之，泊如也。生平未始责人嗔，恶人。俗好媒孽、短长人，山人弗之，非亦弗之，狥俗以不忤。子欲观山人，观车若铭，山人果天谪者。以是观山人得矣。渔者唯唯而去。值山人于洲，山人停车，渔者倚舷相与质卓子言，各为绝倒。卓子叙而记其车，渔者喜为之歌，以足车铭。歌曰：弗驰弗驱，匪轩匪轾。中黄外旅，去险就夷。居极其安，运殊其机。清尘不飞，其庶乎仙人之云辩乎！歌竟，相盼而笑。山人返车，卓子掩庐，渔者鼓棹而去，莫知其所之。又山人能作小木马，放于桌上行动如飞，大得木牛流马之遗法。安平车，亦是此意。

水山之兄名坤，号北野，事佚勿传。子似野，有父风，遍交当世士，工诗而无专集。《景物略》辑有似野赠言，皆卓卓一时者。今节录之。衡山文徵仲赠诗曰：而翁北野擅声华，令子才情亦称家。偃息仍分黄犊草，钓游还伴白鸥沙。天连平楚孤云渺，秋满寒原落照

斜。目断长空心共远，此生归宿岂无涯。玄同张衮赠诗曰：水国萍踪一系船，登堂把臂共欢然。谈看吐气三千丈，交忆垂髫二十年。错落风云珠履满，斓斑星斗羽觞传。此回相见休忘却，倒我玉山黄菊边。灵墟张凤翼赠诗曰：三年怀楚调，一水隔吴关。碧海栖珠树，青天朗玉山。逸情平野旷，幽意广川闲。安得移兰楫，倾樽期解颜。幼海周天球赠诗曰：习懒捐纶钓，交疏息往还。故人劳远念，枉驾得相扳。山水怜同调，风尘慰别颜。园葵秋可荐，驻屐且林间。又曰：川途渺渺涉风湍，落照停桡问吕安。远兴正逢春后雪，故情聊赠泽中兰。烧灯水市星俱烂，罢酒林堂夜已阑。形外论交谁古道，囊琴欲发为君弹。时元旦幼海访公。三桥文彭赠诗曰：廿载交游父子间，吴山越峤几盘桓。浮云白日关幽兴，翠柏苍松本岁寒。豹隐当年曾下榻，虎丘今日共凭栏。扁舟只隔盈盈水，怅望南天更渺漫。文水文嘉赠诗曰：阔别经几岁，有怀殊未酬。聊凭水墨兴，写得乱山秋。古树悬藤合，苍崖界玉流。题诗相问讯，应否忆吴州？文水因久不通音问，故写画达意。隆池彭年赠诗曰：一径松阴转翠微，双崖苔壁俯渊扉。云藏山色龙宫出，香坠天花凤刹巍。高士琴台尘外赏，仙姬环骊月中归。知君夙抱烟霞癖，海涌探奇兴不违。时公游虎丘题寄。吴门袁尊尼赠诗曰：为别逾三载，相逢值九秋。感兹黄叶落，睠彼白驹留。振屐湖滨屿，扪萝郭外丘。分携那复尔，清梦恋同游。闻说棠溪隐，桑阴十亩肥。平涛通海润，交樾翳林霏。世业藏书在，游踪放鹤归。江干送君处，心逐片帆飞。西室王谷祥赠诗曰：浙中今古多才彦，喜见名家有后人。温润襟怀同白玉，清修眉宇照青春。从知东箭书称美，始信南缪世所珍。何以赠君何以处，伫看鹏鹗奋秋旻。高阳许初赠诗曰：九月十月菊烂黄，怀人恨阻天一方。君能步屧问蓬荜，我适登台吟凤皇。无缘面晤倾百

斗，只拟兴尽回孤航。应念归来貂已敝，寄将纤纩故欺霜。时公过吴高阳，适滞金陵。丁药园澎、丁弋云景鸿、丁素涵潆，世称盐桥三丁，其先实居全漳。甲申以后，田庐荒废，迁居城中。弋云之诗画草书，尤名于时。尝赴京谒选，孙字台先生送以序曰：钱塘丁氏兄弟，诗文菁藻，雅重艺林。其晋之诸谢，明之皇甫乎！而弋云又兼绘事，临池之技，所称三绝非耶！当其意致萧，托写山水云树，布置皴皴，直在李唐马远之间。而草书神俊，骎骎乎欲度越羊欣、梁鹄以前矣。乃者部檄严促，追锋之车且不能缓旦夕，恐此事便废，行将奈何而不然也。韦应物焚香读书，亦称名守；王摩诘词客画师，居然贤相。远者张芝之作郡，父老乞判；近者高士安之居官，云烟卓绝。吾安见此事之可废也！又赠以诗曰：霏霏雨雪下河梁，晓唱骊驹戒骕骦。知尔雄才堪视草，不须华省薄为郎。宫人旧诵王褒赋，女史新添荀令香。我自渔樵堪作老，几时书礼赠青堂。又寄丁飞涛诗曰：喜尔金闺彦，能为白雪吟。中原多逊席，吾党独披襟。谢客神殊逸，陈王怨甫深。蘼芜游子意，菡萏故人心。雅兴怜桃叶，闲情在竹林。莫言高和寡，千载共知音。余已详本传。

句垒村在镇东北十里，《德清县志》改为慈孝里，属德清县界。土人仍呼为句里，实句垒也。相传为越王句践营垒之所，故曰句垒。不见纪载，无可考矣。近人颇有吟咏者，今录之。张丰王《题句垒》诗曰：句垒城头几暮鸦，昔人曾止越王车。归来冠剑功名老，玉勒春风满路花。张子渐诗曰：语儿亭畔女儿军，壁垒犹称霸越文。一世阴谋千古恨，只今烟莽自纷纷。郭西韦诗曰：大将功成拥节旄，吴山越水等鸿毛。十年伯业今何在，怀古深情付浊醪。王晫诗曰：戎马横行白日阴，破吴谋画十年深。只今句垒名犹在，玉帐旌旗何处寻。朱麐《吊古》诗曰：越子奔迁日，銮旗此暂停。断沟沉

古月，残垒透疏星。浪卷征魂墨，风飘战骨青。几多兴废事，日暮泣渔舲。镇之北有城头村，俗讹作撜头。相传为越王筑城于此，故名。然亦不见于记载。古老相传为古迹云。

铁菱关，在伍临港口。相传方腊时，此为关隘。今野老尝有铁蒺藜拾得。朱麐《伍林怀古》诗曰：伍林村港口，曾是设重关。月落青磷现，秋高古戍闲。铁菱锋刺短，金甲锈痕斑。仿佛临风雨，苍涛白马远。又诗曰：荒原遗戍垒，野水沉蒺藜。传是铁菱关，日暮鸺鹠啼。

超山顶上有二池，相传时出五色气，见沈心《孤石山房诗集·游超山》诗注。此又搜奇抉异之所未到者。然不知房仲何所本而云然，抑亦闻士人之说而未至其地欤？诗曰：翠微昔经眼，夙有登眺想。雨余趁春闲，后齿屐一两。细路指野樵，确荦穿林上。眼边云缕横，脚底泉脉响。皋亭领群峰，属□□成党。兹山岿独立，剑倚自雄长。危巅攒怪石，天影逼高仰。窈窕洞壑观，日月开虚敞。香池气灵异，银房境萧爽。不遭土木妖，元神保蓁莽。青霞性□□，尘世几长往。搔首临远风，唏发凌千丈。考：也冷、洗心两泉，皆在山腹，山上汲者取之。而此池乃在山顶，且出云气，信可补超山之古迹，而与石笋并传。

小丁山有钱武肃王履迹。盖山顶有石罅二，盈尺余，中泛洼水，大旱不竭。相传钱王微时，足迹所经也。其说虽诞妄，而父老言之凿凿有据云。张珊林雯诗曰：敏歆自昔记周朝，吴越传闻迹未消。履蹑丁山遗踵久，溜穿磐石历年遥。花开陌上归宜缓，衣锦营中兴正饶。同是钱王当日事，好将故迹问芎蕖。韩琴溪应潮诗曰：发祥负贩履重重，踏破云根翠黛浓。石镜衣冠原隐约，锦城剑佩自雍容。一泓不竭巨人迹，双罅长留仙掌踪。绿遍小丁山下路，钱王

遗烈秀灵钟。

葛墩在伍林之西，与东塘相近，为晋时葛稚川飞升之处。有葛仙祠，乡人奉之惟谨。祠侧有葛仙桥、葛仙墓，其地山川幽旷，林木翁翳，实栖真之所也。居民环村而居，可饶者比户。其村俗称为葛仙城。虽经大乱，烽燹不扰，岂亦仙翁之故泽遗爱耶？

奉口之名最古，何春渚《志略》，记奉口战场事，及元《夷白斋稿·奉口》诗，而不仅此也。唐宋人曾咏及之。《白香山集·泛小舲二首》诗云：船缓进，水平流，一茎竹篙剔船尾，两辐青幕覆船头。亚竹乱藤多照岸，如从凤口到湖州。又郎瑛《七修类稿》：贾涉在凤口，遇洗衣妇人，挑而从之，遂生似道。宋楼钥《攻媿集》有《奉口遇雨》诗曰：七月欲尽八月初，天久不雨暑未徂。下田焦枯上田槁，愁叹不止田间夫。呕哑水车日夜响，漕河扬尘成坦途。喜见此溪深且广，元云忽起西北隅。林间槭槭水沤起，两岸人物欢欲呼。未闻滂沱润龟坼，且使万物聊沾濡。船窗飘漉疏篷漏，客意自适凉襟裾。引身东望云气薄，未知帝城有此无。传闻今日方奏告，便有响应来斯须。人家百万苦炎熇，君王斋祷几月余。君王斋祷几月余，云师雨师其疾驱。元宣城贡奎《云林集》有《宿奉口会九万兄》诗曰：扁舟下沧浪，日暮浮云散。青山衮衮随，十里行不断。古廛绝人烟，舣缆临绝巘。谁知兄弟情，邂逅忽相见。篙师轻波澜，呼啸惊夜半。贪程虑涉险，欲往还自算。推篷视天宇，白露下凌乱。众星亦已没，落月破微暗。念此局促身，倏然重重叹。夫以奉口之地，而唐宋元人皆有题咏。实为钱塘至湖州之要道，非若今之僻处镇西北隅，为舟车不常过之地也。所尤奇者，里人夏容伯语予曰：咸丰庚申以前，有丁奉碑在奉口对面山北小涧内，横作小桥，以通行路。碑字为“汉前将军丁奉之碑”，俯仆涧中。惟“军丁奉之”四

字，探手可按。考丁奉碑，为西汉第一石，金石家有旧拓本，且珍藏之。而不知其原碑乃在奉口也。今经兵燹，过其地访之，不复见矣。或如陈仓石鼓，权作米臼，尚在人间乎！惜哉！奉口之称，或以丁奉墓而名，亦未可知。

仲墅在金佛寺之西里许。相传南宋时，有仲氏兄弟素雄于赀，开市于此，贸易成集。因睦州方腊之乱，有部将某屯落山，索饷于仲，仲不应，遂统兵剿之，无噍类。惟一老妪抱一子尚襁褓，遁之远所得免。寇平复业，遂舍宅为道院，名曰真福宫。宋宣和间事也。今其地桥阑水栅，俨然有故墟之迹焉。明初，建预备仓。永乐三年，知县彭奎建四仓，其一在仲墅村。时有诗人平仲微居此，《松雨轩集》有句曰："长揖侯门归仲墅。"《松隐记》曰"永乐丙戌，始抵仲墅拜先陇于洛山之下"可证也。今其傍村曰平宅，聚族而居，皆平姓。

独山之北有村曰横里，村人以梅畦为田，花时一望如雪。周让谷有诗曰："试上独山山顶望，村村香雪压檐齐。"自注云："近日横里独山村人，以种梅为业。花开，弥覆十余里。"厉樊榭有《舟过横里怀平松雨先生故居》诗曰："出门天宇净，暖风吹我衣。片帆一何驶，沙燕相随飞。不断故乡山，新绿初生肥。谢村已回首，仲墅望依依。宽漾十二里，中有诗人扉。幽栖如此少，远戍竟尔违。桑阴看浴蚕，草舍闻呼稀。当从田父饮，莫叹季女饥。"自注云："平仲微故居北关外之横里，地有仲墅洛山。不知松雨先生所居，实在仲墅，非横里也。"仲墅有村曰平宅，皆平姓聚族而居，松雨之裔也。仲墅在大河之西南，横里在大河之东北，故《松雨集》中句云"万顷水云横里北"，指隔河而言。惟隔河，故有万顷水云耳。非竟居横里也。大河中流，行舟而过，村曰横里，不辨其岸之南北耳。然邹

志初墨稼穑斋《十二里漾》诗曰："藕花官漾接通津，水竹人家迥绝尘。十二里中来往熟，不知中有古诗人。"注云："明平仲微故居在此。"地一名横里，或者河之两岸傍涯而居者，皆为横里欤？魏成宁《清爱堂集》有《夜泊横里大雪》诗曰："冰胶橹声涩，月淡林影微。官漾十二里，风力加寒威。且就仲墅泊，一叶芦之碕。渔灯摇数点，云絮匝四围。雪花大如掌，俄焉满船扉。村落不知夜，惊起沙鸥飞。人怀松雨往，春助梅格肥。此景同泛剡，但少绿蓑衣。"亦自注云："明平仲微，杭州人，居北关外之横里。"地有仲墅及十二里漾。亦以隔河之仲墅横里并为一谈，盖诗人吟咏，原不求深考也。横溪，详《山水志》。

盘杨村，距唐栖之南四五里，或作蟠杨，又作蟠羊。张半庵曰：水村烟树，岸柳汀蒲，一小武陵也。地宜果，多枇杷。周天度诗云："别有好山遮一角，树阴浓罩枇杷青。"注曰："盘羊多果树，惟枇杷冬夏不凋。"有□□《舟次盘羊》诗曰："疏风细雨堕村烟，杏子花飞香可怜。往事却看千载鹤，新诗聊答一声鹃。浮丘道士远归海，峨水游鳞不羡天。两岸几湾杨柳色，渔人轻荡画中船。"

全漳孤林，以丁方伯、沈御史、胡中丞所居而显。丁氏盛于明成化间，沈氏、胡氏则在隆庆、万历时。三姓鼎盛，冠盖相望。未及百年，巨室园林尽桑田麦陇矣。惟胡中丞住宅，犹有遗迹可寻。后嗣聚族而居，椎鲁不文耳。予于己丑年以查赈事，至唐栖孤林。亦在放赈之列，予友容伯夏君，往任其事。归语予曰：胡中丞第尚有门墙阀阅，未尽坍毁者。墙为斜方磨砖合砌，甚坚。薜荔罩之，极黯淡。墙内有额曰"都宪第"，两旁有柱铭，曰："风云时入座；文献旧名家。"又其内一匾曰"鹏抟"。入其旁室，有一额曰"游淡"，八分书，甚古媚，惜晦未察其款。有一小联曰："年华付诗卷；幽意对炉

香。”又一额曰“东洛闲意”，皆名人手笔旧物也。四百年来，遗迹犹存，恐再阅数年，消磨殆尽矣。故纪之。

博陆村，距唐栖东三十里，其桥梁寺观，《成化府志》、《万历府志》备详之，疑唐栖市未集之前，此为仁、德交界处，或一大镇，故志之特详也。村为忠惠钟公故里，尝读陆圻《冥报录》，有博陆村文学钟遇哉死而复苏一事。其时钟梅城为姑孰太守，延遇哉署中阅文，得疾而死。死而复苏，叙魂魄离合之象，历历如绘。以知国初时，钟氏之姓犹盛也。又仁和姚光晋《瓶山草堂琐谈》云：吾乡博陆村钟氏，明忠惠公裔。家设乩，一女仙常降，与钟氏弟兄唱和极多。句多哀怨，尝记其一联云：“岭上弄花春有影，湖边踏月夜无声。”大有鬼趣。末署“星儿”两字，问其故，不答。后有其女伴来，乃详述之。盖女负色艺，貂珰逼之入宫，乃抱琵琶自沉于西泠桥下。是本贞烈非风尘中人，宜精爽之不散也。此系康熙初年降乩之事。余十三岁时，见钟氏所录诗卷。今已遗失，钟亦零落，特记其崖略耳。《琐谈》所言，亦云康熙时钟亦零落矣。今至其地，询其土人并不知有钟姓者，能无沧桑之感！《冥报录》遇哉事极长，今不备录。

王穉登《客越志》云：嘉靖丙寅五月十六日泊塘栖。河广百尺，隔河人声不相闻。星桥横空如白虹，沉沉下饮波上。过塘栖，水益阔，桑益多，鱼亦益贱。青田白鹭，小船如瓜，叶叶烟波中，有豪濮间想。望见吴山翠微，神思翻飞，不可复禁。

大善寺之无心柏、独树房之柏树、吉祥院之银杏树、亭溪村罗汉寺之怪树，或千余年，或数百年遗植也。无心柏云为六朝之物，唵唲法师有赋以张之，而游人多赋诗焉。郭西韦诗曰：“苍颜翠质老岩阿，饱嚼风霜蔓女萝。凡属有心皆幻相，欲空四大问南柯。”释绍隆石庵诗曰：“西来祖意如何是，大善庭前一树真。千古婆娑空

五内，赵家指示亦无心。”王丹麓诗曰：“万木樵将尽，孤标此独存。空心见明月，劲节老乾坤。鸾风终经宿，蚍蜉何处屯。苍寒留古寺，神力获朝昏。”今经兵燹，寺既毁废，柏亦无存矣。吉祥院之银杏树，为万历之初太宰张恭懿手植。崇祯癸酉，施之耘记之极详。至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夜，火忽从树中出，枝干殆尽。识者谓大树千年，必遭劫火自焚，此其是欤？亭溪村罗汉寺中之怪树，张行素尝题诗并序曰：亭溪罗汉寺古树，臃肿特甚，相传以为吴越王时所植。感赋。诗详《梵刹》。大善寺独树房之柏树，大荫亩，详王伯穀篆额，曰“独树斋”。每阴雨，则吐烟；暑月，则有大蟒蛇蜿蜒其上。今则寺成荒壤，仅山门三椽，而寺后之独树斋仅存其名，有僧守之。余尝至其地，访其树不复见矣。今荟记之，以存古迹云。

绿雪堂白杜鹃花，张半纮老人所植。名流题咏，裒然成卷。石门胡天牧涵为作序，张半庵并辑于《景物略》中。序长不备录。诗词则摘其尤者。郭扶九世澄诗曰：应怜春意在枝头，不许啼红动客愁。色映闲庭迷粉蝶，光分远水落轻鸥。三更冷月谁为伴，数点明霞拟共游。为报蕊珠开未平，衔杯笑倚仲宣楼。胡天牧诗曰：杜宇声消月堕廊，晚寒犹剩一枝霜。鸟同名字随人唤，花褪衣裳别样妆。潘县未烦青眼盼，蜀江浣净锦心肠。珠宫应是称难得，今日相看在雪堂。沈瀚生武抑诗曰：三径初开处士家，春风才放杜鹃花。夺将冰雪怜疏蕊，剪就罗纨发异葩。玉照凭轩辉夜月，奇峰当槛映朝霞。草堂不减挑源胜，绕屋寒梅漫独夸。翁绍掀允赞诗曰：根分白帝更幽奇，摇落花开蝶未知。蜀魄空传皆血泪，名园今复有冰姿。扶持秋色云三片，漏泄春光雪一枝。应惹诗人频着眼，斜风细雨也相宜。卓方水和韵曰：卧雪先生本好奇，手裁幽树少人知。偶从南浦探新句，始识西川有异姿。古帝魂归传缟素，何郎粉湿上花

枝。笑他剪彩殊多事，绿意红情总不宜。王丹麓诗曰：三月春光处处流，杜鹃开到若含愁。精魂犹记兴亡事，血泪啼干便白头。吕翼令诗曰：一夜春风杜宇哀，月明寒色映楼台。数声玉笛江城外，错认梅花落又开。柴虎臣诗曰：冰姿定出蕊珠宫，绰约无言对晓风。莫更闲愁春欲去，只言杜宇不啼红。沈去矜词《调寄惜分飞》曰：水涨川江人恨别，却似泪痕重叠。此意真难说，杜鹃开遍东风血。

谁把玉容更绣颊，一夜鬓丝堪镊。熔尽肝肠铁，阳春不散蛾眉雪。吴允哲词，调寄《醉花阴》曰：雨压栏杆花透，不似人间绣。赢得月明时，一样娇容，几瓣梅花凑。　　红残故把霜华斗，错认鹃啼口。入眼最情多，无奈春归，魂伴东风瘦。

超山看梅，韵事也。予尝游焉。晴雪霏空，团香作海，不意人世间有此妙境。愧不能诗，因浩歌张仲甫先生《超山古梅歌》曰：超山之下万重雪，雪径幽寻到山窟。四山盘纡抱一寺，寺前老梅尤奇绝。沟塍棱棱花重重，土气十年厚蟠结。其中古树数十株，兀傲空山忘岁月。旋天据地恣查牙，根如车轮干如铁。老苔裂作虬龙飞，迸露肌肤赤于血。穿林越径观不足，各各意态雄且杰。随花摧酒坐花间，人意花情共蓬勃。一株古树拳龙钟，一株怪石立突兀。一株老龙蟠空霄，一株巨灵擘双阙。其余纵横尽奇妙，万玉飞腾暗香发。此树阅在几沧桑，直从炎汉溯吴越。山河南渡久消沉，冷月黄昏香不歇。千岁松鹤千岁仙，自古得天在崖穴。我来花下醉歌狂，遐举欲与尘埃别。归舟一梦醒罗浮，已觉此身有仙骨。又歌其词曰：大河横碧，算几番误了，寻春游楫。路转玉溪空谷，疏烟万重白。千岁仙人貌古，久忘却山中年历。但照眼黛骨虬容，云岛卧枯石。香浥翠尊滴，爱坐拥树间，醉欹花侧，蕊珠梦迹。身化青禽，绕林觅寻，问沧桑旧事。当日有琼妃曾识。奈去棹风又引，几时梦

得。仲甫名应昌，钱塘人，有《彝寿轩诗钞》、《烟波渔唱词》。诗为丙申正月十六日，偕陆子乘游超山而作。词则亦于丙申正月十七日，超山观梅报慈寺侧，有古梅数十株，七八百年物也。坐酌花下，暮归宿湖墅而作。丙申为道光十六年，距今五十四年。今则古梅为俗僧作薪，无复存矣，惜哉！

超山之海云洞，及丁山湖，已详《志山水》矣。今检诗集，复于龙洞得明张通参震诗、于丁山湖得魏成宪诗，并补录焉。张震号石川，诗见《张通参集·题唐栖丁氏超山龙洞》曰：青霞开福地，俯瞰卧龙渊。窗窠苔封石，逍遥洞有天。水空山欲堕，云动日如悬。坐石浑无语，诗成孰与传。魏诗见《清爱堂集》，诗曰：丁山湖上水风清，宛转菱歌处处声。犹忆髫年随杖履，旧题诗似隔三生。自注云：余年十三，随先大夫就医唐栖。高石生太守招游丁山湖，即席命余赋诗，有句云“玲珑橘树层层岸，宛转菱歌处处声”，太守大加击赏。

唐栖净土庵住持补庵和尚之徒祖叶，尝于桐溪水中得一物，坚如石、重如金。谛视之，佛牙也。冒风雨载归。补庵见之色喜，乞白岳弟子作《佛牙记》并赞颂焉。记中云：牙广寸许，厚八九分，长二寸。余光如墨，中有凹，似入火而不灰者。旁分竖二，文理如两小骨附生状。色独黄白可爱，由根透顶，光莹如玉。而咀嚼坎穿处，率深黑坚光，旋文累累，其宝气又仿佛苍碧玉。记文赞辞，极为推重。而净土庵之佛牙，遂传说于时。然予窃疑之。寺中藏有佛牙，如灵崖及金陵之报恩寺皆有之。《七修类稿》云：西湖法相寺藏一异齿，其大如拳正，碧绿色透明。山僧云是佛牙，其状如盘牙，想是西域异兽口中者。又《五代史》云：有僧游西域，得佛牙以献。明宗以示大臣。赵凤云：世传佛牙水火不能伤，请验其真伪。因以斧

斫之，应手而碎。是时官中施物已及数千，因风碎之乃止。然则所谓佛牙者，自古多伪。彼法中固信重之，而文人好奇亦喜为之，傅会作记、作赞，以表扬之耶？然无论真伪，亦栖里中一故事也。今净土庵已成空壤，佛牙又不知埋没何地矣。白岳弟子，不知何人，或即徐垫君士俊云。

张半庵记《河珠》云：溪河俱产。每遇暑旱，菱湖人采珠者，成群鼓棹，探水取之。大者径寸，细者分厘。色有赤者、玄者，洁白而光莹者，价十倍于广东。子窃疑唐栖非产珠地，询之里人亦无之。岂合浦之珠，今且远徙乎？意者水乡多产螺蚌，蚌中往往得珠，然甚细如米粒，安所得径寸者？惟陆郭港北陆宅漾有巨蚌孕珠，每里中有科甲，则放光为瑞。人有欲得之者，遇腥水着身如墨，往往致命，亦颇害焉。卓珂月有《谕珠蚌檄》曰：嗟乎！尔蚌具绝世之珍，而湮没于此中，吾为尔惜之也。不能自弢其光，时出而夸耀村壤，吾为尔危之也。谁实使水上之人不能忘情于尔，而尔复盛气以待之，吾为尔危之也。将为伏桥之蛟乎！安知不触周处之刀乎！将为古墓之宝器乎！安知不遇波斯之发棺乎！自以为曳尾之神龟而无患乎！安知无诸葛元逊之人乎！枯桑不得而溃子乎！自以为千里之猛而莫予破乎！安知无张茂先其人乎！华表不得而烛子乎！嗟乎尔蚌，然则曷为不去也。学水者归于渊，学仙者归于海上之山，子何不飞于珠浦，宿于海澜，而何乐久居此也？桥之下，岸石束汝身，舟楫劳汝魂，洼水沙砾窘汝游衍，尘嚣杂沓蔽汝见闻，而亦何乐而久居此也！抑力未至而未能去也？则吾所谓可危者益信矣！龙不隐鳞，凤不匿羽，网罟且将议其后焉，而况于子。然则，或欲于此自见其奇耶？恐去此而不免为白豕之入辽耶！则子之痴也，名根未除也。力不能去，而与其见残于人，如何献之明廷，而为衣绣

之牺。心不欲名实未加而去,则与其徒惊俗人,何如出其宝于世,而为卞氏之璞。然则,子其聆是言,而能砉然吐其腹中之异,以示余乎!此亦何异宝母之归魏生,而八宝之授真如也。嗟乎!尔之数者君其何处焉!语有之不然,鸣珂游帝都,不然绝粒升天衢。不富不贵而复不去,仁智之所不存也。嗟乎尔蚌,余之为子策者,止此矣。其以余言为是耶,或否耶?蚌而有灵,当必能影响以报余。如其不灵,亦复何足与言余去矣。卓珂月撰此檄,见《蟾台集》中。按:巨蚌放光,西湖亦有,星月之夜,宝光烛天炳璘五色,兹港之光亦犹是也。科甲之说特偶然耳。

沈士鑛云:庚子夏日,栖水东偏地遗虎迹,里人怪之。余乃作《市虎行》。余窃疑之。当明祚之移,唐栖未罹兵革,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蕃盛之区,安有虎迹!且庚子为顺治十七年,承平之世。意沈诗之作,有所讽刺,非真虎也。及观于《湖堧杂记》,有《超山志虎》一节,在顺治十八年。始知沈诗固非虚语。超山距市不及十里,暮夜觅食,偶至市东,理或有之。沈诗云:虎不在山不在林,炙人肌肉咶人心。腥风上滚白日黑,怒牙惨沉天地色。闾巷嚼啮靡孑遗,阴鬼啼冤附荆棘。谁能招摇市上来,众虎议筑金银台。叹汝皮骨应有尽,敢向深穴聊徘徊。自昔苛政猛于虎,虎跳长街人未苦。儒服官绅总戾虫,卞庄袖手远东鲁。莫言此迹虎所为,人心乖气印兹土。《湖堧杂志》云:超山在皋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顺治十八年冬月,有僧闻虎啸,欲拽杖伏之,竟为所噬。其徒延虎师捕虎。师,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即知当获七虎。每获一虎,乡人赠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鸣以相诱。煮青螺斗许,遍撒山隅。虎至,伥鬼导之。伥见螺贪剔螺肉,忘为虎护。虎遂孤行,即误入阱。虎师遂束之以归。盖僧之隔山遥望所见如此。越月,师

云：今日当获第七虎矣。乡人益以金。纵步往视，虎在阱中。大吼一声，猛如霹雳。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衔师一足，中裂其体而去。夫擒虎乃祛害也，虎宜不能与师仇。而卒为之害者，意者有祛害之心，而因之以为利欤？吁嗟！虎师知虎之死于阱内，不知己亦殉于阱外也。

丁山湖民，以养鱼为业。所重者鲭鱼，种虽多勿重也。唐栖水乡，数十里内，荡漾溪河，渔者万夥。天寒水涸，竭泽而渔。薛尧卿有《唐栖观捕鱼歌》曰：塘栖倚棹观取鱼，渔师矫捷如猎师。插竹编箔为周阹，意在竭泽无遗余。邪幅蔽膝施籧篨，回桡鼓枻同飞车。刑摸朐瘠发不梳，左右两翼夹启胠。戟钩弩括纷腾拿，木拥枪垒如储胥。狙公以智笼群狙，白龙鱼服困豫且。淘河鹈鹕杂春锄，搅触清渖成黄淤。就船买得供饮储，拍手大笑相轩渠。胸吞青丘云梦潴，惜无羽猎赋子虚。结绳代罟思古初，庖牺燧人如畋渔。网目四寸恢而疏，鱼不满尺市不鬻。仰首于邑为长吁！薛尧卿，名章宪，江阴隐士，著有《薛浮休集》。

嘉靖间，唐栖筑城之议创于抚按王公。时值倭警，犹咸丰六年之粤匪逼近议营伍林头也。方九叙《麓西杂言》云：昔癸丑岁，海寇势日猖炽。抚按王公忾，下令议城唐栖。其费半出官帑，半取之镇之巨室。盖为之保卫室家，即有所供办，非厉之也。昧者一时靳于捐赀，群托士大夫陈不便于按院，从中阻之。王竟不能持长计而止。及后乙卯，镇罹焚掠，各户所丧资蓄，不啻倍蓰于建城之费矣。夫杭人米囤塘栖，每岁数十万石。唐栖有城可守，则省城不虑艰食。又相近诸乡之民，得趋而避。寇野掠无地，将不久宵遁。此既一利矣。又唐栖有城，则一传警报，即可戍守。省城南北相望，屹然金汤并峙，犄角相依，非拱卫长算耶！即保唐栖，又保会省，盖一

举而两得者也。良图挠抑，追思可为扼腕。予窃谓筑城，谈何容易。既城矣，必设官，岂徒板筑费哉。况未必可守乎。以为囤粮欤？上下有一坝之隔，转运匪易。倘贼以一军营北新桥，则中途隔绝。以为犄角地欤？镇西北有奉口大道，镇东南有临平大道，皆用兵必由之路。贼或分两路以扑省城，而唐栖居中，为洼下地，将不战而溃矣。前事即后事之鉴。元师之入浙也，至皋亭而临安不守。王师之至槜李，潞藩究不能据唐栖敌楼以拒。即咸丰间，粤匪两次扑陷省城，皆不由唐栖。我师之克复也，亦不由唐栖。迨后省城克，而湖郡尚为贼巢。其时由省调兵往攻，皆由奉口长驱，居唐栖者，不见一兵一卒。盖唐栖为承平时贸易之地，而非用兵时战守之区。特由石门而来，肆其抄掠，则唐栖首受其害。前明倭寇猝至，或有城以遏之应不致势如破竹耳。必以为要隘而城之，恐未必然也。

至正十六年，杨完者遣蒋英从大麻唐栖进兵。《乐郊私语》：时张士诚据杭州。

嘉靖乙卯，海寇焚掠唐栖。方九叙《麓西杂言》：《万历府志》云：嘉靖春正月，倭寇海宁硖石镇，遂寇仁和塘栖。贼酋徐海引倭数万，掠唐栖。抚臣虑奔突至省，下令闭各门。六月，贼自唐栖至北关，直抵武林门，掳掠殆尽。沿途放火。分劫乡村，市镇燔毁一空。杀戮之惨，遍于郊野。家无寸兵一矢之御。自五月晦日至六月六日，满载而去。城中万室傍徨，官司惟闭门谨守而已。皆见《万历府志》。

万历三年，湖盗夥起。驾船数十只，南自谢村，北至唐栖，横肆劫掠，旁及乡村，民不安枕。提督军门徐栻，设兵船十只，分地防守，于是商旅舟行，赖以无阻。见《万历府志》。

顺治二年六月十三日，王师过栖上，囊弓橐矢，秋毫无犯。

咸丰十年庚申七月二十八日，粤贼自石门来寇唐栖，焚掠村

市。时省城已于二月间失守。不五日而克复，后惟闭城固守。次年辛酉，复陷于贼。唐栖自庚申七月，遭贼蹂躏，无固守者，遂为粤贼来往之所。

黄鸣俊《武林纪略捕盗事宜》

一、北关运、东、西三河，每河旧设循环筹二枝，水利厅哨单一纸。每日酉时，传筹兵健于该厅，领筹并单，如运河由三里洋，逐埠递换。次早寅时，传至大麻收筹。本日戌时，由大麻领筹传起，限以子时赴下塘巡司取获印。盖寅时至三里洋收筹。东西二河，亦照前项时刻传收。三六九日传筹兵健填单齐筹，赴水利厅回风倒换，禀报地方有无失事。季终汇缴本道查考。后因下塘巡司裁革，止将哨单照例回风缴换，及查厅给原单，纸不盈尺。内只填传到日期，其地方有无失事，及捕兵有无偷安。并未开载，殊属虚文。且厅胥怠弛，总哨藐玩，后遂寝阁不行。今议每河照前设，备循环筹二枝，另刊哨单，前列捕舵兵姓名，令自行花押，以验正身。在船与否，后开地方有无失事，泛兵曾否救援，即于本道衙门给发每河循环单各一纸，责令传筹兵健逐埠亲递，督同花押填注。如有不到代押、隐匿失事、饰报救援者，查出责革连坐。其运河筹至大麻倒换，传筹兵健须取木泛捕舵，收筹发筹，日时呈报。东西倒换如之。仍照前三六九日，赴道回风换给以凭查考。

一、北关运、东、西河，支港太多，贼船难防。旧各设有水栅，并设栅夫看守，启闭本道。近阅案册，犁然俱备。至行县诘以原栅存否？栅夫姓名虚实，概不置对，一味沉阁。今宜着里总详查，原栅废者复之，坏者修之，其栅夫有无工食，或逐家输役，或照户派糈，必商榷可行，以图永久。

北关运河传筹单式

北关传筹兵健，某某。今奉宪令传筹会哨，查探本关运河地方。自某月某日某时起，至某日某时止。

三里洋捕盗舵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谢村捕盗舵兵。同上。

义桥　同上。

洋口　同上。

十二里洋　同上。

鸭阑桥　同上。

总管堂　同上。

五林港　同上。

塘栖镇　同上。

花园桥　同上。

百脚港　同上。

落瓜港　同上。

五杭埠　同上。

北陆埠　同上。

大麻埠　同上。

某月某日某时某埠，或客船，或附岸居民被盗行劫，有无伤人，本泛捕兵有无救应追拿，开后。

崇祯某年某月某日给。

限每月逢三六九日筹单并缴倒换。

北关东河传筹单式如前。

皋亭捕盗舵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赤岸　同上。

宝庄　同上。

吴家坝　同上。

北关西河传筹单式如前。

清水港捕盗舵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兵

女儿桥　同上。

板桥　同上。

良犬　同上。

奉口　同上。

十字洋　同上。

下塘寨在县东三十里，介于仁和、德清之间。宋绍兴间，两浙安抚司奏请，创设寨官，俾司巡御。以德清县下塘巡检为之，凡置兵卒六十人，即下塘巡检司是也。明奉裁。

五林关寨，在杭州界口。唐栖有顺德桥栅、库桥栅。

向有上塘巡检，在塘栖大善寺之西，常平仓之侧。一在十六都下塘，俱于明初奉裁，今并归新市镇。以上皆见康熙《德清志》。

《唐栖志略》一书，《乾隆府志》引之。然细审所引者，非何春渚所辑之《志略》也。今其书已佚，撰人姓名亦复不传。

《唐栖耆旧集》所辑，皆前明及国初时人，《府志》引之，《杭郡诗辑》引之，而其书亦不传。岂当时尚未梓行，仅传抄本欤？或云胡休复胤嘉所辑。

张超微半庵先生所辑《栖里景物略》，搜采既博，笔亦雅驯。惟所引事实，不注原书，此犹沿明人习。分卷十二，而《传经堂记序》诗文，多至一卷。吴柏舟题辞《佩兰集》题辞，亦至一卷。《横潭诗集》亦几一卷，似非志乘体裁。盖搜采已毕，犹待编纂，观其与埜君书，可知矣。书曰："弟向思作《西里志》，因卷帙繁多，难以卒业，见

沈子虚谷《苕溪诗话》,深喜简洁之中独饶幽趣。窃欲仿而行之,正如倪迂《山川图》,寸幅中具云烟溪壑,鸟树桥梁,披阅之余自令人可爱,不必定崇山峻岭,长江巨河,楼阁、舟车、人物悉备,乃始为佳也。先生以为然否?第编次冗杂,贵精核,又贵详核。叙列古今人景物诗,甚费匠心布置。弟才短拙,甘居裨谌之班。其修饰讨论润色之功,非先生其谁与归!横潭幽寂,颇堪静坐。焚香煮茗,函丈地当与君共之。况栖迟无几,又将赴北墅诸公约矣。晚来渔火,晓听禽言,孺子榻可常设也。幸祈惠我,勿我遐弃。”

曹菽园《栖水文乘》与周逊庵《栖乘类编》,其笔墨远不如半庵。何春渚曰:周曹两家,不如张氏之善。即其分类繁冗驳杂,笔亦骫骳近俗,意复厌之。诚哉!何氏之言。子亦不能为前人讳读。然自康熙以后,搜采专实,亦关掌故。谁谓非记辑之力哉!史家三长,自古难矣!

何春渚所辑《唐栖志略》,取材《栖乘类编》,其半庵所辑之《景物略》未及见也。寥寥数十叶,笔甚简洁,而一镇掌故,仍病阙如。此堇浦太史所以有微辞也。尝与之书曰:“出关,栖水为必由之地。大小丁山,皆几案间物。出则云树苍茫,有离别可怜之色;归则井邑团聚,有迎门笑语之欢。某无下潠之田,又少清漳之宅。欲卜居焉不得也。承示《志略》,虽地志之别乘,风雅之外编,而宗郦元之简致,柳州之洁。洵乎其为风人之作也。但列寓公,而不及土著,则足下特自便其提铅问俗之计,而不为征文考献地也。胜国以前,吾未尽悉。卓去病、沈无回之经术,胡休复、卓珂月之文章,皆逢阳九百六之会。栖迟一隅,名不大显。卓、沈、胡皆有墓志,珂月有《蕊渊集》可据而采也。遗民徐孝先家唐栖之落瓜堰,世贵族,称落瓜徐氏,见钱塘冯景山公所撰传。而其父灏,故崇祯甲戌进士。灏

不知其行事。落瓜在栖境内，岂无考欤？钱孺人名蕡，字淑仪，钱塘人。侍读卓彝之子妇，孝廉麟异之妻。武康韦六象为其《行状》，姚江黄梨洲为其《墓志》，见《南雷文定三集》中。卓珂月继配某氏，矢冰霜之节，被崇门绰楔之旌，郡县岂无传乎？亟宜表章之。南屏让师曾主大善寺，吾尝亲仰其方丈。岁月不深，规模粗具，则方外之踪不可没也。传经之堂耿岩，竹垞记之，渔洋诗之，虽卓氏之箕裘，守乡邦之圭臬也。火传名字不挂于志中，岂非憾事乎！杨太守汝梗，字工求；周州牧天度，字让谷，皆从进士起家。工求跅弛，奇士必有循声。让谷诗笔兼工，中多撑霆裂月之作。所患不求遗稿，恐终湮没，阐幽显微，政在斯时，搜罗不可不急也。呜呼！吾邑志之不修，近百年。百年以外之人物，其湮没也，前志任之。百年以内之人物其不传，则吾与二三子之责。唐栖一隅之地，其不传，则栖水诸君子任之。足下为《志略》遗之，舍足下其谁责哉。据足下云，《栖乘类编》乃近人周逸民所作，《栖里景物略》为张半庵辑，《栖水文乘》为曹菽园辑，皆里中耆宿也。逸民、半庵、菽园，其名与字可得闻耶？隐耶？显耶？存耶？没耶？不得而知也。夫传不必其大也。工匠之巧，铭勒姓名。碾刻之微，详识年月。人苟无他表见，而能于乡里坠言遗事，载笔载言，不辞勤瘁，是即其事功。与著述岂有别哉！周、张、曹三君子，足下以其土著而传之，后人据斯例，即以寓公传足下，无不可也。倦倦之望，希勉力副之。”观太史此书，似有不足于东甫者。

韩生江有《续补志略》之辑，实则仍《栖乘类编》之旧，而无所考订。抄本四册，已缺其一。夏容伯以示子，子略采之。于乾嘉时事，或有增辑者，而惜于栖里人物未增一传。岂乾隆、嘉庆时，若周让谷刺史与其子二南暨张雪涛、宋茗香、乔梓、姚宝田、高画岑以及

永泰劳氏昆仲，未尝无著作以传于时，而不一及焉！则信乎考辑之难也。生江此书，辑于咸丰间。故于兵燹时祠庙寺观之存毁，亦略记一二云。

后　记

为抢救和保护余杭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方志旧籍的学术价值，传承优秀文化传统，根据区委、区政府编纂《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的总体要求，余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从 2009 年 6 月开始，聘请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学刊》主编徐吉军研究员，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顾志兴研究员，浙江大学历史学系魏得良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编辑室主任曹中孚编审，杭州市政协原文史办主任、杭州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王其煌等专家学者，成立了以徐吉军为组长的《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历史文献》编纂组，着手对余杭历代所修志书进行梳理，选择若干历史文献进行整理和编纂。

整理编纂组成员，绝大多数为《西湖文献集成》、《西湖通史》、《杭州运河文献集成》、《杭州佛教文献丛刊》等书的主要编纂骨干，在省内外具有较高的知名度，熟悉杭州（包括余杭）的历史文化及其地方文献。正是因为他们精通古籍，才使《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历史文献》的编纂整理工作如期推进。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至今已经到了付印的阶段。其间，为赶进度，年届七八十的魏得良教授、顾志兴研究员、曹中孚编审等数位老先生在春节及炎热的夏天也没有好好休息，日夜加班，有的甚至带病工作。其精

神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历史文献的标点整理很不容易。由于保存时间较长，有的缺页较多，有的字迹模糊不清，如清张思齐纂的《康熙余杭县志》、龚嵘纂的《康熙余杭县新志》等。为保证质量，编纂组成员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处收藏的几部志书进行认真仔细的校勘，互补优势，将缺页的内容尽可能补全；文字不清者，采用电脑放大或用放大镜进行认真仔细的辨识，实在无法辨明者，又根据相关的文献进行考证，小组成员开会进行讨论，最后才慎重补上缺字。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历史文献》收录余杭自南北朝始修地方志时起，至民国时期所修数十部志书中的十二部具有地方文献价值的代表性志书，可说是余杭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文化工程。这些历史文献，通过各种途径和多方努力，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杭州图书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处购买缩微胶卷或复印而来，实属不易。为符合现代汉语的使用规范，方便读者阅读，本书采用简体字标点编排。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本卷编辑委员会对上述专家学者和相关单位表示衷心地感谢！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本书遗漏和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编　者
2010 年 8 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文献 / 朱金坤主编.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9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80735-877-0

Ⅰ.①历… Ⅱ.①朱… Ⅲ.①区（城市）-地方史-文献-杭州市Ⅳ.①K29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9830号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历史文献
良渚文化
运河文化
径山禅茶文化
西溪文化
南湖文化
民间文化
历代诗词
文化名人

历史文献
（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总 主 编　朱金坤
主　　编　戚建国
责任编辑　张月好　曹海花
责任出版　李　兵
装帧设计　王　欣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E区5楼
邮　　编　310014
电　　话　0571—8724327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制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3.5
书　　号　ISBN 978-7-80735-877-0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600.00元（全六册）